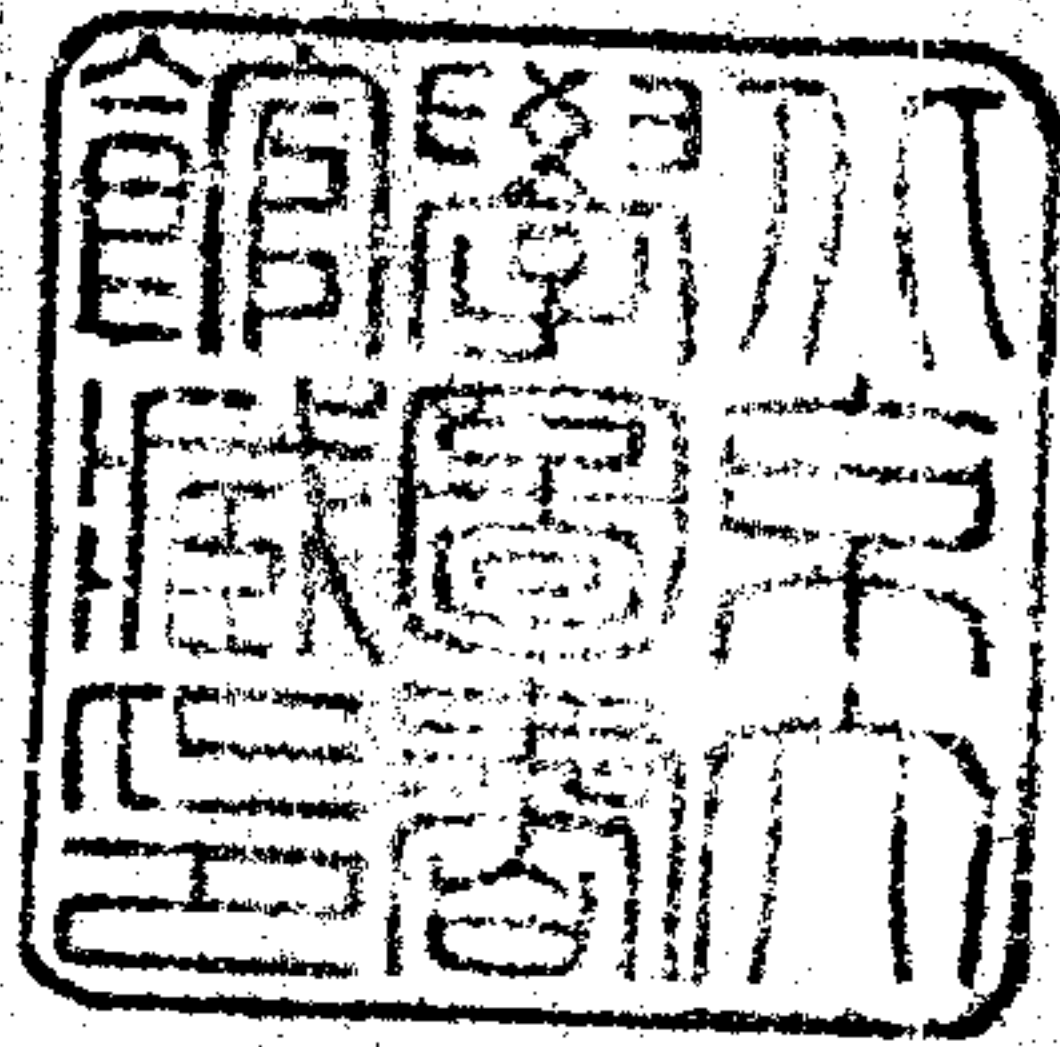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九五五·子部·道家類

南華真經注疏三十五卷〔晉〕郭象注〔唐〕成玄英疏……………一

莊子通義十卷（卷一至卷六）〔明〕朱得之撰……………六〇三

21123/15



南華真經序

福一

河南郭象子玄撰

夫莊子者可謂知本矣故未始藏其狂言言雖无會而獨應者也夫應而非會則雖无无用言非物事則雖高不行與夫寂然不動不得已而後起者固有間矣斯可謂知无心者也夫心无爲則隨感而應應隨其時言唯謹爾故與化爲體流萬代而冥物豈曾設對獨違而游談乎方外哉此其所以不經而爲百家之冠也然莊生雖未體之言則至矣通天○地之統序萬物之性達死生之變而明內聖外王之道上知造物无物下知有物之自造也其言宏綽其旨玄妙至至之道融微旨雅泰然遺放放而不教故曰不知義之所適猖狂妄行而蹈其大方含哺而熙乎澹泊鼓腹而游乎混沌至仁極乎无親孝慈終於兼忘禮樂復乎已能忠信發乎天光用其光則其朴自成是以神器獨化於玄冥之境而源深流長也故其長波之所蕩高風之所扇暢乎物宜適乎民願弘其鄙解其懸灑落之功未

南華真經注疏 序

加而矜夸所以散故觀其書超然自以爲已當經崑崙涉太虛而游惚恍之庭矣雖復貪婪之人進躁之士暫而攬其餘芳味其溢流仿佛其音影猶足曠然有忘形自得之懷况探其遠情而玩永年者乎遂綿邈清遐去離塵埃而返冥極者也

南華真經疏序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撰

夫莊子者所以申道德之深根述重玄之妙旨暢无爲之恬淡明獨化之宵冥鉗捷九流括囊百氏諒區中之至教實象外之微言者也其人姓莊名周字子休生宋國睢陽蒙縣師長桑公子受號南華仙人當戰國之初降衰周之末歎蒼生之業薄傷道德之陵夷乃慷慨發憤爰著斯論其言大而博其旨深而遠非下士之所聞豈淺識之能究所言子者是有德之嘉號古人稱師曰子亦言子是書名非但三篇之總名亦是百家之通題所言內篇者內以待外立名篇以編簡爲義古者殺青爲簡以韋爲編編簡成篇猶今連紙成



卷也故元愷云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內則談於理本外則語其事迹事雖彰著非理不通理既幽微非事莫顯欲先明妙理故前標內篇內篇理深故每於文外別立篇目郭象仍於題下即注解之逍遙齊物之類

是也自外篇以去則取篇首二字爲其題目駢拇馬蹄之類是也所言逍遙遊者古今解釋不同今汎舉絃綱略爲三釋所言三者第一顧桐柏云逍者銷也遙者遠也銷盡有爲累遠見無爲理以斯而遊故曰逍遙第二支道林云物物而不物於物故逍然不我待玄感不疾而速故遙然靡所不爲以斯而遊天下故曰逍遙遊第三穆夜云逍遙者蓋是放狂自得之名也至德內克无時不適忘懷應物何往不通以斯而遊天下故曰逍遙遊內篇明於理本外篇語其事迹雜篇雜明於理事內篇雖明理本不死事迹外篇雖明事迹甚有妙理但立教分篇據多論耳所以逍遙建初者言達道之士智德明敏所造皆適遇物逍遙故以逍遙命物夫無待聖人照機若

鏡既明權實之二智故能大齊於萬境故以齊物次之既指馬蹄天地混同庶物心靈凝澹可以攝衛養生故以養生主次之既善惡兩忘境智俱妙隨變任化可以處涉人間故以人間世次之內德圓滿故能支離其德外以接物既而隨物升降內外冥契故以德克符次之止水流鑑接物无心忘德忘形契外會內之極可以匠成庶品故以大宗師次之古之真聖知天知人與造化同功即寂即應既而驅馭群品故以應帝王次之駢拇以下皆以篇名二字爲題既无別義今不復次篇也而自古高士晉漢逸人皆莫不耽翫爲之義訓雖注述無可間然並有美辭咸能索隱玄英不揆庸昧少而習焉研精覃思三十年矣依子玄所注三十三篇輒爲疏解總三十卷雖復詞情踈拙亦頗有心跡指歸不敢貽厥後人聊自記其遺忘耳



南華真經注疏卷之一

河 南 郭 象 注

唐西華法師成 玄英 疏

內篇逍遙遊第一

注夫大小雖殊而放於自得之場則

物任其性事稱其能各當其分

道遠一也豈容勝負於其間哉

北冥有魚其名爲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

疏冥猶海也取其溟漠無涯故爲之溟東

方朔十洲記云溟海無風而洪波百丈巨

海之內有此大魚欲明物性自然故標爲

章首玄中記云東方有大魚焉行者一日

過魚頭七日過魚尾產三日碧海爲之變

紅故知大物生於大處豈獨北溟而已

化而爲鳥其名爲鵬

注鵬鯢之實吾所未詳也夫莊子之大意

在乎逍遙遊放無爲而自得故極小大之

致以明性分之適達觀之士宜要其會歸

而遺其所寄不足事事曲與生說自不害

其弘旨皆可略之

疏夫四序風馳三光電卷是以負山嶽而

捨故揭舟壑以趨新故化魚爲鳥欲明變化之大理也

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

天之雲

疏魚論其大以表頭尾難知鳥言其背亦

示脩短巨測故下文云未有知其脩者也

鼓怒翅翼奮迅毛衣旣欲搏風方將擊水

遂乃斷絕雲氣背負青天騫者翺翔凌摩

霄漢垂陰布影若天涯之降行雲也

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注非溟海不足以運其身非九萬里不足以負其翼此豈好奇哉直以大物必自生

於大處大處亦必自生此大物理固自然

不患其失又何措心於其間哉

疏運轉也是指斥也即此鵬鳥其形重大

若不海中運轉無以自致高昇皆不得不

然非樂然也且形既遷革情亦隨變昔日

爲魚涵泳北海今時作鳥騰翥南溟雖復

昇沉性殊道遠一也亦猶死生聚散所遇

斯適千變萬化未始非吾所以化魚爲鳥



自北徂南者鳥是凌虛之物南即啓明之方魚乃滯溺之蟲北有幽冥之地欲表向明背闇捨滯求進故舉南北鳥魚以示爲道之遷耳而大海洪川原夫造化非人所作故曰天池也

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

注夫翼大則難舉故搏扶搖而後能上九萬里乃足自勝耳既有斯翼豈得決然而起數仞而下哉此皆不得不然非樂然也去以六月息者也

注夫大鳥一去半歲至天池而息小鳥一飛半朝槍榆枋而止此比所能則有間矣其於適性一也

疏姓齊名諧人姓名也亦言書名也齊國有此排諧之書也誌記也擊打也搏聞也扶搖旋風也齊諧所著之書多記怪異之事莊生引以爲證明已所說不虛大鵬既將適南溟不可決然而起所以舉擊兩翅動蕩三千踉蹌而行方能離水然後繚戾

宛轉鼓怒徘徊風氣相扶搖動而上塗經九萬時隔半年從容志滿方言憩止適足而已豈惜情乎哉

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注此皆鵬之所憑以飛者耳野馬者遊氣也

疏爾雅云邑外曰郊郊外曰牧牧外曰野此言青春之時陽氣發動遙望藪澤之中猶如奔馬故謂之野馬也揚土曰塵塵之細者曰埃天地之間生物氣息更相吹動以舉於鵬者也夫四生雜沓萬類參差形性不同資待宜異故鵬鼓垂天之翼託風氣以逍遙翺張決起之翅槍榆枋而自得斯皆率性而動稟之造化非有情於遐邇豈措意於驕矜體斯趣者於何而語夸企乎

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无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

注今觀天之蒼蒼竟未知便是天之正色邪天之爲遠而无極邪鵬之自上以視地

亦若人之自此視天則上而圖南矣言鵬不知道里之遠近趣足以自勝而逝

疏仰視圓穹甚為迢遞碧空高遠筭數無窮蒼蒼茫昧豈天正色然鵬處中天人居

下地而鵬之俯視不異人之仰觀人既不

辨天之正色鵬亦詎知地之遠近自勝取

足適至南溟鵬之圖度止在於是矣

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无力覆

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

水淺而舟大也

注此皆明鵬之所以高飛者翼大故耳夫

質小者所資不待大則質大者所用不得

小矣故理有至分物有定極各足稱事其

濟一也若乃失乎忘生之主而營生於至

當之外事不在力動不稱情則雖垂天之

翼不能無窮決起之飛不能無困矣

疏且者假借是聊略之辭夫者之發在語

之端緒積聚也厚深也杯小器也坳汚陷

也謂堂庭坳陷之地也芥草也膠黏也此

起譬也夫翻覆一杯之水於坳汚堂地之

間將草葉爲舟則浮汎靡滯若還用杯爲

舟理必不可何者水淺舟大則黏地不行

故也是以大舟必須深水小芥不待洪流

苟其大小得宜則物皆逍遙

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

里則風斯在下矣

疏此合喻也夫水不深厚則大舟不可載

浮風不崇高大翼無由凌漢是以小鳥半

朝決起槍榆之上大鵬九萬飄風鼓扇其

下也

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天闕者而

後乃今將圖南

注夫所以乃今將圖南者非其好高而慕

遠也風不積則天闕不通故耳此大鵬之

逍遙也

疏培重也天折也闕塞也初賴扶搖故能

昇翥重積風吹然後飛行既而上負青天

下乘風脊一凌霄至六月方止網羅不逮

畢弋無侵折塞之禍於何而至良由資待

合宜自致得所逍遙南海不亦宜乎



蜩與鸞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檜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

注苟足於其性則雖大鵬無以自貴於小鳥小鳥無羨於天池而榮願有餘矣故小

大雖殊逍遙一也

䟽蜩蟬也生七八月紫青色一名蜩螗

鳩鸞鳩也即今之斑鳩是也決卒疾之貌

檜集也亦突也枋檀木也控投也引也窮

也奚何也之適也蜩鳩聞鵬鳥之宏大資

風水以高飛故嗤彼形大而劬勞欣我質

小而逸豫且騰躍不過數仞突榆檀而栖

集時困不到前林投地息而更起逍遙適

性樂在其中何須時經六月途遙九萬跋

涉辛苦南適胡為以小笑大夸企自息而

不逍遙者未之有也

適莽蒼者三餐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

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

注所適彌遠則聚糧彌多故其翼彌大則

積氣彌厚也

䟽適往也莽蒼郊野之色遙望之不甚分

明也果然飽貌也往於郊野來去三食路

既非遠腹猶克飽百里之行路程稍遠春

擣糧食為一宿之備適於千里之塗路既

迢遙聚積三月之糧方克往來之食故郭

注云所適彌遠則聚糧彌多故其翼彌大

則積氣彌厚者也

之二蟲又何知

注二蟲謂鵬蜩也對大於小所以均異趣

也夫趣之所以異豈知異而異哉皆不知

所以然而自然耳自然耳不為也此逍遙

之大意

䟽郭注云二蟲鵬蜩也對大於小所以均

異趣也且大鵬搏風九萬小鳥決起榆枋

雖復遠近不同適性均也咸不知道里之

遠近各取足而自勝天機自張不知所以

既無意於高卑豈有情於優劣逍遙之致

其在茲乎而呼鵬為蟲者大戴禮云東方

鱗蟲三百六十應龍為其長南方羽蟲三

百六十鳳皇為其長西方毛蟲三百六十

鱗蟲三百六十應龍為其長南方羽蟲三

麒麟爲其長北方甲蟲三百六十靈龜爲其長中央裸蟲三百六十聖人爲其長通而爲語故名鵬爲蟲也

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

注物各有性性各有極皆如年知豈敢尚之所及哉自此已下至于列子歷舉年知之大小各信其一方未有足以相傾者也然後統以無待之人遺彼忘我冥此群異異方同得而我無功名是故統小大者無小無大者也苟有乎小大則雖大鵬之與斥鴳宰官之與御風同爲累物耳齊死生者無死無生者也苟有乎死生則雖大椿之與蟪蛄彭祖之與朝菌均於短折耳故遊於無小無大者無窮者也冥乎不死不生者無極者也若夫逍遙而繫於有方則雖放之使遊而有所窮矣未能無待也

疏夫物受氣不同稟分各異智則有明有暗年則或短或長故舉朝菌冥靈宰官榮子皆如年智豈企尚之所及哉故知物性不同不可強相希效也

奚以知其然也

疏奚何也然如此也此何以知年智不相及若此之懸解耶假設其問以生後答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

疏此答前問也朝菌者謂天時滯雨於糞壤之上熱蒸而生陰濕則生見日便死亦謂之犬芝生於朝而死於暮故曰朝菌月終謂之晦月旦謂之朔假令逢陰數日便萎終不涉三旬故不知晦朔也蟪蛄夏蟬也生於麥稊亦謂之麥節夏生秋死故不知春秋也菌則朝生暮死蟬則夏長秋殂斯言壽命短促故謂之小年也

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

疏冥靈大椿並木名也以葉生爲春以葉落爲秋冥靈生於楚之南以二千歲爲一年也而言上古者伏羲時也大椿之木長於上古以三萬二千歲爲一年也冥靈五百歲而花生大椿八千歲而葉落並以春



秋賒永故謂之大年也

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注夫年知不相及若此之懸也比於衆人之所悲亦可悲矣而衆人未嘗悲此者以其性各有極也苟知其極則豪分不可相<sup>十一</sup>跋天下又何所悲乎哉夫物未嘗以大欲小而必以小羨大故舉小大之殊各有定分非羨欲所及則羨欲之累可以絕矣夫悲生於累累絕則悲去悲去而性命不安者未之有也

○ 疏彭祖者姓籙名鏗帝顓頊之玄孫也善養性能調鼎進雉羹於堯堯封於彭城其道可祖故謂之彭祖歷夏經殷至周年八百歲矣特獨也以其年長壽所以聲獨聞於世而世人比匹彭祖深可悲傷而不悲者為彭祖稟性遐壽非我氣類置之言外不敢嗟傷故知生也有涯豈唯彭祖去已一毫不可企及於是均椿菌混彭殤各止其分而性命安矣

湯之問棘也是已

注湯之問棘亦云物各有極任之則條暢故莊子以所問為是也

○ 疏湯是帝嚳之後契之苗裔姓子名履字天乙母氏扶都見白氣貫月感而生湯豐下允上身長九尺仕夏為諸侯有聖德諸侯歸之遭桀無道囚於夏臺後得免乃與諸侯同盟於景亳之地會桀於昆吾之墟大戰於鳴條之野桀奔於南巢湯既克桀讓天下於務光務光不受湯即位乃都於亳後改為商殷開基之主也棘者湯時賢人亦云湯之博士列子謂之夏革革棘聲類蓋字之誤也而棘既是賢人湯師事之故湯問於棘詢其至道云物性不同各有素分循而直往固而任之殷湯請益漆有玄趣莊子許其所問故云是已

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為鯨

疏脩長也地以草為毛髮北方寒沍之地草木不生故名窮髮所謂不毛之地鯨魚廣闊數千未有知其長者明其大也然冥



海鯤鵬前文已出如今重顯者正言前引齊諧足爲典實今牽列子再證非虛鄭重殷勤以成其義者也

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太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

疏鵬背宏巨狀若嵩華旋風曲戾猶如羊角既而凌厲蒼昊過絕雲霄鼓怒放暢圖度南海故禦寇湯問篇云世豈知有此物哉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誌之是也

且適南溟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

注各以得性爲至自盡爲極也向言二蟲珠翼故所至不同或翱翔天池或畢志榆枋直各稱體而足不知所以然也今言小大之辯各有自然之素既非跋慕之所及亦各安其天性不悲所以異故再出之疏且將也亦語助也斥小澤也鷓雀也八

尺曰仞翱翔猶嬉戲也而鷓雀小鳥縱任斥澤之中騰舉踴躍自得蓬蒿之內故能啗九萬之遠適欣數仞之近飛斯蓋辯小大之性殊論各足之不二也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

注亦猶鳥之自得於一方也

疏故是仍前之語夫是生後之詞國是五等之邦鄉是萬二千五百家也自有智數功效堪蒞一官自有名譽著聞比周鄉黨自有道德弘博可使南面徵成邦國安育黎元此三者稟分不同優劣斯異其於各足未始不齊視已所能亦猶鳥之自得於一方

而宋榮子猶然笑之

注未能齊故有笑

疏子者有德之稱姓榮氏宋人也然如是榮子雖能忘有未能遣無故笑宰官之徒滯於爵祿虛淡之人猶懷嗤笑見如是所以不齊前既以小笑大示大者不夸今則



以大笑小小者不企而性命不安者理未之聞也

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

注審自得也

○ 䟽舉皆也勸勸勉也沮怨喪也榮子率性懷道整然超俗假令世皆譽讚亦不增其勸獎率土非毀亦不加其沮喪審自得也

定乎內外之分

注內我而外物

○ 䟽榮子知內既非我外亦非物內外雙遣物我兩忘故於內外之分定而不惑也

辯乎榮辱之境

注榮已而辱人

○ 䟽忘勸沮於非譽混窮通於榮辱故能反

○ 照明乎心智玄鑒辯於物境不復內我而

外物榮已而辱人也

斯已矣

注亦不能復過此

○ 䟽斯此也已止也宋榮智德止盡於斯也

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

注是於身故間於世也

○ 䟽數數猶汲汲也宋榮率性虛淡任理直前未嘗運智推求役心為道栖身物外故不汲汲然者也

雖然猶有未樹也

注唯能自是耳未能無所不可也

○ 䟽樹立也榮子捨有證無溺在偏滯故於無待之心未立逍遙之趣智尚虧也

○ 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

注泠然輕妙之貌

○ 䟽姓列名禦寇鄭人也與鄭繻公同時師於壺丘子林著書八卷得風仙之道乘風遊泠然輕舉所以稱善也

旬有五日而後反

注苟有待焉則雖御風而行不能以一時而周也

○ 䟽旬十日也既得風仙遊行天下每經一十五日回反歸家未能無所不乘故不可一時用也

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

注自然御風行耳非數數然求之也

疏致得也彼列禦寇得於風仙之福者蓋

由炎涼無心虛懷任運非關役情取捨汲

汲求之欲明為道之要要在忘心若運役

智慮去之遠矣

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

注非風則不得行斯必有待也唯無所不

乘者無待耳

疏乘風輕舉雖免步行非風不進猶有須

待自宰官已下及宋榮禦寇歷舉智德優

劣不同既未洞忘咸歸有待唯當順萬物

之性遊變化之塗而能無所不成者方盡

逍遙之妙致者也

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无窮

者彼且惡乎待哉

注天地者萬物之總名也天地以萬物為

體而萬物必以自然為正自然者不為而

自然者也故大鵬之能高斥鷃之能下椿

木之能長朝菌之能短凡此皆自然之所

能非為之所能也不為而自能所以為正

也故乘天地之正者即是順萬物之性也

御六氣之辯者即是遊變化之塗也如斯

以往則何往而有窮哉所遇斯乘又將惡

乎待哉此乃至德之人玄同彼我者之道

遙也苟有待焉則雖列子之輕妙猶不能

以無風而行故必得其所待然後逍遙耳

而況大鵬乎夫唯與物冥而循大變者為

能無待而常通豈自通而已哉又順有待

者使不失其所待所待不失則同於大通

矣故有待無待吾所不能齊也至於各安

其性天機自張受而不知則吾所不能殊

也夫无待猶不足以殊有待況有待者之

巨細乎

疏天地者萬物之總名萬物者自然之別

稱六氣者李頤云平旦朝霞日午正陽日

入飛泉夜半沆瀣也天地二氣為六氣也

又杜預云六氣者陰陽風雨晦明也又支

道林云六氣天地四時也辯者變也惡乎

待於何也言無待聖人虛懷體道故能乘



兩儀之正理順萬物之自然御六氣以道  
遙混群靈以變化苟无物而不順亦何往  
而不通哉明朝徹於无窮將於何而有待  
者也

故曰至人无己

注無己故順物順物而至矣

神人无功

注夫物未嘗有謝生於自然者而必欣賴  
於針石故理至則迹滅矣今順而不助與  
至理為一故无功

聖人无名

注聖人者物得性之名耳未足以名其所  
以得也

疏至言其體神言其用聖言其名故就體  
語至就用語神就名語聖其實一也詣於

靈極故謂之至陰陽不測故謂之神正名

百物故謂之聖也一人之上其有此三欲

顯功用名殊故有三人之別此三人者則

是前文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辯人也欲  
結此人无待之德彰其體用反言故曰耳

堯讓天下於許由

疏堯者帝嚳之子姓伊祁字放勳母慶都  
譽感赤龍而生身長一丈允上而豐下眉  
有八彩足履翼星有聖德年十五封唐侯  
二十一代兄登帝位都平陽號曰陶唐在  
位七十二年乃授舜年百二十八歲崩葬  
於陽城謚曰堯依謚法翼喜傳聖曰堯言  
其有傳舜之功也許由隱者也姓許名由  
字仲武潁川陽城人也隱於箕山師於齧  
缺依山而食就河而飲堯知其賢讓以帝  
位許由聞之乃臨河洗耳巢父飲犢牽而  
避之曰惡吾水也死後堯封其墓謚曰箕  
公即堯之師也

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  
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

疏燭火猶炬火也亦小火也神農時十五

日一雨謂之時雨也且以日月照燭詎假

炬火之光時雨滂沱无勞浸灌之澤堯既

擒謙克讓退己進人所以致此之辭盛推  
仲武也

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

䟽治正也尸主也致與也堯既師於許由故謂之爲夫子若仲武立爲天子寓內必致太平而我猶爲物主自視缺然不足請

將帝位讓與賢人

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

注夫能令天下治不治天下者也故堯以不治治之非治之而治者也今許由方明既治則無所代之而治實由堯故有子治之言宜忘言以尋其所況而或者遂云治之而治者堯也不治而堯得以治者許由也斯失之遠矣夫治之由乎不治爲之出乎无爲也取於堯而足豈借之許由哉若謂拱默乎山林之中而後得稱無爲者此二十莊老之談所以見棄於當塗者自必於有爲之域而不反者斯之由也

䟽治謂理也既盡也言堯治天下久以昇平四海八荒盡皆清謐何勞讓我也過辭費然觀莊文則貶堯而推許尋郭注乃劣許

而優堯者何耶欲明放勳大聖仲武大賢賢聖二塗相去遠矣故堯負宸汾陽而喪天下許由不夷其俗乎獨立高山圓照偏

溺斷可知矣是以莊子援禪讓之迹故有燔火之談郭生察无待之心更致不治之說可謂探微索隱了文合義二十一宜尋其旨况

无所稍嫌也

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

注夫自任者對物而順物者與物无對故堯无對於天下而許由與稷契爲匹矣何以言其然邪夫與物冥者故群物之所不能離也是以无心玄應唯感之從汎乎若不繫之舟東西之非已也故无行而不與百姓共者亦无往而不爲天下之君矣以此爲君若天之自高實君之德也若獨亢

然立乎高山之頂非夫人有情於自守守一家之偏尚何得專此此故俗中之一物而爲堯之外臣耳若以外臣待乎內主斯有爲君之名而无任君之實也



疏許由偃蹇箕山逍遙潁水臆滕榮利獸  
穢聲名而堯殷勤致請猶希代已許由若  
高九五將為萬乘之名然實以生名名從  
實起實則是內是主名便是外是賓捨主  
取賓喪內求外既非隱者所尚故云吾將  
為賓也

鷓鴣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  
腹

注性各有極苟足其極則餘天下之財也  
疏鷓鴣巧婦鳥也一名工雀一名女匠亦  
名桃蟲好深處而巧為巢也偃鼠形大小  
如牛赤黑色獐脚脚有三甲耳似象耳尾  
端白好入河飲水而鳥巢一枝之外不假  
茂林獸飲滿腹之餘无勞浩汗況許由安  
茲蓬華不顧金闈樂彼蔬食詎勞玉食也

歸休乎君子无所用天下為

注均之無用而堯獨有之明夫懷豁者無  
方故天下樂推而不厭

疏予我也許由寡欲清廉不受堯讓故謂  
堯云君宜速還黃屋歸反紫微禪讓之辭

宜其休息四海之尊於我无用九五之貴  
予何用為

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注庖人尸祝各安其所司鳥獸萬物各足  
於所受帝堯許由各靜其所遇此乃天下  
之至實也各得其實又何所為乎哉自得  
而已矣故堯許之行雖異其於逍遙一也  
疏庖人謂掌庖厨之人則今之太官供膳  
是也尸者太廟中神主也祝者則今太常  
太祝是也執祭版對尸而祝之故謂之尸  
祝也樽酒器也俎肉器也而庖人尸祝者  
各有司存假令膳夫懈怠不肯治庖尸祝  
之人終不越局濫職棄於樽俎而代之宰  
烹亦猶帝堯禪讓不治天下許由亦不去  
彼山林就茲帝位故注云帝堯許由各靜  
於所遇也已

有吾聞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與

疏有吾連叔並古之懷道人也接與者姓  
陸心通字接與楚之賢人隱者也與孔子  
同時而伴狂不仕常以躬耕為務楚王知

其賢聘以黃金百鎰車駟二乘並不受於  
是夫負妻戴以遊山海莫知所終肩吾聞  
接輿之言過無準的故問連叔詢其義旨  
而言吾聞言於接輿者聞接輿之言也莊  
生寄三賢以明堯之一聖所聞之狀具列  
於下文也

大而无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  
无極也

疏所聞接輿之言怖弘而无的當一往而  
陳梗槩曾無反覆可尋吾竊聞之驚疑怖  
恐猶如上天河漢迢遞清高尋其源流略  
无窮極也

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

疏逕庭猶過差亦是直往不顧之貌也謂  
接輿之言不偶於俗多有過差不附世情  
故大言不合於理耳也

連叔曰其言謂何哉

疏陸通之說其若何此則反質肩吾所聞  
意謂

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

約若處子

注此皆寄言耳夫神人即今所謂聖人也  
夫聖人雖在廟堂之上然其心无異於山  
林之中世豈識之哉徒見其戴黃屋佩玉  
璽便謂足以纓紱其心矣見其歷山川同  
民事便謂足以憔悴其神矣豈知至至者  
之不虧哉今言王德之人而寄之此山將  
明世所无由識故乃託之於絕垠之外而  
推之於視聽之表耳處子者不以外傷內  
疏藐遠也山海經云姑射山在寰海之外  
有神聖之人戡機應物時須揖讓即爲堯  
舜時須干戈即爲湯武綽約柔弱也處子  
未嫁女也言聖人動寂相應則空有並照  
雖居廊廟无異山林和光同塵不染  
冰雪取其潔淨綽約譬以柔和處子不爲  
物傷姑射語其絕遠此明堯之盛德窈冥  
玄妙故託之絕垠之外推之視聽之表斯  
蓋寓言耳亦何必有姑射之實乎宜忘言  
以尋其所況此即肩吾述已昔聞以答連  
叔之辭者也



不食五穀吸風飲露

注俱食五穀而獨為神人明神人者非五穀所為而特稟自然之妙氣

疏五穀者黍稷麻菽麥也言神聖之人降生應物挺淳粹之精靈稟陰陽之秀氣雖

順物以資待非五穀之所為託風露以清

虛豈四時之能變也

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

疏智照靈通无心順物故曰乘雲氣不疾

而速變現无常故曰御飛龍寄生萬物之

上而神超六合之表故曰遊乎四海之外

也

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

注夫體神居靈而窮理極妙者雖靜默間

堂之裏而玄同四海之表故乘兩儀而御

六氣同人群而驅萬物苟无物而不順則

浮雲斯乘矣无形而不載則飛龍斯御矣

遺身而自得雖淡然而不待坐忘行忘忘

而為之故行若曳枯木止若聚死灰是以

云其神凝也其神凝則不凝者自得矣世皆齊其所見而斷之豈嘗信此哉

疏凝靜也疵癘疾病也五穀熟謂有年也

聖人形同枯木心若死灰本迹一時動寂

俱妙凝照潛通虛懷利物遂使四時順序

五穀豐登人无災害物无大枉聖人之處

世有此功能肩吾未悟至言謂為狂而不

信

連叔曰然聾者无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无

以與乎鐘鼓之聲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

亦有之

注不知至言之極妙而以為狂而不信此

知之聾盲哉

疏聾者謂眼無朕縫冥冥如鼓皮也聾者

耳病也盲者眼根敗也夫目視耳聽蓋有

物之常情也既聾既盲不可示之以聲色

也亦猶至言妙道唯懸解者能知愚惑之

徒終身未悟良由智障盲闇不能照察豈

唯形質獨有之耶是以聞接與之言謂為

狂而不信自此已下是連叔答肩吾之辭

也

是其言也猶時女也

注謂此接輿之所言者自然為物所求但知之聾盲者謂無此理

疏是者指斥之言也時女少年處室之女

也指此接輿之言猶如窈窕之女綽約凝

潔為君子所求但智之聾盲言謂無此理也

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礴萬物以為一世斬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為事

注夫聖人之心極兩儀之至會窮萬物之

妙數故能體化合變无往不可旁礴萬物无物不然世以亂故求我我無心也我苟

无心亦何為不應世哉然則體玄而極妙者其所以會通萬物之性而陶鑄天下之

化以成堯舜之名者常以不為為之耳孰

弊弊焉勞神苦思以事為事然後能乎

疏之是語助亦歎美也旁礴猶混同也斬

求也孰誰也之人者歎堯是聖人之德者歎堯之盛德也言聖人德合二儀道齊群

品混同萬物制馭百靈世道荒淫蒼生離

亂故求大聖君臨安撫而虛舟懸鏡應感

无心誰肯勞形弊智經營區宇以事為事

然後能事故老子云為无為事无事又云

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

下也

之人也物莫之傷

注夫安於所傷則傷不能傷傷不能傷而

物亦不傷之也

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

熱

注无往而不安則所在皆適死生无變於

已况溺熱之間哉故至人之不嬰乎禍難

非避之也推理直前而自然與言會

疏稽至也夫達於生死則无死无生宜於

水火則不溺不熱假令陽九流金之災百

六滔天之禍紛紜自彼於我何為故郭注

云死生无變於已何況溺熱之間也哉

是其塵垢秕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為事



注堯舜者世事之名耳為名者非名也故夫堯舜者豈直堯舜而已哉必有神人之實為今所稱堯舜者徒名其塵垢粃糠耳

疏散為塵膩為垢穀不熟為粃穀皮曰糠皆猥物也一鎔金曰鑄範土曰陶二法翼善三

傳聖曰堯仁聖盛明曰舜夫堯至本妙絕形名混迹同塵物甘其德故立名益以彰聖體然名者粗法不異粃糠益者世事何殊塵垢既而矯諂佞妄將彼塵垢銀鑄為堯用此粃糠埴埴作舜豈知妙體胡可言

耶是以誰肯以物為事者也

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无所用之

疏此起譬也資貨也越國逼近江湖斷髮文身以避蛟龍之難也章甫冠名也故孔

子生於魯衣縫掖長於宋冠章甫而宋寶微子之裔越乃太伯之苗一國貿遷往來乃以章甫為貨且章甫本克首飾必須雲鬢承冠越人斷髮文身資貨便成无用亦如榮華本猶滯著富貴起自驕矜堯既體

道洞忘故能无用天下故郭注云夫堯之无所用天下為亦猶越人无所用章甫耳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宵然喪其天下焉

注夫堯之无用天下為亦猶越人之无所

用章甫耳一然遺天下者固天下之所宗天下雖宗堯而堯未嘗有天下也故宵然喪之而嘗遊心於絕冥之境雖寄坐萬物之上而未始不逍遙也四子者蓋寄言以明堯之不一於堯耳夫堯實冥矣其迹則堯也自迹觀冥內外異域未足怪也世徒見堯之為堯豈識其冥哉故將求四子於海外而據堯於所見因謂與物同波者失其所以逍遙也然未知至遠之迹順者更近而至高之所會者反下也若乃厲然以獨

高為至而不夷乎俗累斯山谷之士非无待者也奚足以語至極而遊无窮哉

疏治言緝理政言風教此合喻也汾水出自太原西入于河水北曰陽則今之晉州平陽縣在汾水北昔堯都也宵然者寂寥



是深遠之名喪之言忘是遺蕩之義而四子者四德也一本二迹三非本非迹四非非本迹也言堯反照心源洞見道境超茲四句故言往見四子也夫聖人無心有感斯應故能緝理萬邦和平九土雖復凝神

四子端拱而坐汾陽統御萬機宵然而喪天下斯蓋即本即迹即體即用空有雙照動寂一時是以姑射不異汾陽山林豈殊黃屋世人齊其所見曷嘗信此耶而馬彪將四子為齧缺便未達於遠理劉璋推汾水於射山更迷惑於近事今所解釋稍異於斯故郭注云四子者蓋寄言明堯之一於堯耳世徒見堯之迹豈識其真哉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

疏姓惠名施宋人也為梁國相謂語也貽遺也瓠匏之類也魏王即梁惠王也昔居安邑國號為魏後為強秦所逼徙於大梁復改為梁僭號稱王也惠子所以起此大匏之譬以譏莊子之書雖復詞旨恢弘而不切機務故致此詞而更相激發者也

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

疏樹者藝種之謂也實者子也惠施既得瓠種藝之成就生子甚大容受五石仍持此瓠以盛水漿虛脆不堅故不能自勝舉也

也

剖之以為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呶然大也吾為其無用而掊之

疏剖分割之也瓢勺也瓠落平淺也呶然虛大也掊打破也用而盛水虛脆不能自勝分割為瓢平淺不容多物眾謂无用打破棄之刺莊子之言不救時要有同此言應須屏削也

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泝泝統為事

注其藥能令手不拘圻故常漂絮於水中也

疏泝泝泝漂也統絮也世世年也宋人隆冬泝水漂絮以作牽離手指生瘡拘圻有同龜背故世世相承家傳此藥令其手不



拘圻常得漂絮水中保斯事業永无虧替  
又云游辭也統綱也謂之綱於水之中辭  
也

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

疏金方一寸重一斤為一金也他國遊客

偶爾聞之請買手瘡一術遂費百金之價

者也

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為游辭統不過數金今

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

疏鬻賣也估價既高聚族謀議世世游辭

為利益寡一朝賣術資貨極多異口同音

僉曰請與

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

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

疏吳越比鄰地帶江海兵戈相接必用艦

船戰士隆冬手多拘圻而客素稟雄才天

生睿智既得方術遂說吳王越國兵難侵

吳吳王使為將帥賴此名藥而兵手不拘

圻旌旗才舉越人亂轍獲此大捷獻凱而

旋勳庸克著胙之茆土

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游辭統則  
所用之異也

疏或不定也方藥无工而用者有殊故行

客得之以封侯宋人用之以游辭此則所

用工拙之異

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據以為大樽而浮乎

江湖而憂其瓠落无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

心也夫

注蓬非直達者也此章言物各有宜苟得

其宜安往而不逍遙也

疏據者繩絡之也樽者漆之如酒樽以繩

結縛用渡江湖南人所謂腰舟者也蓬草

名拳曲不直也夫歎也言大瓠浮汎江湖

可以舟船淪溺至教興行世境可以濟渡

群迷而惠生既有蓬心未能直達玄理故

妄起掊擊之譬譏刺莊子之書為用失宜

深可歎之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

疏樗栲漆之類嗅之甚臭惡木者也世間

名字例皆虛假相與嗅之未知的當故言

人謂之樗也

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

疏擁腫榮瘁也卷曲不端直也規圓而矩方塗道也樗栲之樹不材之木根本擁腫

枝幹攀卷繩墨不加方圓无取立之行路

之旁匠人曾不顧盼也

今子之言大而无用衆所同去也

疏樹既擁腫不材匠人不顧言迹迂誕无

用衆所不歸此合喻者也

○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

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關死於罔罟

疏狌野猫也跳梁猶走躑也辟法也謂機

關之類也罔罟置罟也子獨不見狸狌捕

鼠之狀乎卑伏其身伺候傲慢之鼠東西

跳躑不避高下之地而中於機關之法身

死罔罟之中皆以利惑其小不謀大故也

亦猶擊跪曲奉執持聖迹偽情矯性以要

時利前雖遂意後必危亡而商鞅蘇張即

是其事此何異乎捕鼠狸狌死於罔罟也

今夫羆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為大矣而不能執鼠

疏羆牛猶旄牛也出西南夷其形甚大山

中遠望如天際之雲藪澤之中逍遙養性

跳梁投鼠不及野狸亦猶莊子之言不狎

流俗可以理國治身且長且久者也

今子有大樹患其无用何不樹之於无何有

之鄉廣莫之野

疏无何有猶无有也莫无也謂寬曠无人

之處不問何物悉皆无有故曰无何有之

鄉也

○彷徨乎无為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

疏彷徨縱任之名逍遙自得之稱亦是異

言一致互有文耳不材之木枝葉茂盛婆

娑蔭映蔽日來風故行李經過徘徊憩息

徒倚顧步寢臥其下亦猶莊子之言无為

虛淡可以逍遙適性蔭庇蒼生也

不夫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注夫小大之物苟失其極則利害之理均

用得其所則物皆逍遙也



疏擁腫不材拳曲无取匠人不顧斤斧无加夭折之災何從而至故得終其天年盡其生理无用之用何所困苦哉亦猶莊子之言弄俗會道可以攝衛可以全真既不夫枉於世塗詎肯困苦於生分也

三十四

南華真經注疏卷之一

南華真經注疏卷之二

福二

河 南 郭 象 注

唐西華法師成 玄英 疏

內篇齊物論第二 夫自是而非彼美已而惡人物莫不

皆然然故是非雖異而彼我均也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耦

注同天人均彼我故外無與為歡而嗒焉解體若失其配匹

疏楚昭王之庶弟楚莊王之司馬字子綦

古人淳質多以居處為號居於南郭故號

南郭亦猶市南宜僚東郭順子之類其人

懷道抱德虛心忘淡故莊子羨其清高而

託為論首隱憑也噓歎也嗒焉解釋貌耦

匹也為身與神為匹物與我耦也子綦憑

几坐忘凝神遐想仰天而歎妙悟自然離

形去智嗒焉隨體身心俱遺物我兼忘故

若喪其匹耦也

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

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

注死矣槁木取其寂寞无情耳夫任自然而忘是非者其體中獨任天真而已又何所有哉故止若立枯木動若運枯枝坐若死灰行若游塵動止之容吾所不能一也其於无心而自得吾所不能二也

疏姓顏名偃字子游居安處也方欲請益故起而立侍如何安處神識凝寂頓異從來遂使形將槁木而不殊心與死灰而无別必有妙術請示所由

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

注子游常見隱几者而未有若子綦也

疏子游昔見坐忘未盡玄妙今逢隱几實異曩時怪其寂泊无情故發驚疑之旨

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

注吾喪我我自忘矣我自忘矣天下有何

物足識哉故都忘外內然後超然俱得疏而由汝也喪由忘也許其所問故言不亦善乎而子綦境智兩忘物我雙絕子游不悟而以驚疑故示隱几之能汝頗知不

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

注籟籟也夫籟管參差宮商異律故有短長高下萬殊之聲聲雖萬殊而所稟之度一也然則優劣无所錯其間矣況之風物

異音同是而咸自取焉則天地之籟見矣疏人籟籟也長一尺二寸十六管象鳳翅舜作也夫籟管參差所受各足況之風物咸稟自然故寄此二賢以明三籟之義釋在下文

子游曰敢問其芳

疏方道術也雖聞其名未解其義故請三籟其術如何

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爲風

注大塊者无物也夫噫氣者豈有物哉氣塊然而自噫耳物之生也莫不塊然而自生則塊然之體大矣故遂以大塊爲名疏大塊者造物之名亦自然之稱也言自然之理通生萬物不知所以然而然大塊之中噫而出氣仍名此氣而爲風也



是唯无作則萬竅怒号

注言風唯无作則萬竅皆怒動而為聲也

疏是者指此風也作起也言此大風唯當不起若其動作則萬殊之穴皆鼓怒号叫也

而獨不聞之琴琴乎

注長風之聲

山林之畏佳

注大風之所扇動也

疏琴琴長風之聲畏佳扇動之貌而琴琴清吹擊蕩山林遂使樹木枝條畏佳扇動世皆共觀汝獨不聞之耶下文云

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柝似圈似曰似注者似汚者

注此略舉衆竅之所似

疏竅穴樹孔也柝柱頭木也今之斗栱是也圈畜獸關也木既百圍穴亦奇衆故或似人之口鼻或似獸之關圈或似人之耳孔或似舍之柝栱或注曲而擁腫或汚下

而不平形勢无窮略陳此八事亦由世間

萬物種類不同或醜或妍蓋稟之造化

激者謫者叱者吸者叫者謔者突者咬者

注此略舉異竅之聲殊

疏激者如水湍激聲也謫者如箭鏃頭孔

聲叱者咄聲也吸者如呼吸聲也叫者如

叫呼聲也謔者突聲也突者深也若深谷

然咬者哀切聲也略舉樹穴即有八種風

吹木竅還作八聲亦由人稟分不同種種

差異率性而動莫不均齊假令小大夭壽

未足以相傾

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冷風則小和飄風則

大和

注夫聲之宮商雖千變萬化唱和大小莫

不稱其所受而各當其分

疏冷小風也飄大風也于喁皆是風吹樹

動前後相隨之聲也故冷清風和聲即小

暴疾飄風和聲即大各稱所受曾无勝劣

以况萬物稟氣自然

厲風濟則衆竅為虛

注濟止也烈風作則衆竅實及其止則衆竅虛虛實雖異其於各得則同

疏屬大也列也濟止也言大風止則衆竅虛及其動則衆竅實虛實雖異各得則同耳況四序盈虛二儀生殺既无心於亭毒

豈有意於度劉

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

注調調刁刁動搖貌也言物聲既異而形之動搖亦又不同也動雖不同其得齊一耳豈調調獨是而刁刁獨非乎

疏而汝也調調刁刁動搖之貌也言物形既異動亦不同雖有調刁之殊而終无是非之異况盈虛聚散生死窮通物理自然不待不爾豈有是非臧否於其間哉

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

敢問天籟

疏地籟則竅穴之徒人籟則簫管之類並皆眼見此則可知唯天籟深玄卒難頓悟敢陳庸昧請決所疑

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

注此天籟也夫天籟者豈復別有一物哉即衆竅比竹之屬接乎有生之類會而共成一天耳无既無矣則不能生有有之未生又不能為生然則生生者誰哉塊然而自生耳自生耳非我生也我既不能生物

物亦不能生我則我自然矣自己而然則謂之天然天然耳非為也故以天言之以天言之所以明其自然也豈蒼蒼之謂哉而或者謂天籟役物使從已也夫天且不能自有况能有物哉故天也者萬物之總名也莫適為天誰主役物乎故物各自生而无所出焉此天道也

疏夫天者萬物之總名自然之別稱豈蒼蒼之謂哉故夫天籟者豈別有一物邪即比竹衆竅接乎有生之類是爾尋夫生生者誰乎蓋无物也故外不待乎物內不資乎我塊然而生獨化者也是以郭注云自己而然則謂之天然故以天然言之者所以明其自然也而言吹萬不同且風唯一體竅乃萬珠雖復大小不同而各稱所受



咸率自知豈藉他哉此天籟也故知春生夏長目視耳聽近取諸身遠託諸物皆不知其所以悉莫辨其所然使其自己當分各足率性而動不由心智所謂亭之毒之此天籟之大意者也

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

注物皆自得之耳誰主怒之使然哉此重明天籟也

疏自取由自得也言風竅不同形聲乃異至於各自取足未始不齊而怒動為聲誰使之然也欲明群生糾紛萬象參差分內自取未嘗不足或飛或走誰取其然故知鼓之怒之莫知其宰此則重明天籟之義者也

大知闕闕小知間間

注此蓋知之不同

疏閑閑寬裕也間間分別也夫智惠寬大之人率性虛淡无是非小智狹劣之人性靈褊促有取有捨故間隔而分別无是非非故閑暇而寬裕也

大言炎炎小言詹詹

注此蓋言語之異

疏炎炎猛烈也詹詹詞費也夫詮理大言由如猛火炎燎原野清蕩无遺儒墨小言滯於競辯徒有詞費无益教方

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

注此蓋寤寐之異

疏凡鄙之人心靈馳躁耽滯前境无得暫停故其夢寐也魂神妄緣而交接其覺悟也則形質開朗而取染也

與接為構日以心闕縵者密者密者

注此蓋交接之異

疏構合也密深也今穴地藏穀是也密隱也交接世事構合根塵妄心既重渴日不足故惜彼寸陰心與日闕也其運心逐境情性萬殊略而言之有此三別也

小恐惴惴大恐縵縵

注此蓋恐悸之異

疏惴惴怵惕也縵縵沮喪也夫境有違從而心恒憂慮其不遂恐懼交懷是以小

恐惴慄而怵惕大恐寬暇而沮喪也

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

疏機弩牙也括箭括也司主也言發心逐

境速如箭括役情拒害猛若弩牙唯主意

是非更无他謂也

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

注此蓋動止之異

疏詛祝也盟誓也言役意是非由如祝詛

留心取境不異誓盟堅守確乎情在勝物

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

注其衰殺日消有如此者

疏夫素秋搖落玄冬肅殺物景質遷驟如

交臂愚惑之類豈能覺邪唯爭虛妄是非

詐知日新消毀人之衰老其狀例然

其溺之所為之不可使復之也

注其溺而遂往有如此者

疏滯溺於境其來已久所為之事背道乘

真欲使復命還原无由可致

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洩也

注其厭沒於欲老而愈洩有如此者

疏厭沒溺也顛倒之流厭沒於欲感情堅

固有類緘繩豈唯壯年縱恣抑乃老而愈

洩

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

注其利惡輕禍陰結遂志有如此者

疏莫无也陽生也耽滯之心鄰乎死地欲

使反於生道无由得之

喜怒哀樂慮歎變熱姚佚啓態

注此蓋性情之異者

疏凡品愚迷則執違順順則喜樂違則哀

怒然哀樂則重喜怒哀則輕故喜則心生懼

悅樂則形於舞抃怒則當時瞋恨哀則舉

體悲號慮則所度未來歎則咨嗟已往變

則改易舊事熱則屈伏不伸姚則輕浮躁

動佚則奢華縱放啓則開張情欲態則嬌

淫妖治衆生心識變轉无窮略而言之有

此十二審而察之物情斯見矣

樂出虛蒸成菌

注此蓋事變之異也自此以上略舉天籟

之无方自此以下明無方之自然也物各



自然不知所以然而然則形雖彌異其然彌同也

疏夫簫管內虛故能出於雅樂濕暑氣蒸故能生成朝菌亦猶二儀萬物虛假不真從无生有例如菌樂浮幻若是喜怒何施

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

注日夜相代代故以新也夫天地萬物變化日新與時俱往何物萌之哉自然而然耳

○ 疏日晝月夜輪轉循環更相遞代互為前後推求根緒莫知其狀者也

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

注言其自生

疏已止也推求日夜前後難知起心虛度不如止息又重推旦暮覆察昏明亦莫測

其所由固不知其端緒欲明世間萬法虛

妄不真推求生死即體皆寂故老經云迎

之不見其首隨之而不見其後理由若此

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是亦近矣

注彼自然也自然生我我自然生故自然

者即我之自然豈遠之哉

疏彼自然也取稟受也若非自然誰能生

我若无有我誰稟自然乎然我則自然自

然則我其理非遠故曰是亦近矣

而不知其所為使

注凡物云云皆自爾耳非相為使也故任

之而理自至矣

疏言我稟受自然其理已具足行手捉耳

聽目視功能御用各有司存亭之毒之非

相為使无勞措意直置之

○ 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

注萬物萬情趣舍不同若有真宰使之然

也起索真宰之朕迹而亦終不得則明物

皆自然无使物然也

疏夫肢體不同而御用各異似有真性竟

无宰主朕迹攸肇從何而有

可行已信

注今夫行者信已可得行也

疏信已而用可意而行天機自張率性而

動自濟自足豈假物哉

而不見其形

注不見所以得行之形

疏物皆信已而行不見信可行之貌者也  
有情而无形

注情當其物故形不別見也

疏有可行之情智无信已之形質

百骸九竅六藏賅而存焉

注付之自然而莫不皆存也

疏百骸百骨節也九竅謂眼耳鼻舌口及

下二漏也六藏六腑也謂大腸小腸膀胱

三焦也藏謂五臟肝心脾肺腎也賅備也

言體骨在外藏腑在內竅通內外備此三

事以成一身故言存

吾誰與為親

注直自存耳

汝皆悅之乎其有私焉

注皆悅之則是所私也有私則不能賅而

存矣故不悅而自存不為而自生也

疏言夫六根九竅俱是一身豈有親疎私

存愛悅若有心愛悅便是有私身而私之

理在不可莫不任置自有司存於身既然  
在物亦爾

如是皆有為臣妾乎

注若皆私之則志過其分上下相冒而莫

為臣妾矣臣妾之才而不安臣妾之任則

失矣故知君臣上下手足外內乃天理自

然豈直人之所為哉

疏臣妾者士女之賤職也且人之一身亦

有君臣之別至如見色則目為君而耳為

臣行步則足為君手為臣也斯乃出自天

理豈人之所為乎非關係意親疎故為君

臣也郭注云時之所賢者為君才不應世

者為臣治國治身內外无異

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

注夫臣妾但各當其分耳未為不足以相

治也相治者若手足耳目四肢百體各有

所司而更相御用也

疏夫臣妾御用各有職司知手執脚行當

分自足豈為手之不足而脚為行乎蓋天

幾自張無心相為而治理之也舉比手足



諸事可知也

其遞相為君臣乎

注夫時之所賢者為君才不應世者為臣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卑首自在上足自居下豈有遞哉雖无錯於當而必自當也

補二

十三

疏夫首自在上足自居下目能視色耳能聽聲而用捨有時故有貴賤豈措情於上下而遞代為君臣乎但任置无心而必自當也

其有真君存焉

注任之而自爾則非偽也

疏直置忘懷无勞措意此即真君妙道存乎其中矣又解真君即前之真宰也言取捨之心青黃等色本无自性緣合而成不自不他非无非有故假設疑問以明无有真君也

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

注凡得真性用其自為者雖復卑隸猶不顧毀譽而自安其業故知與不知皆自若也若乃開希幸之路以下冒上物喪其真

人忘其本則毀譽之間俯仰失錯也

疏夫心境相感欲染斯興是以求得稱情即謂之為益如其不得即謂之為損斯言凡情迷執有得喪以櫻心道智觀之无損益於其真性者也

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

注言性各有分故知者守知以待終而愚者抱愚以至死豈有能中易其性者也

疏夫稟受形性各有涯量不可改愚以為智安得易醜以為妍是故形性一成終不

中途亡失適可守其分内待盡天年矣

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

注群品云云逆順相交各信其偏見而恣其所行莫能自反此皆衆人之所悲者亦

補二

十三

可悲矣而衆人未嘗以此為悲者性然故也物各性然又何物足悲哉

疏刃逆也靡順也群品云云銳情逐境境既有逆有順心便執是執非行有終年速如馳驟唯知貪境曾无止息格量物理深

可悲傷

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

注夫物情无極知足者鮮故得止不止復逐於彼皆疲役終身未厭其志死而後已故其成功者无時可見也

疏夫物浮競知足者稀故得此不休復逐於彼所以終身疲役没命貪殘持影繫風功成何日

蕭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

注凡物各以所好役其形骸至于疲困蕭然不知所以好此之歸趣云何也

疏蕭然疲頓貌也而所好情篤勞役心靈形塊既弊蕭然困苦直以信心好此貪競責其意謂亦不知所歸愚癡之甚深可哀歎

人謂之不死奚益

注言其實與死同

疏奚何也耽滯如斯困而不已有損行業无益神氣可謂雖生之日猶死之年也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

注言其心形並馳困而不反比於凡人所哀則此真哀之大也然凡人未嘗以此為哀則凡所哀者不足哀也

疏然由知此也念念遷移新新流謝其化而為老心識隨而昏昧形神俱變故謂與之然世之悲哀莫此甚也

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

注凡此上事皆不知其所以然而然故曰芒也今夫知者皆不知所以知而自知矣生者不知所以生而自生矣萬物雖異至於生不由知則未有不同者也故天下莫不芒也

疏芒昧闇也言凡人在生芒昧如是舉世皆惑豈有一人不昧者而莊子體道真人智用明達俯同塵俗故云而我獨芒郭注稍乖今不依用

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无師乎

注夫心之足以制一身之用者謂之成心人自師其成心則人各自有師矣人各自



有師故付之而自當

疏夫域情滯著執一家之偏見者謂之成心夫隨順封執之心師之以為準的世皆如此故誰獨无師乎

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

注夫以成代不成非知也心自得耳故愚者亦師其成心未肯用其所謂短而舍其所謂長者也

疏愚惑之類堅執是非何必知他理長代已之短唯欲斥他為短自取為長如此之

人處處皆有愚癡之輩先豫其中

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

注今日適越昨日何由至哉未成乎心是非何由生哉明夫是非者群品之所不能无故至人兩順之

疏吳越路遙必須積旬方達今朝發途昨日何由至哉欲明是非彼我生自妄心言心必也未生是非從何而有故先分別而後是非先造途而後至越

是以无有為有無有為有雖有神禹且不能

知吾獨且奈何哉

注理无是非而或者以為有此以无有為有也惑心已成雖聖人不能解故付之自若而不強知也

疏夏禹字文命鯀子啓父也謚法泉源流

通曰禹又云受禪成功曰禹理无是非而惑者為有此用无有為有也迷執日久惑心已成雖有大禹神人亦不令其解悟莊

生深懷慈救獨奈之何故付之之自若不強知之者也

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

注各有所說故異於吹

疏夫名言之與風吹皆是聲法而言者必有詮辨故曰有言

其所言者特未定也

注我以為是而彼以為非彼之所是我又非之故未定也未定也者由彼我之情偏疏雖有此言異於風吹而咸言我是僉曰彼非既彼我情偏故獨未定者也

果有言邪

注以為有言邪然未足以有所定  
其未嘗有言邪

注以為无言邪則據已已有言

疏果決定也此以為是彼以為非此以為  
非而彼以為是既而是非不定言何所詮

故不足稱定有言也然彼此偏見各執是  
非據已所言故不可以為无言也

其以為異於穀音亦有辯乎其无辯乎

注夫言與穀音其致一也有辯无辯誠未  
可定也天下之情不必同而所言不能異

故是非紛紜莫知所定

疏辨別也鳥子欲出卵中而鳴謂之穀音  
也言亦帶穀曰穀夫彼此偏執不定是非  
亦何異穀鳥之音有聲無辯故將言說異  
於穀音者恐未足以為別者也

道惡乎隱而有真偽

疏惡乎謂於何也虛通至道非真非偽於

何逃匿而真偽生焉

言惡乎隱而有是非

注道焉不在言何隱蔽而有真偽是非之

名紛然而起

疏至教至言非非非是於何隱蔽有是有  
非者哉

道惡乎往而不存

注皆存

疏存在也陶鑄生靈周行不殆道无不偏  
于何不在乎所以在偽在真而非真非偽  
也

言惡乎存而不可

注皆可

疏玄道真言隨物生殺何往不可而言隱

邪故可是可非而非非非是者也

道隱於小成

疏小成者謂仁義五德小道而有所成得  
者謂之小成也世薄時澆唯行仁義不能

行於大道故言道隱於小成而道不可隱

也故老君云大道廢有仁義

言隱於榮華

注夫小成榮華自隱於道而道不可隱則  
真偽是非者行於榮華而止於實當見於



小成而滅於大全也

疏榮華者謂浮辯辭華美之言也只為滯於華辯所以蔽隱至言所以老君經云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故有儒墨之是非

疏昔有鄭人名緩學於求氏之地三年藝成而化為儒儒者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行仁義之道辯尊卑之位故謂之儒也緩弟名翟緩化其弟遂成於墨墨者禹道也尚賢崇禮儉以兼愛摩頂至踵以救蒼生此謂之墨也而緩翟二人親則兄弟各執一教更相是非緩恨其弟感激而死然彼我是非其來久矣爭競之甚起自二賢故指此二賢為亂群之帥是知道喪言隱方督是非

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

注儒墨更相是非而天下皆儒墨也故百家並起各私所見而未始出其方也疏天下莫不自以為是以彼為非彼亦與汝為非自以為是故各用己是是彼非各

用己非非彼是

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

注夫有是有非者儒墨之所是也无是无非者儒墨之所非也今欲是儒墨之所非而非儒墨之所是者乃欲明无是无非也梅二欲明无是无非則莫若還以儒墨反覆相二十明反覆相明則所是者非是而所非者非非矣非非則无非非是則无是

疏世皆以他為非用己為是今欲翻非作是翻是作非者无過還用彼我反覆相明反覆相明則所非者非非則无非所是者非是則无是无是則无非故知是非皆虛妄耳

物无非彼物无非是

注物皆自是故无非是物皆相彼故无非彼无非彼則天下无是矣无非是則天下无彼矣无彼无是所以玄同也疏注曰物皆自是故无非是物皆相彼故无非彼无非彼也則天下无是矣无非是也則天下无彼矣无彼无是所以玄同此

注理盡无勞別釋

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

疏自為彼所彼此則不自見自知己為是便則知之物之有偏也例皆如是若審能見他見自故无是无非也

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

二十一

注夫物之偏也皆不見彼之所見而獨自知其所知自知其所知則自以為是自以為是則以彼為非矣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相因而生者也

疏夫彼對於此是待於非文家之大體也今言彼出於是者言約理微舉彼角勢也欲示舉彼明此舉是明非也而彼此是非相因而有推求分析即體皆空也

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不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

注夫死生之變猶春夏秋冬四時行耳故死生之狀雖異其於各安所遇一也今生者方自謂生為生而死者方自謂生為死

則无生矣生者方自謂死為死而死者方自謂死為生則无死矣无生无死无可无不可故儒墨之辯吾所不能同也至於各冥其分吾所不能異也

疏方方將也言彼此是非无異生死之說也夫生死交謝由寒暑之遞遷而生者以生為生死者將生為死亦如是者以是為是而非者以是為非故知因是而非因非而是因非而是則无是矣因是而非則无非矣是以无是无非无生无死无可无不

可何彼此之論乎

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

注夫懷豁者因天下之是非而自無是非也故不由是非之途而是非無患不當者直明其天然而无所奪故也

二十二

疏天自然也聖人達悟不由是得非直置虛凝照以自然之智只因此是非而得無非無是終不奪有而別證無

是亦彼也

注我亦為彼所彼



彼亦是也

注彼亦自以為是

疏我自以為是亦為彼之所非我以彼為

非而彼亦以自為是也

彼亦一非此亦一非

注此亦自是而非彼亦自是而非此此

與彼各有一是一非於體中也

疏此既自是彼亦自是此既非彼亦非

此故各有一是一非也

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

注今欲謂彼為彼而彼復自是欲謂是為

是而是復為彼所彼故復是有無未果定

也

疏夫彼此是非相待而立反覆推討舉體

浮虛自以為是此則不無為彼所彼此則

不有有無彼此未可決定

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

注偶對也彼是相對而聖人兩順之故無

心者與物冥而未嘗有對於天下也此居

其樞要而會其玄極以應夫無方也

疏偶對也樞要也體夫彼此俱空是非兩

幻凝神獨見而無對於天下者可謂會其

玄極得道樞要也前則假問有無待奪不

定此則重明彼此當體自空前淺後深所

以為次也

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

注夫是非反覆相尋無窮故謂之環環中

空矣今以是非為環而得其中者無是非

非也無是非故能應夫是非是非無窮

故應亦無窮

疏夫絕待獨化道之本始為學之要故謂

之樞環者假有二竅中者真空一道環中

空矣以明無是非非是非無窮故應亦無

窮也

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

注天下莫不自是而莫不相非故一是一

非兩行無窮唯涉空得中者曠然無懷乘

之以遊也

疏夫物莫不自是故是亦一無窮莫不相

非故非亦一無窮唯彼我兩忘是非雙遣

而得環中之道者故能大順蒼生乘之遊也

故曰莫若以明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

疏指手指也馬戲籌也喻比也言人是非二十四

各執彼我異情故用已指比他指即用他指為非指復將他指比汝指汝指於他指覆為非指矣指義既爾馬亦如之所以諸法之中獨舉指者欲明近取諸身切要無過於指遠託諸物勝負莫先於馬故舉二事以況是非

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

注夫自是而非彼彼我之常情也故以我指喻彼指則彼指於我指獨為非指矣此以指喻指之非指也若復以彼指還喻我指則我指於彼指復為非指矣此亦非指喻指之非指也將明無是非莫若反覆相喻反覆相喻則彼之與我既同於自是又均於相非均於相非則天下無是同於

自是則天下無非何以明其然邪是若果

是則天下不得彼有非之者也非若果非亦不得復有是之者也今是非無主紛然

致耳仰觀俯察莫不皆然是以至人知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故浩然大寧而天二十五

地萬物各當其分同於自得而無是非也疏天地雖大一指可以蔽之萬物雖多一馬可以理盡何以知其然邪今以彼我是非反覆相喻則所是者非是所非者非非故知二儀萬物無是非者也

可乎可

注可於己者即謂之不可乎不可

注不可於己者即謂之不可疏夫理無是非而物有違順故順其意者則謂之可乖其情者則謂之不可違順既空故知不可皆妄也道行之而成



注無不成也

疏大道曠蕩亭毒含靈周行萬物無不成就故在可成於可而不當於可在不可成不可亦不當於不可也

物謂之而然

注無不然也

疏物情顛倒不達違從虛計是非妄為然不惡乎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

疏心境兩空物我雙幻於何而有然法遂執為然於何不然為不然也

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

注各然其所然各可其所可

疏物情執滯觸境皆迷必固為有然必固謂有可豈知可則不可然則不然耶

無物不然無物不可

疏群品云云各私所見皆然其所然可其所可

所可

故為是舉廷與楹屬與西施恢恠悖怪道通為一

注夫廷橫而楹縱屬醜而西施好所謂齊

者豈必齊形狀同規矩哉故舉縱橫好醜恢恠悖怪各然其所然各可其所可則理雖萬殊而性同得故曰道通為一也

疏為是義故略舉八事以破之廷屋梁也楹舍柱也屬病醜人也西施吳王美姬也

恢者寬大之名恠者奇變之稱悖者矯詐之心怪者妖異之物夫縱橫美惡物見所以萬殊恢悖奇異世情用之為傾側故有是非不可迷執其分今以玄道觀之本來無二是以妍醜之狀萬殊自得之情惟一

故曰道通為一也

其分也成也

注夫物或此以為散而彼以為成

疏夫物或於此為散於彼為成欲明聚散無恒不可定執此則於不二之理更舉論

端者也

亦成也毀也

注我之所謂成而彼或謂之毀

疏或於此為成於彼為毀物之涉用有此不同則散毛成氈伐木為舍等也

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為一

注夫成毀者生於自見而不見彼也故無成與毀猶無是與非也

疏夫成毀是非生於偏滯者也既成毀不定是非無主故無成毀通而一之

唯達者知通為一為是不用而寓諸庸

疏寓寄也庸用也唯當達道之夫凝神玄鑒故能去彼二偏通而為一為是義故成功不處用而忘用寄用群才也

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

注夫達者無滯於一方故忽然自忘而寄當於自用自用者莫不條暢而自得也

疏夫有夫至功而推功於物馳馭億兆而寄用群才者其惟聖人乎是以應感無心靈通不滯可謂冥真體道得玄珠於赤水者也

通得而幾矣

注幾盡也至理盡於自得也

疏幾盡也夫得者內不資於我外不資於物無思無為絕學絕待適爾而得蓋無所謂之朝三

由與理相應故能盡妙也

因是已

注達者因而而不作

疏夫達道之士無作無心故能因是非而無是非循彼我而無彼我我因循而已豈措情哉

措情哉

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

注夫達者之因是豈知因為善而因之哉不知所以因而自因耳故謂之道也

疏已而者仍前生後之辭也夫至人無心有感斯應譬彼明鏡方茲虛谷因循萬物

影響蒼生不知所以然不知所以應豈有情於臧否而係於利害者乎以法因人可謂自然之道也

勞神明為一而不知其同也

疏夫玄道妙一常湛以然非由心智謀度而後不二而愚者勞役神明邂逅言辯而求一者與彼不一無一異矣不足類也不

知至理理自混同豈俟措心方稱不二耶

謂之朝三



疏比起譬也

何謂朝三狙公賦茅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亦因是也

注夫達者之於一豈勞神哉若勞神明於

為一不足賴也與彼不一者無以異矣亦

同衆狙之感因所好而自是也

疏此解譬也狙獼猴也賦付與也茅橡子

也似栗而小也列子曰宋有養狙老翁善

解其意戲狙曰吾與汝茅朝三而暮四足

乎衆狙皆起而怒又曰我與汝朝四而暮

三足乎衆狙皆伏而喜焉朝三暮四朝四

暮三其於七數並皆是一名既不虧實亦

無損而一喜一怒為用愚迷此亦同其所

好自以為是亦猶勞役心慮辯飾言詞混

同萬物以為其一因以為一者亦何異衆

狙之感耶

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均

注莫之偏任故付之自均而止也

疏天均者自然均平之理也夫達道聖人

虛懷不執故能和是於無是同非於無非所以息智乎均平之鄉休心乎自然之境也

是之謂兩行

注任天下之是非

疏不離是非而得無是非故謂之兩行

南華真經注疏卷之二

南華真經注疏卷之三

福三

河 南 郭 象 注

唐西華法師成 玄英 疏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

疏至造極之名也淳古聖人運智虛妙雖

復和光混俗而智則無知動不乖寂常真

妙本所至之義列在下文也

惡乎至

疏假設疑問於何而造極耶

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

注此忘天地遺萬物外不察乎宇宙內不

覺其一身故能曠然無累與物俱往而無

所不應也

疏未始猶未曾世所有法悉皆非有唯物

與我內外咸空四句皆非蕩然虛靜理盡

於此不復可加答於前問意以明至極者

也

其次以爲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

注雖未都忘猶能忘其彼此

疏初學大賢鄰乎聖境雖復見空有之異

而未曾封執

其次以爲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

注雖未能忘彼此猶能忘彼此之是非也

疏通欲難除滯物之情已有別惑易遣是

非之見猶忘也

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

注無是非乃全也

疏夫有非有是流俗之鄙情無是非非達

人之通鑒故知彼我彰而至道隱是非息

而妙理全矣

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

注道虧則情有所偏而愛有所成未能忘

愛釋私玄同彼我也

疏虛玄之道既以虧損愛染之情於是乎

成著矣

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

注有之與無斯不能知乃至

疏果決定也夫道無增減物有虧成是以

物愛既成謂道爲損而道實無虧也故假

設論端以明其義有無既不決定虧成理



非實錄

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

注夫聲不可勝舉也故吹管操弦雖有繁手遺聲多矣而執籥鳴弦者欲以彰聲也

彰聲而聲遺不彰聲而聲全故欲成而虧之者昭文之鼓琴也不成而無虧者昭文之不鼓琴也

疏姓昭名文古之善鼓琴者也夫昭氏鼓琴雖云巧妙而鼓商則喪角揮宮則失徵

未若置而不鼓則五音自全亦由有成有虧存情所以乖道無成無虧忘智所以合真者也

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技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

注幾盡也夫三子者皆欲辯非己所明以明之故知盡慮窮形勞神倦或技策假寐或據梧而瞑

疏師曠字子野晉平公樂師甚知音律支柱也策打鼓枝也亦言擊枝也梧琴也

今謂不爾昭文已能鼓琴何容二人共同

一伎況檢典籍無惠子善琴之文而言據梧者只是以梧几而據之談說猶隱几者

也幾盡也昭文善能鼓琴師曠妙知音律惠施好談名理而三子之性稟自天然各

以已能明示於世世既不悟已又疲倦遂使柱策假寐以復凭几而瞑三好之能咸盡於此

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

注賴其盛故能久不爾早困也

疏惠施之徒皆少年盛壯故能運載形智

至于衰末之年是非少盛久當困苦也

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

注言此三子唯不好其所明自以殊於眾人

疏三子各以己之所好耽而翫之方欲矜其所能獨異於物

其好之也欲以明之

注明示眾人欲使同乎我之所好

疏所以疲倦形神好之不已者欲將己之

道術明示衆人也

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

注是猶對牛鼓簧耳彼竟不明故已之道

術終於昧然也

疏彼衆人也所明道術也白即公孫龍守

白馬論也姓公孫名龍趙人當六國時弟

子孔穿之徒堅執此論橫行天下服衆人

之口不服衆人之心言物稟性不同所好

各異故知三子道異非衆人所明非明而

強示之彼此終成暗昧亦何異乎堅執守

白之論眩惑世間雖宏辯如流終有言而

無理也

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

注昭文之子又乃終文之緒亦卒不成

疏綸緒也言昭文之子亦乃荷其父業終

其綸緒卒其年命竟無所成況在他人如

何放哉

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

注此三子雖求明於彼彼竟不明所以終

身無成若三子而可謂成則雖我之不成

亦可謂成也

疏我衆人也若三子異於衆人遂自以為

成而衆人異於三子亦可謂之成也

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

注物皆自明而不明彼若彼不明即謂不

成則萬物皆相與無成矣故聖人不顯此

以耀彼不捨已而逐物從而任之各宜其

所能故曲成而不遺也今三子欲以己之

所好明示於彼不亦妄乎

疏若三子之與衆物相與而不謂之成乎

故知衆人之與三子彼此共無成矣

是故滑稽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為是不用而

寓諸庸此之謂以明

注夫聖人無我者也故滑稽之耀則圖而

域之恢恍悖怪則通而一之使群異各安

其所安衆人不失其所是則已不用於物

而萬物之用用矣物皆自用則孰是孰非

哉故雖放蕩之變屈奇之異曲而從之寄

之自用則用雖萬殊歷然自明

疏夫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齊其



明故能晦跡同地韜光接物終不眩耀群品亂惑蒼生亦不矜己以率人而各域限於分內志懷大順於萬物為是寄於於群才而此運心可聖明真知也

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為類則與彼無以異矣

注今以言無是非則不知其與言有者類乎不類乎欲謂之類則我以無為是而彼以無為非斯不類矣然此雖是非不同亦固未免於有是非也則與彼類矣故曰類與不類又相與為類則與彼無以異也然則將大不類莫若無心既遣是非又遣其遣遣之又遣之以至於無遣然後無遣無不遣而是非自去矣

疏類者輩徒相似之類也但群生愚迷滯是滯非今論乃欲反彼世情破茲迷執故假且說無是非則用為真道是故復言相與為類此則遣於無是非也既而遣之又遣方至重玄也

雖然請嘗言之

注至理無言言則與類故試寄言之

疏嘗試也夫至理難復無言而非言無以詮理故試寄言仿象其義

有始也者

注有始則有終

疏此假設疑問以明至道無始無終此遣於始終也

有未始有始也者

注謂無終始而一死生

疏未始猶未曾也此又假問有未曾有始終不此遣於無始終也

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

注夫一之者未若不一而自齊斯又忘其一也

疏此又假問有未曾有始也者斯則遣於無始無終也

無始無終也

有有也者

注有有則美惡是非具也

疏夫萬象森羅悉皆虛幻故標此有明即以有體空此句遣有也

有無也者

注有無而未知無無則是非好惡猶未離懷

疏假問有此無不今明非但有即不有亦乃無即不無此句遣於無也

有未始有無也者

注知無無矣而猶未能無知

疏假問有未曾有無不此句遣非

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

疏假問有未曾有無不此句遣非非

無也而自淺之深從麤入妙始乎有有終

乎非無是知離百非超四句明矣前言始

終此則明時今言有無此則辯法唯時與

法皆虛靜者也

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

注此都忘其知也爾乃俄然始了無耳了

無則天地萬物彼我是非豁然確斯也

疏前後有無之迹入非非有無之本今後

非非有無之體出有無之用而言俄者明

即體即用俄爾之間蓋非賒遠也夫玄道

窈冥真宗微妙故俄而用則非有無而有

無用而體則有無非有無也是以有無不

定體用無恒誰能決定無耶誰能決定有

耶此又就有無之用明非有非無之體者

也

今我則已有謂矣

注謂無是非即復有謂

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

注又不知謂之有無爾乃蕩然無纖芥於

曾中也

疏謂言也莊生復無言也理出有言之教

即前請嘗言之類是也既寄此言以詮於

理未知斯言定有言耶定無言耶欲明理

家非默非言教亦非無非有恐學者滯於

文字故致此辭

天下莫大於秋豪之末而太山為小莫壽乎

殤子而彭祖為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

我為一

注夫以形相對則太山大於秋豪也若各

據其性分物冥其極則形大未為有餘形



小不為不足於其性則秋豪不獨小其小而太山不獨大其大矣若以性足為大則天下之足未有過於秋豪也其性足者為大則雖太山亦可稱小矣故曰天下莫大於秋豪之末而太山為小太山為小則天下無大矣秋豪為大則天下無小也無小無大無壽無夭是以螻蛄不羨大椿而欣然自得斥鷃不貴天池而榮願以足苟足於天然而安其性命故雖天地未足為壽而與我並生萬物未足為異而與我同得則天地之生又何不並萬物之得又何不一哉

得之義唯一前明不終不始非有非無此明非小非大無夭無壽耳  
 既已為一矣且得有言乎  
 注萬物萬形同於自得其得一也已自一矣理無所言  
 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  
 注夫名謂生於不明者也物或不能自明其一而以此逐彼故謂一以正之既謂之一即是有言矣  
 疏夫玄道冥寂理絕形聲誘引迷途稱謂斯起故一雖玄統而猶是名教既謂之一豈曰無言乎  
 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  
 注夫以言言一而非言也則一言為二矣一既一矣言又二之有一有二得不謂之三乎夫以一言言一猶乃成三况尋其支流凡物殊稱雖有善數莫之能紀也故一之者與彼未殊而忘一者無言而自一疏夫妙一之理理非所言是知以言言一

而一非言也且一既一矣言又言焉有一  
有言二名斯起覆將後時之二名對前時  
之妙一有一有二得不謂之三乎從三以  
往假有善巧筭歷之人亦不能紀得其數  
而況凡夫之類乎

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

注夫一無言也而有言則至三況尋其末  
數其可窮乎

疏自從也適往也夫至理無言言則名起  
故從無言以往有言纔言則至乎三況從

有言往有言枝流分派其可窮乎此明一  
切方法本無名字從無生有遂至於斯矣  
無適焉因是已

注各止於其所能乃最是也

疏夫諸法空幻何獨名言是知無即非無

有即非有有無名數當體皆寂既不從無  
以適有豈復自有以適有耶故無所措意  
於往來因循物性而已矣

夫道未始有封

注冥然無不在也

疏夫道無不在所在皆無蕩然無際有何  
封域也

言未始有常

注彼此言之故是非無定

疏道理虛通既無限域故言教隨物亦無

常定也

為是而有眇也

注道無封故萬物得恣其分域

疏眇界畔也理無崖域教隨物變是為義

故眇分不同

請言其眇

疏眇假設問旨發起後文也

有左有右

注各異便也

疏左陽也右陰也理雖凝寂教必隨機眇

域不同昇沉各異故有東西左右春秋生

殺

有倫有義

注物物有理事事有宜

疏倫理也義宜也群物糾紛有理存焉萬



事參差各隨宜便者也

有分有辯

注群分而類別也

疏辯別也飛走雖衆各有群分物性萬殊

自隨類別矣

福三

十二

有競有爭

注並逐曰競對辯曰爭

疏夫物性昏愚彼我封執既而並逐勝負

對辯是非也

此之謂八德

注略而判之有此八德

疏德者功用之名也群至功用轉變無窮

略而陳之有此八種斯則釋前有畛之義

也

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

注夫六合之外謂萬物性分之表耳夫物

之性表雖有理存焉而非性分之內則未

嘗以感聖人也故聖人未嘗論之則是引

萬物使學其所不能也故不論其外而八

畛同於自得也

疏六合者謂天地四方也六合之外謂衆

生性分之表重玄至道之鄉也夫玄宗固

象出四句之端妙理希夷超六合之外既

非神口所辯所以存而不論也

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

福三

十三

注陳其性而安之

疏六合之內謂蒼生所稟之性分夫云云

取捨皆起妄情尋責根源並同虛有聖人

隨其機感陳而應之既曰馮虛亦無可詳

議故下文云我亦妄說之

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

注順其成迹而凝乎至當之極不執其所

是以非衆人也

疏春秋者時代也經者典誥也先王者三

皇五帝也誌記也夫祖述軒頊憲章堯舜

記錄時代以爲典謨軌轍蒼生流傳人世

而聖人議論利益當時終不執是辯非滯

於陳迹

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

注夫物物自分事事自別而欲由己以分

別之者不見彼之自別也

疏夫理無分別而物有是非故於無封無域之中而起有分有辯之見者此乃一曲之士偏滯之人亦何能剖折於精微分辯於事物者也

曰何也

疏假問質疑發生義旨

聖人懷之

注以不辯為懷耳聖人無懷

○ 疏夫達理聖人冥心會道故能懷藏物我

包括是非枯木死灰曾無分別矣

○ 衆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

注不見彼之自辯故辯已所知以示之

疏衆多之人即衆生之別稱也凡庸迷執

未解虛妄故辯所知示見於物豈唯不見

彼之自別亦乃不鑒已之妙道故云有不

見也

夫大道不稱

注付之自稱無所稱謂

疏大道虛廓妙絕形名既非色聲故不可

稱謂體道之人消聲亦爾也

大辯不言

注已自別也

疏妙悟真宗無可稱說故辯彫萬物而言無所言

大仁不仁

注無愛而自存也

疏亭毒群品汎愛無心譬彼青春非為仁也

大廉不嗛

○ 注夫至足者物之去來非我也故無所容

其嗛盈

疏夫玄悟之人鑒達空有知萬境虛幻無

一可貪物我俱空何所遜讓

大勇不伎

注無往而不順故能無險而不往

疏伎逆也內蘊慈悲外弘接物故能俯順

塵俗惠救蒼生虛已逗機終無迂逆

道昭而不道

注以此明彼彼此俱失矣



疏明已功名炫耀於物此乃淫偽不是真道

言辯而不及

注不能及其自分

疏不能玄默唯滯名言華詞浮辯不達深

理

仁常而不成

注物無常愛而常愛必不周

疏不能忘愛釋知玄同彼我而恒懷恩惠

每挾親情欲効成功無時可見

廉清而不信

注瞭然廉清貪名者耳非真廉也

疏皎然異俗卓爾不群意在聲名非實廉也

勇伎而不成

注伎逆之勇天下共疾之無敢舉足之地也

也

疏捨慈而勇伎逆物情眾共疾之必無成

遂也

五者園而幾向方矣

注此五者皆以有為傷當者也不能止乎本性而求外無已夫外不可求而求之譬猶以圓學方以魚慕鳥耳雖希翼鸞鳳擬規日月此愈近彼愈遠實學彌得而性彌失故齊物而偏向之累去矣

疏園圓也幾近也五者即已前道昭等也

夫學道之人直須韜晦而乃矜炫已之能

顯耀於物其於道也不亦遠乎猶如慕方

而學園圓愛飛而好游泳雖希翼鸞鳳終

無鸞鳳之能擬規日月詐有幾方之效故

也

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

注所不知者皆性分之外也故止於所知

之內而至也

疏夫境有大小智有明闇智不逮者不須

強知故知止其分學之造極也

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

天府

注浩然都任之也

疏孰誰也天自然也誰知言不言之言道

不道之道以此積辯用茲通物者可謂合於自然之府藏也

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

注至人之心若鏡應而不藏故曠然無盈虛之變也

而不知其所由來

注至理之來自自然無迹

疏夫巨海深宏莫測涯際百川注之而不

滿尾間泄之而不竭體道大聖其義亦然

萬機頓起而不撓其神千難殊對而不忤

其慮故能囊括群有府藏含靈又譬懸鏡

高堂物來斯照能照之智不知其所由來

可謂即照而忘忘而能照者也

此之謂葆光

注任其自明故其光不弊也

疏葆蔽也至忘而照即照而忘故能韜蔽

其光其光彌朗此結以前天府之義

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膾胥教南面

而不釋然其故何也

注於安任之道未弘故聽朝而不怡也將

寄明齊一之理於大聖故發自怪之問以起對也

疏釋然怡悅貌也宗膾胥教是堯時小蕃

三國號也南面君位也舜者顓頊六世孫

也父曰瞽瞍母曰握登感大虹而生舜生

於姚墟因即姓姚住於媯水亦曰媯氏目

有重瞳子因字重華以仁孝著於鄉黨堯

聞其賢妻以二女封邑於虞年三十總百

揆三十三受堯禪即位之後都於蒲坂在

位四十年讓禹後崩葬於蒼梧之野而三

國貢賦既愆所以應須問罪謀事未定故

聽朝不怡欲明齊物之一理故寄問答於

二聖

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

注大物之所安無陋也則蓬艾乃三子之

妙處也

若不釋然何哉

疏三子即三國之君也言蓬艾賤草斥鷃

足以道遙況蕃國雖卑三子足以存養乃

不釋然有何意謂也

南華真經注疏 卷三



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

注夫重明登天六合具照無有蓬艾而不光被也

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

注夫日月雖無私於照猶有所不及德則無不得也而今欲奪蓬艾之願而伐使從已於至道豈弘哉故不釋然神解耳若乃物暢其性各安其所安無遠邇幽深付之自若皆得其極則彼無不當而我無不怡也

○ 疏進過也淮南子云昔堯時十日並出焦禾稼殺草木封豨長蛇皆為民害於是堯使羿上射十日遂落其九下殺長蛇以除民害夫十日登天六合俱照覆盆隱處猶有不明而聖德所臨無幽不燭運茲二智過彼三光乃欲興動干戈伐令從已於安任之道豈曰弘通者耶

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

疏齧缺許由之師王倪弟子並堯時賢人也託此二人明其齊一言物情顛倒執見

不同悉皆自是非他頗知此情是否

曰吾惡乎知之

注所同未必是所異不獨非故彼我莫能相正故無所用其知

疏王倪答齧缺云彼此各有是非遂成無主我若用知知彼我知還是是非故我於何知之言無所用其知也

子知子之所不知邪

○ 疏子既不知物之同是頗自知己之不知乎此從麤入妙次第窮質假託師賢以顯深趣

曰吾惡乎知之

注若自知其所不知即為有知有知則不能任群才之自當

疏若以知知不知不知還是知故重言於

何知之還以不知答也

然則物無知邪

疏重責云汝既自無知物豈無知者邪

曰吾惡乎知之

注都不知乃曠然無不任矣

疏豈獨不知我亦乃不知物唯物與我內  
外都忘故無所措其知也

雖然嘗試言之

注以其不知故未敢正言試言之耳

疏然乎猶雖然也既其無知理無所說不

可的當故嘗試之也

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

注魚游於水水物所同咸謂之知然自鳥

觀之則向所謂知者復為不知矣夫蝓蟻

之知在於轉丸而笑蝓蟻者乃以蘇合為

貴故所同之知未可正據

疏夫物或此知而彼不知彼知而此不知

魚鳥水陸即其義也故知即不知不知即

知凡庸之人詎知此理耶

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不知邪

注所謂不知者直是不同耳亦自一家之

知

疏所謂不知者彼此不相通耳非謂不知

耳

且吾嘗試問乎汝

注已不知其正故試問汝

疏理既無言不敢正據聊復反質試問乎

汝

民溼寢則腰疾偏死鮪然乎哉木處則惴慄

恂懼獲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

注此略舉三者以明萬物之異便

疏惴慄恂懼是恐迫之別名然乎哉謂不

如此也言人溼地臥寢則病腰跨偏枯而

死泥鮪豈如此乎人於樹上居處則迫怖

不安獲猴跳躑曾無所畏物性不同便宜

各異故舉此三者以明萬物誰知正定處

手所是知蓬戶金閨榮辱安在

民食芻黍麋鹿食薦蚶蛆甘帶鴟鴞嗜鼠四

者孰知正味

注此略舉四者以明美惡之無主

疏芻草也是牛羊之類黍養也是犬豕之

徒皆以所食為名也麋與鹿而食長薦茂

草鴟鴞鴉鳥便嗜腐鼠蜈蚣食蛇略舉四

者定與誰為滋味乎故知盛饌蔬食其致

一者也



獲獼狽以為雌麋與鹿交鮪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

注此略舉四者以明天下所好之不同也  
不同者而非之則無以知所同之必是

疏獲獼狽以為雌雄麋鹿更相撓泥鮪與魚游戲毛嬙越王嬖妾麗姬晉國之寵嬪此二人者姝妍冠世人謂之美也然魚見怖而深入鳥見驚而高飛麋鹿走而不顧舉此四者誰知宇內定是美色耶故知凡夫愚迷妄生憎愛以理觀察孰是非哉決卒疾貌也

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殺亂吾惡能知其辯

注夫利於彼者或害於此而天下之彼我

無窮則是非之境無常故唯莫之辯而任

其自是然後蕩然俱得

疏夫物乃眾而未嘗非我故行仁履義損益不同或於我為利於彼為害或於彼為是則於我為非是以從彼我而互觀之是

非之路仁義之緒樊亂糾紛若殺饌之雜亂既無定法吾何能知其分別耶

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  
注未能妙其不知故猶嫌至人當知之斯懸之未解也

疏齧缺曰未悟彼此之不知更起利害之疑請云子是至人應知利害必其不辯迷闇若夜游重為此難冀州後答之矣

王倪曰至人神矣

注無心而無不順

疏至者妙極之體神者不測之用夫聖人虛已應物無方知而不知辯而不辯豈得以名言心慮億度至人耶

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

注夫神全形具而體與物冥者雖涉至變而未始非我故蕩然無量介於胷中也

疏沍凍也原澤焚燎河漢水凝雷霆奮發而破山飄風濤蕩而振海而至人神凝未兆體與物冥水火既不為災風雷詎能驚

駭猶如此也虛淡無心方之雲氣蔭庇群品順物而行

若然者乘雲氣

注寄物而行非我動也

騎日月

注有晝夜而無死生也

疏昏明代序有晝夜之可分處順安時無死生之能異而控馭群物運載含靈故有乘騎之名也耳

而遊乎四海之外

注夫唯無其知而任天下之自為故馳萬物而不窮也

疏動寂相即真應一時端坐寰宇之中而心遊四海之外矣

死生無變於已

注與變為體故死生若一

而況利害之端乎

注況利害於死生愈不足以介意

疏夫利害者生涯之損益耳既死生為晝夜乘變化以遨遊況利害於死生曾何足

以介意矣

瞿鵲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

注務自來而理自應耳非從而事之也

疏務猶事也諸於也瞿鵲是長梧弟子故謂師為夫子夫體道聖人忘懷冥物雖涉事有而不以為務混跡塵俗泊爾無心豈措意存情從於事物瞿鵲既欲請益是以述昔之所聞者也

不就利不違害

注任而直前無所避就

疏違避也體窮通之關命達利害之有時故推理直前而無所避就也

不喜求

注求之不喜直取不怒

疏妙悟從遠也故物求之而不忻喜矣

不緣道

注獨至者也

疏夫聖智凝湛照物無情不將不迎無生無滅固不以攀緣之心行乎虛通至道者



也

無謂有謂有謂無謂

注凡有稱謂者皆非吾所謂也彼各自謂耳故無彼有謂而有此無謂也

疏謂言教也夫體道至人虛夷寂絕從本

降迹感而遂通故能理而教無謂而有謂

教而理有謂而無謂者也

而遊乎塵垢之外

注凡非真性皆塵垢也

疏和光同塵處染不染故雖在囂俗之中

而心自遊於塵垢之外者矣

夫子以為孟浪之言而我以為妙道之行也

吾子以為奚若

疏孟浪猶率略也奚何也若如也如何所謂不緣道等乃窮理盡性瞿鵠將為妙道

之行長梧用作率略之談未知其理如何

以何為是

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瑩也而丘也何足

以知之

疏聽瑩疑惑不明之貌也夫至道深玄非

名言而可究雖復三皇五帝乃是聖人而詮辯至理不盡其妙聽瑩至竟疑惑不明我是何人猶能曉了本亦有作黃字者則是軒轅

且汝亦大早計見卯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鴉

矣

注夫物有自然理有至極循而直往則冥然自合非所言也故言之者孟浪而聞之者聽瑩雖復黃帝猶不能使萬物無懷而聽瑩至竟故聖人付當於塵垢之外而玄合乎視聽之表照之以天而不逆計放之自爾而不推明也今瞿鵠子方聞孟浪之言而便以為妙道之行斯亦無異見卵而責司晨之功見彈而生鴉炙之實也夫不能安時處順而探變求化當生而慮死執是以辯非皆逆計之徒也

疏鴉即鵬鳥賈誼之所賦者也大小如雌

雞而似斑鳩青綠色其肉甚美堪作羹炙

出江南然卵有生雞之用而卵時未能司

晨彈有得鴉之功而彈時未堪為炙亦猶

教能詮於妙理而教時非理今瞿鵠纔聞

言說將為妙道此計用之太早

予嘗為汝妄言之

注言之則孟浪也故試妄言之

汝以妄聽之矣

注若正聽妄言復為太早計也故亦妄聽之何

疏予我也奚何也夫至理無言言則孟浪

我試為汝妄說汝亦妄聽何如亦言奚者

即何之聲也

旁日月挾宇宙

注以死生為晝夜旁日月之喻也以萬物

為一體挾宇宙之譬也

疏旁依附也挾懷藏也天地四方曰宇往

來古今曰宙契理聖人忘物忘我既而囊

括萬有冥一死生故郭注云以死生為晝

夜旁日月之喻也以萬物為一體挾宇宙

之喻也

為其脗合置其滑濬以隸相尊

注以有所賤故尊卑生焉而滑濬紛亂莫

之能正各自是於一方矣故為脗然自合

之道莫若置之勿言委之自爾也脗然無

波際之謂也

疏脗無分別之貌也置任也滑亂也濬闇

也隸皂僕之類也蓋賤稱也夫物情顛倒

妄執尊卑今聖人欲祛此惑為脗然合同

之道者莫若滑亂昏雜隨而任之以隸相

尊一於貴賤也

衆人役役

注馳騫於是非之境也

聖人愚茫

注茫然無知而直往之貌

疏役役馳動之容也愚茫無知之貌凡俗

之人馳逐前境勞役而不息體道之士忘

知廢照茫然而若愚也

參萬歲而一成純

注純者不雜者也夫舉萬歲而參其變而

衆人謂之雜矣故役役然勞形怵心而去

彼就此唯大聖無執故茫然直往而與變



操億載千殊萬異道行之而成則古今一成也物謂之而然則萬物一然也無物不然無時不成斯可謂純也

疏夫聖人者與二儀合其德萬物同其體故能隨變化與世相宜雖復代歷古今時經夷險參雜塵俗千殊萬異而淡然自若不以介懷抱一精純而常居妙極也

萬物盡然

注無物不然

而以是相蘊

注蘊積也積是於萬歲則萬歲一是也積然於萬物則萬物盡然也故不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彼我勝負之所如也

疏蘊積也夫物情封執為日已久是以橫論萬物莫不我然彼不然堅說古今悉皆

自是他不是雖復萬物之多古今之遠是非蘊積未有休時聖人順世污隆動而常寂參操億載而純一凝然也

予惡乎知悅生之非惑邪

注死生一也而獨悅生欲與變化相背故

未知其非惑也

疏夫鑪錘萬物未始不均變化死生其理唯一而獨悅生惡死非惑如何

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

注少而失其故居名為弱喪夫弱喪者遂

安於所在而不知歸於故鄉也焉知生之

非夫弱喪焉知死之非夫還歸而惡之哉

疏弱者弱齡喪之言失謂少年遭亂喪失

桑梓遂安他土而不知歸謂之弱失從無

出有謂之為生自有還無謂之為死遂其

戀生惡死豈非弱喪不知歸邪

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

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匡林食芻豢

而後悔其泣也

注一生之內情變若此當此之日則不知

彼況夫死生之變惡能相知哉

疏昔秦穆公與晉獻公共伐麗戎之國得

美女一玉環二秦取環而晉取女即麗戎

國艾地守封疆人之女也匡正也初去麗

戎離別親戚懷土之戀故涕泣沾襟後至

晉邦寵愛隆重與獻公同方牀而燕處進  
牢饌以盈廚情好既移所以悔其先泣一  
生之內情變若此況死生之異何能知哉  
莊子寓言故稱獻公為王耳

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

注蘄求也

疏蘄求也麗姬至晉悔其先泣焉知死者  
之不知悔初始在生之日求生之意也

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

注此寤寐之事變也事苟變情亦異則死

生之願不得同矣故生時樂生則死時樂  
死矣死生雖異其於各得所願一也則何  
係哉

疏夫死生之變猶覺夢之異耳夫覺夢之

事既殊故死生之情亦別而世有覺凶而

夢吉亦何妨死樂而生憂耶是知寤寐之

間未足可係也

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

注由此觀之當死之時亦不知其死而自

適其志也

疏方將為夢之時不知夢之是夢亦猶方  
將處死之日不知死之為死各適其志何  
所戀哉

夢之中又占其夢焉

注夫夢者乃復夢中占其夢則無以異於

寤者也

覺而後知其夢也

注當所遇無不足也何為方生而憂死哉

疏夫人在睡夢之中謂是真實亦復占候

夢想思度吉凶既覺以後方知是夢是故

生時樂生死時樂死何為當生而憂死哉

且有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

注夫人覺者聖人也大覺者乃知夫患慮

在懷者未寤也

疏夫擾擾生民芸芸群品馳騫有為之境

昏迷大夢之中唯有體道聖人朗然獨覺

知夫患慮在懷者皆未寤也

而愚者自以為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

哉

注夫愚者大夢而自以為寤故竊竊然以



所好為君上而所惡為牧圉欣然信一家之偏見可謂固陋矣

疏夫物情愚惑闇若夜遊昏在夢中自以為覺竊竊然議專所知情之好者為君上情之惡者同牧圉以此為情懷可謂固陋

牛曰牧馬曰圉也

丘也與汝皆夢也

注未能忘言而神解故非大覺也

疏丘是長梧名也夫照達真言猶以為夢

況愚徒竊竊豈有覺哉

予謂汝夢亦夢也

注即復夢中之占夢也夫自以為夢猶未

寤也况竊竊然自以為覺哉

疏夫迷情無覺論夢還在夢中聲說非真

妙辯猶居言內是故夢中占夢夢所以皆

空言內試言言所以虛假此託夢中之占

夢亦結孟浪之譚耳

是其言也其名為弔詭

注夫非常之談故非常人之所知故謂之

弔當卓詭而不識其懸解

疏夫舉世皆夢此乃玄談非常之言不顧於俗予當卓詭駭異物情自非清通豈識深遠哉

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

注言能蛻然無係而玄同死生者至希也

疏且世萬年而一逢大聖知三界悉空四

生非有彼我言說皆在夢中如此解人甚

為希遇論其餘促是旦暮逢之三十年為

一世也

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

也我果非也邪

疏若而皆汝也若不勝汝也耶假問之詞

也夫是非彼我舉體不真倒置之徒妄為

臧否假使我與汝對爭汝勝我不勝汝勝

定是我勝定非耶固不可也

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

注若而皆汝也

疏假令我勝於汝汝不及我我決是也汝

定非也各據偏執未足可依也

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

疏或不定也我之與汝或是或非彼此言之勝負不定故或是則非是或非則非非也

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

疏俱是則無非俱非則無是故是非彼此三十三出自妄情也

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黜闇吾誰使正之

注不知而後推不見而後辯辯之而不足以自信以其與物對也辯對終日黜闇至竟莫能正之故當付之自正耳

疏彼我二人各執偏見咸謂自是故不能相知必也相知已之所非者他家之是也假令別有一人遣定臧否此人還有彼此亦不離是非各據妄情總成闇惑心必懷愛此見所以黜闇不明三人各執使誰正之黜闇不明之謂也

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疏既將汝同見則與汝不殊與汝不殊何

能正定此覆釋第一句

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

注同故是之未足信也

疏注云同故是之耳未足信也此覆釋第二句也

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

注異故指非耳亦不足據

疏既異我汝故別起是非別起是非亦何足可據此覆解第三句

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

注是若果是則天下不得復有非之者也非若信非則亦無緣復有是之者也今是其所同而非其所異異同既具而是非無

主故夫是非者生於好辯而休乎天均付三十四之兩行而息乎自正也

疏彼此曲從是非兩順不異我汝亦何能正之此解第四句

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



邪

注各自正耳待彼不足以正此則天下莫能相正也故付之自正而至矣

疏我與汝及人固受黜闇之人總有三人各執一見咸言我是故俱不相知三人既

不能定豈復更須一人若別待一人亦與前何異彼也耶言其不待之也

何謂和之以天倪

注天倪者自然之分也

疏天自然也倪分也夫彼我妄執是非無

主所以三人四句不能正之故假設論端託為問答和以自然之分令歸無是非

天倪之義次列於下文

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

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

然也亦無辯

三十五

注是非然否彼我更對故無辯無辯故和

之以天倪安其自然之分而已不待彼以

正之

疏辯別也夫是非然否出自妄情以理推

求舉體虛幻所是則不是然則不然何以知其然耶是若定是是則異非然若定然然則異否而今此謂之是彼謂之非彼之所然此以為否故知是非然否理在不殊彼我更對妄為分別故無之也矣

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

注是非之辯為化聲夫化聲之相待俱不足以相正故若不相待也

疏夫是非彼我相待而成以理推尋待亦

非實故變化聲說有此待名名既不真待

便虛相待即非待故知不相待者也

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

注和之以自然之分任其無極之化尋斯

以往則是非之境自泯而性命之致自窮

也

疏曼衍猶變化也因任也窮盡也和以自

然之分所以無是非任其無極之化故

能不滯不著既而處順安時盡天年之性

命也

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

注夫忘年故玄同死生忘義故彌貫是非是非死生蕩而為一斯至理也至理暢於無極故寄之者不得有窮也

疏振暢也竟窮也寓寄也夫年者生之所稟也既同於生死所以忘年也義者裁於

是非也既一於是非所以忘義也此則遺

前知是非無窮之義也既而生死是非蕩

而為一故能通暢妙理洞照無窮寄言無

窮亦無無窮之可暢斯又遠於無極者也

○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

何其無特操與

注罔兩景外之微陰也

疏罔兩景外之微陰也曩昔也特向也獨

也莊子寓言以暢玄理故寄景與罔兩明

於獨化之義而罔兩問景云汝向行今止

昔坐今起然則子行止坐起制在於形唯

欲隨逐於他都無獨立志操者何耶

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

注言天機自爾坐起無待無待而獨得者

孰知其故而責其所以哉

疏夫物之形質咸稟自然事似有因理在無待而形影非遠尚有天機故曰萬類參差無非獨化者也

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

注若責其所待而尋其所由則尋責無極

而至於無待而獨化之理明矣

疏影之所待即是形也若使影待於形形

待造物請問造物復何待乎斯則待待無

窮卒乎無待也

○吾待蛇蚺蜩翼邪

注若待蛇蚺蜩翼則無特操之所由未為

難識也今所以不識正由不待斯類而獨

化故耳

疏昔諸講人及郭生注意皆云蛇蚺是蝮

下齟齬蜩翼者是蜩翅也言蛇待蚺而行

蜩待翼而飛影待形而有也蓋不然乎若

使待翼而飛待足而走飛禽走獸其類無

窮何勞獨舉蛇蚺頻引為譬即今解蚺者

蛇蛻皮也蜩翼者蜩甲也言蛇蛻舊皮蜩

新出甲不知所以莫辯其然獨化而生蓋



無待也而蛇蝮二蟲猶蛻皮甲稱異諸物所以引之故外篇云吾待蛇蝮蝮甲耶是知形影之義與蝮甲無異者也

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

注世或謂罔兩待景景待形形待造物者

請問夫造物者有邪無邪無也則胡能造物哉有也則不足以物衆形故明衆形之自物而後始可與言造物耳是以涉有物之域雖復罔兩未有不獨化於玄冥者也故造物者無主而物各自造物各自造而無所待焉此天地之正也故彼我相因形景俱生雖復玄合而非待也明斯理也將使萬物各反所宗於體中而不待乎外外無所謝而內無所矜是以誘然皆生而不知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所以得也今

福三

三十八

罔兩之因景猶云俱生而非待也則萬物雖聚而共成乎天而皆歷然莫不獨見矣故罔兩非景之所制而景非形之所使形非無之所化也則化與不化然與不然從人之與由已莫不自爾吾安識其所以哉

故任而不助則本末內外暢然俱得泯然無迹若乃責比近因而忘其自爾宗物於外喪主於內而愛尚生矣雖欲推而齊之然其所尚已存乎胃中何夷之得有哉

其宰豈措情於尋責而思慮於心識者乎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

注自快得意悅豫而行

疏栩栩忻暢貌也喻曉也夫生滅交謝寒暑遞遷蓋天地之常萬物之理也而莊生暉明鏡以照燭汎上善以遨遊故能託夢覺於死生寄自他於物化是以夢為胡蝶栩栩而適其心覺乃莊周遠遠而暢其志也

福三

三十九

不知周也

注方其夢為胡蝶而不知周則與殊死不異也然所在無不適志則當生而係生者必當死而戀死矣由此觀之知夫在生而哀死者誤也

䟽方為胡蝶曉了分明快意適情悅豫之甚只言是蝶宜識莊周死不知生其義亦爾

俄然覺則遽遽然周也

注自周而言故稱覺耳未必非夢也

䟽遽遽驚動之貌也俄頃之間夢罷而覺驚怪思省方是莊周故注云自周而言故稱覺耳未必非夢也

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

注今之不知胡蝶無異於夢之不知周也

而各適一時之志則無以明胡蝶之不夢為周矣世有假寐而夢經百年者則無以

明今之百年非假寐之夢者也

䟽昔夢為蝶甚有暢情今作莊周亦言適

志是以覺夢既無的當莊蝶豈辯真虛者

哉

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

注夫覺夢之分無異於死生之辯也今所以自喻適志由其分定非由無分也

䟽既覺既夢有蝶有莊乃曰浮虛亦不無

崖分也

此之謂物化

注夫時不暫停而今不遂存故昨日之夢於今化矣死生之變豈異於此而勞心於其間哉方為此則不知彼夢為胡蝶是也取之於人則一生之中今不知後麗姬是也而愚者竊竊然自以為知生之可樂死之可苦未聞物化之謂也

䟽夫新新變化物物遷流譬彼窮指方茲交臂是以周蝶覺夢俄頃之間後不知前此不知彼而何為當生慮死妄起憂悲故知生死往來物理之變化也

南華真經注疏卷之三



南華真經注疏卷之四

福四

河 南 郭 象 注

唐西華法師成 玄英 疏

內篇養生主第三 夫生以養存則養生者理之極也若乃養過其極以養傷生非養生之主也

吾生也有涯

注所稟之分各有極也

疏涯分也夫生也受形之載稟之自然愚智脩短各有涯分而知止守分不蕩於外者養生之妙也然黔首之類莫不稱吾則

凡稱吾者皆有極者也

而知也無涯

注夫舉重携輕而神氣自若此力之所限也而尚名好勝者雖復絕齊猶未足以慊其願此知之無涯也故知之為名生於失當而滅於冥極冥極者任其至分而無豪銖之加是故雖負萬鈞苟當其所能則忽然不知重之在身雖應萬機泯然不覺事之在已此養生之主也  
疏所稟形性各有限極而分別之智徇物

無涯遂使心因形勞未慊其願不能止分非養生之主也

以有涯隨無涯殆已

注以有限之性尋無極之知安得而不困哉

疏夫生也有限智也無涯是以用有限之生逐無涯之智故形勞神弊而危殆者也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

注已困於知而不知止又為知以救之斯養而傷之者真大殆也

疏無涯之智已用於前有為之學救之於後欲不危殆其可得乎

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

注忘善惡而居中任萬物之自為悶然與至當為一故刑名遠已而全理在身也

疏夫有為俗學抑乃多徒要功而言莫先

善惡故為善也無不近乎名譽為惡也無不鄰乎刑戮是知俗智俗學未足以救前知適有疲役心靈更增危殆

緣督以為經

注順中以為常也

疏緣順也督中也經常也夫善惡兩忘刑名雙遣故能順一中之道處真常之德虛夷任物與世推遷養生之妙在乎茲矣  
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

注養親以適

可以盡年

注苟得中而宜度則事事無不可也夫養生非求過分蓋全理盡年而已矣

疏夫惟妙捨二偏而處於中一者故能保

守身形全其生道外可以孝養父母大順

人倫內可以攝衛生靈盡其天命

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若然嚮然奏刀騞然

疏庖丁謂掌廚丁役之人今之供膳是也

亦言丁名也文惠君即梁惠王也解宰割

之也踣下角刺也言庖丁善能宰牛見其

間理故以其手搏觸以肩倚著用脚踏履

用膝刺築遂使皮肉離析若然嚮應進奏

騞刀騞然大解此蓋寄庖丁以明養生之

術者也

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

注言其因便施巧無不閑解盡理之甚既

適牛理又合音節

疏桑林殷湯樂名也經首咸池樂章名則

堯樂也庖丁神彩從容妙盡牛理既而改

割聲嚮雅合宮商所以音中桑林韻符經

首也

文惠君曰善哉技蓋至此乎

疏譔歎聲也惠君既見庖丁因便施巧奏

音節遠合樂章故美其技術一至於此者

也

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

注直寄道理於技耳所好者非技也

疏捨釋騞刀對答養生之道故倚技術進

獻於君又解進過也所好者養生之道過

於解牛之技耳

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

注未能見其理間

疏始學屠宰未見間理所觀唯牛亦猶初



學養生未照真境是以觸途皆礙

三年之後未嘗見金牛也

注但見其理間也

疏操刀既久頻見理間所以纔覩有牛已

知空卻亦猶服道日久智照漸明所見塵

境無非虛幻

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

注闇與理會

疏遇會也經乎一十九年合陰陽之妙數

率精神以會理豈假目以看之亦猶學道

之人妙契至極推心靈以虛扇豈用眼以

取塵也

官知止而神欲行

注司察之官廢縱心而順理

疏官者主司之謂也謂自主於色耳司於

聲之類是也既而神遇不用目視故眼等

主司悉皆停廢從心所欲順理而行善養

生者其義亦然

依乎天理

注不橫絕也

疏依天然之腠理終不橫截以傷牛亦猶

養生之妙道依自然之涯分必不會生以

夭折也

批大郤

注有際之處因而批之令離

疏間郤交際之處用力而批戾之令其筋

骨各相離異亦猶學道之人生死窮通之

際用心觀照令其解脫

導大窾

注節解窾空就導令殊

疏窾空也骨節空處就導令殊亦猶學人

以有資空將空導有

因其固然

注刀不妄加

疏因其空郤之處然後運刀亦因其眼見

耳聞必不妄加刀然也

技經肯綮之未嘗

注技之妙也常遊刃於空未嘗經槩於微

礙也

而況大軫乎

注軻戾大骨劔刀刃也

疏肯綮肉著骨處也軻大骨也夫技術之妙遊刃於空微礙尚未曾經大骨理當不犯況養生運智妙體真空細惑尚不染心麤塵豈能累德

良庖歲更刀割也

注不中其理間也

疏良善之庖猶未中理經乎一歲更易其刀況小學之人未體真道證空捨有易奪之心者矣

族庖月更刀折也

注中骨而折刀也

疏況凡鄙之夫心靈闇塞觸境皆礙必損智傷神

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

若新發於硎

注硎砥石也

疏硎砥礪石也十陰數也九陽數也故十九年極陰陽之妙也是以年經十九牛解數千遊空涉虛不損鋒刃故其刀銳利猶

若新磨者也況善養生人智窮空有和光

處世妙盡陰陽雖復千變萬化而自新其德參涉萬境而常湛凝然矣  
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

疏彼牛骨節素有間卻而刀刃鋒銳薄而

不厚用無厚之刃入有間之牛故遊刃恢恢必寬大有餘矣況養生之士體道之人運至忘之妙智遊虛空之物境是以安排造適閑暇有餘境智相冥不一不異

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

疏重疊前文結成其義

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

注交錯聚結為族

怵然為戒視為止

注不復屬目於他物也

行為遲

注徐其手也

疏節骨交聚磐結之處名為族也雖復遊刃於空善見其卻每至交錯之處未嘗不



留意艱難為其怵惕戒慎專視徐手況體道之人雖復達彼虛幻至於境智交涉必須戒慎艱難不得輕染根塵動傷於寂者也

動力甚微謀然已解

注得其宜則用力少

如土委地

注理解而無刀迹若聚土也

疏謀化百反謀然骨肉離之聲也運動鷹刀甚自微妙依於天理所以不難如土委

地有何蹤跡况運用神智明照精微涉於塵境曾無罣礙境智冥合能所泯然

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

注逸足容豫自得之謂

疏解牛事訖閑放從容提挈鷹刀彷徨徙

倚既而風韻清遠所以高視四方志氣盈

滿為之躊躇自得養生會理其義亦然

善刀而藏之

注拭刀而收之也

疏善能保愛故拭而收之况美攝生人先

而不耀

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注以刀可養故知生亦可養

疏魏侯聞庖丁之言遂悟養生之道也美

其神妙故歎以善哉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

注介偏刑之名

疏姓公文名軒宋人也右師官名也介刑也公文見右師則足故驚問所由於何犯

忤而致此殘刑於足者也

天與其人與

注知之所無奈何天也犯其所知人也

疏為稟自天然少茲一足為犯於人事故

被虧殘此是公文致問之辭故也

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

注偏刑曰獨夫師一家之知而不能兩存

其足則是知之無所奈何若以右師之知

而必求兩全則心神內困而形骸外弊矣

豈直偏刑而已哉

疏夫智之明闇形之虧全並稟自天然非

關人事假使犯於王憲致此形殘亦是天生頑愚謀身不足直知由人以虧其形不知由天以闇其智是知有與獨無非命也人之貌有與也

注兩足共行曰有與有與之貌未有疑其非命也

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

注以有與者命也故知獨者亦非我也是以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達命之情者不務命之所無奈何也全其自然而已

疏與共也凡人之貌皆有兩足共行稟之造物故知我之一脚遭此形殘亦無非命也欲明窮通否泰愚智虧全定乎冥兆非由巧拙達斯理趣者方可全生

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斲畜乎樊中

注斲求也樊所以籠雉也夫俯仰乎天地之間道遙乎自得之場固養生之妙處也又何求於入籠而服養哉  
疏斲求也樊中雉籠也夫澤中之雉任於

野性飲啄自在放曠逍遙豈欲入樊籠而求服養譬養生之人蕭然嘉遁唯適情於林籟豈企羨於榮華又解澤似雉而非澤尾長而雉尾短澤雉之類是也

神雖王不善也

注夫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也雉心神長王志氣盈豫而自放於清曠之地忽然不覺善為之善也

疏雉居山澤飲啄自在心神長王志氣盈豫當此時也忽然不覺善之為善既遭樊籠性情不適方思昔日甚為清暢鳥既如此人亦宜然欲明至適忘適至善忘善

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

注人弔亦弔人號亦號

疏老君即老子也姓李名耳字伯陽外字

老聃大聖人也降生陳國苦縣當周平王時去周西度流沙適之屬賓而內外經書竟無其迹而此獨云死者欲明死生之理泯一凡聖之道均齊此蓋莊生寓言耳而老君為大道之祖為天地萬物之宗豈有



生死哉故託此言聖人亦有死生以明死  
生之理也故老君降生行數昇天備載者  
經不具言也秦失者姓秦名失懷道之士  
不知何許人也既死且弔爰洎三號而俯  
跡同凡事終而出也

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

注怪其不倚戶觀化乃至三號也

疏秦失老君俱遊方外既號且弔豈曰清

高故門人驚疑起非友之問

曰然

疏然由是也秦失答弟子云是我方外之

友

然則弔焉若此可乎

疏方外之人行方內之禮號弔如此於理

可乎未解和光更致斯問者也

曰然

注至人無情與衆號耳故若斯可也

疏然猶可也重寂相即內外冥符故若其

可也

始也吾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

疏秦失初始入弔謂哭者是方外門人及  
見哀慟過知非老君弟子也  
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  
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斲言  
而言不斲哭而哭者

注嫌其先物施惠不在理上住故致此甚  
愛也

疏斲求也彼衆人也夫聖人虛懷物感斯  
應哀憐兆庶愍念蒼生不待勤求為其演  
說故其死也衆來聚會號哭悲慟如於母

子斯乃凡情執滯妄見死生感於聖恩致

此哀悼以此而測故知非老君門人也

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

注天性所受各有本分不可逃亦不可加

疏是指斥哭人也倍加也言逃遁天然之

性加添流俗之情妄見死之可哀故忘失

所受之分也

古者謂之遁天之刑

注感物大深不止於當遁天者也將馳驚  
於憂樂之境雖楚戮未加而性情已困庸

非刑哉

疏夫逃適天理倍加俗情哀樂經懷心靈困苦有同拯楚寧非刑戮古之達人有如此議

適來夫子時也

福四

十一

注時自生也

適去夫子順也

注理當死也

疏夫子者是老君也秦失歎老君大聖妙達本源故適爾生來皆應時而降誕蕭然

死去亦順理而反真耳

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

注夫哀樂生於失得者也今玄通合變之士無時而不安無順而不處冥然與造化為一則無往而非我矣將何得何失孰死孰生哉故任其所受而哀樂無所措其間矣

疏安於生時則不厭於生處於死順則不惡於死千變萬化未始非吾所適斯適故憂樂無措其懷矣

疏安於生時則不厭於生處於死順則不惡於死千變萬化未始非吾所適斯適故憂樂無措其懷矣

古者謂是帝之縣解

注以有係者為縣則無係者縣解也縣解而性命之情得矣此養生之要也

疏帝者天也為生死所係者為縣解則無死無生者縣解也夫死生不能係憂樂不能入者而遠古聖人謂是天然之解脫也

福四

十二

且老君大聖冥一死生豈復逃適天刑馳騫真樂子玄此注夫之遠矣若然者何謂安時處順帝之縣解乎文勢前後自相鋒

指是知適天之刑屬在哀慟之徒非關老君也

君也

指窮於為薪火傳也

注窮盡也為薪猶前薪也前薪以指指盡前薪之理故火傳而不滅心得納養之中故命續而不絕明夫養生乃生之所以生也

疏窮盡也薪柴樵也為前也言人然火用手前之能盡然火之理者前薪雖盡後薪以續前後相繼故火不滅也亦猶善養生者隨變任化與物俱遷故吾新吾曾無係

者隨變任化與物俱遷故吾新吾曾無係



戀未始非我故續而不絕者也

不知其盡也

注夫時不再來今不一停故人之生也一息一得耳向息非今息故納養而命續前火非後火故為薪而火傳火傳而命續由

夫養得其極也世豈知其盡而更生哉

疏夫迷忘之徒役情執固豈知新新不住念念遷流昨日之我於今已盡今日之我更生於後耶舊來分此一篇為七章明義觀其文勢過為繁冗今將為善合於第一指窮合於老君總成五章無所猜嫌也

南華真經注疏卷之四

十四

南華真經注疏卷之五

福五

河 南 郭 象 注

唐西華法師成 玄英 疏

內篇人間世第四與人群者不得辭世世異宜唯無心而不自用者為能隨變所適而不荷其累也

顏回見仲尼請行

疏姓顏名回字子淵魯人也孔子三千門人之中總四科入室弟子也仲尼者姓孔名丘字仲尼亦魯人殷湯之後生衰周之世有聖德即顏回之師也其根由事迹編在儒史今既解釋莊子意在玄虛故不復委碎載之耳然人間事緒糾紛寔難接物利他理在不易故寄顏孔以顯化導之方託此聖賢以明心齋之術也孔聖顏賢耳

曰奚之

疏奚何也之適也福五質問顏回欲往何處耳

曰將之衛

疏衛即殷紂之都又是康叔之封今汲郡衛州是也此則顏答孔問欲行之所也

曰奚為焉

疏欲往衛國何所云為重責顏生行李意謂矣

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

注不與民同欲也

疏衛君即靈公之子蒯聵也荒淫昏亂縱

情無道其年少壯而威猛可畏獨行凶暴

而不順物心顏子述已所聞以答尼父

輕用其國

注夫君人者動必乘人一怒則伏尸流血

一喜則軒冕塞路故君人者之用國不可

輕也

疏夫民為邦本本固則邦寧不能愛重黎

元方欲輕蔑其用欲不顛覆其可得乎

而不見其過

注莫敢諫也

疏強足以拒諫辯足以飾非故百固五懼

而吞聲有過而無敢諫者也

輕用民死

注輕用之於死地

疏不凝動靜泰然自安乃輕用國民投諸

死地矣

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

注舉國而輸之死地不可稱數視之若草

芥也

疏蕉草芥也或征戰屢興或賦稅煩重而

死者其數極多語其多少以國為量若舉

為數造次難悉縱恣一身不恤百姓視於

國民如藪澤之中草芥者也

民其無如矣

注無所依歸

疏君上無道臣子飢荒非但無可奈何亦

乃無所歸往也

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

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

疏庶莫也幾近也瘳愈也治邦寧謚不假

匡扶亂國孤危應須相諫顏生今將化衛

是以述昔所聞思其稟受法言莫其近於

善道譬彼醫門多能救疾方茲賢士必能

拯難荒淫之病庶其瘳愈者也

仲尼曰若殆往而刑耳



注其道不足以救彼患

疏譎怪笑聲也若汝也殆近也孔子哂其術淺未足化他汝若往於衛必遭刑戮者也

夫道不欲雜

注宜正得其人

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

注若夫不得其人則雖百醫守病適足致疑而不能一愈也

疏夫靈通之道唯在純粹必其宜雜則事

緒繁多事多則心中擾亂心中擾亂則憂患斯起藥病既乖彼此俱困已尚不立焉能救物哉

古之至人先存諸已而後存諸人

注有其具然後可以接物也

疏諸於也存立也古昔至德之人虛懷而遊世間必先安立己道然後拯救他人未有己身不存而能接物者也援引古人以為鑒誠

所存於己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

注不虛心以應物而役思以犯難故知其所存於己者未定也夫唯外其知以養真寄妙當於群才功名歸物而患慮遠身然後可以至於暴人之所行也

疏夫唯虛心以應務忘智以養真寄當於

群才歸功於萬物者方可處涉人間逗機行化也今顏回存立己身猶未安定是非喜怒勃戰胃中有何庸暇輒至於衛欲諫暴君此行未可也

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為出乎哉

德蕩乎名知出乎爭

注德之所以流蕩者矜名故也知之所以橫出者爭善故也雖復桀跖其所矜惜無非善名也

疏汝頗知德蕩智出所由乎哉夫德之所

以流蕩喪真為矜名故也智之所以橫出逾分者爭善故也夫惟善惡兩忘名實雙遣者故能萬德不蕩至智不出者也

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

注夫名智者世之所用也而名起則相軋知用則爭與故遣名知而後行可盡也  
疏軋傷也夫矜名則更相毀損顯智則爭競路與故二者並凶禍之器盡不可行於世

且德厚信福五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五疏石確實也假且道德純厚信行確實芳名令聞不與物爭而衛君素性頑愚凶悖少鑒既未達顏回之意氣豈識匡扶之心乎

而彊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

注夫投人夜光鮮不按劍者未達故也今回之德信與其不爭之名彼所未達也而彊以仁義準繩於彼彼將謂回欲毀人以自成也是故至人不役志以經世而虛心以應物誠信著於天地不爭暢於萬物然後萬物歸懷天地不逆故德音發而天下響會景行彰而六合俱應而後始以經寒暑涉治亂而不與逆鱗迕也

疏繩墨之言即五德聖智也內之德性衛君未達而強用仁義之術行於暴人之前所述先王美言必遭衛君憎惡故不可也命之曰苗人苗人者人必反苗之注適不信受則謂與已爭名而反害之

疏命名也衛侯不達汝心謂汝苗害於己既遭疑貳必被反苗故也若殆為人苗夫且苟為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

注苟能悅賢惡愚聞義而服便為明君也苟為明君則不若無賢臣汝往亦不足復奇如其不爾往必受害故以有心而往無往而可無心而應其應自來則無往而不可也

疏殆近也夫歎也汝若往衛必近危亡為暴人所災害深可歎也且衛侯苟能悅愛賢人憎惡不肖故當朝多君子屏黜小人已有忠臣何求於汝至於彼亦何異彼人既與無異去便無益若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闕其捷



注汝唯有寂然不言耳言則王公必乘人以君人之勢而角其捷辯以距諫飾非也疏詔言也王公衛侯也汝若至衛唯當默爾不言若有箴規必遭戮辱且衛侯恃千乘之勢用五等之威飾非距諫關其捷辯汝既恐怖何暇匡扶也

而目將熒之

注其言辯捷使人眼眩也

疏熒眩也衛侯雖荒淫暴虐而其俊辯聰明加恃人君之威陵藉忠諫之士故顏回

心生惶怖眼目眩惑者也

而色將平之

注不能復自異於彼也

疏縱有諫心不敢顯異顏色靡順與彼和平

口將營之

注自救解不暇

疏衛侯位望既高威嚴可畏顏生恐禍及已憂懼百端所以口舌自營略無容暇

容將形之

疏形見也既懼災害故委順面從擊蹠曲奉形迹斯見也

心且成之

注乃且釋己以從彼也

疏豈直外形從順亦乃內心和同不能進

善而更成彼惡故也

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

注適不能救乃更足以成彼之盛

疏以用也夫用火救火猛燎更增用水救水波浪彌甚故顏子之行適足衛侯之暴

不能匡勸可謂益多也

順始無窮

注尋常守故未肯變也

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

注未信而諫雖厚為害

疏汝之忠厚之言近不信用則雖誠心獻

替而必遭刑戮於暴虐君人之前矣

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修其身以下偃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

注居下而任上之憂比干非其事也

疏謚法賊民多殺曰桀殘義損善曰紂姓  
關字龍逢夏桀之賢臣盡誠而遭斬首比  
干殷紂之庶叔忠諫而被剖心偃拊猶愛  
養也拂違戾也此二子者並古昔良佐修  
飾其身伏行忠節以臣下之位憂君上之  
民臣有德而君無道拂戾其君咸遭戮辱  
援古證今足為龜鏡是知顏回化衛理未  
可行也

故其君因其修以擠之是好名者也

注不欲令臣有勝君之名也

○ 疏擠墜也陷也毒也夏桀殷紂無道之君  
不自揣量猶貪令譽故因賢臣之修飾肆  
其鴆毒而啗之意在乎名逐利遂至於此  
故也

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為虛厲身  
為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皆求名  
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

注夫暴君非徒求恣其欲乃復求名但所  
求者非其道耳

疏堯禹二君已具前解叢枝胥敖有扈並

是國名有扈者今雍州鄠縣是也宅無人  
曰墟鬼無後曰厲言此三國之君悉皆無  
道好起兵戈征伐他國豈唯貪求實利亦  
乃規覓虛名遂使境域丘墟人民絕滅身  
遭刑戮宗廟顛殞貪名求實一至如斯今  
古共知汝獨不聞也

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況若乎

注惜名貪欲之君雖復堯禹不能勝化也  
故與眾攻之而汝乃欲空手而往化之以  
道哉

○ 疏夫庸人暴王貪利求名雖復堯禹聖君  
不能懷之以德猶與兵眾問罪夷凶況顏  
子匹夫空手行化不然之理亦在無疑故  
也

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

疏嘗試也汝之化導雖復未弘既欲請行  
必有所以試陳汝意告語我來

顏回曰端而虛

注正其形而虛其心也

疏端正其形盡人臣之敬虛豁心慮竭匡



諫之誠既承高命敢述所以耳  
勉而一

注言遜而不二也

疏勉勵身心盡誠奉國言行忠謹終無差  
二

則可乎

疏如前二術可行以不

曰惡惡可

注言未可也

疏惡惡猶於何也於何而可言未可也

夫以陽為克孔揚

注言衛君亢陽之性克張於內而其揚於

外疆禦之至也

疏陽剛猛也克滿也孔甚也言衛君剛猛

之性滿寔內心疆暴之甚彰揚外迹

采色不定

注喜怒無常

疏順心則喜違意則嗔神采氣色曾無定

準

常人之所不違

注莫之敢逆

疏為性暴虐威猛尋常諫士賢人詎能逆  
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

注夫頑彊之甚人以快事感己已陵藉而

乃抑挫之以求從容自放而遂其侈心也

疏案抑也容與猶放縱也人以快善之事

箴規感動君因其忠諫而抑剝之以求快

樂縱容遂其淫荒之意也

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沉大德乎

注言乃少多無回降之勝也

疏衛侯無道其來已久日將漸漬之德尚

不能成況乎鴻範聖明如何可望也

將執而不化

注故守其本意也

疏飾非闡主不能從人如流固執本心誰

肯變惡為善者也

外合而內不皆其庸詎可乎

注外合而內不皆即向之端虛而勉一耳

言此未足以化之

疏外形擊踣以盡足恭內心順從不敢皆

毀以此請行有何利益化衛之道庸詎可言乎斯則斥前端虛之術未宜行用之也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

注顏回更說此三條也

疏前陳二事已被抵訶今設三條庶其允

合此標題目下釋其義顏生述己以問宣

尼是也

內直者與天為徒與天為徒者知天子之與己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己言斲手而人善之斲手而人不善之邪

注物無貴賤得生一也故善與不善付之

公當耳一無所求於人也

疏此下釋義祈求也言我內心質素誠直

共自然之理而為徒類是知帝王與我皆

稟天然故能忘貴賤於君臣遺善惡於榮

辱復矜名以避惡求善於他人乎此虛懷

庶其合理

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為徒

注依乎天理推己性命若嬰兒之直往也

疏然如此也童子嬰兒也若如面說推理

直前行比嬰兒故謂之童子結成前義故是之謂與天為徒也

外曲者與人之為徒也擊跽曲拳人臣之禮也人皆為之吾敢不為邪為人之所為者人亦無疵焉

疏夫外形委曲隨順世間者將人倫為徒

類也擊手跽足聲折曲躬俯仰拜伏者人

臣之禮也而和同塵垢污隆任物人皆行

此我獨不為耶是以為人所為故人無怨

疾也

是之謂與人為徒

注外形委曲隨人事之所當為也

疏此結成也

成而上比者與古為徒

注成於今而比於古也

疏忠諫之事乃成於今君臣之義上比於

古故與古之忠臣比干等類是其義也

其言雖教謫之實也

注雖是常教實有諷責之旨

疏謫責也所陳之言雖是教迹論其意旨



實有諷責之心也

古之有也非吾有也

疏夏古以來有此忠諫非我今日獨起歲規者也

若然者雖直而不病

注寄直於古故無以病我

疏若忠諫之道自古有之我今誠直亦幸

無憂累

是之謂與古為徒

疏此結前也

若是則可乎

疏呈此三條未知可不

仲尼曰惡惡可大多政法而不謀

注當理無二而張三條以政之與事不冥也

疏謀條理也當也法苟當理不俟多端政

設三條大傷繁冗於理不當亦不安恬故

於何而可也

雖固亦無罪

注雖未弘大亦且不見咎責

疏設此三條雖復固陋既未行李亦幸無咎責者也

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

注罪則無矣化則未也

疏胡何也顏回化衛止有是法纔可獨善

未及濟時故何可以及化也又解若止而

勿行於理便是如其適衛必自遭殆也

猶師心者也

注挾三術以適彼非無心而付之天下也

疏夫聖人虛已應時無心譬彼明鏡方茲

虛谷今顏回預作言教方思慮可不既非

忘淡薄故知師其有心也

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

疏顏生三行一朝頓盡化衛之道進趣無

方更請聖師庶聞妙法

仲尼曰齋吾將語若有而為之其易邪

注夫有其心而為之者誠未易也

疏顏回殷勤致請尼父為說心齋但能虛

忘吾當告汝必其有心為作便乖心齋之

妙故有心而索玄道誠未易者也

易之者睥天不宜

注以有為為易未見其宜也

疏爾雅云夏曰睥天言其氣睥時也以有為之心而行道為易者睥天之下不見其

宜言不宜以有為為心齋也

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為齋乎

疏茹食也葷辛菜也齋齊也謂心迹俱不染塵人也顏子家貧儒史具悉無酒可飲

無葷可茹簞瓢蔬素已經數月請若此得

為齋不

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

疏尼父答言此是祭祀神鬼獻宗廟俗中

致齋之法非所謂心齋者也

回曰敢問心齋

疏向說家貧事當祭祀心齋之術請示其

方

仲尼曰若一志

注去異端而任獨也

疏一汝志心無復異端入寂虛忘冥符獨

化此下答於顏子廣示心齋之術者也

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

疏耳根虛寂不凝官商反聽無聲凝神心

府

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

疏心有知覺猶起人緣氣無情慮虛柔任物故去彼知覺取此虛柔遣之又遣漸階

玄妙也

聽止於耳

疏不著聲塵止於心聽此釋無聽之以耳

也

心止於符

疏符合也心起緣慮必與境合庶令凝寂

不復與境相符此釋無聽之以心者也

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

注遺耳目去心意而付氣性之自得此虛

以待物者也

疏如氣柔弱虛空其心寂泊忘懷方能應

物此解而聽之以氣也

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



注虛其心則至道集於懷也

疏唯此真道集在虛心故知虛心者心齋妙道也

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

注未使心齋故有其身

疏未稟心齋之教猶懷封滯之心既不能

墮體以忘身尚謂顏回之實有也

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

注既得心齋之使則無其身

疏既得夫子之教使其人以虛齋遂能物

我洞忘未嘗之可有也

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

疏夫子向說心齋之妙妙盡於斯

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

注放心自得之場當於實而止

疏夫子謂顏生化衛之要慎莫據其樞要

且復遊入蕃傍亦宜晦迹消聲不可以名

智感物樊蕃也

入則鳴不入則止

注譬之官商應而無心故曰鳴也夫無心

而應者任彼耳不彊應也

疏若也道狎衛侯則可鳴聲匡救如其諫

不入耳則宜緘口忘言示勿彊顯忠貞必

遭於禍害

無門無毒

注使物自若無門者也付天下之自安無

毒者也毒治也

疏毒治也如水如鏡應感虛懷既不預作

也

一宅而寓於不得已

注不得已者理之必然者也體至一之宅

而會乎必然之符也

疏宅居處也處心至一之道不得止而應

之機感冥會非預謀也

則幾矣

注理盡於斯

疏幾盡也應物理盡於斯也矣

絕迹易無行地難

注不行則易欲行而不踐地不可能也無

為則易欲為而不傷性不可得也

疏夫端居絕迹理在不難行不踐地故當  
不易亦猶無爲虛寂應感則易有爲思慮  
涉物則難其理必然故與斯譬矣  
爲人使易以偽爲天使難以偽

注視聽之所得者粗故易欺也至於自然  
之報細故難爲也則失真少者不全亦少  
失真多者不全亦多失得之報未有不當  
其分者也而欲違天爲偽不亦難乎  
疏夫人情驅使其法麤淺所以易欺天然  
馭用斯理微細是故難矯故知人間涉物  
必須率性任真也

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  
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

注言必有其具乃能其事今無至虛之宅  
無由有化物之實也

疏夫鳥無六翮補五必不可以搏空人無二智  
亦未能以接物也

瞻彼闕者虛室生白  
注夫視有若無虛室者也室虛而純白獨  
生矣

疏瞻觀照也彼前境也闕空也夫觀察萬  
有悉皆空寂故能盡其心室反照真源而  
智惠明白隨用而生白道也

吉祥止止

注夫吉祥之所集者至虛至靜也

疏吉者福善之事祥者嘉慶之徵止者凝  
靜之智言吉祥善福止在凝靜之心凝靜  
之心亦能致吉祥之善應也

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

注若夫不止於當不會於極此爲以應坐  
之日而馳騫不息也故外敵未至而內已

困矣豈能化物哉

疏苟不能形同槁木心若死灰則雖容儀  
端拱而精神馳騫可謂形坐而心馳者也

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

況人乎

注夫使耳目閉而自然得者心知之用外  
矣故將任性直通無往不冥尚無幽昧之  
責而況人間之累乎

疏徇使也夫能令根竅內通不緣於物境



精神安靜志外於心知者斯則外遣於形  
內忘於智則墮體黜聰虛懷任物鬼神冥  
附而舍止不亦當乎人倫鑽仰而歸依固  
其宜矣故外篇云無鬼責無人非也  
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羲几遠之  
所行終而況散焉者乎

注言物無貴賤未有不由心知耳目以自  
通者也故世之所謂知者豈欲知而知哉  
所謂見者豈為見而見哉若夫知見可以  
欲而為得者則欲賢可以得賢為聖可以  
得聖乎固不可矣而世不知知之自知因  
欲為知以知之不見見之自見因欲為見  
以見之不知生之自生又將為生以生之  
故見目而求離朱之明見耳而責師曠之  
聰故心神奔馳於內耳目竭喪於外處身  
不適而與物不冥矣不冥矣而能合乎人  
間之變應乎世世之節者未之有也

疏是指斥之名也此近指以前心齋等法  
能造化萬物孕育蒼生也伏牛乘馬號曰  
伏犧姓風號太昊几遠者三皇已前無文

字之君也言此心齋之道夏禹虞舜以為  
應物綱紐伏犧几遠行之以終其身而況  
世間凡鄙踈散之人軌轍此道而欲化物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  
也甚重

注重其使欲有所求也

疏楚莊王之玄孫尹成子名諸梁字子高  
食采於葉僭號稱公王者春秋實為楚子  
而僭稱王齊即姜姓太公之裔其先禹之  
四岳或封於呂故謂太公為呂望周武王  
封太公於營丘是為齊國齊楚二國結好  
往來王帛使乎相繼不絕或急難而求救  
或問罪而請兵情事不輕委寄甚重是故  
諸梁憂慮詢道仲尼也  
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

注恐真空報其敬而不肯急應其求也

疏齊侯迹爾往來心無真實至於迎待楚  
使甚自殷勤所請事情未達依允奉命既  
重預有此憂

匹夫猶未可動也而況諸侯乎吾甚慄之

疏匹夫鄙志尚不可動況乎五等如何可動以此而量甚為憂慄之也

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權成

注夫事無小大少有不言以成為權者耳

此仲尼之所曾告諸梁也

疏子者仲尼寡之言少夫經營事緒抑乃多端雖復大小不同而莫不以成遂為權適也故諸梁引前所稟用發後機

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

注夫以成為權者不成則怒矣此楚王之所不能免也

疏情若乖阻事不成遂則有人倫之道刑罰之憂

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

注人患雖去然喜懼戰於胃中固已結冰

炭於五藏矣

疏喜則陽舒憂則陰慘事既成遂中情允愜變昔日之憂為今時之喜喜懼交集於一心陰陽勃戰於五藏冰炭聚結非患如

何故下文云

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

注成敗若任之於彼而莫足以患心者唯有德者乎

疏安得喪於靈府任成敗於前途不以憂

喜累心者其唯盛德焉

吾食也執粗而不臧饜無欲清之人

注對火而不思涼明其所饜儉薄也

疏臧善也清涼也承命嚴重心懷怖懼執用粗餐不暇精膳所饜既其儉薄饜人不

欲思涼然火不多無熱可避之也

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

注所饜儉薄而內熱飲冰者誠憂事之難

非美食之為

疏諸梁晨朝受詔暮夕飲冰足明怖懼憂

愁內心熏灼福五詢道情切達照此懷也二十二

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

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

注事未成則唯恐不成耳若果不成則恐

懼結於內而刑網羅於外也



疏夫情事未決成敗不知而憂喜存懷是陰陽之患也事若乖舛必不成遂則有人臣之道刑網斯及有此二患何處逃憊

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疏忝為人臣濫克未使位高德薄不足任之子既聖人情兼利物必有所以幸來告

示

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疏戒法也寰寓之內教法極多要切而論莫過二事二事義旨具列下文

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

注自然結固不可解也

疏夫孝子事親盡於愛敬此之性命出自天然中心率由故不可解也

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

地之間

注千人聚不以一人為主不亂則散故多賢不可以多君無賢不可以無君此天人之道必至之宜

疏夫君臣上下理固必然故忠臣事君死

成其節此乃分義相投非關天性然六合雖寬未有無君之國若有罪責亦何處逃愆是以奉命即行無勞進退

是之謂大戒

注若君可逃而親可解則不足戒也

疏結成以前君親大戒義矣

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

疏夫孝子養親務在順適登仕求祿不擇高卑所遇而安方名至孝也

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

疏夫亂臣事主事盡忠貞無夷險安之若命豈得揀擇利害然後奉行能如此者是忠臣之盛美也

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手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

注知不可奈何者命也而安之則無哀無樂何易施之有哉故冥然以所遇為命而不施心於其間泯然與至當為一而無休戚於其中雖事凡人猶無往而不適而況君親乎

疏夫君臣上下理固必然故忠臣事君死

君親乎

疏夫為道之士而自安其心智者體違順之不殊達得喪之為一故能涉哀樂之前境不輕易施知窮達之必然豈人情之能制是以安心順命不乖天理自非至人玄德孰能如前也

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二十五

注事有必至理固常通故任之則事齊事齊而身不存者未之有也又何用心於有身哉

○ 疏夫臣子事於君父必須致命盡情有事即行無容揀擇忘身整務固是其宜苟不得止應須任命也

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

注理無不通故當任所遇而直前耳若乃信道不篤而悅惡存懷不能與至當俱往而謀生慮死未見能成其事者也

疏既曰行人無容悅惡奉受君命但當適齊有何關日謀生慮死也

丘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

注近者得接故以其信驗親相靡服也遠則必忠之以言

注遙以言傳意也

疏凡交游鄰近則以性情靡順相去遙遠則任言以表忠誠此仲尼引已所聞勸戒

諸梁也二十五

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

注夫喜怒之言若過其實傳之者宜使兩不失中故未易也

○ 疏以言表意或遣人傳彼此相投乍相喜怒為此使乎人間未易

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注溢過也喜怒之言常過其當也

疏溢過也彼此兩人互相喜怒若其順情則美惡之言必當過者也

凡溢之類妄

注嫌非彼言似傳者妄作

疏類似也夫溢當之言體非真實聽者既疑似使人妄構也



妄則其信之也莫

注莫然疑之

疏莫致疑貌也既似傳者妄作遂生不信之心莫然疑之也

意則傳言者殃

注就傳過言似於誕妄受者有疑則傳言者橫以輕重為罪也

疏受者生疑心懷不信傳語使乎殃禍斯及

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

注雖聞臨時之過言而勿傳也必稱其常情而要其誠致則近於全也

疏夫處涉人間為使實難必須未察常情必使賓主折中不得傳一時喜怒致兩言有間能如是者近獲全身夫子引先聖之

格言為當來之軌轍也

且以巧鬪力者始乎陽

注本共好戲

常卒乎陰

注欲勝情至潛興害彼

疏陽喜也陰怒也夫較力相戲非無機巧初始戲謔則情在喜權速乎終卒則心生忿怒好勝之情潛以相害世間喜怒哀情使例然此舉鬪力以譬之也

泰至則多奇巧

注不復循理

疏忿怒之至欲勝之甚則情多奇譎巧詐百端也

以禮飲酒者始乎治

注尊卑有別旅酬有次

常卒乎亂

注湛酒淫泆也

疏治理也夫賓主獻酬自有倫理側弁之後無復尊卑初正卒亂物皆如此舉飲酒之為譬

泰至則多奇樂

注淫荒縱橫無所不至

疏宴賞既酣荒淫斯甚當歌屢舞無復節

文多方奇異歡樂何極

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

將畢也必巨

注夫煩生於簡事起於微此必至之勢也  
疏凡情常事亦復如然莫不始則誠信終  
則鄙惡初起簡少後必巨大是以煩生於  
簡事起於微此合喻也

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

注夫言者風波也故行之則實喪矣

疏夫水因風而起波譬心因言而喜怒也  
故因此風波之言而行喜怒者則喪於實  
理者也

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

注故遺風波而弗行則實不喪矣夫事得  
其實則危可安而蕩可定也

疏風鼓水波易為動蕩譬言喪實理危殆  
不難也

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

注夫忿怒之作無他由也常由巧言過實  
偏辭失當

疏夫施設忿怒更無所由每為浮偽巧言  
偏辭諂佞之故也

獸死不擇音氣息弗然於是並生心厲

注譬之野獸蹶之窮地意急情盡則和聲  
不至而氣息不理弗然暴怒俱生瘕疵以  
相對之

疏夫野獸因窘迫之窮地性命將死鳴不

擇音氣息<sup>福五</sup>蒸鬱<sup>二十八</sup>心生疵疾忽然暴怒搏噬  
於人此更起譬也

尅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  
然也

注夫寬以容物物必歸焉尅核太精則鄙  
吝心生而不自覺也大人蕩然放物於自  
得之場不苦人之能不竭人之歡故四海  
之交可全

疏夫尅切責核逼迫太甚則不善之心歛  
然自應情事相感物理自然是知躁則失

君寬則得衆也

苟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

注苟不自覺安能知禍福之所齊詣也  
疏夫急躁忤物必拒之理數自相召不知  
所以且當時以不肖應之則誰知終後之



禍者邪

故法言曰無遷令

注傳彼實也

疏承君命以實傳之不得以臨時喜怒

輒為遷改者也

福五

二十九

無勸成

注任其自成

疏直陳君令任彼事情無勞勸獎強令成

就也

過度益也

注益則非任實

疏安於天命率性任情無勞添益語言過

於本度也

遷令勸成殆事

注此事之危殆

疏改於君命強勸彼成其於情事大成危

殆

美成在久

注美成者任其時化譬之種植不可一朝

成

疏心之所美率意以成不由勸獎故能長久

惡成不及改

注彼之所惡而勸強成之則悔改尋至

疏心之所惡強勸而成不及多時尋當改

悔

可不慎與

疏處涉人世銜命使乎先聖法言深宜戒

慎

且夫乘物以遊心

注寄物以為意也

疏夫獨化之士混迹人間乘有物以遨遊

運虛心以順世則何殆之有哉

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

注任理之必然者中庸之符全矣斯接物

福五

三十

之至也

疏不得已者理之必然也寄必然之事養

中和之心斯真理之造極應物之至妙者

矣

何作為報也

注宮任齊所報之實何為為齊作意於其間哉

疏率已運命推理而行何須預生億度為齊作報故也

莫若為致命此其難者

注直為致命最易而已喜怒施心故難也

疏直致率情任於天命其自簡易豈有難耶此其難者言不難也

顏闔將傳衛靈公太子

疏姓顏名闔魯之賢人也太子蒯瞶也顏

闔自魯適衛將欲為太子之師傅也

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

疏姓蘧名瑗字伯玉衛之賢大夫蒯瞶稟

天然之凶德持殺戮以快心既是衛國之

人故言有人於此將為儲后之傳故詢道

於哲人

與之為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為有方則危吾

身

注夫小人之性引之軌制則憎已縱其無

度則亂邦

疏方猶法也稟性兇頑不履仁義與之方

法而軌制憎已所以危身縱之無度而荒

淫顛變所以亡國

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

注不知民過之由已故罪責於民而不自

改

疏已之無道曾不悛革百姓有罪誅戮極

深唯見黔首之愆不知過之由已既知如

風靡草是知責在於君

若然者吾奈之何

疏然猶如是將奈之何詢道蘧瑗故陳其

所以

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汝身哉

注反覆與會俱所以為正身

疏戒勗也已身不可率耳防慎儲君勿輕

犯觸身履正道隨順機宜前則歎其能問

後則示其方法也

形莫若就心莫若和

注形不乖迤和而不同

疏身形從就不乖君臣之禮心智和順迹



混四事濟之也

雖然之二者有患

疏前之三條略標方術既未盡善猶有其患累也

就不欲入

福五

三十二

注就者形順入者遂與同

疏郭注云就者形順入者遂與同也

和不欲出

注和者義濟出者自顯伐

疏心知和順方便接引推功儲君不顯己

能斯不出也

形就而入且為顛為滅為崩為廢

注若遂與同則是顛危而不扶持與彼俱

亡矣故當模格天地但不立小異耳

疏顛覆也滅絕也崩壞也廢敗也形容從

就同入彼惡則是顛危而不扶持故致顛

覆滅絕崩廢敗壞與彼俱亡也矣

心和而出且為聲為名為妖為孽

注自顯和之且有舍垢之聲濟彼之名彼

將惡其勝已妄生妖孽故當悶然若晦玄

同光塵然後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踈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

疏反物為妖孽災也雖復和光同塵而自

顯出已智不能韜光晦迹故有齊彼之名

蒯贖惡其勝已謂其妄生妖孽故以事而

福五

三十三

害之

彼且為嬰兒亦與之為嬰兒彼且為無町畦

亦與之為無町畦彼且為無崖亦與之為無

崖達之入於無疵

注不小立圭角以逆其鱗也

疏町畦也畦埒也與共也入會也夫處世

接物其道寔難不可遂與和同亦無容都

頡生乖忤或同嬰兒之愚鄙且復無知或

類田野之無畦略無界畔縱奢後之貪求

任凶猛之殺戮然後導之以德齊之以禮

達斯趣者方會無累之道也

汝不知夫螳螂手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

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

注夫螳螂之怒臂非不美也以當車轍顧

非敵耳今知之所無奈何而欲彊當其任

即螳螂之怒臂也

疏螳螂有斧蟲也夫螳螂鼓怒其臂以當軒車之轍雖復自恃才能之美善而必不勝舉其職任喻顏閔欲以己之才能以當儲君之勢何異乎螳螂怒臂之當車轍也戒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

注積汝之才伐汝之美以犯此人危殆之道

疏積蘊蓄也而汝也幾危也既傳儲君應須戒慎今乃蘊蓄才能自矜汝美犯觸威勢必致危亡

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也

注恐其因有殺心而遂怒也

疏汝頗知世有養虎之法乎猪羊之類不

可生供猛獸恐其因殺而生嗔怒也

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決之之怒也

注方使虎自齧分之則因用力而怒矣

疏汝頗知假令以死物投獸猶須先為分

決若使虎自齧分恐因用力而怒之也

時其飢飽達其怒心

注知其所以怒而順之

疏和飢飽之時達喜怒之節通於物理豈復危亡

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

注順理則異類生愛逆節則至親交兵

疏夫順則悅媚虎狼可以馴狎逆則殺害至親所以交兵養己之道既同涉物之方無別也

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蝦盛溺

注矢溺至賤而以寶器盛之愛馬之至也

疏蜃大蛤也愛馬之矢意在貴重果溺至賤以大蛤盛之情有所滯遂至於此

適有畜畜僕綠

注僕僕然解著馬

而拊之不時

注雖救其患而掩馬之不音

則缺銜毀首碎胃

注掩其不備故驚而至此



疏僕聚也拊拍也銜勒也適有蚤虫相聚  
緣馬主既愛惜率然拊之意在除害不定  
時節掩馬不意忽然驚駭於是馬缺銜勒  
挽破轡頭人遭蹄踏碎曾露首者也  
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慎邪

注意至除患率然拊之以致毀碎失其所  
以愛矣故當世接物逆順之際不可不慎  
也

疏亡猶失也意之所在在乎愛馬既以毀  
損即失其所愛人間涉物其義亦然機感

○ 參差即遭禍厄拊馬之喻深宜慎之也

匠石之齊至于曲轅見櫟社樹

疏之適也曲轅山名也其道屈曲猶如嵩  
山之西有輟轅之道即斯類也櫟木名也  
社土神也祀封土曰社社吐也言能吐生

萬物故謂之社而匠是工人之通稱石乃  
巧者之私名其人自魯適齊塗經曲道覩  
茲異木擁腫不才欲明處涉人間必須以  
無用為用

其大蔽牛絜之百圍

疏絜約束也櫟社之大特高常木枝葉覆  
蔭木蔽千牛以繩束之圍纒百尺江南莊  
本多言其大蔽牛無數千字此本應錯且  
商丘之木既結駟千乘曲轅之樹豈蔽一  
牛以此格量數千之本是也

編五

三十六

其高臨山千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為舟者旁  
十數

疏七尺曰仞此樹直竦岑岑七十餘尺然  
後挺生枝幹蔽日捎雲堪為船者旁有數  
十木之大也其狀如是也

○ 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輟

疏輟止也木大異常看者其眾唯有匠石  
知其不材行塗直過曾不留視也

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  
夫子未嘗見材如此之美也先生不肯視行  
不輟何邪

疏門人驚櫟社之盛美乃伛立以觀看自  
負笈以從師未見材其若此怪大匠之不  
顧走及遂以諮詢

曰已矣勿言之矣

疏已止也匠石知大木之不材非世俗之  
所用嫌弟子之亂費言令止而勿言也

散木也以為舟則沉以爲棺槨則速腐

疏櫟木體重為船即沉近土多敗為棺槨  
速朽疎散之樹終於天年亦是不材之木

故致閑散也

補五

三十七

以為器則速毀

疏人間器物貴在牢固櫟既疎脆早毀何  
疑也

以為門戶則液滿以為樹則蠹

○疏滿脂汁出也蠹木內蟲也為門戶則津

液滿而脂出為梁柱則蠹而不牢

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

注不在可用之數故曰散木

疏閑散疎脆故是不材之木涉用無堪所

以免於早夭

匠石歸櫟社見夢曰汝將惡乎比予哉若將  
比予於文木邪

注凡可用之木為文木

疏惡乎猶於何也若汝也予我也可用之

木為文木也匠石歸寢櫟社感夢問於匠

石汝將何物比並我故為當將我不材散

木邪為當比予於有用文章之木邪

夫狙梨摘抽果蓀之屬

疏夫在樹曰果狙梨之類在地曰蓀瓜瓠

之徒汝豈比我於此之輩者耶

實熟則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

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夫自摺擊

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

注物皆以自用傷

○疏夫果蓀之類其味甚飴子實既熟即遭

剝落於是大枝折折小枝發泄此豈不為

滋味能美所以用苦其生毀辱之言即斯

之謂且春生秋落乃盡天年中塗打擊名

為橫夭而其識無情世俗人物皆以有用

傷夫其生故此結言莫不如是摺打也

補五

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

注數有瞬眈已者唯今匠石明之耳

為予大用

注積無用乃為濟生之大用



疏不材無用必獲全生櫟社求之其來久矣而庸拙之匠疑是之木頻來顧盼欲見誅鄰懼斧斤剪乎死地今逢匠伯鑿我不材方得全生為予大用幾近也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

注若有用久見伐

疏向使我是文木而有材用久遭翦截夫折斤斧豈有此長大而壽年乎

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

疏汝之與我皆造化之一物也與物豈能

相知奈何哉假問之辭

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

注以戲匠石

疏匠石以不材為散櫟社以材能為無用故謂石為散人也汝炫才能於世俗故鄰

於天枉我以踈散而無用故得全生汝是

近死之散人安知我是散木耶託於夢中

以戲匠石也

匠石覺而診其夢

疏診占也匠石既覺思量睡中占候其夢

說向弟子也

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為社何邪

注猶嫌其以為社自榮不趣取於無用而已

疏櫟木意趣取於無用為用全其生者則

何為為社以自榮乎門人未解故起斯問也

曰密若無言彼亦直寄焉

注社自來寄耳非此木求之為社也

疏若汝也彼謂社也汝但慎密莫輕出言

彼社之神自來寄託非關此木櫟為社也

以為不知己者詬厲也

注言此木乃以社為不知己而見辱病也

豈榮之哉

疏詬辱也用此社神為不知我以無用為

用貴在全生乃橫來寄託深見詬病翻為

羞恥豈榮之哉

不為社者且幾有翦乎

注本自以無用為用則雖不為社亦終不

近於翦伐之害

疏木以踈散不材故得全其生道假令不為社樹豈近於翦伐之害乎

且也彼其所保與眾異

注彼以無保為保而眾以有保為保

踈踈散之樹以無用保生文本之徒以才

能夭折所以為其異之者也

而以義譽之不亦遠乎

注利人長物禁民為非社之義也夫無用者泊然不為而群才自用用者各得其叙

而不與焉此無用之所以全也汝以社譽

之無緣近也

疏夫散木不材稟之造物賴其無用所以

全生而社神寄託以成詬厲更以社義讚

譽失彌遠

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

千乘隱將芘其所賴

注其枝所陰可以隱芘千乘

疏伯長也其道甚尊堪為物長故為之伯

即南郭子綦也商丘地名在梁宋之域駟

馬曰乘賴蔭也子綦於宋國之中經於商

丘之地遇見大木異於尋常樹本羸長枝

葉茂盛乘陰布影隱覆極多連結車乘可

庇四千匹馬也

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

疏子綦既覩此木不識其名疑有異能故

致斯大

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為棟梁

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為棺槨

疏軸解者如車軸之轉謂轉心木也周身

為棺棺完也周棺為槨也夫梁棟須直卷

曲所以不堪棺槨藉牢解散所以不固也

啞其葉則口爛而為傷嗅之則使人狂醒三

日而不已

疏以舌啞葉則唇口爛傷用鼻嗅之則醉

悶不止醒病酒也

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及於此其大也

疏通體不材可謂全生之大才眾諸無用

乃是濟物之妙用故能不夭斤斧而蔭庇

千乘也

嗟乎神人以此不材

南華真經注疏 卷五

九九



注天王不才於百官故百官御其事而明者為之視聰者為之聽知者為之謀勇者為之扞天何為哉玄默而已而群材不失其當則不材乃材之所至賴也故天下樂推而不厭乘萬物而無害也

疏夫至人神矣陰陽所以不測混迹人間和光所以不耀故深根固蒂長生久視舟船庶物蔭覆黔黎譬彼櫟杜方茲異木是以嗟歎神人用不材也者大材也

宋有荆氏者宜楸柏桑

○疏荆氏地名也宋國有荆氏之地宜此楸柏桑之三木悉皆端直堪為材用此略舉文木有材所以天折對前散木無用所以全生也

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斲之

疏兩手曰拱四十二一手曰把狙猴獼猴也杙檠也亦杆也拱把之木其材非大適可斲為杆檠以擊杆獼猴也

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斲之

疏麗屋棟也亦言小船也高名榮顯也三

尺四尺之圍其木稍大求榮華高屋顯好名船者輒取之也

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禪傍者斲之

疏禪傍棺材也亦言棺之全一邊而不卑合者謂之禪傍七八尺圍其木極大貴富之室商賈之家求大板為棺材者當斲取之也

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

注有材者未能無惜也

○疏為有用故不盡造化之年而中塗夭於工人之手斯皆以其材能為之患害也故解之以牛之白額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

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

注巫祝解除棄此三者必妙選辭具然後敢用

疏額額也亢高也痔下漏病也巫祝陳芻狗以祠祭選牛豕以解除必須猶簡純色擇其好者展如在之誠敬庶冥感於鬼神今乃有高鼻折頰之豚白額不駢之犢痔

漏穢病之人三者既不清潔故不可往於  
靈河而設祭奠者也古者將人沉河以祭  
河伯西門豹為鄴令方斷之即其類是也  
此皆巫祝以知之矣

注巫祝於此亦知不材者全

所以為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為大祥也  
注夫全生者天下之所謂祥也巫祝以不  
材為不祥而弗用也彼乃以不祥全生乃  
大祥也神人者無心而順物者也故天下  
之所謂大祥神人不逆

○ 疏女曰巫男曰覲祝者執板讀祭文者也  
祥善也巫師祝史解除之時知此三者不  
堪享祭故棄而不用以為不善之物也然  
神聖之人知侔造化知不材無用故得全  
生是知白顙亢鼻之言痔病不祥之說適  
是小巫之鄙情豈曰大人之通智故才不  
全者神人所以為吉祥大善之事也

支離者頤隱於齊肩高於頂  
疏四肢離析百體寬疏遂使頤頤隱在臍  
間肩膊高於頂上形容如此故以支離為

名也

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為脅

疏會撮高聳貌五臟胸也五臟之胸並在  
人背古人頭髻皆近頂後今支離殘病偃  
偻低頭遂使臍胸頭髻悉皆向上兩脚髀

股攀縮而迫於脅助也

控鍼治解足以餬口

疏控鍼縫衣也治解洗浣也餬飼也庸役  
身力以飼養其口命

鼓筴播精足以食十人

○ 疏筴小箕也精米也言其掃市場鼓筴  
播揚土簡精粗也又解鼓筴謂布著敷卦  
兆也播精謂精判吉凶辨精靈也或掃市  
以供家口或賣卜以活身命所得之物可  
以養十人也

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

注恃其無用故不自竄匿

疏邊蕃有事徵求勇夫殘病之人不堪征  
討自得無懼攘臂遨遊恃其無用故不竄  
匿



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

注不任作役故

疏國家有重大徭役為有痼疾故不受其

功程者也

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

注役則不與賜則受之

疏六石四斗曰鍾君上憂憐鰥寡矜恤貧

病形殘既重受物還多故郭注云役則不

預賜受之者也

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

況支離其德者乎

注神人無用於物而物各得自用歸功名

於群材與物冥而無迹故免人間之害處

常美之實此支離其德也

疏夫支離其形猶忘形也支離其德猶忘

德也而況支離殘病適是忘形既非聖人

故未能忘德夫忘德者智周萬物而反智

於愚明並三光而歸明於昧故能成功不

居為而不恃推功名於群有與物冥而無

迹斯忘德者也夫忘形者猶足以養身終

年免乎人間之害何況忘德者耶其勝劣  
淺深故不可同年而語矣是知支離其德  
者其唯聖人乎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游其門曰鳳兮鳳兮何  
如德之衰也

注當順時直前盡乎會通之宜耳世之衰  
盛蔑然不足覺故曰何如

疏何如猶如何也之適也時孔子自魯之  
楚舍於賓館楚有賢人姓陸名通字接輿  
知孔子歷聘行歌譏刺鳳兮鳳兮故哀歎

聖人比於來儀應瑞之鳥也有道即見無  
道當隱如何懷此聖德往適衰亂之邦者  
耶

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

注趣當盡臨時之宜耳

疏當來之世有懷道之君可應聘者時命

如馳故不可待過往之時堯舜之主變化

已久亦不可尋趣合當時之宜無勞瞻前

顧後也

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

注付之自爾而理自生成生成非我也豈  
為治亂易節哉治自求成故遺成而不敗  
亂自求生故忘生而不死  
疏有道之君休明之世聖人弘道主教成  
就天下時逢暗主命屬荒年適可全生遠

害韜光晦迹

方今之時僅免刑焉

注不瞻前顧後而盡當今之會冥然與時

世為一而後妙當可全刑名可免

疏方猶當今喪亂之時正屬衰周之世危

行言遜僅可免於刑戮方欲執迹應聘不

亦妄乎此接輿之詞譏請孔子也

福輕乎羽莫之知載

注足能行而放之手能執而任之聽耳之

所聞視目之所見知止其所不知能止其

所不能用其自用為其自為四十七恣其性內而

無纖芥於分外此無為之至易也無為而

性命不全者未之有也性命全而非福者

理未聞也故夫福者即向之所謂全耳非

假物也豈有寄鴻毛之重哉率性而動動

不過分天下之至易也舉其自舉載其自  
載天下之至輕也然知以無崖傷性心欲  
惡蕩真故乃釋此無為之至易而行彼有  
為之至難棄夫自舉之至輕而取夫載彼  
之至重此世之常患也

禍重乎地莫之知避

注舉其性內則雖負萬鈞而不覺其重也

外物寄之雖重不盈錙銖有不勝任者矣

為內福也故福至輕為外禍也故禍至重

禍至重而莫之知避此世之大迷也

疏夫視聽知能各有涯分止於分內可以

全生求其分外必遭夭折全生所以為福

夭折所以為禍而分內之福輕於鴻毛貪

競之徒不知載之在已分外之禍重於厚

地執迷之徒不知避之去身此蓋流俗之

常患者也故寄孔陸以彰其累也

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

注夫畫地而使人循之其迹不可掩矣有

其已而臨物與物不冥矣故大人不明我

以耀彼而任彼之自明不得我以臨人而



付人之自得故能彌貫萬物而玄同彼我  
泯然與天下為一而內外同福也

疏已止也殆危也仲尼生衰周之末當澆  
季之時執持聖迹歷國應聘頻遭斥逐屢  
被詆訶故重言已乎不如止而勿行也若

用五德臨於百姓捨已効物必致危亡猶  
如畫地作迹使人走逐徒費功勞無由得  
掩以已率物其義亦然也

迷陽迷陽無傷吾行

注迷陽猶亡陽也亡陽任獨不蕩於外則

吾行全矣天下皆全其吾則凡稱吾者莫  
不皆全也

疏迷亡也陽明也動也陸通勸其尼父令  
其晦迹韜光宜放獨化之無為忘遣應物  
之明智既而止於分內無傷吾全生之行  
也

吾行卻曲無傷吾足

注曲成其行各自足矣

疏卻空也曲從順也虛空其心隨順物性  
則凡稱吾者各自足也

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

疏寇伐也山中之木杞梓之徒為有材用  
橫遭寇伐膏能明照以克燈炬為其有用  
故被煎燒豈獨膏木在人亦爾

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

疏桂心辛香故遭斫伐漆供器用所以割  
之俱為才能天於斤斧

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注有用則與彼為功無用則自全其生夫  
割肌膚以為天下者天下之所知也使百

姓不失其自全而彼我俱適者恍然不覺  
妙之在身也

疏楸柏楠柚膏火桂漆斯有用也曲棘之  
樹商丘之木白頽之牛亢鼻之豕斯無用  
也而世人皆炫己才能為有用之用而不  
知支離其德為無用之用也故郭注云有  
用則與彼為功無用則自全乎其生也

南華真經注疏卷之五

南華真經注疏卷之六

福六

河 南 郭 象 注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內篇德克符第五 德克於內物應於外外內玄合信若符命而遺其形骸也

魯有兀者王駘

疏姓王名駘魯人也則一足曰兀形雖殘兀而心實虛忘故冠德克符而為篇首也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

注弟子多少敵孔子

○ 疏若如也陪從王駘遊行稟學門人多少如似於仲尼者也

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

疏姓常名季魯之賢人也王駘遊行外忘

林六形骸內德克實所以從遊學者數滿三千與孔子同徒中分魯國常季未達真趣是以主疑

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

注各自得而足也

疏弟子雖多曾無講說立不教授坐無議論請益則虛心而往得理則實腹而歸又解未學無德亦為虛往之

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

注怪其殘形而心乃克足也夫心之全也

遺身形忘五藏忽然獨往而天下莫能離

疏教授門人曾不言議殘兀如是無復形容而玄道至德內心成滿必固有此衆乃從之也

○ 是何人也

○ 疏常季怪其殘兀而聚衆極多欲顯德克之美故發斯問也

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為師而況不若丘者乎

疏宣尼呼王駘為夫子答常季云王駘是

福六體道聖人也汝自不識人所以致疑丘直

為參差在後未得往事丘將尊為師傅諮

詢問道何況晚學之類不如丘者乎請益服膺固其宜矣

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

○ 一〇五



注天神全心具則體與物冥與物冥者天下之所不能遠矣但一國而已哉

疏奚何也何但假籍魯之一邦耶立將誘引字內稟承盛德猶恐未盡其道也

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與庸亦遠矣

疏王盛也庸常也先生孔子也彼王駘者是殘兀之人門徒侍從於尼父以斯疑怪應異常流與凡常之人固當遠矣

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

疏然猶如是也王駘盛德如是為物所歸

○未審運智用心獨若何術常季不委發此疑也

仲尼曰死生亦大矣

注人雖曰變然死生之變變之大也而不得與之變

注彼與變俱故死生不變於彼

疏夫山舟潛遁薪指遷流雖復萬境皆然而死生最大但王駘心冥造物與變化而

遷移迹混人間將死生而俱往故變所不能變者也

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

注斯須之也

疏遺失也雖復圓天顛覆方地墜陷既冥於安危故未嘗喪我也

審乎無假

注明性命之固當

而不與物遷

注任物之自遷

疏靈心安審妙體真元既與道相應故不為物所遷變者也

○命物之化

注以化為命而無怪迂

而守其宗也

注不離至當之極

疏達於分命冥於外物唯命唯物與化俱

行動不乖寂故恒住其宗本者也

常季曰何謂也

疏方深難悟更請決疑

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

注恬苦之性殊則美惡之情背

疏夫物云云悉歸空寂倒置之類妄執是非於重玄道中橫起分別何異乎膽附肝生本同一體也楚越迢遞相去數千而於一體之中起數千之異異見之徒例皆如是也

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

福六

四

注雖所美不同而同有所美各美其所美則萬物一美也各是其所是則天下一是也夫因其所異而異之則天下莫不異而浩然大觀者官天地府萬物知異之不足異故因其所同而同之則天下莫不皆同。又知同之不足有故因其所無而無之則是非美惡莫不皆無矣夫是我而非彼美已而惡人自中知以下至于昆蟲莫不皆然然此明乎我而不明乎彼者爾若夫玄通混合之士因天下以明天下天下無曰我非也即明天下之無非無曰彼是也即明天下之無是無是非混而為一故能乘變化迁物而不懼

疏若夫玄通之士浩然大觀二儀萬物一

指一馬故能忘懷任物大順群生然同者見其同異者見其異至論衆妙之境非異亦非同

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

注宜生於不宜者也無美無惡則無不宜無不宜故忘其宜也

福六

三

疏耳目之宜宜於聲色者也且凡情分別耽滯聲色故有宜與不宜可與不可而王駘混同萬物冥一死生豈於根塵之間而懷美惡之見耶

而遊心乎德之和

注都忘宜故無不任也都任之而不得者未之有也無不得而不和者亦未聞也故放心於道德之間蕩然無不當而曠然無不適也

疏既而混同萬物不知耳目之宜故能遊道德之鄉放手至道之境者也

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

注體夫極數之妙心故能無物而不同無



物而不同則死生變化無往而非我矣故  
 生為我時死為我順時為我聚順為我散  
 聚散雖異而我皆我之則生故我耳未始  
 有得死亦我也未始有喪夫死生之變猶  
 以為一既觀其一則說然無係玄同彼我  
 以死生為寤寐以形骸為逆旅去生如脫  
 屣斷足如遺土吾未見足以纓其心也  
 疏物視猶視物也王駘一於死生物與彼  
 我生為我時不見其得死為我順不見其  
 喪觀視萬物混而一之故雖兀足視之如  
 遺土者也

○ 常季曰彼為己以其知

注嫌王駘未能忘知而自存

疏彼王駘也謂王駘修身修己猶用心知

嫌其未能忘知而任獨之者也

得其心以其心

注嫌未能遺心而自得

疏嫌王駘不能忘懷任致猶用心以得心  
 也夫得心者無思無慮忘知忘覺死灰槁  
 木泊爾無情措之於方寸之間起之於視

聽之表同二儀之覆載順三光以照燭混  
 塵穢而不撓其神履窮塞而不作其慮不  
 得為得而得在於無得斯得之矣若以心  
 知之術而得之者非真得也  
 得其常心物何為最之哉

注夫得其常心平往者也嫌其不能平往  
 而與物過常故使物就之

疏最聚也若能虛忘平淡得真常之心者  
 固當和光匿耀不殊於俗豈可獨異於物  
 使眾歸之者也

○ 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

注夫止水之致鑑者非為止以求鑑也故

王駘之聚眾眾自歸之豈引物使從已

疏鑑照也夫止水所以留鑑者為其澄清

故也王駘所以聚眾者為其凝寂故也止

水本無情於鑑物物自照之王駘豈有意

於招攜而眾自來歸湊者也

唯止能止眾止

注動而為之則不能居眾物之止

疏唯獨也唯止是水本凝湛能止是留停

生人衆止是物來臨照亦猶王駘獨懷虛  
寂故能容止群生由是功能所以爲衆歸  
聚也

受命於地唯松栢獨也在冬夏青青

注夫松栢特稟自然之鍾氣故能爲衆木  
之傑耳非能爲而得之也

疏凡厥草木皆資厚地至於稟質堅勁隆  
冬不凋者在松栢通年四季常保青全受  
氣自爾非關指意王駘聚衆其義亦然也  
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

注言特受自然之正氣者至希也下首則  
唯有松栢上首則唯有聖人故凡不正者  
皆來求正耳若物皆有青全則無貴於松  
栢人各自正則無羨於大聖而趣之  
疏人稟三才受命蒼旻圓首方足其類至  
多至如挺氣正真獨有虞舜豈由役意直  
置自然王駘合道其義亦爾郭注云上首  
唯有聖人者但人頭在上去上則死亦頭  
在下去下則死是以呼人爲上首呼木爲  
下首故上首食傍首傍首食下首下首草

木也傍首蟲獸也  
幸能正生以正衆生

注幸自能正耳非爲正以正之

疏受氣上玄能正生道也非由用意幸悉  
自然既非正已復能正物正已正物自利  
之他內外行圓名爲大聖虞舜既爾王駘  
亦然而舜受讓入故爲標的也  
夫保始之微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  
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

注非能遺名而無不任

疏徵成也信也天子六軍諸侯三軍故九  
軍也或有一人稟氣勇武保守善始之心  
信成令終之節內懷不懼之志外顯雄猛  
之姿既而直入九軍以求名位尚能仗心  
要譽忘死忘生何況王駘體道之狀列在

下文也

而況官天地府萬物

注冥然無不體也

疏綱維二儀曰官天地包藏宇宙曰府萬  
物夫勇士入軍直要名位猶能不顧身命



忘於生死而況官府兩儀混同萬物視死如生不亦宜乎

直寓六骸

注所謂逆旅

疏寓寄也六骸謂身首四肢也王駘體一

身非實達萬有皆真故能混塵穢於俗中

寄精神於形內直置暫遇而已豈係之耶

象耳目

注人用耳目亦用耳目非須耳目

疏象似也和光同塵似用耳目非須也

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

注知與變化俱則無往而不冥此知之一

者也心與死生順則無時而非生此心之

未嘗死也

疏一知智也所知境也能知之智照所知

之境境冥會能無所差故知與不知通而

為一雖復迹理物化而心未嘗見死者也

豈容有全兀於其間哉

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

注以不失會為擇耳斯人無擇也任其天

行而時動者也故假借之人由此而最之耳

疏彼王駘者豈復簡擇良日而登昇玄道

蓋不然乎直置虛淡忘懷而會之也君人

無心止水留鑑而世間虛假之人由是而

從之也

彼且何肯以物為事乎

注其恬莫故全也

疏唯彼王駘冥真合道虛假之物自來歸

之彼且何曾以為已務

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

人

疏姓申徒名嘉鄭之賢人兀者也姓公孫

名僑字子產鄭之賢大夫也伯昏無人者

伯長也昏闇也德居物長韜光若闇洞忘

物我故曰伯昏無人子產申徒俱學玄道

雖復出處殊隔而同師伯昏故寄此三人

以彰德克之義也

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

我止

注羞與別者並行

疏子產執政當塗祭華富貴申徒稟形殘  
兀無復容儀子產雖學伯昏未能忘遺猶  
存寵辱恥見形殘故預相檢約令其必不  
並已也

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徒嘉  
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  
子可以止乎其未邪

注質而問之欲使必不並已

○疏子產存榮辱之意申徒忘貴賤之心前

雖有言都不采領所以居則共堂坐還同

席公孫見其如此是故質而問之

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

注當以執政自多故直云子齊執政便謂

足以明其不遜

疏違避也夫出處異塗貴賤殊致我秉執

朝政便為貴人汝乃卑賤形殘應殊敬我

不能遜讓翻欲齊己也

申徒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

注此論德之處非計位也

疏先生伯昏也先生道門深明衆妙混同

榮辱齊一死生定以執政自多必如此耶

子而悅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

注笑其矜悅在位欲處物先

疏汝猶悅愛榮華矜誇政事推人於後欲

處物先意見如斯何名學道

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

賢人處則無過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

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

○注事明師而鄙吝之心猶未去乃真過也

疏鑑鏡也夫鏡明則塵垢不止止則非明

照亦猶久與賢人居則無過若有過則非

賢哲今子之所取可重可大者先生之道

也而先生之道退已虛忘子乃自矜深乖

妙旨而出言如是豈非過者乎

子產曰子既若是矣

注若是形殘

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

注言不自顧省而欲輕蔑在位與有德者

並計子之德固不足以補形殘之過



疏反猶復也言申徒形殘如是而不自知乃欲將我並驅可謂與堯爭善子雖有德何足言以德補殘猶未平復也

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

注多自陳其過狀以已為不當亡者衆也

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

注默然為過自以為應死者少也

疏夫自顯其狀推罪於他謂已無愆不合當犯如此之人世間甚衆不顯過狀將罪

歸已謂已之過不久存生如此之人世間寡少鄭子產奢侈矜伐於義亦然者也

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疏若順也夫素質形殘稟之天命雖有知計無如之何唯當安而順之則所造皆適自非盛德其孰能然

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

注羿古之善射者弓矢所及為彀中夫利害相攻則天下皆羿也自不遺身忘知與物同波者皆遊於羿之彀中耳雖張毅之

出單豹之處猶未免於中地則中與不中唯在命耳而區區者各有所遇而不知命之自爾故免乎弓矢之害者自以為巧欣然多已及至不免則自恨其謬而志傷神辱斯未能達命之情者也夫我之生也非我之所生也則一生之內百年之中其坐起行止動靜趣舍情性知能凡所有者凡所無者凡所為者凡所遇者皆非我也理自爾耳而橫生休戚乎其中斯又逆自然而失者也

疏羿堯時善射者也其夫所及謂之彀中言羿善射夫不虛發彀中之地必被殘傷無問鳥獸罕獲免者偶然得免乃關天命免與不免非由工拙自不遺形忘智皆遊於羿之彀中是知申徒兀足忽遭羿之一箭子產形全中地偶然獲免既非人事故不足自多矣

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衆矣注皆不知命而有斯矣我怫然而怒

我怫然而怒

注見其不知命而怒斯又不知命也

疏佛然暴戾之心也人不知天命妄計虧

全況已形好嘆彼之元如此之人其流甚

衆忿其無知佛然暴怒瞋忿他人斯又未

知命也

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

注見至人之知命遺形故廢向者之怒而

復帶

疏在伯昏之所稟不言之教則廢向者之

怒而復於常性也

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

注不知先生洗我以善道故邪我為能自

反邪斯自忘形而遺累

疏既適師門入於虛室廢棄忿怒反復尋

常不知師以善水洗滌我心為是我之性

情自反復進退尋責莫測所由斯又忘於

學心遺其係累

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

注忘形故也

疏我與伯昏遊於道德故能窮陰陽之妙

要極至理之精微既其遺智忘形豈覺我

之殘兀

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

之外不亦過乎

注形骸外矣其德內也今子與我德遊耳

非與我形交也而索我外好豈不過哉

疏郭注云形骸外矣其德內也今子與我

德遊耳非與我形交也而索我外好豈不

過也此注意更不勞別釋也

子產蹙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

注已吾則厭其多言也

疏蹙然驚慚貌也子產未能忘懷遺欲多

在物先既被識嫌方懷驚悚改矜誇之貌

更醜惡之容悟知己至不用稱說者也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

注踵頻也

疏叔山字也踵頻也殘兀之人居於魯國

雖遭刑足猶有學心所以接踵頻來尋師

訪道既無足趾因以為其名也

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



及矣

疏子之修身不能謹慎犯於憲綱前已遭官患難艱辛形殘若此今來請益何所逮耶

無趾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

注人之生也理自生矣直莫之為而任其自生斯重其身而知務者也若乃忘其自生謹而矜之斯輕用其身而不知務也故五藏相攻於內而手足殘傷於外也

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

注刑一足未足以虧其德明夫形骸者逆旅也

吾是以務全之也

注去其矜謹任其自生斯務全也

疏無趾交遊恭謹重德輕身唯欲務借聲名不知務全生道所以觸犯憲章遭斯殘兀形雖虧損其德猶存是故煩煩追討務全道德以德比形故言尊足者存存者在也

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

注天不為覆故能常覆地不為載故能常載使天地而為覆載則有時而息矣使舟能沉而為人浮則有時而沒矣故物為焉則未足以終其生也

吾以夫子為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

注責其不謹不及天地也

疏夫天地亭毒覆載無偏而聖人德合二儀固當弘普不棄寧知夫子尚不捨形殘善救之心豈其如是也

孔子曰丘則陋矣

疏仲尼所陳不過聖迹無趾請學務其全生若淺問深足成鄙陋也

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

注聞所聞而出全其無為也

疏夫子無趾也胡何也仲尼自覺鄙陋情實多慚故屈無趾今其入室語說所聞方內之道既而遽慮久處易拘再陳無趾惡聞故默然而出也

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

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

注全德者生便忘生

疏勉最厲也夫無趾殘兀尚全生補其虧  
殘悔其前行況賢人君子形德兩全便忘  
死生德克於內者也門人之類宜勗之焉

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  
賓賓以學子為

注怪其方復學於老聃

疏賓賓恭勤貌也夫玄德之人窮理極妙  
忘言絕學率性生知而仲尼執滯文字專

行聖迹賓賓勤敬問禮老君以汝格量故  
知其未如至人也學子何為者也

彼且斲以詛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  
是為己桎梏邪

注夫無心者人學亦學然古之學者為己

今之學者為人其弊也遂至乎為人之所  
為矣夫師人以自得者率其常然者也舍  
己效人而逐物於外者求乎非常之名者  
也夫非常之名乃常之所生也故學者非  
為幻怪也幻怪之生必由於學禮者非為

華藻也而華藻之興必由於禮斯必然之

理至人之所無奈何故以為己之桎梏

疏斲求也詛詭猶奇譎也在手曰桎在足  
曰梏即今之桎械也彼之仲尼行於聖迹  
所學奇譎怪異之事唯求虛妄幻化之名

不知方外體道至人用此聲教為己枷鎖  
也

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為一條以可不

可為一貫者解其桎梏可乎

注欲以直理冥之冀其無迹

疏無趾前見仲尼談講之日何不使孔丘  
志於仁義混同生死齊一是非條貫既融

則是帝之懸解豈非釋其枷鎖解其桎械  
也

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

注今仲尼非不冥也顧自然之理行則影

從言則響隨夫順物則名迹斯立而順物  
者非為名也非為名則至矣而終不免乎  
名則孰能解之哉故名者影響也影響者  
形聲之桎梏也明斯理也則名迹可遺名



迹可遺則尚彼可絕尚彼可絕則性命可全矣

疏仲尼憲章文武祖述堯舜剛詩書定禮樂窮陳蔡圍商周執於仁義遭斯戮耻亦猶行則影從言則響隨自然之勢必至之

宜也是以陳迹既興疵釁斯起欲不因弊其可得乎故天然刑戮不可解也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

注惡醜也

疏惡醜也言衛國有人形容醜陋內德克

滿為俗所歸而哀駘是醜貌因以為名

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為人妻寧為夫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

疏妻者齊也言其位齊於夫妻者接也適

可接事君子哀駘才全德滿為物歸依大

順群生物忘其醜遂使丈夫與同處戀仰

不能捨去婦人美其才德競請為其媵妾十數未止明其慕義者多不為人妻彰其道能感物也

未嘗有聞其鳴者也常和人而已矣

疏滅迹匿端謙居物後直置應和而已未嘗誘引先唱

嘗誘引先唱

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

注明物不由權勢而往

疏夫人君者必能赦過宥罪恤死護生駘

它窮為匹夫位非南面無權無勢可以濟

人明其懷人不由威力

無聚祿以望人之腹

注明非求食而往

疏夫儲積倉廩招迎士眾歸湊本希飽腹

而駘它既無聚祿何以致人明其慕義非

田食往也

又以惡駘天下

注明不以形美故往

疏駘它容形異常鄙陋論其醜惡驚駘天

下明其聚眾非由色往

和而不唱

注非招而致之

疏譬幽谷之響直而無心既不以言說招

攜非由先物而唱者也

知不出乎四域

注不役思於分外

疏域分也忘心遣智率性任真未曾役思

運懷緣於四方分外也

福六

二十

且而雌雄合手前

注夫才全者與物無害故入獸不亂群入

鳥不亂行而為萬物之林藪

疏雌雄禽獸之類也夫才全之士與物同

波人無害物之心物無畏人之慮故鳥與

獸且群聚於前也

是必有異乎人者也

疏一無權勢二無利祿三無色貌四無言

說五無知慮夫聚集人物必不徒然今駘

它為衆歸依不由前之五事以此而驗固

異於常人者也

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

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為人也

注未經月已覺其有遠處

疏既聞有異故命召看之形容醜陋果驚

駭於天下共其同處不過二旬觀其為人

察其意趣心神凝淡以覺深遠也

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寡人傳國

焉

注委之以國政

福六

二十一

疏日月既久漬鍊彌深是以共處一年情

相委信而國無良宰治道未弘庶屈賢人

傳於國政者也

悶然而後應

注寵辱不足以驚其神

疏悶然而後應不覺之容亦是虛淡之貌

既無情於利祿豈有意於榮華故同彼世

人悶然而應之也

泥若而辭

注人辭亦辭

疏泥若者是無的當不係之貌也雖無驚

於寵辱亦乃同塵以遜讓故泥然常人辭

亦辭也

寡人醜乎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

寡人邲焉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是何



人者也

疏愧慙也卒終也幾何俄頃也卹憂也寡人是五等之謙稱也既見良人沈然虛淡中心愧醜戀慕殷勤終欲與之國政屈為卿輔俄頃之間逃遁而去喪失賢宰實懷憂卹情之恍惚若有遺亡雖君魯邦曾無歡樂來喜去憂感動如此何人何術一至於斯

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豚子食於其死母者

注食乳也

少焉眴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已焉爾不得類焉爾

注夫生者以才德為類死而才德去矣故生者以失類而走也故舍德之厚者比於

赤子無往而不為之赤子也則天下莫之

害斯得類而明已故也情苟類焉則雖形

不與同而物無害心情類苟亡雖則形同

母子而不足以固其志矣

疏哀公陳已心迹以問孔子孔子以豚子

為譬以答哀公丘曾領門徒遊行楚地適

見豚子飲其死母之乳眴目之頃少時之

間棄其死母皆散而走不見已類所以為

然故郭注云生者以才德為類死而才德

去矣故生者以失類而走也以況哀公素

無才德非是已類棄捨而去駘它才德既

全於赤子物之親愛固是其宜矣

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

注使形者才德也

疏郭注云使形者才德也而才德者精神

也豚子愛母愛其精神民之慕君慕其才

德者也

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異資

注異者武所資也戰而死者無武也異將

安施

刑者之履無為愛之

注所愛履者為足故耳

皆無其本矣

注異履者以足武為本

疏異者武飾之具武王為之或云周公作

也其形似方扇使車兩邊軍將行師陷陣而死及其葬日不用翼資是知翼者武之所資履者足之所使用形者神之所使無足履無所用無武則翼無所資無神則形無所愛然翼履以足武為本形貌以才德為原二者無本故並無用也

為天子之諸御不爪前羽不穿耳

注全其形也

取妻者止於外不得須使

注恐傷其形

○ 疏夫帝王宮闈揀擇御女穿耳翦爪恐傷其形匹夫娶妻悖於外務使役驅馳慮虧其色比重舉譬以況全才也

形全猶足以為爾

生採擇須御及燕爾新昏本以形好為意者也故形之全也猶以降至尊之情回貞女之操也

而況全德之人乎

注德全而物愛之宜矣

疏爾然也夫形之全其尚能降真人感貞

女而況德全乎此合譬也故郭注云德全而物愛之宜矣哉

今哀駘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投已國唯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

疏夫親由績彰信藉言顯今駘它未至言

說而已遭委信本無功績而付託實親遂

使魯侯虛襟授其朝政早已遜讓唯恐不受如是之人必當才智全具而推功於物故德不形見之也

哀公曰何謂才全

○ 疏前雖標舉於義未彰故發此疑庶希後答

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飢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

注其理固當不可逃也故人之生也非誤生也生之所有常有言也天地雖大萬物雖多然吾之所遇適在於是則雖天地神明國家聖賢絕力至知而弗能違也故凡所不遇弗能遇也其所遇弗能不遇也所不為弗能為也其所為弗能不為也故付



之而自當矣

疏夫二儀雖大萬物雖多人生所遇適在於是故前之八對並是事物之變化天命之流行而留之不停推之不去安排任化所遇所適自非德克之士其孰能然此則

仲尼答哀公才全之義

注六  
二十五

日夜相代乎前

注夫命行事變不舍晝夜推之不去留之不停故才全者隨所遇而任之

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

注夫始非知之所規而故非情之所留是以知命之必行事之必變者豈於終規始在新戀故哉雖有至知而弗能規也逝者之往吾奈之何哉

疏夫命行事變其速如馳代謝遷流不舍

晝夜一前一後反覆循環雖有至知不能測度豈復在新戀故在終規始哉蓋不然也唯當隨變化則無往而不逍遙也故不足以滑和

注苟知性命之固當則雖死生窮達千變

萬化淡然自若而和理在身矣

疏滑亂也雖復事變命遷而隨形任化淡然自若不亂於中和之道也

不可入於靈府

注靈府者精神之宅也夫至足者不以憂患經神若皮外而過去

疏靈府者精神之宅所謂心也經寒涉暑治亂千變萬化與物俱往未嘗槩意豈復關心耶

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允

注苟使和性不滑靈府間豫則雖涉乎至變不失其允然也

疏允偏悅也體窮通達生死遂使所遇和樂中心逸豫經涉夷險允然自得不失其適悅也

使日夜無卻

注六

二十六

注底然常任之

疏卻間也駘它流轉日夜不停心心相係亦無間斷也

而與物為春

注群生之所賴也

疏慈照有生恩霑動植與物仁惠事等青  
春

是接而生時乎心者也

注順四時而俱化

疏是者指斥以前事也才全之人接濟群  
品生長萬物應赴順時無心之心逗機而  
照者也

是之謂才全

疏總結以前是才全之義也

何謂德不形

疏已領才全未悟德不形義更相發問庶  
聞後旨也

曰平者水停之盛也

注天下之平莫盛於停水也

疏停止也而天下均平莫盛於止水故上

文云人莫鑒於流水而必鑒於止水此舉  
為譬以彰德不形義故也

其可以為法也

注無情至平故天下取正焉

內保之而外不蕩也

注內保其明外無情偽玄鑒洞照與物無  
私故能全其平而行其法也

疏夫水性澄清鑒照於物大匠雖巧非水  
不平故能保守其明而不波蕩者可以軌  
徹工人洞鑒妍醜也故下文云水平中準  
大匠取則焉況至人冥真合道和光利物  
模楷蒼生動而常寂故云內保之而外不  
蕩者也

德者成和之修也

注事得以成物得以和謂之德也

疏夫成於庶事和於萬物者非盛德孰能  
之哉必也先須修身立行後始可成事和  
物之德以和而我不喪者方可以謂之德  
也

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

注無事不成無物不和此德之不形也是  
以天下樂推而不厭

疏夫明齊日月而歸明於昧功侔造化而  
歸功於物者也德之不形也是以含德之



厚比於赤子天下樂推而不厭斯而不離之者也

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為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

亡其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

注聞德克之風者雖復哀公猶欲遺形骸忘貴賤也

疏姓閔名損字子騫宣尼門人在四科之數甚有孝德魯人也異日猶它日也南面

君位也初始未悟矜於魯君執持綱紀憂

於兆庶養育教誨恐其天死用斯治術為

至美至通今聞尼父言談且陳才德之義

魯侯悟解方覺前非至通憂死之言更成

虛幻執紀南面之大都無寔錄於是隳肢

體黜聰明遺尊卑忘爵位觀魯邦若蝸角

視已形如隙影交仲尼以全道德禮司寇

以異君臣故知莊老之談其風清遠德克

之美一至於斯

闔跂支離無厭說衛靈公靈公悅人而視全

人其脰肩肩蹇蹇太癭說齊桓公桓公悅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

注偏情一往則醜者更好而好者更醜也

疏闔曲也謂孿曲全腫而行脰脰也謂支

體坼裂偃僂殘病復無脰也蹇蹇也脰頸

也肩肩細小貌也而支離殘病企踵而行

瘡癭之病大如盆甕此二人者窮天地之

陋而俱能忘形建德體道談玄遂使齊衛

兩君欽風愛悅美其盛德不覺病醜顧視

全人之頸翻小而似肩肩之者

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

注其德長於順物則物忘其醜長於逆物

則物忘其好

疏人癭支離道德長遠遂使齊侯衛主忘

其形惡

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

注生則愛之死則棄之故德者世之所不

忘也形者理之所不存也故夫忘形者非

忘也不忘形而忘德者乃誠忘也

疏誠實也所忘形不忘德也忘形易忘德

難也故謂形為所忘德為不忘也不忘形而忘德者此乃真實忘斯德不形之義也故聖人有所遊

注遊於自得之場放之而無不至者才德全也

疏物我雙遣形德兩忘故放任乎變化之場遨遊於至虛之域也

而知為孽約為膠德為接工為商

注此四者自然相生其理已具

○疏夫至人道邁三清而神遊六合故蘊智

以救妖孽約束以檢散心樹德以接蒼生工巧以利群品此之四事凡類有大聖慈救同塵順物也

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斲惡用膠無喪惡用德不貨惡用商

注自然已具故聖人無所用其已也三十六

疏惡何也至人不妖孽謀謨何用智慮不散亂彫斲何用膠固本不喪道用德何為不貴難得之貨無勞商賈抵為和光利物是故有之者也

四者天鬻也天鬻者天食也

注言自然而稟之

疏鬻食也食稟也天自然也以前四事蒼生有之稟自天然各率其性聖人順之故無所用已也

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

注既稟之自然其理已足則雖沉思以免難或明戒以避禍物無妄然皆天地之會至理所趣必自思之非我思也必自不思

非我不思也或思而免之或思而不免或不思而免之或不思而不免凡此皆非我也又奚為哉任之而自至也

疏稟之自然各有定分何須分外添足人情違天任人故至悔者也

有人之形

注視其形貌若人三十六

無人之情

注極若槁木之枝

疏聖人同塵在世有生處之形害體道虛忘無是非之情慮



有人之形故群於人

注類聚群分自然之道

疏和光混迹群聚世間此解有人之形

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

注無情故付之於物也

疏譬彼靈真絕無性識既忘物我何有是

非此解無人之情故也

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

注形貌若人

疏屬係也迹閔器恪形係人群與物不殊

故稱眇小也此結有人之形耳

警乎大哉獨成其天

注無情故浩然無不任無不任者有情之

所未能也故無情而獨成天也

疏警高大貌也警然大教萬境都忘智德

高深凝照宏遠故歎美大人獨成自然之

至此結無人之情也

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

疏前文云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惠施引此

語來質疑莊子所言人者必固無情慮乎

然莊惠二賢並遊心方外故常稟而為論

端

莊子曰然

疏然如是也許其所問故答云然

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

疏若無性智何名為人此是惠施進責之

辭問於莊子

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

注人之生也非情之所生也生之所知豈

情之所知哉故有情於為離曠而弗能也

然離曠以無情而聰明矣有情於為賢聖

而弗能也然賢聖以無情而賢聖矣豈直

賢聖絕遠而離曠難慕哉雖下愚聾瞽及

雞鳴狗吠豈有情於為之亦終不能也不

問遠之與近雖去已一分顏孔之際終莫

之得也是以關之萬物反取諸身耳目不

能以易任成功手足不能以代司致業故

嬰兒之始生也不以目求乳不以耳向明

不以足操物不以手求行豈百骸無定司

形貌無素主而專由情以制之哉

疏惡何也虛通之道為之相貌自然之理也遺其形質形貌具有何得不謂之人且形之將貌蓋亦不殊道與自然互其文耳欲顯明斯義故重言之也

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

注未解形貌之非情也

三十三

疏既名為人理懷情慮若無情矣何得謂之人此是惠施未解形貌之非情

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

注以是非為情則無是非無好無惡者

雖有形貌直是人耳情將安寄

疏吾所言情者是非彼我好惡憎嫌等也

若無是非雖有形貌直是人耳情將安寄

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

注任當而直前者非情也

疏莊子所謂無情者非木石其懷也止言

不以好惡緣慮分外遂成性而內理其身

者也亦何則蘊虛照之智無情之情也

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

注止於當也

疏因任自然之理以此為常止於所稟之

涯不知生分

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

注未明生之自生理之自足

疏若不資益生道何得有此身乎未解生之自生理之自足者也

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

注生理已自足於形貌之中但任之則身存

疏道與形貌生理已足但當任之無勞措意也

無以好惡內傷其身

注夫好惡之情非所以益生祇足以傷身

以其生之有分也

疏還將益以酬後問也

三十四

今于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

注夫神不休於性分之內則外矣精不止於自生之極則勞矣故行則倚樹而吟坐



則據梧而睡言有情者之自困也

疏槁梧夾漆几也惠子未遣筌蹄既常筌理踈外神識勞苦精靈故行則倚樹而吟詠坐則隱几而談說是以形勞心倦疲急而瞑者也

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

注言凡子所為外神勞精倚樹據梧且吟且睡此世之所謂情也而云天選明夫情者非情之所生而況也哉故雖萬物萬形云為趣舍皆在無情中來又何用情於其

間哉

疏選授也鳴言說也自然之道授與汝形夫壽妍醜其理已定無勞措意分外益生而子稟性聰明辨析明理執持已德炫耀衆人亦何異乎公孫龍作白馬論云白馬非馬堅守斯論以此自多信有其言而無其實能伏衆人之口不能伏衆人之心今子分外誇談即是斯之類也

南華真經注疏卷之六

南華真經注疏卷之七

緣一

河南郭象注

唐西華法師成士共疏

內篇大宗師第六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富其所宗而師者無心也

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者至矣

註知天人之所為者皆自然也則內放其身而外冥於物與衆玄同任之而無不至也

疏天者自然之謂至者造極之名天之所為者謂三景晦明四時生殺風雲舒卷雷雨寒溫也人之所為者謂手捉脚行目視耳聽心知工拙凡所施為也知天之所為悉皆自爾非關修造豈由知力是以內放其身外冥於物浩然大觀與衆玄同窮理盡性故稱爲至也

知天之所為者天而生也

註天者自然之謂也夫為為者不能為而為自為耳為知者不能知而知自知耳自知耳不知也則知出於不知矣自

為耳不為也不為也則為出於不為矣為  
出於不為故以不為為主知出於不知故  
以不知為宗是故真人遺知而不知不為而  
為自然而生坐忘而得故知稱絕而為名  
去也

疏雲行雨施川源岳瀆非關人力此乃天  
生能知所知並自然也此解前知天之所  
為

知人之所為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  
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  
也

註人之生也形雖七尺而五常必具故雖  
區區之身乃舉天地以奉之故天地萬物  
凡所有者不可一日而相無也一物不具  
則生者無由得生一理不至則天年無緣  
得終然身之所有者知或不知也理之所  
存者或不為也故知之所知者寡而身之  
所有者眾為之所為者少而理之所存者  
博在上者莫能器之而求其備焉人之所  
知不必同而所為不敢異異則偽成矣偽

成而真不喪者未之有也或好知而不倦  
以困其百體所好不過一肢而舉根俱弊  
斯以其所知而害所不知也若夫知之盛  
也知人之所為者有分故任而不彊也知  
人之所知者有極故用而不蕩也故所知  
不以無崖自困則一體之中知與不知闇  
相與會而俱全矣斯以其所知養所不知  
也

疏人之所為謂四肢百體各有御用也知  
之所知者謂自知於色即以色為所知也  
知之所不知者謂自能知色不能知聲即  
以聲為所不知也既而目為手足而視脚  
為耳鼻而行雖復無心相為而濟彼之功  
成矣故眼耳鼻舌四肢百體更相役用各  
有司存心之明闇亦有限極用其分內終  
不強知斯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  
不知也故得盡於天年不橫天折能如是  
者可謂知之盛美者也

雖然有患

註雖知盛未若遺知任天之無患也



疏知雖盛美猶有患累不若忘知而任獨也

夫知有所待而後當

註夫知者未能無可無不可故必有待也若乃任天而生者則遇物而當也

其所待者特未定也

註有待則無定也

疏夫知必對境非境不當境既生滅不定物亦待奪無常唯當境智兩忘能所雙遣方能無可無不可然後無患已

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

註我生有崖天也心欲益之人也然此人之所謂耳物無非天也天也者自然也人皆自然則治亂成敗遇與不遇非人為也皆自然耳

疏近取諸身遠託諸物知能運用無非自然然是知天之與人理歸無二故謂天則人謂人則天凡庸之流詎曉斯旨所言吾者莊生自稱此則泯合人天混同物我也

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

註有真人而後天下之知皆得其真而不可亂也

疏夫聖人者誠能冥真合道忘我遺物懷茲聖德然後有此真知是以混一真人而無患累真知之狀列在下文耳

何謂真人

疏假設疑問庶顯其旨

古之真人不逆寡

註凡寡皆不逆則所順者衆

疏寡少也引古御今崇本抑末虛懷任物大順群生假令微少會不逆扞者也

不雄成

註不恃其成而處物先

疏為而不恃長而不宰豈雄據成績欲處物先邪

不暮士

註縱心直前而群士自合非謀暮以致之疏虛夷忘淡士來自歸非關運心謀暮招致故也

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

註直自全當而無過耳非以得失經心

䟽天時已過曾無悔吝之心分命偶當不

以自得為美

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

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

註言夫能之登至於道者若此之速也理

固自全非畏死也故真人陸行而非避濡

也速火而非逃熱也無過而非措當也故

雖不以熱為熱而未嘗赴火不以濡為濡

未嘗蹈水不以死為死未嘗喪生故夫生

者豈生之而生哉成者豈成之而成哉故

任之而無不至者真人也豈有槩意於所

遇哉

䟽慄懼也濡濕也登昇也假至也真人達

生死之不二體安危之為一故能入水入

火曾不介懷登高履危豈復驚懼真知之

士有此功能昇至玄道故得如是者也

古之真人其寢不夢

註無意想也

其覺無憂

註當所遇而安也

䟽夢者情意妄想也而真人無情慮絕思

想故雖寢寐寂泊而不夢以至覺悟常適

而無憂也

其食不甘

註理當食耳

䟽混迹人間同塵而食不耽滋味故不知

甘美

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

註乃在根本中來

䟽踵足根也真人心性和緩智照凝寂至

於氣息亦復徐遲脚踵中來明其深靜也

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嗑言若哇

註氣不平暢

䟽嗑喉也哇礙也凡俗之人心靈馳競言

語喘息唯出咽喉情躁氣促不能深靜屈

折起伏氣不調和咽喉嗑之中恒如哇礙

也

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



註深根寧極然後反一無欲

疏夫耽嗜諸塵而情欲深重者其天然機

神淺鈍故也若使智照深遠豈其然乎

古之真人不知悅生不知惡死

註與化為體

疏氣聚為生生為我時氣散而死死為我

順既冥於變化故不以悅惡存懷

其出不訢其入不距

註泰然而任之

○ 疏時應出生本無情於忻樂時應入死豈

有意於距諱耶

脩然而往脩然而來而已矣

註寄之至理故往來而不難

疏脩然無係貌也脩然獨化任理遨遊雖

復死往生來曾無意戀之者也

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

註終始變化皆忘之矣豈直逆忘其生而

猶伏探求死意也

疏始生也終死也生死都遣曾無執滯豈

直獨忘其生而偏求於死耶終始均平所

遇斯適也

受而喜之

註不問所受者何物遇之而無不適也

疏喜所遇也

忘而復之

註復之不由於識乃至

疏反未生也

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

人

○ 註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

也物之感人無窮人之逐欲無節則天理

滅矣真人知用心則背道助天則傷生故

不為也

疏是謂者指斥前文總結其旨也捐棄也

言上來智德忘生可謂不用取捨之心捐

棄虛通之道亦不用人情分別添助自然

之分能如是者名曰真人也

若然者其心志

註所居而安為志

疏若如以前不捐道等心是心懷志操能

致然也故老經云強行者有志

其容寂

註雖行而無傷於靜

其頽頽

註頽大朴之貌

疏頽頽也頽大朴貌夫真人降世挺氣異

凡非直智照虛明志力弘普亦乃威容闊

雅相貌端嚴日角月玄即斯類也

凄然似秋

註殺物非為威也

煖然似春

註生物非為仁也

喜怒通四時

註夫體道合變者與寒暑同其溫嚴而未

嘗有心也然有溫嚴之貌生殺之節故寄

名於喜怒

疏聖人無心有感斯應感恩適務寬猛逗

機同素秋之降霜初無心於肅殺似青春

之生育寧有意於仁惠是以真人如雷行

風動木茂花敷覆載合乎二儀喜怒通乎

四序

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

註無心於物故不奪物宜無物不宜故莫

知其極

疏真人應世赴感隨時與物交涉必有宜

便而虛心慈愛常善救人量等太虛故莫

知其極

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

疏堯攻叢支禹攻有扈成湯滅夏周武伐

殷並上合天時下符人事所以興動干戈

弔民問罪雖復滅亡邦國而不失百姓歡

心故也

利澤施乎萬世不為愛人

註因人心之所欲亡而亡之故不失人心

也夫白日登天六合俱照非愛人而照之

也故聖人之在天下煖焉若春陽之自和

故蒙澤者不謝淒乎若秋霜之自降故彫

落者不怨

疏利物滋澤事等陽春豈直一時乃施乎

萬世若芻狗百姓故無偏愛之情



故樂通物非聖人也

註夫聖人無樂也直莫之塞而物自通

疏夫懸鏡高堂物來斯照不迎不送豈有情哉大聖應機其義亦爾和而不唱非謂樂通故知惑意於物非聖人者也

有親非仁也

註至人無親任理而自存

疏至人無親親則非至人也

天時非賢也

註時人者未若忘時而自合之賢也

疏占玄象之虧盈候天時之去就此乃小

智豈是大賢者也

利害不通非君子也

註不能一是非之塗而就利違害則傷德而累當矣

疏未能一窮通均利害而擇情榮辱封執

是非者身且不能自達焉能君子人物乎

行名失已非士也

註善為士者遺名而自得故名當其實而

福應其身

疏矯行求名失其已性此乃流俗之人非

為道之士

亡身不真非役人也

註自失其性而矯以從物受役多矣安能

役人

疏夫矯行喪真求名亡已斯乃受人驅役

焉能役人之哉

若狐不借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

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

者也

註斯皆舍已效人徇彼傷我也

疏姓狐字不借古之賢人云堯時賢人不

受堯讓投河而死務光黃帝時人身長七

尺又云夏時人餌藥養性好鼓琴湯讓天

下不受自負石沉於廬水伯夷叔齊遼西

孤竹君之二子神農之裔姓姜氏父死兄

弟相讓不肯嗣位聞西伯有道試往觀焉

逢文王崩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諫武王

不從遂隱於河東首陽山不食其粟卒餓

而死箕子殷紂賢臣諫紂不從遂遭奴戮

子胥餘紀他者箕子名也又解是楚大夫  
伍奢之子名員字子胥吳王夫差之臣忠  
諫不從決眼而死屍沉乎江紀他者姓紀  
名他湯時逸人也聞湯讓務光恐及乎已  
遂將弟子陷於窾水而死申徒狄聞之因  
以踣河此數子者皆矯情偽行充志立名  
分外波蕩遂至於此自餓自沉促辭天命  
而芳名令譽傳諸史籍斯乃被他驅使何  
能役人悅樂衆人之耳目焉能自適其情  
性耶

○古之真人其狀義而不朋

註與物同宜而非朋黨

疏狀迹也義宜也降迹同世隨物所宜而

虛已均平曾無偏黨也

若不足而不承

註中虛無餘如若不足也下之而無不上

若不足而不承也

疏韜晦沖虛猶如神智不足率性而動汎

然自得故無所稟承者也

與乎其觚而不堅也

註常遊於獨而非固

疏觚獨也堅固也彷徨放任容與自得遨

遊獨化之場而不固執之

張乎其虛而不華也

註曠然無懷乃至於實

疏張廣大貌也靈府寬閑與虛空等量而

智德真實故不浮華

邴邴乎其似喜乎

註至人無喜暢然和適故似喜也

疏邴邴喜貌也隨變任化所遇斯適實忘

喜怒故云似喜者也

崔乎其不得已乎

註動靜行止常居必然之極

疏崔動也已止也真人凝寂應物無方迫

而後動非關先唱故不得已而應之者也

濔乎其似也

註不以物傷已也

疏濔聚也進益也心同止水故能濔聚群

生是以應而無情惠而不費適我益我神

色終無減損者也



與乎止我德也

註無所趨也

疏雖復應動隨世接物逗機而恒容與無

為作於真德所謂動而常寂者也

厲乎其似世乎

註至人無厲與世同行故若厲也

疏厲危也真人一於安危冥於禍福而和

光同世亦似厲乎如孔子之困匡人文王

之拘羑里雖遭危厄不廢無為之事也

○ 警乎其未可制也

註高放而自得

疏聖德廣大警然高遠超於世表故不可

禁制也

連乎其似好閉也

註絲邈深遠莫見其門

疏連長也聖德遐長連絲難測心如路絕

孰見其門昏默音聲似如閉門不聞見也

○ 恍乎其忘其言也

註不識不知而天機自發故恍然也

疏恍無心貌也放任安排無為虛淡得玄

珠於赤水所以忘言自此以前歷顯真人  
自利利他內外德行從此以下明真人利  
物為政之方也

以刑為體

註刑者治之體非我為

以禮為翼

註禮者世之所以自行耳非我制

疏用刑法為治政之體本以禮物為馭物

之羽儀

以知為時

註知自時之動非我唱

以德為循

註德者自彼所循非我作

疏循順也用智照機不失時候以德接物

俯順物情以前略標此以下解釋也

以刑為體者綽乎其殺也

註任治之自殺故雖殺而寬

疏綽寬也所以用刑法為治體者以殺止

殺殺一懲萬故雖殺而寬簡是以惠者民

之讎法者民之父

以禮為翼者所以行於世也

註順世之所行故無不行

疏禮雖忠信之薄而為御世之首故不學禮無以立非禮勿動非禮勿言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是故禮之於治要哉羽翼人倫

所以大行於世者也

以知為時者不得已於事也

註夫高下相受不可逆之流也小大相居不得已之勢也曠然無情群知之府也承百流之會居師人之極者矣為哉任時世之知委必然之事付之天下而已

疏隨機感以接物運至知以應時理無可視聽之色聲事有不得已之形勢故為宗師者曠然無懷付之群智居必然之會乘之以游者也

以德為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

註丘者所以本也以性言之則性之本也夫物各有足足於本也付群德之自循斯與有足者至於本也本至而理盡矣疏丘本也以德接物順物之性性各有分

止分而足順其本性故至於丘也

而人真以為勤行者也

註凡此皆自彼而成成之不在己則雖處萬機之極而常間暇自適忽然不覺事之經身恍然不識言之在口而人之大迷真謂至人之為勤行者也

疏夫至人者動若行雲止若谷神境智洞忘虛心玄應豈有懷於為物情係於拯救者乎而凡俗之人觸塗封執見舟航庶品亭毒群生實謂聖人勤行不怠詎知汾水之上凝淡窅然故文云孰肯以物為事

故其好之一其弗好之一

註常無心而順彼故好與不好所善所惡與彼無二也

疏既忘懷於美惡亦遣蕩於愛憎故好與弗好出自凡情而聖智虛融未嘗不一

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

註其一也天徒也其不一也人徒也夫真人同天人均彼我不以其一異乎不一疏其一聖智也其不一凡情也既而凡聖



不二故不一皆一之也

其一與天為徒

註無有而不一者天也

其不一與人為徒

註彼彼而我我者人也

疏同天人齊萬物與玄天而為類也彼彼

而我我將凡庶而為徒也

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

註夫真人同天人齊萬致萬致不相非天

人不相勝故曠然無不一冥然無不在而

玄同彼我也

疏雖復天無彼我人有之非確然論之成

歸空寂若使天勝人劣豈謂齊乎此又混

一天人冥同勝負體斯趣者可謂真人者

也

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

註其有晝夜之常天之道也故知死生者

命之極非妄然也若夜旦耳奚所係哉

疏夫旦明夜闇天之常道死生來去人之

分命天不能無晝夜人焉能無死生故任

變隨流我將於何係哉

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

註夫真人在晝得晝在夜得夜以死生為

晝夜豈有所不得今人之有所不得而憂

娛在懷皆物情耳非理也

疏夫死生晝夜人天常道未始非我何所

係哉而流俗之徒逆於造化不能安時處

順與變俱往而欣生惡死哀樂存懷斯乃

凡物之滯情豈是真人之通智也

彼特以天為父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乎

註卓者獨化之謂也夫相因之功莫若獨

化之至也故人之所因者天也天之所生

者獨化也人皆以天為父故晝夜之變寒

暑之節猶不敢惡隨天安之況乎卓爾獨

化至於玄冥之境又安得而不任之哉既

任之則死生變化唯命之從也

疏卓者獨化之謂也彼之眾人稟氣蒼昊

而獨以天為父身猶愛而重之至於晝夜

寒溫不能返逆況乎至道窈冥之鄉獨化

自然之境生天生地開闢陰陽適可安而

任之何得拒而不順也

人持以有君為愈乎已而身猶死之而況其真乎

註夫真者不假於物而自然也夫自然之不可避豈直君命而已哉

疏愈猶勝也其真則向之獨化者也有人獨以為君王為勝已尊貴尚殞身致命不敢有避而況玄道至極自然之理欲不從順其可得乎安排委化固其宜矣

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响以濕相濡以沫不如此起譬也江湖浩瀚游泳自在各足深水無復往還彼此相忘恩情斷絕泊乎泉源旱涸鱉鮪困苦共處陸地賴尾曝腮於是吐沫相濡响氣相濕恩愛往來更相親附比之江湖去之遠矣亦猶大道之世物各道遙難大聲聞不相來往淳風既散澆浪漸興從理任教聖迹斯起矜蹇以為仁踧踖以為義父子兄弟懷情相欺聖人

註與其不足而相愛豈若有餘而相忘

疏此起譬也江湖浩瀚游泳自在各足深水無復往還彼此相忘恩情斷絕泊乎泉源旱涸鱉鮪困苦共處陸地賴尾曝腮於是吐沫相濡响氣相濕恩愛往來更相親附比之江湖去之遠矣亦猶大道之世物各道遙難大聲聞不相來往淳風既散澆浪漸興從理任教聖迹斯起矜蹇以為仁踧踖以為義父子兄弟懷情相欺聖人

是吐沫相濡响氣相濕恩愛往來更相親附比之江湖去之遠矣亦猶大道之世物各道遙難大聲聞不相來往淳風既散澆浪漸興從理任教聖迹斯起矜蹇以為仁踧踖以為義父子兄弟懷情相欺聖人

附比之江湖去之遠矣亦猶大道之世物各道遙難大聲聞不相來往淳風既散澆浪漸興從理任教聖迹斯起矜蹇以為仁踧踖以為義父子兄弟懷情相欺聖人

各道遙難大聲聞不相來往淳風既散澆浪漸興從理任教聖迹斯起矜蹇以為仁踧踖以為義父子兄弟懷情相欺聖人

浪漸興從理任教聖迹斯起矜蹇以為仁踧踖以為義父子兄弟懷情相欺聖人

仁踧踖以為義父子兄弟懷情相欺聖人

羞之良有以也故知魚失水所以响濡人喪道所以親愛之者也

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

註夫非譽皆生於不足故至足者忘善惡遺死生與變化為一曠然無不適矣又安知堯桀之所在邪

疏此合喻夫唐堯聖君夏桀庸主故譽堯善而非桀惡相述堯舜以勗將來仁義之與自茲為本也豈若無善無惡善惡兩忘不是不非是非雙遺然後出生入死隨變化而遨遊莫往莫來履玄道而自得豈與夫响濡聖迹同年而語哉

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

註夫形生老死皆我也故形為我載生為我勞老為我佚死為我息四者雖變未始非我我奚惜哉

疏大塊者自然也夫形是構造之物生是誕育之始老是耆艾之年死是氣散之日但運載有形生必勞苦者既無能暫時間

但運載有形生必勞苦者既無能暫時間

非我我奚惜哉

疏大塊者自然也夫形是構造之物生是誕育之始老是耆艾之年死是氣散之日但運載有形生必勞苦者既無能暫時間

但運載有形生必勞苦者既無能暫時間



逸死滅還無理歸停憇四者雖變而未始非我而我坦然何所惜邪

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註死與生皆命也無善則已有善則生不獨善也故若以吾生為善乎則吾死亦善也

疏夫形生老死皆我也故以善吾生為善者吾死亦可以為善矣

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

註方言死生變化之不可逃故舉無逃之極然後明之以必變之符將任化而無係也

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

註夫無力之力莫大於變化者也故乃揭天地以趨新負山嶽以舍故故不暫停忽

已涉新則天地萬物無時而不移也世皆

新矣而自以為故舟日易矣而視之若舊

山日更矣而視之若前今交一臂而失之

皆在冥中去矣故向者之我非復今我也

我與今俱往豈常守故哉而世莫之覺橫

謂今之所遇可係而在豈不昧哉

疏夜半闇冥以譬真理玄邃也有力者造化也夫藏舟於海壑正合其宜隱山嶽於澤中謂之得所然而造化之力擔負而趨變故曰新驟如逝水凡惑之徒心靈愚

昧真謂山舟牢固不動歸然豈知冥中質

遷無時暫息昨我今我其義亦然也

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避

註不知與化為體而思藏之使不化則雖至深至固各得其所宜而無以禁其日變也故夫藏而有之者不能止其避也無藏而任化者變不能變也

疏遁變化也藏舟於壑藏山於澤此藏大也藏人於室藏物於器此藏小也然小大雖異而藏皆得宜猶念念遷流新新移改是知變化之道無處可逃也

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避是恒物之大情也

註無所藏而都任之則與物無不共與化無不一故無外無內無死無生體天地而

合變化索所遊而不得矣此乃常存之大情非一曲之小意

疏恒常也夫藏天下於天下者豈藏之哉蓋無所藏也故能一死生冥變化放縱寰宇之中乘造物以遨遊者斯藏天下於天

下也既變所不能變何所遊之有哉此乃

體凝寂之人物達大道之真情豈流俗之迷徒運人間之小智耶

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之未始有極也

註人形方是萬化之一遇耳未足獨喜也

無極之中所遇者皆若人耳豈特人形可喜而餘物無樂邪

其為樂可勝計邪

註本非人而化為人失於故矣失故而喜

喜所遇也變化無窮何所不遇所遇而樂樂豈有極乎

疏特獨也犯過也夫大治洪鑪陶鑄群品獨遇人形遂以為樂如形者其貌類無窮所遇即喜喜亦何極是以唯形與喜不可

勝計

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遊而皆存

註夫聖人遊於變化之塗放於日新之流萬物萬化亦與之萬化化者無極亦與之無極誰得遊之哉夫於生為亡而於死為

存則何時而非存哉

疏夫物不得遊者自然也孰能逃遊於自然之道乎是故聖人遊心變化之塗放任日新之境未始非我何往不存耶

善夫善者善始善終人猶效之

註此自均於百年之內不善少而否老未能體變化齊死生也然其平粹猶足以師人也

又況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

註此玄同萬物而與化為體故其為天下之所宗也不亦宜乎

疏係屬也夫人之識性明暗不同自有百年之中一生之內從容平淡群有欣懌至於壽夭老少都不介懷雖未能忘生死但復無嫌惡猶足以為物師傅人放效之而



況混同萬物冥一變化屬在至人必資聖知為物宗匠不亦宜乎

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

註有無情之情故無為也有常無之信故無形也

疏明鑒同照有情也赴機若響有信也恬

淡寂寞無為也視之不見無形也

可傳而不可受

註古人傳而宅之莫能受而有之

可得而不可見

註咸得自容而莫見其狀

疏寄言詮理可傳也體非量數不可受也

方寸獨悟可得也離於形色不可見也

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

註明無不得有而無也

疏自從也存有也虛通至道無始無終從

本以來未有天地五氣未逃天道存焉故

老經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又云迎之不

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者也

神鬼神帝生天生地

註無也豈能生神哉不神鬼帝而鬼帝自

神斯乃不神之神也不生天地而天地自

生斯乃不生之生也故夫神之果不足以

神而不神則神矣功何足有事何足恃哉

疏言大道能神於鬼靈神於天帝闡明三

景生立二儀至無之力有茲功用斯乃不

神而神不生而生非神之而神生之而生

者也故老經云天得一以清神得一以靈

也

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

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

註言道之無所不在也故在高為無高在

深為無深在久為無久在老為無老無所

不在而所在皆無也且上下無不知者不

得以高卑稱也外內無不至者不得以表

裏名也與化俱移者不得言久也終始常

無者不可謂老也

疏太極五氣也六極六合也且道在五氣

之上不為高遠在六合之下不為深邃先

天地生不為長久長於真古不為耆艾言

道非高非深非久非老故道無不在而所在皆無者也

狝韋氏得之以挈天地

疏狝韋氏文字已前遠古帝王<sub>疏</sub>得靈

通之道故能驅馭群品提挈二儀一作契又作契

字者契合也言能混同萬物符合二儀者也

伏犧氏得之以襲氣母

疏伏犧三皇也能伏牛乘馬養伏犧牲故

謂之伏犧也襲合也氣母者元氣之母應

道也為得至道故能畫八卦演六爻調陰

陽合元氣也

維斗得之終古不忒

疏維斗北斗也為眾星綱維故謂之維斗

忒差也古始也得於至道故歷於終始維

持天地心無差忒

日月得之終古不息

疏日月光證於一道故得終始照臨竟無

休息者也

堪坏得之以襲崑崙

疏崑崙山名也在北海之北堪坏崑崙山神名也襲入也堪坏人面獸身得道入崑崙山為神也

馮夷得之以遊大川

疏姓馮名夷弘農華陰潼鄉堤首里人也

服八石得水一作大川黃河也天帝錫馮夷

為河伯故遊處盟津大川之中也

肩吾得之以處太山

疏肩吾神名也得道故處東嶽為太山之神

神

黃帝得之以登雲天

疏黃帝軒轅也採首山之銅鑄鼎於荆山

之下鼎成有龍垂於鼎以迎帝帝遂將群

臣及後宮七十二人白日乘雲駕龍以登

上天仙化而去

顓頊得之以處玄宮

疏顓頊即黃帝之孫即帝高陽也亦曰玄

帝年十二而冠十五佐少昊二十即位採

羽山之銅為鼎能召四海之神有靈異年

九十七崩得道為北方之帝玄者北方之



色故處於玄宮也

禹強得之立乎北極

疏禹強水神名也亦曰禹京人面鳥身乘龍而行與顓頊並軒轅之胤也雖復得道不居帝位而為水神水位北方故位號北極也

極也

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

疏少廣西極山名也王母太陰之精也豹

尾虎齒善笑舜時王母遣使獻玉環漢武

帝時獻青桃顏容十六七女子甚端正常

坐西方少廣之山不復生死故莫知始終也

也

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

疏彭祖帝顓頊之玄孫也封於彭城其道

可祖故稱彭祖善養生性得道者也五伯者

昆吾為夏伯大彭承韋為殷伯之晉文

為周伯合為五伯而彭祖得道也

上至有虞下及殷周凡八百年也

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箕

尾而比於列星

註道無能也此言得之於道乃所以明其

自得耳自得耳道不能使之得也我之未

得又不能為得也然則凡得之者外不資

於道內不由於己拙然自得而獨化也夫

生之難也猶獨化而自得之矣既得其生

又何患於生之不得而為之哉故夫為生

果不足以全生以其生之不由於己為也

而為之則傷其真生也

疏武丁殷王名也號曰高宗高宗夢得傳

說使求之天下於陝州河北縣傳巖版築

之所而得之相於武丁奄然清泰傳說星

精也而傳說一星在箕尾上然箕尾則是

二十八宿之數維持東方故言乘東維騎

箕尾而與角亢等星比並行列故云比於

列星也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七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八

緣三

河南郭象註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南伯子葵問乎女偶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

疏葵當為慕字之誤猶是人間世篇中南伯子慕也女偶古之懷道人也孺子猶稚子也女偶久聞至道故能攝衛養生年雖老猶有童顏之色駐彩之狀既異凡人是故子葵問其何以致此

曰吾聞道矣

註聞道則任其自生故氣色全也

疏答云聞道故得全生是以反少還童色如稚子

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耶

疏觀其容色既異常人心懷景慕故詢其方術者也

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

疏惡惡可言不可也女偶心神內靜形色外彰子葵見有容貌欣然請學嫌其所問

故抑謂其非人也

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

疏卜梁姬姓也倚名也虛心凝淡為道智  
用明敏為才言梁有外用之才而無內凝  
之道女偶有虛淡之道而無明敏之才各  
滯一邊未為通美然以才方道才劣道勝  
也

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為聖人乎不然以聖  
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

疏庶慕也幾邇也果決也夫上士聞道猶  
藉勤行若不勤行道無由致是故雖蒙教  
誨必須修學慕近玄道決成聖人若其不  
然告示甚易為須修守所以成難然女偶  
久聞至道內心疑寂今欲傳告猶自守之  
況在初學無容懈怠假令口說耳聞蓋亦  
何益是以非知之難行之難者也

參日而後能外天下

註外猶遺也

疏外遺忘也夫為師不易傳道極難方欲



教人故凝神寂慮修而守之凡經三日心既虛寂觀萬億皆空是以天下地上悉皆非有也

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

註物者朝夕所須切已難忘

疏天下萬境踈遠所以易忘資身物親近所以難遣守經七日然後遣之故郭注云物者朝夕所須切已難忘之者也

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

註都遣也

○ 疏體離形坐忘我喪運心既久遺遣漸深也

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

註遺生則不惡死不惡死故所遇即安豁然無滯見機而作斯朝徹也

疏朝旦也徹明也死生一觀物我兼忘惠

照豁然如朝陽初啓故謂之朝徹也

朝徹而後能見獨

註當所遇而安之忘先後之所接斯見獨者也

疏夫至道凝然妙絕言象非無非有千古不今獨往獨來絕待絕對觀斯勝境謂之見獨故經云寂寞而不改

見獨而後能無古今

註與獨俱往

疏任造物之日新隨變化而俱往不為物境所遷故無古今之異

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

註夫係生故有死惡死故有生是以無係無惡然後能無死無生

○ 疏古今會也夫時有古今之異法有生死之殊者此蓋迷徒倒置之見也時既運新運新無今無古故法亦不去不來無死無生者也會斯理者其唯女偶之子也

殺生者不死生生不生

疏殺滅也死亦滅也謂此死者未曾滅謂此生者未曾生既生能入於無死無生故體於法無生滅也法既不生不滅而情亦何欣何惡耶任之而無不適也

其為物無不將也

其為物無不將也

其為物無不將也

註任其自將故無不將  
無不迎也

註任其自迎故無不迎

疏將送也夫道之為物拯濟無方雖復不  
滅不生亦復而生而滅是以迎無窮之生  
送無量之死也

無不毀也

註任其自毀故無不毀

無不成也

註任其自成故無不成

疏不送而送無不毀滅不迎而迎無不生  
成之也

其名為櫻寧

註夫與物冥者物縈亦縈而未始不寧也  
疏櫻擾動也寧寂靜也夫聖人慈救道濟  
蒼生妙本無名隨物立稱動而常寂雖櫻  
而寧者也

櫻寧也者櫻而後成者也

註物縈而獨不縈則敗矣故縈而任之則  
莫不曲成也

疏既能和光同塵動而常寂然後隨物櫻  
擾善貸生成也

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

疏子葵怪女偶之談其道高妙故問子於  
何處獨得聞之自斯已下凡有九重前六  
約教後三據理並是女偶告示子葵之辭  
也

曰聞諸副墨之子

疏諸之也副副貳也墨翰墨也翰墨文字  
也理能生教故謂文字為副貳也夫魚必  
因筌而得理亦因教而明故聞之翰墨以  
明先因文字得解故也

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

疏臨本謂之副墨背文謂之洛誦初既依  
文生解所以執持披讀次則漸悟其理是  
故羅洛誦之且教從理生故稱為子而誦  
因教起名之曰孫也

洛誦之孫聞之瞻明

疏瞻視也亦至也讀誦精熟功勞積久漸  
見至理靈府分明



瞻明聞之聶許

疏聶登也亦是附耳私語也既誦之精深因教悟理心生懽悅私自許當附耳竊私語也既聞於道未敢公行亦是漸登勝妙玄情者也

聶許聞之需役

疏需須也役用也行也雖復私心自許智照漸明必須依教遵脩勤行勿怠解也不行道無由致需役聞之於謳

○疏謳誦謠也既因教悟理依解而行遂使威德顯彰謳誦滿路者也

於謳聞之玄冥

註玄冥者所以名無而非無疏玄者深遠之名也冥者幽寂之稱既德行內融芳聲外顯故漸階虛極以至於玄冥者矣

玄冥聞之參寥

註夫階名以至無者必得無於名表故雖玄冥猶未極而又推寄於參寥亦玄之又

玄也

疏參三也寥絕也一者絕有一者絕無三者非有非無故謂之三絕也夫玄冥之境雖妙未極故至乎三絕方造重玄也

參寥聞之疑始

註夫自然之理有積習而成者蓋階近以至遠研粗以至精故乃七重而後及無之名九重而後疑無是始也

○疏始本也夫道超四句離彼百非名言路斷心知處滅雖復三絕未窮其妙而三絕

之外道之根本而謂重玄之域衆妙之門意亦難得而差言之矣是以不本而本本無所本疑名為本亦無的可本故謂之疑始也耳

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為首以生為脊以死為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

疏子祀四人未詳所據觀其心迹並方外之士情同淡水共結素交敘莫逆於虛玄迷忘言於至道夫人起自虛無無則在先

故以無為首從無生有生則居次以生為脊既生而死死最居後故以死為屍亦故然也屍首雖別本是一身而死生乃異源乎一體能達斯趣所遇皆適豈有存亡欣惡於其間哉誰能知是我與為友

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為友

疏目擊道存故相視而笑同順玄理故莫逆於心也

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

○疏既病須往問之任理而行不乖於方外也

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子為此拘拘也

疏偉大也造物猶造化也拘拘攣縮不申之貌也夫洪鑪大冶造物無偏豈獨將我一身故為拘攣之疾以此而言無非命也

子輿達理自歎此辭也

曲偻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齊肩高於頂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沴

註沴亂也

疏偻偻曲腰背骨發露既其俯而不仰故

藏俯並在上頭低則頤隱於齊膊聳則肩高於項而咽頂句曲大槌如贅陰陽二氣陵亂不調遂使一身遭斯疾篤其心間而無事

註不以為患

疏死生猶為一體疾患豈復槩懷故雖曲

偻拘拘而心神閑逸都不以為事

○跣躄而鑑于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子為此拘拘也

註夫任自然之變者無嗟也與物嗟耳

○疏跣躄曳疾貌言曳疾力行照臨于井既見已貌遂使發傷嗟尋夫大道自然造物均等豈偏於我獨此拘攣欲顯明物理故寄茲嗟嘆也

子祀曰汝惡之乎

疏淡水素交契心方外見其嗟嘆故有驚疑

曰亡子何惡

疏亡無也存亡生死本自無心不嗟之嗟何嫌惡之也



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為雞子因以求時夜  
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為彈子因以求鴉炙  
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為輪以神為馬子因而  
乘之豈更駕哉

註浸漸也夫體化合變則無往而不因無  
因而不可也

疏假令陰陽二氣漸而化我左右兩臂為  
雞為彈則求於鴉鳥雞則夜候天時尻無  
識而為輪神有知而作馬因漸漬而變化  
乘輪馬以遨遊苟隨任以安排亦於何而  
不適者也

且夫得者時也

註當所遇之時世謂之得

失者順也

註時不暫停順往而去世謂之失

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

疏得者生也失者死也夫忽然而得時應  
生也倏然而失順理死也是以安於時則  
不欣於生處於順則不惡於死既其無欣  
無惡何憂樂之入乎

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  
之

註一不能自解則眾物共結之矣故能解  
則無所不解不解則無所而解也

疏處順忘時蕭然無係古昔聖人謂為懸  
解若夫當生慮死而以憎惡存懷者既內  
心不能自解故為外物結縛之也

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

註天不能無晝夜我安能無死生而惡之  
哉

疏玄天在上猶有晝夜之殊況人居世間  
焉能無死生之變且物不勝天非唯今日  
我復何人獨生憎惡

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  
之

之

疏環繞也喘喘氣息急也子輦語訖俄頃  
之間子來又病氣奔欲死既將屬續故妻  
子繞而哭之也

犁往問之曰叱避無怛化

註夫死生猶寤寐耳於理當寐不願人驚

之將化而死無為怛之也

䟽叱訶聲也夫方外之士冥一死生而朋友臨終和光往問故叱彼親族令避傍邊正欲變化不欲驚怛也

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為

將奚以汝適以汝為鼠肝乎以汝為蟲臂乎

䟽又復也奚何也適往也倚戶觀化與之

而語歎彼大造弘普無私偶爾為人忽然

還化不知方外適往何道變作何物將汝

五藏為鼠之肝或化四支為蟲之臂任化

而往所遇皆適也

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

於人不翅於父母

註自古或有能違父母之命者未有能違

陰陽之變而距晝夜之節者也

䟽自此而下是子來臨終答子犁之辭也

夫孝子侍親尚驅馳唯命況陰陽造化何

嘗二親乎故知違親之教世或有焉拒於

陰陽未之有也

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捍矣彼何罪焉

註死生猶晝夜耳未足為遠也時當死亦

非所禁而橫有不聽之心適足捍逆於理

以速其死其死之速由於我捍非死之罪

也彼謂死耳在生故以死為彼

䟽彼造化也而造化之中令我近死我惡

其死而不聽從則是我拒陰陽違於變化

斯乃咎在於我彼何罪焉郭注以死為彼

也

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

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註理常俱也

䟽此重引前文證成彼義斯言切當所以

再出其解釋文意不異前旨

今之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為鑊錙大

冶必以為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

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為不祥之人

註人耳人耳唯願為人也亦猶金之踊躍

世皆知金之不祥而不能任其自化夫變

化之道靡所不遇今一遇人形豈故為哉

生非故為時自生耳矜而有之不亦妄乎



疏祥善也。犯遇也。鑊錮古之良劍名也。昔吳人干將為吳王造劍，妻名鑊錮，因名劍。劍曰干將，雌劍曰鑊錮。夫洪鑊大冶，鑄金鐵隨器大小，悉皆為之。而鑊中之金，忽然跳躑，殷勤致請，願為良劍。匠者驚嗟，用為不善，亦猶自然。大冶彫刻象形，為獸魚蟲種種，皆作偶爾為人。遂即欣愛，鄭重啓請，願更為人。而造化之中，用為妖孽也。今一以天地為大鑊，以造化為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

註人皆知金之有係，為不祥。故明已之無異於金，則所係之情可解。可解則無不可也。

疏夫用二儀造化，一為鑊冶陶鑄群物，錘鍛蒼生，磅礪無心。亭毒均等，所遇斯適。何惡何欣，安排變化無往不可也。

成然寐遽然覺

註寤寐自若，不以死生累心。

疏成然是閑放之貌，遽然是驚喜之貌。寐寤也以臂於死也，覺是寤也。以況於生，然

寤寐雖殊，何嘗不從容逸樂。死生乃異，亦未始不任命道。遙此總結，子來以死生為寤寐者也。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為於無相為。

註夫體天地冥變化者，雖手足異任，五藏殊官，未嘗相與而百節同和。斯相與於無相與也。未嘗相為而表裏俱濟，斯相為於無相為也。若乃役其心志，以恤手足，運其股肱，以營五藏，則相營愈篤，而外內愈困。

矣。故以天下為一體者，無愛為於其間也。疏此之三人，並方外之士，冥於變化，一於死生，志行既同，故相與交友，仍各率職，試述其情。致云誰能於虛無自然，而相與為朋友乎。斯乃無與而與，無為而為，非為之而為與之，而與者也。猶如五藏六根四肢百體，各有司存，更相御用，豈有心於相與情係於親踈哉。雖無意於相為而相濟之功成矣。故於無與而相與，周旋於無為而為交友者，其義亦然乎耳。

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

註無所不任

疏撓挑猶宛轉也夫登昇上天示清高輕舉遨遊雲霧表不滯有中故能隨變化而無窮將造物而宛轉者也

相忘以生無所終窮

註忘其生則無不忘矣故能隨變化俱無所窮竟

疏終窮死也相與忘生復忘死死生混一故順化而無窮也

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

註若然者豈有哉蓋寄明至親而無愛念之近情也

疏得意忘言故相視而笑智冥於境故莫逆於心方外道同遂相與為友也

莫然有間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

疏莫無也三人相視寂爾無言俄頃之間子桑戶死仲尼聞之使子貢往弔仍令供給喪事將迎賓客欲顯方外方內故寄尼

父琴張

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

疏曲薄也或編薄織簾或鼓琴歌詠相和歡樂曾無憾容所謂相忘以生方外之至也

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為人猗

註人哭亦哭俗內之迹也齊死生忘哀樂臨尸能歌方外之至也

疏嗟來歌聲也桑戶乎以下相和之辭也倚相和聲也夫從無出有名之曰生自有還無名之曰死汝今既還空寂便是歸本反真而我猶寄人間羈旅未還桑梓欲齊一死生故發斯倚歎者也

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

疏方內之禮貴在節文鄰里有喪春猶不相況臨朋友之屍曾無哀哭琴歌自若豈是禮乎子貢怪其如此故趨走進問也

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

註夫知禮意者必遊外以經內守母以存



子稱情而直往也若乃矜乎名聲牽乎形制則孝不任誠慈不任實父子兄弟懷情相欺豈禮之大意哉

疏夫大禮與天地同節不拘制乎形名直致任真率情而往況冥同生死豈存哀樂於曾中而子貢方內儒生性猶偏執唯貴麤迹未契妙本如是之人於何知禮之深乎為方外所啗固其宜矣

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脩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

疏命名也子貢使還且告尼父云彼二人情事難識修已德行無有禮儀而忘外形骸混同生死臨喪歌樂神形不變既莫測其道故難以明之

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

註夫理有至極外內相冥未有極遊外之致而不冥於內者也未有能冥於內而不遊於外者也故聖人常遊外以弘內無心

以順有故雖終日揮形而神氣無變俯仰萬機而淡然自若夫見形而不及神者天下之常累也是故觀其與群物並行則莫能謂之遺物而離人矣觀其體化而應務則莫能謂之坐忘而自得矣豈直謂聖人

不然哉乃必謂至理之無此是故莊子將明流統之所宗以釋天下之可悟若直就稱仲尼之如此或者將據所見以排之故超聖人之內迹而寄方外於數子宜忘其所寄以尋述作之大意則夫遊外弘內之道坦然自明而莊子之書故是涉俗蓋世之談矣

疏方區域也彼之二人齊一死生不為教迹所拘故遊心寰宇之外而仲尼子貢命世大儒行裁非之義服節文之禮銳意哀樂之中遊心區域之內所以為異之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汝往弔之丘則陋矣註夫弔者方內之近事也施之於方外則陋矣

疏玄儒理隔內外道殊勝劣而論不相及

逮用區中之俗禮弔方外之高人芻狗再陳鄙陋之甚也

彼方且與造物者為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

註皆冥之故無二

疏達陰陽之變化與造物之為人體萬物

之混同遊二儀之一氣也

彼以生為附贅縣疣

註若疣之自懸贅之自附此氣之時聚非

所樂也

以死為決疣潰癰

註若疣之自決癰之自潰此氣之自散非

所惜也

疏彼三子體道之人達於死生冥於變化

是以氣聚而生譬疣贅附縣非所樂也氣

散而死者疣癰決潰非所惜之者也

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

註死生代謝未始有極與之俱往則無往

不可故不知勝負之所在也

疏先勝也後劣也夫附贅疣癰四者皆是

疾而氣有聚散病無勝負若以此方於生

死亦安知優劣之所在乎

假於異物託於同體

註假因也今死生聚散變化無方皆異物

也無異而不假故所假雖異而共成一體

也

疏水火金木異物相假眾諸寄託共成一

身是知形體由來虛偽

忘其肝膽遺其耳目

註任之於理而冥往也

疏既知形質虛假無可欣愛故能內則忘

於藏腑外則忘其根竅故也

反覆終始不知端倪

註五藏猶忘何物足識哉未始有識故能

放身於變化之塗玄同於反覆之波而不

知終始之所極也

疏端緒也倪畔也反覆猶往來也終始猶

生死也既忘其形質墮體黜聰故能去來

生死與化俱往化又無極故莫知端倪

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為之業

註所謂無為之業非拱默而已所謂塵垢



之外非伏於山林也

疏茫然無知之貌也彷徨道遙皆自得逸豫之名也塵垢色聲等有為之物也前既遺於形骸此又忘於心智是以放任於塵累之表逸豫於清曠之鄉以此無為而為事業也

彼又惡能憤憤然為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

註其所以觀示於衆人者皆其塵垢耳非方外之冥物也

疏憤憤猶煩亂也彼數子者清高虛淡安排去化率性任真何能強事節文拘世俗之禮威儀顯示悅衆人之視聽哉

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

註子貢不聞性與天道故見其所依而不見其所以依也夫所以依者不依也世豈覺之哉

疏方內方外淺深不同未知夫子依從何道師資起發故設此疑

曰丘天之戮民也

註方內為桎梏明所貴在方外也夫遊外者依內離人者合俗故有天下者無以天下為也是以遺物而後能入群坐忘而後能應務愈遺之愈得之苟居斯極則雖欲釋之而理固自來斯乃天人之所不赦者也

疏夫聖迹禮儀乃桎梏形性仲尼既依方內則是自然之理刑戮之人也故德充篇云天刑之安可解

雖然吾與汝共之

註雖為世所桎梏但為與汝共之耳明已恒自在外也

疏夫孔子聖人和光接物揚波同世貴斯俗禮雖復降迹方內與汝共之而遊心方外蕭然無著也

子貢曰敢問其方

註問所以遊外而共內之意疏方猶道也問迹混域中心遊方外外內玄合其道若何

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

註造詣也魚之所詣者適性莫過深水人  
之所至者得意莫過道術雖復情智不一  
而相與皆然此略標義端次下解釋也  
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  
而生定

註所造雖異其於由無事以得事自方外  
以若內然後養給而主定則莫不皆然也  
俱不自知耳故成無為也

疏此解釋前義也夫江湖淮海皆名天池  
魚在大水之中窟穴泥沙以自資養供給  
也亦猶人處大道之中清虛養性無事道  
遙故得性分靜定而安樂也

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  
註各自足而相忘者天下莫不然也至人  
常足故常忘也

疏此解釋前義也夫深水游泳各足相忘  
道術內充偏愛斯絕豈與夫啣濡仁義同  
年而語哉臨尸而歌其義云爾故也  
子貢曰敢問畸人  
註問向之所謂方外而不耦於俗者又安

在也  
疏畸者不耦之名也修行無有而踈外形  
體乖異人倫不偶於俗敢問此人其道如  
何

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

註夫與內冥者遊於外也獨能遊外以冥  
內任萬物之自然使天性各足而帝王道  
成斯乃畸於人而侔於天也

疏自此已下孔子答子貢也侔者等也同  
也夫不修仁義不偶於物而率其本性者  
與自然之理同也

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  
人也

註以自然言之則人無小大以人理言之  
則侔於天者可謂君子矣

疏夫懷仁履義為君子乘道背德為小人  
也是以行覽覽之仁用踈跂之義者人倫  
謂之君子而天道謂之小人也故知子反  
琴張不偶於俗乃曰畸人實天之君子重  
言之者復結其義也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憾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喪

疏姓孟孫名才魯之賢人體無為之一道

知生死之不二故能迹同方內心遊物表

居母氏之喪禮數不闕威儀詳雅甚有孝

容而淚不滂池心不悲憾聲不哀慟三者

既無不名孝子而鄉邦之內悉皆善之云

其處喪深得禮法

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壹怪

之

註魯國觀其禮而顏回察其心

疏蓋者發語之辭也哭泣縗經同域中之

俗禮心無哀憾契方外之忘懷魯人觀其

外迹故有善喪之名顏子察其內心知無

至孝之實所以一見孫才遂生疑怪

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

註盡死生之理應內外之宜者動而以天

行非知之匹也

疏進過也夫孟孫氏窮哀樂之本所以無

樂無哀盡生死之源所以忘生忘死既而

本迹難測故能合內外之宜應物無心豈是運知之正者邪

唯簡之而不得

註簡擇死生而不得其異若春夏秋冬夏四

時行耳

疏夫生來死去譬彼四時故孟孫簡擇不

得其異

夫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

以死

註已簡而不得故無不安無不安故不以

生死槩意而付之自化也

疏雖復有所簡擇竟不知死生之異故能

安於變化而不以哀樂槩懷也

不知就先不知就後

註所遇而安

若化為物

註不違化也

疏先生也後死也若順也既一於死生故

無去無就冥於變化故順化為物也

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

註死生宛轉與化為一猶乃忘其所知於當今豈待所未知而豫憂者哉

疏不知之化謂當來未化之事也已止也見在之生猶自忘遣況未來之化豈復逆憂若用心預待不如止而勿為也

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

註已化而生焉知未生之時哉方化而死焉知已死之後哉故無所避就而與化俱往也

○ 疏方今正化為人安知過去未化之事乎正在生日未化而死又安知死後之事乎但當推理直前與化俱往無勞在生憂死妄為欣惡也

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

註夫死生猶覺夢耳今夢自以為覺則無以明覺之非夢也苟無以明覺之非夢則亦無以明生之非死也死生覺夢不知所在當其所遇無不自得何為在此而憂彼哉

疏夢是昏睡之時覺是了知之日仲尼顏子猶拘名教為昏於覺夢之中不達死生未嘗暫覺者也

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

註以變化為形之駭動耳故不以死生損累其心

疏彼之孟孫寔於變化假見生死為形之驚動終無哀樂損累心神也

有旦宅而無情死

註以形骸之變為旦宅之日新耳其情不以為死

○ 疏旦日新也旦者神之舍也以形之故變為宅舍之日新利其性靈凝淡終無死生之異也

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宜也

註夫常覺者無往而有逆也故人哭亦哭正自是其所宜也

疏孟孫寔同生死獨居覺悟應於內外不乖人理人哭亦哭自是順物之宜者也且也相與吾之耳矣



註夫死生變化吾皆吾之既皆是吾吾何失哉未始失吾吾何憂哉無逆故人哭亦哭無憂故哭而不哀

疏吾生吾死相與皆吾未始非吾吾何所

失若以係吾為意何適非吾

第二十五

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

註靡所不吾也故玄同外內彌貫古今與化日新豈知吾之所在也

疏庸常也凡常之人識見淺狹詎知吾之所謂無處非吾假令千變萬化而吾常在

○新吾故吾何欣何惡也

且汝夢為鳥而厲乎天夢為魚而沒於淵

註言無往而不自得也

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

註夢之時自以為覺則焉知今者之非夢

邪亦焉知其非覺邪覺夢之化無往而不可則死生之變無時而足惜也

疏厲至也且為魚為鳥任性逍遙處死處生居然自得而魚鳥既無優劣死生亦何勝負而係之哉孟孫妙達斯源所以未嘗

介意又不知今之所論魚鳥者為是覺中而辯為是夢中而說乎夫人夢中自以為覺今之覺者何妨夢中是知覺夢生死未可定也

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

註所造皆適則忘適矣故不及笑也排者推移之謂也夫禮哭必哀獻笑必樂哀樂存懷則不能與適推移矣今孟孫常適故哭而不哀與化俱往也

疏造至也獻善也排推移也夫所至皆適

斯亦適也其常適何及歡笑然後樂哉若待善事感已而後適者此則不能隨變任化與物推移也今孟孫常適故哭而不哀也

○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第二十六

註安於推移而與化俱去故乃入於寂寥而與天為一也自此以上至于子祀其致一也所執之喪異故歌哭不同

疏所在皆適故安任推移未始非吾而與化俱去如此之人乃能入於寥廓之妙門

自然之一道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

註資者給濟之謂

疏意而古之賢人資給濟之謂意而先謁

帝堯後見仲武問云帝堯大聖道德甚高

汝既謁見有何教授資濟之術幸請陳說

耳

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

非

疏躬身也仁則恩慈育物義則斷割裁非

是則明賞其善非則明懲其惡此之四者

人倫所貴汝必須已身報行亦須明言示

物此言意而述堯教語之辭也

許由曰而奚來為軼

疏而汝也奚何也軼語助也堯將教迹刑

害於汝瘡痕已大何為更來矣

夫堯既已黥汝以仁義而劓汝以是非矣汝

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

註言其將以形教自虧殘而不能復遊夫

自得之場無係之塗也

疏黥鑿額也劓割鼻也恣睢縱任也轉徙

變化也塗道也夫仁義是非損傷真性其

為殘害譬之刑殘汝既被堯黥劓拘束性

情如何復能遨遊自得逍遙放蕩從容自

適於變化之道乎言其不復能如是

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

註不敢復來涉中道也且願遊其藩傍而

已

疏我雖遭此虧殘而庶幾之心靡替不復

敢當心路願涉道之藩傍也

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

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

疏盲者有眼睛而不見物瞽者眼無眇縫

如鼓皮也作斧形謂之黼兩已相背謂之

黻而盲瞽之人眼睛已敗既不能觀文彩

青黃亦不愛好眉目顏色譬音意而遭堯黥

劓情智已傷豈能愛慕深玄觀覽衆妙耶

意而子曰夫無莊之失其美椽梁之失其力

黃帝之亡其知皆在鑪錘之間耳

註言天下之物未必皆自成也自然之理



亦有須治鍛而為器者耳故此之三人亦皆聞道而後亡其所務也此皆寄言以遣云為之累

疏無莊古之美人為聞道故不復莊飾而自忘其美色也據梁古之多力人為聞道

第二十八

第二十九

守雌故不勇其力也黃帝軒轅也有聖知亦為聞道故能忘遺其知也鑪竈也錘鍛也以上三人皆因聞道然後忘其所務以契其真猶如世間器物假於鑪冶打鍛以成其用者耳今何妨自然之理今夫子教示於我以成其道耶故知自然造物在鑪冶之間則是有修學治鍛之義

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剝使我乘成以隨先生邪

註夫率然直往者自然也往而傷性性傷而能改者亦自然也庸詎知我之自然當不息黥補剝而乘可成之道以隨夫子邪而欲棄而勿告恐非造物之至

疏造物猶造化也我雖遭仁義是非殘傷情性焉知造化之內不補剝息黥今我改

過自新乘可成之道隨夫子以請益邪乃欲棄而不教恐乖造物者也

許由曰意未可知也我為汝言其大略

疏噫嘆聲也至道深玄絕言於象不可以心慮測故歎云未可知也既請益慙慙亦

第三十

第三十一

無容杜默雖復不可言盡為汝梗槩陳也吾師乎吾師乎整萬物而不為義澤及萬世而不為仁

註皆自爾耳亦無愛為於其間也安所寄其仁義

疏吾師乎者至道也然至道不可心知為汝略言其要即吾師是也整碎也至如素秋霜降碎落萬物豈有情斷割而為義哉青春和氣生育萬物豈有情恩愛而為仁哉蓋不然而然也而許由師於至道至道既其如是汝何得躬服仁義耶此略為意而說息黥補剝之方也

長於上古而不為老

註日新也

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為巧

註自然故非巧也

疏萬象之前先有此道智德具足故義說為長而實無長也長既無矣老豈有邪欲明不長而長老而不老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也雖復天覆地載而以道為源衆形刻彫或資造化同稟自然故巧名斯滅既其無老無巧無是非汝何所明言耶此所遊已

註遊於不為而師於無師也

○ 疏吾師之所遊心止如此說而已此則總結以前吾師之義是也

顏回曰回益矣

註以損之為益也

疏顏子稟教孔氏服膺問道覺已進益呈解於師損有益空故以損為益也

仲尼曰何謂也

疏既言益矣有何意謂

曰回忘仁義矣

疏忘兼愛之仁遺裁非之義所言益者此之謂乎

曰可矣猶未也

註仁者兼愛之迹義者成物之功愛之非仁仁迹行焉成之非義義功見焉存夫仁義不足以知愛利之由無心故忘之可也但忘功迹故猶未玄達

疏仁義已忘於理漸可解心尚淺所以猶未

他日復見曰回益矣

疏他日猶異日也空解日新時更復見所言進益列在下文

○ 曰何謂也

疏所言益者是何意謂

曰回忘禮樂矣

疏禮者荒亂之首樂者淫蕩之具為累更重次忘之也

曰可矣猶未也

註禮者形體之用樂者樂生之具忘其具未若忘其所以具也

疏虛忘漸可猶未至極

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



疏並不異前解也

曰回坐忘矣

疏虛心無著故能端坐而忘坐忘之義具列下文

仲尼蹇然曰何謂坐忘

註蹇然驚悚貌也忘遣既深故悚然驚歎坐忘之謂厥義云何也

顏回曰墮肢體黜聰明

疏墮毀廢也黜退除也雖聽屬於耳明關於目而聽明之用本乎心靈既悟一身非有萬境皆空故能毀廢四肢百體屏黜聰明心智者也

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

註夫坐忘者奚所不忘哉既忘其迹又忘其所以迹者內不覺其一身外不識有天

地然後曠然與變化為體而無不通也

疏大通猶大道也道能通生萬物故謂道為大通也外則離析於形體一一虛假此解墮肢體也內則除去心識恍然無知此解黜聰明也既而枯木死灰冥同大道如

此之益謂之坐忘也

仲尼曰同則無好也

註無物不同則未嘗不適未嘗不適何好何惡哉

化則無常也

註同於化者唯化所適故無常也

疏既同於大道則無是非好惡冥於變化故不執滯守常也

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

疏果決也而汝也忘遣如此定是大賢丘

雖汝師遠落汝後從而學之是丘所願為謙退已以進顏回者也

子與與子桑友而淋雨十日子與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

註此二人相為於無相為者也今裹飯而相食者乃任之天理而自爾非相為而後往也

疏雨經三日已上為霖殆近也子桑家貧屬斯霖雨近於餓病此事不疑於方外之交任理而往雖復裹飯非有相為之情者

也

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  
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

疏任堪也趨卒疾也子桑既遭飢餒故發

琴聲問此飢貧從誰而得為關父母為是

人天此則歌哭之詞也不堪此聲又率爾

詩詠也

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

註嫌其有情所以趨出遠理

疏一於死生忘於哀樂於無相與方外之

交今子歌詩似有怨望故入門驚怪問其

所由矣

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

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

我哉求其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

命也夫

註言物皆自然無為之者也

疏夫父母慈造不欲飢凍天地無私豈獨

貧我思量主宰皆是自然尋求來由竟無

兆朕而使我至此窮極者皆我之賦命也

亦何惜之有哉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八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九

緣三

河南郭象註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內篇應帝王第七夫無心而任乎自化者應為帝王也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

疏四問而四不知則齊物篇中四問也夫帝王之道莫若忘知故以此義而為篇首老子云不以智治國國之德者也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

疏蒲衣子堯時賢人年八歲舜師之讓位不受即被衣子也齧缺得不知之妙旨仍踊躍而喜歡走以告於蒲衣子迷王倪之深義蒲衣是方外之大賢達忘言之至道理無知而固久汝今日乃知也

有虞氏不及泰氏

註夫有虞氏之與泰氏皆世事之迹耳非所以迹也所以迹者無迹也世孰名之哉未之嘗名何勝負之有邪然無迹者乘群變履萬世世有夷險故迹有不及也

疏有虞氏舜也泰氏即太昊伏羲也三皇之世其俗淳和五帝之時其風澆競澆競則運知而養物淳和則存真而馭寓不及之義驗此可知也

有虞氏其猶臧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

註夫以人所好為是人所惡為非人者唯以是非為域者也夫能出於非人之域者必入於無非人之境矣故無得無失無可無不可豈直臧仁而要人也

疏夫舜包臧仁義要求士庶以得百姓之心未是忘懷自合天下故出於是非之域亦有作臧字者臧善也善於仁義要求人心者也

泰氏其卧徐徐其覺于于

疏徐徐寬緩之容于于自得之貌伏羲之時淳風尚在故卧則安閑而徐緩覺則歡娛而自得也

一以己為馬一以己為牛

註夫如是又奚是人非人之有哉斯可謂

出於非人之域

疏忘物我這是非或馬或牛隨人呼召人獸尚且無主何是非之有哉

其知情信

註任其自知故情信

疏率其真知情無虛矯故實信也

其德甚真

註任其自得故無偽

疏以不德為德德無所德故不偽者也

而未始入於非人

註不入乎是非之域所以絕於有虞之世

疏既率其情其德不偽故能超出心知之境不入是非之域者也

有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汝

疏有吾接輿已具前解日中始賢人姓名

即有吾之師也既是汝師有何告示此是

接輿發語以問故也

有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已出經式義度人孰

敢不聽而化諸

疏式用也教我為君之道化物之方必須

已出智以經綸用仁義以導俗則四方氓

庶誰不聽從遐遠黎元敢不歸化耶

狂接輿曰是欺德也

註以已制物則物失其真

疏夫以已制物物喪其真欺誑之德非實

道

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蚤負山也

註夫寄當於萬物則無事而自成以一身

制天下則功莫就而任不勝也

疏夫溟海宏博深廣難窮而穿之為河必

無成理亦猶大道遐曠玄絕難知而鑿之

為義其功難克又蚤蟲至小山嶽極高今

其負荷無由勝任以智經綸用仁理物德

小謀大其義亦然

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

註全其性分之內而已

疏隨其分內而治之必不分外治物治乎

外者言不治之者也

正而後行

註各正性命



疏順其正性而後行化

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

註不為其所不能

疏確實也順其實性於事有能者因而任之止於分內不論於外者耳

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鼯鼠深穴手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

註禽獸猶各有以自存故帝王任之而不為則自成也

疏矰網也弋以繩係箭而射之也鼯鼠小

鼠也神丘社壇也鳥則高飛而逃網鼠則深穴而避薰斯皆率性自然豈待教而遠害者也鳥鼠既耳在人亦然故知式義出經証罔之甚矣

而曾二蟲之無知

註言汝曾不知此二蟲之各存而不待教乎

疏而汝也汝不曾知此二蟲不待教令而解避害全身者乎既深穴高飛豈無知耶况在人倫而欲出經式義欺矯活物不亦

妄哉

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為天下

疏天根無名並為姓字寓言問答也殷陽殷山之陽蓼水在趙國界內遭遇也天根

遨遊於山水之側適遇無名人而問之請問之意在乎天下

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

註問為天下則非起於太初止於玄冥也疏汝是鄙陋之人宜其速去所問之旨甚

不悅豫我心

于方將與造物者為人

註任人之自為

疏夫造物為人素分各足何勞作法措意治之既同於大通故任而不助也

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壑垠之野

註莽眇群碎之謂耳乘群碎馳萬物故能出處常通而無狹滯之地

疏莽眇深遠之謂壑垠宏博之名鳥則取

其無迹輕昇六極猶六合也夫聖人馭世恬淡無為大順物情有同造化若其息用歸本厭離世間則乘深遠之大道凌虛空而滅迹超六合以放任遊無有以道遙凝神智於射山處清虛於曠野如是則何天下之可為哉蓋無為者也

汝又何帛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為

註言皆放之自得之場則不治而自治也疏夫放而任之則物皆自化有何帛術輒欲治之感動我心何為如此

又復問

疏天根未達更請決疑

無名人曰汝遊心於淡

註其任性而無所飾焉則淡矣

合氣於漠

註漠然靜於性而止

疏可遊汝心神於恬淡之域合汝形氣於寂寞之鄉唯形與神二皆虛靜如是則天下不待治而自化者耳  
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

註任性自生公也心欲益之私也容私果不足以生生而順公乃全也  
疏隨造化之物情順自然之本性無容私作法術措意治之放而任之則物我全之矣

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彊梁物徹疏明學道不勸如是者可比明王乎

疏姓陽名朱字子居問老子明王之道假且有人素性聰達神智捷疾猶如嚮應涉事理務彊幹果決鑒物洞徹疏通明敏學道精勤曾無懈倦如是之人可得將明王聖帝比德不乎

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

註言此功夫容身不得不足以比聖主  
疏若將彼人比聖主無易胥徒勞苦改易形容技術工巧神慮係累劬勞故形容變改係累故心靈怵也  
且也虎豹之文來由獲狙之便執策之狗來藉如是者可比明王乎



註此皆以其文章技能係累其身非涉虛以御乎無方也

疏藉繩也獲狙獼猴也虎豹之皮有文章故來田獵獼猴以跳躍便捷恒被繩拘狗以執捉狐狸每遭係頸若以嚮疾之人類於聖帝則此之三物可比明王也耳

陽子居楚然曰敢問明王之治

疏既其失問故驚懷變容重請明王為政其義安在

○老聃曰明王之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已

註天下若無明主則莫能自得今之自得實明王之功也然功在無為而還在天下皆得自任故似非明王之功  
疏夫聖人為政功侔造化覆等玄天載同厚地而功成不處故非已為之也

化貸萬物而民弗恃

註夫明王皆就足物性故人皆云我自爾而莫知恃賴於明王

疏誘化蒼生令其去惡貸借萬物與其福善而玄功潛被日用不知百姓謂我自然

不賴君之德

有莫舉名使物自喜

註雖有蓋天下之功而不舉以為己名故物皆自以為得而喜

疏莫無也舉顯也推功於物不顯其名使物各自得而三惟喜適悅者也

立乎不測

註居變化之塗日新而無方

而遊於無有者也

○註與萬物為體則所遊者虛也不能冥物

則迕物不暇何暇遊虛哉

疏無有妙本也樹德立功神妙不測而即

迹即本故常遊心於至極也

鄭有神巫曰季咸

疏鄭國有神異之巫甚有靈驗從齊而至

姓季名咸耳

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

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

註不喜自聞死日也

疏占候吉凶必無差失剋定時日驗若鬼

神不喜預而聞凶禍是以棄而走避也

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子

疏列子事迹具逍遙篇今不重解壺子鄭

之得道人也號壺子名林即列子之師也

列子見季咸小術驗若鬼神中心羨仰恍

然如醉既而歸反具告其師

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

矣

註謂季咸之至又過於夫子

疏夫子壺子也至極也初始稟學先生之

道為至今見季咸其道又極於夫子此是

禦寇心醉之言也

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

與

疏與授也既盡也吾比授汝始盡文言於

其妙理余未造實汝固執文字謂言得道

豈知筌蹄異於魚兔耶

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

註言列子之未懷道也

疏夫衆雌無雄無由得卵既文無實亦何

道之有哉

而以道與世充必信夫故使人得而相汝

註未懷道則有心有心而充其一方以必

信於世故可得而相之

疏汝用文言之道而與世間充對既無大

智必信彼小巫是故季咸得而相汝者也

嘗試與來以予示之

疏夫至人凝遠神妙難知本迹寂動非凡

能測故召令至以我示之也

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子

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怪焉

見濕灰焉

疏嘻聲也子林示其寂泊之容季咸謂其

將死先怪已彰不過十日弗活之兆類彼

濕灰也

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擲吾示

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

註萌然不動亦不自正與枯木同其不華

濕灰均於寂魄此乃至人無感之時也夫

至人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其行也水流其



止也淵默淵默之與水流天行之與地止其於不為而自爾一也今季咸見其尸居而坐忘即謂之將死觀其神動而天隨因謂之有生誠應不以心而理自玄符與變化升降而以世為量然後足為物主而順時無極故非相者所測耳此應帝王之大意也

疏文象也震動也地以無心而寧靜故以不動為地文也萌然寂泊曾不震動無心自正文類傾頽此是大聖無感之時小巫謂之弗活也而壺丘示見義有四重第一示妙本虛凝寂而不動二示垂迹應感動而不寂第三本迹相即動寂一時第四本迹兩忘動寂雙遣此則第一妙本虛凝寂而不動也

是殆見吾杜德機也

註德機不發曰杜

疏殆近也杜塞也機動也至德之機關而不發示其疑淡便為濕灰小巫庸瑣近見於此矣

嘗又與來

疏前者伊妄言我死今時重命令遣更來也

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

疏此即第二垂迹應感動而不寂示以應容神氣微動既殊槁木全似生平而濫以聖功用為己力謬言遇我幸矣有瘳也哉吾見其杜權矣

註權機也今乃自覺昨日之所見見其杜權故謂之將死

疏權機也前時一觀有類濕灰杜塞機權全無應動今日遇我方待全生小巫寡識有茲叨濫者也

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曷吾示之以天壤

註天壤之中覆載之功見矣比之地文不猶外乎此應感之容也

疏壤地也示之以天壤謂示以應動之容也譬彼兩儀覆載萬物至人應感其義亦然

名實不入

註任自然而覆載則天機玄應而名利之飾皆為棄物

疏雖復降迹同塵和光利物而名譽真實

曾不入於靈腑也

而機發於踵

註常在極上起

疏踵本也雖復物感而動不失時宜而此

之神機發乎妙本動而常寂

是殆見吾善者機也

註機發而善於彼彼乃見之

疏示其善機應此兩儀季咸見此形容所

以謂之為善全然有生則是見善之謂也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

曰子之先生不齊吾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

相之

疏此是第三示本跡相即動寂一時夫至

人德滿智圓虚心凝照本跡無別動靜不

殊其道深玄宜小巫能測聊謂齊其心迹

試相之焉不敢的定吉凶故言且復相者

耳

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鄰示之以太冲莫勝

註居太冲之極浩然治心而玄同萬方故

勝負莫得措其間也

疏冲虛也莫無也夫聖照玄凝與太虛等

量本跡相即動寂一時初無優劣有何勝

負哉

是殆見吾衡氣機也

註無名不平混然一之以管闚天者莫見

其涯故似不齊

疏衡平也即跡即本無優無劣神氣平等

以此應機小巫近見不能遠測心中迷亂

所以請齊耳

鯢桓之審為淵止水之審為淵流水之審為

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

註淵者靜默之謂耳夫水常無心委順外

物故雖流之與止鯢桓之與龍躍常淵然

自若未始失其靜默也夫至人用之則行

捨之則止行止雖異而玄默一焉故略舉



三異以明之雖波流九變治亂紛如居其極者常淡然自得泊乎忘為也

疏此舉譬也鯢大魚也桓盤也審也夫水體無心動止隨物或鯨鯢盤極螭龍騰踴或凝湛止住或波流湍激雖復漣漪清淡

多種不同而玄默無心其致一也故鯢桓以方衡氣止水以譬地文流水以喻天壤雖復三異而虛照一焉而言淵有九名者也鯢桓止水流水汎水濫水波水雍水文水肥水故謂之九也並出列子彼文具載此略叙有此三焉

嘗又與來

疏欲示極玄應須更召

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

疏季咸前後虞度來相未呈玄遠猶有近

見今者第四其道極深本跡兩忘動寂雙

遣聖心行處非凡所測遂使立未安定奔逸而走

壺子曰追之

疏既見奔逃命令提取

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弗及已

疏驚迫已甚奔馳亦速滅矣失矣莫知所之者也

壺子曰曩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

註雖變化無常而常深根寧極也

疏夫妙本玄源窈冥恍惚超茲四句離彼百非不可以心慮知安得以形名取既絕言象無的宗涂不測所由故失而走

吾與之虛而委蛇

註無心而隨物化

不知其誰何

註汎然無所係也

疏委蛇隨順之貌也至人應物虛已忘懷隨順逗機不執宗本既不可名目故不知的是何誰也

因以為弟靡因以為波流故逃也

註變化類靡世事波流無往而不因也夫至人一耳然應世變而時動故相者無所措其目自失而走此明應帝王者無方也

疏頹者放任靡者順從夫上德無心有感  
斯應放任不務順從於物而揚波塵往隨  
流世間因任前機曾無執滯千變萬化非  
相者所知是故季咸宜其逃逸也

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

疏季咸逃逸之後列子方悟己迷始覺壺  
丘道深神巫術淺自知未學請乞其退歸  
習尚無為伏膺玄業也

三年不出為其妻爨食豕如食人

註忘貴賤也

○ 疏不出三年屏於俗務為妻爨火忘於榮  
辱食豕如人淨穢均等

於事無與親

註唯所遇耳

疏悟於至理故均彼我涉於世事無親疎  
也

彫琢復朴

註去華取實

疏彫琢華飾之務悉皆棄除直置任真復  
於朴素之道者也

塊然獨以其形立

註外飾去也

疏塊然無情之貌也外除彫飾內違心智  
槁木之形塊然無偶也

紛而封哉

三

十六

註雖動而真不散也

疏封守也雖復涉世紛擾和光接物而守  
於真本確爾不移

一以是終

註使物各自終

○ 疏動不乖寂雖紛擾而封哉應不離真常  
抱一以終始

無為名尸

註因物則物各自當其名也

疏尸主也身尚忘遺名將安寄故無復為  
名譽之主也

無為謀府

註使物各自謀也

疏虛淡無心忘懷任物故無復運為謀慮  
於靈府耳



無為事任

註付物使各自任

疏各率素分恣物自為不復於事任用於已

無為知主

註無心則物各自主其知也

疏忘心絕慮天順群生終不運知以主於物

體盡無窮

註因天下之自為故馳萬物而無窮

疏體悟真源故能以智境冥會故曰皆無窮也

而遊無朕

註任物故無迹

疏朕跡也雖遨遊天下接濟蒼生而晦迹

韜光故無朕也

盡其所受乎天

註足則止也

疏所稟天性物物不同各盡其能未為不足者也

而無見得

註見得則不知止

疏夫目視之所見雖見不見得於分內之得雖得不得既不造意於見得故雖見得而無見得也

亦虛而已

註不虛則不能任群實

疏所以盡於分內而無見得者自直虛心忘淡而已

至人之心若鏡

註鑒物而無情

疏夫懸鏡高堂物來斯照至人虛應其義亦然

不將不迎應而不藏

註來即應去即止

疏將送也夫物有去來而鏡無迎送來者即照必不隱藏亦猶聖智虛凝無幽不燭物感斯應應不以心既無將迎豈有情於隱匿哉

故能勝物而不傷

註物來乃鑒鑒不以心故雖天下來照而無勞神之累

疏夫物有生滅而鏡無隱顯故常能照物而物不能傷亦由聖人德合二儀明齊三景鑒照遐廣覆載無偏用心不勞故無損害為其勝物是以不傷

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

疏南海是顯明之方故以儵為有北是幽闇之域故以忽為無中央既非北非南故以混沌為非無非有者也

儵與忽時相與過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

疏有無二心會於非無非有之境和二偏心之執為一中之志故云待之甚善也

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

疏儵忽二人由懷偏滯未能和會尚起學心忘嫌混沌之無心而謂穿鑿之有益也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註為者敗之

疏夫運四肌以滯境鑿七竅以染塵乖渾沌之至淳順有無之取捨是以不終天年中塗夭折勗哉學者幸免之焉故郭注云為者敗之也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九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十 緣四

河 南 郭 象 註  
唐 西 華 法 師 成 玄 英 疏

外篇駢拇第八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

疏駢合也大也謂足大拇指與第二指相連合為一指也枝指者謂手大拇指傍枝生一指成六指也出乎性者謂此駢枝二指並稟自然性命生分中有之侈多也德謂仁義禮智信五德也言曾史稟性有五

德蘊之五藏於性中非剩

附贅懸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

註夫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此則駢贅皆出於形性非假物也然駢與不駢其於各足而此獨駢枝則於衆以為多故曰侈耳而惑者或云非性因欲割而棄之是道有所不存德有所不載而人有棄才物有棄用也豈是至治之意哉夫物有小大能有少多所大即駢所多即贅駢贅之分物皆有之若莫之任是都棄萬物之性

也

疏附生之贅肉懸係之小疣並稟形以後方有故出乎形哉而侈性者譬離曠稟性聰明列之藏府非關假學故無侈性也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

註夫與物冥者無多也故多方於仁義者雖列於五藏然自一家之正耳未能與物無方而各正性命故曰非道德之正夫方之少多天下未之有限然少多之差各有定分豪芒之降即不可以相改故各守其方則少多無不自得而或者聞多之不足以正少因欲棄多而任少是舉天下而棄之不亦妄乎

疏方道術也言曾史之德性多仁義羅列藏府而施用之此直一家之知未能大冥萬物夫能與物冥者故當非義而應夫仁義不多不少而應夫多少千變萬化與物無窮無所偏執故是道德之正言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

無用之指也

註直自性命不得不然非以有用故然也  
疏夫駢合之拇無益於行步故雖有此連  
終成無用之肉枝生於手指者既不益操  
挺故雖樹立此肉終是無用之指也欲明

稟自然天性有之非關助用而生也

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  
註五藏之情直自多方耳而少者橫復尚  
之以至淫僻而失至當於體中也

○疏夫曾史之徒性多仁義以此情性駢於

藏府性少之類矯性慕之矜此為行求於  
天理既非率性遂成淫僻淫者耽滯僻者  
不正之貌

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

註聰明之用各有本分故多方不為有餘  
少方不為不足然情欲之所蕩未嘗不賤  
少而貴多也見夫可貴而矯以尚之則自  
多於本用而困其自然之性若乃忘其所  
貴而保其素分則與性無多而異方俱全  
矣

疏言離曠素分多於聰明性少之徒矯情

為尚以此為用不亦謬乎

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  
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

疏斧形謂之黼兩已相背謂之黻五色青

黃赤白黑也青與赤為文赤與白為章煌

煌眩目貌也豈非離朱乎是也已助聲也

離朱一名離婁黃帝時明目人百里察毫

毛也

○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鍾大

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

註夫有耳目者未嘗以慕聾盲自困也所  
困常在於希離慕曠則離曠雖性聰明乃  
是亂耳目之主也

疏五聲謂宮商角徵羽也六律黃鍾大呂

姑洗蕤賓無射夾鍾之徒是也六律陽六

呂陰總十二也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此八

音也非乎言滯著此聲音豈非是師曠乎

師曠字子野晉平公樂師極知音律言離

曠二子素分聰明庸昧之徒橫生希慕既



失本性寧不困乎然則離曠聰明乃是亂耳目之主者也

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

註夫曾史性長於仁耳而性不長者橫復慕之慕之而仁仁已偽矣天下未嘗慕桀而必慕曾史則曾史之簧鼓天下使失其真性甚於桀也

疏枝於仁者謂素分枝多仁義由如生分中枝生一指也擢用五德既偏滯邪淫仍閉塞正性用斯接物以收聚名聲遂使蒼生馳動奔競由如笙簧鼓吹能感動於物欣企也然曾史性長於仁義而不長者橫復慕之捨短効長故言奉不及之法也擢拔謂拔擢偽德塞其真性也曾者姓曾名參字子與仲尼之弟子史者姓史名鱣字子魚衛靈公臣此二人並稟性仁孝故舉之

駢於辯者繫瓦結繩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敝跬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

註夫騁其奇辯致其危辭者未曾容思於構柅之口而必競辯於楊墨之間則楊墨乃亂群言之主也

疏揚者姓楊名朱字子居宋人也墨者名翟亦宋人也為宋大夫以其行墨之道故稱為墨此二人並墨之徒稟性多辯咸能致高談危險之辭鼓動物性固執是非由如絨結藏匿文句使人難解其游心學處惟在堅執守白之論是非同異之間未始出非人之域也蹇蹇由自恃也亦用力之貌譽光贊也揚墨之徒並矜其小學炫耀衆人誇無用之言惑於群物然則揚墨豈非亂群之師乎言即此揚墨而已也

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註此數子皆師其天性真自多駢旁枝各自是一家之正耳然以一正萬則萬不正矣故至正者不以已正天下使天下各得其正而已

疏言此數子皆自天然聰明仁辯由如合駢之拇傍生枝指稟之素分豈由人為故

知率性多仁乃是駢傍枝之道也而愚惑之徒捨己効物求之分外由而不已然搖動物性由此數人以一正萬故非天下至道正理也

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

註物各任性乃正正也自此已下觀之至正可見矣

疏以自然之正理正蒼生之性命故言正也物各自得故言不失也言自然者即我之自然所言性命者亦我之性命也豈遠哉故言正正者以不正而正正而不正之而言也自此以上明矯性之失自此以下顯率性之得也

故合者不為駢

註以枝正合乃謂合為駢

而枝者不為跋

註以合正枝乃謂枝為跋

疏以枝正合乃謂合為駢而合實非駢以合枝乃謂枝而跋而跋實非跋也長者不為有餘

註以短正長乃謂長有餘短者不為不足

註以長正短乃謂短不足

疏長者謂曾史離曠揚墨並稟之天性蘊蓄仁義聰明俊辯比之群小故謂之長率性而動故非有餘短者眾人此曾史等不及故謂之短然亦天機自張故非為不足是故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

註各自有正不可以此正彼而損益之

疏鳧小鴨也鶴鶴之類也脛脚也自然之理亭毒衆形雖復脩短不同而形體各足稱事咸得道遠而或者方欲截鶴之長續鳧之短以為齊深乖造化違失本性所以憂悲

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

註知其性分非所斷續而任之則無所去憂而憂自去也

疏夫稟性受形僉有崖量脩短明闇素分不同此如鳧鶴非所斷續如此即各守分



內雖為無勞去憂憂自去也

意仁義其非人情乎

註夫仁義自是入之情性但當任之耳

彼仁人何其多憂也

註恐仁義非人情而憂之者真可謂多憂

也

疏噫嗟歎之聲也夫仁義之情出自天理

率性有之非由放效彼仁人者則是曾史

之徒不體真趣橫生勸獎謂仁義之道可

學而成莊生深嗟此迷故發噫歎分外引

物故謂多憂也非其人情乎者是入之情

性者也

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斲之則

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

也

註謂之不足故泣而決之以為有餘故啼

而斲之夫如此雖群品萬殊無釋憂之地

矣唯各安其天性不決駢而斲枝則曲成

而無傷又何憂哉

疏斲者齧斷也決者離析也有餘於數謂

枝生六指也不足於數謂駢為四指夫駢

枝二物自出天然但當任置未為多少而

或者不能忘淡固執是非謂枝為有餘駢

為不足橫欲決駢斲枝成於五數既傷造

化所以泣啼故決斲雖殊其憂一也

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

註兼愛之迹可尚則天下之目亂矣以可

尚之迹蒿目有患而遂憂之此為陷人於

難而後拯之也然今世正謂此為仁也

疏蒿目亂也仁兼愛之迹也今世猶未代

言曾史之徒行此兼愛遂令或者捨己効

人希幸之路既開耳目之用亂矣耳目亂

則患難生於是憂其紛擾還救以仁義不

知患難之所與與乎聖迹也

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饕貴富

註夫貴富所以可饕由有蒿之者也若乃

無可尚之迹則人安其分將量力受任豈

有決已効彼以饕竊非也哉

疏饕貪財也素分不懷仁義者謂之不仁

之人也意在貪求利祿偷竊貴富故絕已

之天性亡失分命真情而矯性偽情舍我  
逐物良由聖迹可尚故有斯弊者也是知  
抱樸還淳必須絕仁棄義

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

疏此重結前旨也

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囂囂也

註夫仁義自是人情也而三代以下橫共  
囂囂棄情逐迹如將不及不亦多憂乎

疏自從也三代夏殷周也囂囂猶謹聒也

夫仁義者出自性情而三代已下棄情徇

迹囂囂競逐何愚之甚是以夏行仁殷行

義周行禮即此囂囂之狀也

且夫待鈎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

疏鈎曲繩直規圓矩方也夫物賴鈎繩規

矩而後曲直方圓也此非天性也諭人待

教迹而後仁義者非真情也夫真率性而

動非假學也故矯性偽情舍已効物而行

仁義者是減削毀損於天性也

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

疏約束縛也固牢也侵傷也德真智也夫

待繩索約束膠漆堅固者斯假外物非真  
牢者也喻學曾史而行仁者此矯偽非實  
性也既乖本性所以侵傷其德也

屈折禮樂喻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  
其常然也

疏屈曲也折截也喻猶嫗撫也揉直為

曲施節文之禮折長就短行漫澶之樂嫗

撫偏愛之仁喻執迹之義以此偽真以

慰物心遂使物喪其真人亡其本既而棄

本逐末故失其真常自然之性者也此則

總結前文之失以生後文之得也

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鈎直者不以

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

約束不以纏索

疏夫天下萬物各有常分至如蓬曲麻直

首圓足方也水則冬凝而夏釋魚則春聚

而秋散斯出自天然非假諸物豈有鈎繩

規矩膠漆纏索之可加乎在形既然於性

亦爾故知禮樂仁義者亂天之經者也又

解附離離依也故漢書云哀帝時附離董



氏者皆起家至二千石注云離依之也

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

註夫物有常然任而不助則民泯然自得而不自覺也

疏誘然生物稟氣受形或方或圓乍曲乍直亭之毒之各足於性悉莫辨其然皆不知所以豈措意於緣慮情係於得失者乎是知屈折啣命失其常也

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

註同物故與物無二而常全

疏夫見始終以不一者凡情之闇惑也觀古今之不二者聖智之明照也是以不生而生不知所以生不得而得不知所以得雖復時有古今而法無虧損千變萬化無

常唯一

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纏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為哉

註任道而得則抱朴獨往連連假物無為其間也

疏奚何也連連猶接續也夫道德者非有非無不生不滅不可以聖智求安得以形名取而曾史之類性多於仁以已率物滯於名教束縛既似絨繩執固又如膠漆心

心相續連連不斷懷挾此行教游道德之鄉者譬猶以圓學方以魚慕鳥徒希企高

之名終無功用之實荃蹄不忘魚兔又喪已陳芻狗貴此何為也

使天下惑也

註仁義連連抵足以惑物使喪其真

疏仁義之教聰明之迹乖自然之道亂天下之心

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

註夫東西易方於體未虧矜仁尚義失其常然以之死地乃大惑也

疏夫指南為北其迷尚小滯迹喪真為惑更大

何以知其然邪

疏然如是也此即假設疑問以出後文

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

其間也

其間也

其間也

其間也

其間也

於仁義

註夫與物無傷者非為仁也而仁迹行焉  
今萬理皆當者非為義也而義功見焉故  
當而無傷者非仁義之招也然而天下奔  
馳棄我殉彼以失其常然故亂心不由於  
醜而恒在美色撓世不出於惡而恒由仁  
義則仁義者撓天下之具也

疏虞氏舜也招取也撓亂也自唐堯以前  
猶懷質樸虞舜以後淳風漸散故以仁義  
聖迹招慰蒼生遂使宇宙黎元荒迷奔走

喪於性命逐於聖迹  
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

註雖虞氏無易之情而天下之性固以易  
矣

疏由是觀之豈非用仁義聖迹撓亂天下

使天下蒼生棄本逐末而改其天性耶

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  
易其性矣

註自三代以上實有無為之迹無為之迹  
亦有為者之所尚也尚之則失其自然之

素故雖聖人有不得已或以盤夷之事易  
垂拱之性而況悠悠者哉

疏五帝以上猶肩無為之風三代以下漸  
興有為之教澆淳異世步驟殊時遂使捨  
己効人易奪真性徇物不反不亦悲乎注

云或以盤夷之事易垂拱之性者盤夷猶  
創傷也言夏禹以風櫛雨沐手足解胼以  
此辛苦之事易於無為之業居上既爾下  
民亦然也

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  
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

註夫鶉居而穀食鳥行而無章者何惜而  
不殉哉故與世常冥唯變所適其迹則殉  
世之迹也所遇者或時有盤夷禿脰之變  
其迹則傷性之迹也然而雖揮斤八極而  
神氣無變手足盤夷而居形者不擾則奚  
殉哉無殉也故乃不殉其所殉而迹與世  
同殉也

疏殉從也營也求也逐也謂身所以從之  
也夫小人貪利廉士重名大夫殉為一家



帝王營於四海所殉雖異易性則同然聖人與世常冥其迹則殉故有癡瘖禿脛之變而未始累其神者也

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為殉一也

疏數子者則前之世以下四人也事業者謂利名天下不同也名聲者謂小人大夫聖人異號也言此四人事業雖復不同名聲異號也言四人雖復不同其於殘生以身逐物未始不均也

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

疏此仍前舉譬以生後文也孟子云臧善學人穀孺子也楊雄云男壻婢曰臧穀良家子也牧養也亡失也言此二人名耽事業俱失其羊也

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

疏奚何也冊簡古人無紙皆以簡冊寫書行五通而投瓊曰博不投瓊曰塞問臧問穀乃有書塞之殊牧羊亡羊實無復異也

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

疏此下合譬也伯夷叔齊並孤竹君之子也孤竹神農之後也姜姓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致字公遠夷長而庶齊幼而嫡父常愛齊數稱之於夷及其父薨兄弟相讓不襲先封聞文王有道乃往於周遇武王伐紂扣馬而諫諫不從走入首陽山採薇為糧不食粟遂餓死首陽山在蒲州東縣蒲州城南三十里見有夷齊廟墓林木森竦盜跖者柳下惠之從弟名跖徒卒九千常為巨盜故以盜為名東陵者山名又云即太山也在齊州界去東平十五里跖死其上也

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

疏伯夷徇名死於首陽之下盜跖貪利殞於東陵之上乃名利所徇不同其於殘傷未能相異也

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註天下之所惜者生也今殉之太甚俱殘

其生則所殉是非不足復論

疏據俗而言有美有惡以道觀者何是何非故盜跖不必非伯夷豈獨是

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

疏此總結前文以成後義但道喪日久並

非適當今俗中盡殉豈獨夷跖從於仁義未始離名逐於貨財固當是利唯名與利殘生之本即非天理近出俗情君子小人未可正據也

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

註天下皆以不殘為善今均於殘生則雖所殉不同不足復計也夫生矣為殘性矣為易哉皆由乎尚無為之迹也若知迹之由乎無為而成則絕尚去甚而反冥我極矣堯桀將均於自得君子小人奚辯哉疏惡何也其所殉名利則有君子小人之殊若殘生損性曾無盜跖伯夷之異此蓋

俗徒到置非關真極於何而取君子於何而辨小人哉言無別也

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也

註以此係彼為屬屬性於仁殉仁者耳故不善也

疏屬係也臧善也吾莊生自稱也夫捨己効人得物喪我者流俗之偽情也故係我天性學彼仁義雖通達聖迹如墨翟楊朱乘於本性故非論生之所善也

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臧也

註率性通味乃善疏孟子云俞兒齊之識味人也尸子云俞兒和薑桂為人主上食夫自無天素効物得知假令通似俞兒非其善故也

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註不付之於我而屬之於彼則雖通之如彼而我已喪矣故各任其耳目之用而不係於離曠乃聰明也



疏夫離朱師曠稟分聰明率性而能非關學致今乃矯性偽情捨已効物雖然通達未足稱善也

吾所謂臧者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

註善於自得忘仁而仁

疏德得也夫達於玄道者不易性以徇者也豈復執已陳之芻狗治先王之遺廬者哉故當知其自知得其自得以斯為善不亦宜乎

吾所謂臧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

註謂仁義為善則損身以殉之此於性命還自不仁也身自不仁其如人何故任其性命乃能及人及人而不累於己彼我同於自得斯可謂善也

疏夫曾參史魚楊朱墨翟此四子行仁義者蓋率性任情稟之天命譬彼駢枝非由學得而或者觀曾史之仁義言放効之可成聞離曠之聰明謂庶幾之必致豈知造

物而亭毒之乎哉故王弼注易云不性其情焉能久行其政斯之謂也

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

註夫絕離棄曠自任聞見則萬方之聰明莫不皆全也

疏夫希離慕曠見彼聞他心神馳奔耳目竭喪此乃愚闇豈曰聰明若聽耳之所聞視目之所見保分任真不蕩於外者即物皆聰明也

夫不自見而見彼不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

註此舍已効人者也雖效之若人而已已亡矣

疏夫不能視見之所見而見目即求離朱之明不能知知之所知而役知以慕史魚之義者斯乃偽情學人之得非謂率性自得已得也既而偽學外顯効彼悅人作偽心勞故不自適其適也

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  
是同為淫僻也

註苟以失性為淫僻則雖所失之塗異其  
於失之一也

䟽淫滯也僻邪也夫保分率性正道也尚  
名好勝邪淫也是以捨己逐物開希幸之  
路者雖伯夷之善盜跖之惡亦同為邪僻  
也重舉適人之適者此結前生後以超文  
勢故也

○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為仁義之操而下  
不敢為淫僻之行也

註愧道德之不為謝冥復之無迹故絕操  
行忘名利從容吹累遺我忘彼若斯而已  
矣

䟽夫虛通之道至忘之德絕仁絕義無利  
無名而莊生妙體環中游心物表志操絕  
乎仁義心行忘乎是非體自然之無有媿  
道德之不為而言上下者顯仁義淫僻之  
優劣也而云余愧不敢者示謙也郭注云  
從容吹累者從容猶開放而吹累動而無

也  
心也吹風也累塵猶清風之動微塵輕舉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十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十一

緣五

河南郭象註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外篇馬蹄第九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齧草飲水  
翹足陸此馬此馬之真性也

註駕驥各適於身而足

疏齧齒也踐履禦捍翹舉也夫蹄踐霜雪  
毛禦風寒飢即齧草渴即飲水逸豫適性  
即舉足而跳躑求稟乎造物故真性豈願  
羈馵早棧而馬服養之乎况萬有參差咸  
資素分安排任性各得逍遙不矜不企即  
生涯可保

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

註馬之真性非辟鞍而惡乘但無羨於榮

華

疏義養也謂是貴人養衛之臺觀也亦言  
義臺猶靈臺也路大也正也即正寢之大  
殿也言馬之為性欣於原野雖有高臺大  
殿無所用之况清虛之士淳樸之民樂彼

茅茨安茲甕牖假使丹楹刻楠於我何為  
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雜之  
連之以羈馵編之以早棧馬之死者十二三  
矣

註有意治之則不治矣治之為善斯不善  
也

疏列子云姓孫名陽字伯樂秦穆公時善  
治馬人燒鐵炙之也剔謂翦其毛刻謂削  
其蹄絡謂著籠頭也羈謂連枝絆也馵謂  
約前兩脚也早謂槽檻也棧編木為旋安  
馬脚下以去其濕所謂馬牀也夫不能任  
馬真性而橫見燒剔既乖天理而死者已  
多况無心徇物性命所以安全有意治之  
天年於焉夭折

飢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概飾之

患而後有鞭筴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

註夫善御者將以盡其能也盡能在於自  
任而乃走作驅步求其過能之用故有不  
堪而多死焉若乃任駕馵之力適遲疾之  
分雖則足迹接手八荒之表而衆馬之性

全矣而或者聞任馬之性乃謂放而不乘  
聞無為之風遂云行不如卧何其往而不  
返哉斯失手莊生之旨遠矣

疏撥銜也謂以寶物飾於鑣也帶皮曰鞭  
無皮曰筴俱是馬杖也夫馳驟過分飢渴  
失常整之以衡軌齊之以鑣轡威之策筴  
而求其以分外之能故駑駘不堪而死已  
過半聖智治物其損亦然

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

○ 疏。範土曰陶陶化也亦室也埴黏也亦土  
也謂陶者善能調和水土而為瓦器運用  
方圓必中規矩也

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

○ 疏。鉤曲也繩直也謂匠人機巧善能治木  
木之曲直必中鉤繩

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

○ 疏。土木之性稟之造物不求曲直豈慕方

圓陶者匠人浪為臧否

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  
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

註世以任自然而不加巧者為不善於治  
也揉曲為直厲駑習驥能為規矩以矯拂  
其性使死而後已乃謂之善治也不亦過  
手

○ 疏。此總舉前文以合其譬然世情愚惑以  
治為善不治之為偽偽莫大焉

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

○ 註。以不治治之乃善治也

○ 疏。然猶如此也莊子云我意謂善治天下  
不如向來陶匠等也善治之術列在下文

○ 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

○ 註。夫民之德小異而大同故性之不可去  
者衣食也事之不可廢者耕織也此天下  
之所同而為本者也守斯道者無為之至  
也

○ 疏。彼民黎首也言蒼生皆有真常之性而  
不假於物也德者得也率其真常之性物  
各自足故同德郭象云性之不可去者衣  
食事之不可廢者耕織此天下之所同而  
為本也守斯道也無為至矣



一而不黨命曰天放

註放之而自一耳非黨也故謂之天放

疏黨偏也命名也天自然也夫虛通一道  
亭毒群生長之育之無偏無黨若有心治  
物則乖彼天然直置放任則物皆自足故

名曰天放也

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

註此自足於內無所求及之貌

疏填填滿足之心顛顛高直之貌夫太上

淳和之世遂初至德之時心既遣於是非

行亦忘乎物我所以守真內足填填而處

無為自不外求顛顛而遊於虛淡

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

註不求非望之利故止於一家而足

疏蹊徑隧道也舟船也當是時即至德之

世也人知守分物皆淳樸不伐不奪徑道

所以可遺莫往莫來船橋於是乎廢

萬物群生連屬其鄉

註混芒而同得也則與一世而淡漠焉豈

國異而家殊哉

疏夫混芒之世淳和淡漠故無情萬物連

接而共里閭有識群生係屬而同鄉縣豈

國異政而家殊俗哉

禽獸成群草木遂長

註足性而止無吞夷之欲故物全

疏飛禽走獸不害所以成群蔬草果木不

伐遂其盛茂

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

闕

註與物無害故物馴也

疏人無害物之心物無畏人之慮故山禽

野獸可羈係而遨遊鳥鵲巢窠可攀援而

窺望也

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

知君子小人哉

疏夫徇物邪僻為小人履道方正為君子

既而巢居穴處將鳥獸而不分含哺鼓腹

混群物而無異於何而知君子於何而辯

小人哉

同乎無知其德不離

註知則離道以善也

疏既無分別之心故同乎無知之理又不以險德以求行故抱一而不離也

同乎無欲是謂素樸

註欲則離性以飾也

疏同遂初之無欲物各清廉異末代之浮

華人皆淳樸

素樸而民性得矣

註無煩乎知欲也

○疏夫蒼生所以失性者皆由滯欲故也既而無欲素樸真性不喪故稱得也此一句總結已前至德之美者也

及至聖人

註聖人者民得性之迹耳非所以迹也此

云及至聖人猶云及至其迹也

○注五 斃變為仁踈政為義而天下始疑矣澶漫為

樂摘僻為禮而天下始分矣

註夫聖迹既彰則仁義不真而禮樂離性徒得形表而已矣有聖人即有斯弊吾若是何哉

疏自此已上明淳素之德自此已下斥聖

迹之失及至聖人即五帝已下行聖迹之人也斃變用力之貌踈政矜恃之容澶漫

是縱逸之心摘僻是曲奉之行夫淳素道

消澆偽斯起踈政恃裁非之義斃變夸偏

愛之仁為漫澶貴奢淫之樂摘僻尚浮華

之禮於是寓內分離蒼生疑惑亂天之經

自斯而始矣

○故純樸不殘孰為犧樽白玉不毀孰為珪璋

疏純樸全木也不殘未彫也孰誰也犧樽

酒器刻為牛首以祭宗廟也上銳下方曰

珪半珪曰璋此略舉譬喻以明澆競之治

也

道德不廢安取仁義

疏此合譬也夫大道之世不辯是非至德

之時未論憎愛無愛則人心自息注七無非則

本迹斯忘故老經云大道廢有仁義矣

性情不離安用禮樂

疏禮以檢迹樂以和心情苟不散安用和

心性苟不離何勞檢迹是知和心檢迹由



乎道喪也

五色不亂孰為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

註凡此皆變樸為華棄本崇末於其天素有殘廢矣世雖貴之非其貴也

疏夫文采本由相間音樂貴在相和若各

色各聲不相顯發則宮商黼黻無由成用

此重起譬却證前旨

夫殘樸以為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為仁

義聖人之過也

註工匠則有規矩之制聖人則有可尚之

迹

疏此總結前義夫工匠以犧樽之器殘淳

朴之木聖人以仁義之迹毀無為之道為

弊既一獲罪宜均

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

分背相踶馬知已此矣

註御其真知乘其自陸則萬里之路可致

而群馬之性不失

疏靡摩也順也踶踏也已止也夫物之喜

怒稟自天然率性而動非由矯偽故喜則

交頸而靡順怒則分背而踶踏而馬之知

解適盡於此食草飲水樂在其中矣

夫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題而馬知介倪闔

扼驚曼詭街竊轡

疏衡轅前橫木也扼又馬頸木也月題額

上當顛形似月者也介獨也倪睥睨也闔

曲也驚抵也曼突也詭詐也竊盜也夫馬

之真知唯欣放逸不求服飾豈慕榮華既

而加以月題齊以衡扼乖乎天性不任困

苦是以謫詐萌出睥睨曲頭絜扼抵突御

人竊轡即盜脫籠頭詭街乃吐出其勒良

由乖損真性所以矯偽百端者矣

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

註馬性不同而齊求其用故有力竭而態

作者

疏態姦詐也夫馬之真知適於原野馳驟

過食即矯詐心生詭竊之態罪歸伯樂也

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

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

註此民之真能也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十二

錄六

河南郭象註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外篇胠篋第十

將為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

緘滕固為鑄此世俗之所謂知也

疏胠開篋箱囊袋攝收緘結滕繩也為關

鈕也鑄鎖鑰也夫將為開箱探囊之竊發

匱取財之盜此蓋小賊非巨盜者也欲與

守備其法如何必須收攝箱囊緘結繩約

堅固為鑄使不慢藏此世俗之淺知也

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

滕為鑄之不固也然則向之所謂知者不乃

為大盜積者也

註知之不足恃也如此

疏夫攝緘滕固為鑄者以備小賊然大盜

既至負揭而趨更恐繩約關鈕之不牢向

之守備詭為盜資是故俗知不足可恃

故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知者有不為大道

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

疏之適也赫胥上古帝王也亦言有赫然

之德使民胥附故曰赫胥蓋炎帝也夫行

道之時無為之世心絕緣慮安居而無所

為率性而動遊行而無所往既而含哺而

熙戲與嬰兒而不殊鼓腹而遨遊將童子

而無別此至淳之世民能如此也

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跂仁

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踉跂好知爭歸

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

註其過皆由乎迹之可尚也

疏夫屈曲折旋行禮樂以正形體高懸仁

義令企慕以慰心靈於是始踉跂自矜好

知而興矯詐經營利祿爭歸而不知止噫

聖迹之過者也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十一



疏夫體道大賢言無的當將欲顯忘言之理故曰試論之曰夫世俗之人知謨淺近顯迹之聖於理未深既而意在防閑更為賊之聚積雖故官世翻為盜之守備而信有不為者欲明豈有不為大盜積守乎言其必為盜積也

何以知其然邪

疏假設疑問發明義旨

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犬之音相聞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千餘里

○疏齊即太公之後封於營丘之地逮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百姓殷實無出三齊是以雞犬即鳴吠相聞鄰邑即棟宇相望罔罟布以事畋漁耒耨刺以脩農業境土寬大二千餘里論其盛美實冠諸侯耒耨也耨鋤也

闔四境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

疏夫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故邑封土祠曰社封稷祠曰稷稷五穀之長也社吐也

言能吐生萬物也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四為邑又云五家為比五比為閭五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鄭玄云二十五家為閭二千五百家為州萬二千五百家為鄉也闔合也曷何也而四境之內三齊之中置此宗廟等事者皆放效堯舜以辯聖人立邦國之法則也

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

○註法聖人者法其迹耳夫迹者已去之物非應變之具也奚足尚而執之哉執成迹以御乎無方無方至而迹滯矣所以守國而為人守之也

疏田成子齊大夫陳恒也是敬仲七世孫初敬仲適齊食采於田故改為田氏魯哀

公十四年陳恒弑其君君即簡公也割安平至于郎邪自為封邑至恒曾孫太公和遷齊康公於海上乃自立於齊侯自敬仲至莊公凡九世知齊政自太公威王三世為齊侯通計為十二世莊子宣王時人今

不數宣王故言十二世也

所盜者豈獨其國邪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

註不盜其聖法乃無以取其國也

疏田恒所盜豈唯齊國先盜聖智故得諸

侯是知仁義陳迹適為盜本也

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

疏田恒篡竊齊國故有巨盜之聲名而位

忝諸侯身處唐虞之安樂

○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

疏子男之邦不敢非毀伯侯之國詎能征

伐遂胤胄相繫宗廟遐延世歷十二俱如

前解

則是不乃竊齊國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

盜賊之身乎

註言聖法唯人所用以為全當之具

疏揭仁義以竊國資聖智以保身此則重

舉前文以結其義也

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為大盜

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

疏重結前義以發後文也

何以知其然邪

疏假設疑問以暢其旨也

昔者龍逢斬比干剖萇弘胞子胥靡故四子

之賢而身不免乎戮

註言暴亂之君亦得據君人之威以戮賢

人而莫之敢亢者皆聖法之由也向無聖

法則桀紂焉得守斯位而放其毒使天下

側目哉

○疏龍逢姓關夏桀之賢臣為桀所殺比干

王子也諫紂紂剖其心而視之萇弘周靈

王賢臣說苑云晉叔向之殺萇弘也萇弘

數見於周因群遺書萇弘謂叔向曰子起

晉國之兵以攻周以廢劉氏以立單氏劉

氏謂君曰此萇弘也乃殺之胞裂也亦言

胞割腸靡爛也碎也言子胥遭戮浮屍於

江今靡爛也言此四子共有忠賢之行而

不免于戮刑者為無道之人恃君人之勢

賴聖迹之威故得躡頓忠良肆其毒害

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



疏假設跖之徒類以發問之端

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

疏此即答前問意道無不在何往非道道

之所在具列下文

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

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

盜者天下未之有也

註五者所以禁盜而反為盜資也

疏室中庫藏以貯財寶賊起妄心斟量商

度有無必中其驗若神故言聖也戮力同

心不避人禦並爭先入豈非勇也矢石相

交不顧性命出競居後豈非義也知可則

為不可則止識其安危審其凶吉往必克

捷是其智也輕財重義取少讓多分物均

平是其仁也五者則向之聖勇義智仁也

夫為一盜必資五德五德不備盜則不成

是知無聖智而成巨盜者天下未之有也

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

聖人之道不行

疏聖人之道謂五德也以向如是以理觀

之為善之徒不履五德則無由立身行道

盜跖之類不資聖智豈得行其盜竊

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

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

註信哉斯言斯言雖信而猶不可亡聖者

猶天下之知未能都亡故須聖道以鎮之

也群知不亡而獨亡聖知則天下之害又

多於有聖矣然則有聖之害雖多猶愈於

亡聖之無治也雖愈於亡聖故未若都亡

之無害也甚矣天下莫不求利而不能一

亡其知何其迷而失致哉

疏夫善惡二塗皆由聖智者也伯夷守廉

繫著名盜跖恣貪殘取利然盜跖之徒甚

衆伯夷之類蓋寡故知聖迹利益天下也

少而損害天下也多

故曰脣竭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

而大盜起

註夫竭脣非以寒齒而齒寒魯酒薄非以

圍邯鄲而邯鄲圍聖人生非以起大盜而

大盜起此自然相生必至之勢也夫聖人

雖不立尚於物而亦不能使物不尚也故  
人無貴賤事無真偽苟効聖法則天下吞  
聲而闇服之斯乃桀跖之所至賴而以成  
其大盜者也

疏春秋左傳云胥亡齒寒虞虢之謂也邯  
鄲趙城也昔楚宣王朝會諸侯魯恭公後  
至而酒薄宣王怒將辱之恭公曰我周公  
之胤行天子禮樂勲在周室今送酒以失  
禮方責其薄無乃太甚乎遂不辭而還宣  
王怒興兵伐魯梁惠王恒欲伐趙畏魯救  
之今楚魯有事梁遂圍邯鄲而邯鄲圍亦  
由聖人生非欲起大盜而大盜起勢使之  
然也

拊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

註夫聖人者天下之所尚也若乃絕其所  
尚而守其素朴棄其禁令而代以寡欲此  
所以拊擊聖人而我素朴自全縱舍盜賊  
而彼姦自息也故古人有言曰閑邪存誠  
不在善察息淫去華不在嚴刑此之謂也  
疏拊打也聖人猶聖迹也夫聖人者智周

萬物道濟天下今言拊擊者亦貶斥仁義  
絕聖棄智之意也不貴難得之貨故縱舍  
盜賊不假嚴刑而天下太平也  
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  
盜不起

註竭川非以虛谷而谷虛夷丘非以實淵  
而淵實絕聖非以止盜而盜止故止盜在  
去欲不在彰聖知  
疏夫智慧出則姦偽生聖迹亡則大盜息  
猶如川竭谷虛丘夷淵實豈得措意必至  
之宜死息也

天下平而無故矣

註非唯息盜爭尚之迹故都去矣  
疏故事也絕聖棄智天下太平人歌擊壤  
故無有為之事

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  
是重利盜跖也

註將重聖人以治天下而桀跖之徒亦資  
其法所資者重故所利不得輕也  
疏若夫淳樸之世恬悛無為物各歸根人



皆復命豈待教迹而後冥乎及至聖智不  
忘大盜斯起雖復貴聖法治天下無異重  
利盜跖何者所以夏桀肆其害毒汝跖肆  
其貪殘者由資乎聖迹故也向無聖迹夏  
桀豈得居其九五毒流黎庶盜跖何能擁  
卒數千橫行天下所資既重所利不輕以  
此而推過由聖智也

為之斗斛以量之則弁與斗斛而竊之為之  
權衡以稱之則弁與權衡而竊之為之符璽  
以信之則弁與符璽而竊之為之仁義以矯  
之則弁與仁義而竊之

註小盜之所因乃大盜之所資而利也

疏斛者今之函所以量物之多少權稱鈇  
也衡稱錘也所以平物之輕重也符者分  
為兩片合而成一即今之銅魚木契也璽  
者是王者之玉印握之所以攝召天下也  
仁恩也義宜也王者恩被蒼生循宜作則  
所以育養黔黎也此八者天下之利器也  
不可相無也夫聖人立教以正邦家田成  
用之以竊齊國豈非害於小賊而利大盜

者乎

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  
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  
邪

疏鉤者腰帶鉤也夫聖迹之興本懲惡勸  
善今私竊鉤帶必遭刑戮公劫齊國醜獲  
諸侯仁義不存無由率眾以此而言豈非  
竊聖迹而盜國邪何以知其者假問也彼  
竊以下假答也

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弁斗斛權衡符  
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  
弗能禁

註夫軒冕斧鉞賞罰之重者也重賞罰以  
禁盜然大盜者又逐而竊之則反為盜用  
矣所用者重乃所以成其大盜也大盜也  
者必行以仁義平以權衡信以符璽勸以  
軒冕威以斧鉞盜此公器然後諸侯可得  
而揭也是故仁義賞罰者適足以誅竊鉤  
者也  
疏逐隨也勸勉也禁止也軒車也冕冠也

一五〇二一 冊 書 4 反文句

夫聖迹之設本息姦表而田恒遂用其道而竊齊國權衡符璽悉共有之誓揭諸侯安然南面胡可勸之以軒冕威之以斧鉞者哉小曰斧大曰鉞又云黃金飾斧

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

註夫跖之不可禁由所盜之利重也利之所以重由聖人之不輕也故絕盜在賤貨不在重聖也

○ 疏盜跖所以擁卒九千橫行天下者亦賴於五德故也向無聖智豈得爾乎是知驅馬掠人不可禁制者原乎聖人作法之過也

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註魚失淵則為人禽利器用則為盜資故不可示人

疏脫失也利器聖迹也示明也魚失水則為物所傷禽利器示人則為人所執故不可也

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

註夫聖人者誠能絕聖棄知而反冥物極物極各冥則其迹利物之迹也器猶迹耳可執而用曰器

疏聖人則堯舜文武等是也非所以明天下也

註示利器於天下所以資其盜賊

疏夫聖人馭世應物隨時揖讓干戈行藏匪一不可執固明示天下若執而行者必致其弊即燕噲白公之類是也

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

○ 註去其所資則未施禁而自止也

疏棄絕聖智天下之物各守其分則盜自息

○ 摘玉毀珠小盜不起

註賤其所寶則不加刑而自息也

疏藏玉於山藏珠於川不貴珍寶豈有盜

濫

焚符破璽而民朴鄙

註除矯之所賴者則無以行其姦巧  
疏符璽者表誠信也矯詐之徒賴而用之



故焚燒毀破可以反撲還淳而歸鄙野  
楛斗折衡而民不爭

註夫小平乃大不平之所用也

疏斗衡者所以量多少稱輕重也既遭斗  
竊翻為盜資楛擊破壞合於古人之智守

故無忿爭

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

註外無所矯則內全我朴而無自失之言  
也

疏殫盡也殘毀也聖法謂五德也既殘三

王又毀五帝遠廬咸盡芻狗不陳忘筌忘  
蹄物我冥極然後始可與論重妙之境議

道德之遐也

擢亂六律鑠絕竽瑟塞曠之耳而天下始  
人舍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

天下始人舍其明矣

註夫聲色離曠有耳目者之所貴也受生  
有分而以所貴引之則性命喪矣若乃毀  
其所貴棄彼任我則聰明各全人舍其真  
也

疏擢拔也鑠消也竽形與笙相似並布管  
於匏內施簧於管端瑟長八尺一寸闊一  
尺八寸二十七絃伏犧造也夫耳淫宮徵  
慕師曠之聰目滯玄黃希離朱之視所以  
心神奔馳耳目竭喪既而拔管絕絃銷金

絕緯毀黃華之曲棄白雪之歌滅黼黻之  
文散紅紫之采故膠離朱之目除矯效之  
端塞曠之耳去亂群之帥然後人皆自

得物無喪我極耳之所聽而反聽無聲恣  
目之能視而內視無色天機自張無為之

至也豈有明暗優劣於其間哉是以天下  
和平萬物同德率已聞見故人舍其聰明

舍懷養之謂

毀絕鈎繩而棄規矩攬工倕之指而天下始  
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

註夫以蜘蛛結蟧之陋而布網轉丸不求  
之於工匠則萬物各有能也所能雖不同  
而所習不敢異則若巧而拙矣故善用  
人者使能方者為方圓者為圓各任其所能  
人安其性不責萬民以工倕之巧故眾技

以不相能似拙而天下皆自能則大巧矣  
夫用其自能則規矩可棄而妙匠之指可  
擻也

疏鈞曲繩直規圓矩方工倕是堯工人作  
規矩之法亦云舜臣也擻折也割也工倕  
稟性機巧運用鈞繩割刻異端述作規矩  
遂令天下黔黎誘然放効舍已逐物實此  
之由若使棄規絕繩擻割倕指則人師分  
內咸有其巧譬猶蜘蛛網耗丸豈關矜企人  
事若天機巧也事出老經

○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  
之德始玄同矣

註去其亂群之率則天下各復其朴而同  
於玄德也

疏削除也鉗閉也攘却也玄原也道也曾  
參至孝史魚忠直楊朱墨翟稟性宏辯彼  
四子者素分天然遂使天下學人捨已効  
物由此亂群失其本性則除忠信之行鉗  
閉淳辯之口攘去覺寔之仁棄擲跂跛之  
義於是物不喪真人皆自得率性全理故

與玄道混同也

彼人舍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舍其聰則天  
下不累矣

疏鑠銷散也累憂患也只為自銜聰明故  
憂患斯集使蒼生顛化而銷散也若能舍  
抱聰明於內府而不銜於外者則物皆適  
樂而無憂患也

人舍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舍其德則天下  
不僻矣

○疏若能知於分內養德而不蕩者固當履  
環中之正道游寓內而不惑豈有倒置哀  
僻於其間哉

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  
而以燭亂其天下者也

註此數人者所稟多方故使天下躍而效  
之效之則失我我失由彼則彼為亂主矣  
夫天下之大患者失我也

疏以前數子皆稟分過人不能韜光匿耀  
而揚波混俗剽名於表立德於外引物從  
已炫耀群生天下亡德而不反本失我之



原斯之由也

法之所無用也

註若夫法之所用者視不過於所見故衆目無不明聽不過於所聞故衆耳無不聰士不過於所能故衆技無不巧知不過於

所知故群性無不道德不過於所得故群德無不當安用立所不逮於性分之表使天下奔馳而不能自反哉

疏夫率性而動動必由性此法之妙也而曾史之徒以己引物既無益於當世翻有損於將來雖設此法終無所用也

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犧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

註足以紀要而已

疏已上十二氏並上古帝王也當時既未有史籍亦不知指次第前後刻木為契結繩表信上下和平人心淳樸故易云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

甘其食美其服

註適故常甘當故常美若思夫多靡則無時慊矣

樂其俗安其居

疏止分故甘去華故美混同故樂恬淡故安居也

鄰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

註無求之至

疏境邑相比相去不遠雞犬吠聲音聞相接而性各自足無求于世卒于天命不相往來無為之至

若此之時則至治已

疏無欲無求懷道抱德如此時也豈非至哉

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贏糧而趣之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跡接手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

註至治之迹猶致斯弊

疏贏裹也亦是至理之風播而為教貴此

文近使物學之尚賢路開尋師訪道引領  
舉足遠適他方軌轍交行足跡所接裹糧  
負販不憚千里內則棄親而不孝外則去  
主而不忠至治之迹遂致斯弊也  
則是上好知之過也

註上謂好知之君知而好之則有斯過矣  
疏尚至治之迹好治物之智故致斯也

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

疏在上君王不能無為恬憺清虛合道而  
以知能治物物必弊之故大亂也老君云  
以知治國國之賊也

何以知其然邪

疏假設疑問出其所以

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鉤  
餌罟罾笱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  
落置罟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

註攻之愈密避之愈巧則雖禽獸猶不可  
圖之以知而況人哉故治天下者唯不任  
知任知無妙也

疏網小而柄形似畢星故名爲畢以繩繫

箭射謂弋罟罾皆網也笱曲梁也亦筌也  
削格爲之即今之鹿角馬槍以繩索羅落  
而取獸也置罟免網也既以智治於物寧  
無沸騰之患故治國者必不可用智也  
知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  
惑於辯矣

註上之所多者下不能安其少也性少而  
以逐多則迷也

疏智數詐偽漸漬毒害於物也頡滑骨稽  
也亦姦黠也解垢詐偽也夫骨稽堅白之  
智譎說同異之譚諒有虧於真理無益於  
世教故速觀譬於若訥愚俗惑於小辯

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

疏每每昏昏貌也夫忘懷任物則宇內清  
夷執迹用智則天下大亂故知上下昏昏

由乎好智

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  
知者

註不求所知而求所不知此乃舍己効人  
而不止其分也



疏所以知者分內也所不知者分外也舍  
內求外非惑如何也

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以善者

註善其所善爭尚之所由生也

疏所不善者桀跖也所以善者聖迹也盜

跖行不善以據東陵田恒行聖迹以竊齊

國故臧穀業異亡羊趣同或桀跖行殊損

性均也愚俗之徒妄生臧否善與不善誠

未足定也

○ 是以大亂故上恃日月之明下燦山川之精

中墮四時之施喘突之蟲肖翹之物莫不失

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

註夫吉凶悔吝生於動也而知之所動誠

能搖蕩天地運御群生故君人者胡可以

不忘其知哉

疏是以仍上辭也十六只為上來用智執迹故

天下大亂恃亂也燦銷也墮壞也附地之

徒曰喘突飛空之類曰肖翹皆輕小物也

夫執迹用智為害必甚故能鼓動陰陽搖

蕩天地日月為之薄蝕山川為之崩竭炎

涼為之愆敘風雨所以不時飛走水陸失  
其本性好知毒物一至於此也

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夫種種之民而悅夫  
役役之佞釋夫恬淡無為而悅夫噶噶之意  
噶噶已亂天下矣

註噶噶以已誨人也

疏自從也三代謂夏殷周也種種淳樸之

人役役輕黠之貌釋廢也噶噶以已誨人

也夫上古至淳之世素樸之時像園天而

清虛法方地而安靜而為族同禽獸之無知

逮乎散澆去淳離道背德而五常聖迹已

彰三代用知更甚舍淳樸之素士愛輕黠

之佞夫廢無欲之自安悅有心之誨物已

亂天下可不悲夫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十二

卷六

九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十三 綠

河 南 郭 象 註

唐 西 華 法 師 成 玄 英 疏

外篇在宥第十一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

註宥使自在則治治之則亂也人之生也直莫之蕩則性命不過欲惡不爽在上者不能無為上之所為而民皆赴之故有誘慕好欲而民性淫矣故所貴聖王者非貴其能治也貴其無為而任物之自為也

○ 疏宥寬也在自在也治統馭也寓言云聞諸賢聖任物自在寬宥即天下清謐若立教以馭蒼生物失其性如伯樂治馬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

疏性者稟生之理德者功行之名故致在宥之言以防遷淫之過若不任性自在恐物淫僻喪性也若不宥之復恐効他其德遷改也

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

註無治乃不遷淫

疏性正德定何勞布政治之哉有政不及無政有為不及無為

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

註夫堯雖在宥天下其迹則治也治亂雖殊其於失後世之恬愉使物爭尚畏鄙而不自得則同耳故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也

○ 疏恬靜也愉樂也瘁憂也堯以德臨人人歌擊壤乖靜性也桀以殘害於物物遭憂瘁乖其愉樂也堯桀政代斯異使物失性均也

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無之

註恬愉自得乃可長久 疏堯以不恬恠人桀以不愉取物不合淳和之性欲得長久天下未之有也

人大喜邪毗於陽大怒邪毗於陰陰陽并毗



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  
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

疏毗助也喜出於魂怒出於魄人稟陰陽  
與二儀同氣堯令百姓喜毗陽暄舒桀使  
人怒助陰慘肅人喜怒過分天則失常盛

夏不暑隆冬無霜既失和氣加之天災人  
多疾病豈非反傷形乎不可有為作法必  
致殘傷也

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

註此皆堯桀之流使物喜怒太過以致斯  
患也人在天地之中最能以靈知喜怒擾  
亂群生而振蕩陰陽也故得失之間喜怒  
集乎百姓之懷則寒暑之和敗四時之節  
差百度昏亡萬事天落也

疏為滯喜怒遂使百姓謀慮失真既乖憲  
章之法斯敗也已

於是乎天下始喬詰卓執而後有汝 皆曾史  
之行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

註慕賞乃善故賞不能供

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

註畏罰乃止故罰不能勝

疏喬詐偽也詰責問也卓獨也執猛也於  
是喬偽詰責卓爾不群獨懷執猛輕陵於  
物自堯為始次後有盜跖之惡曾史之善  
善惡既著賞罰係焉慕賞行善懼罰止惡  
舉天下斧鉞不足以罰惡傾宇宙之藏不  
足以賞善給猶足也

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

疏若忘賞罰任真乃在足也

自三代以下者匆匆焉終以賞罰為事彼何  
暇安其性命之情哉

註忘賞罰而自善性命乃大足耳夫賞罰  
者聖王之所以當功過非以著勸畏也故  
理至則遺之然後至一可反也而三代以  
下遂尋其事迹故為匆匆焉與迹競逐終

以所寄為事性命之情何暇而安哉

疏匆匆謹詳也競逐之謂也人懼斧鉞之  
誅又慕軒冕之賞心懷百慮事出萬端匆  
匆競逐而不知止夏殷已來其風漸扇賞  
罰櫻擾終日荒忙有何容暇安其性命

而且悅明邪是淫於色也悅聰邪是淫於聲也

疏悅受染也淫耽滯也希離慕曠為滯聲色也

悅仁邪是亂於德也悅義邪是悖於理也

疏德無憎愛偏愛故亂德理無是非裁非故逆理悖逆也

悅禮邪是相於技也悅樂邪是相於淫也

疏禮者擊跕曲拳節文隆殺樂者咸池大夏律呂八音說禮乃助浮華技能愛樂更助宮商淫聲

助宮商淫聲

悅聖邪是相於藝也悅知邪是相於疵也

註當理無悅悅之則致淫悖之患矣相助也

疏說聖迹助世間之藝術愛智計益是非之疵病也

之疵病也

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亡可也

註存亡無所在任其所受之分則性命安矣

疏八者聰明仁義禮樂聖智是也言人稟分不同性情各異離曠曾史素分有者存之可也衆人性分本無企慕乖真亡之可也

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傷卷倉囊而亂天下也

註必存此八者則不能縱任自然故為傷卷倉囊也

疏嚮卷不舒放之容也倉囊匆遽之貌天下群生唯知分外不能安任嚮卷自拘夸

華人事倉囊急速爭馳逐物由八者不忘致斯弊者也

致斯弊者也

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矣天下之感也

註不能遺之已為誤矣而乃復尊之以為貴豈不甚惑哉

疏前八者亂天之經不能忘遺已是大惑方復尊敬用為楷模痛惜甚也

豈直過也而去之邪乃齋戒以言之跪坐以

進之鼓歌以儻之吾若是何哉

註非直由寄而過去也乃珍貴之如此



疏八條之義事同芻狗過去之後不合更收誠禁致齋明言執禮君臣跪坐更相進獻鼓九韶之歌舞大章之曲珍重遠慮一至於此莊生目擊無奈之何也

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蒞天下莫若無為無為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

註無為者非拱默之謂也直各任其自為則性命安矣不得已者非迫於威刑也直抱道懷朴任乎必然之極而天下自賓也疏君子聖人也不得已臨蒞天下恒自無為雖復無為非關拱默動寂無心而性命之情未始不安也

故貴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寄天下

註若夫輕身以赴利棄我而殉物則身且不能安其如天下何

疏貴身賤利內我外物保愛精神不蕩於世者故可寄坐萬物之上託化於天下也

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無擢其聰明

註解擢則傷也

疏五藏精靈之宅聰明耳目之用若分辨五藏情識顯擢聰明之用則精神奔馳於內耳目竭喪於外矣

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

註出處默語常無其心而付之自然

疏聖人寂同死尸寂泊動類飛龍在天豈有寂動理教之異哉故寂而動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欲明寂動動寂理教教理不一異也

神動而天隨

註神順物而動天隨理而行

疏神者妙萬物而為言也即動即寂德同蒼昊隨順生物也

從容無為而萬物炊累焉

註若遊塵之自動

疏累塵也從容自在無為虛淡若風動細塵清空中浮物陽氣飄緜任運去留非已

吾又何暇治天下哉

註任其自然而已

疏物我齊混俱合自然何勞功暇更為治

法也

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臧人心老聃

曰汝慎無櫻人心

註櫻之則傷其自善也

疏姓崔名瞿不知何許人也既問在宥不

治人心何以履善答曰宥之放之自合其

理作法理物則櫻撓人心引下文云

人心排下而進上

註排之則下進之則上言其易搖蕩也

疏人心排他居下進已在皆常情也

上下囚殺

註無所排進乃安全耳

疏溺心上下為境所牽如禁之囚櫻煩困

苦

淖約柔乎剛彊

註言能淖約則剛彊者柔矣

疏淖約柔弱也矯情行於柔弱欲制服於

剛彊

廉劇彫琢其熱焦火其寒凝冰

註夫焦火之熱凝冰之寒皆喜怒并積之

所生若乃不彫不琢各全其朴則何冰炭

之有哉

疏廉務名也劇傷也彫琢名行欲在物前

若違情起怒寒其凝冰順心生喜熱喻焦

火

其疾僂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

註風俗之所動也

疏逐境之心一念之頃已遍十方況僂仰

之間不再臨四海哉

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縣而天

註靜之可使如淵動之則係天而踊躍也

疏有欲之心去無定準偶爾而靜如流水

之遇淵潭觸境而動類高天之縣不息動

之則係天踊躍

債驕而不可係者其唯人心乎

註人心之變靡所不為順而放之則靜而

自通治而係之則跂而債驕債驕者不可

禁之勢也

疏排下進上美惡喜怒債發驕矜不可禁

制者其在人心乎



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櫻人之心

註夫黃帝非為仁義也直與物冥則仁義之迹自見迹自見則後世之心必自殉之是亦黃帝之迹使物櫻也

疏黃帝因宜作則慈愛養民實異偏尚之

仁哉非之義後代之主執之軌轍蒼生名之為聖櫻人之心自此始也弊起後王繫非黃帝

堯舜於是乎股無肢脛無毛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為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然猶有不勝也

疏肢白肉也堯舜行黃帝之迹心形瘦弊股瘦無白肉脛禿無細毛養天下形容安萬物情性五藏憂愁於內血氣矜莊於外行仁義以為規矩立法度以為楷模尚不

免流放凶族則有不勝

堯於是放讜兜於崇山投三苗於三峽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

疏昔帝鴻氏有不才子天下謂之混沌即讜兜也為黨共工放南裔也緡雲氏有不

才子天下謂之饕餮即三苗也為堯諸侯封三苗之國國在左洞庭右彭蠡居豫章近南嶽三峽山名在西裔即秦州西羌也少昊氏有不才子天下謂之窮奇即共工也為堯水官幽都在北方即幽州之地尚書有殛鯀此文備也四人皆包藏凶惡不遵堯化故投諸四裔是堯不勝天下之事故四凶由舜今稱堯者其時舜攝堯位故耳

夫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

註夫堯舜帝王之名皆其迹耳我寄斯迹而迹非我也故駭者自世世彌駭其迹愈粗粗之與妙自塗之夷險耳遊者豈常改其足哉故聖人一也而有堯舜湯武之異明斯異者時世之名耳未足以名聖人之實也故夫堯舜者豈直一堯舜而已哉是以雖有矜愁之貌仁義之迹而所以迹者故全也

疏施延也自黃帝延乎堯舜聖迹滯物擾亂延及三王驚駭更甚

下有桀跖

疏桀跖行小人之行為下曾史行君子之行為上

上有曾史而儒墨畢起

疏謂儒墨守迹是非因之而起也

於是乎喜怒相疑

疏喜是怒非更相疑貳

愚知相欺

疏飾智驚愚互為欺侮

善否相非

疏善與不善彼此相非

誕信相譏

疏誕虛信實自相譏誚

而天下衰矣

註莫能齊於自得

疏相仍糾紛宇宙衰也

大德不同而性命爛漫矣

註立小異而不止於分

疏喜怒是非熾然大盛于涂故天年夫枉

性命爛漫爛漫散亂也

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

註知無涯而好之故無以供其求

疏聖人窮無崖之智百姓焉不竭哉

於是乎斲鋸制焉繩墨殺焉推鑿決焉

註彫琢性命遂至於此

疏繩墨正木之曲直禮儀示人之隆殺推

鑿穿木之孔竅刑法決人之身首工匠運

斤鋸以殘木聖人用禮法以傷道

天下春春大亂罪在櫻人心故賢者伏處大

山堪巖之下而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

註若夫任自然而居當則賢愚襲情而貴

賤復位君臣上下莫匪爾極而天下無患

矣斯迹也遂櫻天下之心使奔馳而不可

止故中知以下莫不外飾其性以眩惑衆

人惡直醜正蕃徒相引是以任真者失其

據而崇偽者竊其柄於是主憂於上民困

於下矣

疏春春相踐籍也一云亂宇宙大亂罪由

聖智君子道消晦迹林藪人君雖在廟堂

心恒憂慄既無良輔恐國傾危也



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

疏殊者決定當死也桁楊者械也夾脚及頸皆名桁楊六國之時及衰周之世良由聖迹黜劓五刑遂使桁楊者盈衢殊死者

相枕殘兀滿路相枕相望明其多也

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手桎梏之間意甚矣哉其無愧而不知恥也甚矣

註由腐儒守迹故致斯禍不思捐迹反之而方復攘臂用迹以治迹可謂無愧而不知恥之甚也

疏離跂用力貌也聖迹謂害物之具而儒墨方復攘臂分外用力於桎梏之間執迹封教救當世之弊何荒亂之能極哉故發意歎息傷固陋不已愧而不恥也

吾未知聖知之不為桁楊接摺也仁義之不為桎梏鑿柄也

註桁楊以接摺為管而桎梏以鑿柄為用聖知仁義者遠於罪之迹也迹遠罪則民斯尚之尚之則驕詐生焉驕詐生而禦姦

之器不具者未之有也故棄所尚則矯詐不作矯詐不作則桁楊桎梏廢矣何鑿柄接摺之為哉

疏接摺械揆也鑿孔也以物內孔中曰柄械不楔不牢桎無孔無用亦猶憲章非聖迹不立桀跖無仁義不行聖迹是櫻擾之

原仁義是殘害之本焉知曾史之不為桀跖嚆矢也

註嚆矢矢之猛者言曾史為桀跖之利用也

疏嚆箭鏃有孔猛聲也聖智是竊國之具仁義為凶暴之資曾史為桀跖利用猛箭故云然也

故曰絕聖棄知而天下大治註法其所以櫻也

疏絕竊國之具棄凶暴之資即宇內清平言大治也

黃帝立為天子十九年今行天下

疏德化詔令寓內大行

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

疏空同山涼州北界廣成即老子別號也  
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  
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

疏五穀黍稷菽麻麥也欲取窈冥之理天  
地陰陽精氣助成五穀以養蒼生也

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為之奈何

疏遂順也欲象陰陽設官分職順羣生之  
性問其所以

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

註問至道之精可謂質也

疏而汝也欲播植五穀官府二儀所問粗  
淺不過形質垂深玄之致是抵訶也

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

註不任其自爾而欲官之故殘也

疏苟欲設官分職引物從己既垂造化必

致傷殘

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  
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

疏族聚也分百官放陰陽有心治萬物必  
致凶災雨風不調炎涼失節雲未聚而雨

降木尚青而葉落攬搶薄蝕三光昏晦人  
心遭擾玄象荒息

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莫足以語至道

疏翦翦狹方貌也汝是諂佞之人心其狹  
劣何能語至道也

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間居三月復  
往邀之

疏黃帝退清齊一心舍九五尊位築特室  
避謹藉藉白茅以潔淨閑居經時重往請

道邀過也

廣成子南首而卧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

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

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蹙然而起曰善哉

問乎

註人皆自修而不治天下則天下治矣故

善之也

疏使人治物物必櫻煩各各治身天下清

正故善之蹙然疾起

來吾語汝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  
極昏昏默默



註窈冥昏默皆了無也夫莊老之所以屢稱無者何哉明生物者無物而物自生耳自生耳非為生也又何有為於已生乎

疏至道精微心靈不測故寄窈冥深遠昏默玄絕

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  
註忘視而自見忘聽而自聞則神不擾而形不邪也

疏耳目無外視聽抱守精神境不能亂心與形合自冥正道

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  
註任其自動故閒靜而不大也

疏清神靜慮體無所勞不緣外境精神常寂心閑形逸長生久視

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汝神將守形

形乃長生

註此皆率性而動故長生也

疏任視聽而無所見聞根塵既空心亦安靜照無知慮應機常寂神淡守形可長生久視也

慎汝內

註全其真也

疏忘心全漠也

閑汝外

註守其分也

疏絕視聽守分也

多知為敗

註知無崖故敗

疏不慎智慮心神既困耳目竭於外何不敗哉

我為汝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

為汝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

註夫極陰陽之原乃遂於大明之上入於窈冥之門也

疏陽動也陰寂也遂出也至人應動之時

智照如日月名大明也至陽之原表從本

降迹故言出也無感之時深根寂然凝湛

也至陰之原亦攝迹歸本故曰入窈冥之

門廣成示黃帝動寂兩義故託陰陽二門

也

也

也

天地有官陰陽有藏

註但當任之

慎守汝身物將自壯

疏天官謂日月星辰能照臨四方網維萬

物稱官也地官謂金木水火土能維持動

植運載群品亦稱官也陰陽二氣春夏秋

冬各有司存如藏府也咸得隨任無不稱

適何遠造化更立官府也汝但無為慎守

汝身一切萬物自然昌盛何勞措心自貽

伊臧哉

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

吾形未常衰

註取於盡性命之極極長生之致耳身不

夭乃能及物也

疏保恬淡一心處中和妙道攝衛修身雖

有壽考之年終無衰老之日

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

註天無為也

疏歎聖道之清高可與玄天合德也

廣成子曰來余語汝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

為終

疏死生變化物理無窮俗人愚惑謂有終

始

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為極

註徒見其一變也

疏萬物不測千變萬化愚人迷執謂有限

極

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

註皇王之稱隨世之上下耳其於得通變

之道以應無窮一也

疏得自然之道上逢淳樸之世則作犧農

下遇饒季之時應為湯武皇王迹自夷險

道之一也

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為土

註失無窮之道則自信於一變而不能均

同上下故俯仰異心

疏喪無為之道滯有欲之心生則覩於光

明死則便為土壤迷執生死不能均同上

下故有兩名也

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汝



註土無心者也生於無心故當反守無心而獨往也

疏夫百物昌盛皆生於地及其彫落還歸於土世間萬物從無而生死歸空寂生死不二不滯一方今將去汝任適也

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

註與化俱也

疏反歸冥寂之本入無窮之門應變天地之間游無極之野

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為常

註都任之也

疏參同也與三景齊明將二儀同久豈千二百歲哉

當我緝乎遠我昏乎

註物之去來皆不覺也

疏聖人無心若鏡機當感發即應感冥符若前機不感即昏然晦迹也

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

註以死生為一體則無往而非存

疏一死生明變化未始非我無去無來我

獨存也人執生死故憂患之

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而適遭鴻蒙鴻蒙方將拊解爵躍而遊

疏雲將雲主將也鴻蒙元氣也扶搖木神生東海也亦云風遭遇也拊拍也雀躍跳

躍也寓言也夫氣是生物之元也雲為雨澤之本也木是春陽之鄉東為仁惠之方舉此四事示君王御物以德澤為先也

雲將見之

疏怪其容儀殊俗動止異凡故問行李之

由庶為理物之道也

倘然止贊然立曰叟何人邪叟何為此疏倘驚疑貌贊不動也叟長老名也

鴻蒙拊解爵躍不輟對雲將曰遊

疏乘自然變化教遊也

雲將曰朕願有問也鴻蒙仰而視雲將曰吁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

疏二氣不降不升鬱結也

六氣不調

疏陰陽風雨晦明此六氣也

四時不節

疏春夏秋冬節令愆滯其序

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群生為之奈何

疏我欲合六氣精華以養萬物故問也

鴻蒙拊髀爵躍掉頭曰吾弗知吾弗知

疏萬物咸稟自然若措意治之必乖造化

故掉頭不答

雲將不得問又三年東遊過有宋之野而適

遭鴻蒙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忘朕邪天

忘朕邪再拜稽首願聞於鴻蒙

疏故如上天再言忘朕幸憶往時也

鴻蒙曰浮遊不知所求

註而自得所求也

疏浮遊處世無貪取也

猖狂不知所往

註而自得所往也

疏無心忘行無的當也

遊者執掌以觀无妄

註夫內足者舉目皆自正也

疏鴻蒙游心之處寬大涉見之物衆多能

觀之智知所觀之境無妄也執掌衆多也

朕又何知

註以斯而已矣

疏浮游猖狂虛心任物物各自正我復何

知

雲將曰朕也自以為猖狂而民隨予所往朕

也不得已於民今則民之放也

註夫乘物非為迹而迹自彰猖狂非招民

而民自往故為民所放效效而不得已也

疏我同鴻蒙無心馭世不得已臨人人則

隨我迹便為物放效也

願聞一言

疏願聞要旨庶決深疑

鴻蒙曰亂天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弗成

註若夫順物性而不治則情不逆而經不

亂玄默成而自然得也

疏亂天然常道逆物真性即譎詐方起自

然之化不成也

解獸之羣而鳥皆夜鳴

註離其所以靜也



疏放效迹彰害物災起獸則驚群散起鳥則駭飛夜鳴

災及草木禍及昆蟲

註皆坐而受害也

疏草木未霜零落災禍及昆蟲昆明也向

陽啓蟄

噫治人之過也

註夫有治之迹亂之所由生也

疏天治斯滅治人過也

○雲將曰然則吾奈何

疏欲請不治之術

鴻蒙曰噫毒哉

註言治人之過深

疏重傷禍敗屢嘆噫聲

僂僂乎歸矣

註僂僂坐起之貌嫌不能隕然通放故遣二十七

使歸

疏僂僂輕舉之貌嫌雲將治物為禍故示

輕舉勸令息迹歸本

雲將曰吾遇天難願聞一言鴻蒙曰噫心養

註夫心以用傷則養心者其性不用心乎

疏養心之術列在下文

汝徒處無為而物自化

疏徒但也但處心無為而物自化

隨爾形體吐爾聰明倫與物志

註理與物皆不以存懷而聞付自然則無

為而自化矣

疏倫理也隨形體忘身也吐聰明忘心也

身心兩忘物我雙遣是養心也

○大同乎泔溟

註與物無際

疏溟泔自然之氣也茫蕩身心大同自然

合體也

解心釋神莫然無魂

註坐忘任獨

疏魂好知為也解釋遣蕩也莫然無知滌三十三

蕩心靈同死灰枯木無知魂也

萬物云云各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

註不知而復乃真復也

疏云云衆多也衆多往來生滅不離自然

歸根明矣豈得用知然後復命矣哉

渾渾沌沌終身不離

註渾沌無知而任其自復乃能終身不離其本也

疏渾沌無知而任獨千變萬化不離自然

若彼知之乃是離之

註知而復之與復乖矣

疏用知慕生本乃離自然性也

無問其名無闕其情物固自生

註闕問則失其自生也

疏道離名言理絕情慮若以名問道以情

闕理不亦遠哉能遣情忘名任于獨化物

得生理也

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躬身求之乃

今也得

註知而不默常自失也

疏降道德之言示玄默之行立身以來方

今始悟

再拜稽首起辭而行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

乎已而惡人之異於已也

疏染習之人迷執日久同已喜懼異已嫌惡也

同於已而欲之異於已而不欲者以出乎眾為心也

註心欲出羣為眾雋也

疏夫是我而非彼喜同而惡異者必欲顯

己功名超出羣眾

夫以出乎眾為心者曷常出乎眾哉

註眾皆以出眾為心故所以為眾人也若

我亦欲出乎眾則與眾無異而不能相出

矣夫眾皆以相出為心而我獨無往而不

同乃大殊於眾而為眾主也

疏人以競先出乎眾為心此是恒物鄙情

何能獨超羣外同其光塵方大殊於眾而

為眾傑

因眾以寧所聞不如眾技眾矣

註吾一人之所聞不如眾技多故因眾則

寧也若不因眾則眾之千萬皆我敵也

疏用眾人技能因眾人聞見即無忿競所

謂明者為之視智者為之謀也



而欲為人之國者此攬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

註夫欲為人之國者不因眾之自為而以已為之者此為徒求三王主物之利而不見已為之患也然則三王之所以利豈為

之哉因天下之自為而任耳

疏用一已偏執為國者徒求三王主物之

利不知為喪身之大患也

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

國乎

疏僥倖也以皇王之國利要求非分為一

身之幸會者未嘗不身遭殞敗萬不存一

故云幾何也

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而喪人之國也

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

註已與天下相因而成者也今以一已而

專制天下則天下塞矣已豈通哉故一身

既不成而萬方有餘喪矣

疏以僥倖之心為帝王之主論存已矣無

一成語亡也有餘敗也

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

疏此一句傷嘆君王不知僥倖為弊矣

夫有土者有大物也

疏九五尊高四海宏巨是稱大物也

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

註不能用物而為物用即是物耳豈能物

物哉不能物物則不足以有大物矣

疏苟求三王之國不能任物自為翻為物

用已自是物焉能物物斷不可也

而不物故能物物

註夫用物者不為物用也不為物用斯不

物矣不物故物天下之物使各自得也

疏不為物用而用於物者也

明乎物物者之非物也豈獨治天下百姓而

已哉出入六合遊乎九州

註用天下之自為故馳萬物而不窮

疏聖人通自然達造化運百姓心知用群

生耳目是知物物者非物也豈獨戴黃屋

坐汾陽佩玉璽治天下哉固當排六合陵

太清超九州游姑射矣

獨往獨來是謂獨有

註人皆自異而已獨羣遊斯乃獨往獨來者也獨有斯獨可謂獨有矣

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

註夫與衆玄同非求貴於衆而衆人不能不貴斯至貴也若乃信其偏見而以獨異為心則雖同於一致故是俗中之一物耳非獨有者也未嘗獨有而欲餐竊軒冕冒取非分衆豈歸之哉故非至貴也

○ 疏人皆自異而已獨與羣游斯乃獨往獨來者也獨有斯獨可謂獨有矣欲出衆而

已獨游衆無此能故名獨有獨有之人蒼生樂推百姓荷戴以斯為主可謂至尊至貴也

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響

註百姓之心形聲也大人之教影響也大人之於天下何心哉猶影響之隨形聲耳疏大人聖人也無心感應應不以心故百姓之心形聲也大人之教影響也  
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

註使物之所懷各得自盡也

○ 疏聖人心隨物感感亦稱機盡物懷抱為天下配

註問者為主應故為配

○ 疏配匹也先感為主應者為匹也

處乎無響

註寂以待物

○ 疏處寂也無感之時心如枯木寂無影響也

○ 行乎無方

註隨物轉化

○ 疏行應機也逗機不定方所也

挈汝適復之撓撓

註撓撓自動也提挈萬物使復歸自動之性即無為之至也

○ 疏撓撓自動也逗機無方還欲提挈汝等

羣品令歸自本性則無為至也

以遊無端

註與化俱故無端

○ 疏遊心與自然俱遊故無朕迹之端崖



出入無旁

註玄同無表

疏出入塵埃生死之中玄同造物無邊可見

與日無始

註與日新俱故無始也

疏與日俱新故無終始

頌論形軀合乎大同

註其形容與天地無異

疏贊頌論語聖人盛德軀貌與二儀大道

合同外不闕乎宇宙內不有其己身也

大同而無己

註有己則不能大同也

疏合二儀同大道則物我俱忘也

無己惡乎得有有

註天下之難無者己也己既無矣則羣有

不足復有之

疏已既無矣物焉有哉

觀有者昔之君子

註能美其名者耳

疏行仁義禮君臣者不離有為君子也  
觀無者天地之友

註觀無則任其獨生也

疏觀無為之妙理見自然之正性二儀非

有萬物盡空翻有入無故稱為友矣

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

也

註因其性而任之則治反其性而凌之則

亂夫民物之所以卑而賤者不能因任故

也是以任賤者貴因卑者尊此必然之符

也

疏民雖居下各有功能物雖輕賤咸負材

用物無棄材人無棄用庶咸亨也

匿而不可不為者事也

註夫事藏於彼故匿也彼各自為故不可

不為但當因任耳

疏匿藏也事有隱顯性有二拙或顯於此

或隱於彼或工於此或拙於彼但當任之

悉事齊也

麤而不可不陳者法也

註法者妙事之迹也安可以迹麤而不陳  
妙事哉

疏法言教也以教望理理妙法粗取論筌  
蹄故須陳說故也

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

註當乃居之所以為遠

疏義雖去道疏遠苟其合理應須取斷

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

註親則若偏故廣乃仁耳

疏親雖偏愛狹博周普愛乃大仁也

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

註夫禮節者患於係一故物物體之則積  
而周矣

疏積厚也節文也夫禮貴尚往來人情華

薄故外示折旋內敦積厚此真禮也

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

註事之下者雖中非德

疏中順也修道之人和光處世卑順於物

而志行清高涅而不緇其德也

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

註事之難者雖一非道況不一哉

疏妙本一氣通生萬物甚自簡易其唯道  
乎

神而不可不為者天也

註執意不為雖神非天況不神哉

疏神功不測顯晦無方逗機無滯合天然  
也

故聖人觀於天而不助

註順其自為而已

疏聖人觀自然妙理大順羣物而不助其

性分此下釋前文

成於德而不累

註自然與高會也

疏能使境智冥會上德既成自無瑕累也

出於道而不謀

註不謀而一所以為身

會於仁而不恃

疏老經云為而不恃仁慈博愛貴在合宜

故無恃頽

薄於義而不積



註率性居遠非積也

疏先王蓬廬非可寶重已陳芻狗豈積而

留

應於禮而不諱

註自然應禮非由忌諱

疏妙本湛然迹應於禮豈拘忌諱

接於事而不讓

註事以禮接能否自任應動而動無所辭

讓

疏混俗揚波因事接物應機不取亦無辭

讓

齊於法而不亂

註御粗以妙故不亂也

疏因於物性以法齊之故不亂也

恃於民而不輕

註恃其自為耳不輕用也

疏民惟邦本本固而邦寧故恃籍不敢輕

用也

因於物而不去

註因而就任之不去其本也

疏順黔黎之心因庶物之性雖施於法教

不令雜於性本

物者莫足為也而不可不為

註夫為者豈以足為故為哉自體此為故

不可得而止也

畢七

三十二

疏物之稟生功用萬殊如羌娘轉丸蜘蛛

結網出自天然非關假學故素無之而不

可強為性中有者不可不為也

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

註不明自然則有為有為而德不純也

疏闡自然之理則澆薄之德不純也

不通於道者無自而可

註不能虛已以待物則事事失會

疏閉虛玄道性故觸事面墻諒無從而可

也

不明於道者悲夫

疏闡天人之理惑君臣之義所作顛蹙深

可悲傷

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為而尊者天道也

註在上而任萬物之自為也

疏無事無為尊高在上者合自然天道也  
有為而累者人道也

註以有為為累者不能率其自得也

疏司職有為事累繁擾者人倫之道

主者天道也

註同乎天之任物則自然居物上

疏君在上任物合天道無為也

臣者人道也

註各當所任

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

註君任無為而委百官百官有所司而君

不與焉二者俱以不為而自得則君道逸

臣道勞勞逸之際不可同日而論之也

疏君位尊高委之宰牧臣道卑下竭誠奉

上故君道逸臣道勞不可同日而語也

不可不察也

註不察則君臣之位亂矣

疏天道君而無為人道臣而有事尊卑有

隔勞逸不同各守其分則君臣咸無為也

必不能鑒理即勞逸失宜君臣亂矣夫二

儀生育變化無窮形質之中最為廣大而  
新新變化念念推遷實為等均所謂亨之  
毒之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十三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十四 緣八

河 南 郭 象 註  
唐 西 華 法 師 成 士 英 疏

外篇天地第十二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

註均於不為而自化也

疏夫二儀生育覆載無窮形質之中最為廣大而新新變化其狀不殊念念遷謝實唯均等所謂亭之也故云天地生我並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

註一以自得為治

疏夫四生萬物其類最繁至於率性自得斯理唯一所謂毒之也故又云萬物與我為一

人卒雖眾其主君也

註天下異心無心者主也

疏黔首卒隸其數雖多主而君者一人而已無心因任允當斯位

君原於德而成於天

註以德為原無物不得得者自得故得而

不謝所以成天也

疏原本也夫君主人物必須以德為宗物各自得故全成自然之性

故曰玄古之君天下無為也天德而已矣

註任自然之運動

疏玄遠也古之君謂三皇已前帝王也言玄古聖君無為而治天下也蓋何為哉此引古證今成天德之義也

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

註無為者自然為君非邪也

疏以虛通之理觀應物之數而無為因任之君不用邪僻之言者故理當於王道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

註各當其分則無為位上有為位下也

疏夫君道無為而臣道有事尊卑勞逸理固不同譬如首自居上足自居下用道觀

察分義分明

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

註官各當其所能則治矣

疏夫官有高卑能有優劣能受職則物無

私得是故天下之官治也

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

註無為也則天下各以其無為應之

疏夫大道生物性情不同率已所以悉皆

備足或走或飛咸應其用不知所以豈復

措心故以理徧觀則庶物之應備

故通於天地者德也

註萬物莫不皆得則天地通

疏通同也同兩儀之覆載與天地而俱生

者德也

行於萬物者道也

註道不塞其所由則萬物自得其行矣

疏至理無塞恣物往來同行萬物故曰道

也

上治人者事也

註使人人自得其事

疏雖則治人因其本性物各率能咸自稱

適故事事有宜而天下治也

能有所藝者技也

註技者萬物之不用也

疏率其本性自有藝能非假外為故真技

術也

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

兼於天

註夫本末之相兼猶手臂之相包故一身

和則百節皆適天道順則本末俱暢

疏兼帶也濟也歸也夫藝能之技必須帶

事不帶於事技術何施也事苟失宜事便

無用雖行於義不可乖德雖有此德理須

法道虛通故曰虛通終歸自然之術斯乃

理事相包用不同耳是故示本能攝末自

淺之深之義

故曰古之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為而

萬物化

疏夫兼天所以無為兼道所以無欲故古

之帝王養畜羣庶者何為哉蓋無欲而蒼

生各足無為而萬物自化也

淵靜而百姓定

疏一人垂拱而玄默百姓則比屋而可封

故老經云我好靜而民自正



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

疏一道也夫事從理生理必包事本能攝末故知一萬事畢語在西升經莊子引以為證

無心得而鬼神服

註一無為而羣理都舉

疏夫迹混人間之事心證自然之理而窮原徹際妙極重玄者故在於顯則為人物之所歸處於幽則為鬼神之所服

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刳心焉

註有心則累其自然故當刳而去之

疏夫子者老子也莊生師老君故曰夫子也刳去也灑也虛通之道包羅無外二儀待之以覆載萬物得之以化生何莫由斯

最為物本歎洋洋之美大以勗當世之君王可不法道之無為洗去有心之累者邪無為為之之謂天

註不為此為而此為自為乃天道

疏無為為之率性而動也天機自張故謂

之天此不為為也

無為言之之謂德

註不為此言而此言自言乃真德

疏寂然無說而應答無方譬縣鏡高堂物來斯照語默不殊故謂之德也此不言而

言者

愛人利物之謂仁

註此任其性命之情也

疏慈若雲行愛如雨施心無偏執德澤弘普惜其性命故謂之仁也

不同同之之謂大

註萬物萬形各正其分不引彼以同我乃成大耳

疏夫刻雕象形而性情各異率其素分僉合自然任而不割故謂之大也

行不崖異之謂寬

註玄同彼我則萬物自容故有餘

疏夫韜光晦迹而混俗揚波若樹德不異於人立行豈殊於物哉而心無崖際若萬頃之陂林藪蒼生可謂寬容矣

有萬不同之謂富

註我無不同故能獨有斯萬

疏位居九五威誇萬乘任庶物之不同順

蒼生之為異而羣性咸得故能富有天下也

故執德之謂紀

註德者人之綱

疏能持已有之德行者可謂羣物之綱紀也

德成之謂立

註非德而成者不可謂立

疏德行既成方可立功而濟物也

循於道之謂備

註夫道非偏物也

疏循順也能順於虛通德行方足

不以物挫志之謂完

註內自得也

疏挫屈也一毀譽混榮辱不以世物屈節

其德完全

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其心之大也

註心大故事無不容也

疏韜包容也君子賢人肆於已前十事則

能包容物務心性寬大也

沛乎其為萬物逝也

註德澤滂沛任萬物之自往也

疏逝往也心性寬閑德澤滂沛故為羣生

之所歸往也

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

註不貴難得之物

疏若如前行便是無為既不羨於榮華故

不貴於寶貨是以珠生於水不索故藏之

於淵金出於山不求故韜之於微也

不利貨財

註乃能忘我况貨財乎

疏雖得珠玉尚不貪以資身常用貨財豈

復將為利也

不近貴富

註自來寄耳心常去之遠也

疏寄去寄來不哀不樂故外疏遠乎軒冕

內不近乎富貴也



不樂壽不哀夭

註所謂縣解

疏假令壽年延永不以為樂性命夫促不以為哀

不榮通不醜窮

註忘夭壽於曾中況窮通之間哉

疏富貴榮達不以為榮華貧賤室塞不以為醜辱壽夭嘗不以措意榮辱之情豈容介懷

不拘一世之利以為己私分

註皆委之萬物也

疏光臨宇宙統御天下四海珍寶總繫一人而行不利貨財委之萬國豈容拘束入己用為私分也

不以王天下為己處顯

註忽然不覺榮之在身

疏覆育黔黎主領天下而推功於物忘其富貴故不以己大而榮顯也

顯則明

註不顯則默而止

疏明彰也雖坐汾陽喪其天下必也顯智豈曰韜光也

萬物一府死生同狀

註蛻然無所在也

疏忘於物我故萬物可以為一府冥於變化故死生同其形狀死生無變於已況窮通夭壽之間乎

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濔乎其清也

疏至理深玄譬猶淵海濔然清潔明燭鬢眉淵則嘆其居叙以深澄濔則嘆其雖動而恒潔也本亦作君字者

金石不得無以鳴

註聲由寂彰

疏鳴由寂彰應由真起也

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

註因以喻體道者物感而後應也

疏考擊也夫金石之內素蘊宮商若不考擊終無聲響亦由至人之心實懷聖德物若不感無由顯應前託淵水以明至道此寄金石以顯聖心

萬物孰能定之

註應感無方

疏喻彼明鏡方茲虛谷物來斯應應而無心物既脩短無窮應亦方圓無定

夫王德之人素逝而恥通於事

註任素而往耳非好通於事也

疏素真也逝往也王盛不驕不矜任真而往既抱朴以清高故羞通於物務

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

註本立而知不逆

疏神者不測之用也常在理上往而應物

也不測之神知通於物此之妙用必資於

本欲示本能起用用不乖本義也

故其德廣

註任素通神而後彌廣

疏夫清素無為任真而往神知通物而恒

立本原用不乖體動不傷寂德行如是豈

不大中之者邪

其心之出有物採之

註物採之而後出耳非先物而唱也

疏採求也夫至聖虛懷而物我斯應自非

物求聖德無由顯出聖心聖心之出良由

物採欲和而不唱不為物先

故形非道不生非德不明

疏形者七尺之身生者百齡之命德者能

澄之智道者可通之境也道能通生萬物

故非道不生德能鑒照理原故非德不明

老經云道生之德畜之也

存形窮生立德明道非王德者邪

疏存任也窮盡也任形容之妍醜盡生齡

之大壽立盛德以匡時用至道以通物能

如是者其唯王德乎

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此謂

王德之人

註忽勃皆無心而應之貌動出無心故萬

物從之斯蕩蕩矣故能存形窮生立德明

道而成王德也

疏蕩蕩寬平之名忽勃無心之貌物感而

動逗機而出因循任物物則從之猶具象

美故為王德也



視乎冥冥聽乎無聲

疏至道深玄聖心凝寂非色不可以目視

絕聲不可以耳聽

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

註若夫視聽而不寄之於寂則有聞昧而

不和也

疏雖復冥冥非色而能陶甄萬象乃云寂

寂無響故能諧韻八音欲明從體起用功

能如是者也

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

註窮其原而後能物物

疏即有即無即寂即應遣之又遣故深之

又深既而窮理盡性故能物衆物也

神之又神而能精焉

註極至順而後能盡妙

疏神者不測之名應寂相即有無洞達既

而非測非不測亦不非測乃是神之精妙

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

註我確斯而都任彼則彼求自供

疏遣之又遣乃曰至無而接物無方隨機

稱適千差萬品求者即供若懸鏡高堂物  
來斯照也

時騁而要其宿大小長短脩遠

註皆恣而任之會其所極而已

疏騁縱也宿會也若夫體故至無所以隨

求稱適故能順時因任應物多方要在會

歸而不滯一故或大或小乍短乍長乃至

脩遠其來者隨彼機務悉供其求應病以

藥理無不當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

還歸遺其玄珠

註此寄明得真之所由

疏亦是南方之色心是南方之藏水性流

動位在北方譬曰迷心緣鏡闇無所照故言

赤水北也崑崙身也南是顯明之方望是

觀見之義玄則疏遠之目珠乃珍貴之寶

欲明世間羣品莫不身心迷妄馳騁耽著

無所覺知闇似北方動如流水迷真喪道

實此之由今欲返本還源祈真訪道是以

南望示其照察還歸表其復命故先明失

真之處後乃顯得道之方法所顯方法列在下文

使知索之而不得

註言用知不足以得真

疏索求也故絕慮不可以心求也

使離朱索之而不得

疏非色不可以目取也

使喫詬索之而不得也

註聰明喫詬失真愈遠

疏喫詬言辨也離言不可以辨索

乃使象罔象罔得之

疏罔象無心之謂離聲色絕思慮故智與

離朱自涯而反喫詬言辨用力失真唯罔

象無心獨得玄珠也

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手

註明得真者非用心也象罔然即真也

疏離婁迷性恃明目而喪道軒轅悟理歎

罔象而得珠易諸學生故可以不離形去

智熟聰廉體邪

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

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

疏已上四人並是堯時隱士厭穢風塵懷

道抱德清廉潔已不同人世堯知其賢欲

讓天下莊生示有承稟故具列其師資也

堯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

註謂為天子

吾藉王倪以要之

註欲因其師以要而使之

疏配合也藉因也堯云齧缺之賢者有合

天位之德庶因王倪遠能屈致情事不決

故問許由

許由曰殆哉圾于天下

註圾危也

疏殆近也圾危也若要齧缺讓萬乘危亡

之微其則不遠也

齧缺之為人也聰明叡知給數以敏其性過

人

註聰敏過人則使人跂之屢傷於民也

疏叡聖也給捷也敏速也夫聖人治天下

也冕旒垂目鞋纒塞耳所以杜聰明不欲



多聞見今齧缺乃內懷聖智外眩聰明詞鋒捷辯計數宏達德行性機所作過人其迹既彰必以為患危亡之狀列在己下而又乃以人受天

註用知以求復其自然

疏物之喪真其日已久乃以心智之術令復其初故自然之性失之遠

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

註夫過生於聰知而又役知以禁之其過彌甚矣故曰無過在去知不在於強禁

疏過之所由生者知也言齧缺但知審禁

蒼生之過患而不知患生之由智也

與之配天乎彼且乘人而無天

註若與之天下彼且遂使後世任知而失

真

疏若與天位令御羣生必運乎心智悅乎

天理則物皆喪已無復自然之性也

方且本身而異形

註夫以萬物為本則羣變可一而異形可

同斯迹也將遂使後世由己以制物則萬

物乖矣

疏方將也夫聖人無心因循任物今齧缺以己身為本引物使歸令天下異形從我之化物之失性實此之由後世之患自斯而始也

方且尊知而火馳

註賢者當位於前則知見尊於後奔競而

火馳也

疏夫不能忘智以任物而尊智以御世遂將徇迹捨己効人馳驟奔逐其速如火矣

方且為緒使

註將與後世事役之端

疏緒端也使役也不能無為而任知御物

後世勞役自此為端

方且為物絃

註將遂使後世拘牽而制物

疏絃礙也不能用道以通人方復任智以

礙物也

方且四顧而物應

註將遂使後世指麾以動物令應上務

疏方將顧盼四方撫安萬國令彼之氓黎  
應我之化法

方且應衆宜

註將遂使後世不能忘善而利仁以應宜  
也

疏用一己之知應衆物之宜既非無心未  
免危殆矣

方且與物化

註將遂使後世與物相逐而不能自得於  
內

○疏將我已知施與物衆令庶物從化物既  
失之我亦未得也

而未始有恒

註此皆盡當時之宜也然今日受其德而  
明日承其弊矣故曰未始有恒

疏以智理物政出多門前荷其德後遭其  
弊既乖淳古所以無恒

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

註其事類可得而祖效

疏族數也夫齧缺隱居山藪高尚其志不

能混迹未足配天而流俗之中罕其輩類  
故志尚清遐良可效耳

可以為衆父而不可以為衆父父

註衆父父者所以迹也

疏父君也言齧缺高尚無為不夷乎俗雖

其道可述適可為衆人之父而未可為父

父也父父者堯也夫堯寄坐萬物之上而

心馳乎姑射之山往見四子之時即在汾

陽之地是以即寂而動即動而寂無為有

為為無為有有無一時動寂相即故可為

君中之君父中之父所謂窮理盡性玄之

又玄而為衆生之父故其宜矣故郭注云

父父者所以迹也

治亂之率也

註言非但治主乃為亂率

疏率主也若用智理物當時雖治於後必

亂二途皆以智為率

北面之禍也

註夫桀紂非能殺賢臣乃賴聖知之迹以

禍之



疏桀紂賴聖智以殺賢臣故聖智是北面之禍也

南面之賊也

註田恒非能殺君乃資仁義以賊之

疏田恒資仁義以殺主故仁義南面之賊

注云田恒非能殺君乃資仁義以賊之

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

疏華地名也今華州也封人者謂華地守

封疆之人也嘻歎聲也封人見堯有聖人

之德光臨天下請祝願常富庶享多福

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

多男子堯曰辭

疏夫富壽多男子實為繁撓而能體之者

廢無為故寄彼二人明茲三患辭讓之旨

列在下文

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汝獨不欲

何邪

疏前之三事人之大欲存焉汝獨致辭有

何意謂

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

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

疏夫子胤扶疏憂懼斯重財貨殷盛則事

業實繁命壽延長則貽困辱三者未足養

無為之德適可以益有為之累所以並辭

封人曰始也我以汝為聖人邪今然君子也

疏我曰言汝有無雙照便為體道聖人今

既捨有趣無適是賢人君子也

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

懼之有

註物皆得所而志定也

疏天地造化為萬物各有才能量才授官

有何憂懼

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

註寄之天下故無事也

疏百姓豐饒四海殷實寄之羣有而不以

私為斯事無為也

夫聖人鶉居

註無意而期安也

而穀食

註仰物而足

疏鷦鷯也野居而無常處擊者鳥之子  
食必仰母而足聖人寢處儉薄譬彼鷦鷯  
供膳裁充方茲擊鳥既無心於侈靡豈有  
情於滋味乎

鳥行而無彰

註率性而動非常迹也

疏彰文迹也夫聖人灰心滅智而與物俱  
冥猶如鳥之飛行無蹤跡而可見也

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

註猖狂妄行而自蹈大方也

疏運屬清夷則撫臨億兆物來感我則應

時昌盛郭注云猖狂妄行恐乖文旨

天下無道則脩德就間

註雖湯武之事苟順天應人未為不間也

故無為而無不為者非不間也

疏間音閑時逢擾亂則混俗韜光脩德隱

迹全我生道嘉遁閑居道遠遁世所謂隱

顯自在用捨隨時

千歲厭世去而上仙

註夫至人極壽命之長任窮理之變其生

也天行其死也物化故云厭世而上仙也  
疏夫聖人達生死之不二通變化之為一  
故能盡天年之脩短厭囂俗以消升何必  
鼎湖之舉獨為上仙安期之壽方僂千歲  
乘彼白雲至于帝鄉

註氣之散無不之

疏精靈上升與太一而冥合乘雲御氣屆  
于天帝之鄉

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

疏三患前富壽多男子也夫駕造物而來

往乘變化而遨遊三患本自虛無七尺來

從非有殃辱之事曾何足云

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

疏請言既訖封人於是去之堯方悟非所

以請答也

封人曰退已

疏所疑已決宜速退歸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

禹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

疏伯成子高不知何許人也蓋有道之士



也

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  
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  
子而吾子辭為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

疏唐虞之世南面稱孤逮乎有夏退耕於

卷八

二十

野出處頓殊有何意謂

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  
畏

疏夫賞罰者所以著勸畏也而堯以無為  
為治物物從其化故百姓不待其褒賞而  
自勉行善無勞刑罰而畏惡不為此顯之

聖明其德如是

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  
後世之亂自此始矣

疏盛行賞罰百姓猶不仁至德既衰是以

刑書滋起故知將來之亂從此始焉

夫子闔行邪無落吾事佶佶乎耕而不顧

註夫禹時三聖相承治成德備功美漸去

故史籍無所載仲尼不能問是以雖有天

下而不與焉斯乃有而無之也故考其時

而禹為最優計其人則雖三聖故一堯耳

時無聖人故天下之心俄然歸啓夫至公

而居當者付天下於百姓取與之非己故

失之不求得之不辭忽然而往倜然而來

是以受非毀於廉節之士而名列於三王

卷八

二十一

未足怪也莊子因斯以明堯之弊弊起於

堯而釁成於禹況後世之無聖乎寄遠迹

於子高使棄而不治將以絕聖而反一遺

知而寧極耳其實則未聞也夫莊子之言

不可以一塗詰或以黃帝之迹禿堯舜之

脛豈獨貴堯而賤禹哉故當遺其所寄而

錄其絕聖棄智之意焉

疏蓋何也落廢也佶佶耕地之貌伯成謂

禹為夫子夫子何不行去邪莫廢我農事

於是用力而耕不復顧盼也夫三聖相承

蓋無優劣但澆淳異世故其迹不同郭注

云弊起於堯而釁成於禹者欲明有聖不

如無聖有為不及無為故高遠迹以明絕

聖棄智者耳

泰初有無無有無名

註無有故無所名

疏太初始也無氣始萌謂之太初言其氣廣大能為萬物之始本故名太初太初之時惟有此無未有於有有既未有名將安寄故無有無名

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

註一者有之初至妙者也至妙故未有物理之形耳夫一之所起起於至一非起於無也然莊子之所以屢稱無於初者何哉初者未生而得生得生之難而猶上不資於無下不待於知突然而自得此生矣又何營生於已生以失其自生哉

疏一應道也有無一之名而無萬物之狀物得以生謂之德

註夫無不能生物而云物得以生乃所以明物生之自得任其自得斯可謂德也

疏德者得也謂得此也夫物得以生者外不資乎物內不由乎我非無非有不自不他不知所以而生故謂之德也

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間謂之命

疏雖未有形質而受質以有素分然且此分脩短慤乎更無間隙故謂之命

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

疏留靜也陽動陰靜氣氤升降分布三才化生萬物物得成就生理具足謂之形也

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

註夫德形性命因變立名其於自爾一也疏體質保守也稟受形質保守精神形則有醜有妍神則有愚有智既而宜便軌則各自不同素分一定更無改易故謂之性也

性脩反德德至同於初

註恒以不為而自得之

疏率此所稟之性循復生初之德故至其德處同於太初

同乃虛虛乃大

註不同於初而中道有為則其懷中故為有物也有物而容養之德小矣

疏同於太初心乃虛豁心既虛空故能包容廣大



合喙鳴

註無心於言而自言者合於喙鳴

疏喙鳥口也心既虛空迹復冥物故其說

合彼鳥鳴鳥鳴既無心於是非聖言豈有

情於憎愛

喙鳴合與天地為合

註天地亦無心而自動

疏言既合於鳥鳴德亦合於天地天地無

心於覆載聖人無心於言說故與天地合

也

其合緡緡若愚若昏

註坐忘而自合耳非照察以合之

疏緡合也聖人內符至理外順羣生唯迹

與本聲無不合故曰緡緡是混俗揚波同

塵萬物既若愚蠢又如昏暗又解既合喙

鳴又合天地亦是緡緡

是謂玄德同乎大順

註德玄而所順者大矣

疏總結已前歎其美盛如是之人可謂深

玄之德故同乎太初大順天下也

夫子問于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可不可然不然

註若相放效強以不可為可不然為然斯

矯其性情也

疏師於老聃所以每事請答汎論無的故

曰有人布行政教化使人倣效以己而制物

物失其性故己之可者物或不可己之然

者物或不然物之可然於己亦爾也

辨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寓

註言其高顯易見

疏堅白公孫龍守白論也孔穿之徒堅執

此論當時獨步天下無敵今辨者云我能

離析堅白之論不以為辯雄辯分明如懸

日月於區宇故郭注云言其高顯易見也

若是則可謂聖人手

疏結前問意如是之人得為聖否

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

疏胥相也言以是非更相易奪用此技藝

係縛其身所以疲勞形體怵心慮也此

答前問意技有本或作枝字者言是非易

奪枝分葉派也

執狸之狗成思獲狙之便自山林來

註言此皆失其常然也

疏獲狙獼猴也執捉狐狸之狗多遭傑頸

而獵既不自在故成愁思獲猴本居山林

透迤故曠為挑攫便捷故失其常處狸有

本作猫者竹鼠也

丘予告若而不能聞與而不能言凡有

首有趾無心無耳者衆

註首趾猶始終也無心無耳言其自化

○疏若而皆汝也首趾終始也理絕言辯故

不能聞言也又不可以心慮知耳根聽故

言無心無耳也凡有機無情皆曰終始故

言衆也咸不能以言說悉不可以心知汝

何多設獲狙之能高張懸寓之辨今物効

已豈非過乎

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

註言有形者善變不能與無形無狀者並

存也故善治道者不以故自持也將順日

新之化而已

疏有形者身也無形者心也汝言心與身

悉皆有存我以理觀照盡見是空也

其動止也其死生也其廢起也此又非其所

以也

註此言動止死生盛衰廢興未始有恒皆

自然而然非其所用而然故放之而自得

也

疏時有動靜物有死生事有興廢此六者

自然之理不知所以然也豈關人情思慮

做效能致哉但任而順之物之自當也

○有治在人

註不在乎主自用

疏人各有率性而動天機自張非猶主教

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為忘已

註天物皆忘非獨忘已復何所有哉

疏豈唯物務是空抑亦天理非有惟事與

理二種皆忘故能造乎非有非無之至也

忘已之人是之謂入於天

註人之所不能忘者已也己猶忘之又奚

識哉斯乃不識不知而冥於自然



疏入會也且天下難忘者已而已尚能忘則天下有何物足存哉是知物我兼忘故能冥會自然之道也

蔣問勉見季徹曰魯君謂勉也曰請受教辭不獲命既已告矣未知中否請嘗薦之

疏薦獻也蔣問及季姓也勉徹名也此二賢未知何許人也未詳所據魯君魯侯也

伯禽之後未知的是何公魯公見勉請受治國之術雖復辭不得免君之命遂告魯君為政之道當時率師恐不折中敢東所

告試獻吾賢必不合宜幸希鍼艾

吾謂魯君曰必服恭儉拔出公忠之屬而無阿私民孰敢不輯

疏輯音集阿曲也孰誰也輯和也夫為政之道先須躬服恭敬儉素清約然後拔擢

公平忠節之人銓衡質直無私之士獻可替否共治百姓則蕃境無虞域中清謐民

歌擊壤誰敢不和

季徹局局然笑曰若夫子之言於帝王之德猶螳螂之怒臂以當車軼則必不勝任矣

註必服恭儉非忘儉而儉也拔出公忠非忘忠而忠也故雖無阿私而不足以勝矯詐之任也

疏局局俛身而笑也夫必能恭儉拔出公忠此皆偽情非忘淡者也故以此言為面

南之德何異乎螳螂怒臂以敵車轍用小擬大故不能任也

且若是則其自為處危其觀臺註此皆自處高顯若臺觀之可觀也

疏夫公儉公忠非能忘淡適自顯耀以炫眾入既高危必遭隳敗猶如臺觀峻聳處置危懸雖復行李觀見而崩毀非久

多物將往註將使物不止於本性之分而矯跂自多以附之

疏觀臺高迥人競觀之立行自多物爭歸

湊

投迹者衆

註充足投迹不安其本步也疏顯耀動物物不安分故舉足投迹企踵

者多也

蔣問勉規規然驚曰勉也忙若於夫子之所言矣

疏規規驚貌也忙無所見也乍聞高議率爾驚悚思量不悟所以忙然矣

雖然願先生之言其風也

疏風教也我前所陳深為乖理所願一言庶為法教也

季徹曰大聖之治天下也搖蕩民心使之成教易俗舉滅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若性之自為而民不知其所由然

註大志各有趣不可相効也故因其自搖而搖之則雖搖而非為也因其自蕩而蕩之則雖蕩而非動也故其賊心自滅獨志自進教成俗易汎然無迹復性自為而不知所由皆云我自然矣舉皆也

疏夫聖治天下大順羣生乘其自搖而作法因其自蕩而成教是以教成而迹不顯俗易而物不知皆除滅其賊害之心而進脩獨化之志不動於物故若性之自為率

性而動故不知其所由然也舉皆也

若然者豈兄堯舜之教民溟滓然弟之哉

註溟滓甚貴之謂也不肯多謝堯舜而推之為兄也

疏溟滓甚貴之謂也若前方法以教蒼生

則治各淳古物皆得性詎須獨貴堯舜而推之為兄邪此意揖讓之風不謝唐虞矣

欲同乎德而心居矣

註居者不逐於外也心不居則德不同也疏居安定之謂也夫心馳分外則觸物參

差虛夷靜定則萬境唯一境境之異同在

心之靜亂耳是以欲將堯舜同德者必須是居其心也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搯搯然

用力甚多而見功寡

疏水南曰陰種蔬曰圃埸中曰畦隧地道也搯搯用力貌也丈人長者之稱也子貢南遊荆楚之地途經漢水之陰遂與丈人更相伉答其抑揚詞調具在文中莊子因



記二賢以明稱混沌

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

疏械機器也子貢既見丈人力多而功少是以教其機器庶力少功多輒進愚誠未

知欲否

為圃者仰而視之曰奈何

疏奈何猶如何謂其方法也

曰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洗湯其名為棹

○ 疏機關也提挈其水灌其若抽欲論數疾似洗湯之騰沸前輕後重即今之所用桔

棹也

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

於曾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

註夫用時之所用者乃純備也斯人欲備純備而抱一守古失其旨也

疏夫有機關之器者必有機動之務有機動之務者必有機變之心而機變存乎曾府則純粹素白不圓備矣純粹素白不圓備則精神懸境生滅不定不定者至道不載也是以羞而不為此來未體真脩故抱一守白者也

子貢瞞然慙俯而不對

疏瞞羞忤之貌也既失所言故不知何答也

有間為圃者曰子奚為者邪

○ 註有間俄頃也奚何也問子貢汝是誰門徒作何學業

曰孔丘之徒也

疏答宣尼之弟子也

為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子以蓋眾獨弦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

疏於于佞媚之謂也言汝博學瞻聞擬似聖人諂曲佞媚以蓋羣物獨坐弦歌抑揚哀歎執斯聖迹賣彼名聲歷聘諸國徧行天下

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庶幾乎

註不忘不墮則無庶幾之道

疏幾近也汝忘遺神氣墮壞形體身心既

忘而後庶近於道

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

乏吾事

疏而汝也之闕也夫物各自治則天下理

矣以己理物則大亂矣如子貢之德未足

以治身何容應聘天下理宜速往無廢吾

業

○子貢卑陬失色頊頊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

後愈

疏卑陬慙怍之貌頊頊自失之貌既被抵

訶顏色自失行三十里方得復常

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為者邪夫子何故見之

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

疏反復也子貢之門人謂賜為夫子也向

見之人脩何藝業遂使先生一觀容色失

常竟日崇朝神氣不復門人怪之所以致

問

曰始吾以為天下一人耳

註謂孔子也

不知復有夫人也

疏昔來稟學宇內唯夫子一人今逢丈人

道德又更深遠所以卑慙不能自得也既

未體手真假實謂賢乎仲尼也

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

者聖人之道

註聖人之道即用百姓之心耳

○疏夫事以適時為可功以能遂為成故力

少而見功多者則是適稱遂之機子貢述

昔時所聞以為聖人之道

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

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而

不知其所之忙乎淳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

人之心

註此乃聖王之道非夫人也子貢聞其假

脩之說而服之未知純白者之同乎世也

疏今丈人問余則不如此言執持道者則

德行無虧德全者則形不虧損形全者則



精神專一神全者則寄迹人間託生同世雖與羣物並行而不知所往芒昧深遠不可測量故其操行淳和道德圓備不可以此功利機巧語其心也斯乃聖人之道非假修之術子貢未悟妄致所談

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為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譽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

○ 註此宋榮子之徒未足以為全德子貢之迷沒於此人即若列子之心醉於季咸也。疏警誕慢之容儻是無心之貌丈人志氣淳素不任機巧心懷寡欲不務有為縱今舉世贊譽稱為斯德知為無益曾不顧盼舉世非毀聲名喪失達其無損都不領受既毀譽不動可謂全德之人夫水性雖澄逢風波起我心不定類彼波瀾故謂之風波之民也郭注云此宋榮子之徒未足以為全德子貢之迷沒於此人即若列子之心醉於季咸

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脩渾沌氏之術者也

註以其背今向古着為世事故知其非真渾沌也

疏子貢自魯適楚反歸於魯以其情事咨

告孔子夫混沌者無分別之謂也既背今向古所以云不真是者也

識其一不知其二

註徒識脩古抱灌之朴而不知因時任物之易也

○ 疏識其一謂古而不移也不知其二謂不能順今而適變

治其內而不治其外

註夫真渾沌都不治也豈以其內為異而偏有所治哉

疏抱道守素治內也不能隨時應變不治外也

夫明白入素無為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邪

註此真渾沌也故與世同波而不自失則

雖遊於世俗而泯然無迹豈必使汝驚哉  
疏夫心智明白會於質素之本無為虛淡  
復於淳樸之原悟真性而抱精淳混真塵  
而遊世俗者固當江海蒼生林藪萬物鳥  
獸不駭人豈驚哉而言汝將固驚者明其  
必不驚也

且渾沌氏之術子與汝何足以識之哉

註在彼為彼在此為此渾沌玄同孰識之  
哉所識者常識其迹耳

疏夫渾沌無心妙絕智慮假令聖賢時達  
亦何足識哉明恍惚深玄故推之於情意  
之表者也

諄芒將東之大壑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

疏諄淳也苑小風也亦言是扶搖大風也

濱涯大壑海也諄芒苑風皆寓言也莊生

寄此二人明於大道故假賓主相值海涯

苑風曰子將奚之

疏奚何也之往也借問諄芒有何遊往

曰將之大壑

疏欲往東海

曰奚為焉

疏又問何所求訪

曰夫大壑之為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  
竭吾將遊焉

疏夫大海泓宏深遠難測百川注之而不

溢尾閭泄之而不乾以譬至理而其義亦

然故雖寄往滄溟實乃游心大道也

苑風曰夫子無意于橫目之民乎願聞聖治

疏五行之內唯民橫目故謂之橫目之民

且諄芒東游臨於大壑觀其深遠而為治

方苑風既察此情因發斯問夫子豈無意

於黔首願聞聖化之法也

諄芒曰聖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拔舉而不

失其能

疏施今設官取得宜便拔擢薦舉不失才

能知此則天下太平舜倫攸敘聖治之術

在乎茲也

畢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為

註皆因而任之

疏夫所乖外事業多端是以步驟殊時澆



淳異世故治之者莫先任物必須覩見其情事而察其所為然後順物而行則無不當也

行言自為而天下化

註使物為之則不化也

疏所有施行之事教令之言咸任物自為而不使物從己如此則宇內蒼生自然從化

手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謂聖治  
註言指指麾顧盼而民各至其性也任其

自為故

疏撓動也言動手指揮舉目顧盼則四方欵附萬國來朝聖治功能其義如是有本作顧字者言用顯指揮四方皆服此中凡有三人一聖二德三神以上聖治以下次

列德神二

願聞德人

疏前之聖治以蒙敷釋德人之義深所願

聞

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

註率自然耳

疏妙契道境得無所得故曰德人德人凝神端拱寂爾無思假令應物行化曾無謀慮

不藏是非美惡

註無是非於胸中而任之天下

疏懷道抱德物我俱忘豈容蘊蓄是非包藏善惡邪

四海之內共利之之為悅共給之之為安

註無自私之懷也

疏夫德人惠澤弘博徧覃羣品故貨利將四海共同資給與萬民無別是普天慶悅率土安寧

怙手若嬰兒之失其母也儻手若行而失其道也

疏夫嬰兒失母心怙勃而無所依行李迷途神儻莽而無所據用斯二事以況德人也

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從此謂德人之容

註德者神人迹也故曰容

疏寡欲上分故財用有餘不貪滋味故飲食取足性命無求故不知所從來也總結前義故云德人之容

願聞神人

註願聞所以迹也

疏德者神人之迹耳願聞所以迹也

曰上神乘光與形滅亡

註乘光者乃無光

疏乘用也光智也上品神人用智照物雖

復光如日月即照而亡體黜聰心形俱

遣是故與形滅亡者也

此謂照曠

註無我而任物空虛無所懷者非闇塞也

疏智周萬物明逾三景無幽不燭豈非曠

遠

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亡

註情盡命至天地樂矣事不妨樂斯無事

矣

疏窮性命之致盡生化之情故寄天地之

間而未嘗不逍遙快樂既達物我虛幻是以萬事銷亡

萬物復情此之謂混冥

註情復而混冥無迹也

疏夫忘照而照照與三景高明忘生而生

生將二儀並樂故能觀萬物之還原觀四

生之復命是以混沌無分而冥同一道也

門無鬼與赤張滿稽觀於武王之師

疏門與赤張姓也無鬼滿稽名也二千五

百人為師師衆也武王伐紂兵渡孟津是

時則二人共觀

赤張滿稽曰不及有虞氏乎故懼此患也

疏懼遭也虞舜以揖讓御時武王以干戈

濟世而揖讓干戈優劣懸隔以斯商度互

有不及之言而兵者不祥之器故遭殘殺

之禍也

門無鬼曰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邪其亂

而後治之與

註言二聖俱以亂故治之則揖讓之與用

師直是時異耳未有勝負於其間也



疏均平也若天下太平物皆得理則何勞  
虞舜作法治之良由堯年將減其德日衰  
故讓重華令其緝理也

赤張滿稽曰天下均治之為願而何計以有  
虞氏為

註均治則願各足矣復何為計有虞氏之  
德而推以為君哉許無鬼之言是也

疏宇內清夷志願各足則何須計有虞氏  
之德而推之為君此領悟無鬼之言許其  
有理也

有虞氏之藥瘍也

註天下皆患創亂故求虞氏之藥

疏瘍頭瘡也夫身上患創故求醫療亦猶  
世逢紛擾須聖人治之是以不病則無醫  
不亂則無聖

禿而施鬣病而求醫

疏鬣髮如雲不勞施鬣幸無疾恙豈假醫  
人是知天下清平無煩大聖此之二句總  
結前二事也

孝子操藥以脩慈父其色焦然聖人羞之

註明治天下者非以為榮

疏操執也修理也焦然憔悴貌夫孝子之  
治慈父既不伐其功績聖人之救禍亂豈  
矜以榮顯事不得已是故羞之

至德之世不尚賢

註賢當其位非尚之也

疏夫不肖與賢各當其分非尚之以別賢  
不使能

註能者自為非使之也

疏上拙習性不相夸企非尚而使之

上如標枝

註出物上而不自高也

疏君居民上恬淡虛忘猶如高樹之枝無  
心榮貴也

民如野鹿

註放而自得也

疏上既無為下亦淳樸譬彼野鹿絕君王  
之禮也

端正而不知以為義相愛而不知以為仁

疏端直其心不為邪惡豈識裁非之義率

乎天理更相親附寧知偏愛之仁者也

實而不知以為忠當而不知以為信

註率性自然非由知也

疏率性成實不知此實為忠任其當理豈

將此當為信

蠢動而相使不以為賜

註用其自動故動而不謝

疏賜蒙願也蠢動之物即是精莖之類更

相驅使理固自然譬彼股肱方茲耳目既

無心於為造豈有情於蒙願無為理物其

義亦然

是故行而無迹

註主能任其自行故無迹也

疏君民淳樸上下和平率性而動故無迹

之可記

事而無傳

註各止其分故不傳教於彼也

疏方之首足各有職司止其分內不相傳

習迹既昧矣事亦滅焉

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

疏善事父母為孝諛偽也諂欺也不以正

求人謂之諂為臣為子事父事君不諂不

諛盡忠盡孝此乃臣子之盛德也

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

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

肖臣而未知此其必然邪

註此直違俗而從君親故俗謂不肖耳未

知至當正在何許

疏不肖猶不似君父言行不擇善惡直致

隨時曾無諫爭之心故世俗之中實為不

肖未知正理的在可許也

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不

謂之導諛之人也然則俗故嚴於親而專於

君邪

註言俗不為尊嚴於君親而從俗俗不謂

之諂明尊嚴不足以服物則服物者更在

於從俗也是以聖人未嘗獨異於世必與

時消息故在皇為皇在王為王豈有背俗

而用我哉

疏嚴教也此明違從不定也世俗然善則



諫爭是也夫違俗從親為之導諛而違親從俗豈非諂佞邪且有逆有順故見是見非而違順既空未知正在何處又違親從俗豈謂尊嚴君父

謂已導人則勃然作色謂已諛人則怫然作色

註世俗遂以多同為正故謂之導諛則作色不受

而終身導人也終身諛人也

註亦不問道理期於相善耳

○ 疏勃怫皆嗔貌也導達也謂其諂佞以媚君親也言世俗之人謂已諂佞即作色而怒不受其名而終身導諛舉世皆爾

合譬飾辭聚眾也是終始本末不相坐

註夫合譬飾辭應受導諛之罪而世復以此得人以此聚眾亦為從俗者恒不見罪坐也

疏夫能合於譬喻飾於浮詞人皆競趨故以聚眾能保其終始合其本末眾既從之故不相罪坐也譬本有作璧字者言合珪

璧也

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導諛與夫人之為徒通是非而不自謂眾人愚之至也

註世皆至愚乃更不可不從

疏黃帝垂衣裳而天下治上衣下裳以象天地紅紫之色間而為彩用此華飾改動容貌以媚一世浮偽之人不謂導諛讒且從君諂佞此乃與夫流俗之人而徒黨更相彼此通用是非自謂殊於眾人可謂愚

○ 癡之至

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

註夫聖人道同而帝王殊迹者誠世俗之感不可解故隨而任之

疏解悟也靈智也知其愚惑者聖人也隨而任之故愚非惑也大愚惑者凡俗也心識闇鄙觸境生迷所以竟世終身不覺悟也

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

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不可得也不亦悲乎

註天下都惑雖我有求嚮至道之情而終不可得故堯舜湯武隨時而已

疏適往也致至也惑迷也祈求也夫三人

四十四

同行一人迷路所往之方猶自可至惑少解多故也二人迷則神勞而不至迷勝悟劣故也今宇內皆惑莊生雖求向至道之情無由能致故可悲傷也

大聲不入於里耳

註非委巷之所尚也

折揚皇華則嗑然而笑

註俗人得情曲則同聲動笑也

疏大聲謂咸池大韶之樂也非下里委巷之所聞折揚皇華蓋古之俗中小曲也玩

狎鄙野故嗑然動容同聲大笑也昔魏文

侯聽於古樂悅然而睡聞鄭衛新聲欣然而喜即其事也

是故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

註不以存懷

疏至妙之談超出俗表故謂之高言適可蘊羣聖之靈府豈容止於衆人之智乎大聲不入於里耳高言固不止於衆心

至言不出俗言勝也

註此天下所以未嘗用聖而常自用也

四十五

疏出顯也至道之言淡而無味不入委巷之耳豈止衆人之心而流俗之言飾詞浮偽猶如折揚之曲喜聽者多俗說既其當途至言於手隱蔽故齊物云言隱於榮華以二垂踵惑而所適不得矣

註各自信據故不知所之

疏踵足也夫迷方之士指北為南二惑既生垂脚不得一人亦無由獨進欲達前所其可得乎此復釋前惑者也

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其庸可得邪

疏夫二人垂踵所適尚難況天下皆迷如何得正故雖有求向之心其固不可得此

釋前不亦悲乎傷歎既深所以鄭重知其不可得也而強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釋之而不推



註即而同之

疏釋放也迷惑既深造次難解而強欲正者又是一愚莫若放而不推則物我安矣不推誰其比憂

註趣今得當時之適不強推之令解也則

相與無憂於一世矣

疏比與也若任物解惑棄而不推則彼此

逍遙憂患誰與也

厲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

唯恐其似已也

○註厲惡人也言天下皆不願為惡或迫於

苛役或迷而失性耳然迷者自思復而厲

者自思善故我無為而天下自化

疏厲醜病人遽速也汲汲勿迫貌言醜人

半夜生子遽取火而看之情意匆忙恐其

似已而厲醜惡之甚尚希改醜以從妍欲

明愚惑之徒豈不厭迷以思悟邪釋之不

推自無憂患

百年之木破為犧樽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

失性一也

疏犧刻作犧牛之形以為祭器名曰犧尊也間別既刻為牛又加青黃文飾其一斷棄之溝瀆不被收用若將此兩斷相比則美惡有殊其於失喪性一也此且起譬也

距與曾史行義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

疏此合論也祭距之縱兇殘曾史之行仁

義雖復善惡之迹有別而喪真之處實同

且夫失性有五

○疏迷情失性抑乃多端要且而言其數有五

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

疏五色者青黃赤白黑也流俗耽貪以此

亂目不能見理故曰不明也

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

疏五聲謂宮商角徵羽也淫滯俗聲不能

聞道故曰不聰

三曰五臭薰鼻困悛中顛

疏五臭謂羶薰香腥腐悛塞也謂刻賊不

通也言鼻耽五臭故壅塞不通而中傷類額也外書呼為臭也故易云其臭如蘭道經謂五香故西升經云香味是寃也

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

疏五味謂酸辛甘苦鹹也厲病爽夫也令人著五味穢濁口根遂使鹹苦成疴舌失其味故言厲爽也

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

疏趣取也滑亂也順心則取違情則舍撓亂其心使自然之性馳競不息輕浮躁動故曰飛揚也

此五者皆生之害也

疏總結前之五事皆是伐命之刀害生之斧是生民之巨害也

而揚墨乃始離跂自以為得非吾所謂得也

疏離跂用力貌也言揚朱墨翟各擅己能失性害生以此為得既乖自然之理故非莊生所得也

夫得者困可以為得乎則鳩鴉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為得矣

疏夫仁義禮法約束其心者非真性者也既偽其性則遭困苦若以此因而為得者則何異乎鳩鴉之鳥在樊籠之中備其自得者也

且夫趣舍聲色以柴其內皮弁鷩冠摺笏紳脩以約其外四十六

疏皮弁者以皮為冠也鷩者鳥名也似鷩紺色出鬱林取其翠羽飾冠故謂之鷩冠此鳥知天文者為之冠也摺珪亦摺也摺插笏猶笏也紳大帶也脩長裙也此皆以飾朝服也夫浮偽之徒以取舍為業故聲色諸塵柴塞其內府衣冠插笏約其外形背無為之道乖自然之性以此為得何異鳩鴉也

內支盈於柴柵外重纏繳皖皖然在纏繳之中而自以為得則是罪人交臂歷指而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為得矣

疏支塞也盈滿柵籬也纏繳繩也皖皖視貌也夫以取舍塞滿於內府故方柴柵縉紳約束於外形取譬繳繩既困弊如斯而



自以為得者則何異有罪之人交臂歷指

以繩反縛也又類乎虎豹遭陷困於囊檻

之中憂厄困苦莫斯之甚自以為得何異

此乎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十四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十五

善一

河 南 郭 象 註

唐 西華法師成玄英 疏

外篇天道第十三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

疏運動也轉也積滯也蓄也言天道運轉

覆育蒼生照之以日月潤之以雨露鼓動

陶鑄曾無滯積是以四序回薄萬物生成

也

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

疏王者法天象地運御群品散而不積施

化無所以六合同歸八方款附

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

註此三者皆恣物之性而無所牽滯也

疏聖道者玄聖素王之道也隨應垂迹制

法立教舟航有識拯濟無窮道合於天德

同於帝出處不一故有帝聖二道也而運

智救時亦無滯蓄慈造弘博故海內服也

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

自為也昧然無不靜者矣

註任其自為故雖六通四辟而無傷於靜也

疏六通謂四方上下也四辟者謂春夏秋冬夏也夫唯照天道之無為洞聖情之絕慮通六合以生化順四序以施為以此而總

萬乘可謂帝王之德也任物自動故曰自為晦迹韜光其猶昧闇動不傷寂故無不靜也

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

註善之乃靜則有時而動也

○疏夫聖人之所以虛靜者直置形同槁木心若死灰亦不知靜之故靜也若以靜為善美而有情於為靜者斯則有時而動矣萬物無足以鏡心者故靜也

註斯乃自得也

疏妙體二儀非有萬境皆空是以參變同塵而無喧撓非由飭勵而得靜也

水靜則明燭鬚眉平准大匠取法焉

疏夫水動則波流止便澄靜懸鑿洞照與物無私故能明燭鬚眉清而中正治諸衰

枉可為準的縱使工倕之巧猶須放水取平故老經云上善若水此舉喻前之義

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

註夫有其具而任其自為故所照無不洞

明

疏夫聖人德合二儀智周萬物豈與夫無情之水同日論邪水靜猶明燭鬚眉沉精神聖人之心靜乎是以鑒天地之精微鏡萬物之玄蹟者固其宜矣此合譬也

○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

註凡不平不至者生於有為

疏虛靜恬淡寂寞無為四者異名同實者也歎為之羨故具此四名而天地以此為

平道德用茲為至也

故帝王聖人休焉

註未嘗動也

疏息慮於靜

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



註倫理也

疏既休慮息則自與虛空合德與虛空合德則會於真實會於真實之道則自然之理也

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

註不失其所以動

疏理虛靜寂寂而能動斯得之矣

靜則無為無為也則任事者責矣

註夫無為也則羣才萬品各任其事而自當其責矣故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此之謂也

疏任事臣也言臣下各有任職之事也夫帝王任智安靜無為則臣下職任各司憂責斯則主上無為而臣下有事故冕旒垂目而不與焉

無為則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

註俞俞然從容自得之貌

疏俞俞從容和樂之貌也夫有為滯境塵累所以嬰其心無為自得憂患不能處其慮俞俞和樂故年壽長矣

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萬物之本也

註尋其本皆在不為中來

疏此四句萬物根原故重舉前言結成其美也

明此以南鄉堯之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

為臣也

疏夫揖讓之美無出唐虞君臣之盛莫先堯舜故舉二君以明四德雖復南北兩面而平至一焉

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

註此皆無為之至也有其道為天下所歸而無其爵者所謂素王自貴也

疏用此無為而處物上者天子帝堯之德也用此虛淡而居臣下者玄聖素王之道也

也夫有其道而無其爵者所謂玄聖素王自貴者即老君尼父是也

以此退居而閒游江海山林之士服

疏退居謂晦迹隱處也用此道而退居故能游說山水從容閑樂是以天下隱士無

不服從即巢許之流是也

以此進為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

註此又其次也故退則巢許之流進則伊

望之倫也夫無為之體大矣天下何所不

為哉故主上不為冢宰之任則伊呂靜而

司尹矣冢宰不為百官之所執則百官靜

而御事矣百官不為萬民之所務則萬民

靜而安其業矣萬民不易彼我之所能則

天下之彼我靜而自得矣故自天子以下

至于庶人下及昆蟲孰能有為而成哉是

故彌無為而彌尊也

疏進為謂顯迹出任也夫妙體無為而同

塵降迹者故能撫蒼生於仁壽弘至德於

聖朝著莫測之功名顯阿衡之功績是以

天下大同車書共軌盡善盡美其唯伊望

之倫乎

靜而聖動而王

註時行則行時止則止

無為也而尊

註自然為物所尊奉

疏其應靜也玄聖素王之尊其應動也九

五萬乘之貴無為也而尊出則天子處則

素王是知道之所在孰敢不貴也

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

註夫美配天者唯樸素也

疏夫淳樸素質無為虛靜者實萬物之根

本也故所尊貴孰能與之爭美也

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

天和者也

註天地以無為為德故明其宗本則與天

地無逆也

疏夫靈府明靜神照潔白而德合於二儀

者固可以宗匠蒼生根本萬有冥合自然

之道與天和也

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

註夫順天所以應人也故天和至而人和

盡也

疏均平也調順也且應感無心方之影響

均平萬有大順物情而混迹同塵故與人

和也



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

註天樂適則人樂足矣

疏俯同塵俗且適人世之歡仰合自然方

欣天道之樂也

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整萬物而不為戾

註變而相雜故曰整自整耳非吾師之暴

戾

疏整碎也戾暴也莊子以自然至道為師

再稱之者歎羨其德言我所師大道亭毒

生靈假今整萬物亦無心暴怒故素秋搖

落而彫零者不怨此明雖復斷截而非義

也

澤及萬世而不為仁

註仁者兼愛之名耳無愛故無所稱仁

疏仁者偏愛之迹也言大道開闢天地造

化蒼生慈澤無窮而不偏愛故不為仁

長於上古而不為壽

註壽者期之遠耳無期故無所稱壽

疏豈但長於上古抑乃象帝之先既其不

滅不生亦復何夭何壽郭注云壽者期之

遠耳

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為巧

註巧者為之妙耳皆自爾故無所稱巧

疏乘二儀以覆載取萬物以刻彫而二儀

以生化為功萬物以自然為用生化既不

假物彫刻豈假他人是以物各任能人皆

率性則工拙之名於斯滅矣郭注云巧者

為之妙

此之謂天樂

註忘樂而樂足

疏所在任適結成天樂

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

疏既知天樂非哀樂則知生死無生死故

其生也同天道之運行其死也混萬物之

變化也

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

疏妙本虛凝將至陰均其寂泊應迹同世

與太陽合其波流

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

疏德合於天故無天怨行順於世故無人

非我冥於物故物不累我我不負幽顯有何鬼責也

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

註動靜雖殊無心一也

疏天地也結動靜無心之義也

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崇其魂不疲

註常無心故王天下而不疲病

疏境智冥合謂之為一物不能撓謂之為

定祇為定於一心故能王於萬國既無鬼

責有何禍崇動而常寂故魂不疲勞

一心定而萬物服

疏一心凝寂者類死灰而靜為躁君故萬

物歸伏

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

註我心常靜則萬物之心通矣通則服不

通則叛

疏所以一心定而萬物服者祇言用虛靜

之智推尋二儀之理通達萬物之情隨物

變轉而未嘗不適故謂之天樂也

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

聖人之心所以畜天下者奚為哉天樂

已

疏夫聖人之所以降迹同凡合天地之至

樂者方欲畜養蒼生亭毒羣品也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為宗以道德為主以無

為為常

疏王者宗本於天地故履載無心君主於

道德故生而不有雖復千變萬化而常自

無為感德如此堯之為君也

無為也則用天下而有餘

註有餘者閒暇之謂也

有為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

註不足者汲汲然欲為物用也欲為物用

故可得而臣也及其為臣亦有餘也

疏不足者汲汲之辭有餘者閒暇之謂言

君主無為智照寬曠御用區宇而閒暇有

餘臣下有為情慮狹劣各有職司為君所

用匪懈在公猶恐不足是知無為有事勞

逸殊塗

故古之人貴夫無為也上無為也下亦無為



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為也上亦有為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

註夫工人無為於刻木而有為於用斧主上無為於親事而有為於用臣臣能親事

主能用臣斧能刻木而工能用斧各當其能則天理自然非有為也若乃主代臣事則非主矣臣秉主用則非臣矣故各司其任則上下咸得而無為之理至矣

疏無為者君德也有為者臣道也若上下

無為則臣僭君德上下有為則君濫臣道君濫臣道則非主矣臣僭君德豈曰臣哉於是上下相混君臣冒亂既乖天然必招危禍故無為之言不可不察無為君也古之人貴夫無為郭注此文甚有辭理

上必無為而用天下必有為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

註無為之言不可不察也夫用天下者亦有用之為耳然自得此為率性而動故謂之無為也今之為天下用者亦自得耳但

居下者親事故雖舜禹為臣猶稱有為故對上下則君靜而臣動比古今則堯舜無為而湯武有事然各用其性而天機玄發則古今上下無為誰有為也

疏夫處上為君則必須無為任物用天下之才能居下為臣亦當親事有為稱所司之職任則天下化矣斯乃百王不易之道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

疏謂三王五帝淳古之君也知照明達籠落二儀而垂拱無為委之臣下知者為謀故不自慮也

辨雖彫萬物不自說也

疏宏辨如流彫飾萬物而付之司牧終不自言也

能雖窮海內不自為也

註夫在上者患於不能無為而代人臣之所司使咎絲不得行其明斷后稷不得施其播植則羣才失其任而主上困於役矣故冕旒垂目而付之天下天下皆得其自為斯乃無為而無不為者也故上下皆無

為矣但上之無為則用下下之無為則自用也

疏藝術才能冠乎海內任之良佐而不與焉夫何為焉哉玄默而已故老經云是謂用人之力

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

註所謂自爾

疏天無情於生產而萬物化生地無心於長成而萬物成育故郭注云所謂自然也

帝王無為而天下功

註功自彼成

疏王者同兩儀之含育順四序以施上任萬物之自為故天下之功成矣

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

疏夫日月明晦雲雷風雨而蔭覆不測故

莫神於天囊括川原包容嶽瀆運載無窮

故莫富於地位居九五威跨萬乘日月照

臨一人總統功德之大莫先王者故老經

云域中四大王居其一焉

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

註同乎天地之無為也

疏配合也言聖人之德合天地之無為

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

疏達覆載之無主是以乘馭兩儀循變化

之往來故能驅馳萬物任黔黎之才用用

人羣之道也

本在於上末在於下

疏本道德也末仁義也言道德淳樸治之

根本行於上古仁義澆薄治之末藝行於

下代故云本在於上末在於下也

要在於主詳在於臣

疏要簡省也詳繁多也主道逸而簡要臣

道勞而繁冗繁冗故有為而奉上簡要故

無為而御下也

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

疏五兵者一弓二矢三矛四戈五戟也運

動也夫聖明之世則偃武修文逮德下衰

則偃文修武偃文修武則五兵動亂偃武

修文則四民安業德之本末自此可知也

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



疏賞者軒冕榮華故利也罰者誅殘戮辱  
故害也辟法也五刑者一劓二黥三剕四  
宮五大辟夫道喪德衰浮偽日甚故設刑  
辟以被黎元既虧理本適為教末也

禮法度數形名比詳治之末也

疏禮法者五禮之法也數者計筭度丈尺  
形者容儀名者字諱比者校當詳者定審  
用此等法以養蒼生治乖淳古故為治末  
也

鍾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

疏樂者和也羽者鳥羽旄者獸毛言采鳥  
獸之羽毛以飾其器也夫帝王之所以作  
樂者欲下調陰陽上和時俗也古人聞樂  
即知國之興亡治世亂世其音各異是知  
大樂與天地同和非羽毛鍾鼓者自三  
代以下澆浪荐興賞鄭衛之淫聲棄雲韶  
之雅韻遂使羽毛文采威飾容儀既非咸  
池之本適是濮水之末

哭泣衰經隆殺之服哀之末也

疏經者實也衰摧也上曰衰下曰裳在首

在腰二俱有經隆殺者言禮有斬衰齊衰  
大功小功總麻五等哭泣衣裳各有差降  
此是教迹外儀非情發於衷故哀之末也  
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  
者也

註夫精神心術者五末之本也任自然而  
運動則五事之末不振而自舉也  
疏術能也心之所能謂之心術也精神心  
術者五末之本也言此之五末必須精神  
心智率性而動然後從於五事即非矜矯  
者也

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

註所以先者本也

疏古之人謂中古人也先本也五末之學  
中古有之事涉澆偽終非根本也

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  
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

疏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

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

註言此先後雖是人事然皆在至理中來

非聖人之所作也

疏天地之行者謂春夏先秋冬後四時行也夫天地雖大尚有尊卑況在人倫而無先後是以聖人象二儀之造化觀四序之自然故能篤君臣之大義正父子之要道也

也

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

疏天尊地卑不刊之位春先冬後次序懸乎舉此二條足明萬物

萬物化作萌區有狀

疏夫萬物變化未始暫停或起或伏乍生乍死千族萬種色類不同而萌兆區分各有形狀

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

疏夫春夏<sup>十五</sup>盛長秋冬衰殺或變生作死或化故成新物理自然非關措意故隨流任物而所造皆適

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

註明夫尊卑先後之序固有物之所不能無也

疏二儀生育有不測之功萬物之中最為神化尚有尊卑先後況人倫之道乎

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

註言非但人倫所尚也

疏宗廟事重必據昭穆以嫡相承故尚親也朝廷以官爵尊卑鄉黨以年齒為次第行事擇賢能用之此理必然故云大道之序

序

語道而非其序者非其道也

疏議論道理而不知次第者雖有語言終非道語既失其序不堪治物也

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

註所以取道為有序也

疏既不識次第雖語非道於何取道而行理之邪

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

註天者自然也自然既明則物得其道也



疏此重開大道次序之義言古之明閑大道之人先明自然之理為自然是道德之本故道德次之

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

註物得其道而和理自適也

疏失德後仁失仁後義故仁義次之十六

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

註理適而不失其分也

疏既行兼愛之仁又明裁非之義次令各

守其分不相爭奪也

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

註得分而物物之名各當其形也

疏形身也各守其分不相傾奪次勸修身

致其名譽也

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

註無所復改

疏雖復勸令修身以致名譽而皆須因其

素分任其天然不可矯性偽情以要令問

也

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

註物各自任則罪責除也

疏原者恕免省者除廢雖復因任其本性而不無其僣過故宣布之愷澤宥免其辜也

也

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

註各以得性為是失性為非十七

疏雖復赦過宥罪而人心漸薄次須示其

是非以為鑒誡也

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

註賞罰者失得之報也夫至治之道本在

於天而未極於斯

疏是非既明藏否斯見故賞善罰惡以勗

黎元也

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賤履位

註官各當其才也

疏用此賞罰以次前序而為治方者智之

明照安處各得其宜才之高下貴賤咸履

其位

賢不肖襲情

註各自行其所能之情

疏仁賢智也不肖愚也襲用也主上聖明  
化導得所雖復賢愚各異而成用本情終  
不舍已效人矜夸炫物也

必分其能

註無相易業

疏夫性性不同物物各異藝能固別才用  
必分使之如器無不調適也

必由其名

註名當其實故由名而實不濫也

○ 疏夫名以召實而由實故名若使實不當  
名則名過其實今明名實相稱故云必由  
其名也

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修身

疏以用也言用以前九法可以為臣事上

為君畜下外以治物內以修身也

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

疏至默無為委之羣下塞聰閉智歸之自

然可謂太平之君至治之美也

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  
以先也

疏先本也言形名等法蓋聖人之應迹耳  
不得已而用之非所以迹也書者道家之  
書既遭秦世焚燒今檢亦無的據

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  
罰可言也

註自先明天以下至形名而五至賞罰而  
九此自然先後之序也

疏夫為治之體必隨世污隆而世有澆淳  
故治亦有寬急是以五變九變可舉可言  
苟其不失次序則是太平至治也

○ 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

疏驟數也速也季世之人不知倫序數語  
形名以為治術而未體九變以自然悉宗  
但識其末不知其本也

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

疏速論賞罰以此馭時唯見枝條未知根

本始猶本也互其名耳

倒道而言迂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  
人

註治人者必順序



疏迂逆也不識治方不知次序顛倒道理  
迂逆物情適可為物所治豈能治物也  
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  
道

註治道先明天不為棄賞罰也但當不失

其先後之序耳

疏夫形名賞罰此乃知治之具度非知治  
之要道也

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  
曲之人也

註夫用天下者必大通順序之道

疏若以形名賞罰可施用於天下者不足  
以用於天下也斯乃苟飾華辭浮游之士  
一節曲見偏執之人未可以議通方悟於  
大道者也

禮法數度形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  
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

註寄此事於羣才斯乃畜下也

疏重疊前語古人有之但寄羣下而不親  
預故是臣下之術非主上養民之道總結

一章之意以明本末之旨歸也

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

疏天王猶天子也舜問於堯為帝王之法

若為用心以合大道也

堯曰吾不教無告

註無告者所謂頑民也

疏教侮慢也無告謂頑愚之甚無堪告示  
也堯答舜云縱有頑愚之民不堪告示我  
亦殷勤教誨不教慢棄舍也故老經云不  
善者吾亦善之教亦有作傲字者合不用  
也

不廢窮民

註恒加恩也

疏百姓之中有貧窮之者每加拯恤此心  
不替也

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

疏孺子猶稚子也哀憐也民有死者報悲

苦而慰之稚子小兒婦人孤寡並皆矜憐

善嘉養恤也

此吾所以用心已

疏已止也總結以前問答舜問我之用心止盡於此

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

疏用心為治美則美矣其道狹劣未足稱

大既領堯答因發此譏

堯曰然則何如

疏堯既被譏因茲請益治道之大其術如何

何

舜曰天德而出寧

註與天合德則雖出而靜

○ 疏化育之方與玄天合德迹雖顯著心恒

寧靜

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

註此皆不為而自然也

疏經常也夫日月盛明六合俱照春秋涼

暑四序運行晝夜昏明雲行雨施皆天地

之大德自然之常道者也既無心於偏愛

豈有情於養育帝王之道其義亦然

堯曰膠膠擾擾乎

註自嫌有事

疏膠膠擾擾皆亂之貌也領悟此言日嫌

多事更相發起聊此搗謙

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

疏堯自謙先推讓於舜故言子之盛德遠

合上天我之用心近符人事堯舜二君德

無優劣故寄此兩聖以顯方治耳

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

疏自此已下莊生之辭也夫天覆地載生

育羣品域中四大此當二焉故引古證今

○ 歎美其得

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

疏唯天為大唯堯則之故知軒頊唐虞皆

以德合天地為其美也

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為哉天地而已矣

疏言古之懷道帝王何為者哉蓋無心順

物德合二儀而已矣

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微

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

往因焉



疏姓仲名由字子路宣尼弟子也宣尼親周德已衰不可匡輔故將已所修之書欲藏於周之府藏庶當來君王為治化之術故與門人謀議詳其可否老君姓李名聃為周之徵藏史猶今之祕書官職典墳籍見周室版蕩所以解免其官歸休靜處故子路咨勸孔子何不暫試過往因而問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疏老子知欲藏之書是先聖之已陳芻狗不可久留恐亂後人故云不許

於是緒十二經以說

疏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易道修春秋此六經也又加六緯合為教十二經也委曲敷演故緒履說之

老聃中其說曰大謾願聞其要

疏中其說者許其有理也大謾者嫌其繁謾太多請簡要之術也

孔子曰要在仁義

疏經有十二乃得繁盈切要而論莫先仁義也

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

疏問此仁率性不乎

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為矣

疏然猶如此言仁義是人之大性也賢人

君子若不仁則名行不成不義則生道不立故知仁義是人之真性又將何為是疑之也邪

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

疏前言仁義是人之真性今之重問請解所由也

孔子曰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註此常人之所謂仁義者也故寄孔老以正之

疏愷樂也忠誠之心願物安樂慈愛平等

兼濟無私允合人情可為世教也

老聃曰意幾乎後言夫兼愛不亦迂乎

註夫至仁者無愛而直前也

疏意不平之聲也幾近也迂曲也後發之言近乎浮偽故與意數以長不平夫至人

推理直前無心思慮而汝存情兼愛不乃私曲乎

無私焉乃私也

註世所謂無私者釋已而愛人夫愛人者欲人之愛已此乃甚私非忘公而公也

疏夫兼愛於人欲人之愛已也此乃甚私何公之有邪

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

疏牧養也欲使天下蒼生成得本性者莫若上下各各守分自全恬養則大治矣牧

有本作放字者言君王但放任羣性則天下太平也

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

疏夫天地覆載日月照臨星辰羅列此並

自然之理也非關人事豈唯三種萬物悉然但當任之莫不備足何勞措意妄為矜

矯也

禽獸固有羣矣樹木固有立矣

註皆已自足

疏有識禽獸無情草木各得生立各有羣分豈資仁義方獲如此

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而至矣

註不待於兼愛也

疏循順也放任已德而逍遙行世順於天

道而趨步人間至極妙行莫過於此也

又何偈偈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

註無由得之

疏偈偈勵力貌也揭僭負也亡子逃人也

言孔丘勉勵身心僭負仁義強行於世以

教蒼生何異乎打擊大鼓而求覓亡子是

以鼓聲愈大而亡者愈離仁義彌彰而安

道彌遠故無由得之

意夫子亂人之性也

註事至而愛當義而止斯忘仁義者也常

念之則亂真矣

疏亡子不獲罪在鳴鼓真性不明過由仁

義故發噫歎總結之也

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

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趵而不敢息



疏姓士字成綺不知何許人舍逆旅也所  
脚生泡漿創也成綺素聞老子有神聖之  
德故不解艱苦慕義遠來百經旅舍一不  
敢息遠路既遠足生重趼

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

註言其不惜物也

疏昔時籍甚謂是至人今日親觀知無聖  
德見其鼠穴土中有餘殘蔬菜嫌其穢惡  
故發此譏也

而棄妹不仁也

註無近恩故曰棄

疏妹猶昧也闇昧之徒應須誘進棄而不  
教豈曰仁慈也

生熟不盡於前

註至足故恒有餘

疏生謂粟帛熟謂飲食充足之外不復槩  
懷所以飲食資財目前狼藉且大聖寬私  
而不拘小節士成庸瑣以此為非細碎之  
間格量真聖可謂以螺酌海焉測淺深也  
而積斂無崖

註萬物歸懷來者受之不小立界畔也  
疏既有聖德為物所歸故供給聚斂略無  
崖岸浩然無心積散任物也

老子漠然不應

註不以其言槩意

疏塵垢之言豈曾入耳漠然虛淡何足介  
懷

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刺於子今吾  
心正卻矣何故也

註自怪刺譏之心所以懷也

疏卻空也息也昨日初來妄生譏刺今時  
思省方覺已非所以引過責躬深懷慙竦  
心之空矣不識何邪

老子曰夫巧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為脫焉

註脫過去也

疏夫巧智神聖之人者蓋是迹非所以迹  
也汝言我欲於聖人乎我於此久以免脫  
汝何為乃謂我是聖非聖邪老君欲抑成  
綺之譏心故示以息迹歸本也郭注云脫  
過去也謂我於聖已得過免而去也

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

註隨物所名

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

註有實故不以毀譽經心也

再受其殃

註一毀一譽若受之於心則名實俱累斯所以再受其殃也

疏昨日汝喚我作牛我即從汝喚作牛喚我作馬我亦從汝喚作馬我終不拒且有

牛馬之實是一名也人與之名諱而不受

是再殃也譏刺之言未甚牛馬是尚不諱而况非乎

吾服也恒服

註服者容行之謂也不以毀譽自殃故能

不變其容

疏郭注云服者容行之謂也老君體道大聖故能制服身心行行容受呼牛呼馬唯物是從此乃恒常非由措意也

吾非以服有服

註有為為之則不能恒服

疏言我率性任真自然容受非關有心用意方得而然必也用心便成矯性既其有作豈曰無為

士成綺鴈行避影履行遂進而問修身若何

註

二十八

疏成綺自知失言身心漸愧於是鴈行斜步側身避影隨逐老子之後不敢履躡其迹乃徐進問請修身之道如何

老子曰而容崖然

註進趨不安之貌

疏而汝也言汝莊飾容貌夸駭於人自為

崖岸不能舒適

而目銜然

註銜出之貌

疏心既不安目亦馳動故左盼右睇睢盱

充誣也

而頽頽然

註高露發羞之貌

疏頽頽高亢顯露華飾持此容儀矜教於物



而口闕然

註：虛豁之貌

疏：郭注云：虛豁之貌也。謂志性強梁言語雄猛，夸張虛豁，使人可畏也。

而狀義然

註：踈跂自持之貌

二十九

疏：義宜也。踈跂，驕豪實乖曲禮而修飭容狀自然合宜也。

似繫馬而止也

註：志在奔馳

疏：形雖矜莊而心性誼躁，猶如逸馬被繫，意存奔走。

動而持

註：不能自舒放也

疏：馳情逐境，觸物而動，不能任適，每事拘

持

發也機

註：趣舍速也

疏：機，弩牙也。攀緣之心，遇境而發，其發猛速，有類弩也。

察而審

註：明是非也

疏：不能虛遣，違順兩忘，而明察是非，域心審是。

知巧而覩於泰

註：泰者，多於本性之謂也。巧於見泰，則拙於抱朴。

疏：泰多也不能忘，巧忘知，觀無為之一理，而詐知詐巧，見有為之多事。

凡以為不信

註：凡此十事，以為不信性命，而蕩夫毀譽，皆非修身之道也。

疏：信實也。言此十事皆是虛詐之行，非真實之德也。

邊境有人焉，其名為竊

三十

註：亦如汝所行，非正人也。

疏：竊賊也。邊蕃境域，忽有一人不憚憲章，但行竊盜，內則損傷風化，外則阻隔蕃情，盡政害物，莫斯之甚。成綺之行，其狠亦然，舉動睚眦，猶如此賊也。

夫子曰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故萬物備  
疏莊周師老君故呼為夫子也終窮也二  
儀雖大猶在道中不能窮道之量秋毫雖  
小待之成體此則於小不遺既其能小能  
大故知備在萬物

廣廣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

疏既大無不包細無不入貫穿萬物囊括

二儀故廣廣歎其寬博淵乎羨其深遠

形德仁義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

疏夫形德仁義者精神之末迹耳非所以

迹也救物之弊不得已而用之自非至聖

神人誰能定其粗妙邪

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為之累

註用世故不患其大也

疏聖人威跨萬乘王有世界位居九五不

亦大乎而姑射汾陽忘物忘已即動即寂

何四海之能累乎

天下奮棟而不與之偕

註靜而順之

疏棟權也偕俱也社稷顛覆宇內崩摧趨

世之人奮動權棟必靜而自守不與並逐也

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

註任真而直往也

疏志性安靜委命任真榮位既不關情財

利豈能遷動也

極物之真能守其本

疏夫聖人靈鑒洞徹窮理盡性斯極物之

真者也而應感無方動不傷寂能守其本

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

疏雖復握圖御寓總統羣方而忘外二儀

遺棄萬物是以為既無為事既無事心閑

神王何困弊之有

通乎道合乎德

疏淡泊之心通乎至道虛忘之智合乎上

德斯乃境智相會能所冥符也

退仁義

註進道德也

賓禮樂

註以情性為主也



疏退仁義之澆薄進道德之淳和賓禮樂之浮華主無為之虛淡

至人之心有所定矣

註定於無為也

疏恬淡無為而用不乖寂定矣

世之所貴道者書也

三十二

疏道者言說書者文字世俗之人說見浮淺或託語以通心或因書以表意持許往來以為貴重不知無足可言也

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

疏所以致書貴宣於語所以宣語貴表於意也

意也

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

疏隨從也意之所出從道而來道既非色非聲故不可以言傳說

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

為其貴非其貴也

註其貴恒在意言之表

疏夫書以載言言以傳意而末世之人心

靈暗塞遂貴言重書不能忘言求理故雖

貴之哉猶不足貴者為言書糟粕非可貴之物也故郭注云其貴恒在意之表

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

註得彼情唯忘言遺書者耳

疏夫目之所見莫過形色耳之所聽唯在名聲而世俗之人不達至理謂名言聲色盡道情實豈知玄極視聽莫借愚惑如此深可悲歎郭注云得彼之情唯忘言遺書者也

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

註此絕學去知之意也

疏知道者忘言貴德者不知而華俗愚迷豈能識悟唯當達者方體之矣

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邪

疏桓公齊桓公也輪車輪也扁匠人名也斲雕斲也釋放也齊君斲讀輪扁打車貴賤不同事業各異乃釋放其具方事質疑

靈暗塞遂貴言重書不能忘言求理故雖

貴之哉猶不足貴者為言書糟粕非可貴之物也故郭注云其貴恒在意之表

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

註得彼情唯忘言遺書者耳

疏夫目之所見莫過形色耳之所聽唯在名聲而世俗之人不達至理謂名言聲色盡道情實豈知玄極視聽莫借愚惑如此深可悲歎郭注云得彼之情唯忘言遺書者也

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

註此絕學去知之意也

疏知道者忘言貴德者不知而華俗愚迷豈能識悟唯當達者方體之矣

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邪

疏桓公齊桓公也輪車輪也扁匠人名也斲雕斲也釋放也齊君斲讀輪扁打車貴賤不同事業各異乃釋放其具方事質疑

靈暗塞遂貴言重書不能忘言求理故雖

欲明至道深玄不可傳集故寄桓公匠者  
略顯忘言之致也

公曰聖人之言也

疏所謂憲章文武祖述堯舜是聖人之言

曰聖人在乎

疏又問聖人見在以不

公曰已死矣

疏答曰聖人雖死厥教尚存焉

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矣

疏夫酒滓曰糟漬糟曰粕夫醇酎比乎道

○德糟粕方之仁義已陳為狗曾何足云

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

無說則死

疏貴賤禮隔不可輕言庸委之夫輒敢議

論說若有理方可免辜其如無辭必獲死

罪

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

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

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

疏甘緩也苦急也數術也夫斲輪失所則

牢固若使得宜則口不能言也況之理教  
其義亦然

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

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

註此言物各有性教學之無益也

疏喻曉也輪扁之術不能示其子輪扁之

子亦不能稟受其教是以行年至老不勉

斤斧之勞故知物各有性不可做効

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

者古人之糟魄已矣

○註當古之事已滅於古矣雖或傳之豈能

使古在今哉古不在今今事已變故絕學

任性與時變化而後至焉

疏夫聖人制法利物隨時時既不停法亦

隨變是以古人古法淪殘於前今法今人

自興於後無容執古聖迹行乎今世故知

所讀之書定是糟粕也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十五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十六 善二

河南 郭象 註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外篇天運第十四

天其運乎

註不運而自行也

疏言天稟陽氣清浮在上無心運行而自

動之也

地其處乎

註不處而自止也

疏地稟陰氣濁沈在下亦無心寧靜而自

止

日月其爭於所乎

註不爭所而自代謝也

疏晝夜照臨出沒往來自然如是既無情

於代謝豈有心於爭處

孰主張是

疏孰誰也是者指斥前文也言四時八節

雲行雨施覆育蒼生亭毒群品誰為主宰

而施張乎此一句解天運

孰維綱是

註皆自爾

疏山嶽產育川源流注包容萬物運載無

窮春生夏長必無差忒是誰維持綱紀故

得如斯此一句解地處也

孰居無事推而行是

註無則無所能推有則各自有事然則無

事而推行是者誰乎哉各自行耳

疏夫日月代謝星辰朗耀各有度數咸由

自然誰安居無事推筭而行之乎此一句

解日月爭所已前三者並假設疑問顯發

幽微故知皆自爾耳無物使之然也

意者其有機絨而不得已邪

疏機關也絨閉也玄冬肅殺夜宵暗昧以

意憶度謂有主司關閉事不得已致令如

此以理推者皆自爾也方地不動其義亦

然也

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

註自爾故不可知也

疏至如青春氣發萬物皆生晝夜開明六

合俱照氣序運轉致茲生育尋其理趣無物使然圓天運行其義亦爾也

雲者為雨乎兩者為雲乎

註二者俱不能相為各自爾也

疏夫氣騰而上所以為雲雲散而下流潤

成雨然推尋始末皆無攸聲故知二者不

能相為

孰隆弛是

疏隆興也弛廢也言誰與雲雨而洪注滂

沍誰廢甘澤而致茲亢旱也

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

疏誰安居無事自勵勸彼作此淫雨而快

樂邪司馬本作倦字

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噓吸是孰

居無事而披拂是

疏彷徨迴轉之貌也噓吸猶吐納也披拂

猶扇動也北方陰氣起風之所故云北方

夫風吹無心東西任適或彷徨而居空裏

或噓吸而在山中披拂升降略無定準孰

居無事而為此乎蓋自然也

敢問何故

註設問所以自爾之故

疏此句總問以前有何意故也

巫咸招曰來吾語汝天有六極五常

註夫物事之近或知其故然尋其原以至

乎極則無故而自爾也自爾則無所稍問

其故也但當順之

疏巫咸神巫也為殷中宗相招名也六極

謂六合四方上下也五常謂五行金木水

火土人倫之常性也言自然之理有此六

極五常至於日月風雲例皆如此但當任

之自然具足何為措意於其間哉

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

註夫假學可變而天性不可逆也

疏夫帝王者上符天道下順蒼生垂拱無

為因循任物則天下治矣而逆萬國之歡

心乖二儀之和氣所作凶勃則禍亂生也

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

疏九洛之事者九州聚落之事也言王者

應天順物馭用無心故致天下太平人歌



擊壤九州聚落之地治定功成八荒夷狄之邦道圓德備既合二儀覆載萬物又齊三景照臨下土

天下載之此謂上皇

註順其自爾故也

疏道合自然德均造化故衆生樂推而不厭百姓荷戴而不辭可謂返樸還淳上皇之治也

商大宰蕩問仁於莊子

疏宋承殷後故商即宋國也太宰官號名

盈字蕩方欲決已所疑故問仁於莊子

莊子曰虎狼仁也

疏仁者親愛之迹夫虎狼猛獸猶解相親足明萬類皆有仁性也

曰何謂也

疏太宰未達深情重問有何意謂

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為不仁

疏父子親愛出自天然此乃真仁何勞再問

曰請問至仁

疏虎狼親愛厥義未弘故請至仁庶聞深旨

莊子曰至仁無親

註無親者非薄惡之謂也夫人之體非有親也而首自在上足自處下府藏居內皮毛在外外內上下尊卑貴賤於其體中各任其極而未有親愛於其間也然至仁足矣故五親六族賢愚遠近不失分於天下者理自然也又奚取於有親哉

疏夫至仁者忘懷絕慮與太虛而同體混

萬物而為一何親疎之可論乎泊然無心而順天下之親疎也

太宰曰蕩聞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

疏夫無愛無親便是不孝謂至仁不孝於

理可乎商蕩不悟深旨遂生淺惑莊生為其顯折義列下文

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註必言之於忘仁忘孝之地然後至耳

疏至仁者忘義忘仁可貴可尚豈得將愛

敬近迹以語其心哉固不足以言也

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

註凡名生於不及者故過仁孝之名而涉

乎無名之境然後至焉

疏商蕩之間近滯域中莊生之答遠超方

外故知親愛之旨非過孝之談封執名教

不及孝之言也

夫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

則去之遠也

註冥山在乎比極而南行以觀之至仁在

乎無親而仁愛以言之故郢雖見而愈遠

冥山仁孝雖彰而愈非至理也

疏郢地居南冥山北故郭注云冥山在乎

北極南行以觀之至仁在乎無親而仁愛

以言之故郢雖見而愈遠冥山仁孝彰而

愈非至道此注甚明不勞更釋

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

疏夫敬在形迹愛率本心心由天性故難

迹關人情故易也

以愛孝易而忘親難

疏夫愛孝雖難猶滯域中未若忘親澹然

無係志既勝愛有復劣無以此格量難易

明之矣

忘親易使親忘我難

疏夫騰援斷腸老牛舐犢恩慈下流物之

恒性故子忘親易親忘子難自非達道孰

能行此

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

下兼忘我難

註夫至仁者百節皆適則終日不自識也

聖人在上非有為也恣之使各自得而已

耳自得其為則衆務自適羣生自足天下

安得不各自忘我哉各自忘矣主其安在

乎斯所謂兼忘也

疏夫兼忘天下者棄萬乘如脫屣也使天

下兼忘我者謂百姓日用而不知也夫垂

拱汾陽而游心姑射揖讓之美貴在虛忘

此兼忘天下者也方前則難比後便易未

若忘懷至道息智自然將造化而同功與

天地而合德者故能恣萬物之性分順百



姓之所為大小咸得飛沈不喪利澤潛被物皆自然上如標枝民如野鹿當是時也主其安在乎此使天下兼忘我者也可謂軒頊之前淳古之君耳其德不見故天下忘之斯則從劣向優自粗入妙遺之又遺玄之又玄也

夫德遺堯舜而不為也

註遺堯舜然後堯舜之德全耳若係之在心則非自得也

疏遺忘棄也言堯舜二君盛德深遠而又

忘其德任物不為斯解兼忘天下難

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

註泯然常道

疏有利益恩澤惠潤羣生萬世之後其德不替而至德潛被日用不知斯解使天下

兼忘我難也

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

註失於江湖乃思濡沫

疏太息猶嗟歎也夫盛德同於堯舜尚能遺忘不自顯豈復太息言於仁孝嗟歎於

陳迹乎

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是多也

疏悌順也德者真性也以此上八事皆矯性偽情勉強勵力已效人勞役其性故不

足多也

故曰至貴國爵并焉

註并者除棄之謂也夫貴在身身猶忘之況國爵乎斯貴之至

疏并者除棄之謂也夫貴爵祿者本為身也身猶忘之況爵祿乎斯至貴者也

至富國財并焉

註至富者自足而已故除天下之財者也疏至富者知足者也知足之人以不貪為

寶縱令傾國資財亦棄而不用故老經云

知足者富斯之謂也

至願名譽并焉

註所至願者適也得適而仁孝之名都去矣

疏夫至願者莫過適性也既一毀譽混榮

辱忘物我泯是非故今問聲名視之如涕唾也

是以道不渝

註去華取實故也

疏渝變也薄也既忘富貴又遺名譽是以

道德淳厚不隨物變也

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

疏姓北門名成黃帝臣也欲明至樂之道

故寄此二人更相發起也咸池樂名張施

也咸和也大也洞庭之野天地之間非太湖之洞庭也

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感

疏怠退怠也卒終也復重也感聞也不悟

至樂初聞之時懼然驚悚再聞其聲想悟

音旨故懼心退息最後聞之知至樂與二

儀合德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故心無分別

有同暗惑者也

蕩蕩默默乃不自得

註不自得坐忘之謂也

疏蕩蕩平易之容默默無知之貌第三問之體悟玄理故蕩蕩而無偏默默而無知茫然坐忘物我俱喪乃不自得

帝曰汝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微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太清

註由此觀之知夫至樂者非音聲之謂也

必先順乎天應乎人得於心而適於性然後發之以聲奏之以曲耳故咸池之樂必

待黃帝之化而後成焉

疏殆近也奏應也微順也禮義五德也太

清天道也黃帝既允門成第三問樂體悟

玄道忘知息慮是以許其所解故云汝近

自然也夫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

天理行之以五德應之以自然然後調理

四時太和萬物雖復行於禮義之迹而忘

自然之本者也此是第一奏也

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倫經

疏循順倫理經常也言春夏秋冬更迭而

起一初物類順序而生夏盛冬衰春秋

武生殺之理天道之常但常任之斯至樂

武生殺之理天道之常但常任之斯至樂



矣

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

註自然律呂以滿天地之間但當順不奪則至樂全

疏清天也濁地也陰升陽降二氣調和故

施生萬物和氣流布三光照燭此謂至樂

無聲之聲

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

註因其自作而用其所以動

疏仲春之月蟄蟲始啓自然之理驚之雷

霆所謂動靜順時因物或作至樂具合斯道也

其卒無尾其始無首

註運轉無極

疏尋求自然之理無始無終討論至樂之

聲無首無尾故老經云迎之不見其首隨

之不見其後

一死一生一債一起所常無窮

註以變化為常則所常者無窮也

疏債仆也夫盛衰生死虛盈起復變化之

道理之常數若以變化為常則所謂常者

無窮也

而一不可待汝故懼也

註初聞無窮之變不能待之以一故懼然

悚聽也

疏至一之理絕視絕聽不可待之以聲色

故初聞懼然也

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

註所謂用天之道

疏言至樂之聲將陰陽合其序所通生物

與日月齊其明此第二奏也

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

常

註齊一於變化故不主故常

疏順羣生之脩短任萬物之柔剛齊變化

之一理豈守故而執常

在谷滿谷在阮滿阮

註至樂之道無不周也

疏至樂之道無所不徧乃阮乃谷悉皆盈

滿所謂道無不在所在皆無也

塗卻守神

註塞其兌也

疏塗塞也卻孔也閉心知之孔卻守凝寂

之精神郭注云塞其兌也

以物為量

註大制不割

疏量者亮大小脩短隨物器量終不割割

而從已也

其聲揮綽

註所謂闡諧

疏揮動也綽寬也同雷霆之震動其聲寬

也

其名高明

註名當其實則高明也

疏高如上天明如日月聲既廣大名亦高

明

是故鬼神守其幽

註不離其所

疏人物居其顯明鬼神守其幽昧各得其

所而不相撓故老經云以道利天下其鬼

不神也

日月星辰行其紀

註不失其度

疏三光朗耀依分而行綱紀上玄必無差

忒也

吾止之於有窮

註常在極上任也

疏止住也窮極也雖復千變萬化而常居

玄極不離妙本動而常寂也

流之於無止

註隨變而往也

疏流動也應感無方隨時適變未嘗執守

故寂而動也

予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

之而不能及也

註故闡然恣使化去

疏夫至樂者真道也欲明道非心識故謀

慮而不能知道非聲色故瞻望而不能見

儻然立於四虛之道



註弘敞無偏之謂

疏儻然無心貌也四虛謂四方空大道也

言聖人無心與至樂同體立志弘敞摸物

無偏包容萬有與虛空而合德

倚於槁梧而吟

註無所復為也

疏弘敞虛容忘知絕慮故形同槁木心若

死灰逍遙無為且吟且詠也

目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

已矣

註言物之知力各有所齊限

疏夫目知所見蓋有涯限所以稱窮力馳

逐亦有分齊所以稱屈至樂非心色等法

不可以根窮故吾知盡其不及故止而不

逐也心既有限故知愛無名此覆前子欲

慮之等文也

形充空虛乃至委蛇汝委蛇故怠

註夫形充空虛無身也無身故能委蛇委

蛇任性而悚懼之情怠也

疏夫形充空則與虛空而等量委蛇任性

故順萬境而無心所謂隨體出聰離形去

智者也只為委蛇任性故悚懼之情怠息

此解第二聞樂也

吾又奏之以無息之聲

註意既息矣乃復無息此其至也

疏再聞至樂任性逶迤悚懼之心於焉息

息雖復賢於初聞猶自不及後聞故奏無

息之聲斯則以無遺息故郭注云息既息

矣乃復無息此其至者也此是第三奏也

調之以自然之命

註命之所有者非為也皆自然耳

疏調和也凡百蒼生皆以自然為其性命

所以奏此咸池之樂者方欲調造化之心

靈和自然之性命也已

故若混逐叢生

註混然無係隨後而生

疏混同生出同風物之動吹隨叢林之出

聲也

林樂而無形

註至樂者適而已適在體中故無別形

疏夫叢林地籟之聲無心而成至樂適於性命而已豈復有形也

布揮而不曳

註自布耳

疏揮動四時布散萬物各得其所非由牽曳

曳

幽昏而無聲

註所謂至樂

疏言至樂寂寥趣於視聽故幽冥昏闇而無聲響矣

無聲響矣

動於無方

註夫動者豈有方而後動哉

疏夫至樂之本雖復無聲而應動隨時實無方所斯寂而動之也

無方所斯寂而動之也

居於窈冥

註所謂寧極

疏雖復應物隨機千變萬化而深根寧極

恒處窈冥斯動而寂也

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

流散徒不主常聲

註隨物變化

疏夫春生冬死秋實夏榮雲行雨散水流

風從自然之理日新其變至樂之道豈常

主聲也

世疑之稽於聖人

註明聖人應世非唱也

疏稽留也夫聖人者譬幽谷之響明象之

照對之不知其所以來絕之不知其所以

往物來斯應應而忘懷豈預前作法而留

心應世故行留散徒不主常聲而世俗之

人妄生疑惑也

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

註故有情有命者莫不資焉

疏所言聖者更無他義也通有物之情順

自然之命故謂之聖

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

註忘樂而樂足非張而後備

疏天機自然之樞機五官五藏也言五藏

各有主司故謂之官夫目視耳聽手把脚

行布網轉丸飛空走地非由倣效稟之造



物豈措意而後能為故五藏職司素分備足天樂之羨其在茲也

無言而心悅

註心悅在適不在言也

疏體此天和非由措意故心靈適悅而妙

絕名言也

故有焱氏為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汝欲聽之而無接焉而故感也

註此乃無樂之樂樂之至也

○ 疏焱氏神農也羨此至樂為之章頌大音希聲故聽之不聞大象無形視之不見道無不在故充滿天地二儀大無不包故囊括六極六極六合也假欲留音聽之亦不可以耳根承接是故體茲至樂理趣幽微

心無分別事同愚感也

樂也者始於懼懼故崇

註懼然悚聽故是崇耳未大和也

疏以下重釋三奏三聽之意結成至樂之道初聞至樂未悟太和心生悚懼不能放

釋是故禍崇之也  
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道

註迹稍滅也

疏再聞之後情意稍悟欲懼心急退其迹遁滅也

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

註以無知為愚愚乃至也

疏最後聞樂靈府淳和心無分別有同闇惑蕩蕩默默類彼愚迷不怠不懼雅符真

道既而運載無心與物俱至也

○ 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為奚如

疏衛本昆吾之邑又是康叔之封自魯適衛故曰西遊師金魯太師名金也奚何也

言夫子行仁義之道以化衛侯未知此術行用可不邪

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

疏言仲尼叡哲明敏才智可惜守先王之聖迹執堯舜之古道所以頻遭辛苦屢致

困窮

顏淵曰何也

疏問窮之所以也

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中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

疏此下譬喻凡有六條第一芻狗第二舟車第三桔槔第四榱梨第五狙猿第六妍醜芻狗草也謂結草為狗以解除也衍筭也尸祝巫師也將送也言芻狗未陳盛以篋筭之器覆以文繡之中致齋潔以表誠

○展如在之將送庶其福祉貴之如是

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中以文繡遊居寢卧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昧焉

註廢棄之物於時無用則更致他妖也

疏踐履也首頭也脊背也取莫曰蘇爨也

也昧魘也言芻狗未陳致斯肅敬既祭之後棄之路中故行人履踐其頭脊蘇者取供其爨爨方將復取而貴之盛於篋衍之中覆於文繡之下教游居處寢卧其傍假

今不致惡夢必當數數遭魘故鄭注云廢棄之物於時無用則更致他妖也

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弟子游居寢卧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邪

疏此合芻狗之譬并合孔子窮義也先王謂堯舜禹湯先代之帝王也憲章文武祖述堯舜而為教迹故集聚弟子教游於仁義之域卧寢於禮信之鄉古法不可執留事同已陳芻狗伐樹於宋者孔子曾遊於

○宋與門人講說於大樹之下司馬桓魋欲殺夫子夫子去後桓魋惡其坐處因伐樹焉削剗也夫子嘗遊於衛衛人疾之故剗削其迹不見用也商是殷地周是東周孔子歷聘曾因於此良由執於聖迹故致斯弊狼狽如是豈非惡夢邪

○園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昧邪

註此皆絕聖棄知之意耳無所稍嫌也夫先王典禮所以適時用也時過而不棄即



為民妖所以興矯效之端也

疏當時楚昭王聘夫子夫子領徒宿於陳蔡之地蔡人見徒眾極多謂之為賊故與兵圍繞經乎七日糧食罄盡無復炊爨從者餓病莫之能興憂悲困苦鄰乎死地豈

非遭於已陳芻狗而魔邪

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

疏夫舟行於水車行於陸致於千里未足為難若推舟於陸求其運載終沒一世不可數尺

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斬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

疏此合諭也斬求也亦今古代殊豈異乎

水陸周魯地異何異乎舟車

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

註時移世異禮亦宜變故因物而無所係焉斯不勞而有功也

疏方猶常也傳轉也言夫子執先王之迹行衰周之世徒勞心力卒不成功故削迹伐樹身遭殃禍也夫聖人之智接濟無方千轉萬變隨機應物未知此道故嬰斯禍也

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

疏桔槔挈水木也人牽引之則俛下捨放之則仰上俛仰上下引捨以人委順無心故無罪夫人能虛已其義亦然也

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

註期於合時宜應治體而已

疏矜羨也夫三皇五帝步驟殊時禮義威

儀不相沿襲羨在逗機不治以定不貴率

今以同古

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粗梨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

疏夫粗梨橘柚甘苦味殊至於噉嚼而皆

可於口譬三皇五帝澆淳異世至於為政  
咸適機宜也

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

註彼以為美而此或以為惡故當應時而  
變然後皆適也

疏帝王之迹蓋無常準應時而變不可執

留豈得膠柱刻船居今行古也

今取後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訖齧挽裂  
盡去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後狙之異乎周

公也

疏慊足也周公聖人譬淳古之世狙後狡

獸諭澆競之時是以禮服雖華後狙不以

為美聖迹乃貴末代不以為專故毀禮服

後狙始慊其心棄聖迹奢生方適其性

故西施病心而曠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

之歸亦捧心而曠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

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

疏西施越之美女也貌極妍麗既病心痛

頰眉苦之而端正之人體多宜便因其頰

感更益其美是以閭里見之彌加愛重鄰

里醜人見而學之不病強頰倍增其陋故

富者惡之而不出貧人棄之而遠走捨已

效物其義例然削迹伐樹皆學頰之過也

彼知美曠而不知曠之所以美

註況夫禮義當其時而用之則西施也時

過而不棄則醜人也

疏所以猶所由也頰之所以美者由乎西

施之好也彼之醜人但美頰之麗雅而不

知由西施之妹好也

惜乎而夫子其窮哉

疏總會後文結成其旨窮之事迹章中具

載矣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

老聃

疏仲尼雖領徒三千號素王而盛行五德

未聞大道故從魯之沛自北徂南而見老

君以詢玄極故也

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

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

疏聞仲尼有當世賢能未知頗得至道不



答言未得自楚望魯故曰北也

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

疏問於何處尋求至道

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也

疏數筭術也三年一閏天道小成五年再

閏天道大成故言五年也道非術數故未

得之也

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

疏更問求道用何方法

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

註此皆寄孔老以明絕學之義也

疏十二年陰陽之一周也而未得者明以

陰陽取道而道非陰陽故下文云中國有

人非陰非陽

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

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

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

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無

他也

疏夫至道深玄妙絕言象非無非有不自

不他是以不進獻於君親豈得告於子弟

所以然者無他由也故記孔老二君聖以

明玄中之玄也

中無主而不止

註心中無受道之質則雖聞道而過去也

疏若使中心無受道之主假令聞於聖說

亦不能止住於胃懷故知無他也

外無正而不行

註中無主則外物亦無正己者也故未嘗

通也

疏中既無受道之心故外亦無能正於己

者故不可行也

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

註由中出者聖人之道也外有能受之者

乃出耳

疏由從也從內出者聖人垂迹顯教也良

由物能感聖故聖人不應若使外物不能

稟受聖人亦終不出教

甘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

註由外入者假學以成性者也雖性可學

成然要當內有其質若無主於中則無以藏聖道也

疏隱藏也由外入者習學而成性也由其外稟聖教冥在中心若使素無受入之心則無藏於聖道

名公器也

註夫名者天下之所共用

疏名鳴也公平也器用也名有二種一是命物二是毀譽今之所言是毀譽名也

不可多取

註矯飾過實多取者也多取而天下亂也

疏夫令譽善名天下共用必其多取則矯飾過實而爭競斯起也

仁義先王之遠慮也

註猶傳舍也

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久處觀而多責

註夫仁義者人之性也人性有變古今不同也故遊寄而過去則冥若無滯而係於一方則見見則偽生偽生而責多矣  
疏遠慮逆旅傳舍也觀見也亦久也夫遠

廬舍客不可久停仁義禮智用訖宜廢客停久疵釁生聖迹留過責起

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

註隨時而變無常迹也

以遊道途之墟

疏古之真人和光降迹逗機而行博愛應物而用人群何異乎假借塗路寄託宿止暫時游寓蓋非真實而動不傷寂應不離真故恒逍遥乎自得之場彷徨乎無為之境

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

註苟且也簡略也貸施與也知止知足食於苟簡之田不損已物立於不貸之圃而言田圃者明是聖人養生之地

逍遥無為也

註有為則非仁義

苟簡易養也

註且從其簡故易養也  
疏只為逍遥累盡故能無為恬淡苟簡苟且簡素自足而已故易養也



不貸無出也

註不貸者不損已以為物也

疏不損我以益彼故無所出此三句覆釋

前義也

古者謂是采真之遊

註遊而任之斯真采也采真則色不偽矣

疏古者聖人行苟簡等法謂是神采真實

而無假偽逍遙任適而隨化教游也

以富為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為是者不能讓

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

註天下未有以所非自累者而各沒命於

所是所是而以沒其命者非立乎不貸之

圃也

疏夫是富非貧貪於貨賄者豈能讓人財

祿是顯非隱滯於榮位者何能與人名譽

親愛權勢矜夸於物者何能與人之柄柄

權也唯厭穢風塵羶臊榮利者故能棄之

若遺

操之則慄舍之則悲

註舍之悲者操之不能不慄也

疏操執權柄恐失所以戰慄捨去威力喪去所以憂悲

而一無所鑒以闕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

也

註言其知進而不知止則性命喪矣所以

為戮

疏是富好權之人心靈愚暗唯滯名利一

無鑒識豈能聞見玄理而休心息智者乎

如是之人雖復楚戮未加而情性以困故

是自然刑戮之民

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

疏夫怨敵必救恩惠須償分內自取分外

與他臣子諫上君父教下應青春以生長

順素秋以殺罰此八者治正之器不得不

用之也

唯循大變無所湮者為能用之故曰正者正

也其心以為不然者天門弗開矣

註守故不變則失正矣

疏循順也湮塞也唯當順於大理隨於變

化達於物情而無滯塞者故能用八事治

之正事合於正理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之不能如是者天機之門擁而弗開天門心也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嗜膚則通夕不寐矣

註外物如之雖小而傷性已大也

疏仲尼滯於聖迹故發辭則語仁義夫播糠眯目目暗故不能辨東西蚊虻嗜膚痛則徹宵不睡是以外物雖微為害必巨况乎仁非天理義不率性捨己效他喪其本性其為害也豈眯目嗜膚而已哉嗜齧也

夫仁義憤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

註尚之以加其性故亂

疏仁義憤毒甚於蚊虻憤憤吾心令人煩悶擾亂物性莫大於此一本亦作憤字者

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

註質全而仁義著

吾子亦放風而動總德而立矣

註風自動而依之德自立而乘之斯易持易行之道也

疏放縱任也欲使蒼生喪其淳樸之性者莫若絕仁棄義則反冥我極也仲尼亦宜放無為之風教隨機務而應物總虛妄之至德立不測之神功亦有作放方往反放依也

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邪

註言夫揭仁義以趨道德之鄉其猶擊鼓而求逃者無由得也

疏建擊傑傑用力貌夫揭仁義以趨道德之鄉何異乎打大鼓以求逃亡之子故鼓聲大而亡子遠仁義彰而道德廢也

夫鶴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

註自然各已足

黑白之朴不足以為辯

註俱自然耳無所偏向

疏浴洒也染緇曰黔黔黑也辯者別其勝負也夫鶴白烏黑稟之自然豈須日日浴染方得如是以言物性其義例然然黑白



素樸各足於分所遇斯適故不足於分所以論勝負亦言辯變也黑白分定不可變白為黑也

名譽之觀不足以為廣

註夫至足者忘名譽忘名譽乃廣耳

疏修名立譽招物觀視此乃狹劣何足自

多唯恐遺名譽方可稱大耳

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吻以濕相濡以沫

註言仁義之譽皆生於不足

不若相忘於江湖

註斯乃忘仁而仁者也

疏此總結前文斥仁義之弊夫泉源枯竭

魚傳沫以相濡撲散渟離行仁義以濟物

及其江湖浩蕩各足所以相忘道德深玄

得性所以虛淡既江湖比於道德濡沫方

於仁義以此格量故不同日而語矣

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

疏老子方外大聖變化無常不可測量故

無所談說也

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

疏不的姓名直云弟子當是升堂之類共發此疑既見老子應有規誨何所聞而三日而不談也

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

註謂老聃能變化

疏夫龍之德變化不恒以況至人隱顯無

定故本合而成妙體窈冥迹散而起文章

煥爛

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

註言其因御無方自然已足

疏言至人乘雲氣而無心順陰陽而養物

也

予口張而不能言予又何規老聃哉

疏言合也心懼不定口開不合復何容暇

聞規訓之言乎

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

默發動如天地者乎

疏言至人其處也若死尸之安居其出也

似龍神之變見其語也如雷霆之振響其

默也類玄理之無聲是以奮發機動同二儀之生物者也既而或處或出或語或默豈有出處語默之異而異之哉然則至人必有出處默語不言之能故仲尼見之口而不能合

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

疏賜子貢名也子貢欲至觀至人龍德之相遂以孔子聲教而往見之

老聃方將偃堂而應微曰子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

○疏偃企也運時也老子自得從容故企堂。教誕物感斯應發微其言子年衰邁可以教戒我乎

子貢曰夫三王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為非聖人如何哉

疏澆淳漸異步驟有殊用力用兵逆順斯異故云不同聲名令聞相係一也先生乃排三王為非聖有何意旨可得聞乎

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

疏汝少進前說不同所由

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

疏堯舜二人即是五帝之數自夏禹以降便是三王堯讓舜舜讓禹禹治水而用力

湯伐桀而用兵文王拘美里而順商辛武

王渡孟津而逆殷紂不問之狀可略言焉

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

○疏三皇者伏羲神農黃帝也五帝少昊顓

頊高辛唐虞也治天下之治列在下文

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

註若非之則強哭

疏三皇行道人心淳一不獨親其親不獨

子其子故親死不哭而世俗不非必也非之則強哭者衆

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為其親殺其殺而民不非也

註殺降也言親疏有降殺



疏五帝行德不及三皇使子父兄弟更相親愛為降殺之服以別親疏既順人心亦不非毀

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

註教之速也

三十三

疏舜是五帝之末其俗漸澆樸散淳離民心浮競遂使懷孕之婦十月生子五月能言古者懷孕之婦十月而誕育生子兩歲方始能言澆淳既革故與古之乖異也

不至乎孩而始誰

註誰者別人之意也未孩已擇人言其競教速成也

疏未解孩笑已識是非分別之心自此而始矣

則人始有夭矣

註不能同彼我則心競於親疏故不終其天年也

疏分別既甚不終天年夭逝之始起自虞舜

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

註此言兵有順則天下已有不順故也

疏去道既遠澆偽日興遂使蠢爾之民好

為禍變廢無為之迹與有為之心賞善罰

惡以此為化而禹懷慈愛猶解泣辜兵刃

所加必順天道也

殺盜非殺

註盜自應死殺之順也故非殺

疏盜賊有罪理合其誅順乎素秋雖殺非

殺此則兵有順義也

人自為種而天下耳

註不能大齊萬物而人人自別斯人自為

種也承百代之流而會乎當今之變其弊

至於斯者非禹也故曰天下耳言聖知之

迹非亂天下而天下必有斯亂

疏夫澆浪既興分別日甚人人自為種見

不能大齊萬物此則解人有心也聖智之

迹使其如是非禹之過也故曰天下耳矣

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

註此乃百代之弊

疏此總論三皇五帝之迹驚天下蒼生致使儒崇堯舜以飾非墨遵禹道而自是既而百家競起九流爭騖後代之弊實此之由也

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

註今之以女為婦而上下悖逆者非作始之無理但至理之弊遂至於此

疏倫理也當莊子之世六國競興淫風大行以女為婦乖禮悖德莫甚於茲故知聖迹始興故有倫理及其末也例同斯弊也

何言哉

註弊生於理故無所復言

疏從理生教遂至於此世澆俗薄何可稍言論正發憤而傷歎也

余語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

卷二

三五

莫甚焉

註必弊故也

疏夫三皇之治實自無為無為之迹迹生於弊故百代之後亂莫甚焉弊亂之狀列在下文

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

疏悖逆也睽乖離也墮廢壞也施澤也運無為之智以立治方後世執迹遂成其弊致星辰悖彗日月為之不明山川乖離嶽

瀆為之崩竭廢壞四時寒暑為之愆叙

其知惜於履蠶之尾鮮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為聖人不可恥乎其無恥也

疏惜毒也履蠶尾端有毒也鮮規小貌言

三皇之智損害蒼生其為毒也甚於履蠶是故細小蟲獸皆遭擾動况乎黔首如何得安以斯為聖於理未可毒害既多深可羞媿也

子貢蹙蹙然立不安

註子貢本謂老子獨絕三王故欲同三王於五帝耳今又見老子通毀五帝上及三皇則失其所以為談矣

疏蹙蹙驚貌也子貢欲救三王同五帝今見老子詞調高貌排擯五帝指斥三皇



心形驚悚失其所謂故蹙然形容雖立心神不安

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好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鈎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

註所以迹者真性也夫任物之真性者其迹則六經也

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

註況今之人事則以自然為履六經為迹夫白鷓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風化

註鷓以眸子相視蟲以鳴聲相應俱不待合而便生子故曰風化類自為雌雄故風化

註夫同類之雌雄各自有以相感相感之異不可勝極苟得其類其化不難故乃有

遙感而風化也

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

註故至人皆順而通之

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

註雖化者無方而皆可也

失焉者無自而可

註所在皆不可也

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烏鵲鴉魚

傳沫細要者化

註言物之自然各有性也

疏鵲居巢內交尾而表陰陽魚在水中傳

沫而為牝牡蜂取桑蟲祝為已子是知物

性不同稟之大道物之自然各有性也

有弟而尤啼

註言人之性舍長而視幼故啼也

疏有弟而兄失愛捨長憐幼故啼是知陳

迹不可執留但當順之物我無累言人性

捨長視幼故啼也

久矣夫丘不與化為人不與化為人安能化

人

註夫與化爲人者任其自化者也若繙六

經以說則疏也

老子曰可立得之矣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十六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十七

善三

河 南 郭 象 註

唐 西華法師成 玄英疏

外篇刻意第十五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爲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

疏刻削也意志也亢窮也言偏滯之人未能會理刻勵身心高尚其行離異世俗卓爾不羣清談五帝之風高論三皇之教怨有才而不遇誹無道而荒淫亢志林籟之中削迹巖崖之下斯乃隱處山谷之士非毀時世之人枯槁則鮑焦介推之流赴淵則申狄卞隨之類蓋是一曲之士何足以語至道哉已止也其術止於此矣

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爲修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

疏發辭吐氣則語及仁義用茲等法爲修身之本此乃平時治世之士施教誨物之人斯則子夏之在西河宣尼之居洙泗或



遊行而議論或安居而講說蓋是學人之所好良非道士之所先

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為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強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

疏建海內之功績立古今之鴻名致君臣之盛禮王天下之大義寧安社稷緝熙常道既而尊君王而服遐荒強本邦而兼并敵國豈非朝廷之士廊廟之臣乎即臯陶伊尹呂望之徒是也

就藪澤處閒曠釣魚閒處無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

疏棲隱山藪放曠臯澤閒居而事綸釣避世而處無為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斯乃從容閒暇之人即巢父許由公閱休之類

吹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為壽而已矣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

註此數子者所好不同恣其所好各之其

方亦所以為逍遙也然此亦各自得焉能靡所不樹哉若夫使萬物各得其分而不自失者故當付之無所執為也

疏吹冷呼而吐故呼吸而納新如熊攀樹而自經類鳥飛空而伸脚斯皆導引神氣以養形魂延年之道駐形之術故彭祖八百歲白石三千年壽考之人即此之類以前數子志尚不同各滯一方未為通養自不刻意而下方會玄玄之妙致也

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修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閒不導引而壽

註所謂自然

無不忘也無不有也

註忘故能有若有之則不能救其忘矣故有者非有之而有也忘而有之也

疏夫玄通合變之士冥真契理之人不刻意而其道彌高無仁義而恒自修習忘功名而天下大治去江海而淡爾清閑不導引而壽命無極者故能唯物與我無不盡忘而萬物歸之故無不有也斯乃忘而有

之非有之而有也

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

註若厲已以為之則不能無極而衆惡生  
疏心不滯於一方迹冥符於五行是以澹  
然虛曠而其道無窮萬德之美皆從於已  
也

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

註不為萬物而萬物自生者天地也不為  
百行而百行自成者聖人也

○ 疏天地無心於亭毒而萬物生聖人無心

於化育而百行成是以天地以無生生而

為道聖人以無為為而成德故老經云天

地不仁聖人不仁

故曰夫恬淡寂寞虛無無為此天地之平而  
道德之質也

註非夫寂寞無為也則危其平而喪其質  
也

疏恬淡寂寞是凝湛之心虛無無為是寂

用之智天地以此法為平均之源道德以

此法為質實之本也

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

註休乎恬淡寂寞息乎虛無無為則雖歷  
乎阻險之變常平夷而無難

疏休心於恬淡之鄉息智於虛無之境則  
履艱難而簡易涉危險而平夷也

平易則恬淡矣

註患難生於有為有為亦生於患難故平  
易恬淡交相成也

○ 疏豈唯休心恬淡故平易抑乃平易而恬  
淡矣是知平易恬淡交相成也

○ 平易恬淡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

註泯然與正理俱往

疏心既恬淡迹又平易雖心與迹一種無  
為故憂患累不能入其靈臺邪惡妖烝

不能襲其藏府襲猶入也互其文也

故其德全而神不虧

註夫不平不淡者豈唯傷其形哉神德並  
喪於內也

疏夫恬淡無為者豈唯外形無毀亦乃內

德圓全形德既安則精神無損之矣



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

註任自然而運動

其死也物化

註蛻然無所係

疏聖人體勞息之不二達去來之為一故

其生也如天道之運行其死也類萬物之

變化任鑪冶之陶鑄無纖介於胷中也

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

註動靜無心而付之陰陽也

疏凝神靜慮與太陰同其盛德應感而動

與陽烝同其波瀾動靜順時無心者也

不為福先不為禍始感而後應

註無所唱也

疏夫善為福先惡為禍始既善惡雙遣亦

禍福兩忘感而後應豈為先始者也

迫而後動

註會至乃動

疏迫至也逼也動應也和而不唱赴機而

應

不得已而後起

註任理而起吾不得已也

疏已止也機感通至事不得止而後赴應

非預謀

去知與故循天之理

註天理自然知故無為乎其間

疏循順也內去心知外忘事故如混沌之

無為順自然之妙理也

故無天災

註災生於違天

疏合天故無災也

無物累

註累生於逆物

疏順物故無累也

無人非

註與人同者眾必是焉

疏同人故無非也

無鬼責

註同於自得故無責

其生若浮其死若休

註汎然無所惜也

疏夫聖人動靜無心死生一貫故其生也似浮漚之暫起變化俄然其死也若疲勞休息曾無係戀也

不思慮

註付之天理

疏心若死灰絕於緣念

不豫謀

註理至而應

疏譬懸鏡高堂物來斯照終不預前謀度而待機務者也

光矣而不耀

註用天下之自光非吾耀也

疏智照之光明逾日月而韜光晦迹故不炫耀於物也

信矣而不期

註用天下之自信非吾期也

疏逼機赴感如影隨形信若四時必無差忒機來方應不預期也

其寢不夢其覺無憂

疏契真故凝寂而不夢累盡故常適而無

憂也

其神純粹

註一無所欲

疏純粹者不雜也既無夢無憂契真合道故其心神純粹而無間雜也

其魂不罷

註有欲乃疲

疏恬快無為心神閑逸故其精魂應用終不疲勞

虛無恬淡乃合天德

註乃與天地合其恬快之德也

疏歎此虛無與天地合其德

故曰悲樂者德之邪

疏違心則悲順意即樂不達違從是德之邪矣

喜怒哀道之過

疏稱心則喜乖情則怒喜怒哀忘是道之罪過

罪過

好惡者德之失

疏無好為好無惡為惡此之妄心是德之



倦咎也

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

註至德常適故情無所繫

䟽不喜不怒無憂無樂恬恬虛夷至德之

人也

一而不變靜之至也

註靜而一者不可變也

䟽抱真一之玄道混覺塵而不變自非至

靜孰能如斯

無所於忤虛之至也

註其心豁然確盡乃無纖介之違

䟽忤逆也大順羣生無所乖逆自非虛豁

之極其孰能然也

不與物交淡之至也

註物自來耳至淡者無交物之情

䟽守分清高不交於物無所須待恬悒之

至也

無所於逆粹之至也

註若雜乎濁欲則有所不順

䟽智照精明至純無雜故能混同萬物大

順蒼生至論忤之與逆厥理不殊顯虛粹  
兩義故再言耳

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  
則竭

註物皆有當不可失也

䟽夫形體精神稟之有限而役用無涯必

之死地故分外勞形不知休息則困弊斯

生精神逐物而不知止必當勞損損則精

炁枯竭矣

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

不能清天德之象也

註象天德者無心而階會也

䟽象者法効也言水性清平善鑒於物若

混而雜之鬱而閉塞之則乖於常性既不

能澹猗流注亦不能鑒照於物也唯當不

動不閉則清而且平洞照無私為物準的

者天德之象也以況聖人心虛皎潔鑒照

無私法象自然與玄天合德故老經云上

善若水也

故曰純粹而不雜

註無非至當之事也

疏雖復和光回塵而精神凝湛此覆釋前

其神純粹也

靜一而不變

註常在當上住

疏縱使千變萬化而心恒靜一此重釋一

而不變

淡而無為

註與會俱而已矣

疏假令混俗揚波而無妨虛淡與物交接

亦不廢無為此釋前恬淡之至也

動而以天行

註若夫逐欲而動人行也

疏感物而動應而無心同於大道之運行

無心而生萬物

此養神之道也

疏總結以前天行等法是治身之術養神

之道也

夫有干越之劍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

至也

註況敢輕用其神乎

疏干溪名也越山名也干溪越山但出良

劍也又云干吳也言吳越二國並出名劍

因以為名也夫有此干越之寶劍柙中而

藏舉之自非敵國大事不敢輕用寶而重

之遂至於此而况寶愛精神者乎

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

地

註夫體天地之極應萬物之數以為精神

者故若是矣若是而有落天地之功者任

天行耳非輕用也

疏流通也夫愛養精神者故能通達四方

並流無滯即而下蟠薄於厚地上際逮於

玄天四維上下無所不極動而常寂非輕

用之者也

化育萬物不可為象

註所育無方

疏化導蒼生含育萬物隨機俯應不守一

方故不可以形象而域之也

其名為同帝



註同天帝之不為

疏而審也總結以前名為審實之道也亦言同天帝之不為也已

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為一

註帝以純素守乎至寂而不蕩於外則冥也

疏純精素質之道唯在守神守而不喪則

精神凝靜既而形同枯木心若死灰物我兩忘身神為一也

一之精通合于天倫

註精者物之真也

疏倫理也既與神為一則精智無礙故冥手自然之理

野語有之曰眾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

註與神為一非守神也不遠其精非貴精也然其道則貴守之迹

疏莊子欲格量人物志尚不同故泛舉大綱略為四品仍寄野逸之人以明言無的當且世俗衆多之人咸重財利則盜跖之

徒是也貞廉潔素之士皆重聲名則伯夷

介推是也賢人君子高尚志節不屈於世則許由子州支伯是也唯體道聖人無所

偏滯故能寶貴精神不蕩於物雖復應變隨時而不喪其純素也

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

虧其神也

註苟以不虧為純則雖百行同舉萬變參備乃至純也苟以不雜為素則雖龍章鳳

姿倩乎有非常之觀乃至素也若不能保其自然之質而雜乎外飾則雖犬羊之類

庸得謂之純素哉

疏夫混迹世物之中而與物無雜者至素者也參變囂塵之內而其神不虧者至純

者也豈復獨立於高山之頂拱手於林麓

之間而稱純素哉蓋不然乎此結釋前純素之道義也

能體純素謂之真人

疏體悟解也妙契純素之理則所在皆真道也故可謂得真道之人也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十七

三

十三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十八

善四

河 南 郭 象 註

唐 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外篇繕性第十六

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

註已治性於俗矣而欲以俗學復性命之本所以求者愈非其道也

疏繕治也性生也俗習也初本也言人稟性自然各守生分率而行之自合於理今乃智於偽法治於真性矜而矯之已困弊矣方更行仁義禮智儒俗之學以求歸復本初之性故俗彌得而性彌失學逾近而道逾遠也

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

註已亂其心於欲而方復役思以求明思之愈精失之逾遠

疏滑亂也致得也欲謂名利聲色等可貪之物也言人所以心靈昏亂者為貪欲於塵俗故也今還役用分別之心思量求學望得獲其明照之道者必不可也唯當以



無學學可以歸其本矣以無思思可以得其明矣本亦有作滑欲於欲者也謂之蔽蒙之民

註若夫發蒙者必離俗去欲而後幾焉  
疏蔽塞也蒙昏也此則結前以俗學歸本以思慮求明如斯之類可謂蔽塞蒙暗之人

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

註恬靜而後知不蕩知不蕩而性不失也  
疏恬靜也古者聖人以道治身治國者必以恬靜之法養真質之知使不蕩於外也  
生而無以知為也謂之以知養恬

註夫無以知為而任其自知則雖知周萬物而恬然自得也

疏率性而照知生者也無心而知無以知為也任知而往無用造為斯則無知而知知而無知非知之而知者也故終日知而未嘗知亦未嘗不知終日為而未嘗為亦未嘗不為仍以此真知養於恬靜若不知是何以恬乎

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

註知而非為則無害於恬恬而自為則無傷於知斯可謂交相養矣二者交相養則和理之分豈出他哉

疏夫不能恬靜則何以生彼真知不有真知何能致茲恬靜是故恬由於知所以能靜知資於靜所以獲真知故知之與恬交相養也斯則中和之道存乎寸心自然之理出乎天性在我而已豈關他哉

夫德和也道理也

註和故無不得道故無不理

疏德被於人故以中和為義理通於物故以大道為名也

德無不容仁也

註無不容者非為仁也而仁迹行焉

疏玄德深遠無不包容慈愛宏博仁迹斯見

道無不理義也

註無不理者非為義也而義功著焉  
疏夫道能通物物各當理理既宜矣義功

著焉

義明而物親忠也

註若夫義明而不由忠則物愈疏

疏義理明顯情率於中既不矜驕故物來親附也

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

註仁義發中而還任本懷則志得矣志得矣其迹則樂也

疏既仁義由中故志性純實雖復涉於物境而恒歸於真情所造和適故謂之樂

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理也

註信行容體而順乎自然之節文者其迹則禮也

疏夫信行顯著容儀軌物而不乖於節文者其迹則禮也

禮樂偏行則天下亂矣

註以一體之所履一志之所樂行之天下則一方得而萬方失也

疏夫不能虛心以應物而執迹以馭世者則必滯於華藻之禮而溺於荒淫之樂也

是以芻狗再陳而天下亂矣

彼正而蒙已德德則不冒冒則物必失其性也

註各正性命而自蒙已德則不以此冒彼也若以此冒彼安得不失其性哉

疏蒙暗也冒亂也彼謂履正道之聖人也

言人彼也冒亂則物我失其性矣

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

疏謂三皇之前玄古無名號之君也其時淳風未散故處在混沌芒昧之中而與時世為一冥然無迹君臣上下不相往來俱得恬澹寂寞無為之道也

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群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

註任其自然而已

疏當時混沌之時淳朴之世舉世恬快體合無為遂使陰昇陽降二炁和而靜泰鬼幽人顯各守分而不擾炎涼順序四時得節既無災普萬物不傷群生各盡天年終無夭折人雖有心知之術無為故無用之



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為而常自然

註物皆自然故至一也

疏均彼此於無為混是非於恬快物我不  
二故謂之至一也莫無也莫之為而自為  
無為也不知所以然而然自然也故當是  
時也人懷無為之德物合自然之道焉

逮德下衰

註夫德之所以下衰者由聖人不繼世則  
在上者不能無為而羨無為之迹故致斯  
弊也

及燧人伏羲始為天下是故順而不一

註世已失一或不可解故釋而不推順之  
而已

疏逮及也古者茹毛飲血與麋鹿同羣及  
至燧人始變生為熟食犧則服牛乘馬創  
立庖厨畫八卦以製文字放蜘蛛而造密  
網既而智詐萌矣嗜欲漸焉澆溥朴之心  
散無為之道德衰而始為天下此之謂乎  
是順黎庶之心而不能混同至一也

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為天下是故安而

不順

註安之於其所安而已

疏夫德化更衰為弊增甚故神農有共工  
之伐黃帝致蚩尤之戰秋氣不息兵革屢  
興是以誅暴去殘弔民間罪苟且欲安於  
天下未能大順於羣生是也

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為天下興治化之流溥

淳散朴

註聖人無心任世之自成成之淳薄皆非  
聖也聖能任世之自得耳豈能使世得聖  
哉故皇王之迹與世俱遷而聖人之道未  
始不全也

疏夫唐堯虞舜居五帝之末而興治行化  
冠三王之始是以設五典而綱紀五行置  
百官而平章百姓百姓因此而澆訛五行  
自斯而荒殆枝流分派迄至于茲豈非毀  
淳素以作澆訛散朴質以為華偽

離道以善

註善者過於適之稱故有善而道不全  
疏夫虛通之道善惡兩忘今乃捨已効人

矜名企善既乖於理所以稱離也  
險德以行

註行者違性而行之故行立而德不夷  
䟽險危阻也不能率性任真晦其蹤迹乃  
矯情立行以取聲名寔由外行聲名浮偽  
故令內德危險何清夷之有哉

然後去性而從於心

註以心自役則性去也

䟽離虛通之道捨淳和之德然後去自然  
之性從分別之心

○ 心與心識

註彼我之心競為先識無復任性也

䟽彼我之心更相謀慮是非臧否競為前  
識者也

知而不足以定天下

註忘知任性斯乃定也

䟽夫心攀緣於有境知分別於無崖六合  
為之烟塵八荒為之騰沸四時所以愆序  
三光所以彗孛斯乃禍亂之源何以定  
天下也

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

註文博者心質之飾也

䟽前後使心運知不足以定天下故後依  
附文書以匡時代增博學而濟世不知質  
是文之本文華則隱滅於素質博是心之  
末博學則沒溺於心靈唯當絕學而去文  
方會無為之羨也

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

註初謂性命之本

䟽文華既滅於素質博學又溺於心靈於  
是民始成蠢亂矣欲反其恬澹之情性復  
其自然之初本其可得乎噫心知文博之  
過

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  
喪也

註夫道以不貴故能存世然世存則貴之  
貴之道斯喪矣道不能使世不貴而世亦  
不能不貴於道故交相喪也  
䟽喪廢也由是事迹而觀察之故知時世  
澆浮廢棄無為之道亦由無為之道廢變



淳和之世是知世之與道交相喪之也

道之人何由興乎世世亦何由興乎道哉

註若不貴乃交相興也

疏故懷道聖人高蹈塵俗未肯興弘以馭

世而澆偽之世亦何能興感於聖道也

道無以興乎世世四無以興乎道雖聖人不在

山林之中其德隱矣

註今所以不隱由其有情以興也何由而

興由無貴也

疏澆季之時不能用道無為之道不復行

世假使體道聖人降迹塵俗混同羣小無

人知者韜藏聖德莫能見用雖居朝市何

異山林矣

隱故不自隱

註若夫自隱而用物則道世交相興矣何

隱之有哉

疏時逢昏亂故聖道不行豈是韜光自隱

其德耶

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

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

謬也

註莫知反一以息迹而逐迹以求一愈得

迹愈失一斯大謬矣雖復起身以明之開

言以出之顯知以發之何由而交興哉祇

所以交喪也

疏謬偽妄也世四非伏匿其身而不見雖見而

不亂羣非閉其言而不出雖出而不忤物

非藏其智而不發雖發而不炫耀但時逢

謬妄命遇迷遭故隨世污隆全身遠害

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

註此澹漠之時也

則反一無迹

註反任物性而物性自一故無迹

疏時逢有道命屬清夷則播德弘化大行

天下既而人人反一物物歸根彼我冥符

故無朕迹

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

註此不能澹漠之時也

則深根寧極而待

註雖有事之世而聖人未始不澹漠也故

深根寧極而待其自為耳斯道之所以不喪也

疏時遭無道命值荒淫德化不行則大窮天下既而深固自然之本保寧至極之性安祥而隨變化處常而待終年窮通豈有

休戚於其間哉

此存身之道也

註未有身存而世不興者也

疏在窮塞而常樂處危險而安寧任時世

之行藏可謂存身之道也

古之行身者不以辨飾知

註任其真知而已

疏古人輕辯重訥賤言貴行是以古之行

其身者必不用浮華之言辨飾分別之小

智也

不以知窮天下

註此澹泊之情也

疏窮者困累之謂也不縱知毒害以困苦

蒼生也

不以知窮德

註守其自得而已

疏知止其分不以無涯而累其自得

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已又何為哉

註危然獨正之貌

疏危猶獨也言獨居亂世之中處危而所

在安樂動不傷寂恒反自然之性率性而

動復何為之哉言其無為也

道固不小行

註遊於坦塗

疏大道廣蕩無不制圓小成隱道固不小

行矣

德固不小識

註塊然大通

疏上德之人智周萬物豈留意是非而為

識鑒也

小識傷德小行傷道

疏小識小知虧損深玄之盛德小學小行

傷毀虛通之大道也

故曰正已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

註自得其志獨夷其心而無哀樂之情斯



樂之全者也

疏夫已身履於正道則所作皆虛通也既而無順無逆忘哀忘樂所造皆適斯樂全之者也至樂全矣然後志性得焉

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

註全其內而足

疏益加也軒車也冕冠也古人淳朴體道無為得志在乎恬夷取樂非關軒冕樂已足矣豈待加之也

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

疏今世之人澆淳者衆貪羨榮位待此適心是以戴冕乘軒用為得志也

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

疏儻者意外忽來耳軒冕榮華身外之物物之儻來非我性命暫寄而已豈可久長也

寄之其來不可固其去不可止

註在外物耳得失之非我也

疏時屬儻來泛然而取軒冕命遭寄去澹

爾而捨榮華既無心於扞禦豈有情於留怯也

故不為軒冕肆志

註淡然自若不覺寄之在身

不為窮約趨俗

註曠然自得<sub>三四</sub>不覺窮之在身

疏肆申也趨競也古人體窮通之有命達

榮枯之非已假使軒冕當塗亦未足申其志<sub>三</sub>罔甘儉約以窮窘豈趨競於器俗

其樂彼與此同

註彼此謂軒冕與窮約

疏彼軒冕也此窮約也夫軒冕窮約俱是儻來既樂彼軒冕亦須喜茲窮約二俱是寄所以相同也

故無憂而已矣

註亦無欣歡之喜也

疏軒冕不樂窮約不苦安排去化所以無憂者也

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

註夫寄去則不樂者寄來則荒矣斯以外

易內也

疏今世之人識見浮淺是以物之寄也欣然而喜及去也悒然不樂豈知彼此事出儻來而寄去寄來常憂常喜故知雖樂而心未始不荒亂也

故曰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

註營外虧內甚倒置也

疏夫寄去寄來且憂且喜以已徇物非喪如何軒冕窮約事歸塵俗若習俗之常失於本性違真背道寔此之由其所安置足為顛倒也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十八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十九

河 南 郭 象 註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外篇秋水第十七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涯之間不辨牛馬

註言其廣也

疏河孟津也涇通也涘岸也涯際也渚洲也水中之可居曰洲也大水生於春而旺於秋素秋陰炁猛盛多致霖雨故秋時而水至也既而凡百川谷皆灌注黃河通流盈滿其水甚大涯岸曠闊洲渚迢遙遂使隔水遠看不辨牛之與馬也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羨為盡在已

疏河伯河神也姓馮名夷華陰潼堤鄉人得水仙之道河既曠大故欣然懽喜謂天下榮華盛美盡在已身

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曰



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為莫己若者我之謂也

疏北海今萊州是望洋不分明也水日相映故望洋也若海神也河伯沿流東行至于大海聊復顧盼不見水之端涯方始迴旋面目高視海若仍慨然發歎託之野語而百是萬之一誠未足以自多遂為無如已者即河伯之謂也此乃鄙里之談未為通論耳

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

註知其小而不能自大則理分有素跋尚之情無為乎其間

疏方猶道也世人皆以仲尼剛定六經為

多聞博識伯夷讓國清廉其義可重複有

通人達士議論高談以伯夷之義為輕仲

尼之聞為寡即河伯嘗聞竊未之信今見

大海之宏博浩汗難窮方覺昔之所聞諒不虛矣河伯不至海若之門於事大成危

殆既而所見狹劣則長被嗤笑於大道之家

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墟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

註夫物之所生而安者趣各有極

疏海若知河伯之狹劣舉三物以譬之夫坎井之蛙聞大海無風而洪波百尺必不肯信者為拘於墟域也夏生之蟲至秋便死聞玄冬之時水結為冰雨凝成霰必不肯信者心厚於夏時也曲見之士偏執之人聞說虛通至道絕聖棄智大毫末而小太山壽殤子而夭彭祖而必不信者為束縛於名教故也而河伯不至洪川未逢海若自矜為大其義亦然

今爾出於涯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

註以其知分故可與言理也

疏河伯駕水乘流超於涯涘之表適達海若仍於澗海之中詳觀大壑之無窮方鄙

小河之陋劣既悟所居之有限故可語大理之虛通也哉

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為量數

疏尾閭者泄海水之所也在碧海之東其處有石閭四萬里厚四萬里居百川之下尾而為閭族故曰尾閭海水沃著即焦亦名沃焦也山海經云羿射九日落為沃焦此言迂誕今不詳載春雨少而秋雨多堯遭水而湯遭旱故海之為物也萬川歸之而不盈沃焦瀉之而不虛春秋不變其多少水旱不知其增減論其大也遠過江海之流優劣懸殊豈可語其量數也

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

註窮百川之量而懸於河河懸於海海懸於天地則各有量也此發辭氣者有似乎

觀大可以明小尋其意則不然夫世之所患者不夷也故體大者快然謂小者為無餘質小者塊然謂大者為至足是以上下夸跛俯仰自失此乃生民之所惑也惑者求正正之者莫若先極其差而因其所謂

所謂大者至足也故秋毫無以累乎天地矣所謂小者無餘也故天地無以過乎秋毫矣然後惑者有由而反各知其極物安其分逍遙者用其本步而遊乎自得之場矣此莊子之所以發德音也若如惑者之說轉以大小相傾則相傾者無窮矣若夫觀大而不安其小視小而自以為多將奔馳於勝負之境而助天民之矜夸豈達乎莊生之旨哉

疏存在也奚何也夫覆載萬物莫大於天地布烝生化莫大於陰陽也是以海若比形於天地則無等級以寄言受烝於陰陽則是陰陽象之一物也故託諸物以為譬猶小木石之在大山乎而海若於天理在手寡少物各有量亦何足以自多



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壘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大倉乎

疏壘穴蟻穴也稊草似稗而米甚細小也中國九州也夫四海在天地之間九州居四海之內豈不似蟻孔之居大澤稊米之在大倉乎言其大小優劣有如此之懸也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毫末之在於馬體乎

註小大之辯各有階級不可相歧

疏號名號也卒衆也夫物之數不止於萬而世間語便多稱萬物人是萬數中之一物也中國九州人衆聚集百穀所生舟車來往在其萬數亦處一焉然以人比之萬物九州方之宇宙亦無異乎一毫之在馬體會何足以介懷也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

註不出乎一域

疏五帝連接而揖讓三王興師而爭奪仁人殷憂於社稷任士劬勞於職務四者雖事業不同俱理盡於毫末也

伯夷辭之以為名仲尼語之以為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

註物有定域雖至知不能出焉故起大小之差將以申明至理之無辯也

疏伯夷讓五等以成名仲尼論六經以為博用斯輕物持此自多亦何異乎向之河伯自多於水此通合前喻并覆釋前少仲尼之聞輕伯夷之義也

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毫末可乎

疏夫形之大者無過天地質之小者莫先毫末故舉大極小以明稟分有差河伯呈己所知詢於海若又解若以自足為大吾可大於兩儀若以無餘為小吾可小於毫末河伯既其領悟故物我均齊所以述已解心詢其可不也已

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

註物物各有量

疏既領所疑答云不可夫物之器量稟分不同隨其所受各得稱適而千差萬降品類無窮稱適之處無大無小豈得率其所知抑以為定時無止

註死與生皆時行

疏新新不住

分無常

註得與失皆分

疏所稟分命隨時變易

終始無故

註日新也

疏雖復終而復始而未嘗不新也

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

註各自足也

疏此下釋量無窮也以大聖之知觀於遠

理察於近事故毫末雖小當體自足無所

寡少也

大而不多

註亦無餘也

疏天地雖大當體無餘故未足以自多也不多則無夸不寡則息企也

知量無窮

註覽而觀之知遠近大小之物各有量

疏以大人之知知於物之器量大小雖異

各稱其情名不同故無窮也此結前物量

無窮也

證舜今故

註舜明也今故猶古今

疏此下釋時無止義也舜明也既知小大

非小大則證明古今無古今也

故透而不悶

註遙長也

撮而不歧

註撮猶短也

疏遙長也撮短也既知古今無古今則知

壽夭無壽夭是故年命延長終不厭生而

悒悶稟於天促亦不欣企於遐壽隨變任

化未始非吾

知時無止



註證明古今知變化之不止於死生也故

不以長而悒悶短故為跂也

疏此結前時無止義也

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

疏此下釋分無常義也夫天道既有盈虛

人事寧無得喪是以觀乎盈虛之變達乎

得喪之理故儻然而得時也不足為欣偶

爾而失命也不足為戚也

知分之無常也

註察其一盈一虛則知分之不常於得也

故能忘其憂喜

疏此結前分無常義也

明乎坦塗

註死生者日新之正道

疏此下釋終始無故義也坦平也途道也

不以死為死不以生為生生死無隔故明

乎坦然平等之大道者如此

故生而不悅死而不禍

疏夫明乎坦然之道者生也不足以為欣

悅其死也不足以為禍敗達死生之不二

何憂樂之可論乎

知終始之不可故也

註明終始之日新也則知故之不可執而

留矣是以涉日新而不愕舍故而不驚死

生之化若一

疏此結前終始無故義

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

註所知各有限也

疏強知者乖真不知者會道以此計當故

不如也

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

註生時各有年也

疏未生之時無喜所以無憂既生之後有

愛所以有憎

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

能自得也

註莫若安於所受之分而已

疏至小智也至大境也夫以有限之小智

求無窮之大境而無窮之境未周有限之

知已喪是故終身迷亂返本無由喪已企

物而不自得也

由此觀之又何以知毫末之足以定至細之  
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

註以小求大理終不得各安其分則大小  
俱足矣若毫末不求天地之功則周身之  
餘皆為棄物天地不見大於秋毫則顧其  
形象裁自足耳將何以知細之定細大之  
定大也

○ 疏夫物之稟分各自不同大小雖殊而成  
得稱適若以小企大則迷亂失性各安其  
分則逍遙一也故毫末雖小性之可以稱  
大二儀雖大無餘可以稱小由此觀之至  
小之倪何必定在於毫末至大之域豈猶  
理窮於天地

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

圖是信情乎

疏信實也世俗議論未辯是非僉言至精  
細者無復形質至曠大者不可圍繞未知  
此理情智虛實河伯未達故有此疑也  
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

不明

註目之所見有常極不能無窮也故於大  
則有所不盡於細則有所不明直是目之  
所不逮耳精與大皆非無也庸詎知無形  
而不可圍者哉

疏夫以細小之形視於曠大之物者必不  
盡其宏遠故謂之不可圍又以曠大之物  
觀於細小之形者必不曉了分明故謂之  
無形質此並未出於有境豈是至無之義  
哉

○ 夫精小之微也埒大之殷也故異便

註大小異故所便不得同  
疏精微小也埒殷大也欲明小中之小大  
中之大稟氣雖異並不離有中天機自張  
各有宜便也

此勢之有也

註若無形而不可圍則無此異便之勢也  
疏大小既異宜便亦殊故知此勢未超於  
有之已  
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



註有精粗矣故不得無形

疏夫言及精粗者必期限於形名之域而未能超於言象之表也

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

疏無形不可圍者道也至道深玄絕於心色故不可以名數分別亦不可以數量窮盡

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

註唯無而已何精粗之有哉夫言意者有也而所言所意者無也故求之於言意之表而入乎無言無意之域而後至焉

疏夫可以言辯論說者有物之粗法也可

以心意致得者有物之精細也而神口所不能言聖心不能察者妙理也必求之於言意之表豈期必於精微之間乎

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

註大人者無意而在天行也舉足而投諸

吉地豈出害人之塗哉

疏夫大人應物譬彼天行運而無心故投諸吉地出言利物終不害人也

不多仁恩

註無害而不自多其恩

疏慈澤類乎春陽而不多徧行恩惠也動不為利

註應理而動而理自無害

疏應機而動不域心以利物

不賤門隸

註任其所能而位當於斯耳非由賤之故措之斯職

疏混榮辱一窮通故守門僕隸不以為賤也

貨財弗爭

註各使分定

疏寡欲知足守分不貪故於彼貨財曾無爭競也

不多辭讓

註適中而已

疏率性謙和用捨隨物終不矯情飾辭多讓

事焉不借人

註各使自任

疏愚智率性工拙襲情終不假借於人分

善五

十三

外求務

不多食乎力

註足而已

疏食於分內充足而已不多貪求疲勞心

力

不賤貪污

註理自無欲

疏體達玄道故無情欲非關苟貴清廉賤

於貪污

行殊乎俗

註已獨無可無不可所以與俗殊

疏和光同塵無不可而在染不染故行

殊乎俗也

不多辟異

註任理而自殊也

疏居正體道故不多邪僻而大順群生故曾無乖異也

為在從眾

註從眾之所為

疏至人無心未曾專已故凡厥施為務在

從眾也

不賤佞諂

註自然正直

疏素性忠貞不履左道非鄙賤佞諂而後

正直也

世之爵祿不足以為勸戮恥不足以為辱

註外事不接於心

疏夫高官重祿世以為榮刑戮黜落世以

為恥既而體榮枯之非我遠通塞之有時

寄來不足以勸勵寄去不足以羞辱也

知是非之不可為分善五細大之不可為倪十四

註故玄同也

疏各執是非故是非不可為定分互為大

小故細大何得有倪限即天地毫末之謂

乎



聞曰道人不聞

註任物而物性自通則功名歸物矣故不聞

疏夫體道聖人和光韜晦推功於物無功名之可聞寓諸他人故稱聞曰

至德不得

註得者生於失也物各無失則得名去也疏得者不喪之名也而造極之人均於得喪既無所喪亦無所得故老經云上德不

德

大人無已

註任物而已

疏大聖之人有感斯應方圓任物故無已也

約分之至也

註約之以至其分故實也夫唯極乎無形而不可圍者為然

疏約依也分限也夫大人利物抑乃多塗要切而言莫先依分若視目所見聽耳所聞知止所知而限於分內者斯德之至者

也

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

疏若物之外若物之內謂物性分之內外也惡何也言貴賤之分小大之倪為在物

性之中為在生分之外至何處所而有此耶河伯未達其源故致斯請也

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

註各自足也

疏道者虛通之妙理物者質礙之麤事而

以麤觀妙故有大小以妙觀麤故無貴賤

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

註此區區者乃道之所錯綜而齊之也

疏夫物情倒置迷惑是非皆欲貴已而賤他他亦自貴而賤彼彼此懷惑故言相也

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已

註斯所謂倒置也

疏夫榮華戮恥事出儻來而流俗之徒妄生欣惑是以寄來為貴得之所以為寵寄去為賤失之所以為辱斯乃寵辱由乎外

物豈貴賤在乎已哉

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  
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  
為稊米也知毫末之為丘山也則差數觀矣  
註所大者足也所小者無餘也故因其性  
足以名大則毫末丘山不得異其名因其  
無餘以稱小則天地稊米無所殊其稱若  
未觀差而不由斯道則差數相加幾微相  
傾不可勝察也

○ 疏差別也夫以自足為大則毫末之與丘  
山均其大矣以無餘為小則天地之與稊  
米均其小矣是以因毫末為大則萬物莫  
不大矣因天地以為小則萬物莫不小矣  
故雖千差萬降數量不同而以此觀之則  
理可見

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  
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  
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

註天下莫不相與為彼我而彼我皆欲自  
為斯東西之相反也然彼我相與為膏齒

者未嘗相為而脣亡則齒寒故彼之自為  
濟我之功弘矣斯相反而不可以相無者  
也故因其自為而無其功則天下之功莫  
不皆無矣因其不可相無而有其功則天  
下之功莫不皆有矣若乃忘其自為之功  
而思夫相為之惠惠之愈勤而偽薄滋甚  
天下失業而情性瀾漫矣故其功分無時  
可定也

○ 疏夫東西異方其義相反也而非東無以  
立西斯不可以相無者也若近取諸身者  
眼見耳聽手捉脚行五臟六腑四肢百體  
各有功能咸稟定分豈眼為耳視而脚為  
手行哉相為之功於斯減矣此是因其所  
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也然足不行則  
四肢為之委頓目不視則百體為之否塞  
而所司各用無心相為濟彼之功自然成  
矣斯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也  
以此觀之則功用有矣分各定矣若乃忘  
其自為之功而思夫相為之惠則彼我失  
性而是非殺亂也豈莊生之意哉



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  
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  
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覩矣

註物皆自然故無不然物皆相非故無不  
非無不非則無然矣無不然則無非矣無  
然無非者堯也有然有非者桀也然此二  
君各受天素不能相為故因堯桀以觀天  
下之趣操其不能相為也可見也

䟽然猶是也夫物皆自是故無不是物皆  
相非故無不非無不非則天下無是矣無  
不是則天下無非矣故以物情趣而觀之  
因其自是則萬物莫不是因其相非則萬  
物莫不非矣天下之極相反者堯桀也故  
舉堯桀之二君以明是非之兩義故堯以  
無為為是有欲為非桀以無為為非有欲  
為是故曰知堯桀之自然相非因此而言  
則天下萬物情趣志操可以見之矣

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

䟽夫帝王異代爭讓殊時既而堯知天命  
有歸故禪於舜舜知歷祚將改又讓於禹

唐虞是五帝之數故曰讓而帝也子之燕  
相子之也噲燕王名也子之即蘇秦之女  
壻也秦弟蘇代從齊使燕以堯讓許由故  
事說燕王噲令讓位與子之子之遂受國  
人恨其受讓皆不服子之三年國亂齊宣  
王用蘇代計興兵伐燕於是殺燕王噲於  
郊斬子之於朝以絕燕國豈非効堯舜之  
陳迹而禍至於此乎

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

註夫順天應人而受天下者其迹則爭讓  
之迹也尋其迹者失其所以迹矣故絕滅  
也

䟽殷湯伐桀周武克紂此之二君皆受天  
命故致六合清泰萬國來朝是以時繼三  
王故云爭而王也而時須干戈應以湯武  
時須揖讓應以堯舜故千變萬化接物隨  
時讓爭之迹不可執留也白公名勝楚平  
王之孫太子建之子也平王用費無忌之  
言納秦女而踈太子太子奔鄭娶鄭女而  
生勝太傅伍奢被殺子胥奔吳勝從奔吳



與胥耕於野楚令尹子西迎勝歸國封於  
白邑僭號稱公勝以鄭人殺父請兵報讎  
頻請不允遂起兵反楚遣葉公子高伐而  
滅之故曰白公爭而滅

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  
可以為常也

疏爭讓文武也堯桀是非也若經緯天地  
賤武而貴文若克定禍亂則賤文而貴武  
是以文武之道貴賤有時而是非之行亦  
用捨何定故爭讓之禮於堯舜湯武之時  
則貴於之噲白公時則賤不可常也

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室穴言殊器也  
疏梁屋梁也麗屋棟也衝擊也室塞也言  
梁棟大可用作攻擊城隍不可用塞於鼠  
穴言其器用大小不同之也

騏驎驛駟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狴言  
殊技也

疏騏驎驛駟並古之良馬也捕捉也狸狴  
野猫也夫良馬駿足日馳千里而捕捉小  
鼠不及狸狴是伎藝不同不可一槩而取

者也

鷓鴣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  
言殊性也

註就其殊而任之則萬物莫不當也

疏鷓鴣鷓也亦名隻狐是土梟之類也晝

則眼闇夜則目明故夜能撮捉蚤虱察視

秋毫之末晝出瞋張其目不見丘山之形  
是知物性不同豈直鷓鴣而已故隨其性  
而安之則物無不當也

故曰蓋師是而非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  
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

註夫天地之理萬物之情以得我為是失  
我為非適性為治失和為亂然物無定極  
我無常適殊性異便是非無主若以我之  
所是則彼不得非此知我而不見彼者耳

故以道觀者於是非無當也付之天地恣  
之兩行則殊方異類同焉皆得也

疏蓋不盡之辭也師猶師心也夫物各師  
其域心妄為偏執將已為是不知他以為  
非將我為治不知物以為亂故師心為是



不見已上有非師心為治謂言我身無亂  
豈知治亂同原是非無主故治亂同源者  
天地之理也是非無主者萬物之情也聞  
於斯趣故言未明也

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

矣

疏夫天地陰陽相對而有若使有天無地  
則萬物不成有陰無陽則蒼生不立是知  
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者必不可行明  
矣

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

註天地陰陽對生也是非治亂互有也將  
奚去哉

疏若夫師是而無非師天而無地語及於  
此而不捨於口者若非至愚之人則是故

為誣罔

帝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  
篡夫

疏帝五帝也王三王三代夏殷周禪授也  
繼續也或宗族相承或讓與他姓故言殊

禪也或父子相繼或與兵篡弒故言殊繼  
也或逢速差互不合天時或氓俗未歸逆  
於人事是以之噲篡堯舜以絕嗣白公効  
湯武以滅身如此之流謂之篡奪也  
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

疏夫干戈揖讓事迹不同用捨有時不可  
常執至如湯武與兵唐虞揖讓上符天道  
下合人心如此之徒謂之為義也

默默乎河伯汝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  
註俗之所貴有時而賤物之所大世或小  
之故順物之迹不得不殊斯五帝三王之  
所以不同也

疏河伯未能會理故海若訶使忘言默默  
莫聲幸勿辭費也夫小大無主貴賤無門  
物情顛倒妄為臧否故汝於何推逐而知  
貴賤小大之家門乎言其不知也

河伯曰然則我何為乎何不為乎吾辭受趣  
舍吾終柰何

疏柰何猶如何也河伯雖領高義而未達  
旨歸故更請決疑遲聞解釋我欲處涉人

世攝術修道於何事而可為乎於何事而不可為乎及辭讓受納進趣退舍眾諸物務其事云何願垂告誨終身奉遵

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行註貴賤之道反覆相尋

疏反行猶反覆也夫貴賤者生乎妄執也今以虛通之理照之則貴者反賤而賤者復貴故謂之反行也

無拘而志與道大蹇

註自拘執則不夷於道

○疏而汝也夫修道之夫應須放任而汝乃拘執心志矜而持之故與虛通之理蹇而不夷之也

何少何多是謂謝施

註隨其分故所施無常

疏謝代也施用也夫物或聚少以成多或散多以為少故施張代謝無常定耳

無一而行與道參差

註不能隨變則不齊於道

疏夫代謝施用多少適時隨機變化故能

齊物若執一為行則與理不冥者也

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

註公富而已

疏體道之士望之儼然端拱萬乘指模於物群彼萬國宗仰一君享壽黎元必無私

德

絲絲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

註天下之所同求

疏絲絲賒長之貌也若眾人之祭社稷而社稷無私福於人也

○汎汎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

註汎汎然無所在

疏汎汎普徧之貌也夫至人立志周普無偏接濶群生汎愛平等譬東西南北曠遠無窮量若虛空豈有畛界限域也

兼懷萬物其孰承翼

註掩御群生反之分內而平往者也豈扶踈而承翼哉

疏懷藏也孰誰也言大聖慈悲兼懷庶品平往而已終無偏愛誰復有心拯救承接



扶翼也

是謂無方

註無方故能以方物為方

疏譬彼明鏡方茲幽谷逗機百變無定一方也

萬物一齊孰短孰長

二十四

註莫不皆足

疏萬物參差亭毒唯一鬼鶴長短分足性齊

道無終始物有死生

註死生者無窮一變耳非終始也

疏虛通之道無終無始執滯之物妄計死生故老經云迎不見其首隨不見其後不恃其成

註成無常處

疏有物無方超然獨化豈假待對而後生成也

一虛一滿不位乎位形

註不以形為位而守之不變

疏譬彼陰陽春生秋殺盈虛變化榮落順

時豈執守形骸拘持名位耶

年不可舉

註欲舉之令去而不能

時不可止

註欲止之使停又不可

疏夫年之夭壽時之賒促出乎天理蓋不由人故其來也不可舉而令去其去也不可止而令住但當任之未始非我也

消息盈虛終則有始

註變化日新未嘗守故

疏夫陰消陽息夏盈冬虛氣序循環終而復始混成之道變化日新循理直前無勞措意也

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

疏前來所辯海若之談正是語大道之義

方論萬物之玄理者也

物之生也若驟若馳

註但當就用耳

疏夫生滅流謝運運不停其為迅速如馳如驟是知百年倏忽何足介懷也

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

註故不可執而守

疏夫流動變化時代遷移迅若交臂驟如過隙故未有語動而不變化言時而不遷移也

何為乎何不為乎夫固將自化

註若有為不為於其間則敗其自化矣

疏萬物紛亂同稟天然安而化之必自變化何勞措意為與不為

○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

註以其自化

疏若使為與不為混一則凡聖之理均齊既任變化之自然又何貴於至道河伯更起斯問遲以所疑

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

善五

二十六

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已

註知道者知其無能也無能也則何能生我我自然而生耳而四支百體五臟精神已不為而自成矣又何有意乎生成之後哉達乎斯理者必能遺過分之知道益生

之情而乘變應權故不以外傷內不以物害已所以常全也

疏夫能知虛通之道者必達殊玄之實理達深玄之實理者必明於應物之權智既明權實之無方故能安排而去化死生無

變於已何外物之能害哉以答河伯之所疑次明至道之可貴

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

○註夫心之所安則危不能危意無不適故苦不能苦也

疏至德者謂得至道之人也雖復和光混世處俗同塵而不為四序所侵不為三災所害既得之於內故外不能賊此明解道之可貴也

善五

二十七

非謂其薄之也

註雖心所安亦不使犯之疏薄輕也所以水火不侵禽獸不害者惟心所安則傷不能傷也既不違避亦不輕犯之也



言察乎安危

註知其不可逃也

疏所以傷所不能傷者正言審察乎安危順之而不可逃處之而常適也

寧於禍福

註安乎命之所遇

疏寧安也禍窮塞也福通達也至德之人唯變所適體窮通之有命達禍福之無門故所樂非窮通而所遇常安也

謹於去就

註審去就之非已

疏謹去就之無定審取捨之有時雖復順物遷移而恒居至當者莫之能害也

註不以害為害故莫之能害

疏一於安危冥於禍福與化俱往故物莫能傷此總結以前無害之義

故曰天在內人在外

註天然在內而天然之所順者在外故大宗師曰知天人之所為者至矣明內外之

分皆非為也

疏天然之性韞之內心人事所須涉乎外迹皆非為也任之自然故物莫之害矣

德在乎天

註恣人任知則流蕩失素也

疏至德之羨在乎天然若恣人任知則流蕩天性

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

註此天然之知自行而不出乎分也故雖行於外而常本乎天而位乎得矣

疏此真知也位居處也運真知而行於世

雖涉於物千變萬化而恒以自然為本居於虛極而不喪其性動而寂者也

躡躅而屈伸

註與機會相應者有斯變也

疏躡躅進退不定之貌也至人應世隨物汗隆或屈或伸曾無定執趣人冥會以逗

機宜

反要而語極

註知雖落天地事雖核萬物而常不失其

要極故天人之道全也

疏雖復混迹人間而心恒凝靜常居樞要而反本還源所有語言皆發乎虛極動不乖寂語不乖默也

曰何謂天何謂人

疏河伯未達玄妙更起此疑問天人之道二十五

庶希後答也

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

註人之生也可不服牛乘馬乎服牛乘馬

可不穿落之乎牛馬不辭穿落者天命之

固當也苟當乎天命則雖寄之人事而本在乎天也

疏夫牛馬稟於天自有四脚非關人事故

謂天羈勒馬頭貫穿牛鼻出自人意故謂

之人然牛鼻可穿馬首可絡不知其爾莫

辯所由事雖寄乎人情理終歸乎造物欲

顯天人之一道故託牛馬之二獸也

故曰無以人滅天

註穿落之可也若乃走作過分驅步失節

則天理滅矣

疏夫因自然而加人事則羈絡之可也若乃穿馬絡牛乖於造化可謂逐人情之矯偽滅天理之自然

無以故滅命

註不因其自為而故為之者命其實在乎疏夫率性乃動動不過分則千里可致而天命全矣若乃以駕屬驥而驅馳失節斯則以人情事故毀滅天理危亡旦夕命其安在乎豈唯馬牛萬物皆爾

無以得殉名

註所得有常分殉名則過也

疏夫名之可殉者無涯性之所得者有限

若以有限之得殉無涯之名則天理滅而

性命喪矣

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

註真在性分之內

疏夫愚智天壽窮通榮辱稟之自然各有

其分唯當謹固守持不逐於物得於分內

而不喪於道者謂反本還源復於真性者



也此一句總結前玄妙之理也

變憐蛇憐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

疏憐是愛尚之名變是一足之獸其形如鼓足似人脚而廻踵向前也山海經云東海之內有流波之山其山有獸狀如牛蒼

色無角一足而行聲音如雷名之曰變昔

黃帝伐蚩尤以變皮肩鼓聲聞五百里也

蛇百足蟲也變則以少企多故憐蛇則

以有羨無故憐蛇則以小企大故憐風

風則以闇慕明故憐目目則以外慕內故

憐心欲明天地萬物皆稟自然明闇有無

無勞企羨故而任之自合玄道倒置之徒

妄心希慕故舉變等之龜事以明天機之

妙理又解憐哀慙也變以一足跳躑憐蛇

衆足之煩勞蛇以有足而安行哀蛇無足

而辛苦蛇有形而適樂慙風無質而冥昧

風以飄飄而自在憐目域形而滯著目以

在外而明顯憐心處內而闇塞欲明物情

顛倒妄起哀憐故託變蛇以救其病者也

變謂蛇曰吾以一足踳踳而行予無如矣今

子之使萬足獨奈何

踳踳跳躑也我以一足跳躑快樂而行

天下簡易無如我者今子驅馳萬足豈不

劬勞如何受生獨異於物發此疑問庶顯

天機也

蛇曰不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

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子動吾

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

疏夫唾而噴者實無心於大小而大小之

質自分故大者如珠璣小者如濛霧散雜

而下其數難舉今蛇之衆足乃是天然機

關運動而行不知所以無心自張有同噴

唾變以人情起問蛇以天機直答必然之

理於此自明

蛇謂蛇曰吾以衆足而行而不及子之無足

何也

疏蛇以衆足而遲蛇以無足而速然遲速

有無稟之造化欲明斯理故設此疑問

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

註物之生也非知生而生也則生之行也



豈知行而行哉故足不知所以行目不知所以見心不知所以知悅然而自得矣遲速之節聰明之鑒或能或否皆非我也而或者因欲有其身而矜其能所以逆其天機而蕩其神器也至人知天機之不可易

也故損聰明棄知慮縱然忘其為而任其

自動故萬物無動而不逍遙也

疏天然機關有此動用遲速有無不可改

易無心任運何用足哉

蛇謂風曰予動吾脊脅而行則有似也今予

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

有何也

疏脅助也蓬蓬風聲也亦塵動貌也蛇既

無足故行必動於脊脅也似像也蛇雖無

足而有形像風無形像而鼓動無方自北

徂南擊揚溟海無形有力竊有所疑故陳

此問庶聞後答也

風曰然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

然而指我則勝我踏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

木黃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為大

勝也為大勝者唯聖人能之

註恣其天機無所與爭斯小不勝者也然

乘萬物御群才之所為使群才各自得萬

物各自為則天下莫不逍遙矣此乃聖人

所以為大勝也

疏風雖自北徂南擊揚溟海然人以手指

搗於風風即不能折指以脚踏踏於風風

亦不能折脚此小不勝也然而飄風卒起

羊角乍騰則大厦為之飛揚櫟社以之摧

折此大勝也譬達觀之士穢迹揚波混愚

智於群小之間泯是非於翳塵之內此衆

小不勝也而亭毒蒼生造化區宇周二儀

之覆載等三光之照燭此大勝也非下凡

之所解唯聖人獨能之踏亦有作踏字者

踏籍蓋也今不用此解也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而絃歌不輟

疏輟止也宋當為衛字之誤也匡衛邑也

孔子自魯適衛路經匡邑而陽虎曾侵暴

匡人孔子貌似陽虎又孔子弟子顏尅與

陽虎同暴匡邑尅時復與孔子為御匡人



既見孔子貌似陽虎復見顏冠為御謂孔子是陽虎重來所以與兵圍繞孔子達窮通之命故絃歌不止也

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

疏娛樂也巨人既圍理須憂懼而絃歌不止何故如斯不達聖情故起此問本亦有

作虞字者虞愛也怪夫子憂虞而絃歌不止

孔子曰來吾語汝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

註將明時命之固當故寄之求諱

疏諱忌也拒也窮否塞也通泰達也夫子

命仲由來語其至理云我忌於窮困而不

獲免者豈非天命也求通亦久而不能得

者不遇明時也夫時命者其來不可拒其

去不可留故安而任之無往不適也夫子

欲顯明斯理故寄之窮諱而實無窮諱之

也

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

註無為勞心於窮通之間

疏夫生當堯舜之時而天下太平使人如

器恣其分內故無窮塞當桀紂之時天下

暴亂物皆失性故無通人但時屬夷險勢

使之然非關運知有斯得失

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

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

者烈士之勇也

註情各有所安

疏情有所安而忘其怖懼此起譬也

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

聖人之勇也

註聖人則無所不安

疏聖人知時命達窮通故勇敢於危險之

中而未始不安也此合喻也

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

註命非已制故無所用其心也夫安於命

者無往而非逍遙矣故雖臣陳美里無異

於紫極間堂也

疏處安息也制分限也告勅子路令其安

心我稟天命自有涯分豈由人事所能制哉

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為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

疏無幾何俄頃之時也既知是宣尼非關

陽虎故將帥甲士前進拜辭遜謝錯誤解

圍而退也

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不可困百家之知窮眾口之辯吾自以為至達已

疏姓公孫名龍趙人也魏牟魏之公子懷

道抱德厭穢風塵先王堯舜禹湯之迹也

仁義五德之行也孫龍稟性聰明率才宏

辯著守白之論以博辯知名故能合異為

同離同為異以可為不可然為不然難百

氏之書皆困窮眾口之辯咸屈生於衰周

一時獨步弟子孔穿之徒祖而師之擅名

當世莫與爭者故曰矜此學問達於至妙

忽逢莊子猶若井蛙也

今吾聞莊子之言茫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

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敢問其方

疏喙口也方道也孫龍雖善於言辯而未

體虛玄是故聞莊子之言茫焉怪其奇異

方覺已之學淺始悟莊子語深豈直議論

不如抑亦智力不逮所以自緘其口更請

益於魏牟

卷五

三十六

公子牟隱机大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培井之蛙乎謂東海之鼈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腋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還軒蟹與科斗莫吾能若也

疏公子體道清高超然物外識孫龍之淺

辯墜莊子之深言故仰天太息歎息而嗤

笑舉蛙鼈之兩譬明二子之勝負坎井猶

淺井也蛙蝦蟆也幹井攔也甃井中累埽

也跗脚跌也還顧視也軒井中赤蟲也亦

言是到結蟲也蟹小螃蟹也科斗蝦蟆子

也腋臂下也頤口下也東海之鼈其形宏

巨隨波游戲暫居平陸而蝦蟆小蟲處於

淺井形容既劣居處不寬謂自得於井中



見巨鼈而不懼云我出則跳躑井欄之上入則休息乎破埽之涯游泳則接腋持頤蹶沉則滅跡沒足顧瞻蝦蟹之類俯視科斗之徒逍遙快樂無如我者也

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時埴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

三十七

註此猶小鳥之自足於蓬蒿

䟽擅專也時安也蛙呼鼈為夫子也言我獨專一壑之水而安坎井之樂天下至足莫甚於斯處所雖陋可以遊涉夫子何不暫時降步入觀下邑乎以此自多務誇於鼈也

東海之鼈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繫矣

註明大之不遊於小非樂然

䟽繫拘也坎井狹小海鼈巨大以小懷大理不可容故右膝繞下而已遭拘束也

於是逡巡而却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

䟽逡巡從容也七尺曰仞鼈既左足未入右膝以拘於是逡巡却退告蛙大海之狀

夫世人以千里為遠者此未足以語海之寬大以千仞為高者亦不足極海之至深言海之深大非人所測忽以坎井為至無乃劣乎

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為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為加損夫不為頃久堆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

䟽頃少時也久多時也推移變改也堯遭洪水命禹治之有功故稱禹時也而堯十年之中九年遭潦殷湯八歲之間七歲遭旱旱堯不加損潦亦水不加益足明滄波浩汗溟渺深宏不為頃久推移豈由多少進退東海之樂其在茲乎

於是埴井之蛙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

註以小羨大故自失

三十八

䟽適適驚怖之容規規自失之貌蛙擅坎井之美自言天下無過忽聞海鼈之談汙然喪其所謂是以適適規規驚而自失也而公孫龍學先王之道篤仁義之行困百

家之知窮衆口之辯忽聞莊子之言亦猶井蛙之逢海龜也

且夫知不知是非之境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蚤負山商鉅馳河也必不勝任矣  
註物各有分不可強相希效

䟽商距馬炫也亦名商鉅亦名且渠孫龍雖復聰明性識但是俗知非真知也故知未能窮於是非之境而欲觀察莊子至理之言者亦何異乎使蚤子負於丘山商鉅驅於河海而力微負重智小謀大故必不勝任也

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培井之蛙與

䟽孫龍所學心知狹淺何能議論莊子窮微極妙之言耶祇可辯折是非適一時之名利耳以斯為道豈非坎井之蛙乎此結譬也

且彼方趾黃泉而登大皇無南無北夷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註言其無不至也

䟽趾踰也亦極也大皇天也玄冥妙本也大通迹也夫莊子之言窮理性妙能仰登旻蒼之上俯極黃泉之下四方八極夷然無礙此智隱沒不可測量始於玄極而其道杳冥反於域中而大通於物也

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

註夫遊無窮者非察辯所得

是直用管闕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

註非其任者去之可也

䟽規規經營之貌也夫以觀察求道言辯索真雖復規規用心而去之速矣譬猶以管窺天詎知天之闊狹用錐指地寧測地之淺深莊子道合二儀孫龍德同錐管智力優劣若此之類既其不知宜其速去矣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錐畝而歸耳

註以此效彼兩失之

䟽壽陵燕之邑邯鄲趙之郡弱齡未壯謂之餘子趙郡之地其俗能行故燕國少年



遠來學步既非本性未得趙國之能捨已  
效人更失壽陵之故是以用手踞地匍匐  
而還也

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

疏莊子道冠重玄獨超方外孫龍雖言辯

宏博而不離域中故以孫學莊談終無得

理若使心生企尚躊躇不歸必當失子之

學業忘子之故步此合喻也矣

公孫龍口舌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

疏哇開也逸奔也前聞莊子之談以過視

聽之表後見魏牟之說更超言象之外內

殊外隔非孫龍所知故口開而不能合舌

舉而不能下是以心神恍惚形體奔馳者

也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

願以境內累矣

疏濮水名也屬東郡今濮州濮陽縣是也

楚王楚威王也莊生心處無為而寄迹綸

釣楚王知莊生賢達屈為卿輔是以齋持

玉帛爰發使命詣於濮水先述其意願以

國境之內委託賢人王事殷繁不無憂累  
也

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

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

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

疏龜有神異故刻之而卜可以決吉凶也

盛之以笥覆之以巾藏之廟堂用占國事

珍貴之也問此龜者寧生全遠害曳尾泥

塗之中豈欲割骨留名取貴廟堂之上耶

是以莊生深達斯情故敖然而不顧之矣

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

將曳尾於塗中

註性各有所安也

疏莊子保高尚之遐志貴山海之逸心類

澤雉之養生同泥龜之曳尾是以今使命

之速往庶全我之無為也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

疏姓惠名施宋人為梁惠王之相惠施博

識贍聞辯名析理既是莊生之友故往訪

之

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

疏梁國之人或有來者知莊生才高德大

王必禮之國相之位恐有爭奪故謂惠子

欲代之言也

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

註揚兵整旅

疏惠施聞國人之言將為實錄心靈恐怖

慮有阽危故揚兵整旅三日三夜搜索國

中尋訪莊子

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鵙鷄子知之

乎夫鵙鷄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

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鵙得腐鼠

鵙鷄過之仰而視之曰嚇

疏鵙鷄鷩鳳之屬亦言鳳子也練實竹實

也醴泉泉甘味如醴也嚇怒而拒物聲也

惠施恐莊生奪已故整旅揚兵莊子因往

見之為其設譬夫鳳是南方之鳥來儀應

瑞之物非梧桐不止非濱海不停非竹實

不食非醴泉不飲凡猥之鷩遇得臭鼠自

羨其味仰嚇鳳凰譬惠施滯溺榮華心貪

國相豈知莊子清高無情爭奪

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

註言物嗜好不同願各有極

疏鷩以腐鼠為羨仰嚇鷩鷩惠以國相為

榮猜疑莊子總合前譬也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

疏濠是水名在淮南鍾離郡今見有莊子

墓亦有莊惠遨遊之所石絕水為梁亦言

是濠水之橋梁莊惠清談在其上也

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

疏儵魚白儵也從容放逸之貌也夫魚遊

於水鳥棲於陸各率其性物皆逍遙而莊

子善達物情所以故知魚樂

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

疏惠施不體物性妄起質疑莊子非魚焉

知魚樂

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

註欲以起明相非而不可以相知之義耳

子非我尚可以知我之非魚則我非魚亦

可以知魚之樂也



疏若以我非魚不得知魚子既非我何得  
知我若子非我尚得知我我雖非魚何妨  
知魚反而質之令其無難也

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  
之不知魚之樂全矣

註舍其本言而給辯以難也

疏惠非莊子故不知莊子莊必非魚何得  
知魚之樂不樂不知之義於此無虧捨其  
本宗給辯以難

莊子曰請循其本

疏循猶尋也惠施給辯有言無理棄初逐  
末失其論宗請尋其源自當無難循本之  
義列在下文

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  
我我知之濠上也

註尋惠子之本言云非魚則無緣相知耳  
今子非我也而云汝安知魚樂者是知我  
之非魚也苟知我之非魚則凡相知者果  
可以此知彼不待是魚然後知魚也故循  
子安知之云已知吾之所知矣而方復問

我我正知之於濠上耳豈待入水哉夫物  
之所生而安者天地不能易其處陰陽不  
能回其業故以陸生之所安知水生之所  
樂未足稱妙耳

疏子曰者莊生却稱惠之辭也惠子云子  
非魚安知魚樂者足明惠子非莊子而知  
莊子之不知魚也且子既非我而知我知  
我而問我亦何妨我非魚而知魚知魚而  
歎魚夫物性不同水陸殊致而達其理者  
體其情是以濠上彷徨知魚之適樂鑒照  
群品豈入水哉故寄莊惠之二賢以標議  
論之大體也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十九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二十

善六

河 南 邦 象 註

西 華 法 師 成 玄 英 疏

外篇至樂第十八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

註忘歡而後樂足樂足而後身存將以為有樂邪而至樂無歡將以為無樂邪而身以存而無憂

疏此假問之辭也至極也樂歡也言寰宇之中頗有至極歡樂可以養活身命者無有哉

有哉

今奚為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

註擇此八者莫足以活身唯無擇而任其所遇乃全耳

疏奚何也今欲行至樂之道以活身者當

何所為造何所依據何所避諱何所安處

何所從就何所捨去何所歡樂何所嫌惡

而合至樂之道乎此假設疑問下自曠顯

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

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

疏天下所尊重者無過富足財寶貴盛榮

華壽命遐長善名今譽所歡樂者滋味爽

口麗服榮身玄黃悅目官商娛耳若得之

者則為據處就樂

所下者貧賤大惡也

疏貧窮卑賤大折惡名世間以為下也

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

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

憂以懼其為形也亦愚哉

註凡此失之無傷於形而得之有損於性

今反以不得為憂故愚

疏凡此上事無益於人而流徙之俗以不

得為苦既不適情遂憂愁懼慮如此修為

形體豈不甚愚癡

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為

形也亦外矣

註內而形者知足而已

疏夫富豪之家勞神苦思馳騁身力多聚

錢財積而不散用何能盡內其形者豈其

如斯也



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為形也亦疏矣

註故親其形者自得於身中而已

疏夫位高慮遠祿重憂深是以晝夜思量獻可替不勞形怵心無時整息其為形也

不亦疏乎

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惛惛久憂不死何之苦也其為形也亦遠矣

註夫遺生然後能忘憂忘憂而後生可樂生可樂而後形是我有富是我物貴是我

榮也

疏夫稟氣頑癡生而憂戚雖復壽考而精神惛闇久憂不死翻成苦哉如此為形豈非疏遠其於至樂不亦謬乎

烈士為天下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

之誠善邪誠不善邪若以為善矣不足活身以為不善矣足以活人

註善則過當故不周濟

疏誠實也夫忠烈之士忘身徇節名傳今古見善世間然未知此善是有虛實善若

實也不足以活身命善必虛也不應養活蒼生賴諫諍而太平此足以活人也為忠烈而被戮此不足以活身也

故曰忠諫不聽蹲循勿爭

註唯中庸之德為然

疏蹲循猶順從也夫為臣之法君若無道宜以忠誠之心匡諫君若不聽即須蹲循休止若逆鱗強諍必遭刑戮也

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無有哉

註故當緣督以為經也

疏吳王夫差荒淫無道子胥忠諫以遭殘戮若不諫諍忠名不成故諫與不諫善與不善誠未可定矣

今俗之所為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

邪果不樂邪

疏果未定也流俗以貪染為心以色聲為樂未知此樂決定樂邪而倒置之心未可謂信也

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群趣者誣誣然如將不

得已

註舉群趣其所樂乃不避死也

疏誣誣趣死貌已止也舉世之人群聚趣

競所歡樂者無<sub>六</sub>五塵貪求至死未能心

息之也

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

註無懷而恣物耳

疏而世俗之人皆用色聲為上樂而莊生

體道忘澹故不見其樂亦不見其不樂也

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為誠樂矣

註夫無為之樂無憂而已

疏以色聲為樂者未知決定有此樂不若

以莊生言之用虛澹無為為至實之樂

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至譽無譽

註俗以鏗鎗為樂羨善為譽

疏俗以富貴榮華鏗金鎗玉為上樂用羨

言佞善為令譽以無為恬澹寂寞虛夷為

憂苦故知至樂以無樂為樂至譽以無譽

為譽也

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為可以定是

非

註我無為而任天下之是非是非者各自

任則定矣

疏夫有為執滯執是競非而是非無主故

不可定矣無為虛澹忘是忘非既無是非

而是非定者也

至樂活身唯無為幾存

註百姓足則吾身近乎存也

疏幾近也存在也夫至樂無樂常適無憂

可以養活身心終其天命唯彼無為近在

其中者矣

請嘗試言之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

註皆自清寧耳非為之所得

故兩無為相合萬物皆化

註不為而自合故皆化若有意于為之則

有時而滯也

疏天無心為清而自然清虛地無心為寧

而自然寧靜故天地無為兩儀相合昇降

災福泰而萬物化生若有心為之即不能

已



芒乎芴乎而無從出乎

註皆自出耳未有為而出之也

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

註無有為之象

疏夫二儀造化生物無心恍惚芒昧參差

難測芴其從出莫知所由視其形容竟無

象貌覆論芒芴互其文耳

萬物職職皆從無為殖

註皆自殖耳

疏職職繁多貌也夫春生夏長庶物繁多

孰使其然皆自耳尋其源流從無為種植

既無為種植豈有耶

故曰天地無為也而無不為也

註若有為則有不濟也

人也孰能得無為哉

註得無為則無樂而樂至矣

疏孰誰也夫天地清寧無為虛廓而昇降

生化而無不為也凡俗之人心靈闇昧孰

滯有欲誰能得此無為哉言能之者乃至

務也若得之者便是德合二儀冥符至樂

也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

疏莊惠二子為淡水素交既有死亡理須

往弔之

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

疏箕者垂兩脚如簸箕形也盆甕瓦缶也

莊子知生死之不二達哀樂之為一是以

妻亡不哭鼓甕而歌垂脚箕踞敖然自樂

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

鼓盆而歌不亦甚乎

疏共妻居處長養子孫妻老死亡竟不哀

哭乖於人理足是無情加之鼓歌一何太

甚也

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槩然

疏然猶如是也世人皆欣生惡死哀死樂

生故我初聞死之時何能獨無槩然驚歎

也

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

徒無形也而本無氣

疏莊子聖人妙達相本故觀察初始本自

無生未生之前亦無形質形質之前亦復無氣從無生有假合而成是知此身不足惜也

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春夏秋冬四時行也

疏大道在恍惚之內造化芒昧之中和雜清濁變成陰陽二氣二氣凝結變而有形形既成就變而生育且從無出有變而為生自有還無變而為死而生來死往變化循環亦猶春夏秋冬四時代序是以達人觀察何哀樂之有哉  
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嗷嗷然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也

註未明而槩已達而止斯所以誨有情者將今推至理以遺累也

疏偃然安息貌也巨室謂天地之間也且夫息我以死卧於天地之間譬彼交涼何得隨而哀慟自覺不通天命故止哭而鼓甕也

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崐崙之虛黃帝之所休

疏支離謂支體離折以明忘形也滑介猶骨稽也謂骨稽挺特以忘智也欲顯叔世繞訛故號為叔也冥闇也伯長崐崙人身也言神智杳冥堪為物長崐崙玄遠近在人身丘墟不平俯同世俗而黃帝聖君光臨區宇休心息智寄在凡庸是知至道幽玄其則非遠故託二叔以彰其義也  
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蹙蹙然惡之

疏蹙蹙驚動貌柳生者易生之木木者棺槨之象此是將死之徵也二叔遊於崐崙觀於變化俄頃之間左臂生柳蹙蹙然驚動似欲惡之也

支離叔曰子惡之乎

疏相與觀化貴在虛忘蹙蹙然驚動似有嫌惡也

滑介叔曰亡予何惡  
疏亡無也觀化之理理在忘懷我本無身何惡之有也



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

疏夫以二氣五行四支百體假合結聚借而成身是知生者塵垢穢累非真物者也

死生為晝夜

疏以生為晝以死為夜故天不能無晝夜

人焉能無死生

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

註斯皆先示有情然後尋至理以遣之若云我本無情故能無憂則夫有情者遂自絕於遠曠之域而迷困於憂樂之境矣

疏我與子同遊觀於變化化而及我斯乃是當待終有何嫌惡既冥死生之變故合

至樂也

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髑髏有形撥以馬捶因而問之

疏之過也髑髏然無潤澤也撥打擊也馬捶

猶馬杖也莊子適楚遇見髑髏空骨無肉

朽骸無潤遂以馬杖打擊因而問之欲明

死生之理均齊故寄髑髏寓言答問也

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為此乎

疏夫子貪欲資生失於道理致使夫折性命而骸骨為此乎

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為此乎

疏為當有亡國征戰之事行陳斧鉞之誅而為此乎

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為此乎

疏或行姦盜不善之行世間共惡人倫所恥遺愧父母羞見妻孥慚醜而死於此乎

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為此乎

疏餒餓也或遊學他鄉衣糧乏盡患於飢凍死於此乎

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

疏春秋猶年紀也將子有黃髮之年耆艾之壽終於天命卒於此乎

於是語卒援髑髏枕而卧

疏卒終也援引也初逢枯骨援馬杖而擊

之問語既終引髑髏而高枕也

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

說乎

疏觀於此子所言皆是生人之累患欲論死道則無此憂虞子是生人頗欲聞死人之說乎莊子睡中感於此夢也

莊子曰然

疏然許髑髏欲其死說

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

○ 疏夫死者魂氣昇於天骨肉歸乎土既無

四時炎涼之事寧有君臣上下之累乎從

容不復死生故與二儀同其年壽雖南面

稱孤王侯之樂亦不能過也

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為子骨肉

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

疏莊子不信髑髏之言更說生人之事欲

使司命之鬼復骨肉反妻子歸閭里頗欲

之乎

髑髏深瞋蹙頰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

為人間之勞乎

註舊說云莊子樂死惡生斯說謬矣若然

何謂齊乎所謂齊者生時安生死時安死

生死之情既齊則無為當生而憂死耳此

莊生之旨也

疏深瞋蹙頰憂愁之貌也既聞司命復形

反於鄉里於是實愁頓蹙不用此言誰能

復為生之勞而棄於南面王之樂耶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

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耶

○ 疏顏回自西之東從魯往於齊國欲將三

皇五帝之道以教齊侯尼父恐不逗機故

有憂色於是子貢避席自稱小子敢問夫

子憂色所由

孔子曰善哉汝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

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

疏褚容受也懷包藏也綆繩索也夫容小

之器不可以藏大物短促之繩不可以引

深井此言出管子之書孔丘善之故引以

為譬也已

夫若是者以為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



不可損益

註故當任之而已

疏夫人稟於天命愚智各有所成受形造化情好咸著所適方之鳧鶴不可益損故當任之而無不當也

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己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

註內求不得將求於外舍內求外非惑如何

疏黃帝堯舜五帝也燧人神農三皇也恐顏回將三皇五帝之道以說齊侯既而步驟殊時澆淳異世執持聖迹不逗機緣齊侯聞此大言未能領悟求於己身不能得解脫不得解悟則心生疑惑於是忿其勝已必殺顏回

且汝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于廟奏九韶以為樂具太牢以為膳疏郭外曰郊御迎也九韶舜樂名也太牢牛羊豕也昔有海鳥名曰爰居形容極大

頭高八尺避風而至止魯東郊實是凡鳥而妄以為瑞臧文仲禮之故有不智之名也於是奏韶樂設太牢迎於太廟之中而觴宴之也而臧文仲用為神鳥非關魯侯但飲鳥於魯廟之中故言魯侯觴之也

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嚙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

疏夫韶樂太牢乃爰居乃善而施之爰居非所餐聽故目眩心悲數日而死亦猶三皇五帝其道高遠施之齊侯非所聞之也

此以己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

疏韶樂牢觴是養人之具非養鳥之物也亦猶顏回以己之學術以教於齊侯非所樂也

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遊之壇陸洿之江湖食之鱸鰒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

疏壇陸湖渚也鱸泥鱖也鰒白魚子也逶迤寬舒自得也夫養鳥之法宜棲茂林放洲渚食魚子浮江湖逐群飛自閑放此以鳥養之法養鳥者也亦猶齊侯率已所行

逍遙自得無所羨也

彼唯人言之惡聞矣以夫詭譎為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

疏矣何也詭喧聒也咸池堯樂也洞庭之野謂天地之間也還繞也咸池九韶唯人愛好魚鳥諸物惡聞其聲愛好則繞而觀之惡聞則高飛深入既有欣有惡八音何用為乎

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

疏魚好水而惡陸人好陸而惡水彼之人魚稟性各別好惡不同故死生斯異豈唯二種萬物皆然也

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

註各隨其情

疏先古聖人因循物性使人如器不一其能各稱其情不同其事也是知將三皇之道以說齊侯者深不可也

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

註實而適故條達性常得故福持

疏夫因實立名而名以召實故名止於實不用實外求名而義者宜也隨宜施設適性而已不用捨己效人如是之道可謂條

理通達而福德扶持者矣

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髑髏撻蓬而指之曰唯予與汝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

註各以所遇為樂

疏撻技也從傍也禦寇困於行李食於道傍仍見枯朽髑髏形色似久言百歲者舉其大數髑髏隱在蓬草之下遂拔却蓬草因而指麾與言然髑髏以生為死以死為生列子則以生為生以死為死生死各執一方未足為定故未嘗死未嘗生也

汝果養乎乎果歡乎

註歡養之實未有定在

疏汝欣冥冥冥果有怡養乎我悅人倫人倫決可歡乎適情所遇未可定之者也種有幾



註變化種數不可勝計

疏陰陽造物轉變無窮論其種類不可勝計之也

得水則為陸

疏潤氣生物從無生有故更相繼續也

得水土之際則為龜蟻之衣

疏龜蟻之衣青苔也在水中若張綿俗謂之蝦蟆之衣也

生於陵屯則為陵舄

疏屯阜也陵舄車前草也既生於陵阜高

陸即變為車前也

陵舄得鬱樓

疏鬱樓糞壤也陵舄既老變為糞土也

則為鳥足

疏糞壤復化生鳥足之草根也

鳥足之根為蟻螻其葉為胡蝶胡蝶胥也

疏蟻螻蟲也胥胡蝶名也變化無恒故

根為蟻螻而葉為胡蝶也

化而為蟲生於窻下其狀若脫其名為鵠撮  
疏鵠撮蟲名也胥得熱氣故作此蟲狀如

新脫皮毛形容雅淨也

鵠撮十日為鳥其名為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為斯彌

疏乾餘骨鳥口中之沫化為斯彌之蟲

斯彌為食鹽

疏酢甕中蟻蠅亦為之鹽雞也

願軋生乎食鹽黃軋生乎九獸

疏軋亦蟲

菴芮生乎腐蠟

疏菴蟲名也腐蠟螢火蟲也亦言是粉鼠

蟲

羊奚比乎不尊久竹

疏並草名也

生青寧

疏羊奚比合於久竹而生青寧之蟲也

青寧生程

疏亦蟲名也

程生馬馬生人

疏未詳所據

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註此言一氣而萬形有變化而無死生也  
疏機者發動所謂造化也造化者無物也  
人既從無生有又反入歸無也豈唯在人  
萬物皆爾或無識變成有識有識變為無  
識或無識變為無識或有識變為有識千  
萬變化未始有極也而<sup>十</sup>出入機變謂之死  
生既知變化無窮寧復欣生惡死體斯趣  
旨謂之至樂也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二十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二十一

善七

河 南 郭象註

唐 西 華 法師成真疏

外篇達生第十九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

註生之所無以為者分外物也

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

註知之所無奈何者命表事也

疏夫人之生也各有素分形之妍醜命之

脩短美及貧富貴賤愚智窮通一毫已上

無非命也故達生於性命之士性靈明照

終不貪於分外為已事務也一生命之所

鍾者皆智慮之所無奈何也

養形必先之以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

矣

註知止其分物稱其生生斯足矣有餘則

傷

疏物者謂資貨衣食旦夕所須夫順養身

形先須用物而物有分限不可無涯故凡

鄙之徒積聚有餘而養衛不足者世有之



矣

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

註守形太甚故生亡也

疏既有此浮生而不能離形遺智愛形太甚亡失全生之道也如此之類世有之矣

生之來不能却其去不能止

註非我所制則無為有懷於其間

疏生死去來委之造物妙達斯原故無所

惡

悲夫世之人以為養形足以存生

註故彌養之而彌失之

疏夫壽夭去來非己所制而世俗之人不悟斯理貪多貨貨厚養其身妄謂足以存

生深可悲歎

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

註養之彌厚則死地彌至

疏厚養其形彌速其死故決定不足以存

生

則世莫足為哉

註莫若放而任之

疏夫馳逐物境本為養生生既非養所存故知世間物務何足為也

雖不足為而不可不為者其為不免矣

註性分各自為者皆在至理中來故不可免也是以善養生者從而任之

疏分外之事不足為也分內之事不可不為也夫目見耳聽足行心知者稟之性理

雖為無為故不務免也

夫欲免為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

則正平正平則與彼更生更生則幾矣

註更生者日新之謂也付之日新則性命

盡矣

疏幾盡也更生日新也夫欲有為養形者無過棄却世間分外之事棄世則無憂累

無憂累則合於正真平等之道平正則冥

於日新之變故能盡道之玄妙

事莫足棄而生莫足遺棄事則形不勞遺生

則精不虧

註所以遺棄之

疏人世虛無何足捐棄生涯空幻何足遺

忘故棄世事則形逸而不勞遺生雖則神  
凝而不損也

夫形全精復與天為一

註俱不為也

疏夫形全不擾故能保完天命精固不虧

所以復本還原形神全固故與玄天之德  
為一

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

註無所偏為故能子萬物

疏夫二儀無心而生化萬物故與天地合

德者群生之父母

合則成體散則成始

註所在皆成無常處

疏夫陰陽混合則成體質氣息離散則反

於未生之始

形精不虧是謂能移

註與化俱也

疏移者遷轉之謂也夫不勞於形不虧其

精者故能隨變任化而與物俱遷也

精而又精反以相天

註還輔其自然也

疏相助也夫遣之又遣乃曰精之又精是

以反本還元輔於自然之道也

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

註其心虛故能御群實

疏古人稱師曰子亦是有德之嘉名具斯

二義故曰子列子即列禦寇也姓尹名喜

字公度為函谷關令故曰關令尹真人是

老子弟子懷道抱德故禦寇詢之也窒塞

也夫至極聖人和光匿耀潛伏行世混跡

同塵不為物境障礙故等虛室空而無塞

本亦作空字

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

註至通故無不可耳非物往可之

疏冥於寒暑故不能災一於高卑故心不

恐懼

請問何以至於此

疏總結前問意也

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

疏夫不為外物侵傷者乃是保守純和之



氣養於任澹之心而致之也非開運役心  
智分別巧詐勇決果敢而得之

列居子語汝

疏命禦寇令復坐我告汝至言也

凡有親象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

註唯無心者獨遠耳

夫莫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

註同是形色之物耳未足以相先也

疏夫形貌聲色可見聞者皆為物也二彼  
俱物何足以遠亦何足以先至乎俱是聲

色故也唯當非色非聲絕視絕聽者故能

超親象之外在萬物之先也

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

註常遊於極

疏夫不色不形故能造形色者也無變無

化故能變化於萬物者也是以群有從造

化而受形任變化之妙本

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

註夫至極者非物所制

疏夫得造化之深根自然之妙本而窮理

盡性者世間萬物何得止正而控馭焉故  
當獨往獨來出沒自在乘正御辯於何待  
焉

彼將處乎不淫之度

註止於所受之命

疏彼之得道聖人方將處心處澹其度量

宏博終不滯於世間

而藏乎無端之紀

註冥然與變化日新

疏大道無端無緒不始不終即用比混沌

而為紀綱故聖人藏心晦跡於恍惚之鄉

也

遊乎萬物之所終始

註終始者物之極

疏夫物所始終謂造化也言生死始終皆

是造化物固以終始為造化也而聖人於

任乎自然之境教遊乎造化之場

壹其性

註飾則二矣

疏率性而動故不二也

子部 道家類 卷四 反文句

養其氣

註不以心使之

疏吐納虛夷故愛養元氣

合其德

註不以物離性

疏抱一不離故常與玄德冥合也

以通乎物之所造

註萬物皆造放自爾

疏物之所造自然也既一性合德與亦相應故能達至道之原通自然之本

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卻物矣自入焉

疏是者指斥以前聖人也自從也若是者其保守自然之道全而不虧其心神凝照

會無間卻故世俗事物何從而入於靈府哉

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

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中是故運物而不

懼

疏自此已下凡有三譬以況聖人任獨無

心一者醉人二者利劍三者飄瓦此則是初夫醉人乘車忽然顛墜須復因疾必當

不死其謂心無緣慮神照凝全既而乘墜不知死生不入是故運於外物而情無懼

懼

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註醉故失其所知耳非自然無心者也而況得全於天平

疏彼之醉人因於因酒猶得暫時凝澹不為物傷而况德全聖人冥於自然之道者

手物莫之傷故其宜矣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註不關性分之外故曰藏

疏夫聖人照等三光智周萬物藏光塞智於自然之境故物莫之傷矣

復讎者不折鎔干註夫干將鎔鉞雖與讎為用然報讎者不事折之以其無心

疏此第二諭也干將鎔鉞並古之良劍雖用劍殺害因以結讎而報讎之人終不瞋

南華真經注疏 卷二一

三五九



怒此劍而折之也其為無心故物莫之害也

雖有忮心者不怨飄瓦

註飄落之瓦雖復中人人莫之怨者由其無情

疏飄落之瓦偶爾傷人雖忮逆褊心之夫終不怨恨為瓦是無心之物此第三諭也是以天下平均

註凡不平者由有情

故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刑者由此道也

註無情之道大矣

疏夫海內清平遐荒靜息野無攻戰之亂朝無殺戮之刑者蓋由此無為之道無心聖人故致之也是知無心之義大矣

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

註不慮而知開天也知而後感開人也然則開天者性之動也開人者知之用也疏郭註云不慮而知開天者也知而後感開人者也然則開天者性之動開人者智之用郭得之矣無勞更釋

開天者德生

註性動者遇物而當足則忘餘斯德生也開人者賊生

註知用者從感而求勸而不已斯賊生也疏夫率性而動動而常寂故德生也運智御世為害極深故賊生也老經云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德也不厭其天不忽於人

註任其天性而動則人理亦自全矣

疏常用自然之性不厭天者也任智自照於物斯不忽人者也

民幾乎以其真

註民之所患偽之所生常在於知用不在於性動也

疏幾盡也因天任人性動智用而人天無

別知用不殊是以率土盡真蒼生無偽也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病僂者承蜩猶掇之也

疏病僂老人曲腰之貌承蜩取蟬也掇拾也孔子聘楚行出林籟之中遇老公以竿

承蟬如俛拾地芥一無遺也

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

疏怪其巧妙一至於斯故問其方答云有道也

五六月累九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

註累二九於竿頭是用手之停審也故其

承蠅所失者不過錙銖之間也

疏錙銖稱兩之微數也初學承蠅時經半

歲運手停審故所失不多

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

註所失愈多

疏時節猶久累九微多所承之蠅十失其一也

一也

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

註停審之至故乃無所復失

疏累五九於竿頭一無墜落停審之意遂

到於斯是以承蠅蟬猶如俛拾

吾處身也若楸株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

註不動之至

疏拘謂斫殘枯樹枝也執用也我安處身

心猶如枯樹用臂執竿若槁木之枝凝寂

停審不動之至斯言有道此之謂也

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蠅翼之知

疏二儀極大萬物甚多而運智用心唯在

蠅翼蠅翼之外無他緣慮也

吾不及不側不以萬物易蠅之翼何為而不

得

註遺彼故得此

疏反側猶變動也外息攀緣內心凝靜萬

物雖衆不奪蠅翼之知是以事同拾芥何

為不得也

孔子顏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痴

儂丈人之謂乎

疏夫運心用志凝靜不離故累九承蠅妙

疑神鬼而尼父勉勗門人故云痴儂丈人

之謂也

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

舟若神

疏觴深淵名也其狀似杯因以為名在宋

國也津人謂津濟之人也操捉也顏回嘗



經行李濟渡斯淵而津人操舟甚有方便其便僻機巧妙若神鬼顏回怪之故問夫子

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遊者數能

註言物雖有性亦須數習而後能耳

疏顏回問可學答曰好遊涉者數習則能

夫物雖稟之自然亦有習以成性者

若乃夫没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

註没人謂能驚沒於水底

疏註云謂驚沒水底驚鴨子也謂津人便

水沒入水下猶如鴨鳥沒水因而捉舟

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遊

者數能忘水也

註習以成性遂若自然

疏好遊於水數習故能心無忌憚忘水者

也

若乃夫没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被視

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

註視淵若陵故視舟之覆於淵猶車之却

退於坂也

疏好水數遊習以成性遂使顧視淵潭猶如陵陸假令舟之顛覆亦如車之却退於阪

覆却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

註覆却雖多而猶不以經懷以其性便故

也

疏舍猶心中也隨舟進退方便萬端陳在目前不關懷抱既不忘水豈復勞心

惡往而不暇

註所遇皆閒暇也

疏率性操舟任真遊水心無矜係何往不

閒豈唯操舟學道亦爾但能忘遣即是達

生

以无注者巧以鈞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昏

註所要愈重則其心愈矜也

疏注射也用瓦器賤物而戲賭射者既心

無矜惜故巧而中也以鈞帶賭者以其物

稍貴恐不中操故心生怖懼而不著也用

黃金賭者既是極貴之物矜而惜之故心

智昏亂而不中也是以津人以忘遣故若

智昏亂而不中也是以津人以忘遣故若

神射者以矜物故昏亂是以矜之則拙忘  
之則巧勗諸學者幸志之焉  
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  
拙

註夫欲養生全內者其唯無所矜重也

疏夫射者之心巧拙無二為重於外物故  
心有所矜只為貴重黃金故內心昏拙豈  
唯在射萬事亦然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賢學生

註學生者務中適

吾子與祝賢遊亦何聞焉

疏姓田名開之學道之人姓祝名賢懷道  
者也周公之胤莫顯其名食采於周謚曰  
威也素聞祝賢學養生之道開之既從遊  
學未知何所聞乎有此咨疑庶稟其術

田開之曰開之操拔簣以待門庭亦何聞於  
夫子

疏開之謂祝賢為夫子拔簣掃帚也言我  
操提掃帚參侍門戶灑掃庭前而已亦何  
敢輒問先生之道乎古人事師皆擁簣以

充役也

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之

疏讓猶謙也養生之道寡人願聞幸請指  
陳不勞謙遜

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  
其後者而鞭之

疏我承祝賢之說養生譬之牧羊鞭其後  
者令其折中

威公曰何謂也

疏未悟田開之言故更發疑問

田開之曰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民  
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  
虎餓虎殺而食之

疏姓單名豹魯之隱者也巖居飲水不爭  
名利雖復年事長老而形色不衰久處山

林忽遭餓虎所食

有張毅者高門縣薄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  
有內熱之病以死

疏姓張名毅亦魯人也高門富貴之家也  
縣薄垂簾也言張毅是流俗之人追奔世



利高門甲第朱戶垂簾莫不馳驟參謁趨走慶弔形勞神弱困而不休於是內熱發背而死

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

註夫守一方之事至於過理者不及於會通之適也鞭其後者去其不及也

疏單豹寡欲清虛養其內德而虎食其外張毅交游世貴養其形骸而病攻其內以死此二子各滯一邊未為折中故並不鞭其後也

仲尼曰無入而藏

註曰藏既內矣而又入之此過於入也

疏註云入既入矣而又藏之偏滯於處此單豹也

無出而陽

註陽既外矣而又出之此過於出也

疏陽顯也出既出矣而又顯之偏滯於出此張毅也

柴立其中央

註若槁木之無心而中適是立也

疏柴木也不滯於出不滯於處出處雙遣如槁木之無情妙捨二邊而獨立於一中之道

三者若得其名必極

註名極而實萬也

疏夫因名詮理從理生名若得已前三句語意者則理窮而名極者也亦言得此三者名為證至極之人也

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

疏塗道路也夫路有劫賊險難可畏十人同行一人被殺則親情相戒不敢輕行彊盛卒伍多結徒伴斟量平安然後敢去豈不知全身遠害乎

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為之戒者過也

註十殺一耳便大畏之至於色欲之害動皆之死地而莫不冒之斯過之甚也

疏衽衣服也夫塗路患難十殺其一猶相

戒慎不敢輕行況飲食之間不能將節性  
席之上恣其淫蕩動之死地萬無一全舉  
世皆然深為罪過

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筴說彘

疏祝祝史也如今太宰六祝官也玄端衣

冠筴圈也彘豬也夫饗祭宗廟必有祝史

具於玄端冠服執版而祭鬼神未祭之間

臨圈說彘說彘之文在於下也

曰汝奚惡死吾將三月祿汝十日戒三日齋

藉白茅加汝肩尻手彫俎之上則汝為之手

疏養也俎盛肉器也謂彫飾之俎也說

彘曰汝何須好生而惡死乎我將養汝以

好食齋戒以潔清藉神坐以白茅置汝身

於俎上如此相待豈不欲為之手

為彘謀曰不如食以糠糟而錯之牢筴之中

自為謀則苟生有軒冕之尊死得於豚楮之

上聚僂之中則為之為彘謀則去之自為謀

則取之所異彘者何也

註欲贍則身亡理常俱耳不問人獸也

疏錯置也豚畫飾也楮筴車也謂畫輻車

也聚僂棺槨也為彘謀者不如置之圈內  
食之糟糠不用白茅無勞彫俎自為謀則  
苟且生時有乘軒戴冕之尊死則置於棺  
中載於楮車之上則欲得為之為彘謀則  
去白茅彫俎自為謀則取於軒冕楮車而  
異彘者何也此蓋顛倒愚癡非達生之性  
者也

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

曰仲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

疏公即桓公小白也畋獵於野澤之下而

使管夷吾御車公因見鬼心有所怖懼執

管之手問之答曰臣無所見此章明凡百

病患多因妄係而成

公反談詒為病數日不出

疏談詒是懈怠之容亦是數問之貌既見

鬼憂惶而歸遂成病患所以不出

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

公

疏姓皇子字告敖齊之賢人也既聞公有

病來問之云公妄係在心自遭傷病鬼有



何力而能傷公欲以正理遣其邪病也

夫忿瀆之氣散而不反則為不足

疏夫人忿怒則瀆聚邪氣於是精魂離散

不歸於身則心虛弊犯神道不足也

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上則使人善

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為病

疏夫邪氣上而不下則上攻於頭令人心

中怖懼鬱而好怒下而不上陽伏陰散精

神恍惚故好忘也夫心者五藏之主神靈

之宅故悉當身心則為病

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

疏公問所由答言有鬼

沈有履窻有髻

疏沈者水下沉之中有鬼曰履窻神其狀

如美女著赤衣名髻也

戶內之煩壤雷霆處之

疏門戶內糞壤之中其間有鬼名曰雷霆

東北方之下者倍阿鮭螿躍之

疏人宅中東北牆下有鬼名倍阿鮭螿躍

狀如小兒長一尺四寸黑衣赤幘帶劍持

戟

西北方之下者則決陽處之

疏豹頭馬尾名曰決陽

水有罔象

疏註云狀如小兒黑色赤衣大耳長臂名

曰罔象

丘有萃

疏其狀如狗有角身有文彩

山有夔

疏大如牛狀如鼓一足行也

野有傍徨

疏其狀如蛇兩頭五彩

澤有委蛇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

疏桓公見鬼本在澤中既聞委蛇故問其

狀

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棘紫衣而朱

冠其為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

見之者殆乎霸桓公傲然而笑曰此寡人之

所見者也

疏轂喜笑貌也殆近也若見委蛇近為霸

主桓公聞說大笑歡之我所見正是此也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

註此章言憂來而累生者不明也患去而性得者達理也

疏聞說委蛇情中暢適於是整衣冠共語論不終日而情抱豁然不知疾病從何而去也

紀渚子為王養鬪雞

疏姓紀名渚子亦作消字隨字讀之為齊

王養雞擬聞也此章明不必稟生知自然之理亦有積習以成性者

十日而問雞已乎曰未也方虛憍而恃氣

疏養經十日堪聞乎答曰始恃驕矜自恃意氣故未堪也

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嚮景

疏見聞他雞猶相應和若形聲影響也

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

疏顧視速疾意氣強盛心神尚動故未堪也

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

疏幾盡也都不驕矜心神安定雞雖之鳴以無變冒養雞之妙理盡於斯

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矣

註此章言養之以至於全者猶無敵於外

況自全乎

疏神識安閑形容審定遙望之者其猶木雞不動不驚其德全具他人之雞見之反

走天下無敵誰敢應乎

孔子觀於吕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鼃

鼃魚鼃之所不能游也

疏吕梁水名解者不同或言是西河離石

有黃河縣絕之處名吕梁也或言蒲州二

百里有龍門河水所經瀑布而下亦名梁

或言宋國彭城縣之吕梁八尺曰仞計高

二十四丈而縣下也今者此水縣注名高

蓋是寓言談過其實耳鼃者似鼃而形大

鼃者類魚而有脚此水瀑布既高流波峻

駛遂使激湍騰沫三十里至於水族尚不



能游況在陸生如何可涉

見一丈夫游之以為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並流而拯之

疏激湍沸涌非人所能游忽見丈夫謂之遭溺而困苦故命弟子隨流而拯接之

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

疏塘岸也既安於水故散髮而行歌自得逍遙教游岸下

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為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

疏丈夫既不憚流波行歌自若尼父怪其如此從而問之我謂汝為鬼神審觀察乃人也汝能履深水頗有道術不乎

曰亡吾無道

疏答云我更無道術直是久游則巧習以

性成耳

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

疏我初始生於陸遂與陸為故舊也長大游於水中習而成性也既習水成性心無懼憚恣情放任遂同自然天命也

與齊俱入與汨偕出

註磨翁而旋入者齊也回伏而涌出者汨也

疏湍沸旋入如礧心之轉者齊也回復騰漫而反出者汨也既與水相宜事符天命故出入齊汨曾不介懷郭註云磨翁而入者關東人喚礧為磨磨翁而入是礧釭轉也

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

註任水而不任己

疏隨順於水委質從流不使私情輒懷違拒從水尚爾何況唯道是從乎

此吾所以蹈之也

疏更無道術理盡於斯

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

疏未開斯旨請重釋之

曰吾生於陸而安於陸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

註此章言人有偏能得其所能而任之則天下無難矣用夫無難以涉生生之道何

往而不通也

疏此之三義並釋於前無勞重解也

梓慶削木為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

註不似人所作也

疏姓梓名慶魯大匠也亦云梓者官號鐻

者樂器似夾鍾亦言鐻似虎形刻木為之

彫削功妙不類人工見者驚疑謂神鬼之

所作也

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為焉

○ 疏魯侯見其神妙怪而問之汝何道術為

此鐻焉

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為

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齊以靜心

疏梓答云臣是工巧材人有何藝術雖復

如是亦有一法焉臣欲為鐻之時未嘗輒

有攀緣損耗神氣必齊戒清潔以靜心靈

也

齊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

疏心跡既齊凡經三日至於慶弔賞罰官

爵利祿如斯之事並不入於情田

齊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

疏齊日既多心靈漸靜故能非譽雙遣巧

拙兩忘

齊七日輒然忘吾有四肢形體也當是時也

無公朝

註規公朝若無則跋慕之心絕矣

疏輒然不敢動貌也齊潔既久情義清虛

於是百體四肢一時忘遣輒然不動均於

枯木既無意於公私豈有懷於朝廷哉

其巧專而外滑消

註性外之事去也

疏滑亂也專精內巧之心消除外亂之事

然後入山林觀天性情軀至矣然後成見鐻

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

註必取材中者也

疏外事既除內心虛靜於是入山林觀看

天性好木形容軀貌至精妙而成事堪為

鐻者然後就手加工焉若其不然則止而

不為

則以天合天



註不離其自然也

疏機變雖加人工木性常因自然故以合天也

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

註蓋因物之妙故乃疑是鬼神所作也

疏所以錄之微妙疑似鬼神者只是因於天性順其自然故得如此此章明順理則

巧若神鬼性乖則心勞而自拙也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為文弗過也

疏姓東野名稷古之善御人也以御事魯

莊公左右旋轉合規之圓進退抑揚中繩之直莊公以為組織織文不能過乎此之妙也

使之鈎百而反

疏任馬旋回如鈎之曲百度反之皆復其跡

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

疏姓顏名闔魯之賢人也入見莊公初不信故密不應焉

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

疏少時之頃馬困而敗公問顏生何以知此

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

註斯明至當之不可過也

疏答馬力竭盡而求其過分之能故知必敗也非唯車馬萬物皆然

工倕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

疏旋規也規圓也稽留也倕是堯時工人稟性極巧蓋用規矩手隨物化因物施巧

不稽留也

故其靈臺而不桎

註雖工倕之巧猶任規矩此言因物之易者也

疏任物因循忘懷虛淡故其靈臺凝一而不桎梏也

不桎梏也

忘足履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

註百體皆適則都忘其身也

知忘是非心之適也

註是非生於不適耳

疏夫有履有帶本為足為要今既忘足要履帶當閑適亦猶心懷憂戚為有是非今則知忘是非故心常適樂也

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

註所遇而安故無所所變從也

疏外智凝寂內心不移物境虛空不從事

乃契會真道所在常適

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

註識適者猶未適也

疏始本也夫體道虛忘本性常適非由感

物而後歡娛則有時不適本性常適故無

往不歡也斯乃忘適之適非有心適

有孫休者

疏姓孫名休魯人也

踵門而詫子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謂不修

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歲事君不

遇世實於鄉里逐於州部則胡罪乎天哉休

惡遇此命也

疏踵頻也詫告也歎也不能迷道而怨述

遭頻來至門而歎也姓扁名子慶魯之賢

人孫休之師也孫休俗人不達天命頻詣

門而言之我居鄉里不見道我不修飾臨

於厄難不見道我無勇武而營田於平原

逢歲不熟禾稼不收處朝廷以事君不遇

聖明不康好爵遭州部而放逐被鄉閭而

寘棄有何罪於上天苟遇斯之運命

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

膽遺其耳目

註聞付自然也

疏夫至人立行虛遠清高故能內忘五藏

之肝膽外遺六根之耳目蕩然空靜無纖

介於胃臆

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

註凡此真性皆塵垢也

道遙乎無事之業

註凡自為者皆無事之業也

疏茫然無心之貌也彷徨是縱放之名道

遙是任適之稱而處染不染縱放於置塵

之表涉事任適於物務之中也

是謂為而不恃



註率性自為耳非恃而為之  
長而不宰

註任其自長耳非宰而長之

疏接物施化不恃藉於我我勞長養黎元  
豈斷割而從已事出老經

今汝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汗昭昭乎若揭  
日月而行也

疏汝光飾心智驚動愚俗修營身形顯他

汗穢昭昭明白自炫其能猶如擔揭日月  
而行於世也豈是韜光匿耀以蒙養恬哉

汝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無中道夭於聾盲  
跛蹇而比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  
哉子往矣

疏而汝也得軀貌完全九竅具足復免中  
塗夭於聾盲跛蹇又得預於人倫偕於人

數慶幸矣莫甚於斯有何容暇怨於天道

子宜速往無勞辭費

孫子出扁子入坐有間仰天而歎

疏孫休聞道而出扁子言訖而歸俄頃之

間于慶嗟歎也

弟子問曰先生何為歎乎

疏扁子門人問其嗟歎所以

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  
其驚而遂至於惑也

疏孫休頗來踵門而詫述已居世坎軻不

平吾遂告以至人深玄之德而器小言大  
慮有漏機恐其驚迫更增其惑是以吁歎  
也

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所言  
非邪非固不能惑是孫子所言非邪先生所

言是邪被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

疏若孫子言是扁子言非非理之言必不

惑是若扁子言是孫子言非彼必以非故

來詣斯求是進退尋責何罪有乎先主之

歎終成虛假

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悅之

為具太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

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己養養鳥也若

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

之以委蛇則平陸而已矣

註各有所便也

疏此爰居之鳥非應瑞之物魯侯濫賞饗

以太牢事顯前篇無勞重解

今休歎啓寡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

之若載鼙以車馬樂鷓以鍾鼓也彼又惡能

無驚乎哉

二十九

註此章言善養生者各任性分之適而至

矣哉

疏鼙小鼙也鷓雀也孫休是寡識少聞之

人應須歎曲啓發其事今乃告以至人之

德大道玄妙之言何異乎載小鼙以大車

娛鷓雀以韶樂既御小而用大亦何能無

驚懼者也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二十一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二十二

慶一

河 南 郭 象 註

唐 西 華 法 師 成 玄 英 疏

外篇山木第二十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

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

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

疏既同曲棘之樹又類商丘之不材無

用故終其天年也

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

疏舍息也

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

疏門人呼莊子為夫子也豎子童僕也

豎子請曰其一能為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

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

日此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

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

夫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

也故未免乎累

註設將處此耳以此未免於累竟不處



疏言材者有為也不材者無為也之間中道也雖復離彼二偏處茲中一既未遣中亦猶人不能理於人鴈不能同於鴈故似道而非直道猶有斯於累也

若夫乘道德而浮遊則不然

疏夫乘玄道至德而浮遊於世者則不如此也既遣二偏又忘中一則能虛通而浮遊於代爾

無譽無訾一龍一蛇

註訾毀也龍出也蛇處也言道無材與不材故毀譽之材都失也

與時俱化

疏此遣中也既遣二偏又忘中一遣之又遣玄之又玄

而無肯專為

疏言既妙遣中一遠超四句豈復諂情毀譽惑意龍蛇故當世浮沈與時俱化何肯偏滯而專為一物也

一上一下以和為量

疏言至人能隨時上下以和為同度量

浮遊乎萬物之祖

疏以大和而等重遊造物之祖宗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疏物不相物則無憂患

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

註故莊子亦處焉

疏郭註云故莊子亦處焉

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

疏倫理也共俗物傳習則不如前也

合則離成則毀廉則柱尊則榮

疏合則離之成者必毀清廉則被挫傷尊貴者又遭議疑世情險陂何可必固又廉則傷物物不堪化則反挫也自尊財物物不堪辱反有議疑也

有為則虧賢則謀

疏虧損也有為則損也賢以志高為人之所謀也

不肖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哉

疏言已上賢與不肖等事何必為也必則偏執名中所以有成虧也

悲夫弟子志之

疏悲夫歎聲也志記也

其唯道德之鄉乎

註不可必故待之不可以一方也唯與時俱化者為能涉變而常通耳

疏言能用中平之理其唯道德之鄉也

市南宜僚見魯侯

疏姓熊名宜僚隱於市南也

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脩先君之業吾敬鬼尊賢

疏先王謂王季文王先君謂周公伯禽也

親而行之無須吏離居

疏離散也居安居也

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

註有其身而矜其國故雖憂懷萬端尊賢

尚行而患慮愈深矣

疏言敬鬼尊賢之法其法未除也

夫豐狐文豹

疏豐大也以文章豐美毛衣悅澤故為人

利也

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飢渴隱約猶且胥疏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

疏戒慎也隱約猶斟酌也且明也胥皆也言雖飢渴猶斟酌明且無人之時相命於

江湖之上扶疎草中而求食也

定也然且不免於網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為之災也

疏機辟罝罟也言斟酌定計如此猶不免罝罟之患者更無餘罪直是皮色之患也

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君剝形去皮酒心去欲而遊於無人之野

註欲令無其身忘其國而任其自化也

疏剝形忘身也去皮忘國也酒心忘智也去欲息貪也無人之野謂道德之鄉也郭

註云欲令無其身忘其國任其自化

南越有邑焉名為建德之國

註寄之南越取其去魯之遠也

疏言去魯既遙名建立無為之道也

其民愚而朴少私寡欲知作而不知藏



疏作謂耕作也藏謂藏貯也君既懷道民亦還淳

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

疏義宜也將行也

猖狂妄行

疏猖狂無心也妄行混跡也

乃蹈乎大方

註各恣其本步而人人自蹈其方則萬方得矣不亦大乎

疏道方也猖狂恣任混跡妄行乃能蹈大方之道

其生可樂其死可葬

註言可終始處之

疏郭註云言可以終始處之也

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

註所謂去國捐俗謂蕩除其會中也

疏捐棄也言棄俗與無為至道相輔導而行也

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奈

何

註真謂欲使之南越

疏迷悟性殊故致魯越之隔也

市南子曰君無形倨

註形倨躓礙之謂

疏勿恃高尊形容倨傲

無留居

註留居滯守之謂

疏隨物任運無滯榮觀

以為君車

註形與物夷心與物化斯寄物以自戴也

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君誰與為鄰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

疏未體獨化不能忘物也

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

足

註所謂知足則無所不足也

疏言道不資物成而但恬淡耳

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

疏江謂智也海謂道也涉上善之之江遊

大道之海

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

註絕情欲之遠也

疏寧知窮極哉

送君者皆自崖而反

註君欲絕則民各反守其分

疏送君行邁至于道德之鄉民反其自守

素分崖分也

君自此遠矣

註超然獨立於萬物之上也

疏自從也君從此清高道德玄遠也

故有人者累

註有人者有之以為己私也

疏君臨魯邦富贍人物為我已深成病

累也

見有於人者憂

註見有於人者為人所役用也

疏言未能忘魯見有於人是以敬鬼尊賢

矜人恤眾為臨役寧非憂患

故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

註雖有天下皆寄之百官委之萬物而不

與焉斯非有人也因民任物而不役已斯

非見有於人也

疏郭註云雖有天下皆寄之百官委之萬

物而不與焉斯非有人也因民任物而不

役已斯非見有於人也

吾願去君之累除君之憂而獨與道遊於大

莫之國

註欲令蕩然無有國之懷

疏大莫猶大無也言天下無能雜之

方舟而濟於河

疏相舟兩並曰方舟

有虛船來觸舟雖有褊心之人不怒

疏褊狹急也不怒者緣舟虛故也

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歛之一呼而不聞再

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

疏惡聲罵辱也

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

虛已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註世雖變其於虛已以免害一也



疏虛已無心也

北宮奢

疏姓北宮名奢居北宮因以為姓衛之大夫也

為衛靈公賦歛以為鍾為壇手郭門之外

疏言為鍾先須設祭所以為壇也

三月而成上下之縣

疏上下調八音備故曰縣

王子慶忌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之設

疏周王慶忌之子周之大夫言見鐘壇極

妙怪而問焉

奢曰一之間無敢設也

註泊然抱一耳非敢假設以益事也

疏郭註云泊然抱一耳非敢假設以益事也

也

奢聞之既彫既琢復歸於朴

註還用其本性也

疏郭註云還用本性

侗乎其無識

註任其純朴而已

疏侗乎無情之貌任其淳朴而已

儻乎其怠疑

註無所趣也

疏儻無慮也怠退也言狐疑思慮之事並

已去矣

萃乎芒乎其送往而迎來

註無所忻悅

疏萃聚也言物之萃聚芒然不知物之去

來亦不迎送此下各任物也又芒昧恍惚

心無的當隨其迎送任物往來

來者勿禁往者勿止

註任彼也

疏百姓懷來者未防禁而去者亦無情而

留止也

從其彊梁

註順乎梁也

隨其曲傳

註無所係也

疏傳及剛彊難賦者從而任之人情曲傳

者隨而順之

因其自窮

註用其不得不爾

疏因任百姓各於其所情也

故朝夕賦歛而毫毛不挫

註當故無損

疏雖設賦歛而未嘗抑度各率其性是故

略無任損者也

而況有大塗者乎

註泰然無執用天下之自為斯大道之塗

也故曰經之營之不日成之

疏塗道也直致任物已任枉損況資大道

神化無為三月而成何怪之有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

疏楚昭王召孔子孔子自魯聘楚途經陳

蔡二國之間居之徒眾既多陳蔡之人謂

孔子是陽虎所以起兵圍之門人飢餒七

日不起火食窘迫困苦也

太公任往弔之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

曰然

註自同於好惡耳聖人無好惡也

疏太公老之稱也任名也幾近也然猶如

是也尼父既遭圍繞太公弔而問之曰子

近死乎答云如是曰子嫌惡乎答云如是

也

任曰子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其名曰

意息其為鳥也紛紛秩秩而似無能引援而

飛迫脅而棲

註既弘大舒緩又心無常係

疏試言長生之道舉海鳥而譬之紛紛秩

秩是舒緩不能高飛之貌也飛必援引徒

侶不敢先起棲必載其脅翼迫引於羣

進不敢為前退不敢為後

註常從容處中

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

註其於隨物而已

疏夫進退處中遠害之至飲啄隨行必依

次叙

是故其行列不斥

註與羣俱也

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



註患害生於役知以奔競

疏為其謙柔不與物競故衆鳥行列不獨  
斥棄也而外人造次不得害之是以免於  
人間之禍患

直木先伐甘井先竭

註才之害也

疏直木有材先遭斫伐甘井來飲其流先  
竭人術才智其義亦然

子其意者師知以驚愚脩身以明汙昭昭乎  
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

註夫察焉小異則與衆為迥矣混然大同

則無獨異於世矣故夫昭昭者乃冥冥之  
迹也將寄言以遺跡故因陳蔡以託患

疏謂仲尼意在裝飾才智驚異愚俗脩堊  
身心顯他汙染昭昭明察炫耀已能猶如

揭日月而行故不免於禍患也

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  
隳名成者虧

註恃功名以為已成者未之嘗全

疏大成之人即老子也言聖德宏博生成

庶品故謂之大成伐取也隳敗也夫自取  
其能者無功績而功成不退者必隳敗名  
聲彰顯者不韜光必毀辱  
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

註功自衆成故還之

疏夫能立大功建鴻名而功成弗居推功  
於物者誰能如是其唯聖人乎

道流而不明

註昧然而自行耳

疏道德流行徧滿天下而韜光匿耀故云  
不明

居得行而不名處

註彼皆居然自得此行耳非由名而後處  
之

疏身有道德盛行於世而藏名晦迹故不

處其名

純純常常乃比於狂

註無心而動故也

疏純純者材素常常者混物既不矜飾更  
類於狂人也

削迹捐勢不為功名

註功自彼成故勢不在我而名迹皆去

疏削除聖迹捐棄權勢豈存情於功績以

留意於名譽

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

註恣情任彼故彼各自當其責也

疏為是義故無名譽我既不譴於人故人

亦無責於我

至人不聞子何喜哉

註寂泊無懷乃至人也

疏夫至德之人不顯於世子既聖哲何為

喜好名聲者邪

孔子曰善哉辭其交遊去其弟子逃於大澤

衣裘褐食枲粟

註取於棄人間之好也

疏孔子既承教戒善其所言於是辭退交

遊捨去弟子離析徒眾獨逃山澤之中捐

縫掖而服絺裘棄甘肥而食枲粟

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

註若草木之無心故為鳥獸所不畏

鳥獸不惡而況人乎

註蓋寄言以極推至誠之信任乎物而無

受害之地也

疏同死灰之寂泊類草木之無情羣鳥獸

而不驚況人倫而有惡邪

孔子問子桑雎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

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

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

疏姓桑名雎隱者也孔子為魯司寇齊人

聞之遂選女樂文馬而遺魯君間搆魯君

因而被逐宋是殷後孔子在宋及周遂不

被用故僻窮也遇此憂患親戚交情益甚

疏遠門徒朋友益甚離散何為如此耶

子桑雎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林回棄千

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為其布與赤子之

布寡矣

註布謂財帛也

為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

子而趨何也

疏假國名晉下邑也姓林名回假之賢人



也布財貨也假遭晉滅百姓逃亡林回棄  
擲寶璧負子而走或人問之謂為財布然  
亦以為財則少財以為累重則多累輕負  
多不知何也

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  
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  
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

疏寶璧利合也赤子然親屬也親屬急迫  
猶相收利合窮禍則相棄棄收之情相去  
遠耳

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  
淡以親

註無利故淡道合故親

小人甘以絕

註飾利故甘利不可常故有時而絕也

疏無利故淡道合故親有利故甘利盡故  
絕

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

註夫無故而自合者天屬也合不由故則  
故不足以離之也然則有故而合必有故

而離矣

疏不由事故而合者謂父子天屬也故無  
由而離之孔子說先王陳迹親於朋友非  
天屬也皆為求名利而來此則是有故而  
合也見削迹伐樹而去是則有故而離也

非是天屬無故自親無故自離

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書  
弟子無挹於前其愛益加進

註去飾任素故也

疏的聞高命徐步而歸翔翔閑放逍遙自  
得絕有為之學棄聖迹之書不行華藻之

教故無揖讓之禮徒有敬愛日加進益焉

異日桑雩又曰舜之將死真冷禹曰汝戒之

哉形莫若緣情莫若率

註因形率情不矯之以利也

疏緣順也形必順物情必率中昔虞舜將  
終用此真教命大禹令其戒慎依語遵行  
故桑雩引來以告孔子亦有作冷字者冷  
曉也舜將真言曉示大禹也

緣則不率則不勞

註形不假故常全精不矯故常逸

䟽形順則常合於物性率則用而無弊

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

註任朴而直前也

䟽率性而動任朴直前豈復求假文迹而

待用飾其形性哉

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

註朴素而足

䟽既不求文籍以飾形故知當分各足不

待於外物也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縻係履而過魏王魏

王曰何先生之憊邪

䟽大布猶粗布也莊子家貧以粗布為服

而補之縻履帶也亦言腰帶也履穿故以

繩係之魏王魏惠王也憊病也衣粗布而

著破履正腰帶見魏王王見其顛頽故問

言先生何貧病如此耶

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

衣弊履穿貧也非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

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柹梓豫章也攬蔓其

枝而王長其間雖昇蓬蒙不能睥睨也

註遭時得地則申其長枝故雖古之善射

莫之能害

䟽柹梓豫章皆端直好木也攬蔓猶把捉

也長王猶自得也昇古之善射人逢蒙昇

之弟子也睥睨猶斜視字亦有作聒字者

謂之言善士賢人遭時得地猶如獲得直

木則跳躑自在雖有善射之人不敢舉目

側視何況彎弓乎

及其得柹棘枳枸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悼

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

足以逞其能也

䟽柹棘枸枳並有刺之惡木也夫獲得有

刺之木不能逞其捷巧是以心中悲悼而

戰慄形貌危行而側視非謂筋骨有異於

前而勢不便也士逢亂世亦須如然

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憊莫可得邪此

比干之見剖心徵也夫

註勢不便而強為之則受戮矣

䟽此合論也當時周室微弱六國興盛於



是主昏於上臣亂於下莊生懷道抱德莫能見用晦迹遠害故發此言昔殷紂無道比干忠諫剖心而死豈非徵驗引古證今異日明鏡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石擊槁枝而歌焱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無宮角木聲與人聲犁然有當於人之心

疏焱氏神農也孔子聖人安於窮通雖遭陳蔡之困不廢無為故左手擊槁木右手凭枯枝恬然自得歌焱氏之淳風木乃八音雖擊而無曲無聲惟打木寧有於宮商然歌聲木聲犁然清淡而樂正心故有應當於人心者也

顏回端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已而造大也愛已而造哀也

疏顏生既見仲尼擊木而歌於是正身回目而視仲尼恐其未悟妄生虞度謂言仲父廣已道德而規造大位之心愛惜已身遭窮而造哀歎之曲慮其如是故召而誨

之

曰回無受天損易

註唯安之故易

無受人益難

註物之儻來不可禁禦

疏夫自然之理有窮塞之損達於時命安之則易人倫之道有祿之益儻來而寄推之即難此明仲尼雖擊木而歌無心哀怨無始而非卒也

註於今為始者於昨為卒則所謂始者即

是卒矣言變化之無窮

疏卒終也於今為始者於昨為終也欲明無始無終無生無死既無死無生何窮塞之有哀乎

人與天一也

註皆自然也

疏所謂天損人益者猶是教迹之言也若至疑理處皆是自然故不二也

夫今之歌者其誰乎

註任其自爾則歌者非我也

疏夫大聖虛忘物我兼喪我既非我歌是誰歌我乃無身歌將安寄也

回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飢渴寒暑窮桎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

註不可逃也

疏前略標名此下解義桎塞也夫命終窮塞道德不行此猶天地虛盈四時轉變運動萬物發泄氣候也

言與之偕逝之謂也

註所謂不識不知而順帝之則也

疏偕俱也逝往也既體運物之無常故與變化而俱往而無欣惡於其間也

為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之道猶若是而況乎所以待天乎

註所在皆安不以損為損斯待天而不受

其損已

疏夫為人臣者不敢逃去君命執持臣道由自如斯而況為變化窮通必待自然之理豈可違距者哉

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

註感應旁通為四達

爵祿並至而不窮

註旁通故可以御高大也

物之所利乃非己也

註非己求而取之

疏始本也乃宜也妙本虛寂迹用赴機傍通四方凝照九表既縻好爵財德無窮萬

物利求是其宜也

吾命其在外者也

註人之生必外有接物之命非如瓦石止

於形質而已

疏孔子聖人挺於天命運茲外德救彼蒼

生非瓦石形質也

君子不為盜賢人不為竊吾若取之何哉

註盜竊者私取之謂也今賢人君子之致

爵祿非私取也受之而已

疏夫賢人君子尚不為盜竊況孔丘大聖

寧肯違天乖理而私取於爵祿乎儻來而

寄受之而已矣蓋無心也

故曰鳥莫知於鸛鷓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



雖落其實棄之而走

註避禍之速

䟽鷓鴣燕也實食也智能遠害全身鳥中

無過燕子飛入人舍欲作窠巢自略處所

不是宜便不待周給看詠即遠飛出假令

銜食落地急棄而走必不復收避禍之速

者也

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

註未有自䟽外於人而人存之者也畏人

而入於人舍此鳥之所以稱知也

䟽襲入也燕子畏懼於人而依附人住入

人舍宅寄作窠巢是故人愛而狎之故得

免害亦由聖人和光在世混迹人間戒慎

災危不溺塵境蒼生樂推而不厭故得久

視長生

社稷存焉爾

註況之至人則玄同天下故天下樂推而

不厭相與社而稷之斯無受人益之所以

為難也

䟽聖德退被羣品樂推社稷之存故其宜

矣所謂人益此之謂乎

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

其禪之者

註莫覺其變

䟽禪代也夫道通生萬物變化羣方運轉

不停新新變易日用不知故莫覺其代謝

者也既無日新而變何始卒之有邪

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

註日夜相代未始有極故正而待之無所

為懷也

䟽夫終則是始始則是終故何能定終始

既其無終與始則無死與生是以隨變任

化所遇皆適抱守正真待於造物而已矣

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

天也

註凡所謂天皆明不為而自然

䟽夫人倫萬物莫不自然愛及自然也是

以人天不二萬物混同

人之不能有天性也

註言自然則自然矣人安能故有此自然

哉自然耳故曰性

疏夫自然者不知所以然而然自然耳不為也豈是能有之哉若謂所有則非自然也故知自然者性也非人有之矣此解前有天之義也

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

註晏然無矜而體與變俱也

疏晏然安也逝往也夫聖人通始終之二達死生之為一故能安然解體隨化而往汎乎無始任變而終

○莊周遊乎雕陵之樊覩一異鵲自南方來者

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穎而集於栗林

疏雕陵栗園名也樊籬也謂遊於栗園籬之內也運圓也感觸也穎穎也異常之

鵲從南方來翅長七尺眼圓一寸突著莊

生之額仍棲栗林之中

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目大不覩蹇裳

躩步執彈而留之

疏殷大也逝往也躩步猶疾行也留伺候

也翅大不能遠飛目大不能遠視莊生怪

其如此仍即起意規求既而舉步疾行把彈弓而伺候

覩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

註執木葉以自翳於蟬而忘其形之見乎

異鵲也

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

註目能覩翼能逝此鳥之真性也今見利故忘之

○疏搏捕也真性命也莊生執彈未放中間

忽見一蟬隱於樹葉美茲蔭庇不覺有身

有螳螂執木葉以自翳意在捕蟬不覺形

見異鵲異鵲從螳螂之後利其捕蟬之便

意在取利不覺性命之危所謂忘其真矣

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

註相為利者恒相為累

疏既覩蟬鵲徇利忘身於是怵然驚惕仍

言噫歎之聲故知物相利者必有累憂

二類相召也

註夫有欲於物者物亦有欲之



疏夫有欲於物者物亦欲之也是以蟬鵲俱世物之徒利害相召必其然也

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許之

註許問之也

疏捐棄也虞人掌栗園之虞侯也許問也

既覺利害相隨棄彈弓而反走虞人謂其

盜栗故逐而問之

莊周反入三月不庭蘭且從而問之夫子何

為頃間甚不庭乎

疏莊周見鵲忘身被疑盜栗歸家愧恥不

出門庭姓蘭名且莊子弟子怪師頃來閉

戶所以從而問之

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

註夫身在人間世有夷險若推夷易之形

於此世而不度此世之所宜斯守形而忘

身者也

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

註見彼而不明即因彼以自見幾忘反鑒

之道也

疏我見利徇物愛守其形而利害相召忘

身者也既觀鵲蟬歸家不出門庭疑亦自責所以靜觀濁水所以迷於清泉雖非本

情合意猶存反照之道

且吾聞 子曰入其俗從其俗

註不違其禁令也

疏莊周師老聃故稱老子為夫子也夫達

者同塵入俗俗有禁令從而行之今既遊

彼雕陵被疑盜栗輕犯憲網悔責之辭

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鵲感吾願遊於

栗林而忘真栗林虞人以吾為戮吾所以不

庭也

註以見問為戮夫莊子推平於天下故每

寄言以出意乃毀仲尼賤老聃上摑擊手

三皇下痛病其一身也

疏意在異鵲遂忘栗林之禁令斯忘身也

字亦作真字者隨字讀之虞人謂我偷栗

是成身恥之辱如此是故不庭夫莊子大

人隱身卑位遨遊宋國養性漆園豈迷目

於清淵留意於利害者邪蓋欲評品羣性

毀殘其身耳

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  
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  
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  
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

疏姓陽名朱字子居秦人也逆旅店也往

於宋國宿於中地逆旅美者恃其美故人  
忘其美而不知也惡者謙下自惡故人忘  
其惡而不知也

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  
而不愛哉

註言目賢之道無時而可

疏夫種德立行而去自賢輕物之心者何  
往而不得愛重哉故命門人記之云耳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二十二

慶一

二十六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二十三

慶二

河南郭象註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外篇田子方第二十一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

疏姓田名無擇字子方魏之賢人也文侯  
師也文侯是畢萬七世孫武侯之父也姓  
谿名工亦魏之賢人

文侯曰谿工子之師邪子方曰非也無擇之  
里人也稱道數當故無擇稱之

疏谿工是子方鄉里人也稱說言道頻當

於理故無擇稱之不是師

文侯曰然則子無師邪子方曰有曰子之師  
誰邪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  
故未嘗稱之

慶二

疏居在郭東因以為氏名順子子方之師

也既是先生之師何故不稱說之

子方曰其為人也真

註無假也

疏所謂真道人也



人貌而天

註雖貌與人同而獨任自然

疏雖復貌同人理而心契自然也

虛緣而葆真

註虛而順物故真不夫

疏緣順也虛心順物而恒守真宗動而常

寂也

清而容物

註夫清者患於大潔今清而容物與天同

也

疏郭註云清者患於大潔今清而容物與

天同也

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

註曠然清虛正已而已而物邪自消

疏世間無道之物邪僻之人東郭自正容

儀令其曉悟使惑亂之意自然消除也

無擇何足以稱之

疏師之盛德深玄若是無擇庸鄙何足稱

揚也

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言召前立臣而語

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

疏儻然自失之貌聞談順子之德儻然靡

據自然失所謂故終日不言於是召前立

侍之臣與之語話歎東郭子之道深遠難

知諒全德之人可以君子萬物也

始吾以聖智之言仁義之行爲至矣吾聞子

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

註自覺其近

吾所學者真土梗耳

註非真物也

疏我初昔修學用先王聖智之言周孔仁

義之行爲窮理至極今聞說子方之師其

道宏博遂使吾形解散不能動止口舌鉗

困無可言語自覺所學土人而已逢雨則

壞並非真物土梗者土人也

夫魏真爲我累耳

註知至貴者以人爵爲累也

疏既聞真道襲體坐忘故知爵位壇土適

爲憂累耳

温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温

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吾不欲見也

疏姓温名伯宇雪子楚之懷道人也中國

魯國也陋拙也自楚往齊途經於魯止於

主人之舍魯人是孔子門人聞温伯雪子

賢人請欲相見温伯不許云我聞中國之

人明於禮義聖迹而拙於知人心是故不

欲見也

至於齊反舍於魯是人也又請見

疏温伯至齊反還舍魯是前之人復欲請

見

温伯雪子曰往也斲見我今也又斲見我是

必有以振我也

疏斲求也振動也昔我往齊求見於我我

今還魯復來求見必當別有所以故欲感

動我來

出而見客入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歎其僕

曰每見之客也必入而歎何邪

疏前後見客頻自嗟歎温伯僕隸怪而問

之也

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

註盤辟其步逶迤其迹

疏擊跪揖讓前却方圓逶迤若龍盤辟如

虎

其諫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

註禮義之弊有斯飾也

是以歎也

疏匡諫我也如子之事父訓導我也似父

之教于夫遠近尊卑自有情義既非天性

何事殷勤是知聖迹之弊遂有斯矯是以

歎之也

仲尼見之而不言

註已知其心矣

子路曰吾子欲見温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

言何邪

疏二人得意所以忘言仲由怪之是故起

問焉

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



容聲矣

註目裁往意已達無所容其德音也

疏擊動也夫體悟之人忘言得理目裁運動而玄道存焉無勞更事辭費容其聲之說也

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

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瞳若乎後

矢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

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

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

絕塵而回瞳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

而周無器而民蹈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

疏奔逸絕塵急走也瞳直目貌也滅塵迅速不可追趁故直視而在後也器爵位也

夫子不言而為人所信未曾親比而與物

周旋實無人君之位而民足蹈乎前而衆

聚也不知所然而然直置而已矣所謂奔

逸絕塵也

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

死亦次之

註夫心以死為死乃更更其死其死之速

由哀以自喪也無哀則已有哀則心死者

乃哀之大也

疏夫不比而周不言而信蓋由虛心順物

豈徒然哉何可不忘懷鑒照美心審察邪

夫情之累者莫過心之變易變易生滅深

可哀傷而以生死哀之次也

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

註皆可見也

疏夫夜暗晝明東出西入亦由人入幽出

顯死去生來故知人之死生譬天之晝夜

以斯寓比亦何惜哉

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

註目成見功足成行功也

疏趾足也夫人百體稟自陰陽目見足行

資乎造化若不待此何以成功故知死生

非關人也

是出則存是入則亡

註直以不見為亡耳竟不亡

疏見日出謂之存觀日入謂之亡此蓋凡情之浪執非通聖人之達觀

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

註待隱謂之死待顯謂之生竟無死生也

疏夫物之隱顯皆待造化隱謂之死顯謂

之生日出入既無存亡物隱顯豈有生死

者邪

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

註夫有不得變而為無故一受成形則化

盡無期也

疏夫我之形性稟之造化明闇妍醜錢

已成一定已後更無變化唯當端然待盡

以此終年妍醜既不自由生死理當亦任

也

效物而動

註自無心也

疏夫至聖虛凝感來斯應物動而動自無

心者也

日夜無隙

註恒化新也

疏變化日新泯然而無間隙而不知其所終

註不以死為死也

疏隨之不見其後

薰然其成形

註薰然自成又奚為哉

疏薰然自動之貌薰然薰氣成形無物使之然也

之然也

知命不能規乎其前丘以是日徂

註不係於前與變俱往故日徂

疏徂往也達於時變不能預作規模體於

日新是故與化俱往也

吾終身與汝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

註夫變化不可執而留也故雖執臂相守

而不能令停若哀死者則此亦可哀也今

人未嘗以此為哀奚獨哀死邪

疏孔丘顏子賢聖二人共修一身各如交

臂而變化日新遷流迅速牢執固守不能

暫停把臂之間歎然已謝新既行矣故以

失焉若以失故而悲此深可哀也



汝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汝求之  
以為有是求馬於唐肆也

註唐肆非停馬處也言求向者之有不可  
復得也人之生若馬之過肆耳恒無駐須  
更新故之相續不舍晝夜也著見也言汝  
殆見吾所以見者耳吾所以見者日新也  
故已盡矣汝安得有之

疏殆近也著見也唐道肆市也吾所見者  
變故日新者也顏回孔子對面清談向者  
之言其則非遠故言殆者也彼之故事於  
人已滅汝仍求向時之有謂在於今者耳  
謂求馬於唐肆也唐肆非停馬之處也向  
者見馬市道而行今時復尋馬已過去亦  
猶向者之迹已滅於前求之於今物已變  
矣故知新新不往運運遷移耳

吾服汝也甚忘

註服者思存之謂也甚忘謂過去之速也  
言汝去忽然思之恒欲不及

疏服者尋思之謂也向者之汝於今已謝  
吾服思之亦竟忘失

汝服吾也亦甚忘

註俱爾耳不問賢之與聖未有得停者  
疏變化日新不簡賢聖豈唯於汝抑亦在  
吾汝之思吾故事亦滅

雖然汝奚患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  
註不忘者存謂繼之以日新也雖忘故吾  
而新吾已至未始非吾吾何患焉故能離  
俗絕塵而與物無不冥也  
疏夫變化之道無時暫停雖失故吾而新  
吾尚在斯有不忘者存也故未始非吾汝

何患也

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熱然  
似非人

註寂泊之至

孔子便而待之

疏既新沐髮曝之令乾凝神寂泊熱然不  
動搖若槁木故似非人孔子見之不敢往  
觸遂便徙所消息待之

少焉見曰丘也眩與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  
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

註無其心身而後外物去也

疏俄頃之間入見老子云丘見先生眼眩

熠忘遺形智信是聖人既而離異於人遺

棄萬物亡於不測而冥於獨化也

老聃曰吾遊心於物之初

註初未有而歛有故遊於物初然後明有

物之不為而自有也

疏初本也夫道通生萬物故名道為物之

初也遊心物初則是凝神妙本所以形同

槁木心若死灰也

孔子曰何謂邪

疏雖聞聖言未識意謂

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

註欲令仲尼必求於言意之表也

疏辟者口開不合也夫聖心非不能知為

其無法可知口非不能辨為其無法可辨

辨之則乖其體知之則喪其真是知至道

深玄超言意之表故困焉辟焉

嘗為汝議乎其將

註試議陰陽以擬向之無形耳未之敢必

疏夫至理玄妙非言意能詳試為汝議論

陰陽將擬議大道雖即仿象未即是真矣

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

地

註言其交也

疏肅肅陰氣寒也赫赫陽氣熱也近陰中

之陽陽中之陰言其交泰也

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為之紀而莫見

其形

註莫見為紀之形明其自而

疏陽氣下降陰氣上昇二氣交通遂成和

合因此和氣而物生焉雖復四叙炎涼紀

綱庶物而各自化故莫見綱紀之形

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為

註未嘗守故

疏陰消陽息夏滿冬虛夜晦晝明日遷月

徙新新不生故曰有所為也

而莫見其功

註自爾故無功

疏玄功冥濟故莫見為之者也



生有所乎萌

註萌於聚也

疏萌於無物

死有所乎歸

註歸於散也

疏歸於未生

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乎其窮

註所謂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

疏死生終始反覆往來既無端緒誰知窮

極故至人體達任其變也

非是也且孰為之宗

疏若非是虛通生化之道誰為萬物之宗

本乎夫物云云必資於道也

孔子曰請問遊是

疏請問遊心是道其術如何必得遊是復

有何功力也

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乎

至樂謂之至人

註至美無美至樂無樂故也

疏夫證於玄道美而歡暢既得無美之美

而遊心無樂之樂者可謂至極之人也

孔子曰願聞其方

疏方猶道也請說至美至樂之道

曰草食之歌不疾易藪水生之蟲不疾易水

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

註死生亦小變也

疏疾患也易移也夫食草之獸不患移易

藪澤水生之蟲不患改易池沼但有草有

水則不失大常從東從西蓋小變耳亦猶

人處於大道之中隨變任化未始非我此

則不失大常生死之變蓋亦小耳

喜怒哀樂不入於曾次

註知其小變而不失大常故

疏喜順怒逆樂生哀死夫四者生崖之事

也而死生無變於已喜怒哀樂入於懷中也

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

焉則四支百體將為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為

晝夜而莫之能滑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

註愈不足患

疏夫天地萬物其體不二達斯趣者故能

混同是以物我皆空百體將為塵垢死生  
虛幻終始均乎晝夜死生不能滑亂而况  
得喪禍福生崖之事乎愈不足以介懷也  
棄隸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

註知身之貴於隸故棄之若遺土耳其苟知

死生之變所在皆我則貴者常在也

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

註所貴者我也而我與變俱故無失也

疏夫舍棄僕隸事等泥塗故知貴在於我

不在外物我將變俱故無所喪也

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為

道者解乎此

註所謂縣解

疏夫世物遷流未嘗有極而隨變任化誰

復累心唯當脩道達人方能解此

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至言以脩心

古之君子孰能脫焉

疏配合也脫免也老子德合二儀明齊三

景故應忘言歸理聖智自然今乃盛談至

言以脩心術然則古之君子誰能遺於言

說而免於脩為者乎

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約也無為而才自然  
矣至人之於德也不脩而物不能離焉若天  
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脩焉

註不脩不為而自得也

疏灼水也澄湛也言水之澄湛其性自然

汲取利潤非由脩學至人玄德其義亦然

端拱巖廊而物不能離澤被羣品日用不

知若天高地厚日月照明夫何脩為自然

而已矣

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雞

與

註醯雞者甕中之蟻螻

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

註比吾全於老聃猶甕中之與天地矣

疏醯雞醋甕中之蟻螻每遭物蓋甕頭故

不見二儀也亦猶仲尼遭聖迹蔽覆不見

事理若無老子為發覆蓋則終身不知天

地之大全虛通之妙道也

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為先生



方者

疏方術也莊子是六國時人與魏惠王齊威王同時去魯哀公一百二十年如此言見魯哀公者蓋寓言耳然魯則是周公之後應是友冠之國又孔子生於魯盛行五德之教是以門徒三千服膺儒服長裾廣袖魯地必多無為之學其人鮮矣

莊子曰魯少儒

疏夫服以象德不易其人莊子體知故譏儒少

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

疏哀公庸暗不察其道直據衣冠謬稱多儒

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園冠者知天時履方履者知地形緩佩玦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為其服也為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

疏履方也緩者五色條繩穿玉玦以飾佩也玦決也本亦有作綬字者夫天圓地方服以象德故戴圓冠以象天者則知三象

之吉凶履方履以法地者則知九州之水陸曳綬佩玦者事到而決斷是以懷道之人不必為服為服之者不必懷道彼已之子今古有之是故莊子寓言辨說也公固以為不然何不號於國中曰無此道而為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

疏有服無道罪合極刑法今既嚴不敢犯者號經五日無復一儒也

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即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

註德充於內者不脩飾於外

疏一人謂孔子孔子聖人觀機吐智若鏡之照轉變無窮舉國一人未足多也

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

疏百里奚秦之賢人也本是虞人虞被秦亡遂入秦國初未遭用貧賤飯牛安於飯牛身甚肥悅忘於富貴故爵祿不入於心

後穆公知其賢委以國事都不猜疑故云  
忘其賤矣

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故足以動人

註內自得者外事全也

疏有虞舜也姓鳩氏字重華遭後母之難

史二

十六

頻被躓頓而不以死生經心至孝有聞感

動天地於是堯妻以二女委以萬乘故足

以動人也

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

墨在外者半

○ 疏宋國之君欲畫國中山川地土圖樣而

畫師並至受君令命拜揖而立調朱和墨

爭競功能除其受揖在外者半言其趨競

者多

有一史後至者儻儻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

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繫磚贏君曰可矣是

真畫者也

註內足者神閒而意定

疏儻儻寬閒之貌也內既自得故外不矜

持徐行不趨受命不立直入就舍解衣箕

坐裸露赤身曾無懼憚元君見其神彩可  
謂真畫者也

文王觀於臧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

註聊以卒歲

疏臧者近渭水地名也丈夫者寓言於太

史二

十七

公也呂望未遭文王之前綸釣於臧地無

心施餌聊自寄此道選

非持其釣有釣者也

註竟無所求

常釣也

○ 註不以得失經意其於假釣而已

疏非執持其釣有意羨魚常游渭濱卒歲

而已

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

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

疏文王既見賢人欲委之國政復恐皇親

宰輔猜而忌之既欲捨而釋之不忍蒼生

失於覆蔭故言無天也

於是旦而屬之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

黑色而頰乘駸馬而偏朱蹄號曰富而政於



臧丈人庶幾乎民有瘳乎

疏既欲任賢故託諸夢想乃屬語臣佐云

我昨夜夢見賢良之人黑色而有鬚頰乘

駁馬而蹄偏赤號令我云寄汝國政於臧

丈人慕賢進隱則民之荒亂病必瘳差矣

駁亦有作駮字者隨字讀之也

諸大夫蹇然曰先君王也

疏文王之父季歷生存之日黑色多顛好

乘駁馬駁馬蹄偏赤王之所夢乃是先君

教令於王是以蹇然驚懼也

○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

無他又何卜焉

疏此是先君命令決定無疑卜以決疑不

疑何卜也

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無更偏令無出

疏君臣契協遂迎丈人拜為卿輔授其國

政於是典憲刑法一施無改偏曲教令無

復出行也

三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壞植散羣長官者

不成德黷斛不敢入於四境

疏植行列也亦言境界引舍以受諫書也

亦言是諫士之館也庚六斗四升也為政

三年移風易俗君臣履道無可箴規散却

列士之爵打破諫書之館上下咸亨長官

不顯其德遐邇同軌度量不入四境

列士壞植散羣則尚同也

註所謂和其光同其塵

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

註潔然自成則與眾務異也

○黷斛不敢入於四境則諸侯無二心也

註天下相信故能同律度量衡也

疏天下大同不競忠諫事無隔異則德不

彰五等守分則四方寧謐也

文王於是焉以為太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

及天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

今而夜遁終身無聞

註為功者非已故功成而身不得不退事

遂而名不得不去名去身退乃可以及天

下也

疏俄頃之間拜為師傅北面事之間其政

術無心榮寵故泛然而辭其意消聲故昧然不應由名成身退推功於物不欲及於天下故逃遁無聞然呂佐周室受封於齊檢於史傳竟無逃迹而云夜遁者蓋莊生之寓言也

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為乎

疏顏子疑於文王未極至人之德真人不夢何以夢乎

○仲尼曰默沒無言夫文王盡之也

○註任諸大夫而不自任斯盡之也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

○註斯須者百姓之情當悟未悟之頃故文王循而發之以合其大情也

○疏斯須由須臾也循順也夫文王聖人盡於妙理汝宜寢默不勞譏刺彼直隨任物性順蒼生之望欲悟未悟之頃進退須臾之間故託夢以發其性耳未足怪也

○列御寇為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  
○註盈貫謂溢鏑也

措杯水其肘上

○註左手如拒石右手如附枝右手放發而左手不知故可措之杯水也

○疏御寇無人內篇具釋盈貫滿鏑也措置也御寇風仙魯之善射右手引弦如附枝

而滿鏑左手如拒石置杯水於肘上言其停審敏捷之至也

發之適矢復沓

○註矢去也箭適去復軟沓也

方矢復寓

○註箭方去未至的也復寄杯於肘上言其敏捷之妙也

○疏適往也沓重也寓寄也弦發矢往復重沓前箭所謂擘括而入者箭方適槩未至于的復寄杯水言其敏捷寓字亦作隅者

○言圓鏑重沓破括方全挿孔復於寓角也當是時猶象人也

○註不動之至

○疏象人木偶土梗人也言御寇當射之時振然不動猶土木之人也



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

疏言汝雖巧仍是有心之射非忘懷無心不射之射也

嘗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

疏七尺曰仞第二十一深七百尺也若汝也此是不射之射也

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逸巡足二分垂在外揖御寇而進之御寇伏地汗流至踵

疏前略陳射意此直欲彎弓逸巡猶却行也進讓也登峻聳高山履危懸之石臨極險之淵仍背淵却行足垂二分在外空裏控弦自若揖御寇而讓之御寇怖懼不能舉頭於是冥目伏地汗流至脚也

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闕青天第二下潛黃泉揮斤八極神氣不變

註揮斤猶縱放也夫德充於內則神滿於外無遠近幽深所在皆明故審安危之機而泊然自得也

今汝怵然有恂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

註不能明至分故有懼有懼而所喪多矣

豈唯射乎

疏揮斤猶縱放也恂懼也夫至德之人與太空等量故能上闕青天第二下隱黃泉譬彼

神龍升沈無定縱放八方精神不改臨彼

萬仞何足介懷今我觀汝有怵惕之心眼

目眩惑懷恂懼之志汝於射之危殆矣夫

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為令尹而不榮華

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

間栩栩然子之用心獨奈何

疏肩吾隱者也叔敖楚之賢人也栩栩歡

暢之貌也夫達者毀譽不動寵辱莫驚故

孫叔敖三仕而不榮華三黜而無憂色肩

吾始聞其言猶懷疑惑復察其貌栩栩自

歡若為用心獨得如此也

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却

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為得失之非我也而

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

疏夫軒冕榮華物來儻寄耳故其來不可

遣却其去不可禁止窮通得喪豈由我哉  
達此去來故無憂色何有藝術能過人耶  
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亡乎  
我在我邪亡乎彼

註曠然無係玄同彼我則在彼非獨亡在

我非獨存也

疏亡失也且不知榮華定在彼人定在我  
己若在彼邪則於我為失若在我邪則於  
彼為失而彼我既其玄同得喪於乎自混  
也

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至乎人貴人賤哉

註躊躇四顧謂無可無不可

疏躊躇是逸豫自得四顧是高視八方方  
將磅礴萬物揮斥宇宙有何容暇至於人

世留心貴賤之間乎故去之而無憂色也

卷二

二十三

仲尼聞之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說美人不  
得濫盜人不得劫伏犧黃帝不得友

註伏犧黃帝者功號耳非所以功者也故  
況功號於所以功相去遠矣故其名不足  
以友其人也

疏仲尼聞孫叔敖之言而美其德故引遠  
古以證斯人古之真人窮微極妙縱有智  
言之人不得辨說美色之姿不得淫濫盜  
賊之徒何能劫剝三皇五帝未足交友也  
死生亦大矣而無變乎已況爵祿乎

疏人雖日新死生大矣而不變於已況於

爵祿豈復棲心

若然者其神經乎大山而無介入乎淵泉而  
不濡處卑細而不億充滿天地既以與人已  
愈有

註割肌膚以為天下者彼我俱失也使人

人自得而已者與人而不損於己也其神  
明充滿天地故所在皆可所在皆可故不  
損己為物而放於自得之地也

疏介礙也既盡也夫真人入火不熱入水

不濡經乎大山而神無障礙屈處卑賤其  
道不虧德合二儀故充滿天地不損己為  
物故愈有也

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  
註言有三亡徵也



疏楚文王共凡僖侯同坐論合從會盟之事凡是國名周公之後國在汲郡界今有凡賤是也三者謂不敬鬼尊賢養民也而楚大凡小楚有吞夷之意故使從者以言感也

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

註遺凡故也

疏自得造化怡然不懼可謂周公之後世不乏賢也

夫凡之亡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

註夫遺之者不足以亡為亡則存亦不足以為存矣曠然無矜乃常存也

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

註存亡更在於心之所措耳天下竟無存亡也

疏夫存亡者在心之得喪也既亡於得喪故亡者未必亡而亡者更存存者不獨存而存者更亡也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二十三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二十四 慶三

河 南 郭 象 註 唐 西 華 法 師 成 玄 英 疏

外篇知北遊第二十二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斧之丘而適遭無為謂焉

疏此章並假立姓名寓言明理北是幽冥之域水又幽昧之方隱則深遠難知斧則鬱然可見欲明至道玄絕顯晦無常故寄此言以彰其義也

知謂無為謂曰子欲有問乎若

疏若汝也此明運知極心問道假設賓主謂之無為

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

疏此假設言方運知問道若為尋思何所念慮則知至道若為服勤於何處所則安心契道何所依從何所道說則得其道也三問而無為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疏知分別也設此三問竟無一答非無為

謂惜情不答直是理無分別故不知所以  
答也

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孤閣之上而睹  
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

疏白是潔素之色南是顯明之方孤者疑  
似夷猶闕者空靜無物問不得決反照於

白水之南捨有反無狐疑未能窮理既而  
猖狂妄行掘若槁木欲表斯義故曰狂屈

焉耳

○狂屈曰唉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  
欲言

疏唉應聲也初欲言語中途忘之斯忘之  
術反照之道

知不得問反於帝官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  
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

道始得道

疏軒轅體道妙達玄言故以一無無於三  
問

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  
孰是耶黃帝曰彼無為謂真是也狂屈似之

我與汝終不近也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  
聖人行不言之教

註任其自行斯不言之教也

疏真者不知也似者中忘也不近者以其  
知之也行不言之教引老子經為證也

道不可致

註道在自然非可言致者也

疏致得也夫玄道不可以言得言得非道  
也

德不可至

註不失德故稱德稱德而不至也

疏夫上德不德若為德者非至德也  
仁可為也

疏夫至仁無親而今行偏愛之仁者適可  
有為而已矣

義可虧也

疏夫義非斷割適可虧殘非大全也大全  
者生之而已矣

禮相偽也

疏夫禮尚往來更相浮偽華藻亂德非真



實也

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

註禮有常則故矯效之所由生也

疏棄本逐末散樸為澆道喪淳漓速于行

禮故引老經證成其義也

故曰為道者日損

註損華偽也

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也

註華去而朴全則雖為而非為也

○ 疏夫修道之人日損華偽既而前損有後

損無有無雙遣以至於非有非無之無為

也寂而不動無為故無不為也此引老經

重明其旨

今已為物也

註物失其所故有為物

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其易也其為大人乎

註其歸根之易者唯大人耳大人體合變

化故化物不難

疏倒置之類浮偽居心徇末忘本以道為

物縱欲歸根復命其可得乎今量反本不

難唯在大聖人耳

生也死之徒

註知變化之道者不以為異

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

註更相為始則未知孰死孰生也

疏氣聚而生猶是死之徒類氣散而死猶

是生之本始生死終始誰知紀綱乎聚散

往來變化無定

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

註俱是聚也俱是散也

若死生為徒吾又何患

註患生於異

疏夫氣聚為生氣散為死聚散雖異為氣

則同斯則死生聚散可為徒伴既無其別

有何憂色

故萬物一也

疏生死既其不二萬物理當歸一

是其所美者為神奇其所惡者為臭腐臭腐

復化為神奇神奇復化為臭腐故曰通天下

一氣耳

註各以所美為神奇所惡為臭腐耳然彼之所美我之所惡也我之所美彼或惡之故通共神奇通共臭腐耳死生彼我豈殊哉

卷三

疏夫物無美惡而情有向背故情之所美者則謂為神妙奇特情之所惡者則謂為腥臭腐敗而顛倒本末一至於斯然物性不同所好各異彼之所美此則惡之此之所惡彼又為美故毛嬙麗姬人之所美魚見深入鳥見高飛斯則臭腐神奇神奇臭腐而是非美惡何有定焉是知天下萬物同一和氣耳

聖人故貴一

疏夫體道聖人智同萬物故貴此真一而

冥同萬境

知謂黃帝曰吾問無為謂無為謂不應我非不我應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知之莫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真人無為

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為知言

註明夫自然者非言知之所得故當昧乎無言之地是以先舉不言之標而後寄明於黃帝則夫自然之冥物槩乎有得而見也

疏彼無為謂妙體無知故真是道也此狂屈反照遣言中忘其告似道非真也知與黃帝二人運智以詮理故不近真道也狂屈迷聽聞此格量謂黃帝雖未近真適可知玄言而已矣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

註此孔子之所以云予欲無言

卷三

疏夫二儀覆載其功最美四時代叙各有明法萬物生成咸資道理竟不言說曾無議論也

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為



註任其自為而已

疏夫聖人者合兩儀之覆載同萬物之生

成是故口無所言心無所作

大聖不作

註唯因任也

觀於天地之謂也

註觀其形容象其物宜與天地不異

疏夫大聖至人無為無作觀天地之覆載

法至道之生成無為無言斯之謂也

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

註百化自化而神明不奪

疏彼神聖明靈至精極妙與物和混變化

隨流或聚或散曾無欣戚今言百千萬者

並舉其大綱數爾

物已死生方圓莫知其根也

註夫死者已自死而生者已自生圓者已

自圓而方者已自方未有為其根者故莫

知

疏夫物或生或死乍方乍圓變化自然莫

知根緒

扁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

註豈待為之而後存哉

疏扁然徧生之貌也言萬物翻然隨時生

育從古已來必固自有豈由措意而後有

之

六合為巨未離其內

註計六合在無極之中則陋矣

秋豪為小待之成體

註秋豪雖小非無亦無以容其質

疏六合天地四方也獸逢秋景毛端生豪

豪極微細謂秋豪也巨大也六合雖大猶

居至道之中豪毛雖小資道以成體質也

天下莫不沈浮終身不故

註日新也

疏世間庶物莫不浮沈升降生死往來不

住運之不停新新相續未嘗守故也

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

註不待為之

疏夫二氣氤氳四時運轉春秋寒暑次叙

天然豈待為之而後行之

惛然若亡而存

註昭然若存則亡矣

疏惛然如昧似無而有

油然不形而神

註挈然有形則不神

疏神者妙萬物而為言也油然無係不見

形象而神用無方

萬物畜而不知此之謂本根

註畜之而不得其本性之根故不知其所

以畜也

○疏亭毒群生畜養萬物而玄功潛被日用

不知此之真力是至道一根本也

可以觀於天矣

註與天同觀

疏觀見也天自然也夫能達理通玄識根

知本者可謂觀自然之至道也

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

天和將至

疏齧缺王倪弟子被衣王倪之師也汝之

容貌端雅勿為邪僻視聽純一勿多取境

自然和理歸至汝身

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

疏收攝私心令其平等專一志度令無放

逸汝之精神自來舍止

德將為汝美道將為汝居

疏深玄上德感美於汝無極大道居乎汝

心中

汝瞳焉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

疏瞳焉無知直視之貌故事也心既虛夷

視亦平直故如新生之犢於事無求也

○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悅行歌而去之

疏談玄未終斯人已悟坐忘契道事等睡

瞑於是被衣喜躍贊其敏速行於大道歌

而去之

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實知不以故自

持

註與變俱也

疏形同槁木之骸心類死灰之土無情直

任純實之真知不自矜持於事故也

媒媒晦晦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



註獨化者也

䟽媒媒晦晦息照遣明忘心忘知不可謀  
議非凡所識故云彼何人哉自形若槁骸  
以下並被衣歌辭也

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

䟽丞古之得道人舜師也而至道虛通生  
成動植未知己身之內得有此道不乎既  
逢師傳故有咨請

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大道

註夫身者非汝所能有也塊然而自有耳

身非汝所有而况無哉

䟽道者四句所不能得百非所不能詮汝  
身尚不能自有何得有於道邪

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

䟽未悟生因自然形由造物故云身非我

有孰有之哉

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  
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

註若身是汝有者則美惡死生當制之由  
汝今氣聚而生汝不能禁也氣散而死汝

不能止也明其委結而自成耳非汝有也  
䟽委結聚也夫天地陰陽結聚剛柔順  
之氣成汝身形性命者也故聚則為生散  
則為死死生聚散既不由汝是知汝身豈  
汝有邪

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

註氣自委結而蟬蛻也

䟽陰陽結聚故有子孫獨化而成猶如蟬  
蛻也

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

註皆在自爾中來故不知也

䟽夫行住食味皆率自然推尋根由莫知  
其所故行者誰行住者誰住食者誰食味  
者誰味乎皆不知所由而悉自爾也

天地之彊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

註彊陽猶運動耳明斯道也庶可以遺身  
而忘生也

䟽彊陽運動也胡何也夫形性子孫者並  
是天地陰陽運動之氣聚結而成者也復  
何得自有此身也

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間敢問至道

疏晏安也孔子師於老子故承安居閑暇而詢問玄道也

老聃曰汝齋戒疏淪而心潔雪而精神摗擊而知夫道窅然難言哉將為汝言其崖略

疏疏淪猶洒濯也潔雪猶精潔也而汝也

摗擊打破也崖分也汝欲問道先須齋汝

心迹戒慎專誠洒濯身心清靜神識打破

聖智滌蕩虛夷然玄道窅冥難可言辯將

為汝舉其崖分粗略言之

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

註皆所以明其獨生而無所資也

形本生於精

註皆由精以至粗

疏倫理也夫昭明顯著之物生於窅冥之

中人倫有為之事生於無形之內精智神

識之心生於重玄之道有形質氣之類根

本生於精微

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

生

註言萬物雖以形相生亦皆自然耳故胎卵不能易種而生明神氣之不可為也

疏夫無形之道能生有形之物有形之物

則以形質氣類而相生也故人獸九竅而

卵生八竅稟之自然不可相易

其來無迹其往無崖無門無房四達之皇皇

也

註夫率自然之性遊無迹之途者放形骸

於天地之間寄精神於八方之表是以無

門無房四達皇皇逍遙六合與化偕行也

疏皇大也夫以不來為來者雖來而無蹤

跡不往為往者雖往亦無崖際是以出入

無門戶來往無邊傍故能宏達四方大通

萬物也

於此者四肢彊思慮恂達耳目聰明其用

心不勞其應物無方

註人生而遇此道則天性全而精神定

疏邀遇也恂通也遇於道而會於真理者

則百體安康四肢彊健思慮通達視聽聰



明無心之心用而不勞不應之應應無方所也

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

註言此皆不得然而自然耳非道能使

然也

卷三 十三

疏二儀賴玄道而高廣三光資玄道以運行庶物得之以昌盛斯大道之功用也故老經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萬物得一以生是之謂也

且夫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聖人以斷之矣

註斷棄知慧而付之自然也

疏夫博讀經典不必知真宏辯飾辭不必慧照故老經云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

不博博者不知斯則聖人斷棄之矣

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

註使各保其正分而已故無用知慧為也

疏博知辯慧不益其明沈默面墻不加其

損所謂不增不減無損無益聖人妙體故保而愛之也

淵淵乎其若海

註容恣無量

疏尾閭泄之而不耗百川注之而不增淵

澄深大故譬玄道

巍巍乎其終則復始也

註與化俱者乃積無窮之紀可謂巍巍

疏巍巍者高大貌也夫道遠超太一近邁

兩儀囊括無窮故以歎巍巍也終則復始

此明無終無始變化日新隨迎不得

運量萬物而不匱

註用物而不役已故不匱也

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

註各取於身而足

卷三

十四

疏夫運載萬物器量羣生潛被無窮而不

匱乏者聖人君子之道此而非遠近在內

心既不藉稟豈其外也

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與

註還用物故我不匱此明道之贍物在於

不瞻不瞻而物自得故曰此其道與言至道之無功無功乃足稱道也

疏有識無情皆稟此玄之道而玄功冥被終不匱乏然道物不一不異而離道無物故曰此其道與

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

註無所偏名

處於天地之間直且為人

註教然自放所遇而安了無功名

○ 疏中國九州也言人所稟之道非陰非陽

非柔非剛非短非長故絕四句離百非也

處在天地之間直置為人而無偏執本亦

作值字者言處乎字內遇值為人曾無所

係也

將反於宗

註本逐末也

疏既無偏執在置為人故能反本還原歸

於宗極

自本觀之生者暗臆物也

註直聚氣也

疏本道也暗臆氣聚也從道理而觀之故

知生者聚氣之物也莫足以惜之哉

雖有壽夭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莫足以為

堯桀之是非

註死生猶未足殊況壽夭之間哉

疏一生之內百年之中假令壽夭賒促詎

幾俄頃之間須臾之說耳何足以是堯非

桀而分別於其間哉

○ 果疏有理

註物無不理但當順之

人倫雖難所以相齒

註人倫有智慧之變故難也然其智慧自

相齒耳但當從而任之

疏在樹曰果在地曰菰桃李之屬瓜瓠之

徒木生藤生皆有其理人之處世險阻艱

難而貴賤尊卑更相齒次但當任之自合

天道譬彼果菰有理存焉

聖人遭之而不違

註順所遇也

過之而不守



註宜過而過

疏遭遇軒冕從而不違既以過焉亦不留舍也

調而應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

註調偶和合之謂也

疏調和度物順而應之上德也十六偶對前境

逗機應物聖道也

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

註如斯而已

疏夫帝王興起俯應羣生莫遇調偶隨時

逗機接物

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卻忽然而已

註乃不足惜

疏白駒駿馬也亦言日也隙孔也夫人處世俄頃之間其為迫促如馳駿駒之過孔

隙歛忽而已何曾足云也

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溲然莫不入焉

註出入者變化之謂耳言天下未有不變也

疏注勃是生出之容油溲是人死之狀言

世間萬物相與無恒莫不從變而生順化

而死

已化而生又化而死

註俱是化也

生物哀之

註死物不東十七

人類悲之

註死類不悲

疏夫生死往來皆變化耳委之造物何足

係哉故其死也生物人類共悲哀之務非

類非生故不悲不哀也

解其天攷墮其天袞

註獨脫也

疏攷囊藏也袞束囊也言人執是競非欣生惡死故為生死束縛也今既一於是非

忘於生死故墮解天然之攷袞也

紛乎宛乎

註變化烟燭

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

註無為用心於其間也

疏紛綸宛轉並適散之貌也魂魄往天骨  
肉歸土神氣離散紛宛任從自有還無乃  
大歸也

不形之形形之不形

註不形形乃成若形之形則敗其形矣

疏夫人之未生也本不有其形故從無形

氣聚而有其形氣散而歸於無形也

是人之所同知也

註雖知之然不能任其自形而反形之所

以多敗

非將至之所務也

註務則不至

疏夫從無形生形從有形復無形質是人

之所同知也斯乃人間近事非詣理至人

之達務也

此衆人之所同論也

註雖論之然故不能不務所以不至也

疏形質有無生死來往衆人凡類同共乎

論耳

彼至則不論

註恍然不覺乃至

論則不至

疏彼至聖之人忘言得理故無所論說若

論說之則不至於道

明見無值

註聞至乃值

疏值命遇也夫能閉智塞聰冥契玄理若

顯明間見則不會真也

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

註默而塞之則無所奔逐故大得

疏夫大辯飾詞去真遠矣忘言靜默玄道

近焉故道不可以多聞求多聞求不如於

闇塞若能妙知於此意可謂深得於大理

已矣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

疏居在東郭故號東郭子則無擇之師東

郭順子也問莊子曰所謂虛通至道於何

處在乎

莊子曰無所不在

疏道無不徧在處有之



東郭子日期而後可

註欲令莊子指名所在

疏郭註云欲令莊子指名所在也

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甕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

溺東郭子不應

疏大道無不在而所在皆無故處處有之

不簡穢賤東郭未達斯趣謂道卓爾清高

在瓦甕已嫌卑甚又聞屎溺故瞋而不應

也

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

註舉其標質言無所不在而方復怪此斯

不及質也

疏質實也言道無不在豈唯稊稗固答子

之問猶未逮真也

正獲之問於監市履豨也每下愈況

註豨大豕也夫監市之履豨以知其肥瘦

者愈履其難肥之處愈知豨肥之要今問

道之所在而每況之於下賤則明道之不

逃於物也必矣

疏正官號也則今之市令也獲名也監市

之豨也則今屠卒也豨豨也凡今問於屠

人買猪之法云踐豨之股脚之間難肥之

處愈知豨之肥瘦之意況也何者近下難

肥之處有肉足知易肥之處足脂亦猶屎

溺卑下之處有道則明清虛之地皆徧也

汝唯莫必無乎逃物

註若必謂無之逃物則道不周矣道而不

周則未足以為道

疏無者無為道也夫大道曠蕩無不制圍

汝唯莫言至道逃棄於物也必其逃物何

為周徧乎

至道若是大言亦然

註明道不逃物

疏至道理也大言教也理既不逃於物教

亦普徧無徧也

周徧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

疏周悉普徧咸皆有道此重明至道不逃

於物雖有三名之異其實理指歸則同於

一也

嘗相與游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乎

註若游有則不能周徧成也故同合而論之然後知道之無不在知道之無不在然後能曠然無懷而游彼無窮也

疏無何有之宮謂玄道處所也無一物可有故曰無何有也而周徧成三者相與教游乎至道之鄉實旨既一同合而論冥符玄理故無終始窮極耳

嘗相與無為乎澹而靜乎漠而清乎調而間乎

註此皆無為故也

疏此總數周徧成三功能盛德也既游至道之鄉又處無為之域故能恬淡安靜寂寞清虛柔順調和寬閑逸豫

寥已吾志

註寥然空虛

疏得道玄聖契理冥真性志九夷寂寥而已乎

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

註志苟寥然則無所往矣無往焉故往而不知其所至有往焉則理未動而志已至矣

去而來而不知其所止

註斯順之也

疏語既寂寥故與無近往假令不往而往不來而來竟無至所亦無止住

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

註但往來不由於知耳不為不往來也往來者自然之常理也其有終乎

疏假令往還造物來去死生隨變任化亦不知終始也

不知終始也

彷徨乎馮閔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

註馮閔者虛廓之謂也大知由乎寥廓恣變化之所如故不知也

疏彷徨是放任之名馮閔是虛曠之貌謂入契會也言大聖知之人能會於寂寥虛曠之理是以逍遙自得放任無窮

物物者與物無際

註明物物者無物而物自物耳物自物耳



故冥也

疏際崖畔也夫能物於物者聖人也聖人冥同萬境故與物無彼我之際畔

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

註物有際故每相與不能冥然真所謂際

者也

疏物情分別取舍萬端故有物我之交際

也

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

註不際者雖有物物之名直明物之自物

耳物物者竟無物也際其安在乎

疏際之不際者聖人之達觀也不際之際

者凡鄙之滯情也

謂盈虛衰殺彼為盈虛非盈虛彼為衰殺非

衰殺彼為本末非本末彼為積散非積散也

二十三

註既明物物者無物又明物之不能自物

則為之者誰乎哉皆忽然而自爾也

疏富貴為盈貧賤為虛老病為衰殺終始

為本末生來為積死去為散夫物物者非

物而生物誰乎此明能物所物皆非之也

物既非物何盈虛衰殺之可語邪是知所謂盈虛皆非盈虛故西昇經云若能明之所是反非也

芻荷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

疏姓芻字荷甘神農者非三皇之神農也

則後之人物耳二人同學於老龍吉老龍

吉亦是號也

神農隱几闔戶晝瞑芻荷甘日中奪戶而入

曰老龍死矣

疏隱憑也闔合也麥開也亦排也學道之

人心神凝靜閉門隱几守默而瞑荷甘既

聞師亡所以排戶而告

神農隱几擁杖而起暴然放杖而笑

註起而悟夫死之不足驚故還放杖而笑

也

疏暴然放杖聲也神農聞吉死是以擁杖

而驚覆思死不足哀故還放杖而笑

曰天知子僻陋慢訑故棄子而死已矣夫子

無所發子之狂言而死矣夫

註自肩吾已下皆以至言為狂而不信也

故非老龍連叔之徒莫足與言也

疏夫子老龍言也言其有自然之德故呼之曰天也狂言猶至言也非世人之所解

故名至言為狂也而師知我偏僻鄙陋慢訑不專故棄背吾徒止息而死哲人云亡

至言斯絕無復談玄垂訓開發我心度三

弇烟弇聞之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繫焉

註言體道者人之宗主也

今於道秋豪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

註秋豪之端細矣又未得其萬分之一

而猶知藏其狂言而死又況夫體道者乎

註明夫至道非言之所得也唯在手自得耳

疏姓弇名烟隱者也繫屬也聞龍言之亡

傍為議論云體道之人世間共重賢人君

子繫屬歸依今老龍之於玄道猶豪端萬

分之未一尚知藏其狂簡處順而亡況乎

妙悟之人曾肯露其言說是知體道深玄

忘言契理者之至稀也

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所以論道而非道也

註冥冥而猶復非道明道之無名也

疏夫玄道虛漠妙體希夷非色非聲絕視

絕聽故於學人論者論曰冥冥而謂之冥

冥猶非真道也度三

於是秦清問乎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不知

疏秦大也夫至道宏曠恬淡清虛囊括無

窮故以秦清無窮為名也既而秦清以知

問道無窮答以不知欲明道離形聲亦不

可以言知求也

又問乎無為無為曰吾知道日子之知道亦

有數乎曰有曰其數若何

疏子既知道頗有名數不乎其數如何請

為略述

無為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

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

疏貴為帝王賤為僕隸約聚為生分散為

死數乃無極此略言之欲明非名而名非



數而數也

秦清以之言也問乎無始曰若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為之知孰是而孰非乎

疏至道玄通寂寞無為隨迎不測無終無始故寄無窮無始為其名焉無窮無為弗

知與知誰是誰非請定臧否

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

疏不知合理故深玄而處內知之乖道故粗淺而疏外

於是秦清中而歎曰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

註凡得之不由於知乃冥也

疏秦清得中道而嗟歎悟不知乃真知誰知不知之知明真知之至希也

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

註故默成乎不聞不見之域而後至焉

疏道無聲不可以耳聞耳聞非道也道無色不可以眼見眼見非道也道無名不可

以言說言說非道也

知形形之不形乎

註形自形耳形形者竟無物也

疏夫能形色萬物者固非形色也乃曰形形不形也

道不當名

註有道名而竟無物故名之不能當也

疏名無得道之功道無當名之實所以名道而非

無始曰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問道

註不知故問問之而應則非道也不應則

非問者所得故雖問之亦終不聞也

疏夫道絕名言不可問答故問道應道悉皆不知

道無問問無應

註絕學去教而歸於自然之意也

疏體道離言有何問應凡言此者覆釋前文

無問問之是問窮也

註所謂貴空

疏窮空也理無可問而強問之是貴空也

無應應之是無內也

註實無而假有以應者外矣

疏理無可應而強應之乃成殊外

以無內待問窮若是者外不觀乎宇宙內不知乎太初

疏天地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日宙太初道

本也若以理外之心待空之智者可謂外

不識乎六合宇宙內不知乎己身之妙本

者也

是以不過乎崑崙不遊乎太虛

註若夫斐落天地遊虛涉遠以入乎冥冥

者不應而已矣

疏崑崙是高遠之山太虛是深玄之理苟

其滯著名言猶存問應者是知未能經過

高遠遊涉深玄者矣

光曜問乎無有曰夫子有乎其無有乎

疏光曜者是能視之智也無有者所觀之

境也智能照察故假名光曜境體空寂故

假名無有也而智有明暗境無深淺故以智問境有乎無乎

光曜不得問而孰視其狀貌窅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

疏夫妙境希夷視聽斷絕故審狀貌唯寂

唯空也

卷三 三十八

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能有無矣而未能無無也及為無有矣何從至此哉

註此皆絕學之意也於道絕之則夫學者

乃在根本中來矣故學之善者其唯不學

乎

疏光明照曜其智尚淺唯能得無喪有未

能雙遣有無故歎無有至深誰能如此玄

妙而言無有者非直無有亦乃無無四句

百非悉皆無有以無之一字無所不無言

約理廣故稱無也而言何從至此者但無

有之境窮理盡性自非玄德上士孰能體

之是以淺學小智無從而至也

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豪芒

註拈捶鉤之輕重而無豪芒之差也



疏大馬官號楚之大司馬也捶打鍛也鈞腰帶也大司馬家有工人少而善鍛鈞行年八十而捶鈞彌巧專性凝慮故無豪芒之差失也鈞稱鈞椎也謂能拈捶鈞推知斤兩之輕重無豪芒之差失也

六馬曰子巧與有道與

疏司馬怪其年老而捶鍛愈精謂其工巧別有道術也

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鈞於物無視也非鈞無察也

疏更無別術有所守持少年已來專精好此捶鈞之外無所觀察習以成性遂至於斯也

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長得其用而況乎無不用者乎物孰不資焉

註都無懷則物來皆應

疏所以至老而長得其捶鈞之用者假賴於不用心視察他物故也夫假不用為用尚得終年況乎體道聖人無用無不用故能成大用萬物資稟不亦宜乎

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可古猶今也

註言天地常存乃無未有之時

疏姓冉名求仲尼弟子師資發起詢問兩儀未有之時可知已否夫變化日新則無

今無古古猶今也故答云可知也

冉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

疏失其問意遂退而歸既遵應問還用應答

昔日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

疏昔日初咨心中昭然明察今時後問情慮昧然暗晦敢問前明後暗意謂如何

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

註虛心以待命斯神受也

今之昧然也且又為不神者求邪

註思求更致不了

疏先來未悟銳彼精神用心求受故昭然明白也後時領解不復運用精神直置任其無所求請故昧然暗塞也求邪者言不

求也

無古無今無始無終

註非唯無不得化而為有也有亦不得化而為無矣是以無有之為物雖千變萬化而不得一為無也不得一為無故自古無

未有之時而常存也

疏日新而變故無始無終無今無古故知

無未有天地之時者也

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

註言世世無極

○ 疏言子孫相生世世無極天地人物悉皆

無原無有之時也可乎言不可也

冉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未應矣不以生生死

註夫死者獨化而死耳非夫生者生此死

也

不以死死生

註生者亦獨化而生耳

疏已止也未無也夫聚散死生皆獨化日

新未嘗假賴豈相因待故不用生生此死

不用死死此生冉求未對之間仲尼止令

無應理盡於此更何所言也

死生有待邪

註獨化而足

皆有所一體

註死與生各自成一體

疏死獨化也豈更成一物哉死既不待於

生故知生亦不待於死死生聚散各自成

一體耳故無所因待也

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者非物物出不得

先物也猶其有物也猶其有物也無已

○ 註誰得先物者乎哉吾以陰陽者即所謂

物耳誰又先陰陽者乎吾以自然為先之

而自然即物之自爾耳吾以至道為先之

矣而至道者乃至無也既以無矣又奚為

先然則先物者誰乎哉而猶有物無已明

物之自然非有使然也

疏夫能物於物者非物也故非物則無先

後物出則是物復不得有先於此物者何

以知其然邪謂其猶是物故也以此推量

竟無先物者也然則先物者誰乎哉明物



之自然耳自然則無窮已之時也是知天

地萬物自古以固存無未有之時也

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者亦乃取於是者也

註取於自爾者恩流百代而不廢也

疏夫得道聖人慈愛覆育恩流百代而無

窮止者良由德合天地妙體自然故能虛

已於彼忘懷亭毒萬物芻狗蒼生蓋取斯

義而然也

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

將無有所迎回敢問其遊

○疏請夫子言將送也夫聖人如鏡不送不

迎顏回問之曰未曉其理故詢諸尼父問

其所由

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

註以心順形而形自化

疏古人純樸合道者多故能外形隨物內

心凝靜

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

註以心使形

疏內以緣通變化無明外形乖誤不能順

物

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

註常無心故一不化一不化乃能與物化

者耳

安化安不化

註化與不化皆任彼耳斯無心也

疏安任也夫聖人無心隨物流轉故化與

不化斯安任之既無分別曾不槩意也

安與之相靡

○註直無心而恣其自化耳非將迎而靡順

之

疏靡順也所謂化與不化悉安任者為不

忤蒼生更相靡順

必與之莫多

註不將不迎則足而止

疏雖復與物相順而亦不多仁恩各止於

分彼我無損

狝韋氏之圃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

室

註言夫無心而任化乃羣聖之所遊處

疏狶韋軒轅虞舜殷湯周武並是聖明王也言無心順物之道乃是狶韋彷徨之苑圃軒轅教遊之園圃虞舜養德之宮闈湯武怡神之虛室斯乃羣聖之所遊而處之也

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整也而況今之人乎

註整和也夫儒墨之師天下之難和者而無心者猶故和之而況其凡乎

疏整和也夫儒墨之師更相是非天下之難和者也而聖人君子猶能順而和之況乎今世之人非儒墨之師者也隨而化之不亦宜乎

聖人處物不傷物

註至順也

疏處俗和光利而不害故不傷之也  
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

註在我而已

疏虛舟飄凡大順羣生羣生樂推故處不害也

唯無所傷者為能與人相將迎

註無心故至順至順故能無所將迎而義冠於將迎也

疏夫唯安任羣品彼我無傷者故能與物交際而明不迎而迎者

山林與皋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

註山林皋壤未善於我而我便樂之此為無故而樂也

樂未畢也哀又繼之

註夫無故而樂亦無故而哀也則凡所樂不足樂凡所哀不足哀也

疏凡情滯執忘生欣惡忽觀高山茂林神皋與壤則欣然欽慕以為快樂而樂情未幾哀又繼之情隨事遷哀樂斯變此乃無故而樂無故而哀是知世之哀樂不足計也

也

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為物逆旅耳

註不能坐忘自得而為哀樂所寄也  
疏逆旅客舍也亦窮達之來不能禦杆哀樂



之去不能禁止而凡俗之人不閑斯趣譬  
彼客舍為物所停以妄為真深可悲歎也

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

註知之所遇者即知之知之所不遇者即

不知也

知能而不能所不能

註所不能者不能強能也由此觀之知與

不知能與不能制不出我也當付之自然

耳

○ 疏夫智有明闇能有工拙各稟素分不可

強為故分之所遇知則知之不遇者不能

知也分之所能則能之性之不能不可

能也譬鳥飛魚泳蛛網蠅丸率之自然寧

非性也

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

註受生各有分也

疏既非聖人未能智周萬物故知與不知

能與不能稟生不同機關各異而流俗之

人必固其所不免也

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

疏人之所不免者分外智能之事也而凡  
鄙之流不能安分故銳意感情務在獨免  
愚惑之甚深可悲傷

至言去言至為去為

註皆自得也

疏至理之言無言可言故去言也至理之

為無為可為故去為也

齊知之所知則淺矣

註夫由知而後得者假學者耳故淺也

○ 疏見賢思齊捨己效物假學求理運知訪

道此乃淺近豈曰深知矣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二十四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二十五

唐

河南郭象註

唐西華法師咸玄英疏

雜篇庚桑楚第二十三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

疏姓庚桑名楚老君之弟子蓋隱者也役門人之稱古人事師共其驅使不憚艱危故稱役也而老君大聖弟子極多門人之中庚桑楚最勝故稱偏得也

○以北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妻之絜然仁者遠之

註畫然飾知絜然矜仁

疏畏壘山名在魯國僕隸妾接也言人以仁智為臣妾庚桑子悉棄仁智以接事君子也楚既幽人寄居山藪情敦素樸心鄙浮華山旁士女競為臣妾故畫然舒智自明炫者斥而去之絜然矜仁苟異於物者令其疏遠

擁腫之與居

註擁腫朴也

執掌之為使

註執掌自得

疏擁腫執掌皆淳樸自得之貌也斥棄仁智淡然歸實故淳素之士與其同居率性之人共其驅使

居三年畏壘大穰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洒然異之

註異其棄知而任愚

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

註夫與四時俱者無近功

○疏大穰豐也洒微驚貌也居住三年山中。大孰畏壘百姓僉其私道云庚桑子初來我微驚異本我日計利益不足稱歲計至功其有餘蓋賢聖之人與四時合度無近功故日計不足有遠德故歲計有餘三歲一聞天道小成故居三年而畏壘大穰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手

疏庶慕也幾近也尸主也庚桑大賢之士慕近聖人之德何不相共尊而為君主南



面之事為立社稷建其宗廟祝祭依禮豈不善邪

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

疏忽聞畏壘之人立為南面之主既乖無為之道故釋然不悅門人未明斯趣是以

怪而異之也

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天道已行矣

註夫春秋生氣皆得自然之道故不為也

○ 疏夫春生秋實陰陽之恒夏長冬藏物之常事故春秋豈有心施於萬寶而天然之道已自行焉故忘其生有之德也有亦有作育字者言二儀以萬物為寶故逢秋而成就也

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

註直自往耳非由知也

疏四面環各一堵謂之環堵也所謂方丈室也如死尸之寂泊故言尸居

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于賢人之間我其杓之人邪

註不欲為物標杓

疏竊竊平章偶語也俎切肉之几豆盛脯之具皆禮器也夫群龍無首先聖格言蒙德養恬後賢軌轍今細碎百姓偶語平章方欲禮我為賢尊我為主便是物標杓豈曰棲隱者乎

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

註聃云功成事遂而百姓皆謂我自爾今

○ 畏壘反此故不釋然

疏老君云成功弗居長而不宰楚既處稟師訓畏壘反此故不釋然

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鯢鱓為之制步仞之丘陵巨獸無所隱其軀而夔狐為之祥

註弟子謂大人必有豐祿也

疏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六尺曰步七尺曰仞鯢小魚而有脚此非鯢大魚也制擅也夫尋常小瀆豈鯢鯨之所周旋而鯢鱓小

魚反以為美步仞丘陵非大獸之所藏隱而妖孽之狐用之為吉祥故知巨獸必隱深山大人應須厚祿也

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舜以然而況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矣

疏尊貴賢人擢授能者有善先用與其利

祿堯舜聖人尚且如是況畏壘百姓敢異

前脩夫子通人幸聽從也

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函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于網罟之患吞舟之魚矐而失水則蟻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鼈不厭深

註去利遠害乃全

疏其獸極大口能舍車孤介離山則不免

網羅為其患害吞舟之魚其質不小波蕩

失水蟻能害之故鳥獸高山魚鼈深水豈

好異哉蓋全身遠害魚鳥尚爾而況人乎

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

矣

註若嬰身於利祿則粗而淺

疏眇遠也夫棲遁之人全形養生者故當

遠迹塵俗深就山泉若嬰於利祿則粗而淺也

且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

註二子謂堯舜

疏二子謂堯舜也唐虞聖迹亂人之本故

何足稱邪

是其於辯也將妄鑿垣墻而殖蓬蒿也

註將令後世妄行穿鑿而殖穢亂也

疏將令後世妄行穿鑿而殖穢亂辯別也

物性之外別立堯舜之風以教迹令人倣

倣者猶如鑿破好垣墻種植蓬蒿之草以為蕃屏者也

為蕃屏者也

簡髮而櫛數米而炊

註理錐刀之末也

疏譬如擇簡毛髮梳以為鬕格量米數炊

以供養利益蓋微為損更甚

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

註混然一之無所治為乃濟

疏祖述堯舜私議竊竊此蓋小道何足救

世



舉賢則民相軋

註將戾拂其性以待其所尚

任知則民相盜

註真不足而以知繼之則偽矣偽以求生

施盜如何

疏相盜軋傷也夫舉賢授能任知先善則爭為欺侮盜詐百端趨競路開故更相害也

也

之數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子有殺父臣有殺君正晝為盜目中穴不

註無所復顧

疏數物者謂舉賢任知等也此教浮薄不足令百姓淳厚也而蒼生貪利之心甚自殷勤私情怨忿遂生篡弑謀危社稷正晝

為盜攻城穿壁日中穴不也

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于堯舜之間其末存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也

註堯舜遺其迹飾偽播其後以致斯弊

疏唐虞揖讓之風會成篡逆之亂亂之根

本起自堯舜千載之後其弊不絕黃巾赤

眉則是相食也

南榮越楚然正坐曰若越之年者已長矣將

惡乎託業以及此言邪

疏姓南榮名越庚桑弟子也楚然驚悚貌

南榮既聞斯義心生慕仰於是驚懼正容

勤誠請益云越年老精神暗昧憑託何學

方逮斯言

庚桑子曰全汝形

註中其分也

抱汝生

註無攬乎其生之外也

无使汝思慮營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

疏不逐物境全形者也守其分內抱生者

也既正分全生神凝形逸故不復役知思

慮營營徇生也三年虛靜方可及乎斯言

此庚桑教南榮之辭也

南榮越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

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

註目與目耳與耳心與心其形相似而所能不同苟有不同則不可疆相法效也

疏夫盲聾之士與凡常之人耳目無異而

盲者不見色聾者不聞聲風狂之人與不

狂之者形貌相似而狂人失性不能自得

南榮舉此三論以況一身不解至道之言

與彼盲聾何別故內篇云非唯形骸有聾

盲夫智亦有之也

形之與形亦辟矣

註未有閉之

而物或間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

註兩形雖開而不能相得將有間也

疏闢開也間別也夫盲與不盲二形孔竅

俱開見與不見於物遂有間別而盲聾求

於間見終不可得也亦猶南榮求於解悟

無由致之

今謂越曰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營

越勉聞道達耳矣

註早聞形隔故難化也

疏全形抱生已如前釋重述所問以彰問

旨

庚桑子曰辭盡矣曰奔蜂不能化藿蠋越雞

不能伏鴿卵魯雞固能矣

疏奔蜂細腰土蜂也藿豆也蠋者豆中大

青蟲越雞荆雞也魯雞今之蜀雞也奔蜂

細腰能化桑蟲為己子而不能化藿蠋越

雞小不能伏鴿卵蜀雞大必能之也言我

才劣未能化大所說辭情理盡於此也

難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

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

不南見老子

疏夫雞有五德頭戴冠禮也足有距義也

得食相呼仁也知時智也見敵能距勇也

而魯越雖異天德則同所以有能與不能

者才有大小也我類越雞才小不能化子

子何不南行往師以謁老君

南榮越羸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

疏羸羸也儋也慕聖情殷晝夜不息終乎



七日方見老君也

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越曰唯

疏自從也問云汝從桑楚處來南榮越曰

唯直敬應之聲也答云如是

老子曰子何與人偕來之衆也

註挾三言而來故

疏偕俱也老子聖人照機如鏡未忘仁義

故刺以偕來理挾三言故譏之言衆也

南榮越懼然顧其後

疏懼然驚貌也未達老子之言忽聞衆來

之說顧盼其後恐有多人也

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

疏謂者言意也我言偕來譏汝挾三言而

來汝視其後是不知吾謂也

南榮越俯而慙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答因

失吾問

疏俛低頭也自知暗昧不達聖言於是俛

首羞慙仰天歎息神魂恍忽情彩章惶豈

直喪其形容亦乃失其答問

老子曰何謂也

疏問其所言有何意謂

南榮越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愚知乎反愁我

軀

疏朱愚猶專愚無知之貌也若使混沌塵

俗則有愚癡之名若也運智人間更致危

身之禍禍敗在己故云愁軀也

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

則反愁我已我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越之

所患也願因楚而問之

疏仁者兼愛之迹義者成物之功並是先

聖遠慮非所以全身遠害者也故不仁不

義則傷物害人行義行仁則乖真背道未

知若為處心免茲患害寄此三言因桑楚

以為媒願留聽於下問

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之間吾因以得汝矣

今汝又言而信之

疏吾昔觀汝形貌已得汝心今子所陳畢

挾三術以子之言於是信驗

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搢笏而求諸海也汝亡

人哉惘惘乎

疏規規細碎之謂也汝用心細碎懷茲三術猶如童稚小兒喪失父母也似僭揭竿木尋求大海欲測深底其可得乎汝是亡真失道之人亦是溺喪逃亡之子芒昧何所歸依也

汝欲及汝情性而無由入可憐哉

疏榮越踐於聖迹溺於仁義縱欲還原反本復歸於實生真情瘡痍已成無由可入大聖運慈深可哀愍也

南榮越請入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惡十日自愁復見老子

疏既失所問情識茫然於是退就家中思惟旬日徵求所好之道德除遣所惡之仁義未能契道是以慈悲庶其請益仍見老子

老子曰汝自洒濯熱哉鬱鬱乎然而中津津乎猶有惡也

疏歸家一旬遣除五隱滌蕩穢累精熟以吾觀汝氣鬱鬱乎平雖復加功津津尚漏以此而驗惡猶未盡也

夫外獲者不可繫而捉將內捷內獲者不可縲而捉將外捷

註捷關捕也耳目外也心術內也夫全形抱生莫若忘其心術遺其耳目若乃聲色獲於外則心術塞於內欲惡獲於內則耳目喪於外固必無得已失而後為通也

疏獲者繫縛之名捷者關閉之目繁者急也縲者殷勤也言人外用耳目而為聲色所獲者則心神閉塞於內也若內用心智而為欲惡所牽者則耳目閉塞於外也此

內外相感必然之符假令用心禁制急手捉持殷勤綢繆亦無由得也夫唯精神定於內耳目靜於外者方合全生之道

外內獲者道德不能持而況放道而行者乎註偏獲由不可況外內俱獲乎將耳目眩惑於外而心術流蕩於內雖繁手以執之綢繆以持之弗能止也

疏偏執滯邊已乖生分況內外霍溺為惑更深縱有懷道抱德之士尚不能扶持況放散玄道而專行此惑欲希禁止可得乎



南榮越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

疏問里有病鄰里問之病人能自說其病狀者此人雖病猶未困重而可療也亦猶

南榮雖愚能自陳過狀庶可教也

度四

十三

若越之聞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

疏夫藥以療疾疾瘳而藥消教以機悟機

悟而教息苟其本不病藥復不消教資不

忘機又不悟不謂飲藥以加其病

越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

疏經常也已止也夫聖教多端學門匪一

今所謂術請全生心之所存止在於此如

蒙指誨輒奉為常

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

註不離其性

疏守真不二也

能勿失乎

註還自得也

疏自得其性也

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



註當則吉過則凶無所卜也

疏履道則吉徇物則凶斯理必然且用卜

筮

能止乎

註止於分也

度四

疏不逐分外

十三

能已乎

註無追故迹

疏已過不追

能舍諸人而求諸已乎

註全我而不效彼

疏諸於也捨棄效彼之心追求已身之道

能儻然乎

註無停迹也

疏往來無係止

能侗然乎

註無節礙也

疏順物無心也

能兒乎

疏同於赤子也

兒子終日噪而嗑不嘖和之至也

註任聲之自出不由於喜怒

疏嗑喉塞也嘖聲破任氣出聲心無喜怒

故終日嘖號不破不塞淳和之守遂至於

斯

終日握而手不掬共其德也

註任手之自握非獨得也

疏掬拘寄勞倦者為其淳和與玄道至德

同也

終日視而目不瞋偏不在外也

註任目之自見非係於色也

疏瞋動也任眼見視視不動目不偏滯於

外塵也

行不知所之

註任足之自行無所趣

疏之往也泛若不繫之舟故雖行而無所

的詣也

居不知所為

註縱體而自任也

疏恬淡無為寂寞之至

與物委蛇

註斯順之也

疏接物無心委曲隨順

而同其波

註物波亦波

疏和光混迹同其波也

是衛生之經已

疏總指已前結成義也

南榮越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

註若能自改而用此言更欲目謂至人之

德

疏如前所說衛生之經依而行之合於玄

道至人之德止此可乎

曰非也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

註能手明非自爾

疏南榮拘束仁義其日固久余聞聖教方

解衛生譬彼冬外逢茲春日執滯之心於

斯釋散此因學致悟非率自然能手明非

真也此則老子答越之辭也

夫至人者相與交食手地而交樂乎天



註自無其心皆與物共

疏夫至人無情隨物與感故能同蒼生之

食地共羣品而樂天交共也

不以人物利害相撓不相與為怪不相與為

謀不相與為事

疏撓擾亂也夫至人虛心順世與物同波

故能息怪異於羣生絕謀謨於黎首既不

以事為事何利害之能擾乎

備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

疏重舉前文結成其義

曰然則是至乎

註謂已便可得此言而至邪

疏謂聞此言可以適極南榮不敏重問老

君

曰未也吾固告汝曰能兒子乎

註非以此言為不至也但能聞而學者非

自至耳苟不自至則雖聞至言適可以為

經胡可得至哉故學者不至至者不學也

疏夫云能者獎勵之辭也此言雖至猶是

筌蹄既曰告汝則因稟學然學者不至至

者不學在筌異魚故曰未也此是老子重

答南榮

兒子動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

枝而心若死灰

疏虛冲凝淡寂寞無情同槁木而不榮類

死灰而忘照身心既其雙遣何行動之可

知乎衛生之要也

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

人災也

註禍福生於失得人災由於愛惡今槁木

死灰無情之至則愛惡失得無自而來

疏夫禍福生乎得喪人災起乎美惡今既

形同槁木心若死灰得喪兩忘美惡雙遣

尚無冥昧之責何人災之有乎

宇泰定者發乎天光

註夫德宇泰然而定則真所發者天光耳

非人耀

疏夫身者神之舍故以至人為道德之器

宇也且德宇安泰而靜定者其發心照物

由乎自然之智光

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

註天光自發則人見其人物見其物物各自見而不見彼所以泰然而定也

疏凡庸之人不能測聖但見羣於衆庶不知天光退照也

人有脩者乃今有恒

註人而脩人則自得矣所以常泰

疏恒常也理雖絕學道亦資求故有真脩之人能會凝常之道也

有恒者人舍之天助之

註常泰故能反居我宅而自然獲助也

疏體常之人動以吉會為蒼生之所舍止皇天之所福助不亦宜乎

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

註出則天子處則天民此三者俱以泰然

而自得之非為而得之也

疏出則君后處則逸人皆以臨道體常故

致斯功者也

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

註凡所能者雖行非為難習非學雖言非

辯

疏夫為於分內者雖為也不為故雖學不學雖行不行雖辯不辯豈復為於分外學

所不能邪

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

註所不能知不可彊知故止斯至

疏率其所能止於分內所不能者不彊知之此臨學之至妙

若有不即是者天鈞敗之

註意雖欲為為者必敗理終不能

疏若有心分外即不以分內為是者斯敗自然之性者也

備物以將形

註因其自備而順其成形

疏將順也夫造化洪鑪物皆備足但順成形於理問學

藏不虞以生心

註心自生耳非虞而出之虞者億度之謂疏夫至人無情物感斯應包藏聖智遇物



生心終不預謀所為虞度者也

敬中以達彼

註理自達彼耳非慢中而敬外

疏中內智也彼外境也敬重神智不敢輕

染智既疑寂境自虛通

若有而萬惡至者皆天也

註天理自有窮通

而非人也

註有為而致惡者乃是人

疏若文王之拘羸里孔子之困匡人智非

不明也人非不聖也而遭斯萬惡窮否者

蓋由天時運命耳豈人之所為哉

不足以滑成

註安之若命故其成不滑

疏滑亂也體道會真安時達命縱遭萬惡

不足以亂於大成之心

不可內於靈臺

註靈臺者心也清暢故憂患不能入

疏內入也靈臺心也妙體空靜故世物不

能入其靈臺也

靈臺者有持

註有持者謂不動於物耳其實非持

疏惟責能持之心竟不知所以也

而不知其所持

註若知其所持則持之

而不可持者也

註持則失也

疏若有心執持則失之遠矣故不可也

不見其誠已而發

註此妄發作

每發而不當

註發而不由已誠何由而當

疏以前顯得道之士智照光明此下明喪

真之人妄心乖黑誠實也未曾反照實智

而輒妄發迷心心既不真故每乖實當也

業入而不舍

註事不居其分內

疏業事也世事櫻擾每入心中不達違從

故不能舍止

每更為失

註發由己誠乃為得也

疏每妄發心緣逐前境自謂為得翻更喪真

為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為不善乎幽間之中者鬼得而誅之

疏夫人鬼幽顯乃曰殊塗至於推誠履信

道理無隔若彼乖分失真必招報應讎怨相感所以遭誅則材伯彭生之類是也

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

註幽顯無愧於心則獨行而不懼

疏幽顯二塗分明無譴不犯於物故獨行不懼也

券內者行平無名

註券分也夫遊於分內者行不由於名

疏券分也無名道也履道而為於分內者

雖行而無名迹也

券外者志乎期費

註有益無益期欲損己以為物也

疏期卒也立志矜矯游心分外終無成益

卒有費損也

行乎無名者唯庸有光

註本有斯光因而用之

疏庸用也游心無名之道者其所用智日有光明也

志乎期費者唯賈人也

註雖己所無猶借彼而販賣也

疏志求之分外要期聲名而貪損神智者意唯名利猶高價販賣之人

人見其跛猶之魁然

註夫期費者人已見其跛矣而猶自以為安

安

疏企危也魁安也銳情貪取分外企求他人見其危乎猶自以為安隱忍之至也

與物窮者物入焉

註窮謂終始

疏舍止之謂也物我冥符而窮理盡性者故為外物之所歸依之也

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

註且謂券外而跛者跛者不立焉能自容不能自容焉能容人不獲容則去也



疏聊與人涉苟且於浮華貪利求名身尚  
矜企心靈躁競不能自容何能容物邪  
不能容人者無親無親者盡人

註身且不能容則雖已非已況能有親乎  
故盡是他人

疏褊狹不容則無親愛既無親愛則盡是  
他人逆忤既多讎敵非少欲求安泰其可  
得手

兵莫憐于志鎮鄒為下

○ 註夫志之所櫻焦火疑水故其為兵甚於  
劍戟也

疏兵戈鋒刃之徒鎮鄒良劍也夫憐毒傷  
害莫甚乎心心志所緣不疾而速故其為  
損害甚於鎮鄒以此校量劍戟為下

冠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疏冠敵也域心得喪喜怒戰於胃中其寒  
疑水其熱焦火此陰陽之冠也夫初敵巨  
冠猶可逃之而兵起內心如何避邪  
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

註心使氣則陰陽微結於五藏而所在皆

陰陽也故不可逃

疏此非陰陽能賊害於人但由心有躁競  
故使之然也

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毀也  
註成毀無常分而道皆通

疏夫物之受氣各有崖限妍醜善惡稟分  
毀成而此謂之成彼謂之毀道以通之無  
不備足

所惡乎分者其分也以備

○ 註不守其分而求備焉所以惡分也

疏夫榮辱壽夭稟自天然素分之中反已  
備足分外馳者而求備焉游心是非之境  
惡其所受之分也

所以惡乎備者其有以備

註本分不備而有以求備所以惡備也若

其本分素備豈惡之哉

疏造物已備而嫌惡之豈知自然先已備  
矣

故出而不反見其鬼

註不反守其分內則其死不久

疏夫出愚惑妄逐是非之境而不能反本

還原者動之死地故見為也

出而得是謂得死

註不出而無得乃得生

疏其出心逐物遂其欲情而有所獲者此

可謂得死滅之本

滅而有實鬼之一也

註已滅其性矣雖有斯生何異於鬼

疏迷滅本性謂身實有失死不殊故與鬼

為一也

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

註雖有斯形苟能曠然無懷則生全而形

定也

疏象似也雖有斯形似如無者即形非有

故也曠然忘我故心靈和光而止定也

出無本

註歛然自生非有本

入無竅

註歛然自死非有根

疏出生也入死也從無出有有無根原自

有還無無乃無竅穴也

有實而無乎處有長而無乎本剝

疏剝末也亦原也本亦作標字今隨字讀

云言從無出有實有此身推索因由意無

處所自古至今甚為長遠尋今竟無本末

有所出而無竅者有實

註言出者自有實耳其所出無根竅以出

之

疏有所出而無竅穴者以凡觀之謂其有

實其實不有也

有實而無乎處者宇也

註宇者有四方上下而四方上下未有窮

處

疏宇者四方上下也方物之生謂其有實

尋責宇中竟無來處宇既非矣處豈有邪

有長而無本剝者宙也

註宙者有古今之長而古今之長無極

疏宙者往古來今也時節除長謂之今古

推求代敘竟無本末宙既無矣本豈有邪

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出而無見



其形

註死生出入皆歛然自爾無所由故無所見其形

疏出入由生死也謂其出入生死故有出入之名推窮性理竟無出入處所之形而

可見也

度四 二十五

是謂天門

註天門者萬物之都名也謂之天門猶云衆妙之門也

疏大者自然之謂也自然者以無所由為

義言萬有皆無所從莫測所以自然為造物之門戶也

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

註死生出入皆歛然自爾未有為之者也然有聚散隱顯故有出入之名徒有名耳

竟無出入門其安在乎故以無為門以無為門則無門也

疏夫天然之理造化之門徒有其名竟無其實而一切萬物從此門生故郭注云以無為門以無為門則無門矣

有不能以有為有

註夫有之未生以何為生乎故必自有耳宣有之所能有乎

疏有既有矣焉能有有有之未生誰生其有推求所有竟無有也

必出乎無有

註此所以明有之不能為有而自有耳非謂無能為有也若無能為有何謂無乎

疏夫已生未生二俱無有此有之出乎無有非謂此無能生有無若生有何謂無乎

而無有一無有

註一無有則遂無矣無者遂無則有自歛生明矣

疏不問百非四句一抄皆無故謂一無有聖人藏乎是

二十六

註任其自生而不生生疏玄德聖人冥真契理藏神隱智其在茲乎

乎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

疏玄古聖人得道之士知與境合故稱為

至

惡乎至

疏何至所由有何為至

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

疏此顯至之體狀也知既造極觀中皆空

故能用諸有法未曾有一物者也可謂精

微至極窮理盡性虛妙之甚不復可加矣

其次以為有物矣

疏其次以下未達真空而諸萬境用為有

物也

將以生為喪也

註喪其散而之乎聚也

以死為反也

註還融液也

疏喪失也流俗之人以生為得<sup>二十七</sup>以死為喪

今欲反於迷情故以生為喪以其無也

以死為反反於空寂雖未盡於至妙猶齊於

死生

是以分已

註雖欲均之然已分也

疏雖齊死生猶見死生之異故從非有而

起分別也

其次曰始無有既而有生生俄而死以無有

為首以生為體以死為尻孰知有無死生之

一守者吾與之為友

疏其次以下心知稍闇而始本無有從無

有生俄頃之間此生彼滅故用無為其頭

以生為其形體以死為其尻誰能知有無

生死之不二而以此脩守者莊生狎而友

明斯人猶難得也

是三者雖異公族也

註或有而無之或有而一之或分而齊之

故謂三也此三者雖有盡與不盡然俱能

無是非於曾中故謂之公族

疏三者謂以無為首以生為體以死為尻

是也於一體之中而起此三異猶如楚家

於一姓之上分為王族

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

註此四者雖公族然已非一則向之三者

已復差之



疏昭屈景楚之公族三姓昔屈原為三閭大夫掌三族三姓即斯是也此中文略故直言昭景王孫公子長大加冠故著衣而戴冠也各有品秩咸莅職官因官賜姓故甲弟氏族也功績既著封之茅土枝派分流故非一也猶如一道之中分為有無生死種類不同名實各有異故引其族內譬也

有生賦也

註直聚氣也

○ 疏賦疵也無有此形質而謂之生者直是聚氣成疵賦非所貴者也

披然曰移是

註既披然而有分則各是其所是矣是無常在故曰移

疏披分散也天道無彼我而物百是非是非不定故分散移徙而不常也其移是之狀列在下文

嘗言移是非所言也

註所是之移已著於言前矣

疏理形是非故或言耳然是非之移非忠言也

雖然不可知者也

註不言其移則其移不可知故試言也

疏雖復是非不由於言而非言無以知是非故試言是非一遣於是非名不寄言則

不知是非之無是非也

臘者之有膾胾可散而不可散也

註物各有用

○ 疏臘者大祭也臘生百葉也胾備也亦言

是牛蹠也臘祭之時牲牢甚備至於四枝五藏並皆陳設祭事既訖方復散之則以

散為是若其祭未了則不合散則以散為

不是是知是與不是移是無常

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

註偃謂屏廁

疏偃屏廁也祭事既竟齋宮與飲施設餘

胙屋室之中觀看周旋於寢廟之內飲食

既久應須便僻故往圍囿而便尿也飲食

則以寢廟為是便尿則以圍囿為是是非

則以寢廟為是便尿則以圍囿為是是非

則以寢廟為是便尿則以圍囿為是是非

則以寢廟為是便尿則以圍囿為是是非

則以寢廟為是便尿則以圍囿為是是非

則以寢廟為是便尿則以圍囿為是是非

則以寢廟為是便尿則以圍囿為是是非

無常竟何定乎臘者明聚散無恒觀室顯處所不定俱無是非也

為是舉移是

註寢廟則以饗燕屏廁則以偃溲當其偃叟則寢廟之是移於併廁矣故是非之移

一彼一此誰能常之故至人因而乘之則均耳

均耳

請常言移是是以生為本

註物之變化無時非生則所在皆本也

○ 疏夫悲忘生死者則無是非者也祇為

滯生所以執是也必能遺生是將安寄故

知移是以生為本

以知為師

註所知雖異而各師其知

因以乘是非

註乘是非者無是非也

疏因其師知之心心乘是非之用豈知師

知者顛倒是非者無是非乎

果有名實

註物之名實果各自有

疏夫物云云悉皆虛幻芻狗萬像名實何於倒置之徒謂決定有此名實也

因以已為質

註質主也物各謂已足以為是非之主疏質主也妄執名實遂用已為名實之主

而競是非也

使人以為已節

註人皆謂已足故莫通

疏節者至操也既迷名實又滯是非遂使

無識之人堅執虛名以為節操也

○ 因以死償節

註當其所守非直脫也

疏守是非以成志操怒乎不拔期死執之也

也

若然者以用為知以不用為愚以徹為名以窮為辱

窮為辱

註不能隨所遇而安之

疏以炫耀為智晦迹為愚通徹為榮名窮

塞為恥辱若然者豈能一窮通榮辱乎

移是今之人也



註玄古之人無是無非何移之有

疏夫固執名實移滯是非澆季浮偽今世

之人也豈上古淳和質樸之士乎

是蜩與鶯鳩同於同也

註同共是其所同

疏蜩鶯二蟲以蓬蒿為是二蟲同是末為

通見移是之人斯以類也蜩同於鳩鶯同

於蜩故曰同於同也

蹶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鷲

註稱已脫誤以謝之

疏蹶蹶也履也履蹶市屨之人不相識者

之節脚則謝云已傲慢放縱錯雜誤而然

非故為也者

兄則以姬

註言姬詡之無所辭謝

疏蹶著兄弟之足則姬詡而憐之不以言

愧

大親則已矣

註明怨素足

疏若父蹶手足則敏然而已不復辭費故

知言辭往來者偽不實

故曰至禮有不人

註不人者視人若已視人若已則不相辭

謝斯乃禮之至也

疏自彼兩忘視人若已不允人者已外何

辭謝之有乎斯至禮也

至義不物

註各得其宜則物皆我也

疏物我雙遣妙得其宜不却我外有物何

哉非之有斯至義

至知不謀

註謀而後知非自然知

疏率性而照非謀謨而智斯至智也

至仁無親

註譬之五藏未曾相親而仁已至矣

疏方之手足更相御用無心相為而相濟

之功成矣豈有親愛於其間哉

至信辟金

註金王者小信之質耳至信則除矣

疏辟除也金王者信之質耳至信則棄除

之矣

徹志之勃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塞

疏徹毀也勃亂也繆繫縛也此略標名下

具顯釋也

貴富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

疏榮貴富瞻高顯尊嚴聲名利祿六者亂

情志之具也

容動色理氣意六者謬心也

疏容貌變動顏色辭理氣調情意六者綢

繆繫縛心靈者也本亦有作謬字者解心

之謬妄也

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

疏憎惡愛欲欣喜恚怒悲哀歡樂六者德

家之患累也

去就取與知能六者塞道也

疏去捨從就貪取施與知慮彼能六者蔽

真道也

此四六者不盪胃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

則虛虛則無為而無不為也

註盪動也

疏四六之病不動盪於胃中則心神平正

正則安靜靜則照明明則虛虛通則恬淡

無為應物而無不窮也

道者德之欽也

疏道是所脩之法德是臨人之法重人輕

法故欽仰於道

王者德之光也

疏天地之大德曰生故生化萬物者盛德

之光華也

性者生之質也

疏質本也自然之性者是稟生之本也

性之動謂之為

註以性自動故稱為耳此乃真為非有為

也

疏率性而動分內而為為而無為非有為

也

為之偽謂之失

疏感物而動性之欲偽情分外有為謂之

喪道也

知者接也知者謨也



疏夫交接前物謀謨情事故謂之知也  
知者之所不知猶睨也

註夫目之能視非知視而視也不知視而  
視不知知而知耳所以為自然若知而後  
為則知偽也

疏睨視也夫目之張視也不知所以視而  
視視有明暗心之能知不知所以知而知  
而知有深淺目不能視而不可彊視心不  
能知而不可彊知若有分限故猶如  
睨也

○ 動以不得已之謂德

註若得已而動則為彊動者所以失也  
疏夫迫而後動和而不習不得已而用之  
可謂盛德也

動無非我之謂治

受

三十五

註動而效彼則亂

疏率性而動不捨我效物合於正理故不  
亂

名相反而實相順也

註有彼我之名故反各得其實則順

疏有彼我是非之名故相反無彼我是非  
之實故實相順也

弄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已譽

註善中則善取譽矣理常俱

疏弄古之善射人工巧也弄彎弓放矢工

中前物蓋射家之微妙既有斯伎則擅斯  
名使已無令譽不可得也

聖人工乎天而拙乎人

註任其自然天也有心為之人也

疏前起譬此合論也聖人妙契自然功侔

造化使羣品日用不知不顯其迹此誠難

也故上文云使天下兼忘我難

夫工乎天而侂乎人者唯全人能之

註工於天即侂於人矣謂之全人全人則

聖人也

疏侂善也全人神人也夫巧合夫然善能

晦迹澤及萬世而日用不知者其神人之

謂乎神人無功故能之耳

唯蟲能蟲唯蟲能天

註能還守蟲即是能天

疏鳥飛獸走能蟲也蛛網蟻丸能天也皆稟之造物豈做做之所致哉

全人惡天惡人之天

疏夫全德之人神功不測豈嫌已之素分而惡人之所稟哉蓋不然率順其天然而已矣度四 二十六

而況吾天乎人乎

註都不知而任之斯而謂工乎天

疏天乎人乎不見人天之異都任之也前自遺天人美惡猶有天人此句混一天人。不見天人之異也吾者論主假自稱也。

一雀適昇昇必得之威也

註威以取物物必逃之

疏假有一雀昇善射射必得之此以威猛猛非由德慧故所獲者少所逃者多以威

御世其義亦爾

以天下為之籠則雀無所逃

註天下之物各有所好所好各得則逃將安在

疏太道曠蕩無不制圍故以天地為籠則

雀無逃處是知以威取物深乖大造

是故湯以庖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

疏伊尹有莘氏之媵臣能調鼎負玉鼎以干湯湯知其賢也又順其性故以庖厨而

籠之百里奚沒狄狄人愛羊皮秦穆公以五色羊皮而贖之又云百里奚好著五色

羊皮裘號曰五殺大夫而湯聖穆賢俱能好士故得此二人用為良佐皆順其本性所以籠之

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無有也。

疏順其所好則天下無難逆其本性而籠得者未之有也

介者移畫外非譽也

註畫所以飾容貌也則者之貌既以虧殘則不復以好醜在懷故移而棄之

疏介則也移去也畫裝也裝嚴服飾本為容儀殘則之人形貌殘損至於非譽榮辱無復在懷故移而棄之

胥靡登高而不懼遺死生也



註無賴於生故不畏死

疏胥靡徒役之人也千金之子固貴其身

僕隸之人不重其命既不矜惜故登危而

不怖懼也

天復謂不餽而忘人

註不識人之所惜

疏餽本亦有作愧字者隨字讀之夫復於

本性胥以成之既不捨已效人遂棄忘於

愧謝斯忘於人倫之道也譬之手足方諸

服用更相御用豈謝賴於其間哉

忘人因以為天人矣

註無人之情則自然為天人

疏率其天道之性忘於人道之情因人於

自然之理也

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唯同乎天和

者為然

註彼形殘胥靡而猶同乎天和况天和之

自然乎

疏同乎天和忘於逆順故恭敬之而不喜

侮慢之而不怒也

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為無為則為出於無為矣

註此故是無不能生有不能為生之意也

疏夫能出怒出為者不為不怒者也是以

從不怒不為出故知為本無為怒本不怒

能體斯趣故侮之而不怒也

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為也欲當則緣

於不得已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

註平氣則靜理足順心則神功至緣於不

得已則所為皆當故聖人以斯為道豈求

無為於恍惚之外哉

疏緣順也夫欲靜攀緣必須調平志氣神

功變化莫先委順心靈和混有為之中而

欲當於理者又須順於不得止不得止者

感而後應分內之事也如斯之例聖人所

以用為正道也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二十五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二十六 慶五

河南郭象註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雜篇徐無鬼第二十四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

疏姓徐字無鬼隱者也姓女名商魏之宰

臣武侯文侯之子畢萬八世孫也無鬼欲

箴規武侯故假宰臣以見之

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苦於山林之勞故乃

肯見於寡人

疏久處山林勤苦貧病忽能降志混迹俗

中中心欣悅有慰勞也

徐無鬼曰我則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

盈嗜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君將黜嗜

欲擊好惡則耳目病矣

註嗜欲好惡內外無可

疏黜廢退也擊引却也君若嗜欲盈滿好

惡長進則性命精靈困病也君屏黜嗜欲

擊去好惡既不僻適故耳目病矣是故我

將慰勞於君君有何暇能勞於我也

我將勞君君有何勞於我

疏此重結前義

武侯超然不對

註不悅其言

疏超恨也既不稱情故長然不答

少焉徐無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

疏既覺武侯悵然不悅試語狗馬庶愜其

心

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

疏執守情志唯貪飽食此之形質德比狐

狸下品之狗

中之質若視日

疏意氣高遠望如視日體質如則中品狗

也

上之質若亡其一

疏一身也神氣定審若喪其身上品之狗

也

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

疏狗有三品馬有數階而相狗之能不若

相馬武侯庸鄙故以此逗機冀其歡悅庶



幾歸正

吾相馬直者中繩

疏謂馬前齒

曲者中鉤

疏謂馬項也

方者中矩

疏謂馬頭也

圓者中規

疏謂馬眼也

是國馬也

○ 疏合上之相是謂諸侯之國上品馬也。

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

疏材德素成不待於習斯乃宇內上馬天

王所馭也

若郵若失若喪其一

疏眼自顧視既似憂虞<sup>變五</sup>疏足緩<sup>三</sup>疏又如奔

伏觀其神彩若忘己身如此之材天子馬

也

若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

疏軼過也馳走迅速超過群馬疾若迅風

塵埃遠隔既非教習故不知所由也

武侯大悅而笑

註夫真人之言何遜哉唯物所好之可也

疏語當其機故笑而歡悅

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乎

疏議事已了辭而出女商怪君歡笑是以

咨問無鬼也

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

說之則以金板六弢

○ 疏詩書禮樂六經金板六弢周書篇名也

或言秘識也本有作韜字者隨字讀之云

是太公兵法謂文武虎豹龍大弢也橫遠

也縱近也武侯好武而惡文故以兵法為

縱六經為橫也

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為數而吾君未嘗啓

齒

註是直樂鷓以鍾鼓耳故愁

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悅若此乎

疏奉事武侯盡於忠節或獻替可否功績

克彰如此之徒不可稱數而我君未嘗開

口而微笑今子有何術遂使吾君歡說如此邪

徐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

疏夫藥無貴賤瘡疾則良故直告大馬更無他說

女商曰若是乎

慶五

疏直置如是告狗馬乎怪其術淺故有斯

問

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

註各思其本性之所好

疏去國迢遞有流放之人或犯憲綱或遭苛政辭鄉甫爾始經數日忽逢知識喜慰何疑此起譬也

去國旬月見所常見於國中者喜

疏日月稍久思鄉漸深雖非相識而國中

曾見故人見之而歡也

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

註各得其所好則無思無思則忘其所以

喜也

疏去國周年所適漸遠故見似鄉里人而歡喜矣豈非離家漸遠而思戀滋深乎以況武侯性好大馬久不聞政事等離鄉之人忽聞談笑

慶五

五

夫逃虛空者藜藿柱乎鼯鼯之逕踉位其空聞人足音蹙然而喜矣又況乎昆弟親戚之警欬其側者乎

註得所至樂則大悅也

疏柱塞也踉良人也蹙行聲也夫時遭暴

亂運屬飢荒逃避波迸於虛園宅唯有藜藿野草柱塞門庭狙獫鼯蹊徑斯在若於堂宇人位虛廣間然當爾之際思鄉滋甚忽聞他人行聲猶自欣悅況乎兄弟親眷警欬言笑者乎此重起譬也

久矣夫莫以真人之言警欬吾君之側乎

註所以未嘗啓齒也夫真人之言所以得吾君性也始得之而喜久得之則忘疏武侯思聞大馬其日固久譬彼流人方滋逃客羈弊既淹實懷鄉眷今乃以真人



六經之說太公兵法之談警然其側非所宜也此合前論也

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芋栗厭葱韭以賓寡人久矣夫今老邪其欲干酒肉之味邪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邪

疏干求也久處山林飧食蔬果年事衰老勞苦厭倦豈不欲求於滋味以養頽齡乎庶稟德以謀固宗廟

徐無鬼曰無鬼生於貧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

疏生涯貧賤安於山藪豈欲貪於飲食以自養哉蓋不然乎將勞君也

君曰何哉奚勞寡人

疏奚何也問其所以也

曰勞君之神與形

疏食欲無厭形勞神倦故慰之耳

武侯曰何謂邪

疏問其所言有何意謂

徐無鬼曰天地之養也一

註不以爲君而恣之無極

疏夫天地兩儀亭毒群品物於資養周普無偏不以爲君恣其奢侈此並是無鬼勞君之辭

登高不可以爲長居下不可以爲短君獨爲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

註如此違天地之平也

疏登高位爲君子不可樂之以爲長居卑下爲百姓不可苦之以爲短而獨誇萬乘之威苦此一國黎庶貪色聲香味以恣耳目鼻口既違天地之意竊爲公不取焉

夫神者不自許也

註物與之耳

疏許與也夫聖主神人物我平等必不多貪滋味而自與焉

夫神者好和而惡姦

註與物共者和也私自許者姦也

疏夫神聖之人好與物和同而惡姦私者夫姦病也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

疏夫姦者私通於理爲病君獨有病其困如何

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吾欲愛民而為義偃兵其可乎

疏欲行愛養之仁而為裁非之義脩於文教偃息兵戈如斯治國未知可不也

徐無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

註愛民之迹為民所尚尚之為愛愛已偽也

為義偃兵造兵之本也

註為義則名彰名彰則競興競興則喪其

真矣父子君臣懷情相欺雖欲偃兵其可

得手

疏夫偏愛之仁裁非之義偃武之功脩文之事迹既彰矣物斯徇焉害民造兵自此始也

君自此為之則殆不成

註從無為為之乃成耳

疏自從也殆近也從此以為必殆隨敗無

為之本故近不成也

凡成美惡器也

註美成於前則偽生於後故成美者乃惡

器也

疏夫善善之事成之於前美迹既彰物則趨競故為惡之器具也

君雖為仁義幾且偽哉

註民將以偽斷之耳未肯為真也

疏幾近也仁義迹顯物皆喪真故近偽本也

形固造形

註仁義有形固偽形必作

疏仁義二塗並有形迹故前迹既依後形

必造

成固有伐

註成則顯也

疏夫功名成者必招爭競故有征伐

變固外戰

註失其常然

疏夫造作刑法而變更易常者物必害之

故致外敵事多爭戰

君亦必無盛鶴列於麗譙之間

註鶴列陳兵也麗譙高樓也



無徒驥於鎗壇之宮

註步兵曰徒但不當為義愛民耳亦無為

盛兵走馬

疏鶴列陳兵也言陳設兵馬如鶴之行列

也麗譙高樓也言其華麗譙燒也鎗壇官

名也君但勿起心偃兵為義亦無勞盛陳

兵卒於高樓之下徒驥馬官苑之間

無藏逆於得

註得中有逆則失耳

疏莫包藏逆心而苟於得

無以巧勝人

註守其朴而朴各有所能則平

疏大巧若拙各敦樸素莫以機心爭勝於

人

無以謀勝人

註率其真知而知各有所長則均

疏忘心遺慮率其直知勿以謀謨勝捷於

物

無以戰勝人

註以道應物物服而無勝名

疏先為清淡以道服人勿以兵戰取勝於物

夫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吾

神者其戰不知孰善勝之惡手在

註不知以何為善則雖克非已勝

疏夫應天順人而或滅凶殄逆者雖亡國

戮人而不失百姓之歡心也若使誅殺人

民兼土并地而意在貪取私養其身及悅

其心者雖復戰克前敵善勝於人不知此

勝於何處在善且在誰邊也

君若勿已矣脩胃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

勿櫻

註若未能已則莫若脩己之誠

疏誠實也櫻擾也事不得止應須治國若

脩心中之實應二儀之生殺無勞作法櫻

擾黎民

夫民死已脫矣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

註甲兵無所陳非偃也

疏大順天地施化無心民以勝殘免脫傷

死何勞措意作法偃兵邪

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

疏黃帝軒轅也大隗大道廣大而隗然空寂也亦言大隗古之至人也具茨山名也在滎陽密縣界亦名泰隗山黃帝聖人久冥至理方欲寄尋玄道故託迹具茨

方明為御昌寓駮乘張若謂朋前馬昆闞滑稽後車

疏方明滑稽等皆是人名在右為駮在左為御前馬馬前為導也後車車後為從也

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塗

註聖者名也名生而物迷矣雖欲之乎大隗其可得乎

疏塗道也今汝州有襄城縣在泰隗山南即黃帝訪道之所也自黃帝已上至于滑稽總有七聖也注云聖者名也名生而物

迷矣雖欲之乎大隗其可得乎此注得之

今子重釋也

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

疏牧馬童子得道人也牧馬曰牧適爾而值牧童因問道之所在

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

疏若汝也然猶是也問山之處所答云我知

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

疏存在也又問道之所在答云知處

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為天下

疏帝驚異牧童知道所在因問緝理區宇其法如何

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

註各自若則無事矣無事乃可以為天下也

疏奚何也若如也夫欲脩為天下亦如治理身身既無為物有何事故老經云我無

為而民自化

予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予適有瞽病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

註日出而遊日入而息

疏六合之內謂崑塵之裏也瞽病謂風眩



胃亂也言我少遊至道之境棲心塵垢之外而有眩病未能體真幸聖人教我脩道晝作夜息乘日教游以此安居而逍遙處世本有作車字者謂乘日新以變化

今予病少痊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為

天下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

註夫為天下莫過自放任自放任矣物亦

奚攬焉故我無為而民自化

疏痊除也虛妄之病久已痊除任染而游

心物外治身治國豈有異乎物我混同故

無事也

黃帝曰夫為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

註事由民作

雖然請問為天下

註今民自得必有道也

疏夫牧養蒼生實非聖人務理雖如此猶

請示以要言

小童辭

疏無所說也

黃帝又問

疏殷勤請小童也

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

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

註馬以過分為害

疏害馬者謂分外之事也夫治身莫先守

分故牧馬之術可以養民間既殷勤聊為

此答

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

註師夫天然而去其過分則大隗至也

疏頓悟聖言故身心愛敬退其分外至乎

大隗合乎天然之道其在吾師乎

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

疏世屬艱危時逢禍變知謀之士思而慮

之如其不然則不樂也

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

疏辯類縣河辭同多轉無談說瑞故則不

歡樂

察士無凌詆之事則不樂

疏機警之士明察之人若不容主客問訊

辭鋒凌轢則不樂也

皆囿於物者也

註不能自得於內而樂物於外故可囿也  
故各以所樂囿之則萬物不召而自來非  
彊之也

疏此數人者各有偏滯未達大方並囿域

於物也

招世之士興朝

疏推薦忠良招致人物之士可以興於朝  
廷也

中民之士榮官

疏治理四民甚能折中斯人精幹局分可

以榮官

筋力之士矜難

疏英髦壯士有力如虎時逢危難務於矜

世也

勇敢之士奮患

疏武勇之士果決之人奮發雄豪滌除禍

患

兵革之士樂戰

疏情好干戈志存鋒刃如此之士樂於征

戰

枯槁之士宿名

疏食寡衣褐形容顛顛留心寢宿唯在聲  
名也

法律之士廣治

疏刑法之士留情格條懲惡勸善其治大  
也

禮教之士敬容

疏節文之禮矜敬容貌

仁義之士貴際

註士之不同若此故當之者不可易其方

疏世有逆遭時逢際會則施行仁義以著

名勲際會也

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事

則不比

註能同則事同所以比

疏比和樂古者因井為市故謂之市井也

若乖本務情必不和也

庶人有旦暮之業則勸

註業得其志故勸



疏衆庶之人各有事且暮稱情故自勉勵

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

註事非其巧則情

疏壯盛也百工功巧各有器械能順其情

事斯盛矣

錢財不積則貪者憂

註物得所嗜而樂也

權勢不尤則夸者悲

疏尤甚也夫貪競之人必聚財以適性於

誇之士假權勢以娛心事苟乖情則憂悲

斯生矣

勢物之徒樂變

註權勢生於事變

疏夫禍起則權勢尤故以勢陵物之徒樂

禍變也

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為也

註凡此諸士用各有時時用則不能自己

也苟不遭時則雖欲自用其可得乎故貴

賤無常也

疏以前諸士遭遇時命情隨事遷故不無

為也

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

註士之所能各有其極若四時之不可易

耳故當其時物順其儉次則各有用矣是

以順歲則時序易性則不物物而不物非

度五

十六

毀如何

疏此次第也夫士之所行能有長短用捨

隨時成有次第方之歲敘炎涼不易於物

不物猶不易於物者也

馳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

註不守一家之能而之夫萬方以要時利

故有匍匐而歸者所以悲也

疏馳騫身心潛伏前境至乎沒命不知反

歸頑愚若此深可悲歎也已矣

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

羿也可乎

註不期而中謂誤中者也非善射也若謂

謬中為善射是則天下皆可謂之羿可乎

言不可也

疏期謂準的也夫射無期準而誤中一物

即謂之善射者若以此為善射可乎

惠子曰可

疏謂宇內皆羿也

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

下皆堯也可乎

註若謂諺中者羿也則私自是者亦可謂

堯矣莊子以此明妄中者非羿而自是者

非堯

疏各私其是故無公是也而唐堯聖人對

桀為是若各是其所是則皆聖人可乎言

不可

惠子曰可

疏言各是其是天下盡堯有斯理而惠施

滯辯有言無實

莊子曰然則儒墨楊秉四與夫子為五果孰

是邪

註若皆堯也則五子何為復相非乎

疏儒姓鄭名緩墨名翟也楊名朱秉者公

孫龍字也此四子者並聰明過物蓋世雄

辯添惠施為五各相是非未知決定用誰

為是若天下皆堯何為五復相非乎

或者若魯遽者邪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

矣吾能冬鑿鼎而夏造冰矣

疏姓魯名遽周初人云冬取千年燥灰以

擁火須臾出大可以鑿鼎盛夏以瓦瓶盛

水湯中煮之縣瓶井中須臾成冰也而迷

惑之俗自是非徒與魯無異也

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吾所謂

道也

疏千年灰陽也火又陽也此是以陽召陽

井中陰也水又陰也此是以陰召陰魯遽

此言非其弟子也

吾示子乎吾道於是為之調瑟廢一於堂廢

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

註俱亦以陽召陽而橫自以為是

疏廢置也置一瑟於堂中置一瑟於室內

鼓堂中宮角室內弦應而動斯乃五音六

律聲同故也猶是以陽召陽也

夫或改調一弦於五音無當也

註隨調而改



疏堂中改調一弦則室內音無復應動當為律不同故也

鼓之二十五絃皆動

註無聲則無以相動有聲則非同不應今改此一絃而二十五弦皆改其以急緩為調也

疏應唯宮角而已密二十五弦俱動聲律同者悉應動也

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

註魯遽以此夸其弟子然亦以同應同耳未為獨能其事也

疏聲律之外曾更有異術雖復應動不同總以五音為其君主而已既無他術何足以自夸

且若是者邪

註五子各私所見而是其所是然亦無異於魯遽之夸其弟子未能相出也

疏惠子之言各私其是務夸陵物不異魯遽故云若是

惠子曰今夫儒墨揚兼且方與我以辯相拂

以辭相鎮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註未始吾非者各自是也惠子便欲以此為至

莊子曰齊人躄子於宋者其命閻也不以完註投之異國使門者守之出便與手不保其全此齊人之不慈也然亦自以為是故為之

疏閻守門人也齊之人棄躄其子於宋仍命以此不亦我是

其求鉏鍾也以束縛

註乃反以愛鍾器為是束縛恐其破傷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

註唐失也失亡其子而不能遠索遺其氣類而亦未始自非人之自是有斯謬矣

疏鉏小鍾也唐亡失也求覓亡子不偶境

域束縛鉏鍾恐其損壞賤子貴器為不慈遺其氣類亦言我是

夫楚人寄而躄閻者

註俱寄止而不能自投於高地也

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鬪未始離於岑

而足以造於怨也

註本岸也夜半獨上人船未離岸已共人  
鬪言齊楚二人所行若此而未嘗自以為  
非今五子自是豈異斯哉

疏楚郢之人因子客寄近于江濱乏網投

躡守門之家夜半無人之時輒入他人舟

上而船未離本已共舟人鬪打不懷恩德  
更造怨辭愚復如斯亦云我是惠子之徒  
此之類也本岸也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墜  
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  
風聽而斲之

註瞑目恣手

疏郢楚都也漢書揚雄傳作郢乃因郢人  
謂泥畫之人也墜者白善土也漫汗也莊

生送親知之葬過惠子之墓緬懷疇昔仍  
起斯譬瞑目恣手聽聲而斲運斤之妙遂  
成風聲若蠅翼者言其神妙也

盡墜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  
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

疏去墜漫而鼻無傷損郢人立傍容貌不

失元君聞其神妙嘗試召而為之

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  
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之  
矣

矣

註非夫不動之質忘言之對則雖至言妙

斲而無所用之

疏質對也匠石雖巧必須不動之質莊子

雖賢猶藉忘言之對蓋知惠子之亡莊子

喪偶故匠人輟成風之妙響莊子息濠上

之微言

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

謂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

疏管仲姓管名仲字夷吾齊相也是鮑叔

牙之友人桓公尊之號曰仲父桓公即小

白也一匡天下九合諸侯而為霸王者管

仲之力也病病者言是病極重也大病者

至死也既將屬續故臨問之仲父死後屬

付國政與誰為可也

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



疏問國政欲與誰答曰與鮑叔也

曰不可其為人黎廉善士也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鈎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若也將弗久矣

疏姓鮑字叔牙貞廉清絜善人也而事猥之人不如已者不比數之一聞人之過至死不忘率性廉直不堪宰輔上以忠直鈎束於君下以清明逆忤百姓不能和混故君必罪之管仲賢人通鑒於物恐危社稷慮害叔牙故不舉之也

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為人也上忘而下畔

註高而不亢

疏姓隰名朋齊賢人也叛猶望也混高卑

慶五

二十二

一榮辱故已為卿輔能遺富貴之尊下撫黎元須忘卑隸之賤事不得止用之可也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

註故無棄人

疏不及已者但懷哀悲輔弼齊侯期於淳

樸心之所愧不逮軒轅也

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

疏聖人以道德拯物賢人以財貨濟人也

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

也勿已則隰朋可

疏運智明察臨於百姓逆忤物情長牙治國則不問物之小瑕治家則不見人之過

勿已則隰朋可總結以前義

吳王浮于江登乎狙之山衆狙見之恂然棄而走逃於深莽有一狙焉委蛇攫拏見巧乎

王王射之敏給

註敏疾也給續括也

疏狙獼猴也山多獼猴故謂之狙山也恂

怖懼也羨棘叢也委蛇從容也攫拏騰擲

也敏給猶速也吳王浮江遨遊眺望衆狙

恂懼走避深棘獨一老狙恃便教王王既

怪怒急速射之

搏捷矢

註捷速也矢往雖速而狙猶搏之

搏捷矢

註捷速也矢往雖速而狙猶搏之

疏搏接也捷速也矢箭也箭往雖速狙皆接之其敏捷也如此

王命相者趨射之狙執死

疏命召也相助也謂王之左右也王既自射不中乃召左右亂趨射之於是狙抱樹而死

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教予以至此殛也戒之哉嗟乎無以汝色驕人哉

疏姓顏字不疑王之友也殛死也予我也狙矜伐勁巧恃賴方便傲慢於王遂遭死殛嗟此狡獸可以戒人勿淫聲色驕豪於世

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鋤其色去樂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

註稱其忘巧遺色而任夫素朴

疏姓董名梧吳之賢人也鋤除去也既奉王教於是退歸悔過自新師於有道除其美色去其聲樂重素朴辭榮華脩德三年國人稱其賢善

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

疏猶是齊物中南郭子綦也其隱几等義

並具解內篇

顏成子入見曰夫子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

疏顏成子綦門人也尤甚也每仰歎先生

忘物之甚必固形同槁骸心若死灰慕德

殷勤有此嗟詠也

曰吾嘗居山穴之口矣當是時也田禾一覩我而齊國之衆三賀之

註以得見子綦為榮

疏山穴齊南山也田禾齊王姓名子綦隱居山穴德音遐振齊主暫覩以見為榮所以一國之人三度慶賀也

我必先之彼故知之我必賣之彼故嚮之

疏我聲名在先故使物知我我便是賣於名聲故田禾見而則之

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嚮之

疏若我韜光晦迹不有聲名彼之世人何



得知我我若名價不貴彼何得見而則之  
只為不能滅迹匿端故為物之所賣鬻之  
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

疏喪猶亡生也子綦悲歎世人捨己慕他  
喪失其道

吾又悲夫悲人者

疏夫道無得喪而物有悲樂故悲人之自  
喪者亦可悲也

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

註子綦知夫為之不足以救彼而適足以  
傷我故以不悲悲之則其悲稍去而泊然

無心枯槁其形所以為日遠矣

疏夫玄道沖虛無喪無樂是以悲人自喪  
及悲者雖復前後悲深淺稱異咸未偕道  
故亦可悲悲而又悲遣之又遣教既彰矣

玄玄之理斯著與眾妙相符故曰而深遠  
矣

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  
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

註古之言者必於會同

疏觴酒器之總名謂以酒燕之也爵亦酒  
器受一升大人欲飲必先祭其宜僚瀝酒  
祭故祝聖人願與孔子於此言論也

曰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

註聖人無言其所言者百姓之言耳故曰  
不言之言苟以言為不言則雖言出於口  
故為未之嘗言

於此乎言之

註今將於此言於無言

疏夫理而教不言矣教而理未之嘗言也  
是以聖人妙體斯趣故終曰言而未嘗言

也孔子應宜僚之請故於此亦言於無言  
矣

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  
秉羽而郢人投兵

註此二子息訟以默澹泊自若而兵難自  
解

解

疏姓熊字宜僚楚之賢人亦是勇士沉沒  
者也居於市南因號曰市南子焉楚白公  
勝欲因作亂將殺令尹子西司馬子綦言

熊宜勇士也若得敵五百人遂遣使屈之  
且僚正上下弄丸而戲不與使者言使因  
以劍乘之宜僚曾不驚懼既不從命亦不  
言他白公不得宜僚反事不成故曰兩家  
難解姓孫字叔敖楚之令尹甚有賢德者  
也郢楚都也投息也叔敖蘊藉實知高枕  
而逍遙會理忘言執羽扇而自得遂使敵  
國不侵折衝千里之外楚人無事修文德  
息其武略彰二子有此功能故可與仲尼  
晤言贊揚玄道也

丘願有喙三尺

註苟所言非已則雖終身言故為未嘗言  
耳是以有喙三尺未足稱長凡人閉口未  
是不言

疏喙口也苟其言當即此無言假余喙長

三尺與閉口何異故願有之也

彼之謂不道之道

註彼謂二子

疏彼謂所詮之理不道而道言非道非不  
道也

此之謂不言之辯

註此謂仲尼

疏此謂能詮之教不言而言非言非不言  
也子玄乃云此謂仲尼斯注粗淺失之遠  
矣夫不道不言斯乃探微索隱窮理盡性  
豈二子之所能邪若以甘寢弄丸而稱息  
訟以默者此則默語懸隔丘何得有喙三  
尺乎故不可也又此一章盛談玄極觀其  
文勢不關孫熊明矣

故德總乎道之所一

註道之所容者雖無方然總其大歸莫過  
於自得故一也

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

註言出其分非至如何

疏天至道之境重玄之域聖心所不能知  
神口所不能辨若以言知索真失之遠矣  
故德之所總言之所然者在於至妙之一  
道也

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

註各自得耳非相同也而道一也



疏夫一道虛玄曾無涯量而德有上下誰不能周備也本有作同字者言德有優劣未能同道也此解前道之所一也

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

註非其外故不能舉

卷五

二十八

疏夫知者玄道所謂妙絕名言故非辯說所能勝舉也此解前知之所不知也

名若儒墨而凶矣

註夫儒墨欲同所不能同舉所不能舉故

凶

疏夫執是競非而名同儒墨者凶禍斯及矣

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

註明受之無所辭所以成大

疏百川競注東流不息而巨海容納曾不

辭憚此據東海為言亦宏博之至也已

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

註汎然都任

疏前舉海為諭此下合譬也聖人德合二儀故并包天地仁覃無外故澤及天下成

而不處故不知誰為推功於人故莫識其氏族矣

是故生無爵

註有而無之

死無謚

卷五

二十九

註謚所以名功功不在己故雖謚而非己有

疏夫人處世生有名位死定謚號所以表其實也聖人生既以功推物故死亦無可

謚也

實不聚

註今萬物各知足

疏縱有財德悉分散於人也

名不立

註功非己為故名歸於物

疏夫名以名實實既不聚故名將安寄也

此之謂大人

註若為而有之則小矣

疏總結以前忘於名謚之士可謂大德之人

狗不以善吠為良人不以善言為賢

註賢出於性非言所為

疏善喜好也夫犬不必吠賢人豈復多言

而況為大手

註大人愈不可為而得

疏夫好言為賢猶自不可況惑心取捨於

大手

夫為大不足以為大而況為德乎

註唯自然乃德耳

○ 疏愛心宏博謂之大冥符玄道謂之德夫

有心求大於理尚乖況有情為德固不可

也

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

註天地大備非求之也

疏備具足也夫二儀覆載亭毒無心四敘

周行生成庶品蓋何術焉而萬物必備

知大備者無求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已也

註知其自備者不捨已而求物故無求無

失無棄也

疏夫體弘自然之理而萬物素備者故能

於物我之際淡然忘懷是以無取無捨無失無喪無證無得而不以物境易奪已心也

也

反已而不窮

註反守我理我理自通

疏只為弘備故契於至理既而反本還原

會已身之妙極而無窮竟者也

循古而不摩

註順常性而自至耳非摩拭

○ 疏循順也順於物性無心改作豈復摩飾

而矜之

大人之誠

註不為而自得故曰誠

疏誠實也夫反本還原因循萬物者斯乃

大聖之人自實之德也

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斂曰為我相吾

子孰為祥

疏子綦楚司馬子綦也陳行列也諸於也

方姓也斂名也孰誰也祥善也九方斂善

相者也陳列諸子於庭前命方斂令相之



八子之中誰為吉善

九方斂曰柶也為祥

疏柶子名也言八子之中柶最祥善也

子綦瞿然喜曰奚若

疏瞿然驚喜貌聞子吉祥故容貌驚喜問

其祥善貌相如何

曰柶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子綦索然

出涕曰吾子何為以至於是極也

疏索然涕出貌方斂識見淺近以食肉為

祥子綦鑿深玄妙知其非吉故憫其凶極

○ 悲而出涕

九方斂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況父

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禦福也子則祥矣

父則不祥

疏三族謂父母族也妻族也禦拒扞也夫

共國君食尊榮富貴恩被三族何但二親

子享吉祥父翻涕泣斯乃禦福德也

子綦曰斂汝何足以識之而柶祥邪盡於酒

肉入於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來

疏自從也方斂小巫識鑿不遠相柶祥者

不過酒肉味入於鼻口方斂道術理盡於

斯詎知酒肉由來從何而至

吾未嘗為牧而牂生於與未嘗好田而鷄生

於突若勿怪何邪

註夫所以怪出於不意故也

疏牂羊也與西南隅未地羊位也突東南

隅辰地也辰為鷄位故言牂生也夫羊須

牧養鷄因畋獵若祿藉功著然後可致富

貴今柶而功行未聞而與國君同食何異

乎無牧而忽有羊不田而獲鷄也非牧非

○ 田怪如何也

吾所與吾子遊者遊於天地

註不有所為

吾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地

註隨所遇於天地耳邀遇也

疏邀遇也天地無心也子綦體道虛志順

物自足於性分之內教遊乎天地之間所

造皆適不待歡娛所遇斯食豈資厚味邪

吾不與之為事不與之為謀不與之為怪

註怪異也循常任性脫然自爾

疏忘物故不為事忘智故不為謀循常故不為怪

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撓

註斯不為也

疏誠實也乘二儀之實道順萬物以逍遙

故不與物更相撓擾

吾與之一委蛇而不與之為事所宜

註斯順耳無擇也

疏委蛇猶縱任也心境不二從容任物事

既非事何宜便之可為乎

今也然有世俗之償焉

註夫有功於物物乃報之吾不為功而償

之何也

疏夫報功賞德者世俗務也苟體道任物

不立功名何須功之償哉

凡有怪徵者必有怪行殆乎非我與吾子之

罪幾天與之也

註今無怪行而有怪徵故知其天命也

疏殆危也幾近也夫有怪異之行者必怪

異之徵祥也今吾子未有怪行而有怪徵

必遭殆者斯乃近是天降之災非吾子之

罪

吾是以泣也

註夫為而然者勿為則已矣不為而自至

則不可奈何也故泣之

疏罪若由人庶其修改既闕天命是以泣

也

無幾何而使捆之於燕盜得之於道全而鬻

之則難不若刑之則易

註全恐其逃故不如刑之易售也

疏無幾何謂俄頃間也楚使捆聘燕途道

之上為賊所得略捆為奴而全形賣之恐

其逃竄故難防禦則刑足不慮其逃故易

售

於是乎刑而鬻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然身

食肉而終

疏渠公齊之富人為街正捆之既遭刑足

賣與齊國富商之家代主當街終身肉食

也字又作術者云渠公屠人也賣捆在屠

家共主行宰殺之術終身食肉也



齧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

疏齧缺逢遇許由仍問欲何之適

曰將逃堯

疏答曰將欲逃避帝堯

曰奚謂邪

疏問其何意

曰夫堯畜畜然仁吾恐其為天下笑後世其人與人相食與

註仁者爭尚之原故也

疏畜畜盛行貌也成行偏愛之仁乖於淳

和之德恐宇內喪道之士猶甚堯季將來

逐迹百姓飢荒倉廩既虛民必相食是以

逃也

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

勸致其所惡則散

疏夫民撫愛則親利益則至來譽贊則相

勸勉與所惡則眾離散故黔首聚散蓋不

難也

愛利出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眾夫

仁義之行唯且無誠

註仁義既行將偽以為之

疏夫利益蒼生愛育羣品之功聚眾莫先

仁義而履仁蹈義捐率於中者少託於聖

迹以規名利者多是故行仁義者矯性偽

情無誠實者也

且假夫禽貪者器

註仁義可見則夫貪者將假斯器以獲其

志

疏器聖迹也且貪於名利險於禽獸者必

假夫仁義為其器者也

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

註若夫仁義各出其情則其斷制不止乎

一人

疏榮利之徒負於仁義恣其鳩毒斷制天

下向無聖迹豈得然乎

譬之猶一覲也

註覲割也萬物萬形而以一劑割之則有

傷也

疏覲割也若以一人制服天下譬猶一刀

割於萬物其於損傷彼此多矣

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唯外乎賢者知之矣

註外賢則賢不偽

疏夫賢聖之迹為利一時萬代之後必生

賊害唯能忘外賢聖者其知之妙也

慶五

三十六

有暖姝者有濡需者有卷婁者

疏此略標下解釋

所謂暖姝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暖姝姝而私自悅也自以為足矣而未知未始有物也

註意盡形教豈知我之獨化於玄冥之境哉

哉

疏暖姝自許之貌也小見之人學問寡薄自悅足謂窮微極妙豈知所學未有一物

可稱也是以謂暖姝者此言結前也

是以謂暖姝者也濡需者豕豨是也擇疏鬣

自以為廣宮大囿奎蹄曲隈乳間股脚自以

為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

煙火而已與豕俱焦也

疏濡需矜夸之貌也豕豨也言豨寄猪體

上擇疏長之毛鬣將為廣大宮室苑囿蹄

蹄

脚奎隈之所股脚乳旁之間用為溫暖利

便豈知屠人忽操湯火攘臂布草而殺之

乎即已與豕俱焦爛者也論流俗寡識之

人耽好情欲與豕豨濡需喜歎無異也

此以域進此以域退

慶五

三十七

疏域境界也豨則逐豕而有亡人則隨境

而榮樂故謂之域進退也

此其所謂濡需者也

註非夫通變遯世之才而偷安乎一時之

利者皆豕豨者也

疏此結也

卷婁者豨也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羶

也豨有羶行百姓悅之

疏卷婁者謂背項俛曲俯前學卷而偃僕

也羊肉羶腥無心慕蟻蟻聞而歸之豨有

仁行不慕百姓百姓悅之故羊肉比豨蟻

況百姓

故三徙成都至鄧之墟而十有萬家

疏奔避丹朱又不願眾聚故三度逃走移

徙避之百姓慕德從者十萬所居之處自



成都邑至鄧墟地名也

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曰冀得其來之澤

疏地無草木曰童土堯聞舜有賢聖之德妻以娥皇女英舉以自代讓其天下居不

毛土歷試艱難望鄰境承儀蒼生蒙澤

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所謂卷髮者也

註聖人之形不異凡人故耳目之用衰也

至於精神則始終常全耳若少則未成及

長而衰則聖人之聖曾不崇朝可乎

疏既登九五威跨萬乘慙念蒼生憂憐凡

庶於是年齒長老耳目衰竭無由休息豈

得歸寧僂僂孳孳卷形勞神倦所謂卷髮者

也

卷五

三十八

是以神人惡衆至

註衆自至耳非好而致也

疏三徙遠之以惡也

衆至則不比不比則不利也

註明舜之所以有天下蓋於不得已耳豈

比而利之

疏比和也夫衆聚則不和不和則不利於我也

故無所甚親無所甚踈抱德煬和以順天下此謂真人

疏煬温也夫不測神人親疏一觀抱守温

和可謂真聖

於蟻棄知於魚得計於羊棄意

註於民則蒙澤於舜則形勞

疏不慕羊肉之仁故於蟻棄智也不為羶

行教物故於羊棄意也既遺仁義合乎至

道不濡沫相忘於江湖故魚得計此斥虞

舜羶行故及斯言也

以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

註此三者未能無其耳目心意也

卷五

三十九

疏夫視目之所見聽耳之所聞復心之所

知不逐物於分外而知止其分內者其真

人之道也

若然者其平也繩

註未能去繩而自平

疏繩無心而正物聖忘懷而平等  
其變也循

註未能絕迹而玄會

疏循順也處世和光千變萬化大順蒼生  
曾不逆寡

古之真人以天待之

註居無事以待事事斯得

疏如上所解即是玄古真人用自然之道  
虛其心以待物

不以人入天

註以有事求無事事愈荒

疏不用人事取捨亂於天然之智

古之真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  
之也生

註死生得失各隨其所居耳於生為得於  
死或復為失未始有常也

疏夫處生而言即以生為得若據死而語

便以生為喪死生既其無定得失的在誰  
邊噫未可知也是以混死生一得喪故謂  
之真人矣

藥也其實薑也桔梗也雞壘也豕零也是時  
為帝者也何可勝言

註當其所須則無賤非其時則無貴貴賤  
有時誰能常也

疏薑烏頭也治風痺桔梗治心腹血雞壘

即雞頭草也服延年豕零猪苓根也似猪

卵治渴病此並賤藥也帝君王也夫藥無

貴賤瘡病則良藥病相當故便為君主乃

至目視耳聽手捉心知用有行藏時有興

廢故時之所賢者為君才不應世者為臣

此事必然故何可言盡也

勾踐也以甲楯三千棲於會稽

疏勾踐越王也會稽山名也越為吳軍所

殘窘迫退走棲息於會稽山上也

唯種也能知亡之所以存唯種也不知其身

之所以愁

疏種越大夫名其時勾踐大敗兵唯三千

走上會稽山亡滅非遠而種密謀深智亡

時可在當時矯與吳和後二十二年而滅

吳矣夫狡兔死良狗烹敵國滅忠臣亡教



其然也平吳之後范蠡去越而遊乎江海  
變名易姓韜光晦迹即陶朱公是也大夫  
種不去為勾踐所誅但知國亡而可以存  
不知愁身之必死也字亦有作種者隨字  
讀之

故曰鷓目有所適鶴脛有所節解之也悲

註各適一時之用不能靡所不可則有時  
而失有時而失故有時而悲矣解去也

疏鷓目晝闇而夜開則適夜不適晝鶴脛  
稟分而長則能長不能短枝節如此故解

去則悲亦猶種闇於謀身長於存國也

故曰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  
焉

註有形者自然相與為累唯外乎形者磨  
之而不磷

疏風日是氣河有形質凡有形氣者未能  
無累也而風吹日累必有損傷恃源而往

所以不覺亦猶吳得越之後謀臣必恃其  
功勳以無後慮遭戮是知物相利相必相

為害也

謂只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為未始其攬  
也

註實已損矣而不自覺

恃源而往者矣

註所以不覺非不損也恃源往也

疏恃賴也攬損也風之與日相與守河於  
河攬損而不知覺恃其源流

故水之守土也審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  
也審

註無意則止於分所以為審

疏審安定也夫水非土則不安影無人則  
不見物無造物則不立故三者相守而自

以為固而新故不住存亡不停昨日之物  
於今已化山舟潛遁昧者不知斯之義也

故目之於明也殆耳之於聰也殆心之於殉  
也殆

也殆

註有意則無崖故殆

疏殉逐也夫視目所見聽耳所聞任心所  
逐若目求離朱之明耳索師曠之聰心逐

無崖之知欲不危殆其可得乎

凡能其於府也殆殆之成也不給改

註所以貴其無能而任其天然

疏夫運分別之智出於藏府而自伐能者必致危亡也故雖有成功不還周給而改悔矣

禍之長也茲萃

註萃聚也苟不能忘知則禍之長也多端矣

疏滋多也萃聚也役於藏府自顯其能故凶災禍患增長而多聚之也

其反也緣功

註反守其性則其功不作而成

疏自伐已能而反招禍敗者緣於功成不退故也

其果也待久

註欲速則不果

疏夫誠意成功決定矜成有待之心其日固久

而人以為已寶不亦悲乎

註已寶謂有其知能

疏流徙之人心處愚暗寶貴已能成功而處執滯如是甚可悲傷

故有亡國戮民無已

註皆有其身之禍

疏貪土地為已有大寶取之無道國破家

亡殘害黎元無數無窮已也

不知問是也

註不知問禍之所由由于有心而修心以救禍也

疏世有明人是為龜鏡不知問禍敗所由

唯惡貧賤愚之至也

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踐而後善

博也

疏踐躐俱履蹈也夫足之能行必履於地仍賴不踐之土而後得行若無餘地則無

由安善而致博遠也此舉譬也

人之於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

之所謂也

註夫忘天地遺萬物然後蜩翼可得而知也況欲知天之所謂而可以不無其心哉



疏知有明暗能有少多各止其分則物道  
遙是以地藉不踐而得行心賴不知而能  
照所以處寂養恬天然之理故老經云有  
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此合論也

知大一知大陰知大目知大均知大方知大

信知大定至矣

疏此略標能知七大之者可謂造極自此  
以下歷解義

大一通之

註道也

○ 疏一是陽數大一天也能通生萬物故曰

通

大陰解之

註用其分內則萬事無滯也

疏大陰地也無心運載而無分解物形之

也

大目視之

註用萬物之自見亦大目也

疏各視其所見謂大目

大均緣之

註因其本性今各自得則大均也

疏緣順也大順也物物各性足均平

大方體之

註體之使各得其分則萬方俱得所以為

大方也

疏萬物之形各有方術蜘蛛結網之類斯

體達之

大信稽之

註命之所期無令越逸斯大信也

○ 疏信實也稽至也循而任之各至其實斯

大信也

大定持之

註真不撓則自定故持之以大定斯不持

也

疏物各信空持而用之其理空矣

盡有天

註夫物未有無自然者也

疏上來七大未有不由其自然者也

循有照

註循之則明無所作也

疏循順也但順其天然智自明照

冥有樞

註至理有極但當冥之則得其樞要也

疏窈冥之理自有樞機而用之無勞措意也

也

始有彼

註始有之者彼也故我述而不作

疏始有之者彼也故我述而不作也

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

○註夫解任彼則彼自解解之無功故似不

解

疏體從彼學而解也戒小成性故不似解

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

註明彼知也

疏能忘其知故似不知也

變五

四十六

不知而後知之

註我不知則彼知自用彼知自用則天下

莫不皆知也

疏不知而知故不知而後知此是真知

其問之也不可以有崖

註應物宜而無方

而不可以無崖

註各以其分

頡滑有實

註萬物雖頡滑不同而物物各自有實也

疏頡滑不同也萬物紛擾頡滑不同統而

治之成資實道

古今不代

註各自有故不可相代

○疏古自在古不從古以來今今自存今亦

不從今以生古物各有性故不相代換也

而不可以虧

註宜各盡其分也

疏時不往來法無遷貿豈賴古以為今邪

則可不謂有大揚摧乎

變五

四十七

註摧而揚之有大限也

疏如上所問其道廣大豈不謂顯揚妙理

而推實論之乎

闔不亦問是已奚惑然為

註若問其大摧則物有至分故忘已任物



之理可得而知也奚為而惑若此也

䟽闡何不也奚何無識之類若夜游何不

詢問聖人及其弱喪而迷惑困苦如何是

為也

以不惑解惑復於不惑是尚大不惑

註夫惑不可解故尚大不惑愚之至也是

以聖人從而任之所以皇王殊迹隨世為

名也

䟽不惑聖智惑於凡情也以聖智之言辨

於凡惑忘得反本復乎真根而不能得意

忘言而執乎聖迹貴重明言以不惑為大

此乃欲尚不惑豈能除惑哉斯又遺於不

惑也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二十六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二十七

八一

河 南 郭 象 註

唐 西 華 法 師 成 玄 英 疏

雜篇則陽第二十五

則陽游於楚

䟽姓彭名陽字則陽魯人游事諸侯後入

楚欲事楚文王

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

䟽姓夷名節楚臣也則陽欲事於楚故因

夷節稱言於王王既貴重故猶未之見也

夷節所進未遂故罷朝而歸家

夷節歸彭陽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

䟽王果楚之賢大夫也譚猶稱說也本亦

有作言談字者前因夷節未得見王後說

王果冀其談薦也

王果曰我不若公閱休

䟽若如也公閱休隱者之號也王果賢人

嫌彭陽貪榮情速故威稱隱者以抑其進

趨之心也 彭陽曰公閱休奚為者邪

疏奚何也既稱公閱休言已不知故問何為疾聞所以

曰冬則獨斃于江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者曰此予宅也

注言此者以抑彭陽之進趨

疏獨刺也樊傍也亦茂林也隆冬刺斃於江渚以逍遙盛夏歸休偃茂林而取適既無環廡故指山傍而為舍此略陳閱休之事迹也

夫夷節已不能而况我乎吾又不若夷節夫夷節之為人也無德而有知不自許以之神其交固顛冥乎富貴之地

注言已不若夷節之好富貴能交結意盡形之任知以干上也

疏顛冥猶迷沒也言夷節交游堅固意在榮華顛倒迷惑情貪富貴實無真德而有俗知不能虛淡以從神而好任知以干上數數如此猶自不能况我守愚若為堪薦此是王果謙遜之辭也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

注苟進故德薄而名消

疏消毀損也言則陽恩我談已於王者此適可敗壞名行必不益於威德也

夫凍者假衣於春暘者反冬乎冷風

注言已順四時之施不能赴彭陽之急

疏夫遭凍之人得衣則暖被暘之者遇水便活乃待陽和以解凍須寒風以救暘雖乖人事實順天時履道達人體無近惠不進彭陽其義亦爾

夫楚王之為人也形尊而嚴其於罪也無赦如虎非夫佞人正德其孰能撓焉

疏儀形有南面之尊威嚴據千乘之貴赫怒行毒猶如暴虎戮辱蒼生必無赦宥自非大佞之人不堪任使若履正懷德之士誰能屈撓心志而事之乎

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

注淡然無欲樂足於所遇不以侈靡為貴而以道德為榮故其家人不識貧之可苦疏御寇居鄭老萊在楚妻孥窮窶而樂在其內賢士尚然况乎真聖斯志貧也



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

注輕爵祿而重道德超然坐忘不覺榮之在身故使王公失其所以為高

疏韜光為窮顯迹為達哀公德友於尼父軒轅勝步於廣成斯皆道在則尊不拘品

命故能使萬乘之王五等之君化其高貴之心而為卑下之行也

其於物也與之為娛矣

注不以為物自苦

疏同塵涉事與物無私所造皆適故未嘗不樂也

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已焉

注通彼人不喪我

疏混迹人間而無滯塞雖復通物而不喪我動不傷寂而常守於其真

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

注人各自得斯飲和矣豈待言哉

疏蔭庇群生冥同蒼昊中和之道各得其心滿腹而歸豈勞言教

與人並立而使入化

注望其風而靡之

疏和光同塵斯並立也各反其真斯人化也

父子之宜彼其乎歸居

注使彼父子各歸其所

疏雖復混同貴賤而倫序無虧故父子君臣各居其位無相參冒不亦宜乎

而一間其所施

注其所施同天地之德故間靜而不二

疏所有施惠與四時合序未嘗不間暇從容動靜不二

其於人心者若是其遠也

疏聖人之用心其如上說是以知其清高深遠也

故曰待公闕休

注欲其釋楚王而從闕休將以靜泰之風

鎮其動心也

疏此總結也

聖人達綱繆

注所謂玄通

疏綢繆結縛也夫達道聖人超然懸解體知物境空約豈為塵網所羈閱休雖未極乎道故但託而說之也

周盡一體矣

注無外內而皆同照

疏夫智周萬物窮理盡性物我不二故混同一體也

而不知其然性也

注不知其然而自然者非性如何

○疏能所相應境智冥合不知所以莫辨其所然故與真性符會

復命搖作而以天為師

注搖者自搖作者自作莫不復命而師其天然也

疏反夫真根復於本命雖復搖動順物而作動靜無心合於天地故師於二儀也

人則從而命之也

注此非赴名而高其迹師性而動其迹自高故人不能下其名也

疏命名也合道聖人本元名字為有清塵

可慕故人從後而名之

憂乎知而所行恒無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

注任知其行則憂患相繼

疏任知為物憂患斯生心靈易奪所行無幾攀緣念慮寧有住時假令神禹無奈何

生而美者人與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

注鑑鏡也鑑物無私故人美之今夫鑑者豈知鑑而鑑邪生而可鑑則人謂之鑑耳

○若人不相告則莫知其美於人譬之聖人

人與之名

疏鑑鏡也告語也夫生明照照物無私人愛慕之故名為鏡若人不相告語明鏡本亦無名此起譬也

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也終無已

注夫鑑之可喜由其無情不問知與不知聞與不聞來即鑑之故終無已若鑑由聞知則有時而廢也

疏已止也夫鏡之照物義在無情不問怨



親照恒平等若不聞而不知鏡亦不照既有聞知鏡能照之斯則事涉間奪有時休廢矣焉能久照乎只為凝照無窮故為人之所喜好也  
人之好之亦無已性也

注若性所不好豈能久照  
疏鏡之能照出自天然人之喜好率乎造物既非矯性所以無窮

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

注聖人無愛若鏡耳然而事濟於物故入與之名若人不相告則莫知其愛人也  
疏聖人澤被蒼生恩流萬代物荷其德人與之名更相告語嘉號斯起不若然者豈有聖名乎

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已

注蕩然以百姓為芻狗而道合於愛人故能無已若愛之由乎聞知則有時而衰也  
疏夫聖德遐曠接物無私亭毒群生芻狗

百姓豈待知聞而後愛之哉只為慈救無偏故德無窮已此合諭也  
人之安之亦無已性也

注性之所安故能久  
疏安定也夫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故無心於動靜也故能疾雷破山而恒定大風振海而不驚斯率其真性者也若矯性偽情則有時而動矣故王弼云不性其情焉能久行其企

舊國舊都望之暢然

注得舊猶暢然況得性乎  
疏國都諭其真性也夫少失本邦流離他邑皈望桑梓暢然喜歡况喪道日淹逐末來久今既還原反本故曰暢然  
雖使丘陵草木之緜

注緜合也

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况見見聞聞者也  
注見所嘗見聞所嘗聞而猶暢然况體其性也  
疏緜合也舊國舊都荒廢日久丘陵險陋

草木叢生入中相訪十人識九見所曾見  
聞所曾聞懷生之情暢然歡樂況喪道日  
久流沒生死忽然反本會彼真原皈其重  
玄之鄉見其至道之境其為樂也豈易言  
乎

以十仞之臺懸衆間者也

注衆之所習雖危猶間況聖人之無危

疏七尺曰仞臺高七丈可謂危懸人衆數

登遂不怖懼習以性成尚自寬閑而況得

真何往不安者也

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

注冉相氏古之聖王也居空以隨物物自

成

疏冉相氏三皇以前無為皇帝也環中之

空也言古之聖王得真空之道體環中之

妙故道順群生混成庶品

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

注忽然與之俱往

疏無始無過去無終無未來也無幾無時

無見在也體化合變與物俱往故無三時

也

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

注日與物化故常無我常無我故常不化

也

疏順於日新與物俱化者動而常寂故疑

寂一道疑然不化

闔嘗舍之

注言夫為者何不試舍其所為之乎

疏闔何也言體空之人冥於造物千變萬

化而與化俱往曷常暫相捨離也

夫師天而不得師天

注唯無所師乃得師天

疏師者做做之名天者自然之謂夫大塊

造物率性而動若有心師學則乖於自然

故不得也

與物皆徇其以為事也若之何

注雖師天猶未免於殉奚足事哉師天猶

不足稱事況又不師邪

疏徇者逐也求也夫有心做做造化而與

物俱往者此不率其本性也奚足以為修



其事業乎尚有所求故是徇也夫師猶有稱徇况捨已逐物其如之何

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

疏夫得中聖人達於至理故能人天雙遣

物我兩忘既曰無終何嘗有始率性合道不復師天

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洩其合之也若之何

注都無乃冥合

疏替廢也堙塞也混同人事與世並行接物隨時曾無廢闕然人間否泰備經之矣而未嘗堙塞所遇斯通無心師學自然合道如何做做方欲契真固不可也

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恒為之傳之

注委之百官而不與焉

疏姓門名尹且言門尹官號也姓登名恒殷湯聖人忘懷順物故得良臣御事既為師傳玄默端拱而不為也

從師而不圍

注任其自聚非圍之也縱其自散非解之也

疏從任也圍聚也虛淡無為委任師傅終不積聚而為已功

得其隨成為之司其名

注司御之屬亦能隨物之自然也而湯得之所以名寄於物而功不在已

疏良臣受委隨物而成推功司御名不在已

之名贏法得其兩見

注名法者已過之迹耳非適足也故曰贏然無心者寄治於群司則其名迹並見於彼

疏贏然無心也見顯也成物之名聖迹之法並是師傅而不與焉故名法二事俱顯於彼贏然開放功成弗居也

仲尼之盡慮為之傳之

注仲尼曰天下何思何慮慮已盡矣若有纖芥之慮豈得寂然不動應感無窮以輔萬物之自然也

疏傳輔也盡絕也孔丘聖人忘懷絕慮故能開化群品輔稟自然若蘊纖芥有心豈能坐忘應感

容成氏曰除日無歲

注今所以有歲而存日者為有死生故也

若無死無生則歲日之計除

疏容成古之聖王也歲日者時序之名耳

為計於時日故有生生死死無矣故歲日

除焉

無內無外

注無彼我則無內外也

疏內我也外物也為計死生故有內外歲

日既遺物我何施

魏瑩與田侯牟約田侯年背之魏瑩怒將使

人刺之

疏瑩魏惠王名也田侯即齊威王也名牟

桓公之子田恒之後故曰田侯齊魏二國

約誓立盟不相征伐盟後未幾威王背之

故魏侯瞋怒將使人刺而殺之其盟在齊

威二十六年魏惠八年

犀首聞而耻之曰君為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從讎

疏犀首官號也如今虎賁之類公家之孫

名衍為此官也諸侯之國革車萬乘故謂

之君也匹夫者謂無官職夫妻相匹偶也

從讎猶報讎也夫君人者一怒則伏尸流

血今乃令匹夫行刺單使報讎非萬乘之

事故可羞

衍請受甲二十萬為君攻之虜其人民係其

牛馬

疏將軍孫衍請專命受鐵率領甲卒二十

萬人攻其齊城必當獲勝於是虜掠百姓

羈係牛馬緒勲酬賞分布軍人也

使其君內熱發於背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

然後扶其背折其脊

疏姓田名忌齊將也扶折擊也國破人亡

而懷恚怒故熱氣蘊於心癰疽發於背也

國既傾拔獲其主將於是擊扶其背打折

腰脊旋師獻凱不亦快乎

季子聞而耻之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



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

疏季姓也昔者古之稱魏之賢臣也胥靡

徒役人也夫子懷道不用征伐聞犀首請

兵羞而進諫夫七丈之城用功非少城就

成矣無事壞之此乃徒役之人濫遭辛苦

此起譬也

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衍亂人不可

聽也

疏干戈靜息已經七年偃武修文王者洪

基犀首方為禍亂不可聽從

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

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

又亂人也

疏華姓子有德稱亦魏之賢臣也善巧言

伐齊者謂興動干戈故是禍亂之人此公

孫衍也善言勿伐者意在王之洪基勝於

敵國有所解望故是亂人斯季子也謂伐

與不伐亂人者未能忘言行道猶以是非

為心故亦未勉於亂人此華子自道之辭

也

君曰然則若何

疏華子遣蕩既深王不測其所以故問言

旨意趣如何

曰君求其道而已矣

疏夫道清虛淡漠物我兼忘故勸求之庶

其寡欲必能履道爭奪自消

惠子聞之而見戴晉人

疏戴晉人梁之賢者也姓戴字晉人惠施

聞華子之清言猶恐魏王之未悟故引戴

晉庶解所疑

戴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

注蝸至微而有兩角

疏蝸者蟲名有類小螺也俗謂之黃犢亦

謂之蝸牛有四角君知之不曰然魏王答

云我識之矣

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

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

止旬有五日而後返

注誠知所爭者若此之細也則天下無爭

矣

䟽蝸之兩角二國存焉蠻氏頻相戰爭殺傷既其不少進退亦復淹時此起譬

君曰噫其虛言與

䟽所言奇譎不近人情故發噫歎疑其不實也

曰臣請為君實之

䟽必謂虛言請陳實錄

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

䟽君以意則四方上下有極不斯理物又

質魏侯

君曰无窮

䟽魏侯答云上下四方竟無窮已

曰知遊心於无窮而反在通達之國

注人迹所及為通達謂今四海之内也

若存若亡乎

䟽人迹所接為通達也存有也亡無也遊

心無極之中又比九州之内語其大小可

謂如有無也

君曰然

注今自以四海為大然計在無窮之中若

有若無也

䟽然猶如此也謂所陳之語諫不虛也

曰通達之中有魏

䟽謂魏國在四海之中

於魏中有梁

䟽昔在河東國號為魏魏為強秦所逼徙

都於梁梁從魏而有故曰魏中有梁也

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辯乎

䟽辯別也王之一國別於六合欲論大小

如有如無與彼蠻氏有何差異此合譬也

君曰无辯

注王與蠻氏俱有限之物耳有限則不問

大小俱不得與無窮者計也雖復天地共

在無窮之中皆蔑如也况魏中之梁梁中

之王而足爭哉

䟽自悟已之所爭與蝸角無別也

客出而君惘然若有亡也

注自悼所爭者細

䟽惘然悵悵貌也晉人言畢辭出而行君

覺已非惘然悵快心之悼矣恍然如失



客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

疏聖人謂堯舜也晉人所談其理宏博堯舜之行不足以當

惠子曰夫吹管也猶有嗚也吹劔首者吹而已矣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吹也

注曾不足聞

疏嗚大聲吹小聲也夫吹竹管聲猶嗚大若吹劔環聲則微小唐堯俗中所譽若於

晉人之前盛談斯道者亦何異乎吹劔吹聲曾無足可聞也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

疏螳丘丘名也漿賣漿水之家也仲尼適楚而為聘使路傍舍息於賣漿水之家其

家住在丘下故以丘為名也

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子路曰是稷稷何為者邪

疏極高也總總衆聚也孔一應聘門徒甚多卑馬威議驚異常故漿家鄰舍男女群

聚共登賣漿觀視仲尼子路不識是以怪問

仲尼曰是聖人僕也

疏古者故人君子均號聖人故孔子名宜僚為聖人也言臣妾登極聚衆多者是市

南宜僚之僕隸也

是自埋於民

注與民同

自藏於畔

注進不禁華退不枯槁

疏混迹泥滓同塵氓俗不顯其德故自埋於民也進不禁華退不枯槁隱顯出處之際故自藏於畔也

其聲銷

其聲銷

注損其名也

其志无窮

注規是生也

疏聲名也消滅也一榮辱故毀滅其名冥

至道故以心無極

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

注所言者皆世言

疏口應人間心恒凝寂故不言而言言未嘗言

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

注心與世異

疏道與俗反固違於世虛心无累不與物

同此心迹俱異也

是陸沈者也

注人中隱者譬無水而沈也

疏寂寥虛淡譬無水而沈謂陸沈也

是其市南宜僚邪

疏姓熊字宜僚居於市南故謂之市南宜僚也

僚也

子路請往召之

疏由聞宜僚陸沈賢士請往就舍召之

孔子曰已矣

疏已止也彼必不來幸止勿喚

彼知丘之著於已也

注著明也

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為必使楚王之召已也

彼且以丘為佞人也

疏彼宜僚也著明也知丘明識宜僚是陸沈賢士又知適楚必向楚王薦召之如是則用丘為諂佞之人也

夫若然者其於佞人也羞聞其言而况親見其身乎

其身乎

疏陸沈之人率性誠直其於邪佞耻聞其言况自視其形良非所願

而何以為存

注不如舍之以從其志

疏而汝也存在也匿影消聲久當逃避汝

何為召謂其猶在

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

注果逃去也

疏仲由無監不用師言遂往其家庶觀盛

德而辭聘情切宜僚已逃其屋虛矣

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為政焉勿鹵莽治民

焉勿滅裂

注鹵莽滅裂輕脫未略不盡其分

疏長梧地名其地有長樹之梧因以名焉



封人也即此地守疆之人子牢孔子弟子  
姓琴宋卿也為政行化也治民宰割也鹵  
莽不用心也滅裂輕薄也夫民為邦本本  
固則邦寧唯當用意養人亦不可輕爾搔  
擾封人有道故戒子牢

昔子為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  
子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子

疏為禾猶種禾也芸拔草也耕地不深鋤  
治不熟至秋收時嘉實不多皆由疎略故  
致斯報也

子來年變齊深其耕而熟耨之

注功盡其分無為之至  
其禾繁以滋子終年厭飧

疏變改也耕治也耨芸也去歲為田亟遭  
飢餒今年藝植改法深耕耕墾既深鉏耨

而熟於是禾苗繁茂子實滋榮寬歲足飧  
故其宜矣

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  
封人之所謂

疏今世之人澆浮輕薄馳情欲境倦而不

休至於治理心形例如封人所謂莊周聞  
此因而論之

遯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衆為

注夫遯離滅亡以衆為之所致也若各至  
其極則何患也

疏逃自然之理散淳和之性滅真實之情  
失養神之道者皆以徇逐分外多滯有為  
故也

故鹵莽其性者欲惡之孽為性萑葦

注萑葦害黍稷欲惡傷正性

疏萑葦蘆也夫欲惡之心多為秋孽萑葦  
害黍稷欲惡傷真性皆由鹵莽浮偽故致  
其然也

蒹葭始萌以扶吾形

注扶疎則神氣暢

疏蒹葭亦蘆也夫穢草初萌尚易除剪及  
扶疎盛茂必害黍稷亦猶欲心初萌尚易  
止息及其昏溺戒之在微故老子云其末  
非易謀也

尋權吾性

注以欲惡引性不止於當

疏尋引也擢拔也以欲惡之事誘引其心遂使拔擢真性不止於當也

並潰漏發不擇所出漂疽疥癰內熱溲膏是也

注此鹵莽之報也故治性者安可以不齊其至分

疏潰漏人冷瘡也漂疽熱毒腫也癰亦疽之類也溲膏溺精也耽滯物境沒溺聲色故致精神昏亂形氣虛羸衆病發動不擇

處所也

栢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

疏栢姓矩名懷道之士老子門人也請遊行宇內觀風化察物情也

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也

疏老子止之不許其往言天下物情與此處無別也

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

疏鄭重殷勤所請不已方問行李欲先往何邦

日始於齊

疏栢矩魯人與齊相近齊人無道欲先行也

至齊見辜人焉推而彊之解朝服而幕之

疏游行至齊以觀風化忽見罪人刑戮而

死於是推而彊之令其正卧解取朝服幕而覆之

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菑子獨

先難之曰莫為盜莫為殺人

注殺人大災謂自此以下事大災既有則

雖戒以莫為其可得已乎

疏難罪也災禍也號叫上天哀而大哭慙

其枉濫故重曰子乎為盜殺人世間大禍

子獨何罪先此遭罹大菑之條具列於下

又解所謂辜人則朝士是也言其彊相推

讓以被朝服重為羅網以羅黎元故告天

哭之明菑由斯起預張之網列在下文

榮辱立然後觀所病

注各自得則無榮辱得失紛紜故榮辱立

榮辱立則夸其所謂辱而歧其所謂榮矣



奔馳乎夸跋之間非病如何

疏軒冕為榮戮耻為辱奔馳取捨非病如何

貨財聚然後觀所爭

注若以知足為富將何爭乎

疏珍寶彌積馳競斯起

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无休時欲无至此得乎

注上有所好則下不能安其本分

疏賞之以軒冕玩之以珠璣遂便群品奔

馳困而不止欲令各安本分其可得乎

古之君人者以得為在民以失為在已

注君莫之失則民自得矣

疏推功於物故以得在民受國不祥故以

失在已

以正為在民以枉為在已

注君莫之枉則民自正

疏無為任物正在民也引過責躬枉在已

也

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

注夫物之形性何為而失哉皆由人君撓

之以至斯患耳故自責

疏夫人受氣不同稟分斯異令各任其能

則物皆自得若有一物失所虧其形性者

則引過歸已退而責躬昔殷湯自剪是也

今則不然

疏步驟殊時澆淳異世故今之馳物者則

不復如此也

匿為物而愚不識

注返其性匿也用其性顯也故為物所顯

則皆識

疏所作憲章皆反物性藏匿罪名愚妄不

識故罪名者衆也

大為難而罪不敢

注為物所易則皆敢

疏法既難定行之不易故決定違者斯罪

之也

重為任而罰不勝

注輕其所任則皆勝

遠其塗而誅不至

注適其足力則皆至

疏力微事重而責其不勝路遠期促而罰其後至皆不可也

民知力竭則以偽繼之

注將以避誅罰也

二十四

疏智力竭盡不免誅罰懼罰情急故繼之以偽

日出多偽士民安取不偽

注主日與偽士民何以得其真乎

疏請偽之風日日而出偽衆如草於何得

真

夫力不足則偽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

注當責上也

疏夫知力窮竭請偽必生賦歛益急貪盜

斯起皆由主上無德法令滋彰未能忘愛

釋私不貴珍寶當責在上豈罪下民乎

遠伯王行年六十而六十化

注亦能順世而不係於彼我故也

疏姓遠名瑗字伯玉衛之賢大夫也盛德

高明照達空理故能與日俱新隨年變化

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訖之以非也

注順物而暢物情之變然也

疏初履之年謂之為是年既終謝謂之為非一歲之中而是非常出故始時之是終

又

十五

訖為非也

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

注物情之變未始有極

疏故變為新以新為是故已謝矣以故為

非然則去年之非於今成是今年之是來

歲為非是知執是執非滯新執故者倒置

之流也故容成氏曰除日無歲遠環達之

故隨物化也

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

門

注無根無門忽爾自然故莫見也唯無其

生亡其出者為能觀其門而測其根也

疏隨變而生生無根原任化而出出無門

戶既曰無根無門故知無生無出生出無

門理其如此何為歲之可像乎



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

注我所不知物有知之者矣故用物之知則無所不知獨任我知知甚寡矣今不恃物以知而自尊知則物不告我非大疑如何

疏所知者俗知也所不知者真知也流俗之人皆尊重分別知之銳情取捨而莫能賴其分別之智以照真原可謂大疑惑之人也

已乎已乎且無所逃

注不能用彼則寄身無地

疏已止也夫銳情取捨不如休止必遭禍患無處逃形

此所謂然與然乎

注自謂然者天下未之然也

疏各然其所然各可其所可彼我相對孰是孰非乎

仲尼問於太史大殺伯常騫稀韋

疏太史官號也下三人皆史官之姓名也

所問之事次列下文

曰夫衛靈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其所以為靈公者何邪疏畢大網也弋繩繫箭而射也庸猥之君淫聲嗜酒捕獵禽獸不聽國政會盟交際不赴諸侯汝等史官應須定謚無道如此何為謚靈

大殺曰是因是也

注靈即是無道之謚也

疏依周公謚法亂而不損曰靈靈即無道

之謚也此是因其無道謚之曰靈故曰是因是也

伯常騫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

注男女同浴此無禮也

史緇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翼

注以緇為賢而奉御之勞故搏幣而扶翼之使其不得終禮此其所以為肅賢也幣者奉御之物

疏濫浴器也姓史字魚衛之賢大夫也幣帛也又謚法德之精明曰靈男女同浴使

賢人進御公見史魚良臣深懷愧悚遣人  
搏捉幣帛令扶將羽翼慰而送之使不終  
其禮敬賢如此便是明君故謚為靈靈則  
有道之謚

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  
所以為靈公也

注欲以肅賢補其私慢靈有二義不可謂  
善故仲尼問焉

疏男女同浴嬌慢之甚忽見賢人頓懷肅  
敬用為有道故謚靈也

稀韋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  
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  
有銘焉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埋之夫靈公  
之為靈也久矣

注子謂蒯瞶也言不馮其子靈公將奪汝  
處也夫物皆先有其命故來事可知也是  
以凡所為者不得不為凡所不為者不可  
得為而愚者以為之在已不亦妄乎  
之二人何足以識之

注徒識已然之見事耳未知已然之出於

自然也

疏沙丘地名也在盟津河北子蒯瞶也欲  
明人之名謚皆定於未死非關物情而有  
升降故沙丘石槨先有其銘豈馮蒯瞶方  
能奪墓史與常審詎能識邪

少知問於太公調

疏智照狹劣謂之少知太大也公正也道  
德廣大公正無私復能調順群物故謂之  
太公調假設立人以論道理

曰何謂丘里之言

疏古者十家為丘二十家為里鄉閭丘里  
風俗不同故假問答以辯之也  
太公調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為風俗  
也

疏采其十姓取其百名合而論之以為風  
俗也

合異以為同散同以為異今指馬之百體而  
不得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  
也

疏如采丘里之言以為風俗斯合異以為



同也一人設教隨方順物斯散同以為異也亦猶指馬百體頭尾腰脊無復是馬此散同以為異也而係於前見有馬此合異以為同也

是故丘山積卑而為高江河合水而為大人合弁而為公八二

注無私於天下則天下之風一也

疏積土石以成丘山聚細流以成江海亦猶聖人無心隨物施教故能并合八方均一天下華夷共履遐邇無私

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

疏自從也謂聖人之教從外以入從中而出隨順物情故居主竟無所執也

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

注自外入者大人之化也由中出者民物

之性也性各得正故民無違心化必至公故主無所執所以能合丘里而并天下一萬物而夷群異也

疏由亦從也謂萬物默黎各有正性率心而出稟受皇風既合物情故順而不距

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

注殊氣自有故能常有若本無之而由天賜則有時而廢

疏賜與也夫春暄夏暑秋涼冬寒稟之自然故歲叙成立若由天與之則有時而廢矣

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

注殊職自有其才故任之耳非私而與之疏五官謂古者法五行置官也春官秋官各有司職君王玄默委任無私故致宇內清夷國家寧泰也

文武大人不賜故德備

注文者自文武者自武非大人所賜也若由賜而能則有時而闕矣豈唯文武凡性皆然

疏文相武將量才授職各任其能非聖與也無私於物故道德圓備

萬物殊理道不私故无名

疏夫群物不同率性差異或巢居穴處走地飛空而亭之毒之咸能自濟物各得理

故無功也

無名故無為無為而無不為

注名止於實故無為實各自為故無不為

疏功歸於物故為無為不執此無而無不

為

時有終始世有變化

注故無心者斯順

疏時謂四叙遞代循環世謂人事遷賢不

定

禍福淳淳

注流行反覆

疏淳淳流行貌夫天時寒暑流謝不常人

情禍福何能久定故老子經云禍兮福所

倚福兮禍所伏也

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

注於此為戾於彼或以為宜

疏拂戾也夫物情向背蓋無定準故於此

乖戾者或於彼為宜是以達道之人不執

逆順也

自殉殊面

注各自信其所是不能離也

疏殉逐也面向也夫彼此是非紛然固執

故各逐已見而所向不同也

有所正者有所差

注正於此者或差於彼

疏於此為正定者或於彼差邪此明物情

顛倒殊向而然也

比于大澤百材皆度

注無棄材也

疏比譬也度量也夫廣大阜澤林籟極多

隨材量用必無棄擲大人取物其義亦然

觀乎大山木石同壇

注合異以為同也

疏壇基也石有巨小木有粗細共聚太山

而為基本此合異以為同也

此之謂丘里之言

注言於兵里則天下可知

疏總結前義也

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

疏以道為名名道於理謂不足乎欲明至



道無名故發斯問

太公調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

注夫有數之物猶不止於萬况無數之數謂道而足邪

疏期限也號語也夫有形之物物乃無窮三十二

今世人語之限曰萬物者此舉其大經為

言也亦猶虛道妙理本自無名據其功用

彊名為道名於理未足也

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

也道者為之公

注物得以通通物無私而彊字之曰道

疏天覆地載陰陽生育故形氣之中最大

者也天道能通萬物亭毒蒼生施化無私

故謂之公也

因其大以號而讀之則可也

注所謂道可道也

疏大通有物生化群品語其始本實曰無

名因其功號讀亦可也

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

注名已有矣故乃將無可得而比邪

疏因其功用已有道名不得將此有名比於無名之理以斯比擬去之迢遞

則若以斯辯譬猶狗馬其不及遠矣

注今名之辯無不及遠矣故謂道猶未足三十三

也必在乎無名無言之域而後至焉雖有名故莫之比也

疏夫獨以狗馬一獸語而相比者非直大

小有殊亦乃貴賤斯別也今以有名之道

比無名之理者非直粗妙不同亦深淺斯

異故不及遠也

起

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

起

注問此者或謂道能生之

疏六合之內天地之間萬物動植從何生

起少知發問欲辯其原

太公調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

生相殺

注言此皆其自爾非無所生

疏夫三光相照二儀相蓋風雨相治炎涼

相代春夏相生秋冬相殺豈關情慮物理自然也

欲惡去就於是橋起雌雄片合於是庸有

注凡此事故云為趨合近起於陰陽之相照四時之相代也

疏矯起貌也庸常也順則就而欲逆則惡

而去言物在陰陽造化之中蘊斯情慮開社交合以此為常也

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

○疏夫逢泰則安遇否則危危則為禍安則

為福緩者為壽急者為夭散則為死聚則為生凡此數事出乎造物相摩而成其猶

四叙變易遷貿豈關情慮哉

此名實之可紀精之可志也

注過此已往至於自然自然之故誰知所

以也

疏誌記也夫陰陽之內天地之間為實有

名故可綱可紀假令精微猶可言記至於重玄妙理超絕形名故不可以言像求也

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此

物之所有

注皆物之所有自然而然耳非無能有之也

疏夫四叙循環更相治理五行運動遞相驅役物極則反終而復始物之所有理盡

於斯

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

注物表無所復有故言知不過極物也

疏夫真理玄妙絕於言知若以言詮辯運

知思想道可極於有物而已固未能造於

○玄玄之境

觀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

注廢起皆自爾無所原隨也

此議之所止

注極於自爾故無所議

疏觀見也隨逐也夫見道之人玄悟之士

疑神物表寂照環中體萬境皆玄四生非

有豈復留情物物而推逐發起之所由乎所謂之言語道斷議論休止者也

少知曰季真之莫為接于之或使二家之議



孰正於其情孰偏於其理

注季真曰道莫為也接子曰道或使或使  
者有使物之功也

疏季真接子並齊之賢人俱遊稷下故託  
二賢明於理莫無也或為也季真以無為

為道接子謂道有為使物之功各執一家  
未為通論今少知問此以定臧否於素情

妙理誰正誰偏者也

太公調曰雞鳴犬吠是人之所知雖有大知  
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其所將  
為

注物有自然非為之所能也由斯而觀季  
真之言當也

疏夫目見耳聞雞鳴狗吠出乎造化愚智  
同知故雖大聖至知不能用意測其所為  
不能用言道其所以自然鳴吠豈道使之

然是知接子之言於理未當

斯而析之精至於无倫大至於不可圍

注皆不為而自爾

疏假令精微之物無有倫緒粗大之物不

可圍量用此道理推而析之未有一法非  
自然獨化者也

或之使莫之為未免於物而終以為過

注物有相使亦皆自爾故莫之為者未為  
非物也凡物云云皆由莫為而過去

疏不合於道故未免於物各滯一邊故卒  
為過患也

或使則實

注實自使之

疏滯有為也

莫為則虛

注無使之也

疏溺無故也

有名有實是物之居

注指名實之所在

无名无實在物之虛

注物之所在其實至虛

疏夫情苟滯於有則所在皆物也情苟尚

無則所在皆虛也是知有無在心不在乎

境

可言可意言而愈疏

注故求之於言意之表而後至焉

疏夫可以言詮可以意察者去道彌疏遠

也故當求之於言意之表而後至焉

未生不可忌

凡一

注突然自生制不由我我不能禁

三十七

已死不可阻

注忽然自死吾不能違

疏忌禁也阻礙也突然而生不可禁忌忽

然而死有何礙阻唯當隨變任化所在而

安字亦有作沮者怨也處順而死故不怨

喪也

死生非遠也理不可覩

注近在身中猶莫見其自爾而欲憂之

疏勞息聚散近在一身其理窈冥愚人

見

或之使莫之為疑之所假

注此二者世所至疑也

疏有無二執非達者之心疑惑之人情偏

乃為議論之也

吾觀之本其往无窮吾求之末其来无止无

窮无止言之无也與物同理

注物理無窮故知言無窮然後與物同理

也

疏本過去也末未來也過去已往生化無

窮莫測根原焉可意致假令盛談無有既

或使莫為言之本也與物終始

注恒不為而自使然也

疏本猶始各執一邊以為根本者猶未免

於本末也故與有物同於始斯離於物也

道不可有有不可無

注道故不能使有而有者常自然也

疏夫至道不絕非有非無故執有執無二

俱不可也

凡一

三十八

道之為名所假而行

注物所由而行故假名之曰道

疏道大無名彊名曰道假此名教動而行

之也

或使莫為在物一曲夫胡為於大方



注舉一隅便可知

而後造於衆妙之門也

疏胡何也方道也或使莫為未階虛妙斯乃俗中一物偏曲之人何足以造重玄語

乎大道

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二十七

注求道於言意之表則足

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

注不能忘言而存意則不足

疏足圓偏也不足偏滯也苟能忘言會理

故曰言未嘗言盡合玄道也如其執言不

能契理既乖虛通之道故盡是滯礙之物

也

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

注天道物之極常莫為而自爾不在言與

不言

疏道物極處非道非物故言默不能盡載

之

非言非默議有所極

注極於自爾非言默而議之也

疏默非默議非議唯當索之於四句之外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二十八 尺三

河 南 郭 象 註

唐 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雜篇外物第二十六

外物不可必

疏域心執固謂必然也夫人間事物參差萬緒惟安大順則所在虛通若其逆物執情必遭禍害

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桀紂亡

註善惡之所致俱不可必也

疏龍逢比干外篇已解箕子殷紂之庶叔也忠諫不從懼紂之害所以佯狂亦終不免殺戮惡來紂之佞臣畢志從紂所以俱亡

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

流于江長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

註精誠之至

疏碧玉也子胥長弘外篇已釋而言流江者忠諫夫差夫差殺之取馬皮作袋為鴟鳥之形盛伍員屍浮之江水故云流于江

長弘遭譖被放歸蜀自恨忠而遭譖遂刺腸而死蜀人感之以匱盛其血三年而化為碧玉乃精誠之至也

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憂而曾參悲

註是以至人無心而應物唯變所適

疏孝已殷高宗之子也遭後母之難憂苦而死曾參至孝而父母憎之常遭父母打

鄰乎死地故悲泣也夫父子天性君臣義

重而至忠至孝尚有不愛不知况乎世事

萬塗而可必固者唯當忠懷物我適可全身遠害

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

疏夫木生火火剋金五行之氣自然之理

故木摩木則火生火守金則金燦是以誠

心執固而必於外物者燦滅之敗

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絃於是乎有雷有霆水

中有火乃焚大槐

註所謂錯行

疏水中有火電也乃焚大槐霹靂也陰陽



錯亂不順五行故雷霆擊怒驚駭萬物人乖和氣敗損亦然

有甚憂兩陷而無所逃

註苟不能忘形則隨形所遭而陷於憂樂左右無宜也

疏不能虛志而忘形域心執固是以馳情於榮辱二境陷溺於憂樂二邊無處逃形墮惇不得成

註矜之愈重則所在為難莫知所守故不得成

疏墮惇猶怵惕也不能忘情忘懷矜惜故雖勞形怵慮而卒無所成

心若懸於天地之間

註所希跂者高而闊也

疏心徇有為高而且遠馳情逐物通乎宇

宙

慰暨沈屯

註非情夷平暢也

疏遂心則慰喜乖意則昏悶遇境則沈弱觸物則屯邈既非清夷豈是平暢

利害相摩生火甚多

註內熱故也

疏夫利者必有害蟬鵲是也纓纏於利害之間內心恒熱故生火多矣

眾人焚和

註眾人而遺利則和若利害存懷則其和焚也

疏焚燒也眾人猶俗人也不能守分無為而每馳心利害內熱如火故燒燄中和之性

月固不勝火

註大而闇則多累小而明則知分

疏月雖大而光圓火雖小而明照諭志大而多貪不如小心守分

於是乎有債然而道盡

註唯債然無矜遺形自得道乃盡也

疏債然放任不矜之貌忘情利害淡爾不矜虛玄道理乃盡於此也

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

疏監河侯魏文侯也莊子高素不事有為

家業既貧故來貸粟

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

疏諾許也銅鐵之類皆名為金此非黃金也待我歲終得百姓租賦封邑之物乃貸

子

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為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

疏波浪小臣困於車轍君頗有水以相救乎

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

疏西江蜀江也江水至多北流者衆惟蜀

江從西來故謂之西江是也

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无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註此言當理無小苟其不當雖大何益

疏索求肆市常行海水鮒魚波浪失於常

處升斗之水可以全生乃激西江非所宜也既其不救斯須不如求我於乾魚之肆此言事無大小時有機宜苟不逗機雖大無益也

任公子為大鈞巨緇五十犗以為餌

疏任國名任國之公子巨大也緇黑繩也犗犍牛也餌鈞頭肉既為巨鈞故用大繩縣五十頭牛以為餌

蹲乎會稽投竿東海

疏號為巨鈞暮年不得魚蹲踞也踞坐也路其山

旦旦而釣暮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鈞鎔沒而下驚揚而奮鬣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

疏暮年之外有大魚吞鈞於是牽鈞陷沒馳驚而下揚其頭尾奮其鱗鬣遂使白波如山洪波際日

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澗河以東蒼梧已北莫不厭若魚者



疏若魚海神也。湖浙江也。蒼梧山名在嶺南。舜葬之所。海神肉多分為脯。腊自五嶺已北三湘已東皆厭之。

已而後世輕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

疏代末季葉才智輕浮諷誦詞說不敦玄

道聞得大魚驚而相語輕字有作輕字者。輕量也。

夫揭竿累趨灌漑守鯢鮒其於得大魚難矣。

疏累細繩也。鯢鮒小魚也。擔揭細小之竿

繩趨走漑灌之溝漑適得鯢鮒難獲大魚也。

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

疏干求也。縣高也。夫脩飾小行矜持言說

以求高名令問者必不能大通於至道字

作縣字古懸字多不著心。

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

亦遠矣。

註此言志趣不同故經世之宜小大各有

所適也。

疏人間世道夷險不常自非懷豁虛通未

可以治亂若矜名飾行去之遠矣。

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

疏大儒碩儒謂大博士從上傳語告下曰

臚臚傳也。東方作謂天曙曰先起儒弟子

發冢為盜恐天時曙故催告之問其如何將事。

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

疏小儒弟子也。死人裙衣猶未解脫捫其

口中知其有寶珠。

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

死何舍珠為。

疏此是逸詩久遭刪削凡貴人葬者口多

含珠故誦青青之詩刺之。

接其鬢摩其頰儒以金椎控其頰徐別其頰

無傷口中珠。

註詩禮者先王之陳迹也苟非其人道不

虛行故夫儒者乃有用之為姦則迹不足

恃也。

疏接撮也。摩按也。頰口也。控打也。撮其鬢

按其口鐵椎打仍恐損珠故安徐分別之  
是以田恒資仁義以竊齊儒生誦詩禮以  
發冢由是觀之聖迹不足賴

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返以告

疏老萊子楚之賢人隱者也常隱蒙山楚

王知其賢遣使召為相其妻采樵歸見門

前有車馬迹妻問其故老萊曰楚王召我

為相妻曰受人有者必為人角制而之不

能為人制之妻遂捨而去老萊隨之夫負

妻戴逃於江南莫知所之出取薪者采樵

也既見孔子歸告其師

曰有人於彼脩上而趨下

註長上而促下也

末僂而後耳

註耳却近後而上僂

視若營四海

註視之儼然似營他人事者

不知其誰氏之子

疏脩長也趨短末肩背也所見之士下短

上長肩背偃僂耳却近後瞻視高遠所作

忽忽觀其儀容似營天下未知子之族姓  
是誰督其異常故發斯問

老萊子曰是丘也召而來

疏魯人孔丘汝宜喚取

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為君子

矣

註謂仲尼能遺形去知故以為君子

疏躬身也孔丘既至老萊未語宜遣汝身

之躬飾忘爾容貌心知如此之時可為君

子

仲尼揖而退

註受其言也

疏敬受其言揖讓而退

感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乎

註設問之令老萊明其不可進

疏感然驚恐貌謂仲尼所學聖迹業行可

得修進為世用可不

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驚萬世之患

註一世為之則其迹萬世為患故不可輕

也



疏夫聖智仁義救一時之傷後執為姦成萬世之禍時聖迹而驕矜則陳恒之徒是也亦有作驚音者云使萬代驅驚不息亦是奔馳之義也

抑固窶邪

疏固執聖迹抑揚從己夫於本性故窶窶亡其略弗及邪

註直任之則民性不窶而皆自有略無弗及之事也

疏亡失本性忽略生崖故不及於真道

○ 患以歡為驚終身之醜

註患之而歡者無患則醜矣然患不可長故一惠終身醜也

疏夫以施惠為歡者惠不可徧故矜慢者多矣是以用惠取人適為怨府故終身醜

辱

中民之行進焉耳

註言其易進則不可忘惠之

相引以名相結以隱

註隱括進之謂也

疏夫上智下愚其性難改中庸之人易為進退故聞堯之美相引慕以利名聞桀之惡則結之以隱匿

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

註閉者閉塞

疏贊譽堯之善道非毀桀之惡迹以此奔馳失性多矣故不如善惡兩忘閉塞毀譽則物性全矣

反无非傷也動无非邪也

註順之則全靜之則正

○ 疏夫反於物性無不傷損擾動心靈皆非正法

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

註事不遠林故其功每成

疏躊躇從容聖人無心應機而動興起事

業恒自從容不逆物情故其功每就

奈何哉其載焉終矜爾

註矜不可載故遺而求有也

疏奈何猶如何也如何執仁義之迹擾撓

物心運載矜莊終身不替此是老萊詆訶

夫子之辭也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闕阿門

疏宋國君謚曰元即宋元君也阿曲也謂

阿旁曲室之闕門

曰子自宰路之淵予為清江使河伯之所漁

者余且得子

疏自後也宰路江畔淵名姓余名且捕魚

之人也

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

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

疏命召也召令赴朝問其所得

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

龜焉其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

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上吉

疏心疑猶預殺活再三乃殺吉遂剗龜也

卜之

乃剗龜七十二鑽而无遺筴

疏筴計前後鑽之凡經七十二筴計吉凶

曾不失中

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

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无遺筴不能避剗腸  
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

註神知之不足恃也如是夫唯靜然居其  
所能而不營於外者為全

疏夫神智不足恃也是故至人之處世忘

形神智慮與枯木同其不幸將死天均其  
寂魄任物冥於造化是以孔丘大聖因而  
議之

雖有至知萬人謀之

註不用其知而用眾謀

魚不畏網而畏鵜鶘

註網無情故得魚

疏網無情而得魚諭聖人無心故天下歸  
之

去小知而大知明

註小知自私大知任物

疏小知取捨於心大知無分別遺間奪之

情故無分別則大知光明也

去善而自善矣

註去善則善無所慕善無所慕則善者不



矯而自善也

疏遠矜尚之小心合自然之大善故前文云離道以善險德以行又老經云天下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

嬰兒生无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

註汎然無習而自能者非跋而學彼也

疏夫嬰兒之性其不假師匠年漸長大而自然能言者非有心學之與父母同處率其本性自然能言是知世間萬物非由運知學而成之也

○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无用

疏莊子通人也空有並照其言宏博不契俗心是以惠施譏為無用

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

疏夫有用則同於天折無用則全其崖故

知無用始可語其用

天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側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无

用 疏墊掘也夫六合之內廣大無最於地人

之所用不過容足若使側足之外掘至黃泉人則戰慄不得行動是知有用之物做無用成功

莊子曰然則无用之為用也亦明矣

註聖應其內當事而發已言其外以暢事

情情暢則事通外明則內用相須之理然也

疏直置容足不可得行必候餘地方能運用脚足無用之理分明故取老子云有之

以為利無之以為用

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能遊

且得遊乎

註性之所能不得不為也性所不能不得

強為故聖人唯莫之制則同焉皆得而不

知所以得也

疏夫人稟性不同所用各異自有聞言如

影響自有智昏寂麥故性之能者不得不

由性之無者不可強涉各守其分則物皆

不喪

夫流道之志決絕之行噫其非至知厚德之

不喪

任與

註非至厚則莫能任其志行而信其殊能也

疏流蕩逐物逃遯不返果決絕滅因而不移此之志行極愚極鄙豈是至妙真知深

厚道德之所任用莊子之意謂其如此

覆墜而不及火馳而不顧

註人之所好不避是非死生以之

疏愚迷之類執志愆然雖復家被覆沒身

遭顛墜亦不知悔反馳逐物情急如煙火

而不知回顧流遞決絕遂至於斯耳

雖相與為君臣時也易世而无以相賤

註所以為大齊同

疏夫時所賢者為君才不應世者為臣如

舜禹應時相代為君臣也故世遭革易不

可以為臣為君而相賤輕流遞之徒不知

此事

故曰至人不留行焉

註唯所遇而因之故能與化俱

疏夫世有興廢隨而行之是故達人曾無

留滯

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

註古無所尊今無所卑而學者尊古而卑

今失其原矣

疏夫步驟殊時澆淳異世古今情事變也

不同而乃貴古賤今深乖遠鑒適滋為學

小見豈曰清通

且以稀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

註隨時因物乃平泯也

疏稀韋三皇已前帝號也以玄古之風御

於今代澆淳既章誰能不波蕩而不失其

性乎斯由尊古卑今之弊也

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

註當時應務所在為正

順人而不失已

註本無我我何失焉

彼教不學

註教因彼性故非學也

承意不彼

註彼意自然故承而用之則夫萬物各全



其我

疏獨有至德之人順時而化彼非學心而本性具足不由學致也承意不彼者稟承教意以導性而真道素圓不彼教也

目徹為明耳徹為聰鼻徹為顫口徹為甘心

徹為知知徹為德

疏徹通也顫者丘是之事也夫六根無壅故徹聰明不蕩於外故為德

凡道不欲壅壅則哽哽而不止則跖

註當通而塞則理有不泄而相騰踐也

跖則衆害生

註生起也

物之有知者恃息

註凡根生者無知亦不恃息也

疏天生六根廢一不可耳聞眼見鼻嗅心

知為於分內雖用無咎若乃目帶桑中之

色耳淫濮上之聲鼻滋蘭麝之香心用無

窮之境則天理滅矣豈謂徹哉故六根窮

徹則氣息通而生理全

其不殷非天之罪

註殷當也夫息不由知由知然後失當失當而後不通故知恃息息不恃知也然知欲之用制之由人非不得已之符也

疏殷當也或縱恣六根馳逐前境或竅穴

哽塞以害生崖通蹶二徒皆不當理斯並

人情之罪也非天然之辜

天之穿之日夜元降

註通理有常運

疏降止也自然之理穿通萬物自晝及夜

未嘗止息

人則顧塞其實

註無情任天竇乃開

疏竇孔也流俗之人反於天理壅塞根竅

滯溺不通

胞有重閣

註闕空壙也

疏闕空也言人腹內空虛故容藏胃藏胃

空虛故通氣液

心有天遊

註遊不係也

疏虛空故自然之道遊其中

室无空虚則婦姑勃僇

註爭處也

疏勃僇爭鬪也屋室不空則不容受故婦

姑爭處無復尊卑

八二

心无天遊則六鑿相攘

十七

註攘逆

疏鑿件也攘則逆也自然之道不遊其心

則六根逆不順於理

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

註自然之理有寄物而通也

疏自然之理有寄物而通者也

德溢乎名

註夫名高則利深故修德者過其當

疏溢深也仁義五德所以行之過多者為

尚名好勝故也

名溢乎暴

註夫禁暴則名美於德

疏暴殘害也夫名者士之器名既過者必

更相賊害內篇云名者相軋者也

謀稽乎詘

註詘急也急而後考其謀

疏稽考也詘急也急難之事然後校謀計

知出乎爭

註平往則無用知

疏夫運心知以出境則爭鬪斯至

柴生乎守

註柴塞也

疏柴塞也守執也域情執固而所造不通

官事果乎衆宜

註衆之所宜者不一故官事立也

疏夫置官府設事條者須順於衆人之宜

便若求逆之則禍亂生

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銚鋤於是乎始修

註夫事物之生皆有由

八二

十八

疏銚耜之類也鐮鋤也青春時節時雨之

日凡百草木萌動而生於是農具方始修

理此明順時而動不逆物情也

草木之到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

註夫事由理發故不覺



疏植生也鉅鐸既修芸除苑葦幸逢春日  
鉅罷到生良由時節使然不可以人情均  
度是知制法立教必須順時  
靜然可以補病

註非不病也

疏適有煩躁之病者簡靜可以療之

皆城可以休老

註非不老也

疏前齊髮鬢然狀貌也衰老之容以此而

沐浴

寧可以止遽

註非不遽也

疏遽疾速也夫心性忽迫者安靜可以止

之

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未嘗過

而問焉

註若是猶有勞故佚者超然不顧

疏夫止遽以寧療躁以靜者以對治之術

斯乃小學之人勞役神智之事務也豈是

體道之士閑逸之人不勞不病之心乎風

彩情高故未嘗暫過而顧問焉

聖人之所以駭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

註神人即聖人也聖言其外神言其內

疏駭驚也神者不測之號聖者顯迹之名

為其垂教動人故不過問

賢人所以駭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

疏證空為賢並照為聖從深望淺故不問

之

君子所以駭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

疏何以人物君子故駭動諸侯之國賢人

捨有故不問

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

註趨步各有分高下各有等

疏夫趨世小人苟合一時如田恒之徒無

足可貴故淑人君子鄙而不顧也

演門有親死者以善毀爵為官師其黨人毀

而死者半

註慕賞而孝去真遠矣斯尚賢之過也

疏東門也亦有作寅者隨字讀之東門之

孝出自內心形容外毀惟宋君嘉其至孝

遂加爵而命為卿鄉堂之人聞其因孝而貴於是強哭詐毀矯性偽情因而死者其數半矣

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

疏堯知由賢禪以九五天二耳辭退逃避箕

山湯與務光務光不受訶罵瞋怒遠之林籟斯皆率其本性腥臊榮祿非關矯偽以

慕聲名

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跋於窾水諸侯弔之三年申徒狄因以踣河

註其波蕩傷性遂至於此

疏姓申徒名狄姓紀名佗並隱者聞湯讓

務光恐其及已與弟子踣踞水旁諸侯聞

之重其廉素時往弔憇恐其沈沒狄聞斯

事慕其高名遂赴長河自溺而死波蕩失

性遂至於斯矣

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

疏筌魚筍也以竹為之故字從竹亦有從

南華真經注疏 卷二八

草者蓀筌也香草也可以餌魚置香於柴木蘆葦之中以取魚也蹄兔置也亦兔彊也以繫係兔脚故謂之蹄此二事譬也

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

疏此合諭也意妙理也夫得魚兔本因筌

蹄而筌蹄實異魚兔亦由玄理假於言說

言說實非玄理魚兔得而筌蹄忘玄理明

而名言絕

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

註至於兩聖無意乃都無所言也

疏夫忘言得理目擊道存其人實稀故有

斯難也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二十八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二十九 尺三

河 南 郭 象 註

唐 西 華 法 師 成 玄 英 疏

雜篇寓言第二十七

寓言十九

註寄之他人則十言而九見信

疏寓寄也世人愚迷妄為猜忌聞道已說

則起嫌疑寄之他人則十言而信九矣故

鴻蒙雲將肩吾連叔之類皆寓言耳

重言十七

註世之所重則十言而七見信

疏重言長老鄉閭尊重者也老人之言猶

十信其七也

卮言日出和以天倪

註夫卮滿則傾空則仰非持故也况之於

言因物隨變唯彼之從故曰日出日出謂

日新也日新則盡其自然之分自然之分

盡則和也

疏卮酒器也日出猶日新也天倪自然之

分也和合也夫卮滿則傾卮空則仰空滿

任物傾仰隨人無心之言卽卮言也是以不言言而無係傾仰乃合於自然之分也又解卮支也支離其言言無的當故謂之卮言耳

寓言十九藉外論之

註言出於己俗多不受故借外耳肩吾連

叔之類皆所借者也

疏藉假也所以寄之也人十言九語者為假託外人論說之也

親父不為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

也

註父之譽子誠多不信然時有信者輒以

常嫌見疑故借外論也

疏媒媾合也父談其子人多不信別人譽

之信者多矣

非吾罪也人之罪也

註已雖信而懷常疑者猶不受寄之彼人

則信之人之聽有斯累也

疏吾父也非父談子不實而聽者妄起嫌

疑致不信之過也

與已同則應不與已同則反

註互相非也

疏夫俗人顛倒妄為臧否與已同見則應而為是與已不同則反而非之

同於已為是之異於已為非之

註三異同處而二異訟其所取是必於不訟者俱異耳而獨信其所是非借外如何疏夫迷執同異妄見是非同異既空是非滅矣

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為耆艾

註以其耆艾故俗共重之雖使言不借外

猶十信其七

疏耆艾壽考者之稱也已自言之不藉於外為是長老故重而信之流俗之人有斯迷妄也

年先矣而无經緯本末以期年者者是非先也

註年在物先耳其餘本末無以待人則非所以先也期待也

疏期待也上下為經傍通曰緯言此人直

置以年老居先亦無本末之智故待以耆宿之禮非關道德可先也

人而无以先人无人道也人而无人道是之謂陳人

註直是陳久之人耳而俗便共信之此俗之所以為安故而習常也

疏無禮義以先人無人倫之道也直是陳久之人故重之耳世俗無識一至於斯

危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註夫自然有分而是非無主無主則曼衍矣誰能定之哉故曠然無懷因而任之所以各終其天年

疏曼衍無心也隨日新之變轉合天然之倪分故能因循萬有接物無心所以窮造化之天年極生涯之遐壽也

不言則齊

疏夫理處無言言則乖當故直置不言而物自均等也

齊與言不齊

疏齊不言也不言與言既其不一故不齊



也

言與齊不齊也

註付之於物而就用其言則彼此是非居然自齊若不能因彼而立言以齊之則我與萬物復不齊耳

故曰無言

註言彼所言故雖有言而我竟不言也

疏夫以言遺言言則無盡縱加百非亦未偕妙唯當凝照聖人智冥動寂出處默語其致一焉故能無言則言言則無言也豈

有言與不言之別齊與不齊之異乎故曰

言無言也

言无言終身言未嘗言

註雖出吾口皆彼言耳

終身不言未嘗不言

註據出我口

疏此復解前言無言義

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

疏大各執自見故有可有然自他既空然

可斯泯

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

註自由也由彼我之情偏故有可不可

疏惡乎猶於何也自他並空物我俱幻於

何處而有不可不可於何處有然不然以此

推窮然可自息斯復解前有自而然可義

也

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

註各自然各自可

无物不然无物不可

註統而言之則無可無不可無不可

而至也

疏夫俗中之物倒置之徒於無然而固然

於不可而執可也

非危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

註夫唯言隨物制而任其天然之分者能

無天落

疏自非隨日新之變達天然之理者誰能

證長生久視之道乎言得之者之至也

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

註雖變化相代原其氣則一

疏禪代也夫物云云稟之造化受氣一種

而形質不同運運遷流而更相代謝

始卒若環

註於今為始者於昨已復為卒也

疏物之遷貿譬彼循環死去生來終而復

始此出禪代之狀也

莫得其倫

註理自爾故莫得

○疏倫理也尋索變化之道竟無理之可致也

也

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

註夫均齊者豈妄哉皆天然之分

疏均齊也此總結以前一章之是謂天然

齊等之道即以齊均之道亦名自然之分

也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

註與時俱也

疏夫運運不停新新流謝是以行年六十

而與年俱變者也然莊惠相逢好談玄道

故遠稱尼父以顯變化之方

始時所是卒而非之

註時變則俗情亦變乘物以遊心者豈異

於俗哉

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

註變者不停是不可常

疏夫人之壽命依年而數年既不定數豈

有邪是以去年之是於今非矣故知今年

之是還是去歲之非今歲之非即是來年

○之是故容成氏曰除日無歲也

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

註謂孔子勤志服膺而後知非能任其自

化也此明惠子不及聖人之韻遠矣

疏服用也惠施未達抑度孔子謂其勵志

勤行用心學道故至斯智非自然任化者

也

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

註謝變化之自爾非知力之所為故隨時

任物而不造言也



疏謝代也而汝也未無也言尼父於勤服之心久已代謝汝宜復靈無復浪言也

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

註若役其才知而不復其本靈則生亡矣疏夫人稟受才智於大道妙本復於靈命

以盡生涯豈得勤志役心乖於造物此是莊子述孔丘之語訶抵惠施也

鳴而當律言而當法

鳴者律之所生言者法之所出而法律者衆之所為聖人就用之耳故無不當而未

之嘗言未之嘗為也

疏鳴聲也當中也尼父聖人與陰陽合德

故風韻中於鍾律言教考於模範也哉

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

註服用也我無言也我之所言直用人之

口耳好惡是非利義之陳未始出吾口也

疏仁義利害好惡是非逗彼前機應時陳

說雖復言出於口而隨前此即是用衆人之口矣

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謹立定天下之定

註口所以宣心既用衆人之口則衆人之

心用矣我順衆心則衆心信矣誰敢逆立

哉吾因天下之自定而定之又何為乎

疏隨衆所宜用其心智教既隨物物以順

之如草從風不敢逆立因其本靜隨性定

之故定天下之定也

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

註因而乘之故無不及

疏已止也彼孔子也重勗惠子止而勿言

吾徒庸淺不能逮及此是莊子歎矣宣尼

之言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

疏姓曾名參孔子弟子再仕之義列在下

文

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而不

泊吾心悲

註泊及也

疏六斗四升曰釜六斛四斗曰鍾泊及也

曾參至孝求祿養親故前仕親在祿雖少

而歡樂後仕親沒祿雖多而悲悼所謂再化以悲樂易心為不及養親故也

弟子問于仲尼曰若參者可謂无所懸其罪乎

註縣係也謂參仕以為親無係祿之罪也

疏縣係也門人之中無的姓諱當是四科

十哲之流也曾參仁孝為親求祿雖復悲

樂應無係罪門人疑此容問仲尼也

曰既已縣矣

註係於祿以養也

夫无所懸者可以有哀乎

註夫養親以適不問其具若能無係則不

以貴賤經懷而平和怡暢盡色養之宜矣

疏夫孝子事親務在於適無論祿之厚薄

盡於色養而已故有庸賃而稱孝子三仕

猶為不孝參既心存哀樂得無係祿之罪

乎夫唯無係者故當無哀樂也

彼視三釜三千鍾如觀雀蚊虻相過乎前也

註彼謂無係也夫無係者視榮祿若蚊虻

鳥雀之在前而過去耳豈有哀樂於其間

哉

疏彼謂無係之人也鳥雀大以論千鍾蚊

虻小以比三釜達道之人無心係祿千鍾

三釜不覺少多猶如鳥雀蚊虻相與飛過

於前矣決然而已豈係之哉

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

年而野

註外權利也

疏居在郭東號曰東郭猶是齊物篇中南

郭子綦也子游子綦弟子也野質樸也聞

道一年學心未熟稍能樸素去浮華耳

二年而從

註不自專也

疏順於俗也

三年而通

註通彼我也

疏不滯境也

四年而物

註與物同也

疏與物同也



五年而來

註自得也

疏為衆販也

六年而鬼入

註外形骸也

疏神會理物

七年而天成

註無所復為

疏合自然成

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

註所遇皆適而安

疏智冥造物神合自然故不覺死生聚散

之異也

九年而大妙

註妙善也善惡同故無往而不冥此言久

聞道知天籟之自然將忽然自忘則穢累

日去以至於盡耳

疏妙精微也聞道日久學心漸著故能超

四句絕百非義極重玄理窮衆妙知照宏

博故稱大也

生有為死也

註生而有為則喪其生

疏處生人道沈溺有為適販死滅也

勸公以其死也有自也

註自由也由有為故死由私其生故有為

今所以勸公者以其死之由私耳

疏公平也自由也所以人生也動之死地

者猶私愛其生不能公正故勸導也

而生陽也無自也

註夫生之陽遂以其絕迹無為而忽然獨

爾非有由也

疏感於陽氣而有此生既無所由從故不

足私也

而果然乎

疏果決定也陽氣生物決定如此

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

註然而果然故無適無不適而後皆適皆

適而至也

疏夫氣聚為生生不足樂氣散為死死不

足哀生死既齊哀樂斯泯故於何處而可

適於何處而不可適乎所在皆適耳

天有歷數地有人據吾惡乎求之

註皆已自足

疏夫星歷度數玄象麗天九州四極人物

依據造化之中悉皆具足吾於何處分外

求之也

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无命也

註理必自終不由於知非命如何

疏夫天地晝夜人物死生尋其根由莫知

終始時來運去非命如何其無命者言有

命也

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

註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謂之命似若有意

也故又遣命之名以明其自爾而後命理

全也

疏夫死去生來猶春秋冬夏既無終始豈

其命乎其有命者言無命也此又遣其命

也

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无鬼邪

註理必有應若有神靈以致也

疏鬼神識也夫耳眼應於聲色心知應於

物境義同影經豈無靈乎其無鬼者言其

有之也

无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邪

註理自相應相應不由於故也則雖相應

而無靈也

疏夫人睡中則不知外物雖有眼耳則不

應色聲若其有靈如何不應其有鬼者言

其無也此又遣其有也

衆罔兩問於影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

括而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

今也止何也

疏罔兩影外微陰也斯寓言者也若汝也

俛低頭也撮束髮也汝坐起行止唯形是

從以此測量必因形乃有言不待厥理未

詳設此問答以彰獨化耳

影曰叟叟也奚稍問也

註運動自爾無所稍問

疏叟叟無心運動之貌也奚何也影答云

我運動無心蕭條自得無所可待獨化而



生汝無所知何勞見問也

予有而不知其所以

註自爾故不知所以

疏予我也我所行止率乎造物皆不知所以悉莫辯其然爾豈有待哉

子蠋甲也蛇蛻也似之而非也

註影似形而非形

疏蠋甲蟬殼也蛇蛻皮也夫蟻蟻變化而為蟬蛇從皮內而蛻出者皆不自覺知也而蟻蟻滅於前蟬自生於後非因蟻蟻而有蟬蟻亦不待蟻蟻而生也蛇皮之義亦復如之是知一切萬有無相因待悉皆獨

化僉曰自然故影云我之因待同蛇蛻蠋甲似形有而實非待形者也

火與日吾屯也陰與夜吾代也

疏屯聚也代謝也有火有日影即屯聚

夜逢陰影便代謝若其同形有影故當不待火日陰夜有形而無影將知影必不待形而獨化之理彰也

彼吾所以有待邪

疏吾所以有待者火日也心其不形火日亦不能生影也故影亦不待於火日也而况乎以有待者乎

註推而極之則今之所謂有待者率至於無待而獨化之理彰矣

疏况乎有待者形也必無火日形亦不能生影不待形也夫形之生也不用火日影之生也豈待形乎故以火日况之則知影不待形明矣形影尚不相待而况他物乎是知一切萬有悉皆獨化也

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彊陽則我與之彊陽彊陽者又何以有問乎

註直自強陽運動相隨往來耳無意不可問也

疏彼者形也強陽運動之貌也夫往來運動形影共時既無因待咸資獨化獨化之

理妙絕名言名言問答其具之矣

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遇老子

疏姓楊名朱字子居之往也沛彭城今徐

州是也邀遇也梁國今汴州也楊朱南邁  
老子西遊邂逅逢於梁宋之地適於郊野  
而與之言

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  
可也

疏昔逢楊子謂有道心今見矜夸知其難  
教嫌其異俗是以傷嗟也

陽子居不答

疏自覺已非默然悚愧

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履戶外膝行而前

疏盥酒也櫛梳也屆逆旅之舍至止息之

所於是進水漱酒執持巾櫛肘行膝步盡

禮虔恭殷勤請益庶蒙鍼艾也

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問是以不

敢今間矣請問其過

疏向被抵訶欲請其過正逢行李未有開

庸今至主人清閑無事庶聞責旨以助將

來也

老子曰而睢睢盱盱而誰與居

註睢睢盱盱跋扈之貌人將畏難而疏遠

疏睢盱躁急威權之貌也而汝也跋扈威  
勢矜莊耀物物皆哀悼誰將汝居處乎

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

疏夫人廉潔貞清者猶如汙辱也盛德圓  
滿者猶如不足也此是老子引道德經以

戒子居也

陽子居覺然變容曰敬聞命矣

疏覺然慚悚也既承教旨驚懼更深稽首

虔恭敬奉尊命也

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

者避席煬者避竈

註尊形自異故憚而避之也

疏將送也家公主人公也煬然火也陽朱

往沛正事威容舍息逆旅主人迎送夫執

氈席妻提梳中先坐之人避席而走然火

之者不敢當竈威勢動物一至於斯矣

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註去其夸矜故也

疏從沛返歸已蒙教戒除其容飾遺其矜

夸昆迹司塵和光順俗於是舍息之人與



爭席而坐矣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三十

尺四

河南郭象註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雜篇讓王第二十八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二十九

八三

十七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

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為天子猶之可也雖然

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

疏堯許事迹具載內篇姓子名州字支父

懷道之人隱者也堯知其賢讓以帝位以

我為帝亦當能以為事故言猶之可也幽

深也憂勞也言我滯堯幽深固心憂勞且

欲修身庶今合道未有閒暇緝理萬機也

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況他物乎

疏夫位登九五威跨萬乘人倫尊重莫甚

於此尚不以斯榮貴損害生涯況乎他外

事物何能介意也

唯无以天下為者可以託天下也

疏夫忘天下者無以天下為也唯此之人

可以委託於天下也

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適有

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

疏舜之事迹具在內篇支伯猶支父也

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  
以異乎俗者也

疏夫帝王之位重大之器也而不以此貴

易奪其生自非有道孰能如是故異於流  
俗之行也

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  
冬日夜皮毛夏日夜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  
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  
為哉

疏姓善名卷隱者也處於六合順於四時  
自得天地之間逍遙塵垢之外道在其中  
故不用天下

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  
山莫知其處

疏古人淳樸喚帝為子恨舜不識野清所  
以悲嘆

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

捲手后之為人葆力之士也

疏後字亦有作戶者隨字讀之石戶地名  
也農人也今江南喚人作農此則舜之友  
人也葆牢固也言舜心志堅固力勤苦腰  
背捲捲不得歸休以此勤勞翻來見讓故

不受也

以舜之德為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攜子以  
入海終身不反也

疏古人荷物多用頭戴如今高麗猶有此  
風以舜德化未為至極故攜妻子不踐其  
大王入於大海州島之中往而不反也

大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

疏亶父王季之父文王之祖也邠地名狄  
人獫狁也國鄰戎虜故為狄人攻伐

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  
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  
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  
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為吾臣  
與為狄人臣奚以異

疏事奉也勉勵也奚何狄人貪殘意在土



地我不忍傷殺汝勉力居之

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筴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

疏用養土地也所養百姓也本用地以養人今殺人以存地故不可也因拄杖而去

民相連續遂有國於岐陽

夫大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貴富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

疏夫亂世澆偽人心浮淺拘於軒冕以喪其身遂於財利以殞其命不知輕重深成迷惑也

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元君求王子搜只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玉輿

疏搜王子名也丹穴南山洞也玉輿君之車輦也亦有作王字者隨字讀之所謂玉輅也越國之人頰弑君主王子怖懼逃之洞穴呼召不出以艾薰之既請為君故乘

以玉輅

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為君也惡為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為君也

疏暖引也綏車上繩也辭不獲免長歎登車非惡為君恐為禍患以其重生輕位故可屈而為君也

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憂色

疏僖侯韓國之君也華子魏之賢人也韓魏相鄰爭侵境土干戈既動勝負未知怵惕居懷故有憂色

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手

疏銘書記也攫提取也廢斬去之也假且書一銘記投之於前左手取銘則斬去右手右手取銘則斬去左手然取銘者必得天下君取之不以取譬諭借問韓侯也

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

疏答云不能斬兩臂而取六合也

子華子曰甚善

疏歎君之言甚當於理

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

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

疏自從也於此言而觀察之則一身重於

兩臂兩臂重於天下天下又重於韓韓之

與天下輕重之遠矣

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

以憂戚不得也

疏所爭者疆畔之間故於韓輕重遠矣而

必固憂愁傷形損性恐其不得豈不惑哉

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

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

疏頓悟其言歎之奇妙也

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

疏魯侯魯哀公或云魯定公也姓顏名闔

魯人隱者也幣帛也聞顏闔得清康之道

欲召之為相故遣使人齎持幣帛先通其

意

顏闔守陋閭苴布之衣而自飯牛

疏苴布子麻布也飯飯也居疏陋之間巷

著粗惡之布衣身自飯牛足明貧儉

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北顏闔

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

闔對曰恐聽者謬而遣使者罪不若審之

疏遺與也不欲授幣致此矯辭以欺使者

使者還返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

闔者真惡富貴也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

餘以為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

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

疏緒殘也土糞也苴草也夫用真道以持

身者必以國家為殘餘之事將天下同於

草土者也

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徇物豈不悲

哉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

以為

疏徇逐也察世人之所適往觀黎庶之所

云為然後動作而應之也



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之重哉

疏隨國近濮水濮水出寶珠即是靈蛇所銜以報恩隨侯所得者故謂之隨侯之珠

也夫雀高千仞以珠彈之所求者輕所用者重傷生徇物其義亦然也

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御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无乃為不好士乎

○疏子陽鄭相也禦寇鄭人也有道而窮子陽不好賢士遠辭之客譏刺子陽

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

疏命召主倉之官令與之粟禦寇清高辭謝不受也

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飢色若過得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邪

疏與粟不受天命貧窮嗟惋拊心責夫罪

過故知禦寇之妻不及老萊之婦遠矣

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

疏子陽嚴酷人多怒之左右有誤折子陽弓者恐必得罪因國人逐狗遂殺子陽也

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

疏昭王名軫平王之子也伍奢伍尚遭平王誅戮子胥奔吳而耕於野後至吳王闔

閭之世請兵伐楚遂破楚入郢以雪父之讎其時昭王窘急棄走奔隨又奔於鄭有屠羊賤人名說從王奔走奔走之由置在下文

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王曰強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

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

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

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

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

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  
吳軍入郢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  
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  
於天下也正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  
賤而陳義甚高子其為我延之以三旌之位

疏三旌三公也亦有作珪字者謂三卿皆

執珪故謂三卿為珪也

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  
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  
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  
不敢嘗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原憲  
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為  
柅而甕牖一室褐以為塞上漏下濕匡坐而  
弦

疏原憲孔子弟子姓原名思字憲也周環

各一堵謂之環堵猶方丈之室也以草蓋  
屋謂之茨也褐粗衣也匡正也原憲家貧  
室唯環堵仍以草覆舍桑條為樞蓬作門  
扉破甕為牖夫妻二人各居一室逢雨濕  
而弦歌自娛知命安貧所以然也

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  
原憲

疏子貢孔子弟子名賜能言語好榮華其  
軒蓋是白素裏為紺色車馬高大故巷道  
不容也

原憲華冠緹履杖藜而應門

疏緹躡也以華皮為冠用藜藿為杖貧無  
僕使故自應門也

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无  
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  
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

疏嘻笑聲也逡巡却退貌也以儉繫奢故  
懷慙愧之色

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  
教以為己仁義之憲與馬之飾憲不忍為也

疏憲姦惡也飾莊嚴也夫趨世候時希望  
富貴周旋親比以結朋黨自求名譽學以  
為人多覓束脩教以為己託仁義以為姦  
隱飾車馬以術矜夸君子耻之不忍為之  
也



曾子居衛緼袍无表顏色腫膾手足胼胝

疏以麻緼袍絮復無表裏也腫膾猶剝錯也每自力作故生胼胝

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衲屨而種决

疏守分清虛家業窮窶三日不營熟食十年不製新衣繩爛正冠而纓斷袖破捉衿而肘見履敗納之而根後决也

曳絰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

疏歌商頌響韻叶宮商察其辭理雅符天地聲氣清虛又諧金石風調高素超絕人倫故不與天子為臣不與諸侯為友也

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疏夫君子賢人不以形挫志攝衛之士不以利傷生得道之人忘心知之術也

孔子謂顏回曰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飡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為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

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修於內者无位而不怍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

疏軒麋也怍羞也夫自得之士不以得喪駭心內修之人豈復羞慙無位孔子誦之其來已久今勸回仕豈非失言因回反照故言丘得之矣

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

疏瞻子魏之賢人也魏公子名牟封中山故曰中山公子牟也公子有嘉遁之情而無高蹈之德故身在江海上而隱遁心思魏闕之下榮華既見賢人借問其術也

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

疏重於生道則輕於榮利榮利既輕則不思魏闕

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自勝也疏雖知重於生道未能勝於情欲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无惡乎

疏若不勝於情欲則宜從順心神亦不勞  
忘生嫌惡也

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  
人无壽類矣

疏情既不勝強生抑挫情欲已情抑又乖

心故名重傷也如此之人自然夭折故不  
得與壽考者為儕類也

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為於布  
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

○疏夫大國王孫生而榮貴遂能巖棲谷隱

身履艱辛雖未階乎玄道而有清高之志  
足以激貪勵俗也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藿不糝  
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

疏陳蔡之事外篇已解既遭飢餒營無火

食藜菜之羹不加米糝顏色衰憊而歌樂

自娛達道聖人不以為事也

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  
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  
殺夫子者无罪藉夫子者无禁弦歌鼓琴未

嘗絕音君子之无耻也若此乎

疏仕於魯而被放游於衛而削迹講於宋  
樹下而司馬桓魋欲殺夫子憎其坐處遠

伐其樹故欲殺夫子當無罪欲凌藉之者  
應無禁忌由賜未達故發斯言

顏回无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

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  
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

疏喟然嗟歎貌由與賜細碎之人也命召  
將來告之善道如斯困苦豈不窮乎

○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  
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

其何窮之為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  
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

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

疏夫歲寒別木處窮知士因難顯德可謂

幸矣

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抗然執干而舞  
疏削然取琴聲也抗然奮勇貌也既師資  
領悟彼此歡娛也



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為寒暑風雨之序矣

疏夫陰陽天地有四序寒溫人處其中何能無窮通否泰邪故得道之人處窮通而

常樂譬之風雨何足介懷乎

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丘首

疏共伯名和周王之孫也懷道抱德食封於共厲王之難天子曠絕諸侯知共伯賢請立為王共伯不聽辭不獲免遂即王位

一十四年天下大旱舍屋生火卜曰厲王

為崇遂廢共伯而立宣王共伯退飯還食本邑立之不喜廢之不然逍遙於丘首之山丘首山今在河內如灼坂地名在襄陽未為定地是也故許由娛樂於潁水共伯得志於首山也

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无擇此人无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冷之淵

註孔子曰士志於仁者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夫志尚清遊高風遊世與夫貪利沒命者故有天地之降也

疏壯方之人各曰無擇舜之友人也后君也壘上曰畎下曰畎清冷淵在南陽西崕

縣界舜耕於歷山長於壘畎游堯門闕受堯禪讓其事迹豈不如是乎又欲將耻辱之行汙漫於我以此羞慙遂投清冷也

湯將伐桀因卜隨而謀卜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務光而謀務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

尹何如曰強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

疏姓卜名隨姓務名光並懷道之人隱者也湯知其賢因之謀議既非隱者之務故答以不知姓伊名尹字贄佐世之賢人也

忍耐也垢耻辱也既欲阻兵應須強力之士方將弑主亦藉耐羞之人他外之能吾不知也

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剋之以讓卜隨卜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為賊也勝桀

而讓。我必我為貪也。吾生乎亂世而无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稠水而死。

疏漫汗也。稠水在潁川郡界。字又作桐。

湯又讓務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務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

疏享受也。廢上謂放桀也。殺民謂征戰也。犯其難謂遭誅戮也。我享其利謂受祿也。

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无道之世不踐其土。况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沈於廬水。

註舊說曰。如下。隨務光者。其視天下也若六合之外。人所不能察也。斯則謬矣。夫輕

天下者。不得有所重也。苟無所重。則無死地矣。以天下為六合之外。故當付之堯舜。湯武耳。淡然無係。故汎然從衆。得失無繫於懷。何自投之為哉。若二子者。可以為殉名慕高矣。未可謂外天下也。

疏廬水在遼西北平郡界也。

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

疏孤竹國名在遼西。伯夷叔齊兄弟讓位。聞文王有道。故往觀之。夷齊事迹外篇已解矣。

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

疏岐陽是岐山之陽。文王所都之地。今扶風是也。周公名旦。是武王之弟。故曰叔旦也。其時文王已崩。武王登極。將欲伐紂。招慰賢良。故令周公與其盟誓。加祿二級。授官一列。仍牲血。繫其盟書。埋之壇下也。

二人曰。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无求焉。

疏祈求也。喜福也。神農之世。淳朴未殘。四時祭祀。盡於恭敬。其百姓忠誠信實。緝理而已。無所求焉。



樂與政為政樂與治為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

疏為政順事百姓緝理從於物情終不幸

人之災以為己福願人之險以為己利也

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為政上謀而下行貨阻

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為信揚行以悅衆殺

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

疏遽速也速為治政彰紂之虐謀謨行貨

以保兵威顯物行說以化黎庶可謂推周

之亂以易殷之暴也

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為

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

也不如避之以絜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

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

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戾行獨樂其志不

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

註論語曰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不言

其死也而此云死焉亦欲明其守餓以終

未必餓死也此篇大意以起高讓遠退之

風故被其風者雖貪冒之人乘天衢入紫

庭猶時慨然中路而歎况其凡乎故夷許

之徒足以當稷契對伊呂矣夫居山谷而

弘天下者雖不俱為聖佐不猶高於蒙埃

塵者乎其事雖難為然其風少弊故可遺

也曰夷許之之安在曰許由之弊使人節

讓以求進遂至乎之噲也伯夷之風使暴

虐之君得肆其毒而莫之敢無也伊呂之

弊使天下貪冒之雄敢行篡逆唯聖人無

迹故無弊也若以伊呂為聖人之迹則伯

夷叔齊亦聖人之迹也若以伯夷叔齊非

聖人之迹邪則伊呂之事亦非聖矣夫聖

人因物之自行故無迹然則所謂聖者我

本無迹故物得其迹迹得而強名聖則聖

者乃無迹之名也

疏塗汙也若與周並存恐汙吾行不如逃

避餓死於首山首山在蒲州城南近河是

也

河南郭象註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雜篇盜跖第二十九

孔子與柳下季為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

疏姓展名禽字季食采柳下故謂之柳下季亦言居柳樹之下故以為號展禽是魯莊公時孔子相去百餘歲而言友者蓋寓言也跖者禽之弟名也常為巨盜故名盜跖穿穴屋室解脫門樞而取人牛馬也亦有作空字驅字者係小城也為害既巨故

百姓困之

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元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主世之才士也弟為盜跖為天下害而弗能

教也丘竊為先生羞之丘請為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奈之何哉且跖之為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飄風強足以距敵

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无往孔子不聽顏回為馭子貢為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太山之陽贈人肝而饋之

疏饋食也子貢駢乘在車之右也

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偽人孔丘非邪為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疏言孔子憲章文武祖述堯舜刊定禮樂

遺迹將來也

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

疏脅肋也言尼父所戴冕浮華雕飾華葉繁茂有類樹枝又將牛皮用為革帶既闊且堅又如牛肋也



多辭謬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脣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悌而傲倖於封侯富貴者也

疏傲倖冀望也夫作孝悌序人倫意在乎富貴封侯者也故歷聘不已接輿有鳳兮

之譏棄本滯迹師金致芻狗之誚也

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畫鋪之膳孔子復通曰丘得幸於季願望履幕下

疏言丘幸甚得與賢兄朋友不敢正觀儀

容願履帳幕之下亦有作綦字者綦履迹也願履綦迹猶看足下

謁者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按劔瞑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生

逆吾心則死

疏趨疾行也反走却退兩展其足伸兩脚也

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无雙少長貴賤見而皆悅之此上德也知

維天地能辯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眾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脣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鐘而名曰盜跖丘竊為將軍耻不取焉

疏激明也貝珠也黃鐘六律聲也

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為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為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悅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令丘告我以大城眾民是欲規我以利而恒民畜我也安可久長也

疏言大城眾民不可長久也

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无置錫之地

疏堯讓舜不投丹朱舜讓禹而商均不嗣  
故無置錐之地也

湯武立為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  
邪

疏殷湯周武總統萬機後世子孫咸遭暴  
弑尺五豈非四海利重所以致之

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少於是民皆巢  
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  
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  
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則居  
居起則于于

疏居居安靜之容于于自得之貌  
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  
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  
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

里  
疏至致也蚩尤諸侯也涿鹿地名今幽州  
涿郡是也蚩尤造五兵與黃帝戰故流血  
百里也

堯舜作立羣臣

疏置百官也

湯放其主

疏放桀於南巢也

武王殺紂

疏朝歌之戰尺五

自是之後以強陵弱以衆暴寡湯武以來皆  
亂人之徒也

疏征伐暴弑湯武最甚

今子脩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

疏孔子憲章文尺五以辯說仁義為後世之教  
也

縫衣淺帶矯言偽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  
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為  
盜丘而乃謂我為盜跖

疏制縫掖之衣尺五淺薄之帶矯飾言行誑惑

諸侯其為賊害甚於盜跖

子以甘辭說子路尺五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  
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  
止暴禁非

疏高危之冠長大之劍勇者之服也既伏



膺孔氏故解去之

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身蒞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

疏仲由疾惡情深殺衛君蒞事既不逮身遭菹醢盜跖故以此相譏也

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跡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道此患上无以為身下無以為人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

○ 疏謂不與丹朱天下

舜不孝

疏為父所疾也

禹偏枯

疏治水勤勞風櫛雨沐致偏枯之疾半身

不遂也

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

疏羑里殷獄名文王遭紂之難厄於囹圄

凡經七年方得免脫

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惑其

真而強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

疏六子者謂黃帝堯舜禹湯文王也皆以利於萬乘是以迷於真道而不反於自然故可耻也

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伯夷叔齊辭孤竹

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

疏二人窮死首山復無子胤收葬也姓鮑名焦同時隱者也飾行非世廉潔自守荷檐採樵拾橡充食故無子胤不臣天子不

友諸侯子貢遇之謂之曰吾聞非其政者不履其地汙其君者不受其利今子履其地食其利其可乎鮑焦曰吾聞庶士重進而輕退賢人易愧而輕死遂抱木立枯焉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為魚鱉所

食

疏申徒自沈前篇已釋諫而不聽未詳所據崔嘉雖解無的諫辭

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于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

疏晉文公重耳也遭麗姬之難出奔他國  
在路困乏推割股肉以飴之公後還三日  
封於從者遂忘子推子推作龍蛇之歌書  
其營門怒而逃公後慙謝追子推於介山  
子推隱避公因放火燒山庶其走出火至

子推遂抱樹而焚死焉

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  
抱梁柱而死此六子者无異於磔犬流豕操  
瓢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

○疏六子者謂伯夷叔齊鮑焦申徒介推尾

生言此六人不合玄道矯情飾行苟異俗  
中用此聲名傳之後世亦阿異乎張磔死  
狗流在水中貧病之人操瓢乞告此間人  
物不許見聞六子之行事同於此皆為重  
名輕死不念歸本養生壽盡天命者也死

字有作承字者走字有作乞字者隨字讀  
之作承作豬

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  
胥沈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  
卒為天下笑

疏為達道者之所嗤也

自上觀之至于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丘之  
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  
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  
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

欲察味志氣欲盈

疏夫目視耳聽口察志盈率性而動稟之  
造物豈矯情而為之哉分內為之道在其  
中央

○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  
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  
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  
時之具而託於无窮之間忽然无異騏驎之  
馳過隙也

疏夫天長地久窮境稍賒人之死生時限  
迫促以有限之身寄無窮之境何異乎騏  
驎馳走過隙孔

不能悅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  
丘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亟去走歸无復言  
之子之道狂任任假詐巧虛偽事也非可以



全真也奚足論哉

疏亟急也狂狂失性也仅仅不足也夫聖迹之道仁義之行譬彼遠廬方茲芻狗執而不遺惟增其弊狂狂失真仅仅不足虛偽之事何足論哉

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芒然无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

疏軾車前橫木凭之而坐者也盜跖英雄盛談物理孔子懼遂至於斯

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

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邪孔子仰天而歎曰然

疏微無也然如此也

柳下季曰跖得无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疏若前乎者則是篇首柳下云逆其心則

怒無乃逆汝意如我前言乎孔子答云實如所言也

丘所謂无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鬚幾不免虎口哉

此篇寄明因衆之所欲亡而亡之雖王紂

可去也不因衆而獨用已雖盜跖不可御也

疏幾近也夫料觸虎頭而編虎鬚者近遺於虎食之也今仲尼往說盜跖履其危險不異於斯也而言此章大意排擯聖迹嗤

鄙名利是以排聖迹則訶責堯舜鄙名利則輕忽夷齊故寄孔跖以之意也即郭注意失之遠矣

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為行

疏子張孔子弟子也姓顓孫名師字子張行聖迹之人也姓滿名苟得假託為姓名曰苟且貪得以滿其心求利之人也盍何不也何不為仁義之行乎勸其捨求名利也

无行則不信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真是也

疏若不行仁義之行則不被信用不被信用則無職任無職任則無利祿故有行則有名有名則有利觀察計當仁義真是好事宜行之也

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為行不可一日不為乎

疏反乘逆也若棄名利則乘逆我心故士之立身不可一日不行仁義

滿苟得曰无耻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樂在無耻而信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真是也

疏多信猶多言也夫識庶知讓則貧無耻貪殘則富謙柔靜退則沈多言夸伐則顯故觀名計利而莫先於多言多言則是名利之本也

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為行抱其天乎

疏抱守也天自然也夫修道之士立身為行棄擲名利乃乖俗心抱守天真翻合虛玄之道也

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聚曰汝行如桀紂則有作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為匹夫今謂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

者士誠貴也

疏桀紂孔墨並釋於前臧謂臧獲也乘謂擊竊即盜賊小人也以臧獲比夫子則慚作而不服以宰相比匹夫則變容而歡慰故知所貴在行不在乎位

故勢為天子未必貴也窮為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

疏此復釋前義也

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為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為臣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於胃中也不亦拂乎

疏悖逆也拂戾也齊桓公名小白殺其兄子糾納其嫂高管仲賢人臣而輔之卒能

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田成子嘗殺齊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受其幣帛夫殺兄入嫂弑君竊國人倫之惡莫甚於斯而夷吾為臣尼父受幣言議則以為鄙賤情行則下而事之豈非戰爭於心曾言行相反戾邪



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為首不成者為尾

疏成者為首君而事之不成者為尾非而

毀之以此而言只論成與不成豈關行以

無行故不知美惡的在誰也所引之書並

遭燒滅今並無本也

子張曰子不為行即將疏戚無倫貴賤无義

長幼无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為別乎

疏戚親也倫理也五紀祖父也身子孫也

亦言金木水火土五行也仁義禮智信五

德也六位君臣父子夫婦也亦言父母兄

弟夫妻子張云若不行仁義之行則親疏

無理貴賤無義長幼無次叙五紀六位無

可分別也

滿苟得曰堯殺長子舜流母弟疏戚有倫乎

疏堯廢長子丹朱不與天位又言殺也舜

封同母弟象於有庠之國今天下吏治其

國收納貢稅故言流放也廢子流弟何有

親疏之理乎

湯放桀武王殺紂貴賤有義乎

疏殷湯放夏桀於南巢周武殺殷紂於汲

郡君臣貴賤其義安在

王季為適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

疏王季周大王之庶子季歷即文王之父

也大伯仲雍讓位不立故以小兒季歷為

適管蔡周公之兄位而誅之故云殺之廢

適立庶弟殺其兄尊卑長幼有次序乎

儒者偽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

疏夫儒者多言強為名位墨者兼愛周普

無私五紀六位有何分別

且子正為名我正為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

不監於道

疏監明也見也子張心之所為正在於名

苟得心之所為正在於利且名利二途皆

非真實既乖至理豈明見於玄道

吾日與子訟於无約曰小人殉財君子殉名

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於棄其

所為而殉其所不為則一也

疏訟謂論說也約謂契誓也棄其所為捨

已殉其所不為逐物也夫殉利謂之小人

殉名謂之君子名利不同所殉一也子張

苟得昔共談玄言於無為之理敦於莫逆之契也

故曰無為小人反徇而天無為君子從天<sub>理</sub>

疏而爾也既不逐利又不徇名故能率性

皈根合於自然之道也

若枉若直相而天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

疏相助也無問枉直順自然之道觀照四

方隨四時而消息

若是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

疏徘徊猶轉變意也圓機猶環中也執於

環中之道以應是非用於獨化之心以成

其意故能冥其虛通之理轉變無窮者也

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為

疏所為真性也無轉汝志為聖迹之行無

成爾心學仁義之道捨已效他將喪爾真

性也

無赴而富無徇而成將棄而天

疏莫奔赴於富貴無徇逐於成功必赴必

徇則背於天然之性也

比干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禍也

疏比干忠諫於紂紂云聞聖人之心有九

竅遂剖其心而視之子胥忠諫夫差夫差

殺之子胥曰吾死後抉眼懸於吳門東以

觀越之滅吳也斯皆至忠而遭其禍也

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

疏躬父盜羊而子證之尾生以女子為期

抱梁而死此皆守信而致其患也

鮑子立乾申子不自理廉之害也

疏鮑焦廉貞遭子貢譏之抱樹立乾而死

申子晉獻公太子申生也遭麗姬之難枉

被讒謗不自申理自縊而死矣

孔子不見母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

疏孔子滯耽聖迹歷國應聘其母臨終孔

子不見姓匡名章齊人也諫諍其父其父

不從被父憎嫌遂游他邑亦耽仁義學讀

志歸其父臨終而章不見此皆滯溺仁義

有斯過矣

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為士者正其

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也



註此章言尚行則行矯貴士則士偽故蔑行賤士以全其內然後行高而士貴耳疏自比于已下匡子已上皆為忠信廉貞而遭其禍斯皆古昔相傳下世語之也是以忠誠之士廉信之人正其言以諫君必其行以事主莫不遭罹其患服從其殃為道之人深宜誠慎也

无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興名就利者彼富則人歸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下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也今子獨无意焉知不足邪意知而力不能行邪故推正不忘邪

疏無足謂貪婪之人不止足者也知和謂體知中和之道守分清廉之人也假設二人以明貪廉之禍福也無足云世人卒竟未有不興起名譽而從就利祿者若家富財人歸湊之歸湊則謙下而尊貴之夫得人謙下尊貴者則說其情適其性體質安而長壽矣子獨無貪富貴之意乎為運知足不求邪為心意能知力不能行故推於

正理志念不忘以遺貪求之心而不取邪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為與已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為夫絕俗過世之士焉是專无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與俗化疏此人謂富貴之人也俗人謂無知貪利

情切與貴人同時而生共富人同鄉而住者猶將已為超絕流俗過越世人况已之自享於富貴乎斯乃專愚之人内心無主不履正道不覺古今之時代不察是非之涯分而與塵俗紛競隨末而遷化者也豈能識禍福之歸趣者哉

世去至重棄至尊以為其所為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

疏至重生也至尊道也流俗之人捐生背道其所為每事如斯其於長生之道去之

遠矣

慘怛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怵惕之恐欣懼之喜不監於心

疏慘怛悲也恬愉樂也夫悲樂喜懼者並身外之事也故不能監明於聖質照入於

心靈而愚者妄為之也

知為為而不知所以為是以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矣

疏為為者有為也所以為者無為也但知為於有為不知為之所以出自無為也如

斯之人雖貴又五總萬機富贍四海而不免於怵惕等患也

无足曰夫富之於人无所不利窮美究勢至人之所不得逮賢人之所不能及

疏窮盡也夫能窮天下善美盡人間威勢者其惟富貴乎故至德之人賢哲之士亦不能逮及也

俠人之勇力而以為威強乘人之知謀以為明察因人之德以為賢良非享國而嚴若君

父

疏夫富貴之人人多依附故勇者為之捍

智者為之謀德者為之助雖不臨享邦國而威嚴有同君父焉斯皆財利致其然矣

且夫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象而安之

疏夫耳悅於聲眼愛於色口嘖於味威權形勢以適其情者不待教學而心悅樂豈服法象而身安平蓋性之然爾

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

疏夫欲之則就惡之則避斯乃人物之常情不待師教而後為之哉故天下雖非無足誰獨辯辭於此事者也

知和曰知者之為故動以百姓不違其度是以足而不爭无以為故不求

疏夫知慧之人虛懷應物故能施為舉動以百姓心為心百姓順之亦不違其法度也内心至之所以不爭無用無為故不求不覺也

不足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為貪有餘故

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為廉又五

疏四處猶四方也夫凡聖區分貪廉斯隔

是以爭貪四方馳騁八極不自覺其貪婪棄捨萬乘辭於九五而不自覺其廉儉

廉貪之實非以迫外也反監之度



疏監照也夫廉貪實性非過迫於外物也而反照於內心各稟度量不同也

勢為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計其患慮其反以為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非以要名譽也

疏夫不以高貴為驕矜不以錢財為娛翫者計其災患憂慮傷害於真性故也是以辭大寶而不受非謂要求名譽者也

堯舜為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

害已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彼非以興名譽也

疏雍和也夫唐虞之化宇內和平者非有情於仁惠不以美麗害生也善卷許由被禪而不受非是矯情於辭讓不以世事害

已也斯皆就其長生之利辭其篡弒之害故天下稱其賢能則可謂有此避害之心實無彼興名之意

无足曰必持其名苦體絕甘約養以持生則亦久病長既而不死者也

疏必固將欲修進名譽苦其形體絕其甘美窮約攝養持其生者亦何異乎久病固疾長既不死雖生之日猶死之年此無足之辭以難知和也

知和曰平為福有餘為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

疏夫平等被其福善有餘招其禍害者天理自然也物皆如是而財最甚也

今富人耳管鐘鼓管籥之聲口噍於芻豢醴醴之味以感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

疏噍稱適也管籥蕭笛之流也夫富室之人恣情淫勃口爽醴醴耳聒官商取捨滑心觸類感動性之昏爽事業忘焉無所覺知豈非亂也

佞溺於馮氣若負重行而上也可謂苦矣

疏馮氣猶憤懣也夫貪欲既多勞役困弊心中佞塞沈溺憤懣猶如負重上阪而行此之委頓豈非苦困也哉

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靜居則溺體澤則馮可謂疾矣

疏貪取財實以慰其心誘諂威權以竭情慮安靜閑居則其體沈溺體氣悅澤則憤懣斯生動靜困苦豈非疾也為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舍可謂辱矣

疏堵牆也夫欲富就利情同壑壁譬彼堵牆版築滿盈心中憤懣貪婪不舍不知避害豈非耻辱邪

財積而无用服膺而不舍滿心戚醮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

疏戚醮煩惱也夫積而不散馮而不舍貪求無足煩惱盈懷懣而論之豈非憂患內則疑劫請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內周樓疏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矣

疏疑恐也請求也匹夫無罪懷璧其罪故在家則恐求財盜賊之災外行則畏寇盜濫竊之害是以舍院周回起疏窓樓敞出內外來往怖懼不敢獨行如此艱辛豈非畏哉

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

其患至不盡性竭財單以反一日之无故而不可得也

疏六者謂亂苦疾辱憂畏也殫盡也天下至害遺忘不察及其巨盜忽至性命惘然平生貪求一朝頓盡所有財寶當時並罄欲反一日貧素其可得之手

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縹意體而爭此不亦惑乎

註此章言知足者常足

疏縹纏繞也巨盜既至身非己有富爾之際豈見有名利邪而流俗之夫倒置之甚情纏繞於名利心決絕於爭求以此而言豈非大惑之甚也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三十一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三十二三十三同卷 尺六

河 南 郭 象 註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雜篇說劍第三十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

疏趙惠王名何趙武靈王之子也好擊劍之士養客三千好無厭足其國衰弊故諸侯知其無道共相謀議欲將伐之也

太子悝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

疏悝趙太子名也厭患其父喜好干戈故欲千金以募說士莊子大賢當能止劍也

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悝尚何敢言

疏欲教我何事乃賜千金既見金多故問太子曰聞莊子賢哲聖明故所以贈千金

以充從車之幣帛也

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為劍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悅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

疏髮亂如蓬鬢毛突出鐵為冠垂下露面曼胡之纓謂屯項項抹額也短後之衣便於武事瞋目怒服勇者之容憤然實曾故語聲難澀斯劍士之形服也

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劍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

疏夫自得者內無懼心故不趨走也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

疏汝欲用何術以教諫於我而使太子先言於我乎

曰臣聞大王喜劍故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悅之曰天下无敵矣

疏其劍十步殺一人一去千里行不留住銳快如是寧有敵乎

莊子曰夫為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

疏夫為劍者道也是以忘己虛心開通利物感而後應機照物先莊子之用劍也

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戲請夫子

疏辭旨清遠感動王心故令休息屈就館舍待設劍戲然後邀延也

王乃校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劍於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士敦劍

疏敦斷也試陳劍士使考教使斷以定勝

劣

莊子曰望之久矣

疏企望日久請早試之

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

可

疏御用也謂莊實可擊劍故問之

然臣有三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

城為鋒齊岱為鈇

疏鋒劍端也鈇刃也燕谿在燕國石城塞外山此地居北以為劍鋒齊國岱岳在東為劍刃也

晉魏為春周宋為鐔

疏鐔環也晉魏二國近乎趙地故以為春也周宋二國近南故以為環也

韓魏為鈇

疏鈇把也韓魏二國在趙之西故以為把也

包以四夷裹以四時

疏懷四夷以道德順四時以生化

繞以渤海帶以常山

疏渤海滄州也常山北岳也造化之中以山海鎮其地也



制以五行論以刑德

疏五行金木水火土刑刑罰德德化也以

此五行臣制區宇論其刑德以御群生

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

疏夫陰陽開闢春夏維持秋冬肅殺自然

之道也

此劍直之无前舉之无上按之无下運之无

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臣諸侯天

下服矣

疏夫以道為劍則無所不包故上下旁通

莫能礙者浮雲地紀豈足言哉既以造化

為功故無不服也

此天子之劍也文王茫然自失

疏夫才小聞大不相承領故茫然若涉海

失其所謂類魏惠王之聞韶樂也

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知勇士為

鋒以清廉士為鏑以賢良士為脊以忠聖士

為鐔以豪傑士為鈇此劍直之亦无前舉之

亦无上案之亦无下運之亦无旁上法圓天

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民意以

安四鄉

疏四鄉猶四方也夫能法象天地而知萬

物之情謂諸侯所以為異也但能依用此

劍而御于邦國亦宇內無敵

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无不賓

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

疏易以震卦為諸侯故雷霆為諸侯之劍

也

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鬢

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

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劍无異

於鬪雞一旦命已絕矣无所用於國事今大

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為大王

薄之

疏莊子雄辯冠絕古今故能說化趙王去

其所好而結會旨歸在於此矣

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

疏環繞也王覺已非深懷慚惡命莊子上

殿以展愧情繞食三周不能安坐氣急心

懣豈復能殮乎

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劔事已畢奏矣於是  
文王不出宮三月劔士皆服斃其處也  
疏不復受賞故恨而致死也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三十二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三十三

郭象註

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雜篇漁父第三十一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

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

疏緇黑也尼父游行天下讀講詩書時於

江濱休息林籟其林鬱茂蔽日陰沈布葉

垂條又如帷幕故謂之緇帷之林也壇澤

中之高處也其處多杏謂之杏壇也琴者

和也可以和心養性故奏之

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鬢眉交白被髮揄袂行

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願以聽

曲終

疏漁父越相范蠡也輔佐越王句踐平吳

事訖乃乘扁舟游三江五湖變易姓名號

曰漁父即於原所逢者也既而汎海至齊

號曰鴟夷子至魯號曰白珪先生至陶號

曰朱公晦迹韜光隨時變化仍遺大夫種

書云揄揮也袂袖也原高平也距至也鬢



眉交白壽者之容散髮無冠野人之貌於是遙望平原以手揮袂至于高陸維舟而止拓頤抱膝以聽琴歌也

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為者也

疏詢問仲尼是何爵命之人

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

疏答云是魯國賢人君子也

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

疏問其族答云姓孔

客曰孔氏者何治也

疏又問孔氏以何法術修理其身

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

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

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

疏率性謙和服行聖迹修飾禮樂簡選人

倫忠誠事君化物齊等將欲利群品此孔

氏之心乎

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

與子貢曰非也

疏為是有茅土五等之君為是王侯輔佐卿相乎皆答云非也

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

疏夫勞苦心形危忘真性偏行仁愛者去

本迢遞而分離於玄道也是以嗤笑徘徊

嗚呼歎之也

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

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屨而引其船顧

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

疏拏撓也反走前進是虔敬之容也

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

去丘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

之音以卒相丘也

疏曩向也緒言餘論也卒終也相助也向

者先生有清言餘論丘不敏未識所由之

故竊聽下風庶承警歎卒用此言助丘不

逮

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

丘少而脩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

聞至教敢不虛心

疏嘻笑聲也丘少年已來脩學仁義遠手者艾未聞至道所以恭謹虔恪虛心矣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

疏夫虎嘯風馳龍興雲布自然之理也固其然乎是以漁父大賢宣尼至聖賢聖相感斯同聲相應也故釋吾之所有方外之道經管子之所以方內之業

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无所陵

疏陵亦亂也夫人倫之事抑乃多端切要而言無過此四者若四者守位乃教治盛美若上下相冒則亂莫大焉是以百官各

司其職庶人自憂其務不相陵亂斯不易之道者也

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妻妾不和長少无序庶人之憂也

疏田畝荒蕪屋室漏露追徵賦稅不相係

屬妻妾既失尊卑長幼曾無次序庶人之憂患也

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群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大夫之憂也

疏職任不勝物務不理百姓荒亂四民不

勤大夫之憂也

廷无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美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

疏陪臣不忠苞茅不貢春秋盟會落朋倫之後五等之憂也

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

相攘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飭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

疏攘除也陰陽不調日時愆度兵戈荐起萬物天傷三公九卿之憂也

今子既上无君侯有司之勢而下无大臣職事之官而擅飾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

疏上非天子諸侯下非宰輔卿相而擅修飾禮樂選擇人倫教化蒼生正齊群物乃



是多事之人

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總

疏謂之原本

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

疏彊進忠言人不采顧謂之佞也

希意道言謂之諂

疏希望前人意氣而導達其言斯諂也

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

疏苟且順物不簡是非謂之諛也

好言人之惡謂之讒

疏聞人之過好揚敗之

析交離親謂之賊

疏人有親情交故輒欲離而析之斯賊害也

也

稱譽詐偽以敗惡人謂之慝

疏與已親者雖惡而舉與已疏者雖善而毀以斯詐偽好敗傷人可謂姦慝之人也

不擇善否兩容顏適偷拔其所欲謂之險

疏否惡也善惡二邊兩皆容納和顏悅色

也

偷拔其意之所欲隨而佞之斯險諛之人也

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

疏外則惑亂於百姓內則傷敗於一身是

以君子不與為友明明君不將為臣佐也

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挂功名

謂之叨

疏伺候安危經營大事變改之際達立功

名謂叨濫之人也

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

疏事已獨擅自用陵人謂之貪也

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狼

疏有過不改聞諫彌增狼戾之人

人同於已則可不同於已雖善不善謂之矜

疏物同乎已雖惡而善物異乎已雖善而

惡謂之矜夸之人

此四患也能去八疵无行四患而始可教已

孔子愀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逐於魯削

迹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

雖此四誘者何也

疏愀然慙竦貌也。罹遭也。丘無罪失而遭

罹四誘未悟前旨故發此疑

客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

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為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而幾於不免矣。

○疏留停仁義之間。以招門徒。伺察同異之際。以候機宜。觀動靜之變。歸其僥倖。適受與之度。望著功名。理好惡之情。而是非堅執。和喜怒之節。用為達道。以已誨人。矜矯天性。近於不免也。

謹脩而身。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則无所累矣。

疏謹慎形體。修守真性。所有功名。還歸人。物則物我俱全。故無患累也。

今不脩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

又六

十三

註不能脩其身而求之他人者。豈非疏外乎。

孔子愀然

疏自竦也

曰請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

疏夫真者不偽。精者不雜。誠者不矯也。故矯情偽性者不能動於人也。

故彊哭者雖悲。不哀。彊怒者雖嚴。不威。彊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

疏夫道無不在。所在皆通。故施於人。倫有此四事之義。以列下文。

忠貞以功為主。飲酒以樂為主。處喪以哀為主。事親以適為主。功成之美。无一其迹矣。

疏貞者事之幹也。故以功績為主。飲酒陶蕩性情。故以樂為主。是以功在其美。故不可一其事迹也。

又六

十三



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  
矣處喪以哀无問其禮矣

疏此覆釋前四義者也

禮者世俗之所為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  
然不可易也

疏節文之禮世俗為之真實之性稟乎大

素自然而然故不可改易也

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

疏法効自然寶貴真道故不拘束於俗禮  
也

○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真祿

祿而受變於俗故不足

疏恤憂也祿祿貴貌也愚迷之人反於聖

行不能法自然而造適貴道德而道遂翻

復溺人事而憂慮滯囂塵而遷貿徇物無

厭故心恒不足也

惜哉子之早湛於人偽而晚聞大道也

疏惜孔子之雄才久迷情於聖迹耽人間

之浮偽不早聞於玄道

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

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  
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

疏尼父喜歡自嗟慶幸得逢漁父欣若登

天必其不耻訓誨尋當服勤驅役庶為門

人身稟教授問舍所在終學大道

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

與往者不知其道慎勿與之身乃無咎

疏從迷適悟為往也妙道真本也知分別

也若逢上智之士可與言於妙本若遇下

根之人不可語其玄極觀機吐照方乃無

疵

八六

十四

○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

緣葦間

疏戒約孔子令其勉勵延緣上蘆葦之間

重言去子殷勤訓勗也

顏淵還車子路授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

聞擘音而後敢乘

疏仲尼既見異人告以至道故仰之彌甚

喜懼交懷門人授綏猶不顧盼船遠波定

不聞橈響方敢乘車

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為役久矣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伉禮夫子猶有倨傲之容今漁父杖屨逆立而夫子曲腰磬折言拜而應得无太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漁父何以得此乎

疏天子萬乘諸侯千乘伉對也分處庭中相對設禮位望相似无階降也仲尼遇天子諸侯尚懷倨傲一逢漁父盡禮曲腰并受言詞必拜而應漁父威嚴遂至於此孔丘重方外之道子路是方內之人故致驚疑旁車而問也

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有間矣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

疏湛著禮義時間固久嗟其鄙拙故伏軾歎之也

進吾語汝夫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人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

疏召由令前示其進趨夫遇長老不敬則失於禮儀見可貴不尊則心無仁愛若非至德之人則不能使人謙下謙下或不精誠則不造於玄極不仁不愛乃禍敗之基惜哉仲由專擅於此也

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為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

註此篇言無江海而問者能下江海之士也夫孔子之所放任豈直漁父而已哉將周流六虛旁通無外煥動之類咸得盡其所懷而窮理致命因所以為至人之道也疏由從也庶衆也夫道生萬物則謂之道故知衆庶從道而生是以順而得者則生而成逆而失者則死而敗物無貴賤道在則尊漁父既其懷道孔子何能不敬邪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三十三

又六

十六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三十四 尺七

河 南 郭 象 註  
唐 西 華 法 師 成 玄 英 疏

雜篇列御寇第三十二

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

疏伯昏楚之賢士號曰伯昏瞀人隱者之徒也禦寇既師壺子又事伯昏方欲適齊行於化道自驚行淺中路而還適逢瞀人問其所以

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

○疏方道也奚何也汝行何道欲往何方問其所由中塗反意也

曰吾驚焉

疏自覺已非驚懼而反此略答前問意

曰惡乎驚

疏重聞禦寇於何事迹而起驚心

曰吾嘗食於十漿

註賣漿之家

曰五漿先饋

註言其敬已

疏饋遺也十漿謂有十家賣漿飲也列子因行渴於逆旅十家賣飲而五家先遺觀其容觀競起驚心未能冥混是以驚懼也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為驚已疏更問驚由庶陳已失

曰夫內誠不離

註外自矜飾

疏自覺內心實智未能懸解為物所故是以驚而歸

形謀成光

○註舉動便辟而成光儀也

以外鎮人心

註其內實不足以服物

疏謀便僻也鎮服也儀容便僻動成光

華用此外形鎮服人物

使人輕乎貴老

註若鎮物由乎內實則使人貴老之情篤也

而整其所患

註言以美形動物則所患亂生也

疏整亂也未能混俗同塵而為物標杓使人敬貴於己而輕老人良恐禍患方亂生矣

夫漿人特為食羹之貨多餘之贏其為利也薄其為權也輕而猶若是

註權輕利薄可無求於人而況於萬乘之主乎

疏特獨也贏利也夫賣漿之人獨有羹食為貨所盈之物蓋亦不多為利既薄權亦非重尚能敬已競走獻漿況在君王權高利厚奔馳尊貴不亦宜乎

身勞於國而知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効我以功吾是以驚

疏夫君人者位總萬機威跨四海故躬疲倦於邦國心盡慮於世事則思賢若渴以代已勞必將任我以物務而驗我以功績徇外喪內逐偽忘真驚之所由具陳如是也

伯昏瞽人曰善哉觀乎

疏汝能觀察己身審知得喪嘉其自覺故

歎善哉

汝處己人將保汝矣

註苟不遺形則所在見保保者聚守之謂也

疏保守也汝安處己身不能忘我猶顯形德為物所歸門人請益聚守之矣

无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

疏無幾何謂無多時也俄頃之間伯昏往禦寇之所適見脫屣戶外跣足升堂請益者多矣

伯昏瞽人北面而立敦杖感之乎願立其間。不言而出

疏敦豎也以杖柱願聽其言說倚立間久忘言而歸也

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屣跣而走暨乎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

疏賓者謂通賓客人也御寇聞師友立不言而歸於是竦息慙惕不暇納屣跣足馳走至門而反高人既來庶蒙鍼艾不嘗開發藥石遺棄而還誠心欽渴有此固請也



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

疏已止也我已於先固告汝汝不能韜光

晦迹必為物所歸依今果見汝門人滿室

吾昔語汝諒非虛言宜止所請無勞辭費

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无保汝也

註任平而化則無感無求無感無求乃不

相保

疏願迹於外故為人保之未能忘德故不

能無守也

而焉用之感豫出異也

註先物施惠惠不因彼豫出則異也

疏而汝也焉何也夫物我兩忘亦何須物

來感已必有機來感而後應不勞預出異

端先物施惠

必且有感搖而本性又无謂也

註必將有感則與本性動也

疏搖動也必固有感迫而後起率其本性

搖而應之誠迹匿端有何偏謂也

與汝遊者又莫汝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

註細巧入人為小言

疏共汝同游行解相類唯事浮辯細巧之  
言佞媚於人盡為鴆毒詎能用道以告汝  
也

莫覺莫悟何相孰也

疏孰誰也彼此迷塗無能覺悟何誰獨曉

以相告乎

巧者勞而知者憂无能者无所求飽食而邀

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邀遊者也

註夫無其能者唯聖人耳過此以下至於

昆蟲未有自忘其能而任衆人者也

疏夫物未嘗為無用憂勞而必以智巧因

弊唯聖人汎然無係泊爾忘心譬彼虛舟

任運逍遙

鄭人緩也呻吟表氏之地

註呻吟吟詠之謂

祇三年而緩為儒

註祇適也

疏呻吟詠讀也表氏地名也祇適也鄭人

名緩於表地學問適經三年而成儒道

河潤九里澤及三族使其弟墨

註三族謂父母妻族也能使弟成於墨教也

儒墨相與辯其父助翟

註翟緩弟名

疏翟緩弟名也儒則實章文武祖述堯舜

甚固吝好多言墨乃遵於禹道勤儉好施

儒墨塗別志尚不同各執是非互相爭辯

父黨小兒遂助於翟矣

十年而緩自殺其父夢之曰使而子為墨者

子也闔胡嘗視其良既為秋栢之實矣

註緩怨其父之助弟故感激自殺死而見

夢謂已既能自化為儒又化弟令墨弟由

已化而不能順已已以良師而便怨誠之

至故死精為秋栢之實

疏闔何也秋栢勁木也父既助翟而緩恨

之經由十年感激自殺仍見夢於父以申

怨言云使汝子為墨者我之功力也何不

看視我為賢良之師而更朋助弟我怨恨

之甚化為異物秋栢子實生於墓上亦有

作塚字者塚冢也云汝何不看我家上已

化為秋栢之木而生實也

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

天

註自此已下莊子辭也夫積習之功為報

報其性不報其為也然則學習之功能性

而已豈為之哉

疏造物者自然之洪鑪也而造物者無物

也能造化萬物故謂之造物也夫物之智

能稟乎造化非由從師而學成也故假於

學習輔導自然報其天性不報人功也是

知翟有墨性不從緩得緩言我教不亦

乎

彼故使彼

註彼有彼性故使習彼

疏彼翟先者有墨性故成墨若率性素無

學終不成也豈唯墨翟庶物皆然

夫人以己為有以異於人以賤其親

註言緩自美其儒謂己能有積學之功不

知其性之自然也夫有功以賤物者不避

其親也無其身以平往者貴賤不失其倫



也

疏言緩自恃於已有學植之功異於常人故輕賤其親而汝於父也人之迷滯而至

於斯乎

齊人之井飲者扣枰也故曰今之世皆緩也

註夫穿井所以通泉吟詠所以通性無泉則無所穿無性則無所詠而世皆忘其泉性之自然徒識穿詠之末功因欲矜而有之不亦妄乎

疏夫土下有泉人各有性天也穿之成井

學以成術者人也嗟乎世人迷妄之甚徒知穿學之末事不悟泉性之自然而矜之以為己功者故世皆緩之流也齊人穿鑿得井行李汲而飲之井主護水枰頭而休莊生聞之故引為諭

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況有道者乎

註觀緩之謬以為學父故能任其自爾而知故無為其間也

疏觀緩之迷以為己誠有德之人從是之後忘知任物不復自矜既體道之人豈視

其功邪

古者謂之遁天之刑

註仍自然之能以為己功者逃天者也故

刑戮及之

疏不知物性自爾矜為己功者逃遁天然

之理也既乖造化故刑戮及之

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

註夫聖人無安無不安順百姓之心也

疏安任也任羣生之性不引物從己性之

無者不强安之故所以為聖人也

衆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

註所安相與異故所以為衆人也

疏學己所不能安其所不安也不安其素

分不安其所安也

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

疏玄道窈冥言像斯絕運知則易忘言實

難

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

也

疏妙悟玄道無法可言故詣於自然之境

雖知至極而猶存言辯斯未離於人倫矣  
古之人天而不人

註知而落天地未嘗開言以引物應其至  
分而已

疏復古真人知道之士天然淳素無復人  
情九

情

朱泮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千金之家三年  
技成而无所用其巧

註事在於適無貴於遠功

疏姓朱名泮漫姓支離名益殫盡也罄千

金之產學殺龍之術伏膺三歲其道方成

伎雖巧妙卒為無用屠龍之事於世稍稀

欲明處涉人間貴在適中苟不當機雖大

無益也

聖人以必不必故无兵

註理雖必然猶不必之斯至順矣兵其安

有

疏達道之士隨逐物情理雖必然猶不固

執故無交爭也

衆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

註理雖未必抑而必之各必其所見則乖  
逆生也

疏庸庶之類妄為封執理不必爾而固必  
之既忤物情則多乖矣

順於兵故行有求

註物各順性則足足則無求

疏心有貪求故任於執固之情也

兵恃之則亡

註不得已而用之以恬淡為上者未之亡  
也

也

疏不能大順羣命而好乖逆物情者則幾

亡吾寶矣

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

註苞苴以遺竿牘以問遺問之具小知所  
徇

徇

疏小夫猶匹夫也苞苴香草也竿牘竹簡

也夫奉芳草以相贈折簡牘以相問者斯

蓋俗中細務固非丈夫之所忍為

故精神乎蹇淺

註昏於小務所得者淺



疏好為遺問徇於小務可謂勞精神於跛  
蹇淺薄之事不能遊虛涉遠矣

而欲兼濟導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于宇  
宙形累不知太初

註小夫之知而欲兼濟導物經虛涉遠志

大神啟形為之累則迷惑而失致也

疏以蹇淺之知而欲兼濟羣物道達羣生  
望得虛空其形合太一之玄道者終不可

也此人迷於古今形累於六合何能照知  
太初之妙理邪

彼至人者歸精神乎无始而甘瞑乎无何有  
之鄉

疏無始妙本也無何有之鄉道境也至德

之人動而常寂雖復兼濟道物而神凝無  
始故能和光混俗而恒寢道鄉也

水流乎无形發泄乎大清

註泊然無為而任其天行也

疏無以順物如水流行隨時適變不守形  
迹迹不離本故雖應動恒發泄於太清之

極也

悲哉乎汝為知在毫毛

註為知所得者細

而不知大寧

註任性大寧而至

疏苞苴竿牘何異毫毛如斯運智深可悲

歎精神淺薄詎知乎至寂之道邪

宋人有曹商者為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  
乘王悅之益車百乘

疏姓曹名商宋人也為宋偃王使秦應對  
得所秦王愛之遂賜車百乘乘駟馬也

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阨巷困窘織屨  
搗項黃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悟萬乘之主而

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

疏窘急也言貧窮困急織屨以自供頸項  
枯槁而顛頽頭面黃瘦而馘厲當爾之際

是商之所短也一使強秦遂使秦王驚悟

遺車百乘者是商之智數長也以此自多  
矜夸莊子也

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痊者得車一  
乘故瘠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

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

註夫事下然後功高功高然後祿重故高

遠恬淡者遺榮也

疏癰瘕熱毒腫也痔下漏病也莊生風神

俊悟志尚清遠既而縱此奇辯以挂曹商

尺七

十二

故郭注云夫事下然後功高功高然後祿

重高遠恬淡者遺榮也

魯哀公問乎顏闔曰吾以仲尼為貞幹國其

有瘳乎

疏言仲尼有忠貞幹濟之德欲命為卿相

○

魯邦亂病庶瘳差矣

曰殆哉圾乎仲尼

註圾危也夫至人以民靜為安今一為貞

幹則遺高迹於萬世令飾競於仁義而畫

其毛彩百姓既危至人亦無以為安也

疏殆近也圾危也以貞幹迹率物物既失

性仲尼何以安也

方且飾羽而畫

註凡言方且皆謂後世將然飾畫非任真

也

疏方將貞幹輔相魯廷萬代奔逐修飾羽

儀喪其真性也

從事華辭以支為旨

註將令後世之從事者無實而意趣橫出

也

尺七

十三

疏聖迹既彰令從政任事情偽辭華折必

分流為意旨也

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

註後世人君將慕仲尼之遐軌而遂忍性

自矯偽以臨民上下相習遂不自知也

○

疏後代人君慕仲尼遐軌安忍情性用之

臨人上下相習矯偽黜黎而不知已無信

實也以華偽之迹教示蒼生稟承心靈宰

割真性用此居人之上何足稱哉

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以上民

註今以上民則後世百姓非直外形從之

而已乃以心神受而用之不能復自得於

心中也

疏彼代百姓非直外形從之乃以心神受

用之不能復自得之性以此居民上何足



可安或

彼宜汝與

註彼百姓也汝哀公也彼與汝各自有所

宜相效則失真此即今之見驗

疏彼百姓也汝哀公也百姓與汝各有所

宜若將汝所宜與百姓不可也

予願與

註效彼非所以養已也

疏予我也願養也我與百姓怡養不同譬

如魚鳥升沈各異若以汝所養衛物物我

俱失也

誤而可矣

註正不可也

疏以貞幹之迹錯誤誤行之正不可也

今使民離實學偽非所以視民也為後世慮

不若休之

註問不謂當時也

疏離實性學偽法不可教示黎民慮後世

荒亂不如休止也

難治也

註治之則偽故聖人不治也

疏捨已效物聖人不治也

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

註布而識之非芻狗萬物也

疏二儀布生萬物豈責恩也

商賈不齒

註況士君子乎

疏夫能施求報商客尚不齒理況君子士

人乎

雖以事齒之神者弗齒

註要能施惠故於事不得不齒以其不忘

故心神忽之此百姓之大情也

疏施而不忘未合天道能施恩惠於物事

不得不齒為責求報心神輕忽不錄百姓

之情也事之者性情也

為外刑者金與木也

註金謂刀鋸斧鉞木謂桎梏

為內刑者動與過也

註靜而當則外內無刑

宵人之離外刑者金木訊之

䟽宵闇夜也離羅也訊問也闇惑之人罹於憲網身遭枷杻斧鉞之刑也

離內刑者陰陽食之

註動而過分則性氣傷於內金木訊於外也

䟽若不止分則內結寒暑陰陽殘食之也

夫免乎外內之刑者唯真人能之

註自非真人未有能止其分者故必外內

受刑但不問大小耳

䟽心若死灰內不滑靈府形同槁木外不

挂桎梏唯真人哉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

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

䟽人心難知甚於山川過於蒼昊厚深之

狀列在下文

故有貌愿而益有畏若不肖

䟽愿慙真也不肖不似也人有形如慙真

而心益虛浮也有心實長者形如不肖也

有順懷而遠

䟽懷急也形順躁急而心達理也

有堅而縵有緩而針

註言人情貌之反有如此者

䟽縵緩也針急也自有形如堅固而實散

縵亦有外形寬緩心內躁急也

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

註但為難知耳未為殊無迹

䟽人有就仁義如渴思水捨仁義若熱逃

火雖復難知未為無迹驗心列下文也

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

䟽遠使忠佞斯彰咫尺敬慢立明者也

煩使之而觀其能

䟽煩極任使察其彼能

卒然問焉而觀其知

䟽卒問近對觀其愿智

急與之期而觀其信

䟽忽卒與期觀信契也

委之以財而觀其仁

䟽仁者不貪

告之以危而觀其節

䟽告危亡驗節操



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

疏至人酒不能昏法則男女參居貞操不

易

九徵至不肖人得矣

疏君子易觀不肖難明然視其所以觀其

所由察其所安搜之有塗亦可知也

疏九事徵驗小人君子厚貌深情必無所

避

正考父一命而偃再命而倭三命而俯循牆

而走孰敢不軌

註言人不敢以不軌之事侮之

疏考成也父大也有考成大德而履正道

故號正考父則孔子十代祖宋大夫也士

一命大夫二命卿三命也偃曲循牆並敬

容極恭卑退若此誰敢將不軌之事而侮

之也

如而夫者一命而呂鉅再命而於車上儻三

命而名諸父孰協唐許

註而夫謂凡夫也唐謂堯也許謂許由也

言而夫與考父者誰同於唐許之事也

疏而鄙夫夫也諸父伯叔也凡夫篤競軒

冕一命則呂鉅夸華再命則援綏作舞三

命善識自高下呼伯叔之名然考夫謙夸

各累格量勝劣誰同唐堯許由無為禪讓

之風哉

賊莫大乎德有心

註有心於為德非真德也夫真德者忽然

自得而不知所以德也

疏役智勞慮有心為德此賊害之甚也

而心有眼

註率心為德猶之可耳役心於眉睫之間

則偽已甚矣

及其有眼也而內視內視而敗矣

註乃欲探射幽隱以深為事則心與事俱

敗矣

疏率心為役用心神於眼睫緣慮逐境不

知休止致危敗甚矣

凶德有五中德為首

疏謂心耳眼舌鼻也曰此五根禍因此德

謂凶德也五根禍主中德為無心也

何謂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好也而吐其所不為者也

註吐訾也夫自是而非彼則攻之者非一故為凶首也若中無自好之情則恣萬物之所是所是各不自失則天下皆思奉之矣

疏吐訾也用心中所好者自以為是不同已為者訾而非之以心中自是為得故曰中德

窮有八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

疏八極三必窮達猶人身有六府也列下文矣

美髯長大壯麗勇敢八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

註窮於受役也然天下未曾窮於所短而恒以所長自困

疏美恣媚也髯鬣鬣也長高也大粗大也壯多力麗妍華勇猛敢果決也蘊此八事超過常人受役既多因以窮困也緣循偃快困畏不若人三者俱通達

註緣循杖物而行者也偃快不能俯執者也困畏怯弱者也此三者既不以事見任乃將接佐之故必達也

疏循順也緣物順他不能自立也偃快仰首不能俯執也困畏困苦懼也有此三事不如恒人所在通達也

知慧外通  
註通外則以無崖傷其內也

疏自持智慧照物外通塵境也  
勇動多怨  
註怯而靜乃厚其身耳

疏雄健躁擾必招離隙  
仁義多責  
註天下皆望其愛然愛之則有不周矣故多責

疏仁義則不周必有多責也  
達生之情者傀

註傀然大恬解之貌也  
達於知者肖  
註肖釋散也



疏注云消釋散也。愧怍解也。達悟之崖。真性虛照。侃然懸解。無係礙也。

達大命者隨

註泯然與化俱也

疏大命大年。假如彭祖壽考。隨而順之。亦

不厭其長人。以為勞苦也。

達小命者遭

註每在節上。住乃悟也。

疏小命小年也。遭遇也。如殤子促齡。所遇

斯適。曾不分懷耳。

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釋莊

子

疏錫與也。釋後也。宋襄王時有庸瑣之人

游宋。妄說宋王錫車十乘。用此驕炫。排莊

周於已後。自矜物先也。

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沒

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

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頷下。

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

奚微之有哉。

疏葦蘆也。蕭蒿也。家貧織蘆蒿為薄。賣以

供食。鍛椎也。驪黑龍也。頷下有千金之珠

也。譬譏得車之人也。

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

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

而寤。子為齏粉夫。

註夫取富貴。必順乎民望也。若挾竒說。乘

天衢。以嬰人主之心者。明君之所不受也。

故如有所譽。必有所試。於斯民不違。僉曰

舉之以合萬夫之望者。此三代所以直道

而行之也。

疏懷忠貞。以感人主者。必非常之賞。而用

左道。使其說佞媚。君王僥倖於富貴者。故

有驕釋之容。亦何異遭驪龍睡。得珠邪。餘

詳注意。

或聘於莊子

疏寓言。不明聘人姓氏。族故言。或也。

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

疏犧養也。君王預前三日。養牛。擬宗廟曰

犧也。

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為孤犢其可得乎

註樂生者畏犧而辭聘觸骸聞生而贖賊此死生之情異而各自當也

疏芻草也菽豆也犧養豐贍臨祭日求為

孤犢不可得也况祿食之人例多天折嘉

遁之士方足全生莊子清高笑彼名利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

為棺槨以日月為連璧星辰為珠璣萬物為

齋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

疏莊子妙達玄道逆旅形骸故棺槨天地

鑪冶兩儀珠璣星辰變化三景資送備矣

門人厚葬深乖造物也

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

烏鳶食在下為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

疏烏鳶也門人荷師主深恩也將欲厚葬

避其烏鳶豈知厚葬還遭螻蟻情好所奪

偏私之也

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

註以一家之平平萬物未若任萬物之自

平也

疏無情與奪委任均平此真平也若運情

慮均平萬物若欲起心已不平矣

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

註徵應也不因萬物之自應而欲以其所

見應之則必有不合矣

疏聖人無心有感則應此真應也若有心

應物不能應也徵應也

明者唯為之使

註夫執其所見受使多矣安能使物哉

疏自炫其明情應於務為物驅使何能役

人也

神者徵之

註唯任神然後能至順故無往不應也

疏神者無心寂然不動能無不應也

夫明之不勝神也久矣

註明之所及不過於形骸也至順則無遠

近幽深皆各自得

疏明則有心應務為物驅役神乃無心應

感無方有心不及無心存應不及忘應格



量可知也

而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

註夫至順則用發於彼而以藏於物若恃其所見執其自是雖欲入人其功外矣  
疏夫忘懷應物者為而不恃功成不居愚惑之徒自執其用叨人功績歸入己身雖欲矜伐其功外矣迷忘如此深可悲哉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三十四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三十五

尺八

河南郭象註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雜篇天下第三十三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為不可加矣

註為以其有為則真為也為其真為則無偽矣又何加焉

疏方道也自軒頊已下迄于堯舜治道藝術方法甚多皆隨有物之情順其所為之性任羣品之動植曾不加之於分表是以雖教不教雖為不為矣

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

疏上古三皇所行道術隨物任化淳樸無為此之方法定在何處假設疑問發明深理也

曰无乎不在

疏答曰無為玄道所在有之自古及今無處不徧

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

註神明由事感而後降出

疏神者妙物之名明者智周為義若使虛通聖道今古有之亦何勞彼神人顯茲明智制禮作樂以導物乎

聖有所生王有所成

疏夫虛疑玄道物感所以誕生聖帝明王功成所以降迹豈徒然哉

皆原於一

註使物各復其根抱一而已無飾於外斯聖王所以生成也

疏原本也一道雖復降靈接物混迹和光應物不離真常抱一而歸本者也

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為宗以德為本以道為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

註凡此四名一人耳所自言之異

疏冥宗契本謂之自然淳粹不雜謂之神妙疑然不假謂之至極以自然為宗上德為本玄道為門觀於機兆隨物變化者謂之聖人已上四人只是一耳隨其功用故

有四名也

以仁為恩以義為理以禮為行以樂為和蓋然慈仁謂之君子

註此四者之粗迹而賢人君子之所服膺也

疏布仁惠為恩澤施義理以裁非運節文為行首動樂音以和性慈照光乎九有仁風扇乎八方譬蘭蕙芳馨香氣薰於遐邇可謂賢矣

以法為分以名為表以操為驗以稽為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

疏稽考也操執也法定其分名表其寔操驗其行考決其能一二三四即名法等是也

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為常

疏自堯舜已下置立百官用此四法更相齒次君臣物務遂以為常所謂彝倫也

以衣食為主蕃息畜藏

疏夫事之不可廢者耕織也聖人之不可廢者衣食也故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



是以蕃滋生息畜積藏儲者皆養民之法

老弱孤寡為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

註民理既然故聖賢不逆

古之人其備乎

註古之人即此之四名也

疏養老哀弱矜孤恤寡五帝已下備有之

焉

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

疏配合也夫聖帝無心因循品物故能合

神明之妙理同天地之精醇育宇內之黎

元和域中之羣有

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

註本數明故末不離

疏本數仁義也末度名法也夫聖心慈育

恩覃黎庶故能明仁義以崇本係法名以

救末

六通四關小大精粗其運无乎不在

註所以為備

疏闢法也大則兩儀小則羣物精則神智

粗則形像通六合以遨游法四時而變化

隨機運動無所不在也

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

註其在數度而可明者雖多有之已疏外

也

疏史者春秋尚書皆古史也數度者仁義

法名等也古舊相傳顯明在世者史傳書

籍尚多有之

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摺紳先生多

能明之

註能明其迹耳豈所以迹哉

疏鄒邑名也魯國號也摺笏也亦挿也紳

大帶也先生儒士也言仁義名法布在六

經者鄒魯之地儒服之人能明之也

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

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

疏道達也通也夫詩道情志書道世事禮

道心行樂道和適易明卦兆通達陰陽春

秋褒貶定其名分

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

或稱而道之

註皆道古人之陳迹耳尚復不能常稱  
疏六經之迹散在區中風教所覃不過華  
壤百家諸子依稀五德時復稱說不能大  
同也

天下大亂

註用其迹而無統故也

疏執守陳迹故不升平

聖賢不明

註能明其迹又未易也

疏韜光晦迹

○道德不一

註百家穿鑿

疏法教多端

天下多得一

註各信其偏見而不能都舉

疏宇內學人各滯所執偏得一術豈能弘

通

察焉以自好

註夫聖人統百姓之大情而因為之制故

百姓寄情於所統而自忘其好惡故與一

世而得澹漠焉亂則反之人恣其近好家  
用典法故國異政家殊俗

疏不能恬淡虛忘而每運心思察隨其情  
好而為教方

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

疏夫目能視色不能聽聲鼻能聞香不能

辨味各有所主故不能相通也

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

註所長不同不得常用

○疏夫六經五德百家諸書其於救世各有

所長既未中道故時有所廢猶如鼻口有

所不通也

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

註故未足備任也

疏雖復各有所長而未能該通周徧斯乃

偏僻之士滯一之人非圓通合變者也

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

註各用其一曲故析判

疏一曲之人各執偏僻雖著方術不能會

道故分散兩儀淳和之美離析萬物虛通



之理也

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

註况一曲者乎

疏觀察古昔全德之人猶能備兩儀之亭

毒稱神明之容貌况一曲之人乎

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

註全人難遇故也

疏玄聖素王內也飛龍九五外也既而百

家競起各私所見是非殺亂彼我紛紜遂

使出處之道闇塞而不明鬱閉而不泄也

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悲夫百

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

疏心之所欲執而為之即此欲心而為方

術一往逐物曾不反本欲求合理其可得

也既乘物情深可悲歎

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

體

註大體各歸根抱一則天地之純也

疏幸遇也天地之純無為也古人大體樸

素也言後世之人屬斯澆季不見無為之道不遇淳樸之世

道術將為天下裂

註裂分離也道術流弊遂各奮其方或以

主物則物離性以從其上而性命喪矣

疏裂分離也儒墨名法各馳騫各私所見

咸率已情道術紛紜更相信誦遂使蒼生

措心無所分離一性實此之由也

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

註勤儉則瘁故不暉也

疏侈奢也靡麗也暉明也教於後世不許

奢華物我窮儉未常綺麗既乘物性教法

不行故於先王典禮不得顯明於世也

以繩墨自矯

註矯厲也

疏矯厲也用仁義為繩墨以勉厲其志行

也

而備世之急

註勤而儉則財有餘故急有備

疏世急謂陽九百六水火之災也勤儉

節用儲積財物以備世之凶災急難也

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悅之為之大過已之大循

註不復度衆所能也

疏循順也古之道術禹治洪水勤儉枯槁

其迹尚在故言有在於是者姓禽字滑釐

墨翟弟子也墨翟滑釐性好勤儉聞禹風

教深悅愛之務為此道勤苦過甚適周已

身自順未堪教被於人矣

作為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无服

疏非樂節用是墨子二篇書名也生不歌

故非樂死無服故節用謂無衣食棺槨等

資葬之服言其窮儉惜費也

墨子記愛兼利而非關

註夫物不足則以關為是今墨子令百姓

皆勤儉各有餘故以關為非也

疏普記兼愛利益羣生使各自足故無關

爭以關爭為非也

其道不怒

註但自刻也

疏克已勤儉故不怨怒於物也

又好學而博不異

註既自以為是則欲令萬物皆同乎已也

疏墨子又好學博通墳典已既勤儉欲物

同之也

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

註先王則恣其羣異然後同焉皆得而不

知所以得也

疏禮則節文隆殺樂則鍾鼓羽毛嫌其侈

麗奢華所以毀棄不用

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

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

疏已上是五帝三王樂名也

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

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

疏自天王已下至于士庶皆有儀法悉有

等級斯古之禮也

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

以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

不愛已



註皆以任力稱情為愛今以勤儉為法而為之大過雖欲饒天下更非所以為愛也疏師於禹迹勤儉過分上則乖於君王下則逆於萬民故生死勤窮不能養於外物形容枯槁未可愛於己身也

末敗墨子道

註但非道德

疏末無也尹老之意也

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手

註雖獨成墨而不類萬物之情

疏夫生歌死哭人倫之常理凶哀吉樂世

物之大情今乃反此故非徒類矣

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蔽

註蔽無潤也

疏蔽無潤也生則勤苦身心死則資葬儉

薄其為道乾蔽無潤也

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為也恐其不可以為

聖人之道

註夫聖人之道悅以使民民得性之所樂

則悅悅則天下無難矣

疏夫聖人之道得百姓之歡心今乃使物憂悲行之難久又無潤澤故不可以教世也

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

下何難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

註王者必合天下之惟心而與物俱往也

疏夫王天下者必須虛心忘己大順羣生

今乃毀皇王之法反黔首之性其於主物

不亦遠乎

墨子稱道曰昔禹之涇洪水決江河而通四

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

疏涇塞也昔堯遭洪水命禹治水寘塞隄

防通決川瀆救百六之災以播種九穀也

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

疏橐盛土器也耜掘土具也禹捉耜掘地

操橐負土躬自辛苦以導川原於是舟楫

往來九州雜易又解古者字少以滌為盪

川為原凡經九度言九雜也又本作鳩者

言鳩雜川谷以導江河也

腓无肢脛无毛沐甚雨擗疾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

註墨子徒見禹之形勞耳未觀其性之適也

疏通導百川安置萬國聞啓之泣無暇暫

看三過其門不得看子賴驟雨而洒髮假

疾風而梳頭勤苦執勞形容毀悴遂使腓

股無肉膝脛無毛禹之道聖尚自艱辛况

我凡庸而不勤苦

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為衣以跣躄為服

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

註謂自苦為盡理之法

疏裘褐粗衣也木曰跣草曰躄也後世墨

者翟之弟子也裘褐跣躄儉也日夜不休

力也用此自苦為理之妙極也

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

註非其時而守其道所以為墨也

疏墨者禹之陳迹也故不能勤苦乖於禹

道者不可謂之墨也

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

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信誦不同相謂別墨

註必其各守所見則所在無通故於墨之中又相與別也

疏姓相里名勤南方之墨師也苦獲五侯

之屬並是學墨人也誦異也俱誦墨經而

更相信異相呼為別墨

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辭偶不侔之辭相

應以巨子為聖人

註巨子最能辨其所是以成其行

疏訾毀也巨大也獨唱曰辭音奇對辯曰

偶侔倫次也言鄧陵之徒然蹈墨術堅執

堅白各炫已能合異為同析同為異或獨

唱而寡和或賓主而往來以有無是非之

辯相毀用无倫次之辭相應勤儉甚者號

為聖人

皆願為之尸

註尸者主也

莫得為其後世至今不決

註為欲係巨子之業也



疏咸願為師主庶傳業將來對爭勝負不能決定也

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

註意在不侈靡而備世之急斯所以為是其行則非也

註為之太過故也

疏意在救物所以是也勤儉太過所以非也

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胼无腋脰无毛相進而已矣

○疏進過也後世學徒執墨陳迹精苦自勵

意在過人也

亂之上也

註亂莫大於逆物而傷性也

治之下也

註任衆適性為上今墨反之故為下

疏墨子之道逆物傷性故是治化之下術

荒亂之上首也

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

註為其真好重聖賢不逆也但不可以教

也

將求之不得也

註無輩

雖枯槁不舍也

註所以為真好也

疏字內好儉一人而已求其輩類竟不能得顯頹如此終不休廢率性真好非矯為也

才士也夫

註非有德也

○疏夫歎也逆物傷性誠非聖賢亦勤儉救

世才能之士耳

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忤於衆

註法逆也

疏於俗無患累於物無矯飾於人無苟且

於衆無逆忤立於名行以養蒼生也

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

止

註不敢望有餘也

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

疏每願宇內清夷濟活黔首物我儉素止分知足以此教迹清白其心古術有在相傳不替矣

宋鉞尹文聞其風而悅之

疏姓宋名鉞姓尹名文並齊宣王時人同游稷下宋著書一篇尹著書二篇咸師於

黔而為之名也性與教合故聞風悅愛作為華山之冠以自表

註華山上下均平

疏華山其形如削上下均平而宋尹立志清高故為冠以表德之異

接萬物以別宥為始

註不欲令相犯錯

疏宥區域也始本也置立名教應接人間而區別萬有用斯為本也

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

疏命名也發語吐辭每令心容萬物即名

此容受而為心行

以駟合驩以調海內

註強以其道駟令合調令也

請欲置之以為主

註二子請得若此者立以為物主也

疏駟和也用斯名教和調四海庶令同合以得驩心置立此人以為物主也

見侮不辱

註其於以活民為急也

救民之闕禁攻寢兵救世之戰

註所謂駟調

疏寢息也防禁攻伐止息干戈意在調和

不許戰鬥假令欺侮不以為辱意在救世

所以然也

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

註駟調之理然也

疏用斯教迹行化九州上說君王下教百姓雖復物不取用而強勸喧聒不自廢舍

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

註所謂不辱

疏雖復物皆厭賤猶自強見勸他所謂被



人輕侮而不耻辱也

雖然其為人太多其自為太少

註不因其自化而強以慰之則其功太重也

疏夫達道聖賢感而後應先存諸已後存

諸人今乃勤強勸人被厭不已當身枯槁

豈非自為太少乎

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

註斯明自為之太少也

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飢不忘天下

註宋鉞尹文稱天下為先生自稱為弟子也

疏宋尹稱黔首為先生自謂為弟子先物

後已故也坦然之迹意在勤儉置五升之

飯為一日之食唯恐百姓之飢不慮已身

之餓不忘天下以此為心勤儉故養蒼生

也用斯作法晝夜不息矣

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

註謂民亦當報已也

圖傲乎救世之士哉

註揮斥高大之貌

疏圖傲高大之貌也言其強力忍垢接濟

黎元雖未合道可謂救世之人也

曰君子不為苛察

註務寬恕也

疏夫賢人君子恕已寬容終不用取捨之

心苟且伺察於物也

不以身假物

註必自出其力也

疏立身求己不必假物以成名也

以為无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

註所以為救世之士也

疏已止也苦心勞形乘道逆物既無益於

宇内明不如止而勿行

以禁攻寢兵為外

疏為利他外行也

以情欲寡淺為内

疏為自利内行也

其大小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

註未能經虛涉曠

疏自利利他內外兩行雖復大小有異精粗稍殊而立趨維綱不過適是而已矣公而不黨易而无私決然无主

註各自任也

疏公正而不阿黨平易而无偏私依理斷

決無的主宰所謂法者其在於斯

趣物而不兩

註物得所趣故一

疏意在理趣而於物無二也

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

○疏依理用法不顧前後斷決正直無所懼

慮亦不運知法外謀謨守法而往酷而无

擇

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

疏自五帝已來有以法為政術之者故有

可尚之迹而猶在乎世

彭蒙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

疏姓彭名蒙姓田名駢姓慎名到並齊之

隱士俱游稷下各著書數篇性與法合故

聞風悅愛也

齊萬物以為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徧

註都用乃周

疏夫天覆地載各有所能大道包容未嘗

辯說故知萬物有不可不隨其性分但當

任之若欲揀選必不周徧也

教則不至

註性其性乃至

○道則无遺者矣

疏異物不同稟性各異以此教彼良非至

極若率至玄道則物皆自得而无遺失矣

是故慎到棄知去己而緣不得已泠汰於物

以為道理

註泠汰猶聽放也

疏泠汰猶揀鍊也息慮棄知忘身去己機

不得已感而後應揀鍊是非據法斷決慎

到守此用為道理

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



註謂知力淺不知任其自然故薄之而後鄰傷也

疏鄰近也夫知則有所不知故薄淺其知雖復薄知而未能都忘故猶近傷於理

謏譟无任而笑天下之尚賢也

註不肯當其任而任夫衆人衆人各自能則無為橫復尚賢也

疏謏譟不定貌也隨物順情無的任用物各自得不尚賢能故笑之也

縱脫无行而非天下之大聖

註欲壞其迹使物不拘

疏縱恣脫略不為仁義之德行忘遺陳迹故非宇內之聖人也

椎柏斡斷與物宛轉

註法家雖妙猶有椎柏故未泯合

疏椎柏答捷也斡斷行刑也宛轉變化也復能打柏刑戮而隨順時代故能與物變化而不固執之者也

舍是與非苟可以免

疏不固執是非苟且免於當世之為也

不師知慮不知前後

註不能知是之與非前之與後暗目恣性苟免當時之患也

疏不師其成心不運用知慮亦不瞻前顧後矯性為情直舉宏網順物而已

魏然而已矣

註任性獨立

疏魏然不動之貌也雖復處俗同塵而魏然獨立也

推而後行曳而後往

註所謂緣於不得已

疏推而曳之緣不得已感而後應非先唱也

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所石之墜全而无非動靜无過未嘗有罪

疏磨礪也隧轉也如飄風之回如落羽之旋若磴石之轉三者無心故能全得是以無是非無罪無過無情任物故致然也是何故

疏假設疑問以顯其能

夫无知之物无達已之患无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无譽

註患生於譽譽生於有達

疏夫物莫不耽滯身已建立功名運用心知沒溺前境今磨礪等行藏任物動靜無

心恒居妙理患累斯絕是以終於天命無咎無譽也

故曰至於若无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

註唯聖人然後能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故

愚知處宜貴賤當位賢不肖襲情而云無

用賢聖所以為不知道也

夫塊不失道

註欲令去知如土塊也亦為凡物云云皆

無緣得道道非徧物也

疏貴尚無知情同瓦石無用賢聖闇者夜

游遂如土塊名為得理慎到之惑其例如

斯

豪桀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

至死人之理

註夫去知任性然後神明洞照所以為賢

聖也而云土塊乃不失道人若土塊非死如何豪桀所以笑也

疏夫得道賢聖照物無心德合二儀明齊

三景今乃以土塊為道與死何殊既無神用非生人之行也是以英儒贖聞玄通豪

桀知其乖理故嗤笑之

適得怪焉

註未合至道故為詭怪

疏不合至道者適為其怪也

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

註得自任之道也

疏田駢慎到稟業彭蒙縱任放誕無所教

也

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

而已矣

註所謂齊萬物以為首

其風窾然惡可而言

註逆風所動之聲

疏窾然迅速貌也古者道人虛懷忘我指

為天地無復是非風教窾然隨時過去何



可留其聖迹執而言之也

常反人不聚觀

註不順民望

疏未能大順羣品而每逆忤人心亦不能致蒼生之稱其瞻望也

而不免於既斷

註雖立法而既斷無圭角也

疏既斷無圭角貌也雖復立法施化而未

能大齊萬物故不免於既斷也

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避不免於非

註避是也

疏避是也慎到所謂為道者非正道也所

言為是者不是也故不免於非也

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

註道無所不在而云土塊乃不失道所以

為不知

疏雖復習尚虛忘以無心為道而未得圓

照故不知也

雖然槩乎皆嘗有聞者也

註但不至也

疏彭蒙之類雖未體真而志尚知略有梗

槩更相師祖皆有稟承非獨臆斷故嘗有

聞之也

以本為精以物為粗

疏本無也物有也用无為妙道為精用有

為事物為粗

以有積為不足

註寄之天下乃有餘也

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

疏貪而儲積心常不足知足止分故清廉

虛澹絕待獨立而精神道無不在自古有

之也

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

疏姓尹名喜字公度周平王時函谷關令

故為之關尹也姓李名耳字伯陽外字老

聃即尹喜之師老子也師資唱和與理相

應故聞無為之風而悅愛之也

建之以常无有

註夫無有何所能建建之以常無有則明

有物之自建也

主之以太一

註自天地以及羣物皆各自得而已不兼他飾斯非主之以太一邪

疏太者廣大之名一以不二為稱言大道曠蕩無不制圓括囊萬有通而為一故謂

之太一也又八建立言教每以疑常無物為宗

悟其指歸以虛通太一為主斯蓋好儉以勞形質未可以教他人亦無勞敗其道術也

以濡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

疏表外也以柔弱謙和為權智外行以空

惠圓明為實智內德也

關尹曰在己无居

註物來則應應而不藏故功隨物去

疏成功弗居推功於物用此在己而修其

身也

形物自著

註不自是而委萬物故物形各自彰著

疏委任萬物不伐其功故彼之形性各自

彰著也

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

註常無情也

疏動若水流靜如縣鏡其逗機也似響應聲動靜無心神用故速

芴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

註常全者不知所得也

疏芴忽也亡無也夫道非有非無不清不濁故聞忽似無體非無也靜寂如清也是已同靡清濁和蒼生之淺見也遂以此清

虛無為而為德者斯喪道矣

未嘗先人而常隨人

疏和而不唱也

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知其自守

其辱為天下谷

註物各自守其分則靜默而已無雄白也

夫雄白者非尚勝自顯者邪尚勝自顯豈

非逐知過分以殆其生邪故古人不隨無

崖之知守其分內而已故其性全其性全

然後能及天下能及天下然後歸之如谿

谷也



疏夫英雄俊傑進躁所以天年雌柔謙下  
退靜所以長久是以去彼顯白之榮華取  
此韜光之屈辱斯乃學道之樞機故為宇  
內之谿谷也而谿谷俱是川壑但谿小而  
谷大故重言耳

人皆取先已獨取後

註不與萬物爭鋒然後天下樂推而不厭  
故後其身

疏俗人皆尚勝趨先大聖獨謙卑處後故  
道經云後其身而身先故也

○曰受天下之垢

註雌辱後下之類皆物之所謂垢

疏退身居後推物在先斯受垢辱之者  
人皆取實

註唯知有之以為利未知無之以為用

疏貪資貨也

已獨取虛

註守冲泊以待羣實

疏守冲寂也

无藏也故有餘

註付萬物使各自守故不患其少

疏藏積也知足守分散而不積故有餘

歸然而有餘

註獨立自足之謂

疏歸然獨立之謂也言清廉潔已在物至

稀獨有聖人無心而已

其行身也徐而不費

註因民所利而行之隨四時而成之常與

道理俱故無疾無費也

疏費損也夫達道之人無近恩惠食苟簡

○之田立不貸之圃從容閑雅終不損己為

於物耳以此為行而養其身也

无為也而笑巧

註巧者有為以傷神器之自成故無為者

因其自生任其自成萬物各得自為蜘蛛

猶能結網則人人自有所能矣無貴於工

僂也

疏率性而動淳朴無為嗤彼俗人機心巧

偽也

人皆求福已獨曲全

註委順至理則常全故無所求福福已足

曰苟免於咎

註隨物故物不得咎也

疏咎禍也俗人愚迷所為封執但知求福不能慮禍唯大聖虛懷委曲隨物保全生

道且免災殃

以深為根

註理根於太初之極不可謂之淺也

以約為紀

註去甚泰也

疏以深玄為德之本根以儉約為行之綱。紀

曰堅則毀矣

註夫至順則雖金石無堅也迂逆則雖水氣無災也至順則全迂逆則毀斯正理也

銳則挫矣

註進躁無崖為銳

疏毀損堅剛之行挫止貪銳之心故道經

云挫其銳

常寬容於物

註各守其分則自容有餘

不削於人

註全其性也

疏退已謙和故寬容於物知足守分故不侵削於人也

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

疏關尹老子古之大聖窮微極妙冥真合

道教則浩蕩而宏博理則廣大而深玄莊

子庶幾故有斯嘆也

寂漠无形變化无常

註隨物也

疏妙本無形故寂漠也迹隨物化故無常也

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

註任化也

疏以死生為晝夜故將二儀並也隨造化

而轉變故共神明往矣

芒手何之忽乎何適

註無意趣也

疏委自然而變化隨芒忽而教游既無情



於去取亦任命而之適

萬物畢羅莫足以歸

註故都任置

疏包羅庶物囊括宇內未嘗離道何處歸根

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二十八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辭見之也二十九

註不急欲使物見其意

疏謬虛也悠遠也荒唐廣大也恣縱猶放

任也辭不偶也而莊子應世挺生冥契玄

道故能致虛遠深宏之說無涯無緒之談

隨時放任而不偏黨和忒混俗未嘗辭介也

以天下為沉濁不可與莊語

註累於形名以莊語為狂而不信故不與也

疏莊語猶大言也宇內黔黎沉滯闇濁咸

溺於小辯未可與說大言也

以卮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

疏卮言不定也曼衍無心也重尊老也寓

寄也夫卮滿則傾卮空則仰故以卮器以

況至言而著艾之談體多真實寄之他人

其理深廣則鴻蒙雲將海若之徒是也

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教倪於萬物

註其言通至理正常萬物之性命

疏教倪猶驕矜也抱真精之智運不測之

神寄迹域中生來死往謙和順物固不驕

矜

不謹是非

註已無是非故恣物兩行

以與世俗處

註形羣於物

疏謹責也是非無主不可窮責故能混世

揚波處於塵俗也

其書雖瓌璋而連玆无傷也二十八

註還與物合故無傷也

疏瓌璋宏壯也連玆和混也莊子之書其

旨高遠言猶涉俗故合物而无傷

其辭雖參差而詼詭可觀

註不唯應當時之務故參差

疏參差者或虛或實不一其言也詭詭猶

滑稽也雖寓言託事時代參差而詭詭滑

稽甚可觀閱也

彼其充實不可以已

註多所有也

疏已止也彼所著書辭清理遠括囊無實

富贍無窮故不止極也

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无終始者為

友

疏乘變化而遨遊交自然而為友故能混

同生死冥一始終本妙迹粗故言上下

其於本也弘大而闊深閱而肆其於宗也可

謂調適而上遂矣

疏開闢也弘大也閱亦大也肆申也遂達

也言至本深大申暢開通真宗調適上達

玄道也

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

疏言此莊書雖復詭詭而應機變化解釋

物情莫之先也

其理不竭其來不斲

疏蛻脫捨也妙理虛玄應無窮竭而機來

感已終不斲而捨之也

芒乎昧乎未之盡者

註莊子通以平意說已與說他人無異也

案其辭明為汪汪然禹亦昌言亦何嫌乎

此也

疏芒昧猶窈冥也言莊子之書窈窕深遠

芒昧恍惚視聽無辯若以言象徵求未窮

其趣也

○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

疏舛差殊也駁雜揉也既多方術書有五

車道理殊雜而不純言辭雖辯而無當也

歷物之意

疏心遊萬物歷覽辯之

曰至大无外謂之大一至小无内謂之小一

疏囊括無外謂之大也入於無間謂之小

也雖復大小異名理歸無二故曰一也

无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

疏理既精微搏之不得妙絕形色何厚之



有故不可積而累之也非但不有亦乃不無有無相生故大千里也

天與地卑山與澤平

疏夫物情見者則天高而地卑山崇而澤下今以道觀之則山澤均平天地一致矣

齊物云莫大於秋豪而太山為小即其義也

也

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

疏睨側視也居西者呼為中處東者呼為側則無中側也猶生死也生者以死為死

死者以生為死日既中側不殊物亦死生無異也

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

疏物情分別見有同異此小同異也

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

疏死生交謝寒暑遞遷形性不同體理無異此大同異也

南方无窮而有窮

疏知四方無窮會有物也形不盡形色不盡色形與色相盡也知不窮知物不窮物

窮與物相盡也只為無厚故不可積也獨言南方舉一隅三可知也

今日適越而昔來

疏夫以今望昔所以有今以昔望今所以有昔而今自非今何能有昔昔自非昔豈

有今哉既其無昔無今故曰今日適越而昔來可也

昔來可也

連環可解也

疏夫環之相貫貫於空處不貫於環也是以兩環貫空不相涉入各自通轉故可解者也

者也

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

疏夫燕越二邦相去遐遠人情封執各是其方故燕北越南可為天中者也

泥愛萬物天地一體也

疏萬物與我為一故泥愛之二儀與我並生故同體也

惠施以此為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

疏惠施用斯道理自以為最觀照天下曉示辯人也

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

疏愛好既同情性相感故域中辯士樂而學之也

卵有毛

疏有無二名咸歸虛寂俗情執見謂卵無

毛名謂既空有毛可也

雞三足

疏數之所起自虛從無從無適有三名斯立是知二三竟無實體故雞之二足可名為三雞足既然在物可見者也

郢有天下

疏郢楚都也在江陵北七十里夫物之所居皆有四方是以燕北越南可謂天中故楚都於郢地方千里何妨即天下者邪

犬可以為羊

疏名無得物之功物無應名之實名實不定可呼犬為羊鄭人謂玉未理者為璞周人謂鼠未腊者亦曰璞故形在於物名在於人也

馬有卵

疏夫胎卵濕化人情分別以道觀者未始不同鳥卵既有毛獸胎何妨名卵也

丁子有尾

疏楚人呼蝦蟆為丁子也夫蝦蟆無尾天下共知此蓋物情非關至理以道觀之者無體非無非無尚得稱無何妨非有可名尾也

火不熱

疏火熱水冷起自物情據理觀之非冷非熱何者南方有食火之獸聖人則入水不濡以此而言固非冷熱也又譬杖加於體而痛發於人人痛杖不痛亦猶火加體而熱發於人人熱火不熱也

山出口

疏山本無名山名出自人口在山既爾萬

法皆然也

輪不踞地

疏夫車之運動輪轉不停前迹已過後塗未至除却前後更無踞時是以輪雖運行竟不踞於地也猶肇論云旋嵐偃嶽而常



靜江河競注而不流野馬飄鼓而不動日月歷天而不周復何怪哉復何怪哉

目不見

疏夫目之見物必待於緣緣既體空故知目不能見之若也

指不至至不絕

疏夫以指指物而非指故指不至也无目指得物故至不絕者也

龜長於蛇

疏夫長短相形則無長無短謂蛇長龜短乃是物之滯情今欲遣此昏迷故云龜長於蛇也

矩不方規不可以為圓

疏夫規圓矩方其來久矣而名謂不定方圓無實故不可也

鑿不圍柶

疏鑿者孔也柶者內孔中之木也然柶入鑿中木穿空處不關涉故不能圍此猶連環可解義也

飛鳥之景未嘗動也

疏過去已滅未來未至過未之外更無飛時唯鳥與影巖然不動是知世間即體皆寂故論云然則四象風馳璇璣電卷得意豪微雖遷不轉所謂物不遷者也

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

天八 三十六

疏鏃矢疾也夫幾發雖速不離三時無異輪行何殊鳥影既不漲不重鏃矢豈有止有行亦如利刀割三條絲其中亦有過去未來見在之者也

狗非犬

疏狗之與犬一物兩名名字既空故狗非犬也狗犬同實異名名實合則彼謂狗此謂犬也名實離則彼謂狗異於犬也墨子曰狗犬也然狗非犬也

黃馬驪牛三

疏夫形非色色乃非形故一馬一牛以之為二漆馬之色而可成三曰黃馬曰驪牛曰黃驪形為三也亦猶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者也

白狗黑

疏夫名謂不實形色皆空欲反執情故指  
白為黑也

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  
竭

疏捶杖也取折也問曰一尺之杖今朝折

半逮乎後夕五寸存焉兩日之間捶當窮

盡此事顯著豈不竭之義乎答曰夫名以

應體體以應名故以名求物物不能隱也

是以執名責實名曰尺捶每於尺取何有

窮時若於五寸折之便虧名理乃曰半尺

豈是一尺之義邪

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桓團公孫  
龍辯者之徒

疏姓桓名團姓公孫名龍並趙人皆辯士

也客游平原君之家而公孫龍著守白論

見行於世用此上來尺捶言更相應和以

斯卒歲無復窮已

飾人之心易人之意

疏縱茲玄辯彫飾人心用此雅辭改易人  
意

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

疏辯過於物故能勝人之口言未當理故

不服人之心而辯者之徒用為苑囿又解

囿域也惠施之言未宜於理所詮限域莫

出於斯者也

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

為怪此其抵也

疏特獨也字亦有作將者怪異也抵體也

惠子曰用分別之知共人評之獨將一己

與天地殊異雖復姦狡萬端而本體莫過  
於此

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為最賢

疏然猶如此也言惠施解理亞乎莊生加

之口談最賢於衆豈似諸人直辯而已

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五術

疏壯大也術道也言天地與我並生不足

稱大意在雄俊超世過人既不謙柔故無

真道而言其壯者猶獨壯也

南方有倚人焉曰黃綽問天地所以不墜不  
陷風雨雷霆之故



疏任在南方姓黃名繇不偶於俗羈異於人游方之外賢士者也聞惠施聽辯故來致問問二儀長久風雨雷霆動靜所發起何端緒

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

疏意氣雄俊言辯縱橫是以未辭謝而應機不思慮而對答者也

徧為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无已猶以為寡益之以怪

○疏徧為陳說萬物根由并辯二儀雷霆之故不知休止猶嫌簡約故加奇怪以騁其能者也

以反人為實而欲以勝人為名是以與眾不適也

疏以反人情曰為實道每欲超勝群物出眾為心意在聲名故不能和適於世者也

弱於德強於物其塗隩矣

疏塗道也德術甚弱於物極強自言道理異常深隩也

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蚤一蠅之

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

疏由從也庸用也從二儀生成之道觀惠施化物之能無異乎蚤蠅飛空鼓翅喧擾徒自勞倦曾何足云益物之言便成無用者也

夫充一尚可曰愈貴道幾矣

疏幾近也夫惠施之辯詮理不弘於萬物之中尚可充一數而已而欲銳情貴道飾意近真慤而論之良未可也

○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為名

疏卒終也不能用此玄道以自安寧而乃散亂精神高談萬物竟無道存目擊卒有辯者之名耳

惜乎惠施之才駘溢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

是窮譽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

註昔吾未覽莊子嘗聞論者爭夫尺接連環之意而皆云莊生之言遂以莊生為辯者之流案此篇較評諸子至於此章則曰其道舛駁其言不中乃知道聽塗說之傷

實也吾意亦謂無經國體致真所謂無用之談也然膏梁之子均之戲豫或倦於典言而能辯名析理以宣其氣以係其思流於後世使性不邪淫不猶賢於博奕者乎故存而不論以貽好事也

䟽駘放也痛惜又八惠施有才無道放蕩辭辯不得真原馳逐萬物之末不能反歸於妙本夫得理莫若忘知反本無過息辯今惠子役心術求道縱河瀉以素真亦何異乎欲逃響以振聲將避影而疾走者也洪才若此深可悲傷也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三十五





刻莊子通義引

山東省立圖書館藏

宇宙無涯乾坤無朕質焉群生相

無窮不有淳古先覺察其主張綱維之

物而示之人則最靈之賦參贊之能涵

醉夢而莫知其形之弗踐之可恥也莊子

樂天憫世之徒學繼老列嘗與魯哀

公論儒道公謂國無其方郭子玄稱

其文為百家之冠厥有指矣或乃以其

莊子 命辭跌宕設諭奇險遂謂其荒唐謬

悠與詩書平易中常者異而攬懸於

儒門不知其異者僻也不異者道也即

其發微唱幽尚真恥跡之多方蓋道德

優裕之後用易而藏其用肆其才而游於

藝于以寓其順世閑迷之心者也然則詩

書固經世之準而三子則立命之方立

命達於人人經世存乎一遇安得守此

棄彼乎是故求文辭於先秦之前莊子

而已求道德於三代之季莊子而已易曰

後其見天地之心欲見天地之心者必不

忽莊子好古畜德者必不訝莊子是

用通其義而托諸梓所與若人者共

答莊子之賜

皇明嘉靖庚申蜡日靖江朱得之書

華

命辭



讀莊評

君師之道尋跡而不率性則賊已有跡可尋則賊人莊子之學由靜而入極虛而安蓋祖巢由而宗老列嘉堯舜披孔顏悲龍逢比干夷齊而孩管晏者凡其不滿先聖者皆以天機未忘所務有跡時也故三十三篇皆以掃跡為義

莊子享用只是自然其靈昭之地真見天地之性人為貴者觀其契躍鱗之樂於濠梁

莊子 浩然齋 讀莊評

憐腐鼠之嚇於霄漢其所蘊可知矣

莊子意本尚無此數萬言有也何所從來乎

曰言其無言知其無知乃為其無為也蓋

無者天之體希天者非虛不能無非靜不

能虛故靜則用功之始而無則本體之全

其曰聖人之心靜非曰靜也善故靜也又

曰陰陽和靜皆言用功非成功也

老莊論性以虛無為指蓋就人生而靜以上

說故謂仁義為有情有跡不足以盡性

隨意出詞絕無結構莊文也如曰其生也有

涯知天之所為之類在他人則不如此開

口外篇雜篇疑或有聞於莊子者之所記

猶二戴之禮非出一手明目者自識也

之喻讓國在孟子時而莊文曰昔者陳恒

弑君孔子請討魯國之儒一人莊子身當

其時而胠篋篇曰陳成子弑其君子孫享

國十二世即此推之則秦末漢初之言也

豈其年踰四百歲乎末篇稱鄒魯之士當

莊子 浩然齋 讀莊評

在長卿已後者所為也大抵此籍多敷衍

老子之言以發揮其精神者

莊子只是有垂訓之心故其為言時有播弄

處欲人愛其文之馳騁而誦之因以漸見

其所指耳其自謂以天下為沉濁不可與

莊語故以危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

言為廣又曰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

崖之辭時縱恣而不倘又曰其書雖瓌璋

連作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詼詭可觀也此



乃後人表揚愛信之意

先輩嘗言莊子之書不易讀又曰不可不讀  
謂造詣未同則不能通其意無莊之造詣  
虛生浪死也

莊子亦周末文勝之習今觀其書止是詞章  
之列自與五經辭氣不同然其指點道體  
天人異同處却非秦漢以來諸儒所及故  
從事於心性者有取焉

曾史盜跖與孔子同時楊墨在孔後孟前莊

莊子 浩然書 讀莊評

三

子內篇三卷未嘗一及五人則外篇雜篇  
斷斷乎非莊子之言矣

列莊之書初讀之知其愛生既而覺其不苟  
生不苟死余非不知其為今時所屏慢特  
惜此老一段精神惻怛慷慨後世鮮察之  
耳陳同父謂世間不可無此人亦不可無  
此書林堯叟謂此書自當獨行於世余惟  
心性之學孔孟以前天下猶同風而人之  
所造或不同則以欲速見小眩之也然而

深造自得諸蒸嘗絕響漢以後功利配

毒舉世顛瞑馬班韓柳之風相為馳煽藻  
繪雕刻日深日繁可以山積海藏矣有志  
之士鼎沸其心思困憊其精力竟不得古

德之末階余悲康成之徒而思反朴還淳  
也間嘗閱之而有覺其與孔孟相發者又  
自疑其一人之見也縱觀古註互有得失  
亦未免於一人之見蓋學未齊莊意自不  
能盡契言有盡而意無窮焉知莊子之意

莊子 浩然書 讀莊評

四

夏文德

果若是乎否也是以據所見而為之通亦  
所以見莊子非枯寂之學後世猶有知其  
旨要者其本文詞旨明白前賢訓無遺義  
者不復贅說惟事理可以意會不必分解  
乃為衆說狂馳不得不辨者故復費辭而  
不諱如門無鬼論舜武章金鍾之類是也  
或謂二氏之書不當以儒者之學為訓竊惟  
道在天地間一而已矣初無三教之異  
夫方言異而意不殊鍼砭異而還元同



苟不得於大同則父子夫婦亦有不同者孰知自私用知之為蔽而潰裂夫道哉

褚氏伯秀義海纂微作於勝國時因避地遺

于滇南其自敘可考也余同門友錢塘王

雲谷潼游覽四方歷三十年窮鄉絕島莫

不探陟嘉靖初至彼見之手錄以歸乙卯

疾將革以授余曰煩兄圖廣其傳毋使褚

氏之心終泯也今刻從其情得失不易

字信褚氏信雲谷也

莊子 讀莊評

五

陳汝

修詞立其誠學問之全功也褚氏以前諸解

多主立誠今通義略兼修詞者蓋欲習詞

章者知反於性道理心性者知謹於詞氣

庶乎先哲啓後之心而後世愛而傳之之

物也

讀莊評終

莊子通義目錄

內篇

卷之一

逍遙遊第一

北冥有魚

順化逍遙 推變逍遙

堯讓天下與許由

无己逍遙

肩吾問于連叔

无功逍遙 无名逍遙

惠子大瓠

適物逍遙

惠子大樹

无為逍遙

莊子

目錄

一

齊物論第二

齊物 齊智 齊是非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

齊道 齊治 齊死生

齧缺問于王倪

齊同異

瞿鵠子問長梧

齊因

罔兩問景

齊化

卷之二

養生主第三

吾生也有涯

養生 得生理

公文軒見右師

遺形累 遠英籠

老聃死秦失吊 釋源祥

人間世第四

顏回見仲尼 化導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 命使

顏闔將傳衛靈公太子 師傳

匠石之齊 不材惡名

南伯子綦遊商丘 神不矜死 材致不祥

支離疏 既德養身

孔子適楚 有用致患

莊子

目錄

二

德充符第五

魯有兀者王骀 德道

申徒嘉與子產同師 游內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 務全

魯哀公問仲尼 德平

闔跂支離無脛 德忘

惠子謂莊子 无情

卷之三

大宗師第六

知天之所為 真人行

南伯子綦問女偶 不逃化 得道妙

子祀子輿子犁子來 才道相須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 死生友 相忘友

顏回問仲尼孟孫才 无情死

意而子見許由 游道域

顏回曰回益矣 坐忘

子輿與子桑友 推極委命

應帝王第七

莊子

目錄

三

齧缺問于王倪 不言之教

肩吾見狂接輿 无為之治

天根遊于殷陽 聖人死名

陽子居見老聃 聖人无常心

鄭神巫曰季咸 無為名尸 寄托

無為名尸 寄托

南海之帝為儵 開苑

外篇

卷之四



駢拇第八

駢拇枝指 養正性命

馬蹄第九

馬蹄可以踐霜雪 智慧生偽

胠篋第十

將為胠篋探囊發匱 絕聖棄智

在宥第十一

聞在宥天下 處无為之事

崔瞿問於老聃 聖人虛心  
清淨民正

華

目錄

四

黃帝立為天子 无為民化

雲將東遊過扶搖 持勝任道

世俗之人 持後處先  
道无不為

卷之五

天地第十二

天地雖大

夫子曰道覆載萬物

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

黃帝遊乎赤水

堯之師曰許由

堯觀乎華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

泰初有無

夫子問於老聃

將問蒞見季徹

子貢南遊於楚

諄芒將東之大壑

門無鬼與赤張滿稽

華

目錄

五

厲之人夜半生子

天道第十三

天道運而無積

孔子西藏書于周室

士成綺見老子而問

老子曰夫道

桓公讀書於堂上

天運第十四

天其運乎

商太宰問仁于莊子	北門成問於黃帝	孔子西遊於衛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	孔子見老聃歸	孔子謂老聃曰	卷之六	刻意第十五	目錄	守純素	六
繕性第十六	繕性於俗	秋水第十七	秋水時至	夔憐蚘	孔子遊於匡	公孫龍問魏牟	莊子釣於濮水				

惠子相梁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	至樂第十八	天下有至樂	莊子妻死	支離叔與滑介叔	莊子之楚見空髑髏	顏淵東之齊	列子行食於道	目錄	化機	七
達生第十九	達生之情者	子列子問關尹	仲尼適楚出于林中	顏淵問仲尼	田開之見周威公	桓公田於澤	雜篇	卷第七			



紀渚子為王養鬪雞 越異

孔子觀於吕梁 習成性

梓慶削木為鐻 擇材 釋疑 不爭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 過巧

工倕旋而蓋規矩 忘伎

有孫休者踵門而詫 審授

山木第二十

莊子行於山中 顯晦在道

市南宜僚見魯侯 文皮為災 虛已免害

莊子

目錄

八

北宮奢為衛靈公賦斂 因循成化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 无能遠禍

孔子問子桑戶 天屬相收

莊子衣大布 德隱

孔子窮于陳蔡之間 大達

莊周遊乎雕陵之樊 失照

陽子之宋宿于逆旅 自賢

田子方第二十一

田子方侍坐于魏文侯 真寤

溫伯雪子適齊 其會

顏淵問于仲尼 容移

孔子見老聃新沐 才德自然

莊子見魯哀公 變言

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 內得外空

宋元君將畫圖 藝精忘形

文王觀于臧 詢乘任賢

列御寇為伯昏無人射 有心未效

肩吾問于孫叔敖 道充不動

莊子

目錄

九

楚王與凡君坐 治身保存

知北遊第三十二 沖默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 沖默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神解

齧缺問道乎被衣 常道

舜問乎丞 不可得

孔子問于老聃 中極

東郭子問于莊子 道无不在 无有一際

何荷甘與神農同學 得道秋家 謂之又

光曜問乎無有 光景都亡

大馬之捶鈎 守一 背俗

冉求問於仲尼 不先物

顏淵問乎仲尼 令境

卷之八

庚桑楚第二十三

老聃之役 去智 自定 移是 禮儀 虛无 德性

徐無鬼第二十四 拙偽 智能 忘形 同天 遷善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

莊子

目錄

十一

徐無鬼見武侯 修誠

黃帝將見太隗 放心

知士無思慮之變 樂宥

莊子曰射者非前期 謬妄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 亡質

管仲有病 公舉

吳王浮于江 戒驕

南伯子綦隱几而坐 齊肅名

仲尼之楚 貴默

子綦有八子 相形

齧缺遇許由 外賢 偷安 自晦 棄教

則陽第二十五

則陽遊于楚 抑進

魏瑩與田侯牟約 止開

孔子之楚舍于蟻丘 遠佞

長梧封人問于牢 治形

栢矩學于老聃 涉塵

籛伯玉行年六十 循物

莊子

目錄

十二

仲尼問于太史 素定

少知問于大公調 究理

卷之九

外物第二十六

外物不可必 无必

莊周家貧 急難

任公子為大鈎 趣去

儒以詩禮發冢 迹弊

老萊子之弟子出薪 矜驚



宋元君夜半而夢 智困

惠子謂莊子 无用之用 流通

寓言第二十七

寓言十九 中道 內通 遠真 蕩性 忘全

莊子謂惠子 時化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 係祿

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 叙學

衆罔兩問於景 獨化

陽子居南之沛 去驕

莊子

目錄

十三

讓王第二十八

堯以天下讓許由 治內

子列子窮 處身

楚昭王失國 自尊

原憲居魯 高蹈

中山公子牟謂瞻子 尊生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 惡患

舜以天下讓其友 知輕重 完身 遠非義 遵法度 守節 養志

盜跖第二十九 行修 趣高 樂道

孔子與柳下季爲友

子張問于滿苟得 羞辱 廉清

無足問于知和 避世

莊子

目錄

十三

莊子通義目錄 終

莊子卷第一 參元朱得之傍註并通義

附錢塘褚伯秀義海纂微

內篇 雲谷王潼錄校刊

逍遙遊第一 大觀而不見世順天而不存我此逍遙之遊之旨也

北冥有魚其名為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

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

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

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

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

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

夭闕者。而後乃今將圖南。蜩與鷓鴣

一作鳩

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捨榆枋。時則不至而控

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適莽蒼

者。三餐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春糧。適

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小知不及

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

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

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

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而彭祖

乃今以久特聞。眾人匹之。不亦悲乎。湯之問

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

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為鯢。有

鳥焉。其名為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

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

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

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

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

辯也。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

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



然笑之。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竟。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己。神人无功。聖人无名。

若無可見惟濛濛然不過野馬塵埃之微  
野馬塵埃指騰在太虛中人之仰視  
若無可見惟濛濛然不過野馬塵埃之微

道義卷一

三

陳次

爾其飛也亦猶萬物之以息相吹也。此形容天之大言外見道眼之大。虛齋曰。義謂天之濛濛然而已。言人目力既窮。上無所極。故但見人間亦必如此濛濛然也。水之積也。不厚為下。句厚風載翼之喻。謂濛濛然也。不厚為人。局量狹小。不知世界之大也。三餐三句。又取譬以為。謂濛濛然也。知大知結。上三句。又取大年。生下一段。譬喻。又是文之一體。朝菌暮生。於糞上見。日則死。彼但知有朝暮而已。又安知有晦朔也。蟪蛄春生。夏死。夏生秋死。不見四時之全。故曰。小年。此亦寓言。言冥靈之生。一千年。方當一歲。大椿之生。一萬六千年。方當一歲。彭祖僅年八百。至今乃以高壽。特聞於世。衆人皆慕之。而不及。亦是小而不知大也。知效一官。可辨一職之事也。行比一鄉。德合一鄉。而使人歸向也。德合一君。言主一國之事也。此三等。人各以其所能為。自足於一。

如斥鴳之類。宋榮子則舉世譽之而不加勸。沮視彼三士。但見可笑。蓋其知本心為內。凡物為外也。彼既知內外輕重。則豈肯汲汲然以世俗為事。雖然。宋榮子之能固如此。亦未有大樹。立作家處。若列子者。御風行。空半月而反。飄飄然無礙。其視修身求福者。又不足言矣。列子御風。雖免乎行。而非風則不可。故曰。猶有所待。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此則無所待矣。此有迹無迹之分。所風雨晦明之六氣。以遊於無物之前。而無所窮止。若此。則無所待矣。此有迹無迹之分。是也。此上篇分二篇。惟湯之問棘也。是已。一詳玩。以為後篇。即前篇之結。自窮髮至辯也。怪誕。故引列子之文。以證之。所謂重言也。故以此小大之辯也。一句結之。自知效一官。以下意。脉徑。續悲平之。指者不當分二篇。若於窮髮之上。增其謂二字。其意婉然。其曰。乘天

道義卷一

四

陳次

地御六氣。即易傳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龜未至人。無已三句。謂解皆未的確。推莊子通籍之意。不無差等。蓋以為無名者。尚有功。無功者。尚有德。至於無已。則功名何存。聖人無名。神則忘形。至則無知。蓋曰。至人無已。無待。名譽不加。勸非不加沮者也。氣所以滋。孕萬物。南主。恒氣所以長。養萬物。先北。而後南。陽由陰生也。位雖有殊。而氣本無間。特以相去遠。漸化。不覺。猶四時之遷。杯寒。隆暑。非一朝成。故鯁。潛鵬。化靜。極而動。搏風。九萬。六月。而息。不出乎陰陽之反。變。而在乎一氣。混冥中。環是以南北。皆謂之冥。焉。南華老仙。蓋病列國。戰爭。習趨。隘。一時。學。者。局於見聞。以縱橫。抑。闔。為能。掠。取。聲。利。為。急。而。昧。夫。自。己。之。天。遂。慄。慄。者。書。設。為。遠。大。



之論以委明至理開豁人心言得此道者與  
天地合德陰陽同運隨時隱顯無往而不道  
遙天地之陰陽即人身之陰陽水火因之以  
發源性情資之以通化上際下蟄無所不極  
然非視聽所可及故立鯁以強名使學者  
始因物而明心終忘形以契道深根寧極妙  
合化機吾身之陰陽無時不運吾身之天地  
未嘗或息也由是知人之本性具足道遙而  
世俗冥迷忘真逐偽當生憂死慮得患失罔  
知所謂逍遙故申言以破其惑謂人之生死  
如魚變鳥失鱗甲而得羽翰舍游泳而從飛  
舉情隨形化各全其天造化無極與之無極  
何所容其愛惡哉物之化其變未量故不  
知幾千里及平鵬徙南冥之後三千九萬之  
數形焉去以六月息者陰消陽長造化不停  
之機野馬塵埃即事物過前之譬儻善操其  
本而得鵬飛之要則超逸絕塵徜徉物表六  
合之遊氣潛運萬彙之生息交盪適所以相

莊子通義卷一  
五

吹舉而莫足為之果動容周旋無入而不自  
得所以為逍遙遊也故以冠經之首其間怒  
而飛一句諸解罕詳及偶得言外意附於條  
末云天地稟乎一氣者也萬物稟乎天地者  
也自一氣分而為天地也萬物稟乎天地者  
離互合生化無窮小大短長咸足其分由受  
氣至於具形數極至於變質負陰抱陽時各  
有待當化者不得不化當飛者不得不飛皆  
天機所運受化者不自知也怒而飛者不得  
已而後動之義怒猶不自知也為氣所使勇  
舉有若怒然非憤激不平之謂也凡物之潛  
久者必奮屈久者必伸豈厭常樂變而為此  
哉蓋圓形大化中則隨二氣而運盈虛消長  
理不可逃齊物論萬物皆備於道而物之  
生亦此意道德經所謂萬物并作是也於此  
以觀其復則六月息之義可知世人見其怒  
而不見其息知其作而不知其復故昔夫道  
遙之鄉日趨有為之域以至事物膠葛患累

云天地雖大能役有知所歸而不能役無形夫欲  
免為二氣所役者請於冥魚未形已前求之  
湯之問棘句按列子作殷湯問夏革棘聲  
相近而義亦通皆訓急也崔說以此句結承  
上文靈樁之論呂註從此句起下文冥海之  
談各據所見分章耳大觀入註本以此句獨  
立條似亦牽於上下文未決所附故也林氏  
註正與上文相貫則同呂說今詳考經意蓋  
第二章從此句始則同呂說今詳考經意蓋  
欲實鯁鵬之義故一唱題而兩舉證首引齊  
諸所志次以湯之問棘再參列子湯問篇冥  
海天地之論以印莊子之言則此章自合始  
於湯之問棘句未加是已者證上文而生下  
語觀者多不辨明辯誤作前章結句若以爲結  
句則意已盡矣後章從窮髮之北重起論端  
非立言之體也故借述所以附于條末以釋  
其疑竹溪林氏亦云據此句合在下以結句

莊子通義卷一  
六

為起句是其作文鼓舞處下文乃再舉鯁鵬  
之論不在重釋知效一官行此一鄉等語言  
人知能小大各有所以榮利動其心而全無用  
子猶然笑之則不以榮利動其心而全無用  
之者則所見超詣可知如列子能御風而不  
未立則所見超詣可知如列子能御風而不  
能無待必至於御六氣以遊無窮斯為至也  
故斷之曰至入於無已神人無功聖人無名此  
三者人道之極用神聖域不越乎三無之論入  
蓋至道窮神妙躋聖域不越乎三無之論入  
而言至出而理亦寄耳因言立教則不無序焉  
弘之在人理亦寄耳因言立教則不無序焉  
凡厥有生已私易植貴乎忘已驕矜易萌次  
當忘功已功既忘人譽必至又須忘名以遠  
世累累遠身全道純德粹以之處人應物無  
不盡善而三者之名亦混融俱化矣竊觀古  
今才能英傑之士建功立名不為不多而明  
哲自全者無幾豈其智弗及邪道心未明



六障之耳夫幼學壯行期於立功所以及物也而功成必見忌修身立業期於揚名所以所以願俗也而名下難久居非功名之過病在於有我信能忘已則避功逃名隱迹全道若五湖之泛赤松之遊桐江之釣四海一身將有餘樂何危機之足慮哉太上云功成弗居名遂身退良有以也儻致知力行動與理合則善窮善達樂生樂死無往而不道遙所謂至神聖者物被其德而歸美之稱何足以極天遊之妙郭氏註理至則迹滅其說盡之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著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鶴鶴巢於深林不過與枝復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子无所用天下為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莊子

通義卷一

七

夏文德

大即此安分自足之風天下所以感之而治不待於有為之迹也末二句以庖自比以尸祝比堯言治天下如祀神黍稷非馨明德惟欲庖人雖棄其事而尸祝之誠足以格神足以此庖矣又何屑屑於庖人之所務哉薄俎應庖事蓋歸功於堯也

有以見聖人尊貴道德後已先人真以治身土直以治天下之意彼戰爭攘奪於尺寸土地之間何後世之梟薄邪堯以燭灌比功其謙虛至矣豈以黃屋為心哉山以鶴鼠喻量斯有許由在野氣類感召理有由然堯在位天下也深謂四海雖已治非由莫能繼由之待天下以忘謂四海既已治吾將焉與哉非讓大任而不疑無以見堯之真知卓絕非高視而不受無以見由之抱道精純蓋聖人不以出處分重輕而以義理為去就此有係乎

道之卷舒時之泰否耳夫堯之知由也審故不俟歷試而舉以代已使由幡然受禪不失平端拱巖廊之尊使堯偷然得謝則可以韜光太古之上聖人顯晦在道若合符節豈世俗得以窺其蘊哉且由之於堯以分則民以道則師其啓沃之微心傳之妙由之所以資堯者至矣雖授之天下亦未為過而由也誠何以天下為至若名者實之賓一語足為萬世法即此語而推非惟醒邯鄲之夢息觸蠻之爭抑使後人想像箕山潁水之趣而風樹一歌猶以為累也終以尸祝不越樽俎而代庖言堯之至德明於知人由之德明於處已各安所安各足其足而天下無事矣夫尸祝之於庖人雖尊卑勞逸勢若不侔然均於以誠接神臨事尚敬有可代之理古人猶不為之季世薄俗乃有叛倫背理而妄希代者幸是經不泯足以明進退之節量授受之分而絕天下姦佞之心吁南華老仙亦聖矣知

莊子

通義卷一

八

章繼



聖揖遜之迹。觀由迹而求其心。是亦虛扁。投藥於未病之義。誠有以密輔世教而人罕知者。敬行其所以言之意。而表出之。

有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與。大而無當。

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无極也。大

有逕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

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

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

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

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

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无以與乎鍾鼓之聲。

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

猶時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礴萬物。以為

一世斲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為事之人也。

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

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粃糠。將猶陶鑄堯舜

者也。孰肯以物為事。宋人登章甫而適諸越。

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

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

莊子 道義卷一 九

省反 然喪其天下焉

庭路徑庭。院也。言其動靜長短。而不內省也。逕

而不信。以接與為狂。而疑其妄言也。神發使

物不疵癘。而年穀熟。蓋神存而過化。則因物

賦。物各得所。太和充塞於宇宙間。故臻此

也。猶時汝與孔子時其亡。蟻子時述之時。同

言就汝所可及。而語汝也。孰肯以物為事。比

前以天下為事。意進一層。與孟子論伊尹大

小皆不動心。同義。四子即是許留王。披後篇

可證。不必強為他說。汾水之陽。一句。意屬下

文言。堯既見四子之後。雖居位而忘位。處富

貴而忘其富貴也。庸齋口義謂心無見識。猶

聾瞽然。至德之人。周遊物表。而世自治。豈若

世人弊弊然。用知力以求平治哉。水不滿火

不熱。言其無入而不自得也。宋人章甫云云。

謂其所言廣大。世人淺見。不足以語此。堯治

天下古今第一。猶且恍然自失。况他人矣乎。

然自失。况他人矣乎。然自失。况他人矣乎。

以贊天地之化育。輔萬物之自然。此言推已

莊子 道義卷一 十



神人者益遠矣竊謂經中窮神極化之外則所  
 見此章而聞者以為狂而不信豈止一有  
 而已哉按此與列子黃帝篇第二章文小異  
 而義實同南華託之於接輿又所以神其迹  
 也餘文平易可通不復贅釋獨猶時女也一  
 句有二說郭成諸解並云猶及時之女自然  
 為物所求但智之聲替者謂無此理虛齋趙  
 氏以夫以時訓是女音汝尚書時女功義同  
 連叔謂肩吾神人似是汝也列子所謂生同  
 形者庸齋曰義同趙音訓又應垢批擬陶  
 鑄堯舜之語若輕堯舜然及考經旨所歸實  
 尊之至也謂世人所稱堯舜惟尊之為聖人  
 者徒名其塵垢批糠耳堯舜之實惡可得而  
 名言邪堯見四子藐射之山四子說亦不  
 同按陸德明音義載司馬舊註謂王倪齧缺  
 被衣許由也郭象註四子者寄言以明堯之  
 不一於堯耳夫堯之實冥矣其迹則堯也自  
 莊子 卷一 通義卷一 十一 章權

心與元氣合體與陰陽冥堯得四子之道  
 云往見之也陳碧虛註夫忘天下者無寄托  
 之近名然歸之愈衆而忘之愈冥故外其身  
 而身存後其歸之愈衆而忘之愈冥故外其身  
 者也吳儂註自述觀堯則內外異境治天下  
 平海內者見其迹而已若乃堯之為心豁然  
 四達遠在遠絕一方不足以為之也虛齋趙  
 以夫註堯往見四子豈真有人之可見哉亦  
 反而求之耳能知許由即堯者可以語此本  
 篇主意在肩吾連叔問答能通此則首尾之  
 意無不貫矣我西蜀無隱范講師云四子喻  
 四大貌姑言其幽眇謂堯雖治天下平海內  
 述若有為而心不離道能反觀四大於幽眇  
 之中故累盡而道遙也已上四解諸子之論  
 不齊或大意混成而於數不合或稽數合符  
 而考義差遠求之近解中虛齋實為理勝范  
 講義數兼該皆可服膺者也按此所謂四子  
 乃寓言以明道而道之為物恍惚窅冥難以  
 莊子 卷一 通義卷一 十二 章權

形數定在學者用志不分親有所見始究端  
 的非語言能盡今據經意擬為之說堯之師  
 曰許由由之道蓋出於齧缺王倪被衣則四  
 子之道一而已矣堯能忘形以求道是為往  
 見之堯姑射山即前反觀身中幽眇之喻此  
 道古今無殊射山即前反觀身中幽眇之喻此  
 堯民得此道即今之許由汾水堯所都不離  
 當處而得見四子言道不在遠求皆然喪其  
 天下棄如弊屣之謂也又因研味祖經密有  
 所契敬以有象有物有精有信參解四子義  
 若增合既見四子則至貴在我萬  
 乘之尊四海之富有不足顧者矣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  
 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  
 之以為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呿音然大也



吾為其無用而培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

大矣。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泝

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為泝泝。不過數金。今

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

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

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

免於泝泝。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

瓠。何不慮以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

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

莊子 泝泝音未為不善用藥也。不龜越難雖

良藥亦終泝泝。此篇言用大順

其材也。後篇言養大順其性也。

之達材不材。又其次焉。故或用於無用。係一時

今或棄於今。而用於後。此出於人為。非物所

能必也。觀夫芻狗之陳。未陳。脆脆之散。未散

可見矣。况魏王之執。異於凡種。見者張皇。驚

駭之。不暇。又惡。知所以為用。哉。宜惠子恠而

有問也。莊子知其拙。於用大。遂以不龜手之

事喻之。物本一也。而其貴賤。或相什伯。或相

千萬者。在人善用。不善用之間。耳。人多工於

於用。大人或安於守。大則所成。可知矣。世多拙

石之。斲樹之。成也。豈一朝之功。今則非惟不

前成其大用。而又培擊。暴殄之。何斯。歎之不

幸耶。凡出類之物。亦造化間。氣所鍾。其無用

也。意或有待。既嫌其大。而不欲割。為室家之

用。當思全之。而為江湖之用。濟深利涉。與舟

楫同功。則大瓠之無用。適為妙用矣。以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

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

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眾所

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

以候敖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

於罔罟。今夫爨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為

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

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

為其側。逍遙乎寢卧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

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此言抱道者無適而不逍遙。雖若無用

於世亦不買禍於身。惟不買禍。風動而俗成

其為用也。大矣。彼役後。塵勞者。茫然於禍。福

之機。胥溺而不悔。至於福之為禍者。又孰覺

之哉。此言於養生者。為易見。若主於修德。當

察無用之旨。若謂意甘於無用。而後能見物

之情。意安於無用。而後能免物之累。是尚有



也於無跡無涯之稱乎惠子兩問猶存吾之不信莊子之答則進於連叔者惠子戲莊子大言之無用非議也莊子喻以物之在世器議大小不同不可以大者皆為無用也知其為大矣而復戲其無用功利之毒有以盡其心也即莊子過惠子之墓而興思則其交誼非淺淺者愚故謂之戲而非議也

惠子又以大樽擁種不中規矩議莊子之大言無用對以狸狌黠慧死於機碎藻牛無技幸全其生得失果何如哉今子有大樹不能樹之於無用之地以全道遙之樂而乃反憂匠者之不顧此南華所深惜故因其問而救正之使脫形器之桎梏保性命於虛玄超有為而入無為以不用而成

莊子 通義卷一 十五 夏文德 辭源浩渺意趣卓絕使讀之者若御冷風

而登汗漫忘世累而極天遊真所謂超象義微重闢解粘釋縛之洪規通玄究微之捷徑也伯秀不揆荒蕪聚陳管見復於篇末為之統論云循至理者以道通乎萬事全正性者與物同乎一天理性得而不道遙者未之有也夫赤子之心本無知識識隨形長物接乎前得失存懷水炭交作舍彼役此無休歇期倘非燭理洞明道義戰勝雖居至貴至富亦有所不免焉故學道之要須先求聖賢樂處切身體究方為得方易云樂天知命顏氏簞食自樂孟子養浩而充塞天地原憲行歌而聲出金石此皆超物外之累全自己之天出處動靜無適非樂斯可以論道遙矣此北真之觀化而為鵬搏風擊水徙於南冥蓋謂學者見命珠而論失遂舉此大物生於大處以與已之所自來滋養既久體神合變出陰入

陽其用莫測俾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悟外物之可輕已天之當重將見培風絕雲與化無極何世界之能及哉故必至於乘天地御六氣以遊無窮然後為逍遙極致所謂至神聖者亦混融俱化而已功名皆外物矣堯讓許由章所以證成前義啓廉遜之風警省後人絕務外之慕裨益治道為多及肩吾聞言於接輿發揮神人之秘以喻身中至靈務操存涵養以致之初不在乎遠求也塵垢其緒餘猶足以成唐虞之治而其真則非世人所知也堯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中存妙理難以臆度必須親造姑射四子當靈椿朝菌知年小大皆窮理之談未舉大氣以虛中自全大樞以深根自固喻盡性以至於命學道之大成而入乎神者也不

莊子 通義卷一 末 夏文德

疾而速不行而至何往而非逍遙遊哉

標列以順化道遙無為道遙推變道遙無名逍遙無功逍遙無已道遙適物逍遙無名非指此一一篇而已蓋一書每篇之中各有一意只是闡明道體之大能體此道者無入而不自得不以世運汚墜干於大虛之體耳若夫蠅鳩斥鷃滿天下梗楠狸狗之甘心自古皆然者又何怪乎鯉鵬之駭聽見笑而執糲牛之無辜賞也而况太虛其度者乎

齊物論第二 合彼此是非而一之者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耦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



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  
非昔之隱几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  
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女聞人籟而未  
聞地籟，女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子游曰：敢  
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是唯  
無作，作則萬竅怒呿，而獨不聞之。琴琴  
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  
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  
者。激者謫者，叱者吸者，呌者譟者，突者

莊子 道義卷一 十七 夏文德

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泠風則小和，  
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爲虛，而獨不見  
之調。調之刁刁乎。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  
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  
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  
大知閒閒，小知間間。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  
籟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爲構，日以心闢。  
縵者密者，密者小恐，憊憊大恐，縵縵其發若  
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詔，盟其守

之謂也。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  
所爲之不可使復之也。其厭也如緘，以言其  
老洫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喜怒哀樂慮  
嘆變熱姚佚啓態，樂出虛，烝成菌，日夜相代  
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  
所由以生乎。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  
矣。而不知其所爲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  
朕，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百骸  
九竅六藏，賅而存焉。吾誰與爲親。汝皆說

莊子 道義卷一 十八 夏文德

老喪，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爲臣妾乎。其臣妾  
不足以相治乎。其遞相爲君臣乎。其有真君  
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一  
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  
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  
不見其成功，蕭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  
哀邪。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  
可不謂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苦乎。其我  
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夫隨其成心而師



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是以無有為有。無有為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其以為異於穀音亦亦有辯乎。其無辯乎。道惡乎隱而有真偽。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莊子 通義卷一 十九

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

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可乎。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以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為是舉。建與楹。厲與西施。恢恠憭怪。道通為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為一。唯達者知通為一。為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勞神明為壹。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曰。狙公賦茅。曰。朝三而莫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莫三。衆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亦因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是之謂兩行。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

莊子 通義卷一 二十



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而未始有對也。其次以爲有對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鼓琴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

莊子 道義卷一 三二

白之昧終。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緒終。身無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爲類。則與彼無以異矣。雖然。請嘗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

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大山爲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既已爲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况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夫道未始有

莊子 道義卷一 三二

對。言未始有常。爲是而有矜也。請言其矜。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辯。有競有爭。此之謂八德。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曰何也。聖人懷之。衆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謙。大勇不忮。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忮







公之喻名異實同天均者均平而無彼此也  
 兩行者並存也是非起於私心道始於自然  
 以造物觀之何成何虧此一段固是自天地  
 之初說來然會得此理眼前便是且如一念  
 未起便是未始有物之時此念既起便是有  
 物因此念而後有物我物我便是有對因物  
 我而有好惡便是道虧而愛成及此念一過依然  
 次膠擾便是道虧而愛成及此念一過依然  
 無事何嘗有成虧鼓琴之喻最爲親切自物  
 無非彼以下至非亦一無窮也既解以明二  
 字自以指喻指以下至適得而幾矣又解因  
 是二字却直至此處又以以此之謂以明結之  
 今且有言至於彼無以異矣此段又自爲是  
 不用一句中是字生來故曰與是類乎與是  
 不類乎此是莊文血脉前言言非吹也到此  
 換頭又唱起今且有言於此一句亦是前後  
 血脉以其類者與其不類者易地而看則是  
 類與不類皆相類其意蓋回把他做我看把  
 莊子 通義卷一 三五 陳堅

所由來此林氏優於諸家之訓但於地  
 既曰未聞又曰聞迷一忘三之義未聞  
 如死灰乎反問之也子綦曰今者吾喪我知  
 其爲吾則心不應如死灰是有真我存感動  
 不或照之義子游請問其方答曰大塊噫氣  
 特以地籟而已泊再請子綦乃曰吹萬不  
 同而使其自己已也至此始泄天籟真機借  
 子游知形可稿心不可灰之爲真我而弗悟  
 此即籟之天也心爲天君籟即吾心之用凡  
 所以致知格物酬機應變形諸言動者皆不  
 不必見於聲而後爲籟也君可端拱無爲不  
 可一日失位心可寂靜無思不可一時泯滅  
 心雖無聲而有聲者存乎其中如鐘鼓在懸  
 不待扣而後知其有聲昧者泥夫形相之起  
 天籟自然超乎動寂而有真宰真君實聲聲  
 聞聞之主後文言非吹也言者有言是矣百  
 姓日用不知與接爲構消神勞精而病物之  
 不齊是猶抱薪而止火也學者倘能反而求  
 之得其本則小大皆均於一矣安有不齊者哉  
 契於本塊之稱郭氏謂無動成法師云造物  
 是也亦自然之稱又云天也按本經大塊載  
 我以形列子云地積塊耳釋之以地義或近  
 之詳此所謂大塊似指天地之間噫氣即道  
 之本一之氣運化於斯所以鼓舞萬物動  
 蕩振發而使之奮發之成暴戾者及其機停籟  
 摧山立海此奮發之成暴戾者及其機停籟  
 息寂然歸無則向之鼓舞者安在真人以此  
 輪心之起滅實爲至論而所以起滅者在人  
 精思而善求之慮嘆愛慕然徒啓態八字真  
 人矢口成文他書無所見諸論多不及獨成  
 法師疏云慮則預度未來嘆則咨嗟既往  
 則攷易舊事悲則屈伏不伸據慮嘆既釋



善而變慈之義尚欠發明今擬解云變則  
 躁而務作爲慈則畏懼而不敢動庶盡經意  
 云又既姚則輕浮佚則奢縱啓則開張情欲  
 態則嬌淫妖冶似亦未稱上文今擬解云姚  
 則悅美以自肥佚則縱樂而忘反啓則情開  
 而受物於則驕矜而長傲言人之狗物志已  
 者以形化之中心有異狀計得慮失焦火疑冰  
 是以由厭溺物欲情識顛倒忘其所不志不  
 忘其所忘譬夫樂之出虛而忘其所不志不  
 影倏起倏滅何足以介浩然之懷當知有湛  
 然寂然者亘古常存而此擾擾特其變境塵  
 綠偶遇識破即空反究我之與物原於本無  
 暫寄世間姑酬宿業思所以解始根於厚地  
 集氣母於先天不將不迎常清常靜則雖身  
 處叢途神超聖境何世累之能及哉成心者  
 是非分別之所自萌不可以善言之也愚嘗  
 傳西蜀無隱范先生講席竊聆師誨云成心  
 莊子 通義卷一 二十七

諸有見不虛意必固我之總名未成心則真  
 在混融太虛洞量成心則已離乎性有善有  
 惡矣然世間應酬之際有不免成心即當  
 師而求之於未成之前則善惡不萌是非無  
 朕何所不齊哉其論精當足以盡祛前惑未  
 人之止念非難不難其論精當足以盡祛前惑未  
 求之於未成心之前則念不萌而性可復矣  
 是故對物則意生忘物則念不萌而性可復矣  
 萬法之本原一身之主宰蓋不可蔑者若日  
 成心則流乎意矣心之爲物出入無時莫若日  
 其鄉然方寸之所欲爲未有不因物而生者  
 心離也離主乎火不能自形必有所麗而後  
 見心同太虛則無所麗矣且心麗物而爲善  
 猶不若無心無爲况麗物而爲惡乎關尹子  
 云來于我者如石火頃以性對之物浮浮然  
 此遺物離人攝情歸性之要道也學者歸而  
 求之有餘師矣知音智與音預知代而心自  
 取者正指師心之人以知代用自取於道以

爲成心者也彼我異情是非互指東家之西  
 即西家之東天地之先亦太極之後此亘古  
 今而不齊者也而真人舉非指非馬之喻可  
 謂善齊物論矣以指喻指之非指常人之見  
 也以非指喻指之非指至人之見也非馬之  
 義亦然世之至見少而常見多則天地一指  
 萬物一馬之論又所以重增其惑也請解之  
 曰所異者天下之情所同者天下之理一理  
 可以通萬情則非指亦非馬也蓋指馬涉乎形迹所以不  
 理則是非馬亦非非馬則超乎形數言議之表故  
 天地雖大而一指可喻以其與我並生也萬  
 物雖多而一馬可喻以其與我爲一也凡得  
 其情而通其理則物雖萬殊融會在我事隔  
 千里契之以心古之一羣情有大大物者得諸  
 此太上云得一萬事畢此物之所齊論之所  
 止而非言之極議也與古之人貴真知而遺  
 妄知去滯有而存妙有所以保性命之真全  
 莊子 通義卷一 二十八

自然之道也人心澆漓世道愈降有物以窒  
 其虛明有封以限其疆域物我對而是非彰  
 是非彰而道虧愛成也果且有無成虧乎哉  
 又重提唱以警省人心俾悟夫齊物之本旨  
 也夫成虧者物之粗迹信能後乎無物何成  
 虧之有昭文鼓琴之至精者以其未超乎形  
 聲度數故不迷乎成虧技策謂以其未超乎形  
 梧者隱几談論此師曠惠子之所長各以其  
 能自是至老好之不衰非惟已好之又將以  
 明彼不度彼之所宜徒強聒以求合以至昧  
 然而終莫覺莫悟而文之子又以綸緒終身  
 無成明前三子成於技而對於道固自以爲  
 成文之子既成於技又對於道亦自以爲是  
 言彼是之各偏成於對之無定也滑疑之耀謂  
 三子之技滑亂於世而疑眩耳目故聖人之  
 所圖爲此不可用而寓之於常道求以漸復  
 其初是謂善用其光而不耀者也凡天下之  
 論大莫過乎太山壽莫過乎彭祖此以形論

第 255 冊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道家類



不能無限若以虛空性體觀之太山直細物  
彭祖直嬰孩耳秋毫雖細而有形之初同具  
此理何嘗無至大者存焉子雖幼而有生之  
初同稟此性何嘗無上壽者寓天地特形之  
大萬物特形之象原其所自來蓋未嘗不一  
也故反覆互言以破世人執著之見以開物  
須造極之機由是而進黍珠容黎土芥子納  
須彌之義可類通矣學者信能得其環中之  
空休乎天均之分則大秋毫而小太山壽殤  
子而天彭祖之論非徒矯流俗之弊救貪生  
之失究理之極有誠然者奈何世眼徒見萬  
物之迹擾擾不齊而方寸澄明之區與之俱  
滑如木赴壑莫覩還源故真人諄諄訓導使  
之反窅本初混融物我同胞同體無間吾仁  
鯁鯁熙熙共樂清靜則義黃帝代今日是也  
聖賢密傳此心是也復何壽夭彼此大小古  
今之辨哉並生為一大槩與前一指一馬之  
喻相類雄語若乖宜而理實精到所謂正言  
若反可與知者道也堯欲伐宗膾胥放似與  
上文不異然句有故昔者則是因上文而引  
證無疑第事不經見無所考訂崔氏云宗一  
贈二胥放三也竊詳經旨自上文有對有常  
有吟而來意三國者借喻前六合內外先王  
之志曰論曰議曰辯三條皆欲攻而去之所  
以難言辯之是非復道德之玄默而堯猶未  
能自勝以問於舜答以三子者猶存蓬艾之  
間謂皆已存而不論莫若聽其自處於無人  
之境則在我不以介懷在彼無所礙累何不  
釋然之有後證云昔者十日並出羣陰皆退  
有目有趾待是成功况今帝德又過乎日則  
彼三者不待攻而自知理固然也蓋以寓言  
夫議論辯不生則是非自息此齊物之大旨  
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  
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

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  
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  
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嘗試問乎女民  
溼寢則腰疾偏死。鱗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恟  
懼。後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  
鹿食薦。螂蛆甘帶。鴟鴞耆鼠。四者孰知正味。  
後徧徂以為雌。麋與鹿交。鱗與魚游。毛嬙麗  
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  
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  
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  
知其辯。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  
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  
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  
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  
死生無變於已。而況利害之端乎。

莊子通義卷一  
三十九  
夏大德

莊子通義卷一  
三十九  
夏大德



萬一無而萬有惡能知其辨以上解不知同  
是句大澤以下解不知所不知句若然以下  
解不知物無知句所謂神矣者言其與萬物  
同體而無礙也此倪辭至人之稱而有不得  
不任之意若同是之問不知之對即是上文  
知止其所不知之旨處味色三節是非物我  
之喻也無物之始者不能

游心於無物之所同者性所異者情性流為情  
物各自是彼此偏見指馬相非論殊而嫌隙  
生辨極而忿爭起以至肝膽楚越父子路  
者有之其患實始於知之一字妄生分別故  
王倪三答吾惡乎知之欲蓄缺反求其所不  
知得其同然之性而冥夫大通之理則近道  
矣又恐未能心會繼以嘗試言之引喻入鳥  
獸之異宜以證處味色之非正然則所謂知  
者豈其真知所謂不知豈真不知哉太上云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今既有言矣知如何曰

莊子 通義卷一 三十一 夏大德

舍多知而求所不知因有言而究所未言  
則孰知不知之非真知有言之非無言耶  
瞿鵲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  
從事於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无  
謂有謂有謂无謂而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以  
為孟浪之言而我以為妙道之行也吾子以  
為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瑩也而丘  
也何足以知之且女亦太早計見卵而求時  
夜見彈而求鷄炙子嘗為女妄言之女以妄  
聽之奚旁日月挾宇宙為其脗合置其滑濔

以隸相尊衆人役役聖人愚也參萬歲而一  
成純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于惡乎知說生  
之非惑耶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  
歸者耶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  
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牀  
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  
悔其始之蘄生乎夢飲酒者且而哭泣夢哭  
泣者且而田獵方真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  
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

而後知此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為覺竊竊然  
知之君乎牧乎固哉丘也與女皆夢也予謂  
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為弔詭萬世之  
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既  
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  
我果非也耶我勝若若不我勝我果是也而  
果非也耶其或是也其或非也耶其俱是也  
其俱非也耶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  
其黜闇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

莊子 通義卷一 三十二 夏大德

其黜闇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







迷之尤者必有覺而後知此大夢也而愚者於夢中自以為覺而若彼貴賤於其間何固蔽不通之甚舉世皆夢又何分乎彼我哉是以此言達者喜其不當迷者驚其說異萬世一遇知其解者若旦暮然重嘆世人明此道者至希也本章指歸正在大覺二字觀者宜究心焉瞿鵬長梧製名以問答夫子指孔子亦是寓言是非勝負各執一偏不能相正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耶言必付之造化耳此一節諸解備悉獨化聲之言蓋隱與難明相待不相待之機亦未易以言盡惟窮神造化者以心燭之至理自見若以簡要論之死生覺夢之分出於化者也彼我是非之辯出於聲者也覺夢依乎形是非生乎情有若相待也然而化者自化不知其所以化聲者自聲不知其所以聲又若不相待也要夫物理之至極莫逃造化之自然此萬化之所出入萬物之所以齊也詳此化聲

莊子 通義卷一 後互發明耳

通義卷一

三

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无特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耶。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耶。吾待。蛇蚺蜺翼邪。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蓬蓬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

罔兩之影邊之餘輝周夢為蝶日昔者則非今日之夢矣可以見其平日無求無患之志蝶之夢乎末句萬物之生死變化往來理無不然嗟乎有生之類影而已夢而已是非之辨達觀者其將謂之何

莊子 通義卷一 後互發明耳

通義卷一

三

世之迷者益多故不一言之有云罔兩也蛇蚺也與此蚺翼義同本經嘗言古之真人其寢不夢而南華自謂夢為胡蝶何耶蓋借覺夢以立言明死生之一致生不知死亦猶死不知生二者雖不相知而理本齊一請以覺夢觀之槩可見矣何為當生而憂死當死而憂生乎蝶之為物無巢穴之營無饑渴之患翩翩栩栩游乎天地間人見之者亦欣其自適而莫加害焉其所由生非關種類往他處所化或朽為所為至樂篇載鳥足之根為蟻蟻其葉為胡蝶則亦出於草化莫究其始而終亦不知所歸蓋翺飛中之得道者故真人或夢為之夫人之與物形分多類成稟自然自然者至道之妙本萬化所由立也故莊蝶夢覺各不相知終歸於化則未嘗有異是知動植萬形生死萬變有情無情齊於化之推排勇有力者莫能拒物受雕琢形歸鼓



鑄不知所以然而然。是以達人委而順之。故  
覺夢混。生為一也。周與胡蝶則必有分  
分。即物之天。物雖各有天。固同一天也。或讀  
分。如字則分別無已。天下物論何由而齊。學  
者又當究夫性命之精微。以通物理之一致。  
與物同化。而有不化者。存以死。生為覺。夢視  
古今如朝昏。將無物之可齊。容有論乎。然則  
莊與蝶。夢與覺。既有論之者。必有知之者。  
褚氏總論。孟子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而  
增不齊之名。篇以齊物論。或疑其與儒家悖。重  
耳。況孟子之所言者。情。莊子特為許子言之。  
理一分殊。則情之不齊也。宜矣。故南華原  
本。究極主一。理以齊。天下之物。論篇首設  
之。自然非。惟論人。類地。類之。不齊。明。天。籟  
於其間。旁證。側引。而不。指。言。天。籟。欲。人。心  
契。而。自。得。之。夫。生。物。糾。紛。榮。謝。萬。變。自。形

莊子

通義卷一

二十七

陳氏

道。無。自。消。息。事。歸。天。籟。而。止。天。籟。者。無  
形。無。聲。而。形。聲。之。所。自。出。神。化。之。所。發。見  
也。倘。能。究。夫。人。類。地。類。之。所。由。生。則。天。籟  
可知。故。郭。註。云。豈。復。別。有。物。哉。豈。復。別。有  
接。乎。有。生。之。類。會。而。共。成。一。天。至。至。論。知  
言。覺。夢。成。心。言。吹。可。不。是。非。方。生。死。無  
異。乎。萬。寂。然。及。乎。得。其。環。中。以。應。無。窮  
則。虛。以。待。物。物。亦。無。礙。此。志。而。彼。自。化。風  
濟。窳。虛。之。謂。也。地。一。指。萬。物。一。馬。則。以  
不。齊。齊。之。詭。詭。論。惟。道。通。為。一。有。不。待。齊  
而。自。齊。矣。若。夫。狙。公。賦。芋。喜。怒。所。由。坐。昭  
文。鼓。琴。成。虧。所。以。著。言。有。心。有。為。不。足。以  
化。物。何。聖。於。齊。哉。至。於。地。與。我。並。生。萬  
物。與。我。為。一。可。以。言。齊。矣。又。慮。或。者。以。兩  
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此。又。散。而。不。齊。矣。  
先。也。惟。造。乎。未。始。有。物。註。酌。無。方。以。大。齊  
而。知。大。夢。參。萬。歲。而。一。成。純。所。以。聚。天。下  
之。物。而。齊。之。道。也。罔。兩。問。景。不。知。即。與

而同南華。夢。蝶。孰。究。非。同。非。異。蓋。極。論。物  
我。生。死。覺。夢。之。不。齊。而。終。歸。於。物。化。南。華  
之。所。謂。化。即。太。易。所。謂。神。潛。於。恍。惚。見。於  
日。用。而。不。可。以。知。知。識。識。由。是。悟。萬。物。一  
形。也。萬。物。一。化。也。萬。化。一。神。也。神。而。明。之  
變。而。通。之。孰。為。物。孰。為。我。夫。是。之。謂。大。齊  
○齊。而。自。無。不。齊。所。謂。死。生。無。變。於。已。者  
殆。非。空。言。矣。金。剛。經。曰。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此。篇。足。以。盡。其。義

莊子

通義卷一

三

陳氏

莊子內篇第一卷終



莊子卷第二 參元朱得之傍註并通義

附錢塘楮伯秀義海纂微

內篇

雲谷王潼錄校刊

養生主第三

養其有生之主而踐形之貴無愧矣即孟子養性之旨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

已也而為知者殆而已矣為善無近名為惡

無近刑緣督以為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

以養親可以盡年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

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砉然騞然

騞然騞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

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善哉

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

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

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

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

理批大卻導大窾因其固然技

經肯綮之未嘗而况大軼乎良庖歲更刀

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

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

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

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

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

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誅然

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

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

丁之言得養生焉

養生有涯知無涯即世短意常多人無百年壽強作千年計之自有涯隨無涯其殆者

形勞也為知者之殆神勞也殆已已危之甚也殆而已矣神隨形散亦歸於危也此上言

不養生之愚其曰為善安分盡心不銜售也其曰為惡不絕嗜慾不矯情也不近名刑即

其自謂不為仁義之操濫僻之行也人從俗無名可稱無法可加也此上言生之易養也

此只是起緣督為經一句督猶獨也總也人身背脊之脊曰督脉一身之景中由尾間貫

泥丸天而人形而氣皆攝於此故莊子以督名天德言但循其大道管轄之機守之以為

常無近名近刑之事猶今人以取利謂之近錢也此一句乃養生修德之綱領曰養生而

不言修德正逃名之意也保身不犯世網全生完其天性養親盡其當為盡年不取夭折

皆不近刑名之實也下文解牛事只承緣督二句明養生義引證不用一字而意自通貫

文哉文哉有膝乃手足之餘四句只形容動作機括以起合舞中會句解牛而擬之以樂







欲人安於患難而順其性之情則吾有尊足者存所養非形骸也故澤雉以全性為樂富

焚為憂飲啄雖難而不願就養若受畜焚中則飲啄雖餘而飛行失所神雖王不善也

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

吾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

其所以會之必有不斲言而言不斲哭而哭者

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

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

刑窮於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指

作

指窮於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此段形容德之入人心者深反言以拂

塵也天之所受本來無物今以有情相感則

是忘其始之所受而遺其無為之天性倍

棄其無情之真得罪於天者故曰遁天之刑

縣者四無係者解者四無懸屬佛言大解脫

也帝之縣解言是天地間無粘帶之人也人

之有生如以薪熾火所美者之死如薪盡於

火薪有盡而火無窮死生之變何足動於達

人之中哉此章大意列莊語中散見惟老子

死足破方士之狂而養生之主莫善於聃故

猶云理也理盡於為薪故火傳不知其盡甚顯明知此遊篇周遍感之者異名同實其

指一也可證夫一家之薪有盡而天下之火

無盡善為薪者有以傳之一人之身有盡而

身中之神無盡善養生者有以存之火之在

彼薪猶此薪也而焔焔不同神之託後身猶

今身也而息息各異焔不同所以有然有滅

息各異所以有死有生然而天下之火未嘗

盡神未嘗滅者有人以主之耳至若鑿日擊

石鑽木屐竹皆可以得火火性通天地間非

人無以致之神之運化亦然去是薪火何麗

亡是形神何託由是知傳火在乎得薪託神

在乎得形所以成至人之妙用相天地之全

功南華舉以結養生主一篇之義深有旨哉

褚氏總論達養生之理者勿傷得養生之

道者無為形者生之所託神則為之主虛

無之道是所以養其神者也世人徒知養

生而不知養其生之主養愈至而生愈失

故真人壽以無以有涯隨無涯庶乎養生

之旨矣夫以道存懷者無心於善惡以虛

待物者何有乎名刑順中而不失其常保

身盡年之理有在乎於是解牛喻應物刀以



世所謂聖人之死曰神是也。素失吊之而三號已為方外。則法然。然弟于猶不能無疑。遂告以去來適然安之。弗拒。是謂帝之縣。解造物不得以係之矣。盡為薪之理者。火傳無窮。盡養形之理者。神全不喪。有形終於有盡。在我不得。不養假幻。以修真亦相資之理。特不必如張毅無足之過。養耳。是以卒貴全而歸之。形得全歸。則神無謬。適出有入。無何往而非正。伏羲得之而襲氣。母黃帝得之而登雲。天傳說得之。駢箕尾。而比列星。太上云。死而不亡者壽。

人間世第四

列子貴虛篇中世訓生此世字亦當以生為義言我在衆人之中立此生道也世字六書從三十一會意指事此篇意在內不失已外不夫人是為立生之道故曰人間世

莊子通義卷三

七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為焉。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平澤若蕉。民其無如矣。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謹若殆往而刑耳。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古之至人。先存諸已。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已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且若亦知夫

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為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矜。未達

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疆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為人菑夫。且苟為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若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闢其捷。而目將焚之。而色將平之。口將管之。容將形之。心且

莊子通義卷三

八

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順始無窮。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修其身以下偃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修以擠之。是好名者也。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為虛厲。身為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況若乎。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







信直勇剛之類強以仁義乃用智也且苟  
困於盜跖之形容彼述自暴自棄之情狀此  
則言若子貴自守不可術售以取辱也乘人  
則捷亦用智也故曰益多雖然以下兩句見  
孔子其學之不倦嘗以語我來此來字雖語  
猶曰其是豈可乎庸乃語辭不可訓常大宗  
師篇內亦云庸詎知所謂云云今人亦常用  
此句法此章大意謂孔子之虛已也  
志願下之速化孔子之虛已也  
附解大意詳悉茲不贅字義或有遺論  
借附編末澤若焦澤同野焦誤蕉死者以國  
量國猶谷量猶史載谷量牛馬之義言其甚  
多不可數也民死既衆則穀粟草木不得遂  
其生澤中如過焚而焦者其國政可知矣強  
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

其有美也術述通此章暴人凡三前二處宜

其有美也術述通此章暴人凡三前二處宜  
未句正指凶暴之人謂崩賦也夫涉人間世  
者不能無憂患故是篇首以孔顏問答歷述  
暴君厲行而酌其往化之方顏子又思三術  
其本意亦正矣然出於端勉未能無心則彼  
由中之機安保其不妄發顏子又思三術  
全仲尼猶以為太多政法而不謀胡可以及  
化以心未幾忘故也顏子至此無以進由是  
始可進向上一步使齊肅形神而後告之自  
明而誠之謂也諫守以聞講釋之不通肅齊  
訓安為近聽之以耳止於聞道而未盡行  
聽之以心止於契道而未盡忘至於聽之  
以氣則無所不聞無所不契彷彿周浹混  
太虛太虛何處無之故待物盡善而物亦  
能逃也耳之所冥者心之所符者氣亦  
靜極無為虛以待物者也觀夫注焉不

不竭與人而愈有常應而常靜者則亦何  
不待之之有哉通天下非即非離互顯體用是  
同攝也唯虛與氣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  
無往而不通道則非虛非氣能虛能氣所以  
化天下之剛御天下之實待物於無待善處  
而不窮者也心齋之妙亦虛而已故能靜鎮  
百為明燭萬有如鏡開匣如衡在懸天下之  
重輕妍媸莫迷而無思然予奪之累以是而  
處人間世特遊戲耳顏子齋然而悟曰未得  
心齋之用實自有回既得心齋之用未始有  
回則受化之速可知矣夫子嘗謂其終日不  
違如愚此未始有回之實驗也顏子將之衛  
而夫子告以此者蓋平日心傳內學皆性命  
之精微直以治身者也今將出而有為翊扶  
治道故詳及君臣交際世故酬酢之間使之  
形氣交和中虛外順上以造心齋之妙用下  
為徒而不涉人間世之患者以此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  
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匹夫  
猶未可動也而況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嘗語  
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權成事  
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  
陽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惟有德者  
能之吾食也執粗而不減爨无欲清之人今  
吾朝受命而夕飲水我其內熱與吾未至乎  
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



人道之患是兩也。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  
其有以語我來。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  
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  
臣之事君。義也。无適而非君也。无所逃於天  
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  
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  
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  
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為  
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

莊子 法然清 通義卷十一 十三 胡文富

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丘  
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  
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  
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  
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妄妄則其信之也  
莫。莫則傳言者歿。故法言曰。傳其常情。无傳  
其溢言。則幾乎全。且以巧鬪力者。始乎陽。常  
卒乎陰。泰至則多奇巧。以禮飲酒者。始乎治。  
常卒乎亂。泰至則多奇樂。凡事亦然。始乎諒。

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言者  
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  
以危。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獸死不擇音。氣  
息弗然。於是並生心厲。剋核太至。則必有不  
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為不知其然  
也。孰知其所終。故法言曰。无遷令。无勸成。過  
度。溢也。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  
改。可不慎與。且夫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  
養中。至矣。何作為報也。莫若為致命。此其難  
者。

莊子 法然清 通義卷十一 十四 坤

孔子之時。術未稱。王此而曰。王疑為後  
世所擬之文也。察不道以儻成。凡事之成。莫  
不以儻。儻。汰。洽。惟。汰。洽。以不。失。道。也。鮮有  
不得其道而事得。以儻成者。此起下文二患  
之故。食也。執粗而不。臧。無。欲。清。之。人。凡。主  
人。食。而。擇。美。則。變。者。求。清。潔。以。為。事。今。以。心  
慄。苟。且。粗。食。不。擇。其。美。變。者。所以。不。須。求。潔  
靜。也。以。巧。鬪。力。者。初。必。示。以。可。見。而。暗。藏。取  
勝。之。策。在。後。不。然。不。謂。之。巧。亦。不。能。勝。力。也  
此。下。即。論。以。見。為。使。之。道。當。知。機。又。曰。凡。事  
亦。然。蓋。指。使。事。而。廣。言。以。聽。其。所。取。實。喪。者  
言。心。之。情。實。發。露。在。行。事。生。則。外。貌。雖。得。而  
中。心。之。誠。然。者。則。失。矣。忿。說。無。由。言。所。行。既  
喪。其。實。而。履。於。危。道。則。必。忿。心。生。而。鑿。空。造  
出。無。來。歷。之。事。以。成。其。巧。言。偏。辭。肆。言。而。無  
所。擇。如。獸。死。之。音。也。遷。令。勸。成。必。至。於。殆。也。



也乘物以遊心因物之感而推敲以應之也  
致命之道非盛德真見者不能生死一安於  
理此篇只義命是大旨致命乃所以盡義不  
以易心乘之此致命  
之機故曰此其難者

子高將使齊以平日聞諸夫子者質諸  
夫子且自述其奉命懷憂冰炭交爭之意觀  
有以發病而藥之夫子告以命義二戒忠孝  
大節事親不可解於心事君無所迷於天  
事心哀樂無所施人世立身之要亦樂見  
此然心為天君萬化所出人能事心盡道則  
於君親可知矣道篤而自安之則平居暇  
日可知矣信道篤而自安之則平居暇  
哉此所以訓天下之為臣子者於其所難安  
而安之忠君之至立身之盡也繼又陳奉使  
傳言之難而誨以盡全之道庶使君無失德  
臣無辱命此又下告顏子者一等矣唯顏子

莊子 通義卷二 十五

至命盡神故足以發夫中心齊之論而造坐  
忘之極子高則未免以得失利害存懷故但  
告之以謹傳命全臣節而已有以見聖人因  
材施教循循而善誘者也出世間法即世間  
法能處世間而無累是為出世間矣先論奉  
使傳命之難却之說世事感召勢之必至而  
莫知所以然使求其理而已風波實喪之語  
誠為切當剋核太至核同劫諸解罕詳及蓋  
核者木果生意所寓仁在其中先賢嘗取以  
喻仁愛之意今謂剋核其核則傷其仁而生  
意盡剋削其行則傷其義而交道絕故不肯  
之心不期應而應之肖類也仁心錫類一視  
同慈仁苟不存則其心不類何惡非為蓋由  
有以召之其機不可不諱文中子周公篇好  
奇尚恠蕩而不可不諱文中子周公篇好  
乎此美成惡成對待立義諸解或惡音去聲  
今擬本音解云美善之成至難必積久以化  
之過惡之成至易雖欲改而不及矣上句戒

其無遷易國家之號令下句戒其無勸成齊  
侯之驕志也乘物以遊心因理而行不逆慮  
成否也不得已以養中理極而止不先乎中  
道也如此亦足矣何必作為以報其君哉莫  
若為致命言但聽其死生禍福則處此亦何  
難之有夫子始告以命義大戒終亦歸於木  
華俄脫物表而略於世故耶

顏闔將傳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  
人於此其德天殺與之為无方則危吾國與  
之為有方則危吾身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  
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柰之何蘧伯玉  
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汝身哉形莫若就

莊子 通義卷二 十六

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  
欲出形就而入且為顛為滅為崩為蹶心和  
而出且為聲為名為妖為孽彼且為嬰兒亦  
與之為嬰兒彼且為无町畦亦與之為无町  
畦彼且為无崖亦與之為无崖達之入於无  
疵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  
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慎之積  
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汝不知夫養虎者乎  
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



全物與之。為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饑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改其殺者。逆也。夫愛馬者。以筐盛矢。或以嘔盛溺。道有蚤。而僕緣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胸。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慎耶。

子擇傳而得。亦靈公不喪之一端也。只是存身。為本。迹。龍心。和外。盡恭敬。不作。之道。內存。調。停。誘。掖。之。心。此。亦。以。善。養。人。之。方。然。必。身。正。而。後。或。就。或。和。不。過。其。則。也。達。之。入。於。無。流。者。通。其。情。使。漸。入。於。無。顯。惡。此。之。謂。就。不。入。和。不。出。也。僕。緣。而。拊。之。不。時。言。牧。馬。者。拍。馬。身。之。蚊。虻。出。於。忽。然。馬。不。知。僕。之。拍。少。

莊子 齊物論 通義卷三 十七

然驚。詭。決。裂。致。傷。則。我。平。日。愛。馬。之。心。皆。忘。之。矣。此。蓋。反。應。達。入。無。死。何。實。欲。訓。迪。頑。鈍。者。漸。漬。而。不。驟。也。此。承。美。成。在。久。惡。不。及。改。之。意。

矣。子。高。猶。知。有。奉。命。憂。懼。之。心。故。夫。子。告。以。命。義。大。戒。終。以。乘。物。遊。心。託。不。得。已。雖。委。身。為。使。而。猶。知。存。所。天。未。至。狗。人。而。忘。已。闔。則。知。贖。不。可。傳。而。欲。傳。之。先。已。懷。疑。而。求。彼。之。信。已。於。理。已。稍。停。矣。故。伯。玉。告。以。正。汝。身。哉。立。其。本。而。後。未。可。舉。也。形。就。心。和。是。見。其。勢。不。可。以。力。正。姑。立。此。苟。全。之。論。非。為。傳。之。道。也。況。就。而。入。和。而。出。者。乎。至。於。與。之。為。嬰。兒。為。無。町。畦。為。無。崖。則。就。入。之。尤。者。雖。有。因。機。點。化。一。着。然。師。傳。之。尊。豈。無。善。誘。之。道。而。遠。至。於。是。縱。由。此。而。達。之。僅。可。無。疵。而。已。安。能。化。物。哉。螻。蟻。怒。臂。正。以。喻。闔。州。恐。不。免。耳。養。虎。愛。馬。又。所。以。申。前。論。而。俾。之。加。謹。也。

匠石之齋。至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為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耶。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為舟則沈。以為棺槨則速腐。以為器則速毀。以為門戶則液。補。反。以為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无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

莊子 齊物論 通義卷三 十八

夢。曰。女。將。惡。乎。比。子。哉。若。將。比。子。於。文。木。耶。夫。相。梨。橘。柚。果。蔬。反。力。果。之。屬。實。熟。則。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培。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且。子。求。无。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為。子。大。用。使。子。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耶。且。也。若。與。子。也。皆。物。也。柰。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匠。石。覺。而。診。其。夢。第。子。曰。趣。取。無。用。則。為。社。何。耶。曰。密。若。



無言。彼亦直寄焉。以為不知已者。詎厲也。不為社者。且幾有翦乎。且也。彼其所保與眾異。而以義喻之。不亦遠乎。

通義自全其天者。不求合於俗。自謂知物者。未必為豪傑之知。已以為不知已者。詎厲言。寄跡於社。得至此。大正取人之棄。以自保也。以義論之。蓋以弟子謂其以無用為趣。乃復致用於社。是因其言而喻之。以義理也。寄焉者。言其不辭社之用。乃其寄跡。非以求用也。義前章備述處身應世之難。此章復引梓社。以不材自保。而全無用之用。又假匠石答問。以發明之。機死乃今得之。為子大用。是一句。奈何哉。其相物也。言子汝皆稟形為物。汝乃欲相我。餓死之散人。謂汝以能自役。亦饑死矣。予安於無用。豈汝所知哉。弟子又為標。

莊子通義卷二 十九

之本趣既取。無用則何以社為。匠石令其不知。言彼社直來寄耳。非求為社也。正以為社。不知已而加詬厲。且既安無用。縱不為社。亦何得有翦伐乎。蓋彼所保者。不材故與眾異。而汝以社義譽之。相去遠矣。輪淳朴之人。自全於世。不願人之吹噓。莫借或得譽於鄉黨。亦寄焉耳。豈以為榮哉。惟其不可得而利。所以不可得而害也。

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芘其所籟。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為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為棺槨。啞食其葉。則口爛而為傷。嗅之。則

使人狂醒。三日而不可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

宋有荆氏者。宜楸栢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斲之。三圍四圍。求高名。明之麗。即者斲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禪傍者。斲之。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之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故解之以牛之白額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為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為大祥也。

莊子通義卷二 二十

神人以此不材。神人所以為大祥。二語相應。道德入神者。不以有用自顯。其許由之徒。歟。隱將芘其所籟。隱然不見。有駟乘也。自我此物曰芘。物求我。我曰籟。痔病不可以祭。引西門豹事。為訓。義未安。

今附于後。云隱將芘其所籟。言隱然芘其陰也。必有異材。夫絕句以夫屬下文者。非軸解謂木紋散也。杙。所以棲。猶猴。高名。是高明麗。釋以屋宇。當從。攬。列子。餘音。繞梁。樞。樞。傍。棺之全。一。邊者。虛齋。說甚。當此。章與前章。義同。後添人。以疾。而免。祭。河之厄。又結以神。人。所以為大祥。經意。顯明。茲不贅述。



管在上兩髀為耆。挫鍼治解。足以餬口。鼓  
筴播精。足以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  
於其間。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  
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鐘與十束薪。夫支離其  
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況支離其  
德者乎。

五管在上。乃距之甚者。視物必側。項仰  
面而其目鼻與口必向上也。不受功。不承功  
程之責也。支離其德者。美無可見。用不及大  
猶曰散碎無收拾之人也。  
會撮音捨。又會古活切。頃權司馬云  
髻也。古者髻在項中。脊曲頭低。故髻指天向  
下。

氏云兩肩聳上會撮然也。今讀多從前音與  
大宗師篇句齊指天字異而義同。自願隱於  
臍至兩髀為身形。容殘疾之狀。鼓筴播精。司  
馬云筴同策。小箕也。簡米曰精。崔氏云鼓筴  
攢著播精。布卦占兆也。今多從司馬說。二技  
衣食所資。切於日用。故可藉之以食。十人此  
亦設辭言其形雖不足而養身有餘也。此段  
切緊在後句。蓋德忌乎執。執則非德矣。支離  
謂踈散自在於德者。上德不德是也。夫支離  
其形者。征役不及而粟薪可沾。則支離其德  
者。人害莫及而天爵所加也。宜矣。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  
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  
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人

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  
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  
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郤曲。舊脫此  
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郤曲。舊脫此  
行字。郤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  
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  
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

此借聖人以警世意。以聖如孔子而泥  
跡。猶有弊。況不及孔子而假名干祿乎。成者  
聖人與世相成。不見聖人之跡。生者特顯露  
於衆人之中。正與文中于意同。僅免刑言天  
下機深。深嗜欲重。未有不履危險者。不取聖  
無譏議之加。但苟免法網。是亦幸矣。平康之  
章。

福無所加於人。輕如羽也。死之為禍。弗論。即  
割刺割宮。為禍之重。豈不如地乎。山之生木。  
自盜其氣。膏之生火。自耗其體。有用之用。胸  
人而失已。無用之用。務內而忘外者也。  
諸解已詳。不復贅按。文中于述史。篇天  
下有道。聖人裁焉。天下無道。聖人彰焉。句法  
雖同。而反其意。各有主耳。愚嘗謂秦漢以  
來。諸子立言者。莫南華語意不少。獨經中設  
譬引喻。未嘗蹈前人一轍。而愈出愈奇。後竟  
未有追踪者。是謂文可文。非常文也。吾行郤  
曲。無傷吾足。諸本皆然。郤曲。庶協上文。元本應  
是。如此傳寫。差謬。誤疊。吾  
行二字。識者自能鑒之。

褚氏總論。夫處人間世者。若臣之分。雖人  
不可不盡者。然當度可否之宜。謹出處之  
節。視古今而無愧。超悔吝而獨全。斯為善  
美矣。是以顏子將之。衛而夫子衛言事。若



多處名知之相與心氣未達譽終毀至  
 弓旌在前而刀鋸在後者有之況以不違  
 如愚之臣遠欲往化年壯獨行之君焉保  
 其無悔所以力救止之使衛君知賢者不  
 苟進益堅尊道之心固將自化奚必輕往  
 以資驕志櫻暴行邪顏子又陳端虛勉一  
 內直外曲或可自全夫子謂僅免忠耳胡  
 可及化化者不言而信使人意消豈在政  
 法繁多以啓物敵乎顏子至此無以進請  
 問其方則是所念既空而天真虛受之時  
 也夫子乘其開悟之機告之以齋使虛心  
 受教無聽以耳而以心無聽以心而以氣  
 遂於言下悟其未始有回心虛而形亦忘  
 則化物也無難矣子高將使齊誨以行盡  
 情而忘其身察風波而戒實喪顏闔將傳  
 術誨以就不入而和不出達虎怒而通馬  
 情皆所以明世患之多端外物之難必在  
 高識之士洞燭幾微進退惟義可也至於

莊子 通義卷二 三三 章推

曲棘棟社以無保為保商丘異材見不神  
 而神又伸言材之為累而世人弗悟往往  
 恃材求用而不按分度宜名顯而妬害生  
 利鍾而禍患至雖欲臙腫自全不可得矣  
 故是篇大意在乎外應世而內全真道不  
 離而物自化古之聖賢不得已而有世俗  
 之償罔不密由斯道遂寓孔顏問答以發  
 明之篇末又引接與之歌以祛聖賢經世  
 有為之迹以杜衆人逐物無厭之心結以  
 山木膏火桂漆之患警世尤切惟其知涉  
 世之難所以處世而無難矣太 人問世  
 上云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人問世  
 者安分盡心斯得矣傳曰君子素其位而  
 行不願乎其外是也列莊言意要不出此  
 大抵有心則有跡有跡則可尋尋跡則非  
 率性矣褚氏度宜謹節無愧獨全等語尚  
 落思議非所 以語莊文也

德充符第五 充足也符命也德足於已則  
 人所應而合也何也德也者  
 人已之具  
 然者也

魯有兀者王駘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  
 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  
 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  
 不言之教无形而心成者耶是何人也仲尼  
 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爾丘將以  
 為師而況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丘將引天  
 下而與從之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

莊子 通義卷二 三四 陳汝

與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仲  
 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  
 墜亦將不與之遺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  
 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  
 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  
 萬物皆一也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  
 而遊心乎德之和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  
 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常季曰彼為已以其  
 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為最之哉



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惟止能  
 止。衆止。受命於地。惟松柏獨也。正在冬夏。青  
 青。受命於天。惟堯舜獨也。正在萬物之首。幸  
 能正生。以正衆生。夫保始之徵。不懼之實。勇  
 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  
 猶若是。而況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  
 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彼且擇日  
 而祭。假人則從是也。彼且何肯以物爲事乎。  
 則當時尊信孔子之風。可見矣。立不教等句。  
 則當時尊信孔子之風。可見矣。立不教等句。  
 只是起下文。固有不言之教。二句意無形而  
 心成言駁之。德蘊於默成而不露也。丘將引  
 天下句訓。引曰。率尼父不若是。迂亦不爲此  
 出位之言也。魯且中分於駘。而肩任天下爲  
 我信不幾於妄乎。蓋聖天下之人。從之也。  
 彼兀者也。四句言彼既兀。是可幾者也。而乃  
 爲入之先。師則與常兀者不同矣。其用心亦  
 何方乎。死生亦大至守其宗。言其用心也。爲  
 下文喪足猶遺土。張本。命化。言其用心也。爲  
 知其子復守其母。孟子謂過化存神。即老子既  
 生者。入世莫大之事。胎也。其心不隨之。而變  
 不但一身之莫大之事。胎也。其心不隨之。而變  
 其虛靈之體。昭然獨存。不與形。言其心不隨之。而變  
 其應感。明見真理。息息存。無所。言其心不隨之。而變  
 不隨物而遷。因物賦物。而獨存。其神也。常季  
 疑其既如此。用心何不自知其九。孔子言其  
 曠達之懷。識知不存。得喪俱忘。其於萬物之  
 變化往來。惟疑視其出之木。一而不遷於跡。

莊子 卷之二

通鑑卷二

三五

夏文德

是以喪足如喪土。不動其心也。彼爲已言其  
 學非爲人。而人乃尊之。何也。以其知得其心  
 者。言其反觀而得見其天君也。以其心得其  
 常心者。言其初以天德良知得見此心時。如  
 游于歸家。到家既久。乃知是固有之業也。此  
 二句只言其爲已。何與於人。而人乃尊之。如  
 此。於此亦見常季之所造矣。不懼之實。猶云  
 真無畏懼者。不恃衆力。只一人可以入萬軍。  
 中。斬將刈旗。正保始之徵也。官府寓象四義。  
 皆言用也。是有道者之所能也。官府云者。選  
 用陰陽。包涵羣品也。神寓於形。以耳目爲物  
 象。惟性靈而已。此數語與橫渠由象識心。知  
 衆者。心言意相近。一知之所知。擇日登假。言  
 其惺惺之體。與日俱新。躋道玄遠也。本非爲  
 人人自因此。而從之。何肯以物爲事。言其未  
 嘗以人之來。從爲念也。餘註未見通暢。  
 立不教之教。而天下化之。坐不議之議。  
 而天下信之。非德充於內。物符於外者。不足  
 以與此。此王駘所止。而有以。來鑑之道也。學  
 者。洗心求教。故虛而往。終則真見。內充故實  
 而歸。非虛則不能受教。非實則不能悟悟  
 之極。非明白洞達。物來斯鑑。亦虛而已。是故  
 求復其自。然無不善教者。輔物之自然。善學者  
 之也。太上云。我無爲而民自化。則不教之教  
 教之至也。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則不  
 議之議。議之至也。先聖之所以教人者。如此  
 在。受教者爲何。如又彼。既爲已。以其知得其  
 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爲。已以其知得其  
 心。王氏並同。郭說。獨曰。氏從。得其心。得  
 心。爲之。又受命於地。至惟。齊獨也。正文。句不  
 齊。似有脫略。陳碧虛照。張君房。校本。受命

莊子 卷之二

通鑑卷二

三六

夏文德

一五〇七七 冊 黃參四庫全書第 12 版反內



於地惟松栢獨也。正在冬夏青受命於天。惟堯舜獨也。正在萬物之首。補亡七字。文順義全。考之郭註。下首惟有松栢。上首惟有聖人。則元本經文。應有在萬物之首。字傳寫遺逸。又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郭氏從登絕句。獨陳祥道王雱。虛齋並宗。呂說竊詳。假人無義。今從登遐。文義顯明。謂得此道者。去雷無礙。而升於玄遠之域也。續考列子周穆王篇。登假字並讀同。遐可證。

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

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耶。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申徒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子而說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子產曰。子既若是矣。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耶。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惟

莊子 齊物論 莊子通義卷二 二十七

有德者能之。遊於羿之殼中。去聲 中央者 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衆矣。我怫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耶。吾與夫子遊十九年。而未嘗知吾兀者也。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子產蹙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

取大者求以復其心。體之明也。心體明而形骸忘。形骸忘則所得者大也。與堯爭善。蓋言子既以過取兀。猶以過歸我。是與無過者較優劣也。度子之見識。尚不能自收歛也。耶。遊羿之殼。言在伯昏模範中。舉動不失天則。乃其當然之位。或有不能盡善。至於犯難者。亦其所遇之命。不能逃焉耳。此猶孟子命也。有性焉。之意。與上文安之若命。句相應。雖安於兀。尚動心於毀譽。一見先生。則自忘其怒。而不知其所從來也。忘形骸而事心性。遊於內也。棄形骸而泥所遇。索於外也。改容加敬。更貌去傲也。無乃稱謝之。不必多言也。此見人入名利中。欲忘施施之態。誠為不易有。志作聖者。必入伯昏之殼。而後可昇發。句諸家訓。義皆與鄙見不同。存之以待申徒嘉者。判焉。上文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衆矣。我怫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耶。吾與夫子遊十九年。而未嘗知吾兀者也。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子產蹙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

莊子 齊物論 莊子通義卷二 二十七



中徒安命而忘兀德充於內者無感於外也子產矜位而鄙兀心狗平外者不明乎內也同學於伯昏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言雖侍明師而猶以勢位為尚未能相忘而化其道是心鑑不明塵垢得以止之也不當亡者衆不當存者寡此蓋申徒論足存亡言人之處兀知已過而安之者少然有幸不幸一歸之於命耳則知申徒之兀出於非罪者也遊羿穀中莫非中地設有不幸免耳人處世間莫非憂患苟得免患亦幸耳而人固以其幸笑我之不幸我猶有怨幸已也慶然而反已亦忘矣不知先生流我以善耶吾之自悟耶則彼已俱忘物我並化何喜怒哀之可動何形骸之可索哉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无趾曰

吾惟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

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

无不覆地无不載吾以夫子為天地安知夫

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

入乎請講以所聞无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

夫无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况全德之人乎无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耶彼何賓賓以學子為彼且斲以詭幻性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為已

耶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為一條以不可為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无趾曰天刑之安可解

詭詭幻性形容其欺罔要譽之辭死生為一條即前章死生不得與之變不可為一貫即齊物篇可乎不可乎不可此意只是無我死生且一况兀乎不可既忘况今昔乎聃曰其可乎者蓋疑而不忍棄之辭天刑之安可解按前曰遁天之刑又曰縣解與此大同而小異此言天奪其神靈襟不啓是以逐末而不知本也然已之無趾亦天命之假於人手耳我既不能自解安能解人此意存於言外

有德而知名者命者也此章无趾務學以補過者

也南華論德充有三等與人間世所序意同夫子謂叔山不謹犯患則其兀也必有以致之彼亦謂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已自知其過惟知其過斯能補過故聖門不棄焉尊足即下章所謂使其形者於此而務求全得其道矣无趾以夫子為天地圖有以覆載之夫子指其前失以為今來何及矣則猶有將迎得失之見也无趾言其猶若是則有不滿於中者此段蓋嘉无趾思所以補前行之失而為全人也形之殘兀又何加損焉以見聖賢治化曲成萬物而不遺稟質差殊則其成也不無等級如本篇所列者是也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人為妻寧為夫子妾者數十而



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人而已矣。  
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聚祿以望人  
之腹。又以惡駭天下。和而不唱。知不出乎四  
域。且而雌雄合乎前。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  
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  
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爲人也。不至乎期  
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而寡人傳國焉。悶然  
而後應。汜而若辭。寡人醜乎。卒授之國。無幾  
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卹焉。若有亡也。若無  
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仲尼曰。丘也嘗使  
於楚矣。適見純徒門子食於其死母者。少焉  
响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已焉爾。不得類焉爾。  
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戰  
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髮。資刑者之履。無  
爲愛之。皆無其本矣。爲天子之諸御。不爪翦。  
不穿耳。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形全猶足  
以爲爾。而況全德之人乎。今哀駘它。未言而  
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已國。惟恐其不受也。

莊子 浩然齋 通義卷二 三十一 坤

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哀公曰。何謂才全。仲  
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饑  
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  
而不知能規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不  
可入於靈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使日  
夜無卻。而與物爲春。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  
是之謂才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  
也。其可以爲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德者  
成和之修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哀公具  
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  
民之紀。以憂其死。吾自以爲至通矣。今吾聞  
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  
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

莊子 浩然齋 通義卷二 三十二 汶

通義 問然二句與無幾何而去寡人狀其無  
欲爲情也不見已謂不見其相呼應者不得  
類謂不得其相羣動者起下文使其形句翼  
履二喻見無實者飾亦無施諸御娶妻二喻  
見形全之貴也德者才之蘊才者德之著何  
謂才全至物不能離言人情事變乃天命流  
行無古今終始故不足以挽真見者之性而  
亂其情其自致之懷悠然與天運同流不令  
豈夜常與物同處於氣氤和煦之境此皆隨  
其所接生善應之道於心者時字之義倫見



在也猶明鏡之在匣因物之來時生妍媸  
德不形物不離者蓋德而顯露則有方所有  
方所則有離有合不形則無合無離無合無  
離乃大合也故曰物不能離水停則明可以  
照物以其內靜而外無所搖故可以為修德  
者之師法而成其與物為春之和既能如此  
物何能離之哉是以雌雄合於前君見之而  
授國失之而若無可樂也執民之紀而憂其  
死猶曰執國之政而視民如傷也諷誅此章  
莊之尊孔至矣他章之說掃假道者之迹也  
木於列子雌雄在前學尾成卒之說竊考經  
意丈夫與之處思而不能去婦人願為妾之  
語則雌雄合乎前言丈夫婦人願為妾之  
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資資舊來從資  
絕者娶句飾武之具形似方扇以木為之衣  
以白布畫以雲氣火車兩邊所以自衛也資  
或訓用訓送或畧而不言殊無確論後得無  
莊子 浩然齋 通義卷三 三五

隱講師從妻絕句以助釋資文從理順經旨  
大明續考禮記檀弓篇周人置妻孔子之喪  
飾棺置置又置絞衾設柳又明堂位云  
周之璧妻鄭氏註天子八妻皆戴璧垂羽諸  
侯六妻皆戴圭大夫四妻士二妻皆戴綬據  
此則古者喪禮通用妻非特為飾設竊原南  
華本意謂先聖制禮使人養生送死而無憾  
以慎終也若戰而死則非正命又失用師之  
道故其葬也若戰而死則非正命又失用師之  
物之備哉亦猶則者之不得全歸何望儀  
文豚子食於死毋起喻至此又疊喻以結之  
不過形容德充於內者無假於外德饒於中  
外飾無益也與物為春是接而生時乎心言  
才全而德不形者至和內德接物無間若青  
陽流布無不被生育之恩蓋以無心為心故  
能無感不應或問方其不感不接和  
安在哉曰如樂在懸聲無隱乎爾

人其脰肩肩。夔夔。大癭說齊桓公桓公  
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故德有所長而形  
有所忘。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  
誠忘。故聖人有所遊而知為孽。約為膠。德為  
接。工為商。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斲惡用膠。無  
喪惡用德。不貨惡用商。四者天鬻也。天鬻也  
者。天食也。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有人之形。  
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羣於人。無人之情。故  
羣於天。是是非不得於身。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誓  
五羔 乎大哉。獨成其天

知為孽。知者智之體。智者知之用。此知  
當讀本音。不必訓。智是非不得於身。人聞是  
非不得沾惹於其身。承上言其不溺俗也。獨  
成其天。猶曰獨成其性。言性則著人而天隱  
矣。言天則性在其中。曰獨者更無他  
念。獨成其天。德不以智巧雜之也。  
忘者捨乎貌而契乎心。此二士之所以見知  
於二君。二君之所以見稱於後世也。聖人之  
所遊亦不出乎人世間。從容逍遙以觀其變  
行。不以足視。不以目故。物無遜形。人無遜情。  
而其憂世之心未嘗一日去懷也。夫聲名妖  
孽所以滑性。而以之為知。由是貪詐生焉。結  
繩之約。由於於朴散而執之。如膠。由是欺誕生



出焉此皆時俗之弊也真人猶與有以反之  
故斷曰不謀惡用知不測惡用膠不喪惡用  
德不貨惡用商其言意亦切矣此選淳反杜  
之要道聖人復出不易斯論人能脫去膠孽  
等累則與天為徒何世患之能及有人之形  
飲食起居同也無人之情是非好惡不動於  
中也眇乎小哉此形之在天地警乎大哉此  
德之在性情也以己之性情  
復己之自然豈假他人哉

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  
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

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  
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

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

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

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

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

吟。據槁梧而瞑。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

義承上有形無情而究其實道與之貌動  
容周旋天能顯也天與之形耳目口鼻百骸  
備也前二句意重形貌後二句重道與天啓  
下文外神勞精之蔽此亦借惠子以鍼破後  
世役於知而失德者故曰生有涯知無涯以  
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其為知也亦殆而已  
義道與之貌無論美惡安之而已天與之  
形無論壽夭全之而已常因自然而不益生

生不益則必不損夫性何所措其情今惠子  
不務內充其德徒以言辯求合天下之情以  
至外神勞精據梧而瞑則其為知能所後亦  
困苦矣故告之以天之所以選取汝形而為  
萬物之靈者豈但以堅白之辯鳴樂於人間  
而已由階而升致極乎性命道德之與乃聖  
乃神可企及也痛惜惠子累於才而溺於辯  
味乎性而惑乎情是因知而失德學者之大  
病殊非悟人之至情本無好惡好惡因物而  
有情耳情與物忘則俱化矣常因自然而不  
益生是謂無情之情何以辯為使惠子而頓  
悟還淳反朴進乎無知則德可充而性可復  
何患乎人之不

契物之不應哉  
褚氏總論物得以生之謂德乃天賦粹美  
所以成形成尊生由是而充之性與天道可  
得而聞也夫德本乎天而充之在人可不  
自愛重乎物之符契特應感小節以應德

充之驗其成功大業則有相天地贊化育  
者焉故駘足以起敬於夫子將欲引天下

而從之則其修為必有大過人者且不教  
不議而學者虛往實歸自非以心契心而

死生無變命物守宗而化由已出其能至  
是乎視所遺所喪若土之遺以見得道者

忘形惟止能止衆止明夫以虛而成鑑凡  
此皆所以充之之道也德充而為物所歸

猶松栢之於衆木堯舜之於百姓豈特以  
正生為幸幸在能正衆生而一己之死生

禍福非所芥蒂故擇日登假去留在我何  
肯以物為事哉申徒無取兀之過而招兀

兀猶全也子產以執政之貴而傲兀雖貴  
偷感也無趾而尊足所存有重於足者天

刑之不可解則一安之命而與全人無異  
矣哀駘它之雖雄合乎前使哀公志其惡  
而願授國此非愛其形愛使其形者也故  
泰和內運疵癘外消德與日新道通神化



事成而不以功自處無往而不為物所歸矣哀公以仲尼為德友德尊而位可忘也聖人遊與物無際警乎大哉獨成其天是

莊子

通義卷三

三十七

下

有形無情立言之旨昭然矣程子曰聖人情順萬事而無情者盡之

莊子內篇第二卷終

莊子卷第三

參元朱得之傳註通義卷三

附錢塘褚伯秀集海纂微

內篇

雲谷王潼錄校刊

大宗師第六

大宗師指道也人各有師而道則範圍萬有故曰大宗師

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者至矣知天之所

為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為者以其知之所

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

天者是知之盛也雖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

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

莊子

通義卷三

一

夏文衛

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且有真人而後

有真知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

不慕士疑作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

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

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古之真人其寢不

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

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嗑言若哇其

者欲深者其天機淺古之真人不知說生不

知惡死其出不訢其入不距儻然而往儻然







遜而皆存善天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又  
況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夫道有情  
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  
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  
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  
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  
古而不老狶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戲得之  
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  
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襲崑崙馮夷得之以遊

莊子 浩然齋 通義卷三 四 陳文

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太山黃帝得之以登雲  
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禹強得之立乎北極  
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  
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夏商傳說得之以  
相武丁奄有天下乘龍登天箕尾而比於列  
星

通義 天人之旨解者不一只是誠者天道思  
誠者人道也其曰天人所為義極廣潤且如  
此壯天所為而合此壯則人所為也知以人  
而從天不恣濫顓頊在壯之道盡矣蓋天機  
惟生其體而寓其用之道以其覺性而用  
其體惟循天機之本然悶悶惛惛不起知識

以此終身不為半途而廢是人而不失其天  
也其為性真完全無失豈不揚茂敷榮而盛  
乎故曰至矣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天猶曰至  
死不變也志苟變雖生猶死此一天字意極  
合著其曰盛指終身不天應上文至字又如  
牛馬天也耕駕天人合也穿鼻絡首人也亦  
天也故其所謂天亦人人亦天必能如此知  
如此用然後為真知然後是知之登假於道  
其間曰雖然有非一時可合必至於久而後見  
為盛然又非一時可合必至於久而後見  
者人於此時當安而順之而後可見天人之  
不二也事物未成時有待而未定也吾之良  
知通貫乎始終以待其成雖天亦人雖人亦  
天矣逆寡雄成不以成敗論英雄言待物暮  
士言守已謀士欲為君子落科曰也過不悔  
當不自得只是過化悔者文之機得者驕之  
本其日用兵蓋言不用兵也意在寧失國不  
忍失人心古公去邠從者如歸是也蓋兵以

莊子 浩然齋 通義卷三 五 夏文德

安民以土地而殘民不忍也所謂天時非賢  
也者苟於事之得失一委於天時而無敬修  
可願之功將何以為賢與物有宜物者對已  
者也物各付物不失其則是曰宜此句即感  
應二義與人為徒自有一不能一者而在我者  
未嘗不一蓋不一乃一之所出也一與不一  
未之萬殊也亦一而已本之所在也自大塊  
載我以形至一化之所待一段言生死成敗  
得失皆造化所為其機密移非智力所與能  
人不當致愛惡於其間蓋詳上文不逆寡三  
句之故舟山力負正言造物者之神且見老  
至候忽也自本自根以前言道之體於人者  
如此不為老以前言道體在宇宙間本如此  
狶韋氏以下證知之盛者及不喜人之形而  
遊於物所不得遊之意有情活潑潑地也有  
信確乎不拔也妙萬物而無我何為何形師  
友授受傳也悟而不化受成障也故曰不可  
受有觸有覺得也無形無所無可見也若有



可見即住法矣仁見謂仁知見謂知

文王望道而未之見可證此章之旨

至也天本無為今言天之所為者性星辰

之所以運陰陽寒暑之所以行也人之所為

者善惡逆順之所以著禍福得喪之所以成

也既知此矣以其知之所知養其知之所不

知所知謂知之所及人事可料所不知非數

可推恍惚杳冥神鬼神帝者是也終年而

不天此特為知人而言故云知之盛耳知猶

有待而後當故所待者特未定也又豈知吾

所謂天之非人人之非天乎天人混融乃真

知也齊物論云知止乎其處約當以順逆則

貧約之時成喻盛大之時處約當以順逆則

害生處盛當以謙雄則禍至暮士以事釋之

義長即經所謂不思慮不豫謀是也若然者

既醉應變之間過於事情蓋適然耳何悔之

有當於事情亦適然耳何自得之有譬夫飄

瓦虛舟無心於逆物故物亦不忌之以是而

登高何者為慄以是而入水何者為濡以是

而火何者為熟哉因知而升至於道猶若

此况忘知而頓悟者乎其寢不夢與覺同也

其覺無憂與道同也食不甘則淡乎無味息

深則不離其根真人之息以踵此是養生

家與學南華為憫世人逐物喪真神衰氣耗

不得已而發露斯肯人多疑踵字說之難通

有而字訛耳志字訛解多牽強不通是如  
為忘字與容寂義協其論甚當元本應是如  
此傳寫小差耳其類類若老聃出沐之特也  
自前古之真人形容至此言其不以死生利  
害動於中故外物能若此喜怒通四時則與  
天合道與物有宜則與人合德又惡知其窮  
盡哉用兵亡國而不失人心人忘乎我也澤  
施萬世不為愛人我忘乎人也聖人盡已之  
性而通物之性蓋出乎自然非用心而通之  
也至仁無親而博愛賢者無時而不中君子  
之於利害通而一之無所避就而禍患亦未  
嘗妄及焉行所以成名者所以表行失已則  
無其實非士也亡身而趨於偽者受役而已  
何足以役人不役於人而自適者其惟真人  
乎真人者其心蓋淵而不可測姑即其形似  
者論之義而不朋與物宜而非黨也若不足  
而不承自卑者人尊之也在衆人則宜物必  
黨不足必承矣舛而不堅廉而不刻也虛而

莊子 浩然齋 通義卷三 七

不華實若虛也耶耶乎崔乎則言其情似喜  
於濟人利物又似乎不得已蓋無心之應斯  
真應也清乎進我色腴然見於面人喜即之  
也與乎止我德愛人以德人亦樂得之此皆  
言其德容之盛有以化物厲乎難釋崔本作  
廣乎言德量廣無不包足以容斯世所以馨  
乎大哉獨成其天運不容聲矣禮刑知德皆先  
若是則真人之道不與民宜之德則循之  
王治世之具行乎自然與民宜之德則循之  
而皆可至於循謂安而行之非必勤勞而可  
得也陳碧虛照文如海張君房校本喜已世  
下三平字並作也與上下句協似亦有理蓋  
聖人好惡出於至公亦猶無好惡也故好亦  
一弗好亦一其不一也亦不一其不一與天  
為徒本乎自然無所不一也其不一與人為  
徒或出使然不純乎一也以道觀之與不一  
亦一而已天不因人不天不成人亦何相  
勝之有蓋恐世人泥夫迹之不一而失其理



之大同故又論以人之生死猶天之有夜旦  
凡戴天履地者俱不免而有所不得與知者  
皆物情蔽之耳若攝情歸性混合天人則可  
以與知死生之理猶夜旦之常而不足芥蒂  
也人以此天為父而猶尊愛之況已之卓然者  
乎君愈乎已而身猶死之況已之至真者乎  
此又直指道體以示人能反求其卓然者乎  
真者則知吾之生乃一念之起滅一氣之  
往來耳儻不明此則失其所以生何異魚之  
處陸而吻濡以濕沫視相忘於江湖為何如  
哉南華自謂吾為是論亦無異譽堯非桀未  
能相忘而化其道蓋欲人忘言而以無心契  
之又何以掃其迹也大塊本以言地據此經  
意則指造物載我以形猶云以形載我百骸  
具而神乘之蓋不得以形載我也勞我以生者起  
居飲食痛癢寒溫皆所以役我蓋不得以生者  
也佚我以老者血氣既衰形體日老志慮日  
消蓋不得不佚也息我以死者氣竭神逝四

莊子 浩然齋 通義卷三 八 章權

大各離儼然寢於巨室蓋不得不息也由是  
知世人當生而憂死皆妄情耳但於其生也  
思所以善吾生也死也惡得而不善蓋生吾者必  
不為則吾之死也惡得而不善蓋生吾者必  
物而善吾者我也其生其死何有異哉藏舟  
藏山喻人處造化中而欲逃造化之遷變不  
可得也凡天下之物有藏必有遷則不存  
矣惟其無所藏故物不得遷而皆存物不得  
遷而皆存之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是也  
得是而遊焉任其無心之遇曠然達觀無往  
不存此藏天下於天下之道也惟出機入機  
生化萬變見其日新耳物安所避哉世人執  
於私見往往認物以為己有謂舟山為不遷  
之物壑澤為可藏之地形質有不化之方不  
悟夫真樞潛運寸晷不停日物日地與形俱  
化而不自知也然則欲超遷化將有道乎曰  
無藏無執心與天遊欲求在猶不可得又  
惡知所謂遊化哉善天善老諸本皆然惟陳

碧虛照張君房校本作善少善老於義為優  
自篇首敘真人之道死生之理至夫道有情  
有信至末則又論道之體及上古得道之人  
以證之語雖奇異理實明白諸解論之詳矣  
其間神鬼神帝之語尤為弔詭陳管見附  
於條末鬼帝即陰陽自本自根無形而神者  
也運動而生天地可名可道有形有神者也  
其為體也無在無不在無為無不為又何高  
深久之門是謂天地根玄牝乃陰陽異名能知  
玄牝之門則知鬼神帝之說神則處陰陽之中  
而互為體用是謂無方不測之妙也信能知  
夫生天生地者則我身之所自來不期知  
而知既知所自來則其去也有味然者乎  
南伯子葵問乎女偶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  
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

莊子 浩然齋 通義卷三 九 陳汝

學耶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  
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  
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為聖人乎  
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  
守而告之三日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  
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  
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  
徹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  
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殺生者不死生



者不生。其為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

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為撓寧。撓寧也者。撓而

後成者也。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

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

之孫聞之。聰明。聰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

役。需役聞之。於謳。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

參寥。參寥聞之。疑始。

此因上章可傳不可受。可得不可見之

音而更聞之也。不然云者。以為非卜架倚不

告也。守之者。靜默以待其思議之息也。三七

九之期。用功之難。易也。朝徹者。夜窅。芳醒外

感未接。虛明瑩淨之謂也。見獨者。見性也。此

性無對。故曰獨。猶曰上天下地。惟我獨尊也。

不死。不淫。不者。天地間虛靈之性。亘萬古而一

如者。萬物之出入。莫非其所為。故以發生生

生。歸之。撓寧云者。將迎成毀。交於前而此中

湛寂無所。撓猶曰。常應常靜。如此乃可謂之

成也。有聖人之才。得聖人為依歸。而用功漸

次。不吝。不裂。不易。且如此。況稟質之下。習染之深

不奮。決裂之志。不味。踐之登。固莽。恍惚。以

以開物成務。所以建中立極。裕迪人心。才者所

者。化之重。輕則寧。處道而有餘。無或流於才。勝

通義卷三

十一

卒

不。無古今。則時不可拘。無死生。則形不能

定。以死為虐。則不能殺。生以生為恩。則不能

生。物矣。惟其無將。無迎。無成。無毀。所以無不

將。無不迎。無不成。無不毀。也。其名為撓寧。郭

氏撓。同。榮。今定。如字。人處世間。日與物接。罕

有不撓。拂其心者。眾人則撓之。而亂。聖人則

道之。所以成也。亦循常道。所以喪。撓之。而寧

疑始。虛齋。謂副墨文字也。因有言。而後書之

簡策。形之言。正也。書之。墨副也。洛誦者。包絡

而誦之也。依文而讀。背文而誦。猶子生孫也

許。故曰。聶許。需待也。役行使也。待時而行。使

也。於嗟。嘆也。於謳。者。言之不足。而詠歌之自

得之樂也。凡此皆擬名。寓意。謂道雖是讀書

而後。有得。終歸於造物之神。玄冥。有氣之始

參寥。無名之始。疑始。又是無始之始

此狀。吾性天之景。造物不外乎此也

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

無為首。以生為脊。以死為尻。孰知死生

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

莫逆於心。遂相與為友。俄而子輿有病。子祀

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子為此。拘拘

也。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齋。肩高於頂

通義卷三

十一

陳



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為雞。予因以  
 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為彈。予因以  
 求鴉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為輪。以神為馬。  
 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且夫得者時也。失者  
 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  
 謂縣解。縣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且夫物  
 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俄而子來有病。喘  
 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子犁往問之。曰。  
 叱。避。无怛化。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  
 將奚以汝為。將奚以汝適。以汝為鼠肝乎。以  
 汝為蟲臂乎。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  
 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彼近吾死而  
 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焉。夫大塊載我以  
 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  
 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大冶鑄金。金踊躍曰。  
 我且必為鏃錐。大冶必以為不祥之金。今一  
 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為  
 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為大鑪。以造化為大

莊子 齊物論 通義卷三 十三 庚次

治惡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遽然覺。

凡物始於無。終於無。其生其死。一物之  
 往來耳。苟入於不死不生者。其所存豈在七  
 尺之軀。四子相視而笑。曰。擊道存也。故莫迎  
 於心。辨辯蓋非其貧。可見子犁謂又將奚以  
 汝為。將奚以汝適。猶曰。又將以汝為何物。又  
 將以汝而同往也。二以字有天命與所生之  
 物同出同入之意。

按此四人以無為首。以生為脊。以死為  
 尾。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與之為友。與庚桑  
 楚篇始無有而有。有生生俄而死。以無有為首  
 以生為體。以死為尾。孰知無有死生之一體  
 者。吾與之為友。義同諸解。論之詳矣。下文郭  
 氏從有為句。而無事屬下文。亦自有理人之  
 其心為句。而無事屬下文。亦自有理人之  
 固形天地間。已為造物所拘。而今所病。學  
 莊子 齊物論 通義卷三 十三 章棟

若此。是入為形所拘也。雖陰陽之氣。有於  
 外。而心閒無事。跡跡鑑井。始嘆為形所拘。似  
 亦未能忘情。終安於天所賦。則亦何惡之有。  
 假使化子之神。為輪馬。因而求輪馬之用。既入  
 化機。當隨所遇。而任之。豈可拒耶。得者時失  
 者順。即是適來夫子時適去。夫子順也。此所  
 謂縣解。縣則係於造物。解則造物不得以係  
 之矣。而不能自解者。物有以結之。惟順自然  
 之理。而不忻不距。可以解此結。縛故曰。物不  
 勝天也。古之所謂朋友者。惟其莫逆於平日。故  
 能規正其將死。當子來妻于環泣之際。此之  
 使避無驚。其化則異於常人之所為矣。又謂  
 以人處世。則萬物之一。而所謂人者。不知其  
 幾億萬計。則又何以汝為。此又釋其滯念。而  
 開其曠懷也。鼠肝蟲臂。言生之至微。而不足  
 道者。設使造物所命。亦安之而已。其可距乎。  
 於此而有以見。均知生死之理。則無適而非



樂無時而不安推其緒餘足以濟朋友之危  
解世俗之惑豈小補哉大塊載我以形至善  
吾死也重舉前文以證蓋慮常人之情畏死  
而不得免則預為他生之計毫釐係念萬劫  
荼蘼譬夫躍治之金亦祗以異而鑄錫不可  
必得矣是以至人以天地為爐造化為冶萬  
物無極吾與之無極何必曰人耳人耳而愛  
其不得耶又況於鼠乎蟲乎肝乎臂乎觀古  
人之所以自處者若此則豈生有所能拘蓋  
以生為寐死為覺故也以死為覺則何時而  
非覺哉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語曰孰能

相與於无相與相為於无相為孰能登天遊

霧撓挑无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

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間而子桑

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

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

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為人猗子貢趨而

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

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

耶修行无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

變无以命之彼何人者耶孔子曰彼遊方之

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

莊子 浩然齋 通義卷三 十四 夏文後

丘使女往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  
為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為附贅縣

疣以死為決疣反胡亂潰癰夫若然又惡知死  
生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忘其肝

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茫然彷徨  
乎塵垢之外逍遙乎无為之業彼又惡能憤

憤然為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子貢  
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雖

然吾與汝共之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魚  
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

養給相造乎道者无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  
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子貢曰敢問畸人曰

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故曰天之小人人  
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  
聲臭者猶言聞聞乾坤也往待事助勞役也  
而曰予之正閭生者之遺大故也反其真者  
有知則生偽無知則真淳猶曰復其無知也  
禮者天然自有之中禮之意率其性真虛微  
聖通之體不得已之節文不守塗轍無所歆  
羨行之於我而不見形跡者也天之戮民猶  
曰天限之而非天縱之長天而非生天者也

莊子 浩然齋 通義卷三 十五 原文



于於天者道也性也而形則小於天也故曰天之小人此非衆中之好學者不可當此名也使人中有好學於性命之源者誠然為天以復性之學故曰吾與汝共之矣此又勉于真率性則天順情則人舉異以要同也

相為靜以成德也登天遊霄則飛行無所相窮哉一笑莫逆則神交心契目擊道存非後世薄俗當面論心背面笑之比也子桑戶死孔子使子貢往待事則桑戶之為人可知矣子貢習乎禮文宜其怪而見問蓋禮意所在推遊方外者知之且夫子非不知此也使子貢往觀而發其所問欲有以誨之耳與造化為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則陰陽之變不得以二之故以生為養死聽其懸附死為疵

莊子 浩然齋 通義卷三 十六 夏大德

癡終於潰決惡知先後之所在哉假四大而為身混內外而兼忘反覆終始不知端倪此其所以為大宗師之道也子貢復問夫子何方之依夫子謂子以仁義禮樂化人乃枉桎於造物者與汝共之言舉不逃乎此也魚藉水而活人籍道而生安乎水者穿池以養給安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此喻遊方內者亦安於方內而已至於相忘江湖道術之間喻遊而方之外非世禮所能拘故處死生之變從容而不但也子貢問方外之風離世絕俗迷問時人答以畸於人者伴於天言其違俗必合道也由是知天之小人乃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即天之小人也兩句只是一句明畸伴之不同天人之各異也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感居喪不哀无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

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一恠之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惟簡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若化為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耶。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有且宅而無情死。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

莊子 浩然齋 通義卷三 十七 陳汝

且汝夢為鳥而厲乎天。夢為魚而沒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通者長知也。進於知猶曰。造於無知。下文曰。不知所以生。死是也。就先就後。趨避也。簡之不得。謂其欲率真忘情。而不能自由。只得隨俗居喪哭泣也。已有所簡。謂無涕不感。不哀也。不知所以生。二句言視死生如一。況世俗禮文毀譽之趨避哉。有駭形無損心。言其形雖有老少之變。而不失其赤子之心。蓋以其安居於平旦清明之氣。不遂於情之所觸。而死定於一處也。特覺人哭三句。言其自省之餘。隨人禮文。是其以為吾且如此。然亦不知吾今自謂吾者。何自而有此謂也。此其忘形之極。而湛一之體。淵如也。其視襲習於



以見未覺之類造適不及笑以下四句言有意則滅天機也排猶併也有意造作適情之事自不能笑若欲笑於人則不及併優之專矣併優棄其廉耻者安於併優則與自然無跡之化相背而馳故曰安排而去化既安於背化則漸習漸熟入於煩縈至於寂寥其天之本一者矣寥猶冷落即去化之極也此言反應孟孫才之居喪不

鑿其性不失其天也  
前章子與子犁子來相與為友子與形病而心無事子來將死而神不憚達理而順化者也次章子桑戶死二友編曲鼓琴相和而歌忘形而樂化者也至此章居喪喪也欲簡之而不得故哭無涕而心不哀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又惡知辨踊哭泣而為禮哉大意明死生之不足異使人安而順之樂而忘之生者不至摧毀而死者免於驚懼

莊子

齊人

通義卷三

十八

夏文德

神遊所至其樂融融則所棲託必不入於暴戾之軀矣請觀螭蟬蜻蝶之化其理可推將化之氣凝然寂然罔知彼我之分殊滂侯天地之氣應則旋甲於此而化形於彼矣方其化也或誤為他物所觸則悲怒而變為惡類心變於內形移於外蓋由於感石之故夫化雖由於造物亦有以見物之自造也其機可不謹哉心之所適為造適造適則真樂內全不在乎笑而後樂因物而笑為歡笑歡笑則出勉強不及推排之自然物之窮通係於造化之推排順於造化乃入於寥遠合乎自然於推排無二道矣此言孟孫氏明數達變順人混融無二道矣此言孟孫氏明數達變順化忘情壹以死生為夜旦姑寓覺夢於其間何足以係哀樂耶或問孟孫氏情忘死生心無哀戚達則達矣然施之於母喪薄親悖禮律不為名教罪人乎曰彼方外之士所以報親者以實不以文蓋有在乎陰功密行解胎

散結而極乎全神超化之妙豈屑屑為世俗之禮哉昔孔子之友原壤母死登木而歌則此甚焉者孔子過之若不聞亦卒不加責此遊方內外之辯禮教文質之殊非達觀不足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奚來為軹夫堯既已黜汝以仁義而躬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許由曰不然夫盲者无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无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意而子曰夫无

莊子

齊人

通義卷三

十九

夏文德

莊之失其美據染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知皆在鑪甄之間耳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黜而補我剗使我乘成以隨先生耶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為汝言其大略吾師乎吾師乎鑿反萬物而不為義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為巧此所遊已



之補息也。意之為嘆傷其昔而訝其今也。未可知。猶曰：未可必也。蓋去故即新，脫染復素。存乎當人立志何如耳。吾師乎蓋反觀於內而指其心之自然者。猶曰：吾惟師夫吾之本有之師耳。一句非二句。此所謂遊正孟子所謂器也。

許出一於無為兼忘天下者也。堯不免於有為兼濟天下者也。兼忘則已逸而天下安兼濟則已勞而天下逸。聖人一出一處而明言是非方內之學也。遙蕩恣睢轉徙之途方外之遊也。意而為內禮教熙熙，殘剩之餘而聞言心悟，願舍方內而遊方外，志亦可嘉。然由未之許而遂引三子天稟殊絕，猶聞道而化則吾之此來也。亦在陶鑄錘鍊之間耳。夫學道者所以求復其初，保其全而勿傷也。

通義卷三

既點既剽而塑造物之息補不亦難乎。信能明夫物之自造則所謂點剽者亦在乎自息。自補造物何與焉。意而謂點剽可息而剽可補吾誠復為全人乘此成全之機以隨先王之後而進乎道未晚也。人患過不知改，迷不思復，意而悟昨非，今是亦可謂善復者矣。夫之所師者道吾師乎。指道而言也。下四句發明大宗師之道。超仁義而貫古今。蓋出於無為之為不化之化。豈世間技巧所能及哉。遊謂徜徉自得於其間無適而非逍遙也。故經中不一言之。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

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蹵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无好也，化則无常也。而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

莊子嘗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而後義，而後禮。此舉聖功以忘為極，而乃先仁義次禮樂者，正指世俗假仁襲義之弊而言。忘仁義不落落驩虞也。忘禮樂自脫桎梏也。坐忘者不特忘形骸，并其知亦忘之矣。猶曰：吾喪我，仁則吾不知也。離形去知，總上二句而廣之也。大通者，猶太虛之無礙也。人之情性，惟有好斯有惡，無好者無情也。與萬物同情而無所向，所謂情順萬事而無情也。如此則廓然之體無時或移，感應變幻如行雲流水。故曰：化則無常。釋氏所謂應生無所住心是也。請從而後，正尼父忘已好學之實於此可見。孔顏處而後，所謂忘亦可以見莊子篤信。

通義卷三

仁義本乎心，心致虛則忘之易。禮樂由乎習，習既久則忘之難。顏子於斯二者，既已俱忘，則亦能人之所難矣。而夫子猶以為未者，蓋欲進之而造夫道之極於此有以見。鑄而進之意，他人至是則望崖而反矣。顏子又從而進坐忘之妙，夫子乃驚。豈反問訝其得之之速也。回告以離形去知，同於大通，必由忘已而後能忘物。斯為坐忘矣。夫不知所以同而，同是為大通之道。豈好同而之哉。猶大化之運，頃刻不停，人處其中，與之俱運，切莫長慧壯勞，老逸其間，出處動靜，與廢變遷，亦河常之有蓋非欲化而求化也。物理自然，古



今一致惟得道者我非欲化忘之而已此二句乃夫子印證坐忘一段公案欲人求同於異安化為常真形於忘合道於虛則至矣矣矣而信能無以外習清泔然之真則夫坐忘亦學道者分內事夫子推之為賢蓋所以獎成之而誘進其徒云耳

子與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與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

哭。鼓琴曰。父耶。母耶。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促舉其詩焉。子與入曰。子之歌詩何故

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

母豈欲吾貧哉。天无私覆。地无私載。天地豈

私貧我哉。求其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

極者。命也夫。  
命者蓋以氣運流行吾之所欲加而又曰休戚有一定之分而吾生適然遇之則安以處之正所謂不以其道得之不去者子桑子其自反無愧而

不怨不尤者乎

難相濟生死不渝者也觀子與之於子桑無愧於友道矣淋雨而愛其病知子桑之貧也裹飯而往食之知子桑之饑也入門聞歌而驚問恐子桑困窮而怨尤失其操守也子桑謂父母豈欲我貧大地豈私貧我可謂達人高論非困窮所能死也第以為至此極猶未能忘情於其間既而歸諸命則能以理勝而

處之有道此子與所以忘言也南華用以結大宗師之旨即西銘所謂貧賤憂戚玉汝於成蓋非磨礪之久涵養之極不足

以大臣故也學道君子宜深體之

褚氏總論民物之衆主之者君學徒之衆

謂之者師天生聖賢作之君師所以建隆

治體恢拓化源使人知道德之可尊性命

所當究君臣父子無失其倫天下國家同

歸於治者也然而正心誠意之本傳道授

業之微非師無以任之其為道也至矣宗

師則為學者所主而尊之稱冠之以大

立其本以知之所知養其知之所謂不知則

以人合天知出於不知是知之盛也故

以真人真知寢不夢而覺無憂出不忻而

入不距虛而不華悅乎忘言誠若無為也

而刑禮知德治世之具密有以體翼之而

致極乎內聖外王之道者也夫人之愛其

父忠其君而身猶死之況其卓然至真者

乎真之可貴有尊於君父之命而世俗罔

知徒從事乎响濡濕沫不若相忘江湖之

為愈也大塊載形佚老息死此造物之善

吾形也而人多貪生畏死故設藏舟藏山

之喻以破其惑凡有形有生理不容避雖

整澤深固猶不免乎變遷有以見造物者

無形而有力也以有限之軀藏于無窮之

宇宙惡保其不遷哉惟能藏天下於天下

斯無遷矣是乃聖人所游一化所待生天

生地萬化而未始有極者何特遇人之形

而竊喜之乎長上古而不為老登雲天而

處玄宮皆真人之妙用大宗師曰之以為

本民物學徒倚之以為命者也女偶之無

古無今則死生不得係之矣祀來之莫逆

把友則物我不得間之矣故左雞右彈神

馬死輪聽造物之化隨遇而安之古之所

以懸解也魯何蟲臂泉肝之足較而妄啓

莊子 浩然齋 通義卷三 三三 章權



躍治之疑耶子反琴張絃歌而弔桑戶以  
步世為勞反真為幸此遊方之外異乎世  
俗者方且與造物為人則壽夭窮通不足  
盡其變天地寒暑不得拘其體矣孟孫氏  
有駭形而無損心猶夢為魚鳥而戾天沒  
肩安於一時之變化豈以形問而異情哉  
昔者南華夢為胡蝶亦猶是也而今之所  
言為覺為夢惟超乎覺夢者知之顯于墮  
體黜聰坐忘造極傳心理窟繼統聖門原  
夫出藍之青實為師者善化之力也至於  
子桑鼓琴若歌若哭求其為之者不得卒  
歸之於命有大宗師之道而不得行於時  
故是篇終於子桑之安命真人以得道則  
超乎命世累不得係之大宗師主乎弘道  
覺民然而命有窮達或行或止此係乎時  
而道無損益焉所謂真知則究極天人暢  
達性命而無疑者也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則以處已而言命物之化而守其宗則以

莊子

齊物論

通義卷三

子四

陳文

宰物而言處已之命子桑子 ○八章次第  
也宰物之命其惟大宗師乎 ○八章次第  
相承其意義只是盡性只是人而今天入  
於忘情識而已矣即所遇之順逆不遂於  
時不滯於欲各盡其當然之道惟  
天惟命師又何方乎故曰大宗師  
應帝王第七 言帝王之道  
應合如此也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  
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  
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  
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泰氏其卧徐  
徐。其覺于于。一以已為馬。一以已為牛。其知

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於非人

四問四不知。洗問者之心也。問者退省  
而去。其有問之心。即得其本性矣。故躍而大  
喜。有虞氏有思度也。泰氏則泰然於世。無心思  
也。此皆擬名以表上古之風者。其知之應世  
惟順情而不誑。是以其為德也極真。而無粧  
飾。所以行於世者。似異於人。而實無以異於  
人也。未出非人。未出類也。未入非人。未同天  
也。未同天。未出類形也。事也。而其心則天而  
已。誰其知之。嗚呼。

莊子

齊物論

通義卷三

子五

夏文

有虞不及泰氏。蓋以仁為善。不能不虞。而出  
之未始出於非人。德合乎人。而以泰氏覺  
自得知。德知情俱真。未始入於非人。則道合  
乎天。何有出入。道合乎天。而人歸之。此應帝  
王之第一義也。藏字音義。舊作藏。故崔註云。  
懷仁義以結人也。成疏因之。呂氏從藏釋之。  
以善林陳諸解。皆從呂說。或謂藏。藏二字古  
通。借用。按漢書食貨志。經微易藏。則是借藏  
為藏。而以藏代藏之理。今  
本多作藏。以善釋之。為當。

看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女。  
看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已出經式義度。人孰  
敢不聽。而此諸接輿曰。是欺德也。其於治天  
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蚤負山也。夫聖人之



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鼯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重繫之患。而曾二蟲之无知

必經常之道。標示準繩。必此心所安者。皆由已出。猶曰聲為律。身為度也。此二句已與入對。經與義對。式與度對。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其能事而已矣。言聖人不期於正以爲治。決於人情之良能而已矣。經式義度正也。易曰。百官以正。治國以奇。用兵執知以無事。取老氏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執知以無事。取即此。外乎正。確乎能事之謂。謂不以法度把持。天下也。曾二蟲之无知。言不能知二蟲之知也。

莊子 通義卷三 三 夏文德

君人之道如此。以已出。經式義度。則正人以法而不安其性命之情。人孰敢不聽而化。謂則必人之已。從非心悅誠服也。故接輿指爲欺。德謂非實德不特欺人。抑自欺耳。以是而治天下。憑虛莫濟。必不勝任也。夫聖人之治。豈務外乎言。經式義度。皆治外之具。正而後行。確乎能事。謂道德性命之理。吾身之內。務本立於內。則施之齊家治國。平天下可也。且禽鼠猶知高飛深穴以避害。况欲君人而欺德以召患乎。曾二蟲之不若也。故古之應帝王者。无欲无爲。天下自化。若任知能以爲之。則君勞於上。民亂於下。何望乎治哉。以已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君解多從人。爲句。林趙從度爲句。碧虛照張君房校本。作吳官本作以已制。經制字獨異。

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遭无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爲天下。无名人曰。去。女鄙人也。何問之不預也。予方將與造物者爲人。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无何有之鄉。以處埤垠之野。汝已何帛。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爲又復問。无名人曰。汝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

順物而應。亦惟順其自然而我無有。爲之心。不治天下。而天下自治矣。天根喻自然之道。本當隱晦。涵蓄任物。自化而今。趨於盛明。之方自顯。以求有爲。故問爲天下。無名聖人所以鄙之。何謂所問之。不悅我心也。乃陳無爲放曠之樂。統以點化之。與造物者爲人。言與化俱運。任而不助也。莽眇猶言冥鳥。喻飛行無迹。埤垠。虛豁貌。言我適遊自適。在此汝何法。以治天下。感動予心哉。天根復問。無名人告以遊心於淡。無嗜欲也。合氣於漠。無所慕也。順物自然而無容私。有心於爲天下。則有私而失其自然。名曰治之。而亂之所由生也。蓋治天下之道。無他善復其自然之本。則本修而天下治矣。天根不知反求。諸已而讓寶自迷。哀哉。

莊子 通義卷三 三 夏文德

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彊梁。物徹



疏明學道不勸。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且也虎豹之文來田，猿狙之便執爨之狗來藉，如是者可比明王乎。陽子居楚然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已。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遊於无有者也。

通義卷三 子八 陳文  
通之猶曰因材而篤此言疾惡而勸善反物者也。在自處則學道不倦也。胥易技藝，言天巧藝言習熟技藝。相交易惟役於外物。

莊子 通義卷三 子八 陳文  
老聃語有執理之狗，後狙之便，則此爨作狸無疑。末句立言安身遊言應物也。  
響猶庖丁章善然，讀同響之義。然考本章大意，曰林碧虛如字釋之為優，今擬解云：響疾為應物之速，響梁則非守柔者也。物微謂樂通物，則非葆光者也。學道貴於無為，而乃以不倦為功，信以技相易，相係不免於勞。形休心言所求者非道也。且也，至可比明王乎。乃老聃反問之辭，謂若以前論響疾，響梁等可比明王，則虎豹之文，彩以致獵，猿狙之便，捷狗因執理而致繩，藉亦足以比明王乎。子居始悟楚然問明王之治，乃告以忘功善貸，逃名遁形，始可以論明王之治。夫執爨說之不通，聲有難來二者，至大之牛豈狗能執音義，載李氏本作狸為當。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與世亢，必信夫。故使人得而相汝。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噫，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恠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地文，胡乎不震不止。是殆見吾杜德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吾見其杜權矣。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是殆見吾善者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吾无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

莊子 通義卷三 子九 章權  
天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與世亢，必信夫。故使人得而相汝。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噫，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恠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地文，胡乎不震不止。是殆見吾杜德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吾見其杜權矣。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是殆見吾善者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吾无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

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吾无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



子。壺子曰。吾鄉示之以太冲莫勝。朕是殆見  
吾衡氣機也。鮒桓之審。潘侯為淵。止水之審。  
為淵。流水之審為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嘗  
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  
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  
曰。已滅矣。犯失矣。吾弗及已。壺子曰。鄉吾示  
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  
誰何。因以為弟。顏作靡。因以為波流。故逃也。  
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為

其妻爨。食豕如食人。於事無與親。雕琢復朴。  
塊然獨以其形立。紛通墳而封哉。一以是終。  
吾與汝非但已與列也。蓋言我輩眾人。但見其技術。未知其術之所由來。而遽輕易。稱道其神。此猶象雌生卵。未得雄為之真機。又孰知卵之為妄耶。汝以道有能所是與人。世相亢之物。可以較短論長。故信季咸為道。之至。有神巫之名。其欲羨。昨援之心。隱然於中。是以使彼得而相汝。正易機動於此。誠應於彼。之意。其日地。文杜德。機天。壞善者。機大。冲莫朕。衡氣機。三淵。九淵。未始出吾宗等語。未得其情。因仍舊訓。腐齋曰。棄走者。畏其言。之驗也。地文。杜德。機天。壞善者。機太冲。莫勝。衡氣機。三淵。九淵。鮒桓。止水。流水。未始出吾宗。元修觀之名。猶觀音有十二觀也。大音。地文者。如土而終。理不源也。故曰。濕灰謂無。

莊子 浩然齋 通義卷三 三十一 陳汝

活動意也。天稟天然。生意上起也。善者機。動  
言性之動處也。衡者平也。不定也。氣機之動  
未嘗定而常平。故曰。不齊此處。三焉。指上文  
三次所示之機。淵者幽深玄遠。不可測之意。  
餘從褚氏。問有未明者。如云。宗者。指性。指無  
而言。未始出吾宗。云云。猶曰。未嘗離其所存  
之常。與季咸相接。只是虛其心。而從容其舉  
動。內不見已。外不見人。故曰。不知其誰何。彼  
見我如此。以為無特然。可畏。可象。之象。而  
信從之。象是以為自疑。不能相人。慚懼而逃也。  
食豕如食人。不慢事也。赤子之朴。以珠而散  
此言。雕琢復朴。蓋以習熟成性。須痛加剋治  
而後。可還其故也。塊然。二句。形容復朴之意。  
紛而封哉。形容獨以形立也。猶曰。惟如土塊  
卓然。一形不見。有知識動作也。如此終身。更  
無他慕。故曰。一以是終。此篇為季咸而述。其  
名。僅一見。而不覺其少。季子凡十五見。而不  
覺其多。史遷作魯仲連。傳重出不厭。其煩文

此正類  
亢則不能無心。感人而知其心者。也。道與世  
始見。壺子而哀。其弗活。蓋至人心。若死。灰季  
咸無所施。其感耳。不震者。地之體。不正者。坤  
之化。萌所以示之。文可見者。也。杜則捷。開莫  
窺機。則微有可觀。此至人。潛德內蘊之貌。有  
非術者。所能測識也。再見。壺子喜。其有。生謂  
見杜。權矣。權又機之顯者。始以杜。而今。微顯  
所以。知其有。生也。天壤。謂自然。天地。生。物之  
本也。名實。不入心。不動也。惟能。至靜。故。其機  
發於。下極。吾身。生意。之所。自養。而為。浩然。之  
氣。廣而。為及。物之。仁是。謂。性發。而為。生。生。而  
不窮。者。也。又。見。壺子。而。疑。其。動。靜。不。齊。無。得  
而。相。則。至。人。之。妙。用。有。出。於。術。數。之。表。者。矣。  
太冲者。虛之。至。故。莫。能。窺。其。朕。兆。也。衡。以。平  
而。善。應。氣。以。虛。而。善。生。皆。無。心。於。物。故。不。待

莊子 浩然齋 通義卷三 三十二 陳汝



感而自應然謂之機者亦以示之者言也三  
淵喻前三機之有深意九淵僅示其三而季  
成之技已窮至人非有心以屈人也特示之  
以未始出吾宗蓋不示之示無宗之宗亦虛  
而已何出入之有然則壺子所示者愈近而  
季成所相者愈遠宜其自失而走也季成既  
成既失壺子亦無有也然則列子將奚為哉  
因悟向所學者皆其上道而始識其真統  
而封哉一以是終墮然而道盡之謂也此章  
實應帝王之妙旨託之季成之相所以神壺  
子之道使後之心醉技術者亦將少醒焉既  
其文一本作無其文莫勝是朕無疑三淵審  
字列子並作潘音盤木盤洞也本經音義云  
司馬本作蟠聚也義或近之弟靡舊註同類  
未詳所據今依列文章靡為即草  
上之風必偃庶協下文波流之義

無為名尸無為謀府無為事任無為知主體

盡無窮而遊無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  
亦虛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逆應而  
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

通義 有人之形有能之譽是為名尸謀任知  
皆名尸也無窮道之大也無朕道之微也身  
服此道曰體動靜無愧曰盡周旋不離曰遊  
無見無得性體本然之虛也天固虛也我亦  
虛也故曰盡其所受乎天也首四句戒不虛  
之習以起下文體盡至無見得狀虛之用若  
鏡證虛之象不將不逆以下狀鏡以表虛之  
體用鏡之為物妍媸取決於我是勝物也彼  
此無損故曰無傷此條論學道  
者以虛為極則不必拘上下也  
其注意略而不論按此段乃承先季成一章

用以總結其意觀文義可知名尸謀府事任  
知主言季成待智謀以察物而任事要名也  
體盡無窮以下言壺子之道不可測識至人  
則指壺子明矣非有心於勝物而不能不勝  
使季成自失而走是也惟其不爭所以善勝  
物又惡能傷之哉蓋明任道測其味無窮任  
技則其能有限也

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

為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  
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

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一竅

七日而渾沌死

通義 此言聰明之喪天德也渾沌儵忽陰陽  
太極之者也故曰南北中盡有形之外故曰  
海倏忽者時速如電而不少留意象恍惚而  
不可指之名此節寓言最顯善學者即大化  
以考一身即一心以準大化庶不孤寓言立  
教之血誠哉林云赤子之初未有知識混沌  
也情欲既開是寢鑿也不  
失赤子之心混沌不鑿也

藏之曰為者敗之簡要切當莫越於此研味  
之餘偶得管見附于衆說之後云南華經所  
謂渾沌儵道德經所為渾成沖虛經所謂混  
論皆以混道之全體本來具足不假修為者  
也然而世有隆替道與時偕隱化而為有儵  
化而為無道體於是乎裂矣自一生三猶未  
至於鑿也及平時相遇於渾沌之境則物交  
物而心猶薪火相理無不然者渾沌無所  
分別待之固亦盡善使儵忽不能忘情而思



以爲報則渾沌之德未能不德故不免夫  
思害相生之累日鑿一竅患由漸入也七日  
而渾沌死則情實開而冲和喪宜矣

是以帝王之跡著而大道之體亡也  
治國汲汲於謀術者哉故南華以爲後之  
試之效三代法之以垂統立極豈若後之  
無欲而天下足淵靜而百姓定此堯舜已

王倪爲是篇之首有虞論多慮秦六會無  
爲無爲是以配天此帝王所應歷數所歸  
而億兆之所寄託者也若夫以已出經武

義度欲以化入下之民無異鑿穴之造蓋有爲則  
致鳥鼠是速其高飛深穴之逃豈有爲則  
有心有心則智謀所由出姦詐所由生雖

父子之天性有所不能固其於居臣之際  
求如標枝野鹿之相忘何可得乎是以天  
居問明王之治答以忘功善貸使物自喜

皆所以應帝王之道以無爲爲之凡有天  
下國家蓋求諸此鄭有神巫期人生死論  
智謀之士審觀時政足以料國之興衰先

事知幾燭微無隱可謂當代著龜然而一  
見壺子哀其將死再見幸其有疹三見疑  
其不齊無得而相則觀形察色之技於是

乎有限矣明日又見自失而走何壺子之  
多變而季咸之不神耶此言料國者智謀  
術數不越乎人爲所以用之有窮而無爲

無極巍巍蕩蕩民無能名則豈智謀可度  
術數可窺哉結以南北二帝遇於中央言  
道散爲物離無入有儼忽卽有無同異微

妙之所分今會而一之非不善也有一則  
有散所以啓險忽之鑿惟其善待之必有  
善鑿者不若彼此相忘無心文化也萬斛  
之舟不容漏針何莊  
乎七日而死渾沌哉

莊子 浩然齋 通義卷三 三五 陳汝

褚氏集論竊惟南華一經肆言渾沌淵激籟  
號作新出奇跌宕乎諸子之表若不可以繩  
墨求而內篇之奧窮神極妙道貫天人隱然

法度森嚴與易老相上下某雖學未得其要  
鮮不怵眩日華之五色者矣考其命意立辭  
且有文理始於逍遙遊終以應帝王者學道

之要在反求諸己無適非樂然後外觀萬物  
理無不齊物齊而已可忘已忘而養生之主  
得矣養生所以善已應世所以善物皆在德

以充之德充則萬物符契宗之爲師標立道  
原範模天下爲聖賢藉命味爲萬世開迷雲  
大宗師之本立矣措諸治道也何難內則爲

身而不爲有餘散之天下不爲不足也帝王  
之功雖曰聖人餘事然躋世真淳措民清靜  
應化極致莫大於斯故以終內篇之旨愴忽

生而混沌死喻外王之功成而內聖之道虧  
也夫今之人鑿竅而死渾沌者多矣將何術  
莊子 浩然齋 通義卷三 三五 陳汝

以起之曰塞兌閉門用之不動是爲真修渾  
沌之術與○再詳七篇命題各有其主其間  
或舉列稠繁渾渾濛濛之指以古人德

合者配於逐條之下云逍遙遊之極義當歸  
之許由宋榮以解天下物欲之桎梏而各全  
自己之天也齊物論之極義當歸之許由王

倪以祛彼我非之惑得其同然而合乎大  
道也養生主之極義當歸之老聃彭祖以糺  
養形骸之謬知生道所當先也人間世之極

義當歸之蓬緩接輿明出處去就之得宜母  
攫物逆鱗以貽患也德充符之極義當歸之  
王駘申徒嘉言內充者不假乎外德威者物

不能離也大宗師之極義當歸之孔子顏回  
有聖德而不居其位弘斯道以覺斯民也應

帝王之極義當歸之非禹足以當之詎歌獄訟之  
所歸應天順人而非得已此南華公慕往古

聖賢筆而爲經標準萬世若夫真人之所造  
請卽內篇而不泥離內篇而應合所以外混



先塵內存慧照出凡入聖關化機而不可  
以形教拘也善學者盡知所從事焉斯可也  
○異觀內聖外王彼成此虧為說則全書之  
旨要未免於口耳也何也體用一原顯微無  
間者未徹也且功成不自知又何內聖之  
乎內聖對又何道遠遊之有用無用齊物論  
篇結末不同如道遠遊之有用無用齊物論  
之夢覺與生主之火傳人問世之命也夫德  
充符之終自鳴末篇之儵忽渾沌復結以七  
日而渾沌死如此機  
軼是精華者所當知

莊子

通義卷二

三六

章學

莊子內篇第三卷

莊子卷第四 恭元朱得之傍註并通義

附錢塘褚伯秀義海纂微

外篇

雲谷王潼錄校刊

駢拇第八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疣。  
出乎形哉。而侈於性。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  
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是故駢於足  
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  
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

莊子

通義卷四

十一

陳汝

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是故駢於明者。亂五  
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  
已。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鍾  
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枝於仁者。擢德  
塞性。以叔名聲。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  
非乎。而曾史是已。駢於辯者。累瓦結繩。鼠向  
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蔽跬以譽無用  
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故此皆多駢旁枝之  
道。非天下之至正也。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



之情。故合者不為駢。而枝者不為歧。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是故。鳧脰雖短。續之則憂。鶴脰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義何其多憂也。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斲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饗貴富。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囂囂也。且夫待鈎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喻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鈎。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纏音索。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纏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為哉。使天下

莊子 齊物論

通義卷四

十

夏文德

惑矣。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自虞氏招音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以身殉家。聖人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為殉一也。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策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魯兒。非

莊子 齊物論

通義卷四

三

夏文德



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臧。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臧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夫適人之

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為盜。而不敢為。盜跖之行也。

此篇只是順其情之自然。不容加損而已。却多方馳騁。鋪張畢竟。是謂章之技。篇首性字屬形。不屬理。猶曰天生靈。各有其性。能令駢拇。枝指。是天生此。無用之。於有用之體。而使其誇多。有才。能。於有用之體。亦形之病也。以生於。言者駢枝。則與生俱生。故曰。駢明以。下四非乎字。不。是。之詞也。蓋。告子杞柳。括捲之。喻意正類此。而充之。謂形是皆乘乎自然。所以導生。聖道。

皆為駢枝。贅疣。所謂多方乎仁義。聰明而外。道德之正。故漆園立是論。為外篇之首。而議者謂薄仁義。為大過。且老莊之學。非好為高。大而故薄仁義也。蓋尊道。德則仁義在其中。然當時所謂仁義。皆多駢旁枝。而非正者。故不得。不辭。而謂之。若仁義。根心。安行。中理。其。去道。德也。何遠。夫駢枝。贅疣。氣之。者。聚。其。痛。癢。之。切。身。任。之。而。勿。嫌。可。也。或。者。惡。其。形。而。欲。決。之。其。為。害。愈。甚。故。真。人。善。其。則。喻。以。柱。其。或。觀。學。者。心。實。體。會。即。偽。明。則。天命。之。理。可。全。人。得。以。生。之。良。貴。可。復。道。物。一。致。天。人。渾。融。回。視。駢。枝。贅。疣。何。足。為。吾。形。累。而。所。謂。聰。明。仁。義。者。皆。自。吾。德。性。中。來。是。亦。道。之。微。也。但。不。徇。其。跡。以。求。善。於。物。思。復。其。本。而。同。乎。大。通。則。亦。終。歸。乎。道。德。之。妙。而。已。何。溢。辭。之。有。哉。多。方。於。聰。明。之。用。一。句。今。本。皆。然。陳。景。元。云。張。君。房。校。本。此。句。無。方。字。

後引下文多於聰者為證。其論頗正。此段發。明前意。謂人各有正性。性各有良能。能各有。分量。一毫不可強。岐故。慕。離。朱。者。喪。其。明。希。師。曠。者。損。其。聰。習。會。史。者。過。於。仁。學。揚。墨。者。辭。於。辯。此。皆。以。不。足。企。有。餘。等。而。上。之。攀。緣。無。極。非。天。下。之。至。正。也。彼。至。正。者。盡。性。之。情。而。無。所。企。羨。人。安。其。分。物。得。其。宜。合。不。為。駢。枝。不。為。岐。長。短。各。足。而。無。有。餘。不。足。之。累。世。間。憂。患。不。待。去。而。自。去。矣。是。謂。盡。已。之。性。然。則。全。物。之。樂。所以。全。已。之。樂。也。與。竊。詳。經。文。累。瓦。當。是。累。九。彼。正。者。宜。照。上。文。作。至。正。不。為。致。當。作。岐。皆。傳。寫。之。誤。仁。義。出。於。性。情。非。其。人。者。偽。之。駢。枝。出。於。形。體。累。於。形。者。惡。之。南。華。為。見。世。之。尚。仁。者。舍。己。以。效。人。狗。迹。而。忘。本。故。數。仁。義。非。人。情。乎。謂。矯。性。而。為。之。不。出。于。安。行。是。攬。天。下。之。患。為。已。憂。者。也。恐。天下。之。不。理。乃。奔。馳。以。抹。之。而。猶。不。勝。以。遊。焦。心。以。慮。豈。非。決。辨。說。技。之。謂。與。

通義卷四 四 夏文德



稿發必赴則人貨俱亡而後已耳蓋仁有性  
之真必有假之偽惡夫假禽貪者囂囂  
以潤天下之民故重歎仁義其非人情乎何  
三代而下仁義其澆澆浮薄耶夫物之本性  
固出乎自然有特而正則非至正有待而固  
則非真固是則削性侵德失其常然無異乎  
手足之有駢枝也夫常然者其為曲直方圓  
不待乎鈎繩規矩也夫自生自得不知今昔之  
殊成虧之易道德渾成仁義為無用矣又何  
必膠固其跡以惑天下哉小惑易方東西錯  
位未甚害事也大惑易性則失其常然源流已  
背德為害有不可勝言者然其病源浸淫已  
久自有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天下舉以仁  
義易其自然之性不真而仁義亦偽矣天  
下猶奔命而從之安於失性而不悟此真人  
之所哀也上古淳朴民俗熙熙不待治而自  
治是以民安平性命之自然君得以成端拱

莊子通義卷四 六 夏文德

無為之化自三代而下以物易性逐偽喪真  
雖賢愚貴賤之不同各以所拘為是而弗悟  
其迷於道也故其殘生傷性無以異然後為  
民上者設為刑政賞罰以道之齊之勸之懲  
之上下俱憊而姦詐生刑政賞罰有所不能  
制則民非其民國非其國矣此實錄於上下  
交拘之過以致君民兩失喻以滅穀亡羊義  
甚切當且天下盡拘則失其本然之天而滯  
於一篇之見反指不拘者為非何君子小人  
之分哉夫伯夷之清盜跖之汗萬世之下昭  
若白黑漆園混而一之者以所拘而言舉不  
免乎有跡聖人猶不逃評議而况跡乎大道  
之在天下若權衡抑彼所以揚此其勢不得  
不然惟求其平而已使天下無拘而免殘生  
傷性之患則聖人盜跖固無矣然其所以  
善所以惡又當超乎仁義之外觀之性若太  
虛窮之無有而無乎不在也一有所屬則涉  
乎偏拘而非道德之正雖會史難曠特受與

所短於所長以道觀之猶不免為漆園况  
不足以為善所善在任其性命之情出乎道  
德之正無強強強亦不強闕任其自然而無容  
吟也末嘗強強通亦不強闕任其自然而無容  
私焉此天下之至正也何物足以撓之人之  
聰明而至於自聞自見則有異乎世俗之所  
謂善仁義去而真性全滅於德而已德主乎  
中道將來舍外物何自而入哉若其不自得  
適一拘乎人則是同為淫僻耳賢不肖也奚  
擇南華自謂上下不敢而安於性命之自得  
斯為道德之正也與

附論本經內篇命題本於漆園各有  
深意外篇雜篇則為郭象所刪修但摘篇  
首字名之而大意亦存焉內篇既詳述道  
德性命之理故於外篇首論所不當有者

禽駢枝贅疣之於形也竊謂此篇本意原  
於道德經之餘食養行以明自矜自見者  
之迷於道南華敷演滂流浩瀚若此蓋弘  
道爾教不得不盡其辭而達其意以祛世  
俗之迷使使之自然而合乎道也夫人之德  
性粹然如玉在璞中其所漸被木潤山輝  
及為聰明所鑿仁義所分但知求善於物  
在己之真淳喪矣故舉會史難曠揚墨得  
性之偏沿習之僻是為多駢旁枝之道而  
天下猶奔慕之舉失其性命之真離其道  
德之正所以亂天下也惟能忘其異而一  
之如鳥鶴之無容斷續而各不失其自然  
斯為近道矣然天下皆惑吾將奈何遂設  
戒殺亡羊以喻伯夷盜跖各以所拘為君  
子小人之分而其殘生傷性一也信能去  
迹絕尚性無所屬反本真極遊乎物初則  
駢枝贅疣與形俱忘君子小人均於自得  
故終以順性命之情為至而本然之聰明



不廢也不關彼而自關不見彼而自見  
顏子所謂仁者自愛知者自知義同所以  
自得自適而無企羨之心則夷  
跖之賢否將有能辨之者矣

馬蹄第九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齧草飲水  
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  
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  
之錐之連之以羈音編之以阜棧馬之死  
者十二三矣饑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  
前有檝飾之患而後有鞭笞之威而馬之死

莊子 浩然者

道義卷四

八

明文

者已過半矣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  
者中矩匠人者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  
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  
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  
亦治天下者之過也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  
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  
不黨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埴填其視  
顛顛當是時也山无蹊隧澤无舟梁萬物羣  
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羣草木遂長是故禽獸

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闕去大  
至德之世國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  
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

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及至聖人行斃行  
返反躀反為仁躀反為義而天下始疑矣澶  
漫為樂摘擗為禮而天下始分矣故純樸不  
殘孰為犧樽白玉不毀孰為珪璋道德不廢  
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  
為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樸以為器

莊子 浩然者

道義卷四

九

文

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為仁義聖人之過也  
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  
分背相踉馬知已此矣夫加之以衡扼齊之  
以月題而馬知介倪闔扼驚曼詭銜竊轡故  
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夫赫胥氏  
之時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  
鼓腹而遊民能以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樂  
以匡天下之形縣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  
民乃始踈跂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







而此篇首尾形容馬之性情喜怒曲盡則  
能雖畫筆之工會不是過然則人心之善  
否又安能逃其精鑿哉次借陶埴立論以  
演上文言有心有為於治而櫻拂天下之  
性情不若無為而任物之自化也又舉至  
德之世無知無欲後王立法天下始成伯  
樂之從事乎燒剔刻維以求追風之名步  
名曰治之而害莫甚焉所謂聖人之過者  
設為仁義禮樂以教民號之令之唯恐其  
不至殊非悟枝葉繁而根幹衰政迹彰而  
姦弊作此淳朴之所以散刑罰之所以興  
上下交亂而不息也故漆園高言以矯之  
博喻以啓之使天下舍偽還真知所趨向  
有以見至人之心猶未忍然於世也未  
引上古民淳俗厚熙熙然自樂以證皇王  
無為之效後世聖人束以禮樂慰以仁義  
求治太過而至於不可治矣太上曰  
治大國若烹小鮮南華之論得之

莊子 浩然齋 通義卷四 十一 六齋

將為胙音發也 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  
則必攝緘滕固音鑄反 此世俗之所謂知  
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  
緘滕固鑄之不固也然則鄉之所謂知者不  
乃為大盜積者也故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  
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為大  
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耶昔者齊國鄰  
聖雞犬之音相聞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

方二千餘里闔四竟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  
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  
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  
其國耶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  
有平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  
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  
齊國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  
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為大盜  
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

莊子 浩然齋 通義卷四 十二 六齋

以知其然耶昔者龍逢斬比干剖其弘脰紙初  
反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故跖  
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  
有道耶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  
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  
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之善人  
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  
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  
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故曰胥竭則齒寒魯



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拊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爲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爲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爲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爲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耶。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耶。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聖知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擿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剖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

莊子 浩然齋 通義卷四 十四 章

論議擢亂六律。鑠絕竿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鉤繩。而棄規矩。擣力力的的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煖亂天下者也。法之所無用也。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贏糧而趣之。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迹接諸侯之境。車軌

莊子 浩然齋 通義卷四 十五



結乎千里之外。則是上好知之過也。上誠好

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耶。夫

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鉤餌

網罟罾笱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

置罟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知詐漸毒。頡滑

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故天

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

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所

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亂。故上

知子 浩然齋 通義卷四 七

惇日月之明。下燦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

惇奕耳轉之蟲。肖翹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

夫好知之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

夫種種之民。而悅夫役役之伎。釋夫恬淡無

為而悅夫惇惇之意。惇惇已亂天下矣。

通義 此因上篇之音而歸罪於好智故專論

好智無道之害原夫智之所由倡實自聖人

始而襲之者違天背道假仁襲義以亂天下

之真故曰絕聖棄知然後可以反朴還淳復

於無知而人性不鑿也。都見以此乃擬襲莊

十一篇中周見魯哀謂魯少儒此言恒享齊

國十二世又楚伐魯以其酒薄也而梁乃伐

魯不得援事在魯哀以後今舉以並論

之論是指以為往昔故事也篇末又謂好智

之亂天下乃三代以下則西漢之言矣故余

直謂此非莊子之文不然莊子年幾四百乎

龍逢四事言聖智之害人雖事言利人也不

能復天德之良未見不知之知則以識情為

聖是必利少而害多然舍知識無以作聖情

有識所以賊聖也其曰好智而無道則亂使

非此種種之民各稟所長各習所便如農工

商藝耕實生理者也或謂得相氣迂且鑿矣

役役務外之擾惇惇務言之多今以役役屬

使惇惇屬意蓋交互

以見馳騁於言行也

負置探囊者超俗之知也人有超俗之知造

化間幾何而一遇哉以之上盜天和以養形

保神下盜地利以肥家富國何不可者而乃

甘於妄意室中之藏以希不義之貨而不顧

公論之不可逃遺臭之不可掩何非思之甚

耶竊嘗考其所由亦有以致之者世無積而

守之彼惡得而奪之然自眩德之欲充之而

至於竊國信乎履霜堅冰負乘致寇之戒不

可不謹也夫竊國者非并其聖知之法而竊

之在用人之如何耳其權或重好雄之教中未

有諸侯諸侯之門仁義存焉小盜有誅而大

盜無禁是豈齊民之術哉彼既竊國為君而

又禁民為盜亦知仁義之不可廢也非得非以



而上或不之察惡其逆耳拂情始則既遠甚則譴斥之而彼忠不能自泯終於戮之而後已吁忠賢之戮姦盜之幸也咎蓋若此國其能久乎夫為巨姦大盜豈無其術所謂術者亦不越乎聖知之法所資者重故所取不容輕然其厲階非一日之積必觀其君上之可罔有司之可欺因時乘機以遂其情道之舉然猶不免資聖知仁義以為治如前古之者所云一處一與川谷丘淵之消長也而盜起魯酒耶耶之相因也雖重以聖知而為治重利盜匪也宜矣且竊鉤者受罰於聖知之治法而竊國者奪聖知之法以制之是以善人少而不善人多雖軒冕斧鉞不足以為勸懲也信知聖知者天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竊窺其機將為所奪猶魚之脫淵蟻得以困之矣語云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然則聖人之治天下必有神而化之之術與此章舉至德之世上下無求民各自足

莊子通義卷四 道義卷四 八

證今時之不然十二君者其間或典籍未闢祝融以下迹漸可考竊意伏羲以前民性素朴則繩猶未結也故所食皆甘所服皆美樂俗安居何知帝力隣國相望而無攻掠之憂雞犬相聞而有阜豐之樂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則耕鑿自給無求於外只此數句寫出太古淳朴之風蓋引道德經小國寡民章語云後世遂至延頸舉踵羸糧趨賢棄主去親不遠千里而求之尚賢之迹著使民求奇珍異以尊耳目所不及必有名浮于實者應之具相率而為偽欲天下不亂可得乎下文明知之害物使生民失性雖禽獸蟲魚亦不得安其性命之情矣皆知求其所不知信其所已善所不知謂分外求知如測天地問鬼神類所不己知謂己之良知辯尊卑尊德性之已善所不己知謂己之非善者責人求備之類所已善已自以為是者矜能自用之類信

於正不治天下而天下自治矣苟或反是則日月山川為之悖燦人民其能自安乎此皆原於上好知之過種種之民謂得

褚氏總論是篇以胠篋命題諸解罕及胠字之義惟林疑獨云潛開也今考監韻胠胠也則胠篋者從篋之旁開而取物此竊盜之行也經意謂治失其道法令茲彰上以知防民亦以知窺其上防之弗周必將乘間而有之故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田成子盜齊并竊其聖知之法以致身安國霸則知盜亦有道而世俗之聖知不足恃也如此四子之不免乎我宜矣世間善惡二塗皆資聖人之道而立然而為惡者常多趨善者常少則其利天下少而害天下多也可知蓋消長之勢猶唇齒川谷之相因若重以聖知治天下其為盜蹠之利不輕矣為器以平之并器而竊之立法

莊子通義卷四 道義卷四 九

以治之并法而竊之吾將柰何哉此實由乎為治者不能弘道德以公天下之情然後姦雄得竊其權以為私利天下始有被其害者矣南華務在絕聖棄知剖斗折衡思復上古無為之治然其還淳反朴之要在明乎真知以正其所趨復乎真善以全其所受而已為欲矯世俗之弊其言不免乎過許觀以激回之馬蹄未足盡其辭至胠篋而極矣柰何道大難容徒托空言獨唱於前卒無和者無惟乎古今抱道之士高蹈山海而不反也吁使任職世之君子皆漆園之用心何患乎世道之不興淳風之不復哉

在宥第十一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



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以長久者。天下無之。人大喜耶。毗於陽。大怒耶。毗於陰。陰陽并毗。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於是乎

莊子 游俠齋 通義卷四 三

天下始喬音橋詰卓鷲而後有桀跖曾史之行。故舉天下以賞善者不足。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匈匈焉終以賞罰為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而且說明耶。是淫於色也。說聰耶。是淫於聲也。說仁耶。是亂於德也。說義耶。是悖於理也。說禮耶。是相於技也。說樂耶。是相於淫也。說聖耶。是相於藝也。說知耶。是相於疵也。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

亡可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鬻卷。愴攘而亂天下也。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矣天下之惑也。豈直過也而去之耶。乃齊戒以言之。跪坐以進之。鼓歌以舞之。吾若是何哉。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莫若無為。無為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故貴以身為天下。則可以寄天下。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無擢其聰明。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

莊子 游俠齋 通義卷四 三

從容無為而萬物炊累焉。吾又何暇治天下哉。  
此言尚無為之得。蓋示前三篇之歸宿也。在者此念。知有天下而已。不以身心役於事。身貴於天下也。宥者寬以待天下。不以力屑屑於人。愛天下如身也。在則神常存。有則事不滯。不滯即化也。神則不淫。化則不遷。喬不平也。詰不順也。卓特異也。鷲殘忍也。喬卓指會史。詰鷲指桀。此篇只不得已而臨莅天下。一句足闡抱道者之微。其情必安於無為也。我以物託於彼。曰寄。彼以物寄於我。曰託。貴身如貴天下。則天下雖託於我。我下不利之矣。愛天下如愛身。則我雖寄於天下。天下不外之矣。此二句。只形容無我之義。能無我。雖有為亦無為也。解五藏。神散而氣血不凝。屬也。擢聰明。外物淆亂而耳目無管。



淵默無言也。而一陽之復常自開。如此者。其  
動不以形。惟神而已。是以念念惟天。天自不  
遠也。此與不顯亦臨。無射亦保。順帝之則。其  
相近。此則就自己。所獨見者。為言。炊累古語  
也。炊蒸也。猶相感也。累生。生之多也。其義謂  
昔物固於無為之德。各以氣類自  
相。熏蒸至於繁阜。猶日茂育也。

在者存之而已。有天下而不與焉。宥者  
存而恤之。故視民如傷。焉是以聖君。端拱乎  
廟堂之上。百姓恬愉於畝畝之中。性不流而  
德不遷。形聲和而天地應。上古至治之風也。  
自三代而下。河海然。以賞罰為事。使民無以  
安其性命之真。至戰國縱橫。則賞之而不勤  
罰之而不畏矣。南華立。在宥之論。有心於復  
古者。與人處世。間日與物接。遇有逆順。喜怒  
不盡忘。在乎調之適宜。發而中節。不失乎同  
然之情而已。若過喜過怒。猶天地偏陰偏陽。

莊子 通義卷四 三

則寒暑為之失序。況於人乎。原其太過之由  
本於堯桀之治。一使民欣一使民瘁。此  
喜怒之所由生也。由是而善惡著焉。賞罰立  
焉。天下始高亢。其行窮詰。其辭卓異。驚勇於  
事。為之。間善者為會。史惡者為桀。跡舉天下  
不足以為勸懲。何暇安其性命哉。任治道者  
至是亦無所施其術矣。而江海山林之士。猶  
奉奉在念。親有以救藥而痊復之。其言筆諷  
詭而心則義黃也。豈可以迹其而輕議哉。聰  
明仁義。禮樂聖知。八者雖出於人。為各具自  
然之理。行其所無事。則止之。不為失存之。不  
為得也。若心有所悅。則滯。成弊。害有甚焉。  
者矣。行所無事。則安。其性命之情。滯。成弊。  
則鬱。卷僭。攘而亂。天下也。僭。攘。二字。諸解。並  
以亂釋之。而無音切。按。毛。是。增。韻。以。僭。攘。之  
攘。附。釋。字。條。引。為。莊。子。註。續。考。漢。書。賈。誼。傳。  
國。制。僭。攘。上。音。僭。任。庚。切。下。女。庚。切。亂。也。詳  
此。經。文。僭。攘。字。舊。以。亂。釋。之。則。當。與。於。其。

謂。馳驟其聰明。聖知一人。膠擾於上。何望天  
下之泰寧。然天下猶慕而尊。惜之。齋戒。以言  
則神。其說。跪坐。以進。則重。其傳。至於鼓歌。以  
儻之。則樂之。無厭。其惑。不可解矣。吾奈此何  
哉。此重。黨之辭。不得已。而臨。道。而後。功也。  
莫若無為。任物性之自然。故貴以身為天下  
則不賤。其民愛以身為天下。則能。其民若  
是。然後。可以。寄託。天下。矣。寄託。互。其。文。不。必  
分。輕。重。無。解。於。五。藏。飲。五。常。而。歸。於。道。也。無  
擺。其。聰。明。泯。聲。色。而。全。其。真。也。是。故。善。處。者  
以。時。而。出。其。出。必。神。善。寂。者。以。時。而。鳴。其。鳴  
必。大。皆。由。已。涵。養。之。功。以。符。至。神。之。運。天。且  
弗。違。而。況。於。人。乎。從。容。無。為。我。自。得。也。萬。物  
欣。累。物。自。得。也。物。我。俱。得。天  
下。治。矣。又。何。暇。治。天。下。哉。

莊子 通義卷四 三

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臧人心。老聃  
曰。汝慎無撓人心。人心排下而進上。上下囚  
殺。淖約柔乎剛強。廉劇彫琢。其熱焦火。其寒  
凝冰。其疾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其居  
也淵而靜。其動也縣而天。儻驕而不可係者  
其惟人心乎。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撓人之心。  
堯舜於是乎股其股。胫無毛。以養天下之  
形。愁其五藏。以為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  
然猶有不勝也。堯於是放。謹。堯於崇山。投三  
苗於三峽。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



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下有桀跡。上有曾史。而儒墨畢起。於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而性命爛漫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於是乎斲斤。鋸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焉。天下脊脊太亂。罪在櫻人心。故賢者伏處太山。岷苦咸。若之下。而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間。

莊

浩然齋

通義卷四

十四

夏

噫甚矣哉。其無愧而不知恥也。甚矣吾未知聖知之不為桁楊接榘也。仁義之不為桎梏鑿杓也。焉知曾史之不為桀跡嚙。反。矢也。故曰絕聖棄知。而天下大治。

無為也。欲戒之必有作。為以擾之。無櫻之則惟順之而已。排下驕也。進上誦也。言人心好利。好勝視勢。而縱情每如此。上下四殺。句承排進意。上下抑揚起伏也。因殺拘縲。裁割也。形容排進之心。為累之狀。或以綽約降伏。剛強或以圭角入乎彫琢。皆勉強順從。是以胃中冰炭。一瞬息之間。而神馳無際。一念起伏。居若淵靜。動若懸天。憤激亢戾。而不能自制。此人心之不可櫻也。自昔者至春脊大亂。言

人心之弊。故所謂賢者。至攘臂乎桎梏之間。言今日之俗。噫以下則歎其迷而不悟也。心無愧而事不知。恥又原櫻人心而不悔之。故無愧則不知。前日之非。非不知耻。則不改。後來之轍也。故又曰。甚矣吾不知云云。

天下不治。然後有治之之名。民心不滅。然後用戒之之術。治術之設。與於中古立法之君。而弊於後世之狗迹者。所謂木植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雀雀不明。人心本具。至善及欲。以政治善。人下之心。老聃告以但勿櫻。是足矣。何乃為善。以善之。今人心之弊。多好折下尊高。以至於爭競。因殺而不知。縛約所以為桎梏。強之道。遂廉劇其鋒。雕琢其質。喜怒外。解冰炭內。攻一點。冲和幾何。而不銷。鍊哉。泥念頭。一舉萬水千山。寧靜飛揚。天淵不足。為喻。此所謂債驕。而不可係者也。上古無為。為君民各適。處混茫。而得澹漠焉。黃帝

莊

浩然齋

通義卷四

十五

申

為治始以仁義。櫻人心。至堯舜則政治畢具。櫻之愈深。櫻之既深。犯之必力。故不免施四。商之誅。而天下大駭。恩害相生理之必至者。也。上有不同。之治。下有不同。之德。性命爛漫。而無以復。百姓求竭。而無以供。於是斲鋸。椎鑿。老禰。與天下大亂。不可救。藥賢者伏處。以避禍。萬乘憂慄。而苟存。以至死。死者相枕於道。路刑罰。不中可知矣。而為治者。乃始攘臂乎桎梏之間。謂已足以任繁。而善治亂也。殊弗悟。治亂之由。實為自召。無異置人於墊溺。而後塞裳。力拯。以為恩。非惟彼遭厄。而巳。亦勞且憊矣。由是知世所。至知仁義。未必不為桁楊。桎梏。曾史。楊墨。未必不為桀跡。利器也。道德。經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樸。斯為不治之治歟。

黃帝立為天子十九。原本。脛。今行天下。聞。年。字。



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  
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  
以佐五穀以養人民。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  
生。爲之柰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  
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自而治天下。雲氣  
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  
以荒矣。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  
道。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閒居三月。  
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卧。黃帝順下風膝  
行而進。載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  
敢問治身。柰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蹶然而  
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女至道。至道之精。窈  
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无視无聽。抱神  
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女形。無搖女  
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  
知。女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慎女內。閉女外。多  
知爲敗。我爲女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  
之原也。爲女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

莊子通義卷四 三六

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慎守女身。物將自  
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  
矣。吾形未嘗衰。黃帝載拜稽首曰。廣成子之  
謂天矣。廣成子曰。來。余語女。彼其物無窮而  
人皆以爲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爲極。得  
吾道者。上爲皇而下爲王。失吾道者。上見光  
而下爲土。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  
余將去女。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  
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爲常。當我緝乎。遠  
我昏乎。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  
通義問者物之質言不必問也。官者物之殘  
言不當問也。雲氣二句。只形容容氣不寬和與  
前篇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意同窈冥者  
至道之體。昏默默者。造道之極。此道之虛也。無  
視無聽。一氣抱神。自然靜者。形將自正。此身  
不治而本治神之虛也。必靜必清。三句。言用  
功煉神。合道之虛也。目無所見。三句。言煉形  
合神也。前言乃可長生。神也。後言形乃長生  
形也。此用功次第也。慎女內。承必靜必清。三  
句。意開女外。承目無所見。三句。意戒辭也。內  
慎則根清。靜外。閉則塵清。靜也。我爲女四句。  
乃言我今日此言。爲女直發。盡陰陽之極。與  
女同還太虛也。大抵天地陰陽萬象。各有其  
職。不必參之。以我但慎守女身。如上所云。民  
人自得。其養羣生。自得。其遂矣。是以我惟守  
此一之虛。而與物無乖戾。故久而不衰也。

莊子通義卷四 三七



言收精佐穀官氣送生皆善守身之餘事也  
在本末先後之間耳彼其物無窮至篇終只  
是言自家將還造化與他人之死不同也千  
二百歲而入無窮之門形長生也與日月參  
光與天地為常而獨  
存者神之長生也

山爾雅北戴斗極為崆峒山自古雖有此山  
似亦意有所寓斗居天中軒運萬化由戴斗  
極地之中也空同當天地之中人之一心  
處中以制外善居之者物莫不聽命焉又以  
人心無所有而無適不故以名山廣成  
子古聖人也黃帝往問至道答以天地之精  
渾淪曰質陰陽之氣已判曰殘女所欲問者  
猶近乎道女所欲問者殘餘而已去道已遠  
何足議哉黃帝退而問居復往問治身之道  
始告以無視無聽無思無欲無思無欲無  
無搖至彼陰陽之原修身之道極矣天地有

莊子 浩然齋 通義卷四 五

官陰陽有藏蓋指身內而言使人善求之千  
二百歲特揆人間短景一紀之數若要其分  
靈降氣生化之原則亘古窮今可也自有天  
地陰陽則有人有物古乎今乎前乎後乎巧  
歷莫算斯為無窮無測而人以為終為極者  
以形化觀而不觀其不化者耳上為皇而下  
為王此以得道而言不在有位而稱也故錄  
時有不同命物之化則一上見光而下為土  
言失道之人精魄化燐火骨肉歸塵土是為  
虛生浪死徒勞造化之鼓鑄也百昌之生上  
反土亦在乎得道失道之分道無得失物有  
去來出機入機所以為化今將去女言我不  
歸士而升於太虛則與二儀兩曜同其長久  
矣當我近我者縉乎與道合也達我背我者  
皆乎冥暗無知也人其盡死謂衆人終於化  
而我獨存此我非九竅百骸之我乃清靜明  
妙虛微靈通本來之我不可以色見聲求  
以先天地生獨立而不改也竊惟二聖觀

白若此後世薄俗好奇尚惟設為奇想抽添  
交媾採取之說勞神苦形以求泰定騁冰車  
於大山而弗悟者幾何而不喪其所自生哉  
吁世無真鑒久矣因伏讀廣成遺訓得  
以發余之狂言或將有以征而取之者

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而適遭鴻蒙鴻蒙方  
將捐脾雀躍而遊雲將見之愕然止贊然立  
曰叟何人耶叟何為此鴻蒙拊脾雀躍不輟  
對雲將曰遊雲將曰朕願有聞也鴻蒙仰而  
視雲將曰吁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  
氣不調四時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

莊子 浩然齋 通義卷四 五

羣生為之奈何鴻蒙拊脾雀躍掉頭曰吾弗  
知吾弗知雲將不得問又三年東遊過有宋  
之野而適遭鴻蒙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  
忘朕耶天忘朕耶再拜稽首願聞於鴻蒙鴻  
蒙曰浮遊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遊者執  
掌以觀無妄朕又何知雲將曰朕也自以為  
猖狂而民隨予所往朕也不得已於民今則  
民之放也願聞一言鴻蒙曰亂天下之經逆  
物之情玄天弗成解獸之羣而鳥皆夜鳴災



乃草木樵及昆蟲意治人之過也雲將曰然

則吾奈何鴻蒙曰意毒哉僊僊乎歸矣雲將

曰吾遇天難願聞一言鴻蒙曰意心養汝徒

處無為而物自化墮爾形體吐爾聰明倫與

物忘大同乎滓反冥解心釋神莫然無魂

萬物云云各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渾渾

沌沌終身不離若彼知之乃是離之無問其

名無闕其情物故自生雲將曰天降朕以德

示朕以默躬身求之乃今也得再拜稽首起

莊子 通義卷四 三十一 夏文德

辭而行

此與上段皆言無為之化雲將鴻蒙擬  
名以寓言也倘然或一止也費然特一出也  
皆就游行之中而見此一變之貌也指朋雀  
躍猶今夜童以兩手拍兩股且跳且行而嬉  
樂也天氣不和四句與在宥篇陰陽并毗三  
句黃帝立篇雲氣不族而雨三句意同只是  
變換文句而已不知所求而雨三句意同只是  
往也觀無往復其真也所得已於民欲辭謝  
之而不得今乃為民之所依不得已於民欲  
矣蓋有心立法以為治則亂真常之道是以  
天地不位萬物不育也玄天深遠無涯自然  
之道猶曰於穆天命也非成猶曰不位也意  
毒哉意其心中煩苛不寧也意者惟在心自  
養耳他體至無魂詳心養之方只是無為而  
已倫與物忘人倫庶幾皆忘不見形而  
言我忘親親忘我我忘天下忘我

知有為出於心神解心釋神則奇冥恍惚無

功可措故曰漠然無魂即所謂塊然以形立

也萬物云云至不離言物自化也不曰養心

而曰心養則不落騎驢瓦驢將心提心之弊

後世持志操心辯志求心諸說可辨矣凡此

無為物化之機皆出自然不用吾知者也若

彼知之物是離之機加一知即有意矣此語

指點大同之道最精微此立而名生好惡起

而情見無問無窺則任物之自然矣物不自

生哉默乃德之功德乃默之成此篇三意字

皆不決之辭蓋深疑有知有為之弊而重贊

無知無為之得也實則本於心養之一訣是

訣也豈惟讀莊

子者所當知

趨動境明其欲出而澤物也鴻蒙元氣雀躍

而游言運動自適元氣運而雨澤施以譬聖

君在宥之化雲將願合六氣以育羣生不免

於有心與前章取天地官陰陽義同鴻蒙以

不知答之道盡於此雲將不能領會而退泊

再遭鴻蒙復有問始告以不知所求不知所

執掌自得故足以觀見真理又何必向外求

乃自陳其猖狂不得已於民之狀鴻蒙就箴

其失謂汝徒務多言多事以亂天道逆物理

莊子 通義卷四 三十一 夏文德



生哉雲將乃悟多言是以害道示默之為降德在反求諸身而已由是知以澤物為已任者勞而罔功任天下之自治者逸而俱化蓋育萬物而天下不越乎全神養心之功古之神人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者以此

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已而惡人之異於已也。同於已而欲之。異於已而不欲者。以出乎眾為心也。夫以出乎眾為心者。曷常出乎眾哉。因眾以寧所聞。不如眾技眾矣。而欲為人之國者。此攬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乎僥倖而不喪人

莊子

道義卷四

三二

沈

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其喪人之國也。不而成而萬有餘。喪矣。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明乎物物者之非物也。豈獨治天下而已哉。出入六合。遊乎九州。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響。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為天下配。處乎無響。行乎無方。挈汝適復之。撓撓以遊。無端出入。無

與日無始。頌論形軀。合乎大同。大同而無已。無已。惡乎得有有。親有者。昔之君子。親無者。天地之友。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匿而不可不為者。事也。龐而不可不陳者。法也。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神而不可不為者。天也。故聖人觀於天而不助。成於德而不累。出於道而不謀。會於仁而不恃。薄於義而不積。應於禮而不諱。接於事而不辭。齊於法而不亂。恃於民而不輕。因於物而不去。物者。莫足為也。而不可不為。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不通於道者。無自而可。不明於道者。悲夫。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為而尊者。天道也。有為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

莊子

道義卷四

三三

沈

此段又原不知無為之化而侮知自滿者之為害也。玩其詞氣。義理或東漢已後擬



莊子通義卷四  
三十四  
非者意以莊文辭事法而薄仁義若為之精  
過耳文辭平易與時文不遠惟挈汝適復之  
捷捷一旬欠明暢舊疑有缺文姑與就文強  
解大人者處乎無譽端拱穆清也形乎無方  
無在而無乎不在也其教足以配天下由其  
神挈形驅往來於世俗之中而實造於天地  
之先也挈指神就天地公共者言汝指形就  
一人之自有者言適往也復來也之猶於也  
捷捷世俗之擾擾者此句猶佛氏言終日肯  
只死屍走來走去也稱頌評論其形軀雖同  
於衆人而大人則無已也況外物乎自若形  
之於影至與日無始皆言大人無已之義天  
人主臣之道只是有為無為亦在一念之間  
非言職位也謂相遠者見於勞逸也誠以無  
為為心雖有為即無為矣況君用臣臣成君  
天君泰然百體從令何遠之有縱扭於勢分  
亦止勞心勞力之異勞心似逸而非逸勞力  
非逸而得逸蓋君無更代臣有分司心無止  
文

息事有始終例以大宗師首  
篇之旨余故謂其擬莊也  
義惡異而喜同重已而輕彼此世之常情  
以出衆為心者也衆同已而喜之則已與衆  
無異矣曷嘗出乎衆哉若此而欲為人之國  
是覽已往之利而不見方來之患幾何僥倖  
而不再喪人之國其存人之國至萬有餘矣  
乃再唱奇筆悲夫有土者之不知善警其為  
民上者有土大物也有而不與焉斯可以物  
天下之物若執而有之為物役矣僅能明乎  
物物者之非物則奚止治天下而已出入六  
合遊乎九州即乘雲御龍遊乎四海之義故  
能獨往獨來物無與偶坐有斯道非至貴而  
何大人之教若形聲之於影響隨扣隨答不  
違民願為天下配則不敢為主而為客應出  
乎感非求應也處乎無響言居無不在也響  
字舊無他音以與下文不協宜讀同響響方  
也養生主素然響然讀同響應帝王響疾也

莊子通義 卷四

梁舊註云如響應聲之疾則二字古通互用  
此處綠上文有聲之於響字混淆差誤耳行  
乎無方動無不之也挈汝適復之捷捷一句  
頗難釋諸解亦未甚顯明審詳經旨與道德  
經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意同蓋大人之教  
主在動而化物遊乎無端無旁而與日俱新  
無始終也頌論猶議論經孔德之容惟道  
乎大同與道無異即道德經孔德之容惟道  
是從之義諸解多著意於頌論二字故於下  
文說之不通大人則無已已既無矣何物足  
有哉君子則務學期造乎道是以未能忘物  
而所觀無非有猶庖丁始解牛所以無非牛  
者昔之君子尚然今之君子又可矣故思  
庖丁三年之後目無全牛矣天地生於無者  
也能觀天地之道所生則與之為友非過論也  
若夫德契自然道超象類揮斥八極出入  
無可以提挈天地把握陰陽豈止乎與之友  
章

莊子通義卷四  
三五  
哉故康節先生云天地自我出其餘何足言  
此段始於任物因民即貴以賤為本高以下  
為基之義次敘事法仁義禮德皆不可不為  
以其紀綱治道一日不可缺者也繼以一而  
不可易者道則一得萬畢恭從在我前入者  
之存亡無益損焉而其妙用則又超乎八目  
之表結以神而不可不為者天言其皆出乎  
自然也自觀於天而不助翻序前十條以歸  
於民物又明十條之所以然使學者知所持  
守不至泛然無統也至精莫過乎道至粗莫  
過乎物未又舉物者莫足為而不可不為然  
則物之於人難去者矣但能明于天通于道  
純于德則不待去物而物自不能為之累矣  
關尹子云聖人不去物而物自不能為之累矣  
無所往而非累也道一而已此又有天人之  
別以明君臣之分倘元氣之判為陰陽也陰  
陽之迭運天人之相因蓋不可偏廢此云相  
去遠矣則又分言之所以警天下之為人臣



有也孰謂南華之論一於清虛而無關治道哉

褚氏總論是篇大意謂君子不得已而臨  
於天下莫若無為故以存民宥衆為德未  
嘗有心乎治之也是以天下之民性不淫  
而德不遷為民上者喜怒平而賞罰中蓋  
因天下之自治而無為治之勞故民易從  
而法不撓也後世乃天下者失其輔世長  
民之要而專以賞罰為事上有儒墨魯史  
之是非下有析楊桎梏之制然後為政  
者不勝其勞而民亦無所措手足矣猶且  
以仁義聖知為足以得天下之情尊之惜  
之家傳國效而弗悟其為虐民之具此南  
華所以願絕棄之也信如所言則天下之  
所寄託淵雷之所發見者有在於是國政  
不至於捨權人心不至於靈壞從容無為  
而任萬物之吹噓鼓舞又何暇治天下哉  
次設崔瞿之間以發老聃之旨明乎為治  
者罪在櫻人心此析楊桎梏之所自來而  
桀蹠之所以為利者也故黃帝問道於空  
同告以抱神正形清靜長生之要身為本  
家國次之未行有身治而國亂者也今之君  
天下者能行廣成之言則三代之治不  
難復取天地官陰陽皆在吾無為中此所  
以為不離所以道鴻蒙告雲將以墜體黜聰  
守根不離所以道鴻蒙告雲將以墜體黜聰  
敘君臣禮法殆無遺論及天道人道之分  
在在為無為之別相去雖若不一俾根於其  
心見於事業一也特以表若臣之分正其  
所當為者耳太上云公乃王王乃天天乃  
道

通義卷四

三六

章

莊子外篇第四卷終

莊子卷第五

參元朱得之傍註并通義

附錢塘褚伯秀義海

外篇

雲谷王潼錄校刊

天地第十二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人

卒雖衆其主君也君原於德而成於天故曰

玄古之君天下無為也天德而已矣以道觀

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

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汎觀而萬物

之應備故通於天地者德也行於萬物者道

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藝者技也技兼於

事專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

故曰古之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為而

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記曰通於一而萬事

畢無心得而鬼神服

此篇論君道也化均即含萬物所受而

言其主君也言人心本知是非從違尊卑之

義蓋天下之君皆本之吾心自然愛敬順從

乃人心之固有者玄者玄理玄德玄聖凡造

極者皆可名玄義即藝就事曰藝就心曰義



以位而服人。以能而善器。亦止為事與技。非道德也。必其器足以協用。治由於懷心。是乃本於道德。而合於天然之物理也。一者生事。非曰萬事。不過一理。以貫通之也。無心於得無慾也。猶曰不計功。不謀利。蓋鬼神情狀。無慾無求。我能無慾無求。則與鬼神合德。彼豈不服哉。

天地至大人。物至衆。其化其治。不知其幾。而主之者。君則夫。君之應世。豈偶然哉。原於德。故物不能離成於天。而人自歸往其道。微妙強名曰玄。是以古之君天下者。無為而德合自然。所以可久。可大。其出言作命。莫不聽從。以道觀言。而言合乎道。則君無不正。以道觀分。而分合乎道。則義無不明。以道觀能。而能合乎道。則官無不治。以道觀觀。而物合乎道。則應無不備。由是知天下事物。苟離乎道。未有能自立者。通於天地者。德以德與。天

莊子通義卷五

地合也。行於萬物者。道以道通乎物也。凡以治人。為上。縱意乎刑。政賞罰皆事而已。況以藝能而入於技。其去道德益遠矣。古之善畜天下者。無他。無欲而天下自足。無為而萬物自化。心如淵水之靜。撓之而不濁也。民惡得而不定哉。又舉古書有云。通於一萬事。畢此老君西昇告尹喜之言。無心得而鬼神服。即易所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剝心焉。無為為之。之謂天。無為言之。之謂德。愛人利物之謂仁。不同同之。之謂大行。不崖異之謂寬。有萬不同之謂富。故執德之謂紀。德成之謂立。循於道之謂備。不

以物挫志。之謂完。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其心之大也。沛乎其為萬物逝也。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近富貴。不樂壽。不哀夭。不榮通。不醜窮。不拘一世之利。以為己私分。不以王天下為己處顯。顯則明。萬物一府。死生同狀。何利顯之有。

此中上節言。道不可離之意。觀後篇問老聃者。則此夫子亦孔子也。剝心畜道。十德無虧。則萬象森然。往來無異矣。呼而應。問而答。皆無為言之之謂性。靈內蘊而不顯。曰韜。包括宇宙。而不遺。曰大。事心者。敬奉天君。而不違也。沛者。浩濔而無礙也。為萬物逝者。為

莊子通義卷五

萬物之所歸。順也。命乘之。藏各安其所也。顯則明。三字行文。強為之解。顯承十德完者。言能如此。則此中明白洞達。無一毫形骸。故能頭之。疵正與上文剝心上節無心之旨相貫。斯得矣。非能為衍言。所以為言者。道也。洋洋乎大哉。謂道無不在。然非剝心。使虛則無以容道。室虛而後生。白也。天道無為。為以自然。人能以無為而為。則合乎天道。以無言而言。則謂之天德。施之於外。則愛利之無方。謂之物不同。而視若一。則所有者。大行不異。物非寬而何。萬物不齊。吾悉有之。可謂富矣。執德循有所持。德成則不待乎持。由有紀而後能立也。順於道。而大備。物孰能挫其志哉。信明斯理。則此心足以韜藏萬事。與物偕往。事物無極。與之無極。是謂與化為人所能化人矣。



金珠無用藏於山淵貨財富貴皆為外物則壽夭窮通又孰得而患之不以一世之利為已私志利也不以王天下為處顯忘名也然所顯者在明乎萬物一府死生同狀耳萬物一府則無彼我之分死生同狀則無去來之累此剗心之極致歟郭氏從顯則明為句後來諸解多因之似與下文不貫無隱

范先生連下文為句義長今從之  
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濇乎其清也金石不得無以鳴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萬物孰能定之夫王德之人素逝而恥通於事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故其德廣其心之出有物採之故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存形窮生

莊子 浩然齋 道義卷五 四 文

立德明道非王德者耶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此謂王德之人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能精焉故其與萬物接也至无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大小長短修遠

通義 夫子亦孔子道本虛無體物不遺欲見其極則淵乎無底欲窺其朕則澄然無滓然即金石非道不具其聲之性可以見無物之不體也至於金石雖有聲非人考擊則聲不發是人之考金石亦道之所體也觀此則萬物之能天平人乎彼乎此乎不可定也夫體

道者王德之人也素其位而行素逝也不騁乎其外恥通於事也惟立於性天之機而無一塵之擾所以虛靈與鬼神無間故其德與天地同流凡其有應而出之者必有物以感之非無感而先應也由是觀之萬物之形非道不生其生非德不明如金石之鳴德也金石無聲孰知其為金石考金石德也人不考焉孰見人之能又孰見金石之德所以王德者務存其形盡有生之常分以終其天年惟立德如上篇天德仁大寬富以明其道而已人老節之蕩蕩乎出亦無心動亦無心而天下莫不從之一乎字見王德者無心於萬物之從爾物自從之耳猶曰聖人作而萬物覩也其平居之存存者惟內觀乎冥冥而獨見海日之升內聽乎無聲而獨聞鑿和之鳴是以不可測而功則著不可泯而跡則微故與物接也本無而應不窮虛不屈動愈出也時肆而有所歸從心所欲不踰矩也大小長短

莊子 浩然齋 道義卷五 五 文

近遠無適不宜也末句是冷語不結而結王德非位也如孔子為七十子之說服者也  
道之淵乎濇乎天也金石有聲亦天也感之而動人也考之而鳴亦人也天人相因寓物而不能也以喻王德之人素朴而往取通於事非不能也待扣而應耳立之本原猶金石之為器知通於人猶聲之在考擊也然有聲者存乎其中其德豈不廣大哉心因物採而出即感而遂通之義蓋能存守此形斯能盡其生之理能立已德斯能明道之自然見充養其在於我者則其出動也物安得不從之乎至於冥冥見曉無聲聞和則其視聽有非常人所及者故深而能物則物不遠道神而能精則精不離神至無而供其求虛而不屈動而愈出也時騁而要其宿漸曰遠遠曰反之言舉不迭乎此也修遠當  
是近遠肅齋之論得之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口懈詬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

此段擬象顯真。象為易見。山海經所紀。赤水極南。崑崙四海之中最高。今日其北猶在八埏之內也。曰登丘則趨高矣。又曰南望還歸則趨高好明不知止之喻。所以失玄珠也。玄者幽深莫測不可色象之名。珠者體圓而光轉動不滯深藏淵海之寶。釋氏謂黍米以擬此性靈也。其曰知者思惟也。離朱者見也。喫詬者言也。三者皆足以蔽真性象罔無形無影是所謂無已也。無已即得矣。得無所得也。知明言皆曰索之而象罔不以索養謹嚴哉。莊文也。

通義卷五

六

世之求道者往往以知識聰明言。務而喪失其本真。弗悟有所謂無知之知。無見之見。不言之言。乃所以無不知。無不見。無不言也。珠喻心之圓明。玄謂心之妙用。惟當養之以晦。然後用之無窮。今乃向明而求此。所以遺之也。使三者索之不得。皆以有心故。若夫象罔則形亦無矣。心何有哉。乃可以得玄珠而起黃帝之歎。是珠也。人皆有之。耀古騰今。輝天燦地。靜則凝聚。動則分散。心淵塵汨而障其光明。性海濤翻而失其位置。一不能自照。何暇燭物哉。黃帝始以聰明知識為足以得珠。而不知其為賊珠也。及使象罔而得之。蓋欲人屏其聰明。知識復還性海之淵。澄則玄珠不求而自見矣。篤信者當知。

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堯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吾藉王倪以要之。許由曰。殆哉。圾乎天下。齧缺之為人也。聰明知給。數以敏。其性過人。而又乃以人受天。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與之配天乎。彼且乘人而無天。方且本身而異形。方且尊知而火馳。方且為緒使。方且為物絃。方且四顧而物應。方且應衆宜。方且與物化而未始

此由借師以明君道。而教堯者其所短者。非不足也。隱然言其不肖也。以人受天。法天行政也。審乎禁過。有不善未嘗不知。不知過之所由生。無將迎也。乘人而無天。率性而忘天也。本身異形。出於非人。入於非人也。尊知火馳。尊德性而無停機。惻隱常有。視物猶體物而不遺。物各付物。而忘我。已上形容歸宿。只見可以為衆父。而不可以為衆父也。衆父有形之始也。衆父父天也。不能與天為一。必顯其缺。君必顯其疎。如此不為君道。臣

通義卷五

七

有恒。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可以為衆父。而不可以為衆父父。治亂之率也。比面之禍也。南面之賊也。



道之禍害乎此正教堯意謂堯能如此則不必要缺也堯之如天如日如雲如神蕩蕩難名者蓋有得於此也篇內事無與於被衣者而序見被衣豈以被衣忘言忘能能使天下兼忘之乎抑亦論蓄缺即

所以論被衣乎不然冗也  
才而不言其道以人受天謂尚有為而求合於無為是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也若與之天下彼且乘有為之迹以臨民使天下失其自然之性矣本身而異形肝膽楚越也尊知而火馳機謀急速也為緒使則役於事為物絃則礙於物四顧而物應物未能忘我也方且應衆宜我未能忘物也與物化則逐物而遷未始有常則失其本然之我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謂蓄缺之學亦有宗有君栗嘗聞道者也可為衆父特不可為父父耳衆父父則玄之又玄之謂為其不

莊子 浩然齋 通義卷五

可為衆父故以有為治天下適所以亂之為君為臣俱不免乎禍賊而已此言用知之不足以為治天下也若夫蓄缺為許由之師而由不善其配天何耶蓋配天乃外王之學而四子所傳者內聖之道出則為帝王師入則為衆父彼何以天下為哉故由不頌蓄缺之所長而示其短使不為蟻慕之羶而得以全其高是為尊師之至衛道之切也學者當以心求之朱曰內

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女獨不欲何耶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

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封人曰始也我以女為聖人耶今然君子也天生萬民必受之職多男子而受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夫聖人鵠居而穀食鳥行而无彰章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間千歲厭世去而上僂乘彼白雲至于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已

莊子 浩然齋 通義卷五

此亦後世之言欲破受累之情故示善處之法觀其時則富與多子非所以祝天子者然而堯之無欲亦因以見之矣聖人成德之極君子好學之黨堯請問封人曰退已此與接與趨避荷蓀丈人至則行矣伊川不得與同舟者言蓋一棧也不可優堯而劣封人廣天下既治遊觀乎華彼封人者亦隱淪以樂堯之道三祝聖人取天下之美歸以報上以為道之可獻者也而堯則例辭之知非所以養德也封人中而言之為道之贅及觀其九男二女事舜於畎畝之中富有四海而不與上壽百九十八而徂落巍巍蕩蕩超乎三患之外矣封人之論真合於堯之迹則亦堯封人可測哉無彰當是無章言迹也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



禹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予，而吾子辭爲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闔行耶？無落吾事。佶佶乎耕而不顧。

通義卷五  
聖知作法而巧爲生於法，以致世降風移，聖智者將欲何爲？因時之制要在因其良。

心而順導之庶幾反朴還淳之方歟？再參伯成子高歷堯舜禹三朝年歲，不但二百矣。

顯明無待贊釋

泰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謂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間，謂之命。雷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性修反德，德至同於初。同乃虛，虛乃大。合喙鳴，喙鳴合與天地爲合。其合緝緝，若愚若昏，是謂玄德，同乎大順。

通義此以無形之氣發端，示人當復其初也。形體保神，天能之必具也。性修反德，人道之

當然也。造化之始，冥冥無也。何所起？何所名？平萬有生於一，無此無也。何所起？一維起而未露，正萬物所得以生之本。虛靈之寂也。此無維未形露，而其機則燦然之分。已具於中，而有不得已者，活潑無情，無勉強。無怠慢，無一息之停，是天所付物所受之命。其運動不已，適然一晉，則成物之生理也。物既成矣，形神合矣，則生之所以成爲我之形。於是百骸所事，皆有法則，所以保護此神。是天能也。故謂之性。慎獨曰修，外歸曰反。性得其修，而能復其未形之德，造於極，致則與太初本來之無渾然不二，其虛其大，無塵可棲。無物不容，如此而有言，皆天機之自然。合於鳥鳴之機矣。其聲既合於鳥音，則與天地合德矣。其合於天地者，緝緝然如水之流，如絲之縷，不息不驟，豈非玄同之德，而順達宇宙哉？自有一而未形，至各有儀則，謂之性。言一起於無而成萬之故，自性修反德，至大順言。

通義卷五

萬法歸於一，無也。此惟全赤子之心者知之。

已不可得，以名言是爲未形之一。而一之所自起也。一立則有名矣。萬物得一以生，各居自然之德，造化分靈，降秀實擊於斯，而爲入物之本。維形狀未親，而氣之清濁所鍾，已有所際。人得之而爲人物，得之而爲物，是也。且然猶齟齬不齊，萬物羣生，種類不齊，而元氣流行，殊無間隙。此之謂天所命而物受之。以爲命者也。凡此皆造化密運，莫窺其迹。惟聖人通化能，以理測之。至於雷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然後人物動植，昭然可觀。世俗以此爲始，而不知其來遠矣。物各有生理，惟神主之，能保其神，儀則自備。蓋有是物，必有是則。皆已性之所發，見有生之，所以立也。性本不假乎修，今謂修者不失其儀，則全天之所與，而復乎向之，得以生之德，德至則同。



千泰初是又反流歸源以人合天者也。虛則還於本無虛乃大無物足以喻大亦強名耳。豕鳴即穀音之義鳥豕之鳴出於無心無心之言合於豕鳴則豕鳴亦與之合天地之無心善應亦若是而已矣。夫人與天地為合非有心有為可致坐忘而自合故緝緝若昏猶子母氣應啐柔向時不知所以然而然此德至同於泰初之良駿也。若是則其德玄同無天人物我天。

夫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可不可。然不然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寓。字若星則可謂聖人乎。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執畱之狗成思獲狙之便自山林

來丘子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凡有首有趾无心无耳者衆有形者與无形无狀而皆存者盡无其動止也其死生也其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有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爲忘已忘已之人是之謂入於天

通義卷五 十三

通義仲尼以爲放古爲治因革不苟如辯者分析堅白同異昭然不隱是猶用人謀也故老聃謂以技能相易但拘係其心徒使之勞且憚焉如執狸之狗以能而成繫縛之患獲狃便捷雖深居山林亦爲人所計取也人所不能聞不能言即下文无形无狀者反其問之可聞可言也故又歎具形骸而昧於神者舉世皆然形神相依相成者曠世而罕見誠

以此人隨所遇而安之而其中之所存者非遇之所能限是以所務因於人情而其順物則忘天忘已則非人所及也故曰入於天

通義今有人焉若相效先王之治道立法度以律衆興教化以導民法度不近乎人情教化不循乎理可天下之不可然天下之不然所謂離堅白若縣寓者也若是者可比聖人者乎蓋譏當時尚榜墨以爲治而自比聖人者老聃曰是猶豕豕徒在園以相易以技相係而勞形怵心無異獵犬被縛獲狙出林皆以能而召患此喻鄙之極也余告若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直指道之微妙難名處以啓其蒙有首有趾謂凡頂天立地之人無心無耳謂不能思道不能聞道者往往皆是也有形者人无形无狀而皆存者道也盡無則至於俱忘前所謂不能思不能聞者可見矣其動止死生廢起特人事之代謝若認而有之

通義卷五 十三

以爲治在人而已何足以入天乎倘能忘物則天與已不期忘而自忘是之謂入於天言道合自然無容人爲也此章與應帝王篇揚子居見老聃問答相類但結語有優劣耳將問勉見季徹曰魯君謂勉也曰請受教辭不獲命既已告矣未知中否請嘗薦之吾謂魯君曰必服恭儉拔出公忠之屬而無阿私民孰敢不韜季徹局局然笑曰若夫子之言於帝王之德猶螳螂之怒臂以當車軼則必不勝任矣且若是則其自爲處危其觀臺多物將往投迹者衆將問勉勉曰然驚曰



苑也。汙若若於夫子之所言矣。雖然。願先生之言其風也。季徹曰。大聖之治天下也。搖蕩民心。使之成教易俗。舉滅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若性之自為。而民不知其所由然。若然者。豈兄堯舜之教民溟滓然弟之哉。欲同乎德而心居矣。

通義 按述因其標榜之迹而投隙也。言其風動於此。被於彼。之謂兄者。讓之也。弟者。後之也。溟滓無志。而甘下之意。欲同乎德。所欲不踰矩也。如此則上下心安矣。

義 有為而化物者。其用勞無為而自化者。其濟博拔。公忠危臺。觀此有為而化者。滅賊

莊子 治然齋 通義卷五 十四 章  
心進。獨志無為而化也。搖蕩猶鼓舞鼓舞。民心使之成教。易俗順導之。而勿撻此化之始也。滅賊心。而進獨志。則因病施藥。化之中也。至於若性之自為。而民不知其所由然。化之終也。堯舜之治民。不過此。而奚必尊之為兄。溟滓然弟之哉。溟滓無分別。貌如此。則是欲同乎堯舜之德。而心有所著矣。凡此皆所以拂有為之治。掃堯舜之迹。而歸乎絕聖棄知之意。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搨搨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為

圃者印仰而視之曰。柰何。曰。鑿木為機。後重

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決溢湯。其名為櫛。為圃

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胃

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

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為

也。子貢瞞謨然慙。俯而不对。有間。為圃者

曰。子奚為者耶。曰。孔丘之徒也。為圃者曰。子

非夫博學以擬聖。於于以蓋衆。獨弦哀歌。以

莊子 治然齋 通義卷五 十五 章

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

形骸。而庶幾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

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子貢卑陬失色。頊頊

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

人何為者耶。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

不自反耶。曰。始吾以為天下一人耳。不知復

有夫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

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今徒不然。執道者德

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



這也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茫乎淳  
 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若夫人者。非  
 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為。雖以天下譽之。得其  
 所謂。警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  
 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  
 哉。我之謂風波之民。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  
 曰。彼假修渾沌氏之術者也。識其一。不知其  
 二。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夫明白入素。無為復  
 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耶。

莊子 通義卷五 十六

且渾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

神志汝神氣三句言心放於機事不知精  
 神之所在怠惰其四肢將近乎一身不能保  
 也。不自得若失已也。不自反不復常也。風波  
 搖蕩於世故而不定也。假非真也。識其一不  
 知其二。滯於一不通於萬也。治其內不治其  
 外守其心不脩於物也。即其見一二分內外  
 偏蔽矣。不通於二不脩於物不明白矣。是以  
 知其非真修也。渾沌之道明白入素無為復  
 朴體性抱神不離世俗而已。若此人者。離世  
 絕俗。汝乃為之實驚駭耶。且渾沌之世用渾  
 沌之道。今非其時矣。何用理會其術哉。夫  
 貢皆之所聞者。修德之指也。事求可欲。夫  
 善也。善以為實而要於信以成之。此正通於  
 一萬事用者也。不亦用力少見功多乎。惜乎  
 子貢之用其知不於動而未形之幾。而馳於  
 機械。猶幸洪陰丈人之斥折乘於尼父也。

欲而世有棄至易而從至難。世慕榮而安陸  
 沉者。豈土木其身心。而至是耶。蓋見道篤而  
 自知。明立志堅。疑有以勝之。久則安。安則化  
 矣。此漢陰丈人所以恥機械而甘抱甕身。跌  
 歎而目雲霄也。卒使善說者不能回其心  
 易其操。古長沮桀溺之徒。歟。此雖本於氣稟  
 高潔。亦積學涵養之功。何謂學師其勝已者  
 在我者而已。

諄芒將東之。大壑。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苑  
 風曰。子將奚之。曰。將之大壑。曰。奚為焉。曰。夫  
 大壑之為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  
 將遊焉。苑風曰。夫子無意于橫目之民乎。願

莊子 通義卷五 十七

聞聖治。諄芒曰。聖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拔  
 舉而不失其能。畢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為。行  
 言自為。而天下化。手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  
 俱至。此之謂聖治。願門德人。曰。德人者。居無  
 思。行無慮。不藏是非美惡。四海之內共利之  
 之。謂悅。共給之。之。謂安。怡乎。若嬰兒之失  
 其母也。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財用有餘而  
 不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從此  
 謂德人之容。願聞神人。曰。上神乘光。與形滅。



亡。此謂照曠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亡。

萬物復情。此之謂混冥。

中之言也。風出於死。有死之謂也。而於渺茫無心之目。橫生於面。造名如此。亦其察庶物之密也。聖治平一。問即乎字。見其有不足之意。聖治修政也。德人修德也。神人率性忘修也。上神乘光。神騰出於日月之上。故曰乘光。雖有身。實無身也。故曰與形滅亡。率乎天性。而不矯揉其情。其樂即天地之樂。言宵夕與天地為無累。天人之本性。天地樂言宵夕與天地為一。其樂即天地之樂也。是以事泯其跡。物復其情。此之謂混冥。不曰神人。而曰混冥。混冥即神也。謂不可以形骸觀也。

莊子通義卷五

六

大富

詩。苦將之大。壑蓋厭世。隘阻故慕其注。酌不形而欲遊焉。苑風疑其無意於民。遂問聖治。答以官施。拔舉得宜。盡能則在位者。稱職遺逸者。得升政事之間。畢見其人情。物理而得。以行其所當為。行者皆出於自為。而無矯揉之弊。以試格物。天下惡有不化者哉。手撓。願指達民。皆至則近者。可知此聖人之治效也。繼問德人。答以居無思。行無慮。動靜無心。美惡自泯。四海之民。有未得其所者。皆願利給。悅安之。則修之。天下其德普矣。若嬰兒失母。行而失道。皆視民如傷之意。財用有餘。儉則容給。飲食取足。充賜而已。不知其所從來。言未嘗著意於財。食而自供。其用蓋本於利。給天下之所致也。此德人之容儀。見於外。而可觀者。而非其實。所謂實則有不容聲矣。又問神人。答以上神乘光。所謂遂於大明之上。是已與形滅亡。所謂入於窈冥之門。是已此言神人出陽入陰。變化莫測也。上神

神之至極。乘光凌虛。躡景之義。蓋非虛則不能發光。非曠則不能容照也。必至於已之命。斯能盡天下之情。天地之樂。揆之民心。可見天視天聽。亦猶是也。萬事銷亡。本於我無為而已。使萬物各復其本。情是謂混冥。混冥則我亦忘矣。況於物乎。論神人而結以混冥。此又明其所以神也。

門無鬼。與赤張滿稽。觀於武王之師。赤張滿稽曰。不及有虞氏乎。故離此患也。門無鬼曰。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耶。其亂而後治之。與。赤張滿稽曰。天下均治之為願。而何計以有虞氏為。有虞氏之藥瘍也。禿而施髡。音病

而求醫。孝子操藥以修慈父。其色焦然。聖人羞之。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爲義。相愛而不知以爲仁。實而不知以爲忠。當而不知以爲信。蠢動而相使。不以爲賜。是故行而無迹。事而無傳。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而未知此其必然耶。世俗之所謂然

莊子通義卷五

九

夏



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道。諛之人也。然則俗故嚴於親而尊於君耶？謂已道人，則勃然作色，謂已諛人，則怫然作色。而終身道人也。終身諛人也。合譬飾辭，聚眾也。是終始本末不相坐，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道諛，與夫人之為徒，通是非，而不自謂眾人，愚之至也。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禱，不可得也。不亦悲乎？太聲不入於里耳。折楊皇華，則嗑然而笑。是故高言不止於眾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勝也。以二缶鐘惑，而所適不得矣。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禱，其庸可得耶？知其不可得也，而強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釋之而不推，不推，誰其比憂。

通義 標枝不自知其高，野鹿惟自親其類，相使不以為賜，相後相助，不以為惠，自揣正至。

莊子 法然者 通義卷五 二十一

此五句皆形容罔聞罔聞，無名利爾我之意。悲者悲至德之世不可復道，諛之風不可息也。折楊皇華，比俗言也。缶鐘，諸解皆謂垂鐘之誤。應上文二人惑，余謂不應重出前言，祈禱不得，指至德之世後言，祈禱不得，指道諛之風比二人又進一層，蓋以瓦缶之聲為鐘聲，其惑甚矣。況以二缶而亂一鐘，何適而可得哉？正俗言勝至言之喻，明者更詳之釋之，而不推則誰為可比，誰為可憂，蓋亦張濬稽起方人之問，故門無鬼，以至德之世進其所見至此，蓋濬其有見之垢也。

通義 天下不治，然後有治之名。堯子不肖，然後有禪舜之舉。蓋有揖遜於其前，必有征伐於其後者，亦猶有病而後有藥，有禿而後施鬚，有病而後有醫也。夫孝子修藥，此分內事，而聖人羞之者，謂不若父無病之為愈也。況以征伐而求治者乎？故引至德之世以明末俗之澆薄，觀人去彼而取此也。以其不尚賈，不使能放能如標枝如野鹿，標枝樹杪之枝，居高而不知其為尊也，端正應是相正考下文可見。此四不如乃所以同歸於道，俱化於兼忘之域，仁義忠信，特世人分別之迹耳。養動指淳朴之民，相使而不以為賜，有助而無責，聖之心也。行而無迹，即鳥行無章，事而無傳，則所過者化，此其所以為至德之世。善君親之言行，則俗謂之不肖，善世俗之言行，而不謂諛諛，俗非嚴於親尊於君也。蓋臣節主忠，子道主孝，不當以諛諛事其君父也。至於待世俗，則所然所善，不稽其實，未免為導諛而已。惡其名而為其實，終身由之，而非悟飾辭，聚眾以相誇然，卒至於害道敗德，若鄉原之所為，是其始終未末，謬戾若此，不相生，猶云不相安也。彼乃垂衣裳，設采色，以媚世，而不自謂道諛，非愚而何？知愚惑者，非愚惑言，其猶可化，至於不解不靈，聖人亦無如。

莊子 法然者 通義卷五 二十一



之行矣。三人行至不可得也。言世之惑者。非一人所能回。大擊不入。至俗言勝也。發明前意。二人垂踵。惑而行。所適猶不得。況天下皆惑乎。鮮有求至其可得耶。知不可得而強之。又增其惑。不若舍之。而不問夫復可獲哉。此真人見其不可救。而自歎自解之辭。

厲之人夜半生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唯恐其似已也。百年之木。破為犧樽。青黃而文之。所斷在溝中。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蹠與曾史。行義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

莊子

通義卷五

圭

胡

曰五臭薰鼻。困憊中顛。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楊墨乃始離跂。自以為得。非吾所謂得也。夫得者。困可以為得乎。則鳩鴉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為得矣。且夫趣舍聲色。以柴其內。皮弁鷩冠。搢笏紳修。以約其外。內支楹於柴柵。外重繯繳。皖然在繯繳之中。而自以為得。則是罪人交臂。歷指而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為得矣。

此篇言有盡而意無窮。善學者當得意於言外。厲人之恐。非其好惡良心。乃軀殼之念。取舍汨心。失其無知無識。順帝則之本性。故以大木所遇。貴賤不同。均於失性。繼之餘。養不

願子之似已。則迷者豈無向善之心。在上之人。有以覺悟之。其本然之天。固未嘗不在也。經云。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可不謹歟。在君天下者。汎觀以道。直行以德。無為無欲。官治分明。蓋以不同。同之物。莫得而異也。大莫大於天地。尊莫尊於道德。聖人之道。兼覆載。故得而並稱焉。或問有聖人而無天地。何以為天地。然則天地聖人。相因而無可無者也。故南華以天地明君德。此所以

莊子

通義卷五

圭

章

統天地御萬物。而君天下之道也。人見其應物多方。疑其聖知聰明。絕人遠甚。而不知刺心無為之所致也。是以有君天下之德者。立本原。以正其在我。則天地不期合而合。人物不期化而化。視乎無形。聽乎無聲。玄感奇。應有不。止乎此者。故黃帝遺玄珠。而象罔得之。帝堯要鑿。缺而許由危之。請三祝。聖人使之分富。授職千歲。上僊則何累之有。伯成子高。辭諸侯。而耕于野。以見德。哀刑立。賢人退。藏法密。於前患。鍾於後。亂自此始矣。故舉泰初。有無畢。究物生之本。性命之所自來。德同於物。物將自化。彼不可不。然不。然。服恭。儉。技。公。忠。者。抑又外用其心。矣。漢陰之恥。用機。械。武。王。之。帥。師。拯。民。一。則。抱。朴。守。真。一。則。以。權。濟。義。出。處。動。靜。時。有。不。同。皆。不。離。乎。道。而。已。若。夫。厲。人。之。恐。子。似。已。大。惑。者。終。身。不。覺。成。樸。



為樽清心蕩性德不足以存生如天下何凡此皆以因為得若揚墨之苦澁難為者也至此之鴟鵂虎豹則非唯薄之而惡之亦甚矣其孟子子開揚墨以明聖道世世稱之以為功不在禹下余於南華亦云

天道第十三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為也昧然無不靜者矣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鏡心者故靜

莊子

通義卷五

二四

也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况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鑿也萬物之鏡也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靜則無為無為也則任事者責矣無為則俞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鄉堯之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為臣也以此

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間游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為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靜而聖動而王無為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

莊子

通義卷五

三五

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為巧此之謂天樂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崇其魂不疲一心定而萬物服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為宗以道德為主以無為為常無為也則用天下而



有餘有為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  
貴夫無為也。然亦有辨。不亦信。上無為也。下亦無為也。是下  
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為也。上  
有為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  
主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為天下用。此  
不易之道也。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  
不自慮也。辯雖彫萬物。不自說也。能雖窮海  
內不自為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  
物育。帝王無為而天下功。故曰莫神於天。莫  
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  
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本在於  
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兵  
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  
也。禮法度數刑名比詳。治之末也。鐘鼓之音  
羽毛之容。樂之末也。哭泣哀經。隆殺之服。衰  
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  
後從之者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  
也。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

莊子

通義卷五

三六

信

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  
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天尊地卑。  
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  
物化作。萌區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  
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  
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  
道之序也。語道而非其序者。非其道也。語道  
而非其道者。安取道。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  
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  
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  
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  
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  
次之。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賤履位。仁賢  
不肖襲情。必分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  
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修身。知謀不用。必歸  
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故書曰。有形有  
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  
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

莊子

通義卷五

三七

章



也。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迂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禮法數度形名比

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教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也，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

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堯曰：「膠膠擾擾乎？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為哉？天地而已矣。」

也。而末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堯曰：「膠膠擾擾乎？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為哉？天地而已矣。」

也。而末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堯曰：「膠膠擾擾乎？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為哉？天地而已矣。」

也。而末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堯曰：「膠膠擾擾乎？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為哉？天地而已矣。」

也。而末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堯曰：「膠膠擾擾乎？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為哉？天地而已矣。」

也。而末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堯曰：「膠膠擾擾乎？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為哉？天地而已矣。」

也。而末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堯曰：「膠膠擾擾乎？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為哉？天地而已矣。」

也。而末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堯曰：「膠膠擾擾乎？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為哉？天地而已矣。」

有絳陽如乾而無一朕虛也。流行變化，感從此而應，無間可容。髮實也，流行感應，無髮可間，則其先後抑揚親疎尊卑物各付物，莫不得其條理矣。又曰：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者言，廓然無感，寂然如鏡，靜也。本體虛明，設有有所感，不得已而應之，是動也。其應出於無心，不失本靜之體，內不失已，外不失人，故曰動則得也。憂患不能處，世之憂患不能沾惹於其身也。猶曰：聖人不避憂患而憂患不近聖人也。整萬物而不為，庚二句，即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和者合也。天樂者和之，所生也。波者水之揚起者也。因感而生，同波可累，無鬼可責，皆言體道之功，非效驗也。堯舜問答，天合人合二句，猶孔子願從而後之意。人合乃所以為天，天者主意，人者工夫，善讀者當會而通之。

言天則地在其中，言聖則人在其中，則兼三才而運化，故六通四闢而德行乎內。所以治人化物，上為皇，下為王，者是也。其自為則入而治已，反流歸源，明道若昧，無有靜者矣。凡人之靜，必靜之而乃靜，聖人之靜，豈以靜為善而靜哉？物無足以鏡心，故耳言其本靜，非使然也。水靜則明，則平，大匠取法亦言其自自然然，明平可鑑，可準，以況人之精神。靜極而明，天地萬物莫逃其鑒，一身之貴，何以加此而昧者，後收不知止，憊不知息，以至漸盡而莫救，可不哀耶？夫欲求所以完精神之道，不越乎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而天地之曲當聖人於此而休息，雖萬緣擾攘而此不生其心，然恍惚有物至理存焉，物不終靜，動斯得矣。任事者責則我無為，憂患去而年壽長，合道進為退處，皆得其宜，此聖道法天運而

言天則地在其中，言聖則人在其中，則兼三才而運化，故六通四闢而德行乎內。所以治人化物，上為皇，下為王，者是也。其自為則入而治已，反流歸源，明道若昧，無有靜者矣。凡人之靜，必靜之而乃靜，聖人之靜，豈以靜為善而靜哉？物無足以鏡心，故耳言其本靜，非使然也。水靜則明，則平，大匠取法亦言其自自然然，明平可鑑，可準，以況人之精神。靜極而明，天地萬物莫逃其鑒，一身之貴，何以加此而昧者，後收不知止，憊不知息，以至漸盡而莫救，可不哀耶？夫欲求所以完精神之道，不越乎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而天地之曲當聖人於此而休息，雖萬緣擾攘而此不生其心，然恍惚有物至理存焉，物不終靜，動斯得矣。任事者責則我無為，憂患去而年壽長，合道進為退處，皆得其宜，此聖道法天運而



無積之效也。道之在人，靜則為聖，動則為王。皆以無為而尊，樸素而美，德則為日，月有為，何嘗文采而陰陽四時無所不為。日月山川無非文明乎。此理明則天下之大，本大宗立矣。所謂本宗，即內聖外王之大道。與天和者，也用其均調。天下則與人樂天，樂天樂皆出於和，其名雖異，所以為樂，則一猶聖王內外之分。而道本無殊也。整物不為，辰澤世不為仁。志乎善惡也。至於忘壽忘巧，則非時所攝。非能所係。南華之所師者，師此而已。生為天行，自然運動。死為物化，動必有極。如是則動靜合乎天道。無天怨人非，無物累鬼責。又明其所以樂也。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即同德同波之義。一心定而無為，天下歸往，無鬼責。故鬼不崇，無物累。故魂不疲，行無愧。平幽顯物何為而不服。此無他，以虛極靜篤之理。體於天地通於萬物而已。聖人之心，所以養天下者，亦豈外乎此哉。夫以天地為宗，道德為

莊子通義卷五 三十

主者豈有他哉。以無為為常而已。無為已難，能況常而不變者乎。此古人所以貴也。無為有為矣。知不自慮，辨不自反，是則君不主而臣非臣矣。天不產而物化，地不長而物育。帝王無為而天下功此無為之效也。曰神曰富而大足，以包之。此帝德所以配天地而乘之。馳萬物用人羣，特其餘事。本要末詳，自然之理。自三軍五兵至隆殺之服，雖五事之末，而必由於精神心術之運。則古人之所不廢也。但非所先耳。若夫君臣父子夫婦之先後，猶天尊地卑之不可易。而聖人取象焉。神明之位上下不紊。四時之序先後有倫。萬物化生萌區有狀。而物之盛衰變化見矣。此天地之序而人所取法者也。宗廟朝廷經黨行事莫不有。序而道在其中。語道而非序，何取於道哉。故自先明天而道德次之。至仁賢不肖，夔情皆因之。而不可無。必分其能以稽效。必由其道以

考實事上者，下治物修身之要。莫越乎此。知謀不用歸於自然。此太平之至治也。後引書曰：至畜天下也。蓋演上文餘意云。天德者無為之化，出寧者無為而為。日月照四時行，皆自然運動而為之者。故晝夜有常而無差忒。雲行雨施，品物流形。若天下者，所以體之以立德而民莫不歸。而弘之以化物而物莫不從也。堯於言下有省，始悟日前所為膠膠擾擾。擾天合之與人合，相去遠矣。以是觀之，堯舜之德，若有優劣而結以黃帝堯舜之所共美。則又混然無分。此南華立言抑揚之妙。學者熟味當自得之。

孔子西藏書于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

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

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

是。緒十二經以說老聃中其說曰：大謾願聞

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

之性耶。孔子曰：然。君不仁則不成，不義則

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為矣。老聃曰：

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勿愷，兼愛無

私。此仁義之情也。老聃曰：意幾乎後言。夫兼

愛，不亦迂乎。無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

下無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

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羣矣。樹木固

莊子通義卷五 三十



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意夫子亂人之性也。

此章大意，籍中屢見無煩多訓。但記孔李相見之因，耳其相聞必久，故有相規相正之言。後者則漸相同相許也。藏書周室可見正周之禮樂與春秋為天子之賞罰也。十二經春秋是也。中其說半其言也。後言猶贅言非緊要切實之言，可緩者也。各親其親，天性也。兼愛則作意而思，求名故曰迂意求無利也。節制也。放德猶曰開懷放心，順性而行，御已非人道之常，擊鼓而求張皇勞苦，貽笑於人耳。且以驚動世俗，正倡仁義以亂人性之喻。

連字 通義卷五 三

孔子為見世衰道微，欲以所述之書藏於周之藏室，以俟後世。聖人蓋不得已而託空言以垂世立教，其志亦切矣。老聃不許者，謂道既不行於當世，徒存精柏其能有濟乎。十二經說者不一，陸氏音義舊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加六緯為十二經一說，易上下經與十翼又云春秋十二公其經孔子所作者也。此說近似要之引喻之言，借以通意不耳。孔子曰：要在仁義。此治世之道，所當先者。老聃謂非人之性，則還淳反本有道德存焉。孔子答以中心物體，陸氏音義物一作勿。今從之中字，宜音去聲，則不中心亦不恕矣。故兼愛而無私，此仁義之情也。聃曰：危乎不及之言，所以達乎道也。以其無私，故成其私。若使天下無失其養，則天地日月星禽獸草木莫不各遂其性，各當其宜。人之放德修德亦若是而已矣。又何必用力於仁義若擊鼓以求

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得之理也。

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趺，而不

敢息。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而棄

妹不仁也。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歛無崖。老子

漠然不應。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刺

於子，今吾心正卻矣。故也。老子曰：夫巧知

神聖之人，吾自以為脫焉。昔者子呼我牛也，

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苟有其實，人

與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吾服也，恒服。吾非

以服有服。士成綺鴈行避影，履行遂進而問

修身若何。老子曰：而容崖然，而目衝然，而頽

頽然，而口闕然，而狀義然，似繫馬而止也。動

而持發也，機察而審，知巧而覩於泰，凡以為

信，邊竟有人焉，其名為竊。

此與老聃死秦失吊之一章皆在言外。見老子為人所愛敬，此言饋遺之多，地食蔬之餘，棄於鼠壤，暗處是不愛物也。食品生者，熟者見在，已用不盡，而又收積不已，是貪也。漠然不應，不可與言也。服猶行也。謂吾所行者乃人性之常道，非以舊嘗有此格式而行。

莊子 通義卷五 三



之者猶舜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繫馬而止  
言坐馳也動而持舉動莫非於持也發也機  
察而審言動莫非機察之心而且精密猶曰  
刻核太至也皆用其知巧自以為得故不覺  
顯露其驕泰之狀凡此皆由於爾衷之不誠  
此等人雖在曠野無禮法無知識之地亦名  
為竊蓋以不盜物而盜情也此見是非之心  
人皆有之爾獨不自知乎去此而後可以語  
修身也

成綺見鳳壤餘蔬而疑老子非聖蓋謂  
聖人於物無棄取蔬之木而棄其末是不惜  
物近於不仁下文云生熟不盡於前言食物  
滿前狼戾也昔人入訪友將至所居見溪流  
菜葉遂不往亦此意是乃以世眼窺聖人故  
以不應應之卻音際訓虛悟昔譏刺之非也  
老子謂知巧神聖吾已脫去呼馬呼牛聽之  
而已汝先以聖期我已非知我者况又以非  
聖責我何異牛馬妄名吾無益損焉吾服也  
常服二句四服字解者不一按此即奉奉服  
常之服言其能擇能守也謂吾服膺聖道常  
常如是非以擇守為事而有所服也履當是  
履履不躡跟也其行勿遽故若此崖則不平  
衝則奔突頽則高亢口關則欲言而未出狀  
義則剛介而自矜此所謂似繫馬而止也動  
而持非自然而靜發也機非自然而動持之  
發之則有心有迹矣察而審以察為明也知  
巧而觀泰機心見於驕色也凡俗以余言為  
不信請觀不由正道之人名為盜竊之行蓋  
痛鍼成綺之失老子曰以下乃誇之之辭

老子曰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故萬物備  
廣廣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  
仁義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夫至人有

莊子通義 卷五 三四

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為之累天下奮棟  
而不與之偕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極物之  
真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  
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賓禮樂至人  
之心有所定矣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  
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  
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  
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為其貴非其貴也  
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  
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為足以得彼之  
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  
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

此亦後人托為莊文以敷演道德經之  
語即末二句可見大不終小不遺猶言莫載  
莫破於小指物也形德仁義言道本不可見  
顯露於德而為仁義故曰神之末奮棟起而  
把握事物也審乎無假言其心惟精察乎性  
真之無待假借者是以雖遇順利亦不貪逐  
其應物雖極盡其情亦惟自守其本真即知  
雄守雌之意世之所貴者書一段讀書者可  
以深省其末曰知者不言虛靈之體不言也  
言者不知形聲非虛靈之體也世皆逐形聲  
而忘形聲之所自故曰世豈識之哉尚冀人  
之內觀而識其本來之神也此與道德經語

莊子通義 卷五 三五







天乎至論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實屬  
可言此萬世不易之理所以立人極贊天  
道者也若夫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  
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則天自  
已出炳靈獨化地道人道其有不從者乎  
夫修治具以明治道古今之通論然有用  
之而治或用之而亂者以不知本末先後  
之序君臣詳要之宜故也世謂南華立言  
多尚無爲而畧治具觀是篇所陳禮樂政  
教究極精微有非諸子所可及者要在出  
於天理之自然假人以行之耳信明乎自  
然之理則可以自治具而通治道使君臣  
父子鳥獸草木皆得其宜天下擊壤謳歌  
不知帝力謂之無爲可也至若孔子欲藏  
書而繕經以說成綺問修身而其容崖然  
是皆徇人而忘天所以老聃弗許也惟至  
人知仁義爲道之末禮樂爲道之賓能天  
能人極真守本而神未嘗有所困故雖有

世而不足爲之累也終以遺書得意糟魄  
陳言而寓之於輪扁蓋恐學者狗跡遺心  
舍本趨末則去道愈遠但當究夫聖人有  
不亡者存則學者當自絕學而入傳者當  
得無傳之傳而天地聖人之心  
見矣何以古人之糟粕爲哉

天運第十四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  
張是孰維綱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  
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  
止邪雲者爲雨乎雨者爲雲乎孰隆施是孰  
居無事滌樂而勸是風起北宜作方一西一

東有或作在今上彷徨孰噓吸是孰居無事  
而披拂是敢問何故巫咸招曰來吾語女天  
有六極五常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浴  
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順治之祿天下戴之此謂上  
皇

此猶屈原之天問欲人反觀而天  
之在我也易傳曰復其見天地之心故問以  
知天答以知人天依於人也六極只是十二  
支五常只是十干合陰陽而言也寅卯而  
木極巳至午而火極之類十二辰皆有盡處  
故曰極五氣順布自有不易之度常猶經也  
不當指人倫餘說尤與天道不貫此言天運  
不爽君子當尊奉其消息盈虛而不違也

天運地處日月來人所共知也然所  
以運處往來人則莫知也是孰主張綱維之  
者意其有機緘運轉而不能自止邪蓋謂天  
地亦物也虛空中之至大者耳物之運動必  
有使然者第人居兩間而不自知猶磨蟻之  
俱旋而弗覺也雲爲雨而與邪雨爲雲而作  
邪與夫風氣之東西上下孰隆施而噓吸之  
邪已上皆發問之辭而逸其舉問之人或以  
爲莊文變體不可以常法拘也六極五常解  
者不一以洪範六極五福釋之爲當順之則  
治逆之則凶卽彛倫敘之分也九疇洛書  
之事是以帝王由此理而行則治成德備充  
照六合而天下戴之以致民淳物阜忻樂太  
乎不應所問考其歸趨義自膺合治道躋乎  
上皇則君民各安其自來之機不言而論是  
以答之之道也有上碧虛照張氏按本在



上陳詳道  
註亦然

商太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為不仁？曰：請問至仁。莊子曰：至仁無親。太宰曰：蕩聞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夫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去之遠也。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而忘親難。

孝子 浩然篇

連義卷五

四十一

次

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夫德遺堯舜而不為也，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并焉，至願名譽并焉，是以道不渝。

通義 大道之常太虛無朕有仁可名有孝可見皆有心有跡已為道之一變故曰自勉以役其德也過孝云者包括之謂不能盡仁則事其親必有所不足故曰不及也忘者不係

孝子 浩然篇

連義卷五

四十一

次

念也。人子能情如赤子，不貽親憂，親自忘我矣。天下熙熙，莫知帝力，天下忘我矣。至貴至富，至願，乃天之與我者，性焉而已。虛靈不昧，萬有從出，豈不貴且富哉？內重而外自輕，故爵財名譽忘之若棄。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是也。莊子不悅於仁之問，乃齊以道之常必也，德遺堯舜而不為，利施萬世而物不知，而後仁孝泯矣。此世俗以親愛為仁者也，故真人因其問而矯言之。太宰疑其非仁，遂問至仁，答以至仁無親。大哉斯言，惜乎太宰不能領會，終以親愛為仁，而又歸仁於孝，不悟至仁之可尊，孝固不足以及言之謂之不及也。宜矣。南行而不見冥山，喻親愛之遠於仁也。敬孝主於親愛，孝本於心，志親則事親，以適無所難矣。使親忘我，則不貽親念，行無迹矣。兼忘天下，則與之俱化，天下忘我，則化亦冥矣。猶春風時雨，長育萬物而不恃其恩，此仁孝之至也。故德遺堯舜而不為，其塵垢秕糠足以陶鑄堯舜也。利澤萬世功蓋天下，而不知其自己也。如是則豈待教美而言仁孝哉？蓋謂得其體則用不在言矣。世以孝悌仁義忠信貞廉八者為美德，徒自困耳。學而造乎道德，則至貴至富至願足矣。回視爵財名譽之可屏除，猶以道德無為而視夫八者之自役也。此道亘古窮今未嘗有所變，此所以為至貴至富而人所至願者也。

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蕩然，乃不自得。帝曰：女始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徵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太清夫



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  
五德應之以自然然後調理四時太和萬物  
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一衰春秋各反各理各度文武倫經一  
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蟄蟄始作吾驚  
之以雷霆其卒無尾其始無首一死一生一  
積一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女故懼也吾  
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聲  
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在  
谷滿谷在阮滿阮塗卻守神以物爲量其聲

莊子 浩然齋 通義卷五 四三 造

揮綽其名高明是故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  
行其紀吾止之於有窮流之於無止子欲慮  
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  
能及也儻然立於四虛之道倚於槁梧而吟  
目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  
已夫形充空虛乃至委蛇女委蛇故怠吾又  
奏之以無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故若混  
逐叢生林樂而無形布揮而不曳幽昏而無  
聲動於無方居於窈冥或謂之死或謂之生

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世  
疑之稽於聖人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  
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無言而  
心說故有焱必遙氏爲之頌曰聽之不聞其  
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女欲  
聽之而無接焉而故惑也樂也者始於懼懼  
故崇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遁卒之於惑惑故  
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

莊子 浩然齋 通義卷五 四三 文

樂非後世所得聞韶舞無傳僅存於齊泥上  
古乎此殆方外天民或有聞其言而傳之者  
莊子挽世還淳之志不得慰又惜古德之不  
作故書此以寄無窮之心惺惺如曉日懼非  
恐怖也心形坦蕩曰怠非惰慢也恍惚無稽  
曰惑非疑二也懼怠惑非一時所感蓋黃帝  
進德之階歸宿於愚其曰愚故道所以示道  
不在知識也不自得忘其心知也汝殆其然  
真而謂之之辭猶曰汝乃能如此其哉其間  
精義非余淺陋所能及不敢臆說此篇論樂  
全不及器正謂鐘鼓之音羽毛之容樂之末也  
蓋謂化物之速無過於道感人之切無過於  
樂然求至音於曠寂之中非樂道者不能也  
凡人聞道之初胸中交戰則始懼也少焉戰  
勝則似忘矣及乎情識漸泯懼怠俱釋然委  
造乎和樂復乎無知此入道之序也竊詳本



章三奏之義與齊物論三籟相參奏之以人  
行以禮義始乎有作也徵之以天建以太清  
漸近自然也四時迭運萬物循生陰陽調和  
流其聲而不離乎文武經綸盛衰清濁之  
間此樂之初奏乎人籟也次奏以陰陽之和  
燭以日月之明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  
谷浦訖以物為量即所謂地籟也終奏以無  
意之聲調以自然之命充滿宇宙苞裹六極  
法天行之健而自然無間矣至是則達情遂  
命而視聽不以耳目非形非聲而有形形聲  
聲者存此天籟之妙也故若混逐叢生萬  
不可得也林樂而無形即所以怒呼者求之  
聲衆寡為虛動於無方居於窈冥則入於不  
測之神故生死實榮散徒無常此凡人所疑  
而聖人之所考據也天機不張墮體黜聰也  
五官皆備存而不用也至於無言而心悅非  
天樂而何禮云大樂與天地同和人之道性

李 浩然齋 通義卷五 四四

未有不和樂而得者樂臻於和而天地應  
非人不能成也故此章借樂以喻道使學者  
知形氣交和至音潛暢無聲聞和物不在乎  
金石絲竹之繁奏也末舉有茲氏之頌明至  
道至音有非視聽所能接是以卒之於惑感  
故愚此猶頹子不可及之愚見聞知識一時  
都混故道可載而與之俱也是樂也器非凡  
制音具先天至樂至和充滿天地絲竹莫寫  
晝夜常聞解使師襄懼而警曠驚土偶歌而  
木人舞然則咸池之妙豈在乎音聲律呂之  
間哉善聽者當不以耳而以心不以心而以  
氣則以虛令虛聽於無聽所樂者天其樂全  
矣太上云樂與餌過客止靜潛之下必有聞  
鑿然而作者吾將與之論樂焉太和當作泰和  
儼然當是倘然情悅自失貌焱焱氏一  
本作焱焱氏蓋太古無常帝王之號  
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

奚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  
何也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行中  
以文繡尸祝齊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  
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將復取而盛  
以篋行中以文繡遊居寢卧其下彼不得夢  
必且數昧美焉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  
狗取弟子遊居寢卧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  
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邪圍於陳蔡之間  
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昧邪夫水

李 浩然齋 通義卷五 四五

行莫如用舟而主舟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  
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古  
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斯行周於魯  
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  
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且子獨不  
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  
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故夫  
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  
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槲梨橘柚



邪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五音不矣今取後祖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訖齧挽裂。盡去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後祖之異乎周公也。六論不白知故西施病心而曠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曠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曠而不知曠之所以美。惜乎而夫子其窮哉。

此篇六層設論大意只是因時制宜自量材力而已其文理次第秩然可尋昧重於

通義卷五

吳天

胡

夢寐漸深也蘇爨狗狗夢魅自息下乃釋其故以見窮狗之常燬不可依棲也舟車言隨時枯槁言隨人相梨言當可此此論也後祖強以不欲言不能知人里曠及跡失意言不能自知此直指孔子以實其取窮之故

狗狗所以致敬也祭已而存之則妖興法度所以適時也而執迹則弊至此師金所譏夫子而惺其窮於商周之夢解其困於陳蔡之昧也而猶遑遑然覲復古於今行周於魯無異盪舟而求利涉之功宜其應物輒窮而至於死生相與鄰也倘能如枯槁之俯仰無心橘柚之甘酸可口則矣必強後祖以周公之服責里婦以西施之美哉無方之傳言古傳此道無有定方在任治道者循時施政使民宜之而已易曰窮則變變則通其師金之謂與取弟子是聚弟子昧音米物入眼為病於此說之不通陸氏音義載詞焉云狀也

音一吟切成法師直作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

莊子

浩然齋

通義卷五

四七

文

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遠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觀而多責。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遊逍遙之虛。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逍遙無為也。苟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也。古者謂是采真之遊。以富為是者。不能讓



祿以顯為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舍之則悲而一無所鑒以闕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惟循大變無所湮者為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為不然者天門弗開矣

此後四篇見孔子入道之漸中無主云云言志不專則道不凝外無法則事不達正倉政聖人不強聒不自私蓋以常人之情有成心者不能虛受能受善者其中必虛虛則無往而非契道之地矣此言孔子志非其志中不能虛所以道不凝也觀而多責一句上

下疑有缺文意言久處仁義則標榜成迹迹有可見則趨名趨利者皆因之而起責望之心也蔬食曲肱飯糗茹草荷簡也無所鑒以關不休畧無懲創而役役於所務迷而不返也循大變則苦志勞筋骨等意無所湮即動心忍性增益不能意用之用八政也未二句諷孔子言凡人聞此而不信者其天德有蔽也不受於外無主於中何由而可得道乎

以氣候推也道之為體不關律歷不涉氣候所以於此求之而未得惟無心而任化者不期合而與之合非求索所得也使道而不可獻至莫不與其子孫言道不可得也使道而不可以私意得也中無主謂內無其質故道不令止外無正謂世無師匠故道不流行若野人之於匠石則中無正故能成其妙斷況至道授受之微神交心契於恍惚杳冥者乎夫聖人以道覺民猶天降甘露未嘗擇

地然非瓊瑛之器不能容受此不受於外主於中之謂也多取則毀至而害生仁道久處則迹見而多責至人所以假託之而滯迹故世間憂患無由及也以道遙故無為以苟簡故易養以不貸故無出則雖物遠乎前夫亦何事之有是謂采真之遊言不容一毫私焉於其間如天之運出自然而生也化未嘗息此人之所以貴道之所以神也而世俗皆以富顯權三者為是而不讓操慄舍悲將無復道遙之日矣此之謂不休而一無所見以燭之是天刑之不可解也怨恩等樂雖聖人不能盡無在乎中節耳循大變而無所湮謂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者是已已正而後器正器正斯可以正物其心以為不然則是秦字不虛何足以論道天門

如眼豈容有物哉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穉眯目則天地四方湯位矣蚊虻噬子盡虜則通昔外不寐矣夫仁義憊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吾子亦放風而動揔德而立矣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邪夫鵠不日浴而白鳥不日黔而黑白之朴不足以為辯名譽之觀不足以為廣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响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



此皆屢見不復詳凡動情者不論大小皆足以亂自然之性負鼓求子不論得不得殊非父子相安之常道鳴鳥白黑不由浴點以喻自然之質無取於好惡毀譽者令人真然今世以响濡為事者病在不

能忘我雖善亦偽矣况自多乎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無異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故响以捕獲珠目蚊蚋嗜膚喻仁義之憤心蓋借是以鏡世人之實言使天下各得其渾然之真則化物也動之以風治身也玄德不失矣必傑然自標仁義之名以為道之極致若建鼓以求亡于無由得之也夫鳴鳥之質不待浴點而白黑之實亦不必辯雖在衆人知之審矣至道博大不可名言今乃求之於仁義之譽何足以為廣哉猶涸魚之相濡沫非不親愛視江湖相忘之樂為何如然今世以濡沫微愛為仁而不仁聖人不仁為仁之至也

莊子 通義卷五 五十一 文  
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

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嚼予又何規老老聃哉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老聃方將偃堂而應微曰子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王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

生獨以為非聖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女三王五帝之治天下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為其親殺其殺成反而民不非也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則

莊子 通義卷五 五十二 文  
人始有天矣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

心而兵有順殺盜非殺人自為種而天下耳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何言哉余語女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三皇之知上恃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其知潛於麤蠶之尾鮮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為聖人不可恥乎其無恥也子貢楚楚然立不安



情非以喪服為言也。自為種而天下而字。於字傳錄之誤也。言自為種而天下而字。非天生人道之所同也。作婦有倫而今平。女言其立法之初亦自有條理。但法久弊生。相煽成俗。至於今則皆以順為正。莫非妾婦之道矣。蓋丈夫者綱常之主。苟無自立之志。而惟順從於人。則婦女而已。曰婦而曰女。豈聖賢所忍言。天下古今亦豈有此俗哉。孔子見老聃歸而不談。目擊道存不容。動靜不失其時。德澤足以及物。而化不測者也。故古論聖人神人者。皆以神化喻。非夫子不能形容。聃之德非聃不足。以當夫子之喻。然三聖人者。皆人倫之至。仁藏用更相發明。無容優劣於其間也。尸居能見則冥冥而見。曉淵默雷聲則聞於無聲。發動如天地。

莊子 浩然齋

通義卷五

五三

汶

陰陽同運也。此子貢贊仰老聃之德。所以願見之。老聃方將偕坐於堂。發然入寂寂而常。應應出微眇之間也。子貢謂三王五帝之治。不同皆係名聲於天下。自使心一以致使民。心競則知世道愈降。人心日虧矣。親死不哭。殺其親。服此猶禮文之器。未甚害事也。十月生子。五月能言。則受化速而民始天。有心欲順人自為種。而天下駭矣。原其作始。未嘗無倫。而卒未嘗有倫。以其求治太過。不度物情。強天下之從己。是乃亂之招也。復何言哉。夫三王之知離性未遠。然猶停日月。墮山川。而惜於屢蕩之尾。使蟲獸不安。其性命之情。則其名聲可知。况後世任情識而恣知巧者乎。是豈足以語天治國不以知之福哉。

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

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鉤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夫白鵝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風化。類自為雌。雄故風化。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失焉者。無自而可。孔子不出三月。復見。

莊子 浩然齋

通義卷五

五三

汶

曰。丘得之矣。烏鵲鵝魚。傅沫細要者。化有第。而况啼久矣。夫丘不與化為人。不與化為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知迹之非履。則經不足恃矣。知言之非道。則內省當豁然矣。物生相感。性不盡同。亦猶人性剛柔昏明。不可以禮法易窮。通壽夭。大道不當起。是非以成。執滯也。順自然者。無往不達。不然。道斯壅矣。烏鵲鵝魚。與無腹之蟲。生而不已。人生乃有相妨之怨。不若三物。順性命而無我也。此句正起丘之為人。不能與造化為徒。而役役於時日。見相妨而怨。其不鉤用之意。安能化人。言有我則形骸角立。豈能使人相忘於道。化邪。前章見孔之許老。此見老之許孔。二聖之心。二聖者自知之。



鴉之相相蟲鳴之相應皆以類自為難  
相求自然之理故性命不可易時道不可壅  
也鳥鵲乳至有翁而兄啼四句乍讀難通熟  
究其義化理甚博蓋胎卵濕化備見其中而  
人弗察耳夫天地盈虛之理造化消長之機  
雖默運於無形悉由四生發見四生之中人  
為之主億兆之中聖人為主聖人者與化為  
人知化則知天矣故是篇終於論化自非官  
天地府萬物而獨運乎亭毒之表安能化人  
哉太上云我無為而民自化觀夫鵲蟲之風  
化鳥鵲之孚乳魚之傳沫蜂之祝子皆出乎  
自然之性成以專定之功此感彼應不可致  
詰故謂之化人為靈靈其化又有妙於此者  
亦不越乎自然之理專定之功耳故中庸云  
唯天下至誠為能化以孔子之聖猶齋心三  
月而後得聞則大化  
之妙豈容輕易哉

褚氏總論本篇以天運地處亦論端設問  
日月風雲流行之故答以六極五常三皇  
之治體天運而行德教故無為而化民樂  
自然次論至仁無親至貴屏爵行其無事  
亦法天運之義也至於論洞庭之張樂明  
大道之淵微奏以陰陽行以禮義天人相  
因立極之本也調理四時泰和萬物寒暑  
協序生化之原也動無方而居窮冥天機  
停而五官備則隨物潛藏觸處發見不可  
以形拘聲盡而天遊所到無非至和希聲  
所存無非至樂也若無治道比已陳之芻  
狗法度猶相反之粗梨後復裂周公之衣  
醜婦效西施之笑此明夫政治貴乎適宜  
烹鮮在於不撓為人上者信能體道法天  
與化同運節以鼓舞時其濡澤長養而熟  
成之民惡有不化者哉仲尼見老子嘆其  
猶龍則以人合天未至於俱化泊聞淵雷  
之妙遂棄六經陳述而究其所以述不

三月與化為人則迹同乎人而體合乎天  
矣易曰天行健此其所以為運精氣為物  
遊魂為變此其所以化也歟吁一陶能作  
萬器無有一器能作陶者以其非形然後  
能形形以其非物然後能物物  
天地聖人之德亦若是而已矣

莊子外篇第五卷終  
遊魂為變此其所以化也歟吁一陶能作  
萬器無有一器能作陶者以其非形然後  
能形形以其非物然後能物物  
天地聖人之德亦若是而已矣

褚氏總論本篇以天運地處亦論端設問  
日月風雲流行之故答以六極五常三皇  
之治體天運而行德教故無為而化民樂  
自然次論至仁無親至貴屏爵行其無事  
亦法天運之義也至於論洞庭之張樂明  
大道之淵微奏以陰陽行以禮義天人相  
因立極之本也調理四時泰和萬物寒暑  
協序生化之原也動無方而居窮冥天機  
停而五官備則隨物潛藏觸處發見不可  
以形拘聲盡而天遊所到無非至和希聲  
所存無非至樂也若無治道比已陳之芻  
狗法度猶相反之粗梨後復裂周公之衣  
醜婦效西施之笑此明夫政治貴乎適宜  
烹鮮在於不撓為人上者信能體道法天  
與化同運節以鼓舞時其濡澤長養而熟  
成之民惡有不化者哉仲尼見老子嘆其  
猶龍則以人合天未至於俱化泊聞淵雷  
之妙遂棄六經陳述而究其所以述不



莊子卷第六 參元朱得之傍

附錄塘楮伯秀義海集

外篇 雲谷王潼錄校刊

刻意第十五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為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sub>死而無生</sub>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為修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sub>者</sub>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為治而已矣。此朝

王子 治然齋 通義卷六

廷之士。尊主疆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sub>也</sub>數澤。處<sub>也</sub>閒曠。釣魚<sub>也</sub>閒處。無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吹<sub>也</sub>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為壽而已矣。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修。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間。不道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故曰。夫恬憺寂寞。虛無無為。此天地之

平。而道德之質也。故曰。聖人休<sub>也</sub>休焉。則平易矣。平易則恬<sub>也</sub>憺矣。平易恬憺。則憂患不能<sub>也</sub>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不為福先。不為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慮。不豫謀。光矣而不耀。信矣而不期。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

王子 治然齋 通義卷六

魂不罷。虛無恬憺。乃合天德。故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於<sub>也</sub>性。虛之至也。不與物交。淡之至也。無所於<sub>也</sub>粹之至也。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故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為。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也。夫有干越之劍者。柙而藏



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精神四達並流無所  
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為  
象。其名為同帝。純素之道。惟神是守。守而勿  
失。與神為一。一之精通。合于天倫。野語有之  
曰。衆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  
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  
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真人。

此章大意只是貴精養神。誠哉學莊之  
學者。擬而為之也。善讀者。因言可以知人。  
其德全而神不虧也。天行言一氣之運物化  
言一氣之散。即同德同波之謂。福先道不可  
為。況禍乎。感而應。迫而動。言不得已而應物  
其應出於無心。雖為而實無為也。去知與故  
則無知。無事。循天之理。則順乎自然。天災既  
無。物累自免。人非不。及。鬼責。何來。故能生。浮  
死。休思。斷謀。絕若。美玉之含德。天時之有經  
也。寢不。夢。則。覺。無。憂。神。純粹。則。魂。何。勞。是。謂  
虛。無。恬。悅。乃。合。自然。之。德。心。寧。則。鶴。也。情。譬  
則。矢。也。衆。矢。越。一。鵠。能。無。中。乎。今。人。立。乎  
教。中。而。不。思。為。避。鎗。計。欲。其。德。全。而。神。不。虧  
也。難。矣。養。神。之。道。貴。在。無。為。故。除。水。之。清。平  
寂。而。常。照。及。其。動。也。法。天。行。之。健。而。蟠。際。乎  
兩。間。實。本。於。不。雜。不。變。無。為。而。已。此。照。而。常  
寂。也。精。用。則。勞。竭。所以。貴。乎。靜。鬱。閉。不。能。清  
所以。貴。乎。動。然。於。非。靜。非。動。不。即。不。離。之。間  
而。妙。道。存。焉。其。為。貴。也。豈。但。于。越。之。所。寶。而  
已。哉。同。帝。則。與。天。為。一。天。即。神。也。故。其。精。通  
合。乎。天。理。至。此。又。不。可。以。天。道。人。道。分。矣。卒

通義卷六

三

何朝

莊子通義 卷六

引野語為證。歸於貴精而結以能體純  
素。體之則俱化矣。非真人孰能與於此  
指氏總論是篇。以刻意。命題。謂刻。礪。其。意  
達。世。矯。俗。苦。節。獨。任。為。天。下。所。不。能。為。而  
觀。人。之。從。已。無。異。乎。穿。非。絳。馬。失。其。自。然  
知。長。德。消。民。始。難。治。矣。故。南。華。歷。敘。古。人  
立。志。各。異。若。夷。齊。之。為。左。孔。孟。之。為。修。伊  
傅。之。為。治。巢。許。之。為。闢。老。彭。之。為。壽。以。辨  
觀。之。似。亦。不。能。無。偏。然。而。不。失。為。聖。子。以  
其。有。為。而。不。累。於。有。無。為。而。不。溺。於。無。因  
時。之。可。否。為。身。之。利。用。而。已。是。以。貴。夫。虛  
無。無。為。平。易。恬。快。天。行。物。化。同。德。同。波。知  
故。不。留。動。合。天。理。則。累。非。貴。何。從。而。至  
死。生。謀。慮。何。由。而。消。哉。夫。如。是。故。靜。虛。恬  
粹。與。物。無。忤。卒。歸。於。養。神。之。功。而。中。以。極  
藏。于。越。之。輪。劍。之。於。身。輕。重。為。何。如。其。去  
取。灼。然。可。見。而。世。人。猶。昏。迷。若。此。故。其。立  
論。始。於。非。刻。意。尚。行。之。習。而。終。於。能。體。純  
素。謂之真人。則知刻尚者之為假也。明矣。  
蓋養生以純素為本。純素以守神為先。至  
於神氣為一。則道之大本既立。又何必區  
區於其末。而以刻意尚行。為哉。南華所以  
言此者。蓋欲矯當時學者之偽習。俾安其  
性命之自然。復乎道德之純素而已矣。

通義卷六

四

夏

繕性第十六  
繕性於俗。俗欲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思  
以求致其明。謂之蔽蒙之民。古之治道者。以  
恬養知。生而無以知為也。謂之以知養恬。知  
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夫德和也。道理  
也。德無不容。仁也。道無不理。義也。義明而物



親忠也。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信行容體而  
自然之順乎文禮也。禮樂偏行。則天下亂矣。彼正而  
天蒙已德。德則不冒。冒則物必失其性也。古之  
則不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當是時  
天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  
其類羣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  
以當是時也。莫之為而常自然。逮德下衰。及燧  
以人。伏羲始為天下。是故順而不一。德又下衰。  
以及神農黃帝。始為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德又  
莊子下衰。及唐虞。始為天下。興治化之流。濛淳  
浩然齋散朴。離道以善。險德以行。然後去性而從於  
通義卷六心。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  
五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  
何明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由是觀之。世喪  
大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道之人。何  
習俗由興乎世。世亦何由興乎道哉。道無以興乎  
人心世。世無以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  
所不能德隱矣。隱故不自隱。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

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  
虛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時命而大行乎  
虛天下。則反一無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  
虛則深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古之存身  
有者。不以辯飾知。不以知窮天下。不以知窮德。  
有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已。又何為哉。道固不  
有小行。德固不小識。小識傷德。小行傷道。故曰。  
有正已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古之所謂得志  
有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  
莊子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  
浩然齋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圍。其  
通義卷六去不可止。故不為軒冕肆志。不為窮約趨俗。  
六其樂彼與此同。故無憂而已矣。今寄去則不  
何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故曰。喪已於  
行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  
此章原後世失其天性至於名實純謬  
之故是謂倒置  
何隨時順應要於不失已而已  
於教也生而無以知為者生其心而無所生  
也彼正而蒙已德者守格式而昧其真心  
不足以及庇物強欲為天下庇則萬物皆生



性矣順而不一者起心欲順便自不一不  
故不安求安必不順沿流忘本是生法度也  
心與心識上下彼此以心識相角卒至於亂  
時之不可止也深根潛龍在淵寧極萬籟俱寂  
忘於無事也知巧壓服人心知窮德以已之  
智窮天下以知巧壓服人心知窮德以已之  
所明者推極於言行之間求無滲漏是有心  
造作非率性之自然也此章聲氣體裁皆類  
東漢蓋因莊子少仁義而恥禮樂故原仁義  
禮樂之初起於良心而徇名失本者之基亂  
也君子思不出其位無所待也今日深根寧  
極而待即此一待有為而為非天德非王道  
矣根不深寧不極矣杳冥之幾

聖狂做判豈莊子之心聲哉  
諸解並以俗學立說陳碧虛照張君房  
校本學上無俗字其義簡明言性本自然不  
假修學今之學貴乎日益以要世譽是治  
性於俗也而猶苦進學以求復性初博而

無要真愈失矣貪著愛憎沉迷不反是滑於  
俗也而猶深思曲慮以求致其清明知竭精  
勞清愈遠矣凡人非天縱之資固不可以無  
學學者所以涵養性天發其慧照以古人之  
成績印我心之同然期於還淳復本而已非  
關人鑿窾以益其知見增其雜毒之謂也夫  
人性無有不善亦不能無欲率性以道則欲  
出於正如飢食渴飲寒衣倦息之類滯性於  
俗則欲出於邪食必珍飲必醇衣必華息必  
縱是也欲入乎邪則性失乎善溺於流俗浸  
遠乎道矣道以恬淡為貴俗以華競為先學  
非其學思非其思人心道心之所以分上善  
大惡之所以立也惟絕學無思乃可復性初  
而致清明奈何外學以雜之妄思以障之是  
以學日益而真日損思日煩而道日踈此真  
人之所哀也若夫全然天性而不為俗所滯  
者本物不期復而復正性之欲而不為俗所  
滑者清明不期致而致惟道集虛故也語云

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是學與思者  
聖賢資之以進修而南華不取何邪蓋賢者  
以內學為學近思為思聖人以絕學為學無  
思為思所以異乎世俗多聞博識之學也由  
內學而至於絕學由近思而至於無思聖賢  
之能事畢矣恬主靜知主動靜生潤動生炎  
炎潤得中而和理出焉和者德之粹理者事  
之宜二者皆吾性中物非由外燥也世人知  
恬不能交養動靜所以或偏利害相摩生火  
焚和而真性虧矣惟知道者動靜不越乎道  
應物而不藏存恬以養知知生而不用又所  
以養恬性極乎和事盡其理而天地之和應  
矣此修身以及天下之明驗也後敘仁義忠  
禮樂忠字詳郭註成疏皆當是中治道至於  
尚禮樂則愈下矣所以亂繼之禮樂非能亂  
世而繼之者不能無亂勢使然也若能由禮  
樂而躋乎仁義由仁義以歸乎道德斯為彌  
禍亂而致隆平之術也歟原夫鬼神守其幽

萬物迷其性至於人有知而不用非在混茫  
而得濛濛能如是乎此之謂至一言上古君  
德真淳民心無二也建德下衰有逆之者故  
以安天下為心則忤其真性矣下至唐虞與  
治化以散淳朴離道德而為善行則去性愈  
遠以心識心用知不足附以文博是猶抱薪  
而止火也己之性情猶不能自得其如天下  
何南華論唐虞之世已離道若此蓋上古淳  
質猶嬰兒之未孩次則能言笑喜怒由茲已  
降喜怒哀樂交乎中茲許機險形於外觀其  
還淳復朴不亦難乎今欲澄源而清流故以  
伏戲燧人例在德衰之列則其所期聖者躋  
民於太古之上而有德無位借哉詳夫世道  
交喪之詭意甚可悲真入超出世果固未必  
以一已之遇不遇介懷此特為世道而言亦  
悲人之悲耳究其極致又有足以解人之悲  
者能於言下以至理燭破則處窮如通規雲



諺而安之故德隱身不隱雖處亂世而和光  
 同塵害莫能及今之隱士竄身避地名隨  
 彰不安其所故有行在而召譽者反一無迹  
 則明道若味深根寧極則良賈若虛所謂隨  
 時隱顯能龍能蛇則此身何往而不存此道  
 何時而不可哉文中子天隱人隱之說蓋原  
 於此辨知者哉身之只故存身者不取焉天  
 下之德歸於玄默無知而已魏言獨立不  
 羣處其所謂靜定於此足以反其自然之性  
 何必他求哉小行小讓形容所見者小故為  
 道德之累大人者正已而物正則至樂全而  
 本志得惟其性命足重於內是以軒冕可輕  
 於外儻來暫去付之無心若寄去而憂者寄  
 來則必樂樂必荒矣已因物而喪性因俗而  
 失則冠履倒施欲化天下之民也難矣行身  
 當是存身  
 危當是處

莊子

通義卷六

九

邵

褚氏總論是篇主意謂人無超軼絕塵之  
 見而苟徇世緣漸失其本皆縈性滑欲於  
 俗者也雖未為顯惡而妨道為尤甚況又  
 益之於外舉亂之以妄思而欲復物致明  
 是猶適郢而北其轉也真人又慮學者博  
 其虛無涉莽無所致力設為恬知交養之  
 論使人易入焉夫人處世間酬機應變不  
 能忘知知用則害恬要在審酌其宜處之  
 以道事來則知見事去則恬存久久調熟  
 二者俱化精神魂魄融為至和符性命於  
 希夷歸道德之根本由是而充之與一世  
 之人處混茫而得滄漠雖有知而無所用  
 則其為化也博矣奈何政失淳和俗趨浮  
 薄難道險德滅質溺心至於世道交喪而  
 不可復也然後有山林之聖人深根寧極  
 以期旦暮之遇存身所以存道也寄之去  
 來無容休戚於其間尚何以知辨為而其  
 樂全志得有超乎軒冕之榮者人患不知

求耳此聖賢處騷以自全之道  
 也南華心事亦深見於此云

秋水第十七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  
 之間不辯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  
 下之美為盡在已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  
 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  
 望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為  
 莫已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  
 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

莊子

通義卷六

十

邵

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  
 於大方之家北海若曰井盡不可以語於海  
 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  
 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  
 於崖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  
 理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  
 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  
 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  
 為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



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於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礪石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太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毫末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爲名。仲尼語之以

莊子

通義卷六

十一

章

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又何以知毫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夫精小之微也。埤音乎又音哀大之殷也。故異便。此勢之有也。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動不爲利。不賤門隸。貨財弗爭。不多辭讓。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貪汙。行殊乎俗。不多辟異。爲在從衆。不賤佞諂。世之爵祿。不足以爲勸。戮恥不足以爲辱。知是非之不可爲分。細大之不可爲倪。聞曰。道人不聞。至德不得。大人無已。約分之至也。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

莊子

通義卷六

十三

章



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已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為稊米也知豪末之為丘山也則差數觀矣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

莊子 齊物論 通義卷六 十三 文

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觀矣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為常也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騏驎驪騮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鴟鵂夜撮蚤察豪末出瞑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

物之情者也。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帝皇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女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河伯曰。然則我何為乎。何不為乎。吾辭受趣舍。吾終柰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行。無拘而志。與道大蹇。何少何多。是謂謝施。無一而行。與道參差。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

莊子 齊物論 通義卷六 十四 章

德。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泛泛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兼懷萬物。其孰承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道無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年不可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為乎。何不為乎。夫固將自化。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



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已至德者  
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  
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  
於去就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德  
在乎天知夫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德  
踣躅而屈伸反要而語極曰何謂天何謂人  
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  
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  
得德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

莊子

浩然齋

通義卷六

十五

何明

**通義**此承上章小識小行之意而明其病于  
道德也大率模倣首篇鯁鵬之論而枝葉加  
繁中間自細視大一段意亦精到可語大理  
即下文大義之方萬物之理觀此結構豈能  
繼莊者哉遂而不問二句外物不動於心也  
之喻讓在戰國時稱曰昔者則非孟子同時  
矣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一段去莊不遠反衍  
猶曰反復凡物有餘則復迴也儼乎若有君  
一段與仲子問仁章意相似不位形日衰  
而不定居也年不舉天壽不可預論也位乎  
得無以得狗名二得字強解亦可通但不若  
德字為平易耳謹守而勿失雖承上三句何  
能反真即此一言斷非莊  
**義**得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  
為言故秋至而河伯欣然東至海則望洋而  
歎無怪乎海若者引非莊夏蟲之喻形容  
比海之大不可量雖然計四海之在天地中

之不在四海奚帝馬體一毫末則安知天地  
之外不有大於天地者乎故是篇借河海問  
答以明小大多少之分與鵬鷖之論相  
類文體機軸變換愈奇海若首答大意在曲  
士束於教欲有以柱其自多之謬使為大方  
之歸而已矣辨論極致詳于後人能知夫物  
量時分之無常又何終始小大多寡之足  
哉明今古之不停則此理自可見矣豈謂  
時之久擬謂推移之速不閱無厭其所生也  
不致無求益其生也修短定分安之而已人  
固不能無生不能無知而經云不若無知不  
若未生者蓋為世人不務真知而求妄知不  
務全生而求益生以有限而追無窮忘素分  
而希分外在已之利害不能自明何以定物  
理細大之倪域或不若無知王倪對齧缺之  
問是也然若未生觸體不願人問之勞是也  
然既生既知矣將何以自免曰能以無生為  
生不知為知則於吾生何累於知何有哉自

莊子

浩然齋

通義卷六

十六

章

**通義**大至於不盡而止非大止於此也自大  
視細至於不明而止非細而無形也精者細  
之極浮者大之盛小大雖殊皆有形有數故  
有成壞精至於無形大至於不可圍則非形  
可定非數可分故無成壞也夫物之粗者可  
以言論精者可以意致超乎精粗則言意所  
不能及也言意不能及形數不能分者其惟  
道乎故大人以利物為先而不以仁恩自多  
不為利動而不賤趨利之人此下皆述夫人  
之行異乎世俗以至佞諂亦不賤之則君子  
小人聽其兩行是非小大不足為辨又何爵  
位戮恥之足為勸懲哉由是知大人虛已而  
道德自歸非越分而求也夫道德至貴也求  
之分內而足則亦易也今世人乃棄內而  
求外舍易而趨難不亦惑乎物無貴賤不在  
兼忘也自貴而相賤彼此未忘也貴賤不在  
已忘已任物也因而大而小因小而小即物  
宜也以至功趨之有無知非相反而不可以



相無則物理人情於斯可見矣故爭讓之迹  
善惡之行貴賤有時而未可以為常猶殊器  
之異用殊技之異能殊性之異便不可一槩  
論也若師治而無亂師陰而無陽明乎天地  
萬物之理者不然也禪繼順逆各因其時而  
已汝必不多言也縱使言之僅論其迹耳又  
惡知貴賤小大之所從出哉欲知貴賤小大  
之所從出者當於未始有物求之河伯未明  
天理物情則猶有所疑復以辭受其命為同  
海若告以世間所謂貴賤少多是其一以  
行一謝一施耳若拘志而一行與道差矣  
若君之於民德無不被杜之於人福無所私  
明道之無方而兼懷萬物也物之生乃形  
化之一變非道之終始也故成毀無常處之  
惟一不以形名為定而守之惟虛其去不可  
止其來不可禦萬物盈虛之理如斯而已矣  
物生若馳其機不息任其自化無容為不為  
於其間況辭受趣舍乎此言應物貴乎無心

莊子 浩然齋 通義卷六 十七 章

則死生不足為累也自篇首至此凡六問答  
如風驅遠浪漸近漸激至是而雪濤噴薄使  
人應接不暇須臾登靜則波光萬頃一碧涵  
天人之息偽還真中宥虛濳者有類於此夫  
至德之士由人以明天因權以達理察安危  
謹去就物孰能害之然亦未嘗恃此而傲也  
天在內所以立體人在外所以應用德在乎  
天則合乎神而無方不測者也體天居德則  
屈伸從世反與語極則非失其真若然則處  
已處人之道盡矣故河伯心冥體會而無所  
復問焉今學者自信不及羣疑窒心與河伯  
同病者不少儻能於海若言下豁然有省如  
雲開見月則昭昭靈靈求  
諸已而足何暇他問哉  
夔憐蛇 賢蛇憐蛇 蛇憐風 風憐目 目憐心 夔  
謂蛇曰 吾以一足跼蹐而行 子無

矣矣今子之使眾足獨柰何蛇曰不然子不  
見夫嚙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  
下者不可勝數也今子動吾天機而不知其  
所以然蛇謂蛇曰吾以眾足行而不及子之  
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  
安用足哉蛇謂風曰子動吾脊脅而行則有  
似也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  
海而似無有何也風曰然予蓬蓬然起於北  
海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 踏 踏也  
何明

莊子 浩然齋 通義卷六 十八 何明

我亦勝我 雖然夫折大木 蜚大屋者 惟我  
能也 故以眾小不勝 為大勝也 為大勝者 惟  
聖人能之  
通義 此言天機之在萬物各有自然之分非  
故美畔接所能與又解河海之校量也與大  
駭大樞之義相與彼言素位此言願外故有  
勝負相形亦與莊意相左夔無角一足而行  
紀在山海經日力乘虛高則天象達則山林  
一舉目而見勝於風矣心則轉盼之間而再  
撫四海其出其入絕無聲臭尤勝於目申論  
遺之者心目歸諸聖人也日猶隔於形心則  
非形所固矣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無可形  
故不言且欲人致思於此得其無所校量  
而成大勝也



河伯海若問答既畢南華又自立說以  
行前意云夔蛇以足之少多有無相憐是  
著於體也心與目之以內外勞逸相憐是  
於用也皆物之妄情耳惟風有體有礙而  
無體乃能成大勝有用則動化萬物無用  
則蓬蓬入海蓋嗟嘆莫非造化之運而已  
人屈伸從世體用兼資出處兩全終不失  
道不止乎拔木蜚屋而已豈有心於勝物  
哉天機所動自然而然視彼河伯海若貴  
賤少多大小精粗之論亦如異類之以  
妄情相憐而不悟物物皆具自然之理無  
容憎愛於其間也夫形數之少多行止之  
遲速各安其自適也或疑後文細述相憐  
之義至風而止憐目憐心之旨遺而不論  
疑獨結以有心有目其說得之

莊子

齊物論

通義卷六

十九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悞。子  
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女。  
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  
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  
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  
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  
者。獵夫之勇也。白外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  
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  
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

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為陽虎也。故圍  
之。今非也。請辭而退。

此言入軍不被甲兵以實秋水篇前知  
安危爭意而乘之以時命以見君子之所守  
也。匡衛邑去宋甚遠。疑宋即匡。君子於貧賤  
不以其道得之。則安處而不去。知命有所制  
也。故曰由處矣。勉。

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生之道。長而  
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不可。  
困百家之知。窮眾口之辯。吾自以為至達已。  
今吾聞莊子之言。沾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  
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敢問其方。  
公子牟隱機大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  
堯乎。堯之盡乎。謂東海之鱉曰。吾樂與。吾跳  
梁乎。井幹之土。入休乎。缺瓮之崖。赴水。則接  
掖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還軒。解與科斗。

莊子

齊物論

通義卷六

二十

文

梁采井幹之土。入休乎缺瓮之崖。赴水。則接  
掖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還軒。解與科斗。



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時埳井之樂。此亦奎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蟹。左足未及而右膝已墊矣。於是逡巡而知。若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為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為加損。夫寒為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夫樂也。於是埳井之龜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螭負山。商蛇馳河也。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埳井之龜與。且彼方趾黃泉而登大皇。無南無北。爽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守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直用管闕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夷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今子不去。將

莊子 浩然齋 通義卷六 王 文

志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吐反。而不可。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

**魏年**公孫龍事列子籍中與此不同蓋在莊前或者卒龍二子學有消長故此優劣而方龍駁此章大意只是形容莊子之書不易讀非得莊子之心不能讀也亦以申明小行小識之傷道德者以愚論之莊子必不自衛若此豈猶二戴之禮出於衆人之所記故多攙入附會者乎邯鄲之行濶步履容動人觀而起人敬者國能猶曰國是言其行動之態優於一國也失故步而匍匐者嬰孺學成人之威儀則勞而至困力不能支是以匍匐而志舉也

莊子 浩然齋 通義卷六 王 文

逐外學而忘本真者其患常若此故年以井甕海鯨所見不同使知是非之所起妙論之所存斯可以登天徹泉爽然四達始於玄冥契虛合無而反於大通與道為一也今徒以區區口辨而欲窮莊子之道無異寄陵餘子學行於邯鄲直匍匐而歸耳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竟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中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則名器非所負矣

義海莊子辭召以神龜為喻義甚真切蓋賢才之士為國排難圖治實有賴焉而成功也集身或不免猶龜能靈於人也昔陶隱居畫二健牛以答詔一拘窘於鞭繩一優游於水草亦此意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

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

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鵯鵯子知之

乎夫鵯鵯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

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

莊子

鵯鵯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

國而嚇我邪

通義此二子相識之因後

漸交密是以有過墓之悲

鴟得腐鼠而嚇鵯鵯又何足以

知練實醴泉之味碧梧高潔之棲哉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

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

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

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

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女安

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

濠上也

通義游濠梁正天機活潑中心無累時也見

魚而契其性本無可言惠子逐言起識遂生

辨詰循本者指點初游未言之時習次自適

故曰知之濠上也不在濠上不知魚樂見庭

草間驢鳴天機

觸於無心者

通義明已性者可以通物故天下無遁情昧

已性者無以知人故在物多滯迹莊子之知

魚以性會之也惠子不知莊以形問之也驟

讀此章莫不喜惠子之辨視南華之墨若

不足攻豎聞循本一言而五車之學無所容

喙則惠子之本可知矣經中往往力救惠子

之失未有若此二字之切至者蓋使之反求

而得其性本通乎物理之同然則彼我無間

於大情動寂皆歸於至理奚待入水而後知

魚哉再詳經文謂莊子不知魚之樂全矣全

猶必也猶言全然不知魚樂之意碧虛以樂

全名章似失本旨今擬名循本章庶協經意

指氏總論是篇以秋水命題設河伯海若



濁所見。隨陋雖知有聖賢在前。強欲企羨。倘餘子學行反失。故步蓋以所短而希所長。越分而求非徒無益也。至論神龜寧曳尾於塗中。鶴鶴豈晉情於腐鼠。皆歎時之濼薄。傷道之不行也。終以莊惠濠梁之論。言物我之性本同。以形聞而不相知。手會之以性。則其樂彼與此同。即人之所安。而知魚之樂。固無足異。而競言辨之。末忘性命之本者。斯為可怪矣。此語非獨。誠惠子之膏肓。所以警世之學先生之言。而媛姝自悅者。無異河伯之自多於水也。故以結常篇之旨云。

至樂第十八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今奚為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

莊子 法然齋 通義卷六 三十五

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天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為形也亦愚哉。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為形也亦外矣。夫貧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為形也亦疏矣。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惛惛久憂。不死何之。苦也。其為形也亦遠矣。烈士為天下見善矣。

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誠不善邪。若以為善矣。不足活身。以為不善矣。足以活人。故曰忠諫不聽。蹲循勿爭。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無有哉。今俗之所為。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邪。果不樂邪。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羣趣者。誣誣反。然如將不得已。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為誠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至

莊子 法然齋 通義卷六 三十六

譽無譽。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為可以定是非。至樂活身。惟無為幾存。請嘗試言之。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故兩無為相合。萬物皆化。芒乎芴乎。而無從出乎。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萬物職職。皆從無為殖。故曰。天地無為也。而無不為也。人也孰能得無為哉。

此章大意言世俗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大苦。未諒以天地無為而結以無不為也。則其所謂無為者可識矣。



人處幻境之中。樂送者樂。保者生。故是篇首歎至樂活身之不可必得而兼有使人安其素分。無所為禡去。就於其間。則亦奚樂。奚惡哉。天下所樂者。富貴壽善。厚味聲色也。而倚伏之機。莫測美善。不可常有。有所下所苦者。貧賤天惡。所求不得也。苟遊乎物。物則已。猶可忘。何外累之能及。今觀夫富者之苦。身疾作。貴者之思慮。善否壽者之久憂。不皆疏外其形。去道遠矣。烈士之不足活。身亦猶是也。故忠諫勿爭。徐自以啓悟之。則君無過舉。臣得盡職。君臣之盛也。若夫子胥。因爭以感形。亦因以成名。誠有善邪。無善邪。觀俗之所樂。果樂邪。不樂邪。吾以無為樂矣。而世俗以為大苦。則其向背可知。故必知至樂之無樂。至譽之無譽者。然後安於無為。始可以從天下之是非矣。夫欲求至樂。活身者。惟無為。近之天地。無為而清。故萬物皆化。人而無為。物惡得不化哉。

莊子 通義卷六 二十七

莊子妻死。惠子吊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槩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嗷嗷然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也。

物外通。超者情定於理。應跡無滯。固如此。莊之言。不哭之故也。蓋就衆人之習情者。而開諭之也。若莊之習襟。一了便了。不必推求其歌者。蕩滌其槩然者。猶登木之歌。倚門之歌也。鼓盆登木自

莊子妻死。章以世情觀之。人所難忘者。而處之泰然。何也。蓋究其形氣之始。悉本於無。無雜乎芒芴。有氣有形。形生而情識。愛樂無所不有。至若親姻情好。假合須臾。耳惑者。認以為實。緣情生愛。因愛生貪。滋長業緣。生死纏綿。害形損性。一何愚哉。真人痛憫凡迷。方便開喻。謂天下之物。生於無。成於有。有歸於無。此自然之理。金石有壞。況於人乎。須以毒眼。破破世間。使無一毫障礙。青天白日。萬古靈明。固已無容憂喜於其間。而又鼓盆而歌者。寄聲於無情之物。所以矯流俗哀號痛泣。通用其情之弊。若云易悲為喜。則亦不免於

莊子 通義卷六 二十八

偏見耳。列子載魏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哭。人問其故。曰。吾嘗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與向無子同。吾何憂焉。此達人大觀。所以異於俗也。然則物外。儻木不足介懷也。宜矣。栗字說之。不通當是。慨然歎也。苦芴宜讀恍惚同。

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崑崙之虛。黃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蹙蹙然。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予何惡之。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死生為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



之惡痛楚也。子惡之乎。憎惡也。故曰亡吾何。惡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言此身借大虛之氣會合而有生。今柳又生於此生之附亦如塵垢之集於器物之上耳。人生曰觀化。今日化及我者。還於化也。

**義海**按柳生左肘其語頗怪。諸解畧而不論。獨呂註偶與管見同。乃為說云。柳者易生之木。左肘罕用之。臂罕用而木易生。喻無心無為者之速化也。夫肘動物也。柳植物也。動植異性。形質亦殊。動者俄化為植。在常情不能無怪。然物受化而不自知。故處乎大冶之中者。例莫遁焉。倘悟吾生之為假。借塵垢則肘也。柳也。均為物耳。何所容其親疎愛惡哉。由是知萬物與我同一化機。然非靜極無以見。所以滑介叔觀於黃帝之所休而化。及之黃帝。土德主靜。休亦息靜之義。靜者化之體。動者化之用。觀化而化身。與化俱者也。身與

**通義卷六** 三九

化俱何往而非我。此言有情化為無情者。無情亦或化為有情。至樂篇種有幾。已下可見。皆造物所為耳。行小變而不失大常。無適而非樂也。

**莊子之楚**見空觸。獨體。樓。饒。反。苦。堯。然有形。撒以馬捶。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為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為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為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為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卒。援觸體枕而卧。夜半觸

觸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子所言。皆人

牛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子曰。然。觸體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為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觸體深贖。感額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為人間之勞乎。

**南華致觸體五問**可謂灼見世情憂患之端。據觸體所答。則雖有世患。何由及哉。觀者往往於此反疑其樂死。惡生。誤矣。蓋見世人貪生。惡死。營營不息。喪失本來之我。則此形雖存。與死何異。故立是論。以矯之。庶警悟其萬一。猶良醫之因病制藥。損彼所以益此。其勢不得不然。知生之有涯。取溫飽而止。不

**通義卷六** 三九

多積以資業也。知死之為息。則委而順之。不折竹而增戚也。如是則生而無勞。死而無苦。從然以天地為春秋。何往而非南面王樂耶。陳碧虛名此章為兩謬所。以破二見之惑。其論得之。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女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楮



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為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已。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且女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于廟。奏九韶以為樂。具太牢以為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糲。里轉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已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栖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鰭鱗。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惟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詭譎為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異故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

此言世無大受之人。使帝皇之道不能明。亦所謂不是知音不與。

莊子 通義卷六 三十一 章

小不可懷大。命有所成。而真強是片得之。於造物無容益。損於其間。今回與齊侯言先王之道。將不契其素心。則惑以為反復。其言矣。故繼以海鳥之喻。對大牢而不教享。謂韶樂而增憂。此以已養養鳥。失其本性。終於不飲食而死耳。後又申言以鳥養養鳥之意。使求其所適。而合其性情。則物我之養皆得。是以聖人不一其能。順物性之自然。也不同其事。度人事之可否也。故名止於實。而不浮義設於適。而不過此條理之。所以暢達多福之。所以扶持也。

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髑髏。攬蓬而指之曰。惟予與女。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若果養乎。予果歡乎。種有幾。得水則為鼈。得水土之際。則為鼃。蟻之衣。生於陵屯。則為陵鳥。得鬱棲。則為鳥足。鳥足之根為螻蟻。其葉為胡蝶。胡蝶胥也。化而為蟲。生於竈下。其狀若脫。其名為鵲。掇鵲掇千日為鳥。其名為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為斯彌。斯彌為食。醯。願輅。生乎食醯。黃輓。况生乎九猷。耆芮生乎腐。嬌。生乎食羊。奚比乎不筭。息尹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莊子 通義卷六 三十二 章



S  
Z121.5  
156 (955)



ZW 21101000772604

也出於機自無而有也此舉一端以見之也  
庸齋謂匿者水上塵垢初生苔而未成者  
却不明言此其  
却不明言此其  
却不明言此其

華舉差畧其文夫動化生植之理耳目不可  
編及非知性君子不盡其故也善極論物類  
變化之不以明人死生去來之不足怪

但知有不化者存足矣按經文所載雖未悉  
通結以文義考之當從二醢字為句次九獸

腐燻次羊奚至清寧為一句參諸音義亦然  
成法師疏乃從願輅黃輓皆為句恐非經

意陳碧虛照張君房校本作斯爾為食醢食  
醢生乎願輅願輅生乎黃輓黃輓生乎九獸

九獸生乎脊背脊背生乎腐燻腐燻生乎羊奚  
羊奚北平不葦久竹生青寧云云此則排句

也後已  
也後已  
也後已

整齊第加行太繁文無變體非南華文法也  
續考列子註引爾雅熊虎配豹山海經南山

多襲豹郭璞註豹之白者獲程  
是獲之別名獲又豹之別名也

此篇措氏不為總論意其指無不明也即  
其以至樂名篇首唱無為繼以死不必哀

疾不足惡且意死者不願生則以有為之  
果明矣孔之憂顏益見有為之徒勞不若

願物守己之不擾未引列子乞食一段以  
見物化之無窮智慮不能測終於無為而

也後已  
也後已  
也後已

莊子外篇第六卷 終